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7.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二七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吉州人文紀畧二十六卷

（卷一配鈔本）

〔清〕郭景昌　賴良鳴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吉州人文紀畧二十六卷》提要

吉州人文紀畧叙

古良二千石臨民郡國而能晉位三孤，流聲竹帛者，必有超一世之識，於簿書期會刑名錢穀外，其地之最關風教而垂久遠一二事。人或視為迂緩而歆其成之，若文翁化蜀興學，北海吳寗公平治為天下第一，惟以加意人材為兢兢。然是述今乃得之余郡伯瑞旭郭公云。公治吉州凡六年，至以忠信出以靖嬿，興利除害，政通人和。入其疆，望其里，視其閭閻，徘視其園墅市肆，煥然一新，向之所為灌莽葵嵩之地，變為熙攘歌詠之風。夫如是，亦足以為政矣，而公之意未已也。公餘之暇，揚扢古今，搜羅稗野，凡我吉州之名臣碩輔，下及節孝，與夫封章紀述之在人耳目者，人如其人，文如其文，類成一書，猶謙讓未遑，名曰紀畧，刻成，出以問序於余。余不佞元躬於讀之，作而言曰：公之造我吉州也，真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哉。夫自歐文忠之文章，文信國之忠節，周益公楊文節之理學，其歷歷於頃者，於此而炳炳烺烺，甲於海內，迨今不替，而說者或嫡其勤，以今日之吉州不異古吉也。然而山川於坎，風會遞更，世運之不能不由古而趨今，

人心之不能不由樸而之漓。勢於是乎以挽回而振起之。惟是在官之賢大夫是賴。不以道德功業、以理義精其於前言往行者、潛移默感、而舉以屬我吉之人士。且以昭示於家人字我吉之人。誦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而以俟今日之吉州、仍還當日之吉州。天下之人、誦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而仍以當日之吉州、視今日之吉州。標山響水、突式承之。此豈從近法術可以見其萬一哉。方之文翁興蜀、宓子賤單父、每讓字。因情不依、幼承先生之遺訓、如遊鄒魯、分先師之門。得以聖賢緒論、與諸友人商。於人為人、不必他求。學吉州古先之人而已足。為文不必他求。學吉州古先之文而已足。咸以為知言。吉故有正氣錄、斷自嘉隆以前三祀志。而攷訂亦多失實。吾思編葺以成一郡文獻、惜乎志弗遂。今吾見以不足紀而存之。得人、置一冊於座右、使千百年來凛凛生氣、浮動毫端、以思自淑、以淑人、而還可以淑吾將見化行俗美、後先輝映、庶不負 我公表揚前哲、斯道覺民之苦心哉。是為序。

康熙庚戌仲春之望通家治弟李元鼎書於南州之吉來堂

序

予讀唐宋大家、即慕歐陽文忠。讀三忠文選、則慕胡忠簡、周益公、文信國。讀宋史至以死爭三城、則慕歐陽膽孫。其人千古之人。其文千古之文。皆吉州之產也。及讀皇明通紀諸書、見吉州之名卿碩輔、忠臣烈士、炳炳乎勳節文章、炳耀簡冊。是非山川之奇秀、能鍾此偉人哉。每懷古情深、恍然興嘆。安得一至其地。覽山川而訪遺蹟。庶幾慰為友之思焉。不圖左遷佐守吉州。平生仰止風懷、於茲可慰。適太守旭翁郭公政事之暇、蒐羅先賢舊[illegible]、闡揚忠義大節。復得閩中雨千林公編次年月、有人文紀略之刻。以示向所未識之人。悉得而識之。向所未讀之文。悉得而讀之。如探玉元圃。觸目琳瑯。取材鄧林。縱觀杞梓。亦何恢且快哉。刻成、命予記其本末。予惟顯違逐良、以孤有位、人主之權也。表章前哲、以興起後學、師帥一郡者之事也。今之二千石類以督率屬邑、諸吏急催科、勤徵決、唯錢穀刑名以報最而考其耳。至於崇文章、敦教誼、使民興行、則疑以為迂闊。若郭公茲刻、表章前哲、則崇德尚賢之心也。興起後學、則一道同風之教也。古之太守、民之師帥、以為天子承流而

宣化。於旭翁郭公，洵不愧斯言矣。其他種種政績，未易更僕
數。則吉人士樂言之，在余固可略焉爾。
康熙己酉仲秋吳門後學許煥拜草

敘

其山香城、青原、青嶂，巍嵬而嵯峨。其水鐵湖、文江、白鷺，湧
湍而揚波。斯其人忠孝節義、文章勳行，高英者。余不敏，綰
玉麟之佩而從政焉。何幸也。一於公暇，焚香啜茗，手一
編而展讀之。如登百周東西序而知璧琬琰、天球河圖、光
戈和弓、垂矢，莫不畢陳於其前也。又如從武陵漁人進
桃源，其中田疇、屋舍、雞犬、桑柘、俎豆，皆古衣裳，非今。使不
禁作羲皇以上人想。又如身入波斯國，觸處奇珍環寶，明
珠、珊瑚、大貝，即最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光彩陸離，溢目。左
接不暇。其不係而百城，嗚呼，洵人文之大觀哉，觀止矣。夫
以天地英華之氣，發洩於山水，而當代人文乃又山水英
華之氣所發洩者也。使天地之間不有山水，則其為天地
也已不文甚矣。使山水間不有人文，則其為天地山水也
更不文甚矣。今觀吉州之山水，其清淑秀拔如是，則其人
之理學、經濟、忠孝節義，自宜振古鑠今，於是蔚起如是。
即其發之為文章也，亦自宜雅而蘊之。其斗山共仰，星日
齊光如是。蓋人因山水英華之氣，而其為人與文，莫不巍
峩而洒落，彼固其所耳。是書也，賴子吳萬彙輯之，於是[illegible]年

友二裒林君莫潤之於氏綫。郁郁彬彬。吉州文獻。盡在是矣。思欲殺青評梓。藏副名山。以終貽後人。以昔歎編殘殘之歎也。不惜災梨。稍稍在官寫書。風流之遇。余又何能免哉。

時

康熙乙酉歲蒲節後一日 郭景昌題

人文紀畧總目錄

校閱人文紀畧姓氏

吉安府同知許　煥
吉安府通判趙士魁
廬陵縣知縣于　藻
吉水縣知縣陳之蘊
永豐縣知縣李徵泰
泰和縣知縣顓孫佐聖
萬安縣知縣胡　棲
龍泉縣知縣郝爾賂
安福縣知縣焦　榮
署縣事饒紹德
永新縣知縣黎士弘
永寧縣知縣莊梯雲

人文紀畧目録

卷一

理學名臣

宋　　一

吉州人文紀畧卷一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盧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理學名臣

周文忠公必大 宋

周文忠公必大字子充盧陵人幼孤母宋夫人課讀每至夜分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監臨安和劑局局內坐失火延燒民家逮吏多論死公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公遂自誣伏坐失官群吏得免死

公既歸益自刻苦讀書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授秘書省正字兼國子院編修官復除監察御史孝宗即位初御經筵公奏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欲以講顏開禪聖德諮治體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帝與公論邊事以蜀爲憂公請寬其賦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署給事中不避權倖帝曰意卿文士不謂剛正如此金人索舊禮公請正敵國之體名其後議受書反止告哀之使皆從公議帝甚才之曾覿龍大淵得幸臺省交彈之有詔遷知閤門事時公與金安節不書黄旬日後以

命公竟格不行遂請去出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刑獄入
對願詔中外舉文武才別其所長爲一籍藏禁中備緩急
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領史職鄭聞艸公制帝覩爲改
容末引漢宣帝事公因奏曰臣覩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
樸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
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
帝知眞儒何至襍霸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尋兼
權兵部侍郎再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一日與王之奇
陳良翰同召對帝以在位久政多未當命公三人極陳如

魏徵故事公退即具疏言陛下欲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
易欲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帝善其言江西旱請捐南
庫二十萬錢代民輸帝嘉之尋兼侍講及中書舍人乃辭
直學士院初帝欲以張說爲簽書樞密院說貴戚也舉朝
皆不可已止矣無何復除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公奏貴
戚預政公私兩失陛下前已知其誣臣不敢具艸會有旨
濟必太子宮觀而說顧露章薦二人於是濟除溫州公除
建寧府濟受命即行公稱疾濟甚愧公名益重久之除敷
文閣待制兼侍讀及權兵部侍郎又兼直學士院帝勞之

曰卿不迎合無所附朕倚重焉尋兼太子詹事奏言太宗
儲才爲眞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爲治平元祐之用自章
蔡沮士氣卒致靖康之禍秦檜忌刻遂逐才臣流弊至今
願陛下儲才於暇日時帝日御毬場公曰固知陛下不忘
閱武然願爲宗廟自愛帝改容曰卿忠言得非虞銜橛之
變乎正以讐恥未雪不欲自逸耳尋兼侍讀改吏部侍郎
除翰林學士會久雨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
優恤有言金星近前星而太子日與武士擊毬恐有不測
帝命公語太子公曰陛下命太子以馳驅臣安敢勸以違

命陛下勿命可也時帝欲以呂祖謙分職公力薦之尋除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定明堂典禮及圜
丘合宮互舉之議在翰院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
時詞臣之冠或言公之再入也實曾覿所薦而公乃不知
既除參知政事帝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宰相
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公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
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以爲常陛下虛心無我大臣乃
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曰善會
久旱手詔求言宰相恐詔下而州郡皆乞賑無以應也欲

疏止之。公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沮之。何以塞公論。有介
椒房之援。求爲郎者。帝俾諭給舍繳駮。公曰給舍非可諭
意。請俟命下。臣當執奏。帝嘉其任怨。帝曰當予不予則怨。
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帝復曰。然則任責非任怨也。除
知樞密院。帝曰毎見宰相不能處事。卿以數語决之。山陽
舊屯軍八千。甯世方以邊事稍寧。乞罷五千。公曰山陽控
清河口。減而後增。必致敵疑。郭杲請移荊南軍萬二千屯
襄陽。公曰襄陽固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人。
帝以金既還上京。議分諸子出鎮。公言敵情疑虚喝。正恐

我先動。當鎮之以靜。第愼簡邊將耳。尋拜樞密使。帝曰若
邊有警。宣撫使惟卿可。尋上諸軍籍。請時召一二察能否。
於是主帥無敢私。人或傳金將分據上京。邊臣結約夏國。
公皆弃不省。曰無輕動。既果妄傳。帝曰卿先見乃爾。淳熙
二年。拜右丞相。首疏今天下粗安。殆將二紀。宜益戒懼。爲
久遠計。無紛更欲速。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公曰須宜歸一。
豈可尚同。陛下命三省覆奏後行。正欲上下相維也。十五
年封濟國公。尋求去。帝諭留之。忽宣諭比年病。欲傳位太
子。須卿且留。公言聖體康寧。何遽至倦勤。帝曰禮莫大於

假廟。孝莫大於執喪。今皆不能舉。欲不退休得乎。朕方委
卿。公泣而退。明年正月。拜左丞相。留正拜右丞相。以二月
二日行內禪禮。公不勝悽愴。帝曰勉佐新君。光宗即位。首
問當時急務。公以用人求言進。尋拜少保益國公。紹熙間。
公爲政。謹法度。惜名器。與左丞相留正。俱以相業稱。是時
公以趙汝愚留正朱熹諸公。共倡明道學。以相切劘。時何
澹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公甚。至是爲諫長。遂
劾公。詔以觀文殿太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會所舉者以
賄敗。坐降榮陽公。尋復益國公。改判隆興。寧宗即位。求直

言。公奏四事。曰聖孝。敬天。崇儉。久任。三乞引年。遂致仕。當
慶元間。韓侂胄擅權用事。忌公與汝愚留正等正直。必欲
除之。使其黨胡紘等立僞學名目。以禁錮君子。得罪者籍
凡五十九人。以公與汝愚爲首。留正朱熹彭龜年等次之。
慶元六年。婺州布衣呂祖泰撃登聞鼓。上書乞斬韓侂胄。
逐罷師旦自强之徒。以防禍亂。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
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貶
配祖泰於欽州。明年尋貶公。乃降少保。復少傅。嘉泰四年。
以疾卒。贈太師。謚文忠。寧宗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

公博學長才。熟習舊典。累朝制誥。皆極準則。奉公如家。急於材能。爲天下所信。一善人。拔未必公所引。人皆德之。一仁政施。未必公所爲。人皆歸之。於己淡然。獨耽好圖史。自號平園老叟。公雖從容綠野。坐遠世氛者十五年。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朝廷。有集一百卷。書八十一種。凡三封國。歷仕四朝。享壽七十九。識者以爲基於官代吏死一念。則天之祐仁賢也。公生平學問。得力多在謙恕。毋謂易謙六爻皆吉。一恕終身可行。故其規模大畧。一本於謙學平恕云。

胡瞻明曰。史紀公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而純篤忠厚。以善道君。雖以淵靚輩之詆悟。韓侂胄之排擠。卒不改顏易節。濡足權門。益老且益堅也。

按宋慶元間。侂胄惡理學正人之盛。遂於三年冬。立籍禁錮。著公與汝愚留正爲首。而朱熹陳傅良蔡元定等次之。蓋以元祐黨碑例反觀之。則千古應推尊公理學宗盟無疑矣。今攷留忠宣朱晦菴陳止齋蔡西山諸先輩。或崇從祀。或各於本郡邑祀爲理學壇坫之宗。而吾吉向以位次有疑。未之能行。揆之理道。豈非闕典歟。

楊文節公萬里

文節公萬里。字廷秀。吉水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爲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魏公浚謫永。杜門謝客。公以弟子禮三謁。乃得見。久之。張公勉其求道。惇篤教之曰。元符貴人。腰金衣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因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佩服終身。遂究理學淵宗。後知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負者揭其名市中。民懽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虞允文見所著千慮策。嘆曰。東南有此人物。薦於孝宗。召爲國子博士。疏留員外郎張栻。黜少監韓玉。栻雖去而玉亦罷。時論偉之。遷太常。尋提舉廣東茶鹽。盜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俄以憂去職。諸路贈錢四百萬。卻不受。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上書切直。帝親擢爲東宮侍讀。隨事規警。太子敬之。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公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

何及太子諫疏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公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悅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而不知臣下之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未幾出漕江東凡行部秋毫不受得錢千六百萬悉歸官寧宗朝以寶文閣待制致仕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許之公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公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

胄專權僭日益甚公憂憤成疾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公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奸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卒年八十謚文節有易傳二十卷文膾數十卷誠齋大全等集行世子長孺嘗經畧東廣民有貧不能輸租者捐俸七萬緡代輸之帥閫時强宗累年負租自即其家縛至府署强宗惴恐盡輸之真德秀入對寧宗問當今廉吏德秀以長孺對端平間累召不起以敷文閣直學士加集英殿修撰致仕文學政事綽有父風卒贈太中大夫謚文惠

先生立朝政績表表峻蹕翼翼沉慮潜格君心苦衷如瀝其得於魏公之學實能行之爲不虚耳即所著易傳一書上以來天子經筵之求下以闢千古群蒙之蔽其於理學真所謂廣大悉備而精微盡致者矣豈後世之踵一先生語錄而遂以爲名者哉

王時槐曰楊誠齋父子清介絶俗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衾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緡絹綿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叔

良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師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羅文毅公倫　明

羅文毅公倫、字彞正、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廻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公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公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 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

人文紀畧　理學　十　卷一

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命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公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公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公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公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二年十二月。賢卒。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見賢必親。聞善必錄。遇惡必摧。存而知亡。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闔有闢。而生平念慮所存。正君、正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忠。則至死而勿頹。貧賤而不以爲戚。患難而不以爲回。嘗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其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千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其退棲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正德中、賜謚文毅。友人陳獻章爲立傳。

人文紀畧　理學　十一　卷一

陳白沙曰、先生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世之知先生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氣、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予嘗論曰、先生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公之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先生者、今所謂豪傑非與、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公

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薛方山曰、按草楓山云、雖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愚謂一峯分明有曲肱飲水浮雲富貴之意、其視一生吃著不盡之語、不啻浼之、假令一峯可作、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正斯之謂矣、
明熙吉士李沂上國朝理學名臣考議曰、我朝崇儒右文、特隆往代、士遭逢盛際、象上意指、亦往往硜身砥行、亦能志節相尚、砥柱頹流、型模神聖、而儒道藉以廣焉、

葢在天順成化閒、以理學名家者、有若薛文靖之深醇、吳聘君之嚴重、陳布衣之端默、陳簡討之主靜、胡敬齋之居業、陳克菴之講求、張東白之實踐、羅一峯之切直、周翠渠之篤古、莊定山之超詣、黃宋軒之耽嗜、名理章楓山之冥悟玄機、張古城之深探理與、蔡虛齋之精研蒙引、鄒汝愚之學務深造、之十有五人者、並以軼代之才、超世之識、啓聖賢之扃鑰、祛末俗之韋纓、其志量節概、真可愧夫饜悅富貴、狙喜功名者、倘所謂儒林之鳳學海之龍非耶、若夫讀書一錄、豁萬古之顓蒙、綱常一疏、扶百代之名敎、其惟薛公瑄羅公倫乎、其他超見偉識、英聲勁氣、大都聞兩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故理學第一、忠孝狀元之稱、迄今以爲實錄、嗟乎、遡玄風於往籍、仰山斗於前修、余於兩公、竊所慕焉、謹識、

羅文莊公欽順　明

羅文莊公欽順字允升、號整菴、泰和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官翰林編修。閉戶讀書。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悉堅拒弗納。爲南京國子司業。時祭酒闕。監規積弛。士習放逸。一遇差撥。爭辨紛如。公謂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之公、不可。此三者甚加。久之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初因人言頗致疑。徐察公所爲。大敬服。自是每事必咨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逆瑾方擅權。南銓用其新例

具奏。太宰謂公宜一面瑾。公曰是舉吾生平而盡棄之也。瑾果怒其簡伉。奪職爲民。瑾誅。復職。上獻納愚忠疏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留中。陞南京大常少卿。有以祠事濫請者。一持法峻拒之。陞南吏部右侍郎。屢辭不允。嘉靖改元。轉左侍郎。後連攝部事。甄別精慎。有夤緣閹宦求進者。公奏論其交通害政。請付法司定罪。竟沮之。尋陞南吏部尚書。改禮部。復改吏部。公方丁外艱。再疏乞休。得旨致仕。四年八月。刑部尚書林俊卒。遺疏言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四臣。速宜引用。以裨聖德。寔大政。六年二月。以公爲禮部尚書。不至。四月。起爲吏部尚書。復不至。公雖蚤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餘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升學古樓。子弟入叙揖畢。端坐展卷。獨處無惰容。當其時、越中陽明王公。倡明良知之學。海內翕然信從。公潛心體究。不苟附和。乃著困知記。以明其所自得。其說曰、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具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也。其或認心以爲性。眞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矣。又曰虛靈知

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空、即虛也。所謂覺、即知覺也。覺則神用無方、即靈也。是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公益致疑於越中之學。故其言如是。又貽書王公。及與歐陽南野公、往復辨析。大指不越於此。此其苦心。主於防世衛道。誠憂深而思遠矣。故所見異同。竟未叶一。學者未能悉領其旨。然而敬仰先生平生素履。嚴恭貞確。可質神明而敵金石。四方無問識與不識。語及先生。莫不曰是當代之儀刑也。先生居心澹泊。食嘗二簋。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即微言細行。

無纖芥可疵。年八十。上遣撫臣及門存問。踰二年卒。詔贈
太子太保。謚文莊。仲子瑯、守家教。布素敦樸。官至郡守。
吳公士奇曰、自王文成以良知鳴一時、高明之士、群起
而尊其說、而羅文莊恐其流之弊、墮入虛誕也、獨推宗
紫陽、著困知錄。夫知行合一、此精一旨也、紫陽矯佛氏
之空寂、文成破俗儒之支離、立言者各有所指、而談道
者當究其歸。經理綸化、雖屬一事、不可謂即經即綸、天
施地生、雖各專成、不可便分天分地、知行固非二事、奈
何專言知乎、道之不明不行、尼父兩致慨焉、故當如孟

氏並揭知能之訓、以待上士之自悟自合、不然、黙成不
言之旨、離經傳、侈高談者、借之得心忘象之宗、宕無忌
憚者、假焉語益超頓、而躬行愈悖、如鄧元錫所譏、可勝
道哉、太守吳公著白鷺洲書院三祀志傳評

鄒文莊公守益

鄒文莊公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安福人、父賢。福建按察僉
事。年十七、舉鄉試。正德辛未會試中式第一。廷對。賜進士
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告歸。一意問學。謁陽明王
公於虔臺。論辨反覆。究道必悉。自是從公擒宸濠。周旋兵
間者久之。嘉靖改元。錄舊臣。公始出。大禮議起。上疏忤旨。
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涖官臨民。務以誠心
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撤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四方諸
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大閒。志學之風。至今冠江

左。公啓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辛卯請假。戊戌起南京
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旨簡宮僚。名入爲司經局洗馬。充
經筵講官。上聖宮圖。幾得罪。衆扶得免。尋上疏文清從祀
議。辛丑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國子祭酒。
以嚴立教。士習爲之一變。九廟災。有旨諸大臣自陳。諸大
臣皆惶恐引罪。公獨上疏。惓惓於上下交修之義。致引殿
中、宗高宗反妖爲祥。語甚懇切。遂落職閒住。公自以身退
艸野。學不大行於世。惟有講明道術。覺人垂後。爲吾儒分
內事。於是一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四方學者雲集輻輳。先

生温粹寬博。士無賢不肖。悉容納攝受。隨材而牖迪之。學者望其容氷玉皓潔。而鄙心自消。聽其言平易融徹。而宿弊自釋。觀其泛應曲酬。慈煦惻怛。出於至誠。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莫不心醉而神怡也。公之學以萬物一體爲大。以子臣弟友慥慥相顧爲實地。以戒愼恐懼健行不息爲眞功。以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爲正學。語具在遺集中。居鄉深念細民利病。如痌瘝厥躬。覆畝平賦。省役賑饑。恤患之類。其事不可縷數。皆達於部。使郡邑罷行之。皇皇如弗及。人蒙惠利。愛戴不啻所生。疾亟。召諸子孫。以篤倫戢下愛人

爲訓。正衣冠。端默而逝。年七十有二。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先生不立異同。不設險奧。百家群議。卒不能出其範圍之內。而精明純一。能使海宇之士。聞風而嚮服。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謂心無是非。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呼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己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類如此。公諸子及孫。科第繼踵。子善。大僕卿。孫德涵。河南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王弇州曰。公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

歐陽文莊公德

歐陽文莊公德字崇一號南野泰和人正德十一年弱冠舉於鄉嘉靖二年進士知六安州適歲祲捐俸倡賑隨所在設粥活數萬人已則興罷所急境內大治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奉詔議郊祀疏請憲章祖制斟酌咸周庶費省民安禮意不悖尋擢南京國子司業日進諸生訓以治心修身之學聞風來者至不能容乃闢齋宇延接環列以聽而周貧病均勞逸恩義兼至士心悅服遷南尚寶卿轉鴻臚卿丁外艱與鄒文莊聶貞襄羅文恭諸公聚講於

青原梅陂之上及門之士益進以爲起晉南太常卿召入掌國子祭酒事尋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以國家選庶吉士教之號爲儲相不直工文詞已也每試暇輒聚一堂析理論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之實際丁內艱服闋召拜禮部尚書踰月遂召入直同勳輔諸臣奉賜劄與聞大政上諭或稱秩宗或稱大宗伯而不名時二王商婚康妃甍逝皆禮難沿襲公稽古酌今醮二王詞有承宗承家之說請特建墳園以奉康妃情文曲情皆嘉納焉他如寢秦府及宗陽王之子請封增各藩做設之高墻息江藩之爭訟減庶人之口糧定宗壻之名號皆見采施行天下有陰受其賜而不知者時眷倚方隆士大夫咸仰望旦夕且陟台衡以幸斯世而公疾遽不起年五十有九上聞之悲悼甚詔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先生教人一以良知爲宗隨方開導根極理要而切事情條晰而疏暢由其說可因時而達變盡分而行吾道聽者皆灑然知先生爲通儒而其學果可適於用也其學主於經世不屑屑爲匹夫拘謭之行而洞達渾融與人交不矜不激出其肺腑以致忠告之益遇事處之情理曲當真誠自

然非由矯飾至關國家大計艱危紛錯之際衆相顧驚愕先生神閒氣定徐出片言立解自以深沐特知欲從容蘊蓄迎機啓沃報上恩格心而扶化理以大行其學而年不副心匡濟宏猷未竟厥施足爲世道惜云仲子紹慶舉於鄉克承克家學性孝友以子蔭遜其叔行誼皆可稱述官至工部主事

聶貞襄公豹

聶貞襄公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正德十二年舉於鄉。次年成進士。知華亭。首革胥宿猾侮法剝民之弊。查追私侵餉征銀一萬八千兩有奇。以補民間積逋。上下稱快。濬築水利。清理餘田。以補民間坍荒。在邑三年。積穀至二千萬石。復業民至三千餘戶。公才既高。縣事蝟集。應事立判。情法允當。豪右屏息。尤以興學育才為急。時少師存齋徐公、在諸生中、方弱冠。公試其文。即以台輔期之。諸生執經授業。入陶冶者、後多為名士。召入為御史。才數月三上疏。

指斥大閹違制。及部卿不職。皆人所難言者。按應天稽察馬政。乃往謁陽明王公於越。銳然以聖人為必可至。已乃按閩。抑鎮守中貴之冒費。劾罷建漳守令之貪賣者。討擒海上鉅寇。而於民間蠱慝情狀暖昧。有人所休聞。而公捕鞫之。咸服其辜。衆稱神明。建養正書院。教諸生以明正學。陞蘇州守。繪古孝弟事蹟於壁。以風百姓。連丁內外艱。家居踰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時諜知西人欲侵平陽。而府庫耗竭。乃多方措畫。大修關隘。增城浚濠。募兵製械。已果入鴈門。趨平陽。平陽既有備。又陰遣間。詐泄機事。敵大驚。遁去。陞陝西按察副使。備兵潼關。上疏乞休。有忌功者造謗。被逮下獄。事竟白。落職歸。嘉靖二十九年。西兵犯闕。用薦召為巡撫薊州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尋陞尚書。嚴嵩請設參論債帥。所條奏建立。皆戎政邊防至計。累進太子太保。值倭患數擾閩浙吳郡。有議請遣官視師祭海神。差田賦。開市舶者。公上疏極言非便。忤旨。得致仕。公患當時學者率以知之發用為良知。落支節而遺本原。將揭未發之中。學者乍聞疑駭。辨詰紛起。公貽書與歐陽文莊公。極論未發之說。深相契合。公長身玉立。操履峻潔。而丰采凝拔。

望之令人欽服。雖位列大卿。而神思靜逸。有飄然巖壑高舉物外之氣。所著有致知畧。良知辨。幽居答述。行於世。卒之日。家無餘金。年七十有七。隆慶元年。詔贈少保。謚貞襄。

布衣劉公文敏

劉公文敏字宜充號兩峰安福人自少端確不妄言笑既長不治家人生産與從弟君亮共學慨然嘆曰吾儕欲自立於天地必何修而可深思密省至夜分不能寐也已而語君亮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於是益矜莊堅厲動必由禮從子曉見陽明王公於南都歸得所録論學語數條吃緊於格物致知與宋儒異公輾轉思之恍若有得曰此反身自知之學也然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趨越中謁王公稱弟子王公曰不遠千里來何爲對曰爲性命來也朝暮門牆徃復更寒暑者三時公爲邑庠生以詞藝擅長廩食需貢有期輒棄去不復應擧或以不妨功爲言公曰安得許多閒精神耗閣一生吾計決矣公學主於躬行深以虛談爲戒嘗謂學者當循其本心之明時時自見已過刮磨克治以消融氣稟之偏絶去外誘之害徴諸倫理事爲之實無一不慊於心而後爲聖門之正學此非從事困勉已百已千之功何自得之彼高談虛悟炫於末而淆其本是德之賊也當是時士人聚講者衆惟公獨無奇僻語或終日危坐貌肅而神凝有請問者以一二語答之稍涉浮

蔓輒不答諸生益悚憚而覘公所爲自其庭除施於里閈庸言小節率中凖繩莫不欽服以爲訥言敏行公誠有之爲少師存齋徐公階督學江右檄聘入試且欲貢於禮部公固辭卒年八十有三督學憲使邵公夢麟檄下有司助葬其文曰故處士劉某亦奮儒林力探聖域赤子之心不失白首之志愈堅無愧考終有裨名教云子昭蒜撿遺稿得百餘篇刻之曰論學要語萬暦十二年郡守余公之禎邑侯閔公世翔特建祠於復古書院祀之

御史劉公陽

御史劉公陽字一舒、號三五、安福人、自兒時端重若成人。恥私食。食必廣坐。年十三。請焚先世積券。弱冠從彭石屋、劉梅源兩先生受學。兩先生深器之。陽明王公撫虔時。公亟慕其爲人。因梅源先生見之。敬稟學焉。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令。盜警無虛日。公捕其魁格殺之。奸民相公顧讋慴。不敢動。於是表孝子閭。祭節婦墓。百廢具興。民俗丕變。邑苦河患。公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雪涕請禱。願以身代爲壑。河遂自疏者二十七里。待僚佐有恩意。煦煦然昆

弟也。而僚佐亦以昆弟視公。公褆身如寒士。時入覲。裘俸金以行。不煩民一楮。居碭山四年。九被薦剡。徐志稱公有介操。臨民愷悌。尤尚理學。政暇則引四民訓諭之。無賢無愚皆獲其益。蓋實錄云。既召去。四民遮道哭聲震野。爲刱仁政祠。去思碑。入拜福建道御史。則侃侃持風裁。世宗時。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公。公毅然曰。此當諫不當賀。已而廷臣有慫恿賀表者。以天威叵測。衆洶洶歸過公。公曰即有譴。請自當之。不以累諸君。已而竟無患。數事部院接疏。中官時疏南面。公謂同官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耳。既授疏猶傲然當尊。謂朝廷何。竟東面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竟不敢出一語。公官舍肅然若禪室。日恒蔬食。或誚公大儉。公曰不聞青菜侍郎、長齋御史乎。居頃之。以病乞休。執親喪。墓栖者三年。哀吟嗚嗚。悲感行路。既除服。被召。尋推光祿少卿。竟辭不起。而惟日與諸邑士人談學不倦。常會復真。群公夜講龍。門弟子就公。遶床趺坐。退若有得也。氣清明。癯然鶴瘦。嘗登泰山絕頂。遊衡嶽。夜半坐祝融峰。被羊裘觀海日。超然遠覽。薄視一切。晚闢雲霞之館。於三峯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

飲泉茹蔬。悠然樂之。發爲詩文。各成一家言。清泉、白石、峭雲、旭日、皆根極理道。關切人倫。融寫性真。與人言依然於踐履。嘗曰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於鄉黨。貲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蓋深中學者之隱衷云。公天性溫良馴雅。自少至老。孜孜求勉所未臻。與人交。仁經義緯。直致曲折。人人以公親己。其言徐徐浸浸優游有餘味。能使聽者不逆於耳。尤諳達事體。善爲鄉人排紛批難。爭曲直者。多不之有司而之公之廬。沒之日。哭於其庭者以千數。相

與祠祀之。至今不懈。益誠所著有洞語人倫外史。山堅徵蹤接善編。吉州正氣等書行世。

羅文恭公洪先

羅文恭公洪先。字達夫。號念菴。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戲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擾擾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壒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先生之爲人。二十二擧於鄉。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時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及

與同郡鄒文莊諸同志。以正學相切摩。無虛日。用薦起召改左春坊贊善。先是嘉靖十八年。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大僕卿楊最疏曰。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邇聲色。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獄訊死獄中。十九年。方士段朝用以燒煉術因郭勳以進。復獻萬金助工雷壇。上悅。授以紫府宣惠高士之銜。公因抗疏。預定朝儀。請以皇太子於元日御文華殿。受群臣朝賀。上怒。罷黜爲民。後有方士陶仲文詔加禮部尚書。少師少保。竟加

以伯爵。追贈三代。蔭其子孫。莫有能力諫者矣。公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予。一裁以義。不拘時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里中得洞。故爲虎穴。荆莽蓊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玄壇之靈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宴。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繳縣、取助公構室。公竟辭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公偕出。公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即乙。其欲爲

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屛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户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公念詭灑。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欲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默而卒。年六十一。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歸終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

體。壬戌王龍溪公纖以專靜不違順應爲疑。訪於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先生曰近覺一切無有襍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亦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與悔。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襍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肆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莊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

梗。要得消磨。葢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先生所作松原志晤。隆慶元年。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上從之。詔贈光祿卿寺少卿。謚文恭。

王時槐曰。始先生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

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爲吾事誠有心用世人也迨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已捷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少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惜哉後之做慕乎先生者未得先生之精勤先得先生之閒寂先生久必昇之矣

參政王公時槐

王公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筮仕兵曹輸本曹金三十五萬於京事畢歸餘於帑未幾出爲漳南僉事會上杭民據險爲寇公單騎往諭斬其渠魁一二人築城設倅以鎮之爲建整師教其子弟倭犯漳浦詔公督勦公出奇制勝以功進一級其後再犯公帥兵再敗之粵寇王子文等流入閩大爲民害公患之前所撫上杭民感公不殺集鄉兵邀擊賊於路大破之昔爲南主客司時所善惟五臺陸公學力爲推轂晉尚寶少卿後晉太僕少

卿時國政久弛爲多耗公剔蠹釐弊即貴戚包占多所嚴覈爲忌者所中出爲陝西參政甫三年而歸公家居二十餘年惟潛心研求正學其學以致知力行爲諳兢兢業業探鍊研磨以入精實萬曆乙酉太守內江余公重修郡志設簡授公纂修總裁之再閱月書成文獻燦然明備公丈年掛冠雖屏居靜存而譽望日隆左給事陳與郊爲國列薦遺賢而海內獨禮部尚書陸樹聲編修鄧以讚與公僅六七人詔起公南都太常卿堅辭不赴時與同郡鄒南臯羅公廓鄒泗山諸同志於西原諸書院往復商確或掛冊

遠訪。至老不倦。四方從學如雲。將卒。猶會講不輟。無病而逝。豫自銘其墓。所著有廣仁彙編、友慶堂續稿等書。

陳與郊曰。王參政苟清蔡雅丞有譽於人倫。露潤霜嚴、更馳聲於宦轍。宜蒙陰和之鶴。可用羽儀之鴻。使終振翼皇路、定覩功勳卑矣、

左布政陳公嘉謨

陳嘉謨。字世顯。號蒙山。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初仕廬州府推官。擢戶科給事中。歷吏兵二科。為權相所忌。出補四川按察司。有廉能聲。尋轉湖廣右參政。丁父憂。服除。起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抗疏乞休。潛心理學。結廬翠峰蓮塘諸勝。當路有司罕覩其面。常師事彭一菴、劉兩峯二先生。述彭之言曰。學貴不言而躬行。惡在以門戶相誇詡。言孔孟周程之所言。行孔孟周程之所行。疇非學。述劉之言曰。學者當思聖賢。毋徒以舉業為也。聖賢首格物。不偏物而

格之。求之於吾心也。又嘗答毘陵龔公書有云。一貫孔門傳頌教。一日天下盡歸仁。天下歸仁。一以貫之矣。又曰。學莫大於變化氣質。而變化必本於乾道。故曰乾道變化。聖賢變化其氣質之偏長。學者變化其氣質之偏短。一本之乾道也。著述甚富。有四書、周易就正稿。念初堂存續詩稿。道德陰符經註疏。二程要語。朱陸摘要諸書。

郡丞賀公沚

賀沚、字汝定、號定齋、廬陵人。年二十三。以易經中。隆慶庚午榜。幼立志修身。攻苦篤學。悟大學誠求之義。嘆曰、士子讀聖賢書。不透性命宗旨。寧不愧衾影耶。官荆門學正。歷文昌縣尹。政治清簡。轉蘄州府丞。將赴任。詣所師事王塘南先生言別。先生曰、吾老矣。朝夕講論。需子相益。子去。我將如之何。言畢淚下。公亦泣曰、師恩與君恩等。沚今出而從王。猶是功名路上事。何如終身事吾師以畢道德之願乎。沚不行矣。遂決計侍王先生於西原。專志理學。及王先生捐館。執三年喪。遂以斯道爲己任。與同郡鄒南臯先生講學青原、及白鷺書院。士大夫多造其門。公嘗語學者曰、人生最眞。舉直錯枉。知人愛人。不從人起見也。率性爲道一語、非人傑。邃學難承當。所著有敬止堂日劄。國卦億言。道德經集註。陰符經釋義。述古題識。聖學管窺諸書。年八十三。重宴鹿鳴。歿祀兩學鄉賢。

禮部主事劉公元卿

劉公元卿、字調甫、安福人。自弱冠。即向往鄒文莊。慨然以正學爲己任。讀書不事帖括章句。隆慶庚午魁鄉薦。辛未會試、已擬呈卷。閱五策。多傷時政。且及館閣宜擇賢。不宜循貲取位。時張居正秉衡。甚恚之。又窮索其經義大結云孔也無良。坐擁相位。遂行部戒飭。尚書潘晟見之。深相器重。士紳咸誦仰之。既還家。無何居正黨。欲得公殄滅狀。而藉手以獻媚於居正。因授意偵者。蹤跡其事。謀置之法。未幾偵者密謂人曰、我實某公所托。然元卿君子。無一可議。

獨其紙筆輕薄耳。由是幸脫禍。幾而譽日益盛。師事劉三五先生、并推意宗企泰州王艮。自萬曆甲戌上春官。不第。絕意公車。自抹文。引題江門春浪之句。嗣是無歲不求師友。已卬偽學禁起。詔毀天下書院。世皆畏言講學。公恬不爲動。甲申學禁方開。給事中鄒元標祭酒趙用賢御史朱鴻謨等。先後列薦。己丑特旨徵聘。力辭。癸巳即家授國子博士。辭弗獲。赴召。詔陞禮部主事。時朝鮮貢使入覲。推公主客宴賜互市成禮。已而公上疏請視朝勤政。及鄒文莊、王泰州從祀。丙申乞休。里中修復禮諸書院。講論修治。與

王塘南羅公同修郡志記叙詳明至今宗之其學宗耿天
臺先生深得其覺後旨趣邑士多宗之所著大學新編山
居艸還山續艸明儒宗解通鑑纂要六鑑諸儒學案福朿
藏稿贅奕編行於世

鄒忠介公元標

鄒忠介公元標字爾瞻號南皐吉水人幼穎異九歲通六
經文詞立就稍長益刻勵讀書慨然以天下爲已任萬曆
癸酉舉於鄉丁內艱師事胡廬山先生辨論仁體胡奇之
丁丑成進士觀政刑部首輔張居正以父喪奪情起服乃
陽上書請乞守制而露意馮保使固留之於是臺臣曾士
楚騰疏保留輔臣未已也省臣陳三謨又上疏留輔公聞
之不勝驚愕遂憤然曰宰相不知人倫而二三臺省之臣
不思朝廷首善地反乃公論倒置何以格君心風勵百官

遂陳疏抗奏語大激居正恚之矯旨廷杖血肉潰碎會有
憤忠義之受禍者亟調護之得不死尋下獄先一日廷臣
吳中行趙用賢具疏請勅居正歸除服而後用之然其辭
尚緩乃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繼之則稍峻尚未極
言其罪而上已下旨廷杖穆思孝八十謫遠戍杖用賢中
行六十爲編氓而公袖疏艸入左掖門覩諸臣宛轉血肉
淋漓中不爲懾疏上而中外壯之旨謫戍貴州都勻衛過
長沙賦詩見志抵常德借力於當事者不應至界亭褰裳
濡足涉水八十渡乃至衛衛治在萬山中民皆崖棲就故

逐臣張鶴樓書院居焉。圍垣敗壁。闃無人聲。中夜起。坐聽戍樓。鼓角。淒切不堪聞。嵐霧叅蘢。戶外不見天日。公處之怡然。惟遣使歸慰大夫人。勿以遊子放臣爲憂。時亦進匀士論學。居二年。從遊者日益衆。至今荒徼中知有文教者。公之惠也。在匀聞母病。涕泣乞假。歸而病愈。不三日、冒暑宵征還戍。時巡黔者。爲居正戚黨。欲加害公。人或爲之懼。公曰罪人如一葉漁舟。慣泊湖邊。不畏風波。無何巡黔者暴卒。或又爲之幸。公曰、相君釋之則已。不然。天下豈少此輩乎。及居正死。公猶在戍。或則爲之賀。公曰生死有命。予

命豈關相君乎。未幾皇子生。公被赦歸。子母相見。歡若再生。尋特授禮科給事中。慈寧宮災。上修省求言。公疏陳六事。激切深中時弊。上怒。調南京刑部照磨。至陪京。謁海忠介瑞。志氣相得甚歡。陞南兵部主事。旋改北吏部郎中。疏請仍南就養。不允。乃就職。歲當大計。公上循良治狀。銓叙一清。復疏乞改南部。俞。補刑曹。迎母入署。公之孝思遂矣。時又以主爵屬公。公念大夫人老。屢疏乞休。乃得請。自是林丘高臥。三十餘年。惟日與從遊士。研窮正學。時講求民間利病。與牧守議行之。鄉人有不善。惟恐使公聞知。官守

南服者。皆以公之取舍定黜陟焉。庚申光宗立、八月改元、詔起公大理寺卿。旋陞刑部侍郎。戒行至淮陽。而大行訃至。公爲位哭。臨時以四郊多壘。人情震驚。有尼公行者。公日此正臣子報國時也。陛見。進理財、用人、諸疏。上嘉納之。改吏部左侍郎。晋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同典大計。人咸服其公。特每以先帝鼎湖再馭之際。普天實有隱恨。公悲憤嘔血。時露於論疏之間。禮部尚書孫愼行、疏數權相罪惡。在廷無敢附者。公抗疏不諱。群邪皆側目。公又日與馮從吾、曹於汴、高攀龍、諸公。剏首善書院。講求聖學。

忌之者益衆。兵科朱童蒙疏核憲臣議開講學。恐起門戶之漸等語。公即抗疏力辯之。有云、身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勲勤旂常。了不得本分事。成性繼善。何所疑承。致君澤民。何所託根。書奏。奉旨、卿積學真修。方資表率。不必介意。是時以逆璫久用事。所憚者惟公。未敢顯作威福。公四疏乞休。奉旨、卿耆德真儒。忠誠端亮。方賴總持憲紀。表率群僚。乃屢疏控陳。情詞懇切。特從雅志。准馳驛回。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保。以示眷懷。公去。而璫禍愈烈矣。四年二月、科程註疏。時起公南吏部尚書。不赴。十月刑科劉先春、又疏

薦之。五年八月、逆黨御史張訥請追奪天下僞學公名居首。奉旨削籍。未逾年、遺疾卒於寢。思宗立。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蔭一子。賜葬祭。有加禮公公忠體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左都御史楊璉、疏劾魏璫二十四罪。内云先帝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愼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親亂賊而仇忠義。大罪三也。甲子十月、王璽見漢濶。巡撫程奏報疏云。審視方稜無缺。恐非秦璽。然以天子萬年之吉。實有不在此者。如

總憲鄒元標、馮從吾等。斯眞皇國禎祥。盛明珍寶。臣不能致之朝廷。臣實羞之。於是見朝野望公、關係國家。如天球拱璧云。

昔周益公、當宋慶元間、以明道振世爲己任、遭權奸韓侂胄胡紘等、共排斥之。先生當明天啓間、亦以倡明正學爲己任、值權閹魏忠賢張訥等、共誣詆之、先生於益公、其道同、其揆一也、嗟乎二先生以異世罹理學黨錮之禍患、自應享千秋理學宗盟之俎豆矣、况實揆之理、揆之學、尚論其世、方足稱無忝云、

人文紀畧目錄

吉州人文紀畧卷二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忠節名臣

樞密使陳公 南唐

樞密使陳公喬字子喬廬陵人以蔭授太常奉禮郎事南唐先主先主雅重之稍遷中書舍人會嗣主失淮甸降號而懟自傷遂欲釋機務授人陳覺李徵古黨宋齊丘因中嗣主曰宋公常贊先帝變家爲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上能舉國聽之庶寧邊鄙而上亦得優游遂處以養喬松之壽遵鼎湖之躅亦千載一時也嗣主由是決意託齊丘即命趣公艸詔行之公聞之排闥入諫曰臣聞社稷至重焉可假之他人權一移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一民尺土非陛下有臣見淳蔚李充復作也嗣主愕然止微卿幾落賊彀中引公入見后及諸子指公曰此忠臣也異日國家有急汝母子宜以爲歸齊丘黨由是疎斥以敗嗣主遷豫章留公輔太子監國後主嗣立遷公翰林學士承旨尋遷門下侍郎兼樞密使總軍國事宋開寶中太祖使使召

後主入朝後主欲往公曰陛下與臣親受先帝命委以社稷大計往而見留悔將何及臣雖死無以見先帝地下宋師南下時公與張泊同掌機密時時言曰國亡當矢死守毋他及城將陷後主使公與世子仲寓送降款宋公不聽遣歸以款投承霤閤後主趣之急公入見曰自古無不亡之國臣請背城一戰死降無益也後主執其手泣曰盡從我北歸公曰臣秉持國鈞而致顛覆及此非死無以謝國人掣其手去入視事堂解所服金帶遺二親吏曰死即掩我毋洩遂自經二吏下瘞之樹下後事平宋有司錄其忠義勅改葬焉

劉元卿曰公爲人友順惇宗雖顯無餘貲然族有貧必分祿賑之金陵平有求公屍改葬者不得忽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蔽面及發瘞公手加額上如生固其忠靈之見乎人也

歐陽監丞公珣

歐陽公珣、字全美、盧陵人、徽宗時第進士、歷將作監丞、靖康元年。金人勢張甚。公適詣京師。道出豫章。故人爲帥。甚公勿行。行且及禍。公曰國覺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吾將有所開說。說不合而死。是得死所矣。及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鎭地講和。公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羣臣議。何㮚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詞。公復抗論。謂割地奉金匪策。且曰金人志不在地。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我師、取之、直。不戰而

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怒。欲殺公。未果。十一月金人邀帝如青城議和。帝至。自金營還。遂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時宰以公嘗上書抗論祖宗尺地不可與人。遂分遣公持詔使割深州。公卽取告身文書。畀同年生戴特立。曰持此歸報吾家。吾不生還矣。遂行。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不屈。遂焚死之。今廬陵永和有監丞祠。族人守道、郡人羅洪先俱有記。

史臣斷曰。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卽以講和割地爲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獨何㮚歐陽珣等、以爲地不可割、然㮚自城破、乃反傾意講和、獨珣死國不渝、夫國家不信㮚於造謀之始、而信於破城之後、辜天下之望、致君播遷、由惑於和議、而戰守不同也、

歐陽守道曰、靖康建炎間、廬陵郡死國事者二人、歐監丞死燕山、楊忠襄死金陵、楊公死城、歐公死使命、或者以謂公違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義歟、余曰公得死、尚何言哉、當崇政殿之問、淵聖非決有棄地意、公亦力言祖宗地尺寸不可與人、時宰旣詆其說、又強以行、大類

漢遣狄山乘障事、事不出武帝、而出張湯爾、使公竟致使命不死、而豈公夙心哉、當其慷慨城下、痛哭以勉守者、但見有吾心、不見有使命、非違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也、此君父之命、非宗廟社稷之命也、公死而死爾、衷猶萬一覬吾地之存、此公之忠不在小諒、忠歸於爲國也、嗚呼痛哉、

楊忠襄公邦乂

楊忠襄公邦乂字希稷吉水人幼性端方言動視聽非禮不苟稍長博通古今以舍選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婺源尉蘄廬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公知縣囚趙彬力能得衆於是立趙囚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皆里中之豪誠能集爾徒為邑人誅賊不惟宥罪當上功昇爵明即請行公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翌日討平之遷建康通判時府守臣杜充名為江浙所倚重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建炎三年十一月金兀

术攻烏江充閉門不出兀术遂乘充無備渡江直入建康使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留守充偕督餉戶部尚書李棁郡守陳邦光並具降狀迎之十里亭金完顏宗弼既入城棁邦光率官屬迎拜惟公獨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金帥遣人說以官爵必欲令之降公以首觸柱礎流血被面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誘者乎翌日宗弼等與棁邦光宴堂上立公于庭下公前叱棁邦光曰天子以若捍城敵至不能抗忍與共宴樂乎何面目視息人間也有劉團練者以幅紙

示公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不書活字公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趣引去猶未忍害也已復引入公公不勝憤遙望大罵宗弼怒遂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即其地賜廟褒忠公少處郡學方正自持同舍欲窺其守詐之妓館公不之疑也酒數行娼女出公愕然疾趨還舍解衣冠焚之流涕自責其立志如此公之被囚也有義子陳泰伯者在傍不去公罵四太子伯亦與發擊之遂同死有王山呂買山郎者亦同公被執山郎命其子結里人為鄉郵者置兵于郵以入事覺遂磔其

父子于市又有楊再興痛主之死誓必報讐投岳武穆帳下旗校敵至力戰陷陣而死獲其屍焚焉得箭鏃二升朝廷於三人皆以武階官其一子邦人肖其像從公祀云

張時泰曰邦乂之遊充等而獨致忠死節至今猶有生氣史於是時一書降一書死亦足以誅充等而顯褒邦乂於萬古也

胡忠簡公銓

忠簡公銓、字邦衡、廬陵人、自幼以通特知名、嘗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盡得其指、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公上策凡萬餘言、帝見而異之、將冠多士、忌者移置第五、紹興五年、廷臣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宰臣秦檜决策主和議、八年、金以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與王倫偕來、中外洶洶、士氣沮、公遂抗疏極言、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然後稽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書既上、檜以公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臺諫多救之、檜

迫于公議、乃以公監廣州鹽倉、十二年、諫官羅汝檝劾公飾非橫議、詔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公謗訕怨望、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公量移衡州、初公之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權奸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遂卒焉、剛中啟有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廷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

聊乘下澤之車、廷珪詩有云、當日姦諛皆落膽、平生忠義直心知、句、孝宗即位、公復奉議郎、知饒州、隆典元年、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帝曰、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擢起居郎、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公應詔上書數千言、大畧舉春秋災異、以明政令之闕、及上下之情不合、各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

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時帝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公復上言、以賑災為急務、以議和為闕政、其論議和書畧云、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激烈極言之、又大臣以公措置淮東海道、命下即趣行、自符離之敗、金又欲得商秦地、復邀歲

幣。遂分兵攻淮。守臣多棄地。且或擁兵爲自安計。緩急不相援。公劾奏之。始出師犄角。時大雪。河水皆合。公持鐵鎚。鎚冰濟舟。師士皆用命。金人遂還。乾道初。除敷文閣直學士。留經筵。嘗宴見。公曰、臣老矣、願乞身歸田里。上問曰。卿今何歸。公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今歸欲成之。帝特賜通天犀帶寵歸之。後進封開國伯。又進封郡侯。久之以資政學士致仕。淳熙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九。謚忠簡。公性孝友。在海南聞母喪。痛絕水漿不入口。一夕鬚髮盡白。當任子。先祿兄之子。歲時欲聚宗族。恩意周備。收

恤貧弱。不計家之有無。與朋友交。情文兩盡。問被君賜。可辭則辭。不可則以賙人。先疇外。寸地無所增。識者嘆服。有澹菴集一百卷行於世。孫梨官至尚書。

吳寬曰、義莫大於綱常、公思扶之、讐莫重於君父、公思報之、力莫強于爽翟、公思禦之、計莫深于權奸、公思折之、當時公之位尚卑、而言尤切、有不與讐同戴天檜同朝之誓。奏疏所上、炳炳焉、赫赫焉、讀之足以痛快人意、眞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用是檜深惡之、竟遭貶斥、幸而檜死、而公獲保其生、至於再用、益守前說、每進對之

際、惓惓必以恢復爲言、且陳和議成否有十可吊、十可賀之策、及襄遺表、猶有願爲厲鬼殺賊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豈貫直於一時者比哉、嗚呼、公其宋之砥柱乎、由是天下知綱常之義、知所當扶、君父之仇、知所當報、讐敵知所當禦、權奸知所當折、斯公所以爲盛也、

丁南湖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其胡銓之謂乎、銓事高宗、力抗和議、備嘗貶竄之苦、幸而檜死、獲事孝宗、仍抗和議、以至令終、夫孔子許管仲之仁、特以其尊周攘爽耳、而銓適與之合、况銓又不爲管仲者乎、

周子充曰、人臣犯顏逆耳、上攖人主之怒、下爲權臣切齒、或誅或斥、何可勝數、未有九重特伸詔諭、二府矯情屢請、禁近引諠救止、曾不四旬、謫命三改、如朝廷此舉之盛者、當是時一胡編修名震天下、勇者服、怯者奮、朝士陳剛中以言餞行、貶令安遠之死靡憾、鄉人王庭珪賦詩贈嘉寘、徙夜郎、反以爲榮、下至武夫悍卒、遐方裔土、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字、爭願識面、雖北敵亦因是知中國之不可輕、蓋天理所存、自公達之、人心所憤、自公發之、扶世垂教、非聖朝之伯夷耶、孔孟而在、其大

書特書也必矣

陳木叔曰忠簡當屈膝之初抗言請劍奸諛之頸已懸斷於阜囊白筆中其後措置淮西按劾李寶嘗自持鐵鎚鎚冰讐退金人八十萬衆臨沒口占遺表尚有厲鬼殺賊之語真足破千百世唯諾之藩而以醒肥皮厚貌之長寀者矣

孫獻簡公逢吉

孫獻簡公逢吉字從之龍泉人登隆興元年進士歷官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應詔疏八事擢爲右正言首論帝王心學推明經世之用凡七十四章二十上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留丞相留之公曰官以諫名不得其言可留乎請去益堅出爲湖南提刑及上受內禪公以舊學除權吏部侍郎孝宗升祔將復祧廟公言太祖造邦與漢高帝同而未正東向之位當於此時更定侍講朱熹不以爲然以爲殷周之祖是謂稷契禮不遠稽三代乃近法於

漢唐耶公曰我宋之興與商周異安得以稷契比遠熹罷去公獨以爲不可入講權輿之詩及覆諷諫上顧公曰朱熹之言多不可施用公曰臣近與議祧廟不合熹他所言皆正寵失上意會彭龜年補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胄去龜年復以論侂胄細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憸薄之徒何以立國侂胄見而惡之時有報優人王喜除閤職公即言上前曰此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汙閤職抗疏力爭之然王喜

之命實擬而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府丐祠許之起知
贛州已屬疾卒謚獻簡

曾忠愍公如驥

曾忠愍公如驥字德稱泰和人淳祐十年進士第官寶慶通判恭宗德祐二年元人克潭州知州李芾死節出是湖南諸郡皆降于元寶慶值太守去官公攝府事值長沙失守且聞臨安迎附人情洶洶公呼弟如驤曰吾起書生官省郎從二千石後今攝郡事敵旣長驅朝命不通吾與此城俱存亡矣雖然不可以絕先人祀汝當亟歸弟泣別去遂取考功印紙題其上曰謹將節義二字結果印紙一宗了卻神遊何處澄江明月淸風復書舍生取義章粘置齋壁登子城赴濱江自沉死數日得屍葬太平寺北將義之退兵三十里景炎初贈敷文閣待制謚忠愍郎寶慶建忠節祠祀之明同郡羅念菴爲記

羅洪先曰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西南之徼泰和曾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乘勝得志之酋畢命遂志與城俱亡其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余以爲死於事之必可爲者非難而死於事之必不可爲者有甚難也

州守劉公子薦

州守劉公子薦字貢伯安福人父夢驥以嘉定間進士歷官知澧州沒于王事公以父任爲湘鄉尉以獲盜功調撫州司錄有怨王應亨毆死荷擔黃九者獄成公閱書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闢獄户裂吏牘殺人者實孔目馮汝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人皆誦公决獄孚合天意云及知融州陛辭度宗慰之曰廣郡凋瘵賴卿撫摩公對曰臣當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靜聞德祐帝入燕北兵南攻守臣望風降附公提衛兵戮力抗賊曰我頭可斷膝不

可屈卒於城陷不支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遂罵賊以死事聞朝廷官其一子

文忠烈公天祥

文忠烈公天祥廬陵富田人父儀鄉稱長者大父時用夢見乘紫雲下已復上而公生故名雲孫字天祥一字履善秀眉長目美質如玉童時觀鄉祀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周文忠楊文節像慨然曰没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以字舉進士理宗策士集英殿時帝在位久政浸怠公以法天不息對寘第七帝親擢第一考官王應麟賀帝得人謂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尋丁父憂服除授寧海軍判官時元師圍鄂内都知董宋臣主遷都議公上書乞斬

宋臣更請効方鎭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不報自免歸稍遷至刑部郎宋臣復爲都知上疏極論不報出守瑞州召除禮部郎中尋改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人其父本生母也解官終喪除尚左郎官累爲臺臣黃萬石黃鏞陳懋欽論罷改知寧國府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方有寵佯欲去位以堅帝意學士院降詔裁責以義賈不悅諷他學士改草而嗾臺臣張志立劾罷公除湖南運判臺臣復奏寢公既屢斥援錢若水例乞致仕歸閒館文山自娛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癸酉起湖南提刑

平卲永巨寇見故相江萬里長沙語及國事萬里屬以世
道之責是冬乞郡便養移知贛州明年德祐改元乙亥春
元師渡江詔天下勤王公奉詔起兵加江西安撫使丁祖
母劉夫人憂方葬而起復命下仍趣兵移洪初左相王爚
主公遷擢屢趣公入衛與右相陳宜中不合爚求去上書
者訟宜中沮公事宜中亦去代者留夢炎宜中黨也奏以
江西制置黃萬石入衛以公移屯於洪萬石陰通吕師夔
自洪退屯置司撫州㳂守臣趙必岊張皇寧都六義士劫
樂安且至撫州境以阻撓之公發其奸有旨責降必岊趣

公入其友止之公曰國家養士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
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量力以身殉
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
如此社稷可保也公自奉故厚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資
爲軍費毎與客語及時事輒涕泣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
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提兵二萬至臨安除知平
江府留不遣時呂文煥兄弟皆降元廷議欲以呂師孟爲
兵部尚書藉以求好師孟亦偃蹇傲朝廷公疏乞斬之釁
鼓且請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以廣西益湖南建閫

長沙責取鄂以廣東益江西建閫隆興責取蘄黃以福建
益江東建閫鄱陽責取江東以淮西益淮東建閫揚州責
取兩淮使地大力衆足以抗敵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我
民豪傑且伺間起敵不難卻也朝議以爲迂不報元兵圍
常州急始遣公就戍宜中遣張全以兵援公遣朱華率兵
以從張全大敗常州破獨松關急夢炎宜中議棄平江趣
公移守餘杭公甫去而平江遂降未幾夢炎逝去明年正
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闕始從公初議遣吉王信
王閩廣大臣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公請以福王

或沂王判臨安係人望身爲少尹輔之有急啓移三宮當
以死衛不報尋又請合內外軍隸張世傑背城借一以戰
爲守皆不許十八日伯顏兵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邀
宜中與語宜中佯許遁去明日世傑亦去有旨令公詣軍
前議和遂以資政殿學士行說伯顏請退師平江議輸金
帛必欲毀我宗社則淮浙閩粤尚多未下鏖兵取之利鈍
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且必自此始伯顏
怒拘留之明日左相吳堅右相賈餘慶及劉岊呂師孟等
奉降表至公憤罵責伯顏留使失信衆頗傾動餘慶歸令

學士院詔天下附元。盡放公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浙
歸闕。惟方興朱華鄒渢張汴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趣公
北行。至京口留十日。公與客杜滸十二人。定計夜亡入眞
州。時眞州不聞京師消息已數月。聞公至。皆感憤。守將苗
再成延入。泣曰。兩淮尚擁強兵。但二閫不相能。得丞相交
通。興復可圖。公問計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入建康。
彼必并力以扞吾西。諭以通泰軍攻灣頭。高郵軍應。淮安
兵攻楊子橋。揚州兵向瓜州。再成以舟師直擣鎭江。同日
大舉。彼灣頭楊子橋守者。皆沿江脆兵。攻易下。復二面合

人文紀畧　當時成之計將行疾渡可圖無恙[illegible]　忠節　十九　卷二

攻瓜州。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及謀也。然後
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大帥可坐致。
公大稱善。即貽書李庭芝、夏貴。而庭芝誤聽脫來說降之
言。疑丞相無得脫理。責眞州不當納。密諭殺公。再成不忍。
給公出城。示以庭芝書。公大驚。回視城門已閉。但遣二騎
送行。將覘公所向。便宜從事。時公決欲往揚州。二騎見公
忠義。不忍加害。乃導出境。隨辭去。夜至揚州。不敢扣城入。
與滸等東入海道。遇兵。伏糞堵中。饑莫能起。從賣薪者得
壺飧。又迫遁徼者。夜迷失道。乃募二樵。以竹籮擡至高郵。

買舟從海陵走如皐。凡三百里。歷盡艱險。至通州。得海舟
渡楊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四月八日至溫州。
時益王自永嘉趨福州。建大元帥府。公奉書勸進。遂即位。
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公至行都門。除右丞相。與宜
中等議不合。乃以同都督出劍南。收兵。十月趨汀州。至汀
而福州陷。車駕幸海道炎。公遣趙時賞趙孟濼復寧都。吳
浚復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公覺
汀守有異志。移屯龍巖。謀入衛。未幾浚降元。反銜唆都命
來招降。公殺之。唆都入閩。諸降者各致書於公。公謂候見
老母。即從先帝地下。無可言。明年三月入梅州。始與母弟

人文紀畧　忠節　二十　卷二

妻子相見。四月斬跋扈都統錢漢英王福。五月引兵出江
西。入會昌。戰雩都。大捷。因開府興國。豪傑響應。永豐吉水
泰和臨洪。以及黃州壽昌邵永皆復。軍勢大振。獨贛未下。
元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而自攻興國。鄒渢亦爲恒兵所
敗。同起事者皆死。恒乘勝追公。至空坑。公幾被執。忽大石
墜塞路。時賞又自詭爲丞相。公得逸去。而妻妾子女皆陷。
吳文炳劉洙林棟與時賞皆死。公與母曾夫人子道生同
奔汀州。十一月趨循州。元兵圍廣州。黎貴達謀降。公斬之。

是冬屯南嶺明年戊寅二月趙海豐進屯麗江浦命弟璧
復惠州遣使訪問車駕初駐甲子門已遷富場逼敵移仙
澳尋止硇川四月端宗凶問至衛王於硇川即位改元祥
興公上表自劾有詔獎諭其畧曰方敵氣之正惡鞠旅勤
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奉國脫危急於虎口涉遠道於鯨
波雖成敗利鈍逆睹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已熟如金百
煉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乞入朝不許又欲移廣州亦
不果六日祥興帝回駐厓山公移船澳累請入覲當是時
宋不絕如綫而世傑等尚多沮忌加少保信國公意寔遠

之封母齊魏國夫人隨同道生卒遣使宣祭起復初陳懿
兄弟與其黨劉興皆劇盜世傑招之攻閩遂據潮州十一
月公進潮陽縣攻走懿戮興時張弘範以大軍下海以步
軍入潮十二月十五公移屯趙海豐入南嶺鄒渢劉子俊
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時弘範步騎尚隔海港懿乃導其
海舟以濟弘範使弟弘正以輕兵襲公廿日午公方飯五
坡嶺騎奄至被執急呑腦子不死鄒渢劉子俊蕭明哲杜
滸等皆死衆擁公上馬越七日至潮見弘範不拜明年正
月二日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世傑公曰已不能捍父母

又教人叛父母乎爲書過零丁詩示之二月六日厓山破
公爲長歌以哀弘範從容語公事元公流涕曰國亾不能
救死有餘罪敢二心乎範曰國亾矣即死誰復書者公曰
夷齊不食周衆亦自盡其心何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容
送之燕京且以厓山所獲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公在
道即絕粒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爲嗣約日首
丘廬陵乃水盛風駛不覺至豐城於是不食已八日念首
丘不遂委命荒丘誰爲白者復強食飲六月十二至建康
四驛中八月二十四日別光薦北行十月一日至燕越四

日弘範至具言公不屈狀囚兵馬司公不寢處坐達旦兵
衛甚嚴十一月九日孛羅召見樞密院命之跪抗詞不屈
日南人不能跪問有何言曰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
曰爲宋相宋亡義當死爲北朝所獲法當死復何言孛羅
曰自古曾有人臣以宗廟土地與人復遁去者乎公曰爲
臣而奉國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
賣國也吾前除丞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被拘不幸賊臣
賣國國亾當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
去之耳問德祐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曰德祐

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二王之立爲社稷計故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孛羅不能詰復怒罵曰汝能挾三宮以往可爲忠不則與伯顏丞相一戰决勝負可爲忠公曰此責在廣丞相我時未當國又問汝立二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曰既知不可何必爲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藥之理天祥今惟一死何多言孛羅愈怒曰汝欲快死耶汝死必不可得快曰得死即快復何不快孛羅呼引去公在獄日作歌詩三年未

嘗一食官飯王積翁者故宋臣也與其儕謀請釋公爲黃冠留夢炎曰彼心未已脫復有舉置吾儕何地遂不果元世祖自開平還問南北宰相孰賢皆曰北則耶律楚材南惟文天祥世祖將大任命積翁諭意公復書曰諸君義同鮑叔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于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帝知終不可屈猶語積翁命好與飲食公曰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竟不能強會參知政事麥朮丁嘗開府江西見公出師震動每日言殺之便或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頃之中山狂人自稱宋王欲取宋丞相衆疑丞相爲公至元壬午十二月初八日召入問曰汝何願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願一死帝猶不忍麾之出而麥朮丁力贊其决明日送柴市刑公先作自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將出獄係衣帶間過市意氣自若顏色不變臨刑猶從容南向再拜年四十有七南北人皆泣歐陽夫人從東宮得令旨收屍江南十義士奉葬都城小南門外五里道旁明年歸骨故里瘞鵝湖之原公就義時大風揚沙天地晦冥咫尺不辨人自此連陰宮中行皆秉燭羣臣入

朝亦熱炬前導世祖聞而悔詔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丞相孛羅行祭柴市忽狂飈旋起吹沙滾石捲神主騰空悉隱如怒聲晝色愈昏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隨開霽明景泰中賜謚忠烈所著詩文別有集

呂本中曰嗚呼宋之亡也士大夫之負國也文丞相毀家紓難雖九死而不悔公死矣彼負國者獨不死乎而公之死名且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無窮矣

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士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

天命已去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彼膚敏祼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爲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先生死宋爲先生作傳者若元國史若劉申齋趙弼若胡文穆今鷲院三祀志凡五見矣而載事詳畧彼此互異學者不得並讀其何以窺先生之大全以庶幾於先生之學輒忘固陋復爲編次一參舊文罔敢妄飾萬曆辛亥春三月甲子鄉後學曾𠦑謹識

陳木叔曰文信國公凛凛正氣貫日穿虹當其少觀鄉

祀卽景仰于前數公便欲俎豆其間後世善訐公者謂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諱言寧不用不能觀望以全身身寧終廢不能玩愒以充位而其所爲成仁取義販夫豎子皆能知公之所以生所以死大之維九鼎扶三光小之鎮瘧鬼止兒啼今千古讀遺文芳蹟而高山景行莫可企及爾

沛縣令顏公伯瑋　明

沛縣令顏公伯瑋原名瓌以字行廬陵人少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知沛縣未幾靖難師起南北構兵官軍駐德州淮北率給餉公措畫有方北兵擣濟寧沛民震懼公招來之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堡備禦三年六月望日北兵駐沙河攻沛公遣縣丞胡先詣徐告急都督援兵不至度不能支呼弟琿暨子有爲日汝還家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有日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見者無不流涕二十二夜

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公冠帶升堂南向拜大哭日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子有爲不忍去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縣丞胡先收公父子骸葬沛縣南關題日顏公墓正統中御史彭勗爲公起墳祠祀之

顏廣烈日我顏氏唐宋來奕葉重光聯芳並美迨入國朝靖難時沛縣令伯瑋父子死忠則我招討使之後自永新徙廬陵之派者也其猶有爭國常山之餘烈而得家訓之遺緒乎

教諭王公省

教諭王公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吏部次第擢用公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廷試稱旨當殊擢公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公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辭義慷慨衆舍公公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明倫今日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公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楹死女靜適印錦簿周岐鳳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訪竟得遺骸歸塟公子楨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紀善周公是修

周公是修原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少孤力學洪武間舉明經高皇親擢之問曰居家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書逮府吏詔獄公以營諫勸得免改衡府紀善衡府者建文之弟當是時衡王猶未之國公留京預翰林院纂修高皇實錄公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甚挫折之公屹不爲動靖難師渡江駐金川門宮中焚燎明日公留書其家別友

人江仲隆胡光大蕭用道等且付後事具衣冠詣國學哭泣拜辭孔子畢自爲贊繫之衣帶遂縊于聖廟東廡下年四十九文皇纔統都御史某上言欲以前事追戮公妻孥文皇曰練子寧若在朕當用之况是修乎可勿問公爲人內貞外和孝友廉濟其學靡所不究爲文敏贍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嘗取忠節凛凛事爲觀感録朝夕省覽初金幼孜衆三四人與公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惟公竟行其志應天府學今有祠祀公

趙師聖曰公淹貫葩經預領修撰彼其陳國家大計而指斥用事誤國凛然有大臣風節觀其別友人付後事而從容就義何其善處死也世有食其祿而不知死其事者聆此可以媿矣

薛方山曰余閱周君爲人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憂得失烈女不慮死生故其言行無不直遂又取歷代忠節遺事輯爲書名曰覲感錄朝夕省覽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節表當時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寺丞鄒公瑾御史魏公冕

鄒公瑾金華王紳稱公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嘉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年爲大理左寺丞魏公冕勁直有才氣以徵辟起建文間爲監察御史俱永豐人靖難兵簿金川門時左都督徐增壽謀開門迎降二公率同事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其日報朝二公又當陛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少頃上亦大恨手誅增壽于左順門次日宮中焚或曰宜急迎附二公曰使吾輩改其臣節明君必所不用俱自殺鄒公之子朴任周府每直

諫王王苛刑禁之後謀逆事覺大臣以朴諫聞召至具言始末擢監察御史尋陞泰府長史聞大理公自殺遂憤激不食死文皇登位法官請追冕等罪誅其族詔置勿問

弘治六年二月兵科吳世忠疏曰昔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冕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是修瑾冕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徹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徹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以諸臣之跡爲疑

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即位之初、即詔謂齊泰孝孺等俱忠臣、悉赦其子孫、且仁宗既罪李時勉、而自後又有文忠之謚、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美諸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御史曾公鳳韶

曾公鳳韶、字印州、廬陵人、登洪武三十年進士、建文時、官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廷中肅然、時文皇自燕入朝、由皇道馳入、且不拜、公侍殿、抗言曰、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情、今桀驁不恭、亂朝廷之法、制非太祖意、一時憚之、上曰、至親勿問、文皇雖恨、亦罔已心非之矣、及靖難兵渡淮、朝議遣使特詔北平罷兵歸國、羣臣皆憚往、獨公毅然請行、至燕軍前、拒弗納、乃取箭節竹函詔、鼓風達之、亦不報、乃還、文皇登極、以其職召之、不起、加侍郎召之、

公竟臥于邸、不應命、以死自矢、乃刺血書於襟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天祥書、屬其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年二十有九、其妻亦自經從死焉、

薛方山曰、余讀曾御史刺血書襟之語、其忠義之節、真足激懦立頑、至今猶有生氣、誰謂光嶽氣分、世鮮全節之臣哉、

湯霍林曰、曾公負忠貞之節、而近道者也、彼其志不欲

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掩名、

紀善曾公子頳

曾公子頳、原名麟、以字行、廬陵人、洪武壬戌詔求賢、公以爲入對稱旨授靖安訓導九載滿考上親策之嘉其造士勤敏科貢不乏命同學士劉三吾日侍訪以治安之道公每條陳當時急務以進未幾儲君薨喪畢上延廷臣儲議公踰班奏曰建長立嫡、爲世常經上問爲誰注視久之命記其姓名明日特除周府紀善公以忠直事王莊敬儼恪王有不可者必正色諫曰朝廷命職司領文翰紀錄起居導王以仁輔王以正王誠能于祖訓是遵是式則可永無

愆尤世子以下敬憚之號爲貞素先生而不名所贈詩文盈帙戊寅高帝崩太孫登極齊黃建議王國以罪被逮公深自引愆痛哭流涕至丹陽繪像自題曰斯人何人爲子爲臣人識其形不識其心之貞屬子公銓曰我死葬之夏蜀山文肅墓側文肅宋相布也遂自殺時戊寅七月廿九日也嘉靖壬寅曾有裔孫仕于朝請專祠祀公未果遂與靖難間同宗侍御公鳳韶合祀建曾氏二忠祠于郡城南仁壽山之右邑人彭應璧攷正其傳

宋人詩曰梁王自墮馬賈誼至死悲古人重一職不敢

苟焉爲公之致命靖節殆與賈傅爭烈矣

參政劉公子輔

劉公子輔廬陵人永樂間由太學生以文行異等擢監察御史端謹清約用法公平不見喜怒風裁凜不可犯嘗按浙江屏謝聲威特憲使周新慎與人獨數稱賢之以最擢廣東憲使未幾丁艱去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公不鄙夷其民數之惠愛百姓戴之叛寇黎利攻城勢猖獗傍郡縣皆陷及諒江公以義激守將俱民兵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之援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人心益堅再踰月寇攻益急城陷民兵殊死戰無一人降者公知事不支嘆曰吾奉命守郡郡亾與亾義不汚賊手一子一妾先死隨亦自經事聞贈參政遣官賜祭復其家

袁袠曰黎利之叛大將如王通擁勁兵十餘萬不能殺一賊望風棄城走而蔡福者甘心爲賊所用偷生旦暮間然皆卒伏誅戮夫死一也爲子輔死不亦可乎

李忠文公時勉

李忠文公時勉、初名聰、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預修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刑部主事、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公陳言十五事、日停止工作、罷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飢、理獄、黜贓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愼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上行其十四事、未幾讒搆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獻陵初卽位、公有疏諫、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撞十八瓜、折其肋、其骨亦碎、幾死、得獄司李千戶等

設法救之得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上恨公言戇觸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上有動於中、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陞侍讀、正統三年進學士、六年閏月、陞國子祭酒、嘗論文曰、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爲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議論、以求其益、則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十二年春乞致仕、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成化五年、贈禮部左侍郎、謚忠文、

薛方山曰、按贊云、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博聞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行、歷事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妬驕我忌、荷校請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斯贊與公之謂矣、

江盈科曰、時勉仕仁宣二廟、時爲御史、歷官翰林、其人言動舉止、皆以聖賢爲師、自處鄭重、偶以元宵諸縉紳約遊燈市、市中男女雜遝、簪履駢集、會公左右從地上拾得金釵一股、珠貝飾、備極巧麗、蓋千戶侯李姓之妻所遺者、公語左右曰、此釵必有主、失而不得、或夫婦相詬、子母相怨、將釀大禍、且爾輩安用此釵、爲可從我受金錢數百文、酤酒爲樂足矣、釵當畀我、于是貯釵篋中、揭示門上曰、有遺釵者、但以所存一股比驗相符、卽還之、已而千戶妻使人持釵見比、果肖、公從篋出釵交

付之其家、持金相謝、公固卻不受、已而千户自他所歸、妻告之故、相與歎息、公之賢、非人所及、千户乃具禮詣公致謝、公一無所取、千户曰、罔知大人守嚴一介、不敢求納、但今所餽中、存真血蝎者、乃異方物、不易致、能續骨肉、重創、有起死之功、幸大人存之、以活欲死者、亦一陰德也、公乃受血蝎、謹藏之、無何、公以上疏忤仁廟旨、大怒、命駕校撲、以金爪折公肋、披出、肋骨琳琅作碎器聲、且下鎮撫獄、衆皆謂公必死、會治獄者、即前遺釵之夫李千户也、見而痛曰、大人忠義士、胡罹此毒、向者所餽血蝎存否、存則骨肋可續、命可活、公家人歸、取持以傅創處、其痛楚立止、不旬日痊愈、人謂公忠義大節、固有鬼神呵護、然所得血蝎之力、不少矣、夫當歸釵時、公豈望報耶、然竟獲報若此、則天道也、

鄭端簡曰、忠文公文學老成、操行修絜、節義足以表俗、剛正足以任事、量足以容、而志不可奪、天下想望其風采云、

劉忠愍公球

劉忠愍公球、字求樂、號兩溪、安福人、自少厲名節、不爲鄙近。永樂十九年進士。擢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集爲一帙。於是儀禮制度。不煩考索。一閱可盡得。正統初、詔求文學之士。尚書胡濙以公薦。侍經筵。修宣廟實錄。成。改翰林侍講。京師大水。公陳泄築之方。嘉納之。六年、時北庭數求貢。狡謀入寇。公深以爲憂。而麓川不靖。大監王振。方議大舉伐之。公上言帝王馭遠人。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請罷兵屯田。以招降之。而專意於西北。以防外患。振不能從。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言。公陳十事。其一、言權不可以下移。先時公鄉人彭德清、附王振用事。公卿率趨謁。公獨不爲禮。彭至是激振曰。劉疏中權不下移之語。暗指公也。振既大怒。欲置公死地不得。會公疏中。嘗言太常官。不可用道士。宜以儒臣處之。是時修撰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黨私。借言爲璘地。因矯旨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順攜小校推獄門。公與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

擅殺遂縛公至暗中斧碩暴下碎其支體極慘毒裹蒲包埋衛後垣從旁睹其血裙寄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即以血裙爲襯歸葬已而小校本盧氏人比聞公乃忠臣因慟哭悔恨尋果暴卒未幾馬順子忽狂疾自稱曰我即侍講劉其也汝戕賊忠良吾得請于帝殺汝矣或謂公正人宜不爲馬順子祟然其剛毅之氣鬱結而未散或託以奮發爲理固有然也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壁鏘金春玉映人共寶之如月蟺天犀也居常舉止不凡動以古人自期待或戲呼之爲從祀公則應之曰

在人所爲耳何以戲爲居家慕陳九江、鄭蘭溪遺風極意敦睦孝友居親喪哀毀事伯兄甚謹兄弟五人、同居合食終無間言從弟玭爲莆田令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誡之平生雖邇言細行施之家庭鄉黨罔弗厚倫美俗耿耿足述不但立朝磊落大節而已當公之死也餘姚人成器即邑中設公位龍泉山巔爲壇哭而祭之祭畢以餞須諸同志其祭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二千餘言人各其地爲祭忠臺十四年八月土木之變王振族誅奸臣馬順百官爭毆之蹴踢捽裂頊刻而碎景泰元年閏正月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公二子長鉞次釪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于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族誅公被褒贈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釪即舉是科鄉試春秋第一尋兄弟竝登進士鉞仕至左參政釪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繩繩不絕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薛方山曰、余以使命過湘川、悲屈賈之懷忠齎志以歿、便道過家上冢、有懷劉兩溪之事、視屈尤深足悲者、時

當承平、主上恭勤、與民休息、第蔽于權倖、政務乖張、災異數見、兩溪侍經筵、感激奮發、因書指陳、光明正大、遂忤權倖、說他事下之獄、黨惡者順旨考掠、體無完膚、挺然無一異辭、惟呼天自明、越數日、竟遭昏獄、斧碩極刑、支體分解、兼屈三閭之精忠、罹顏常山之茶毒、嗚呼、慘哉、

府判王公禎

王公禎字維禎吉水人濟陽教諭省之孫以大學生除夔州通判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王同知受牒捕賊性怯而僞託疾不敢出一兵公忿歎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賊方破巫山山中索擊之殺渠魁三十三人賊逝而歸蹤復劫爲也王又不行指揮曹能柴成與王黨結避禍而故激公曰公誠爲國出氣力肯復行乎公即勒民兵行曹柴赴之及與賊夾水巳而麾民兵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誤入淖田賊欲降

之公大奮罵賊賊怒以刀斬其喉馬逸去自死所至府三百里馬奔歸府門長嘶若告急狀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屍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售馬於王同知爲貲王得馬而不償値覩既行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莝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紿巳自起視櫪馬驟前齧其項久乃得脫復擠其胸仆之地翌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正功罪曹柴亦被誅公贈奉議大夫錄其子

廖恭敏公莊

廖恭敏公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改刑科給事中正統六年會陝西饑命公賑之公以便宜行事全活甚衆比還多所建白時西楊當國家人有不法者公率同列上章劾其不職日日入朝相遇門下公不爲避揖西楊曰得罪西楊亦慰之曰公少年宜持平羲景泰五年七月災異詔求言公上疏勸帝朝上皇問安侍養篤忠愛友悌之誼以慰天心而召和氣且云上皇之子沂王宜令其親近儒臣講明經義以端國本庶使天下

臣民曉然知朝廷公天下之心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內艱來京給勘合陛見適章綸鍾同二疏諫易儲奏入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同死杖下公杖八十幸不死謫陝西定羌驛丞天順初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以公忠特賜祭葬服闋改南大理巳又陞南禮部右侍郎御史有劾公者上斥之不聽曰莊有大節逾年以疾終贈刑部尚書公爲人易直表裏坦然性剛詞氣激烈少不當意輒面折巳則釋然雖間爲深機者所中卒不能自易也廣廷大議棘棘不撓及以言被罪名籍

藉甚四方想聞其手采然不予予為與飭細行以取譽援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于鄉里故舊營護拯援極其力之所至賓至卮酒豆肉輒與為歡無一食不對賓客既為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遠嫌議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歿之日無以為歛殯斋居第供費及鄉之仕于朝者相與裒助假貸以佐之人始益信公廉靖其澗達天性然耳河東文清薛公謂公於議論知識獨得其遠者大者眞知言哉

薛方山曰忠義之士何代無之乃其陳言剴切觸目忌諱則未有若恭敏公者裕陵復位特賜贈謚信乎公議之不泯也且其清白之操始終不改至於卒不能葬儉然氷蘗遺風皆可垂範百世矣

鍾恭愍公同

鍾恭愍公同字世京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為監察御史時當易儲公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慨歎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詔縛下錦衣獄械繫極苦翌日搒掠考訊又翌日加以極刑逼令招與南內通謀并誣引大臣公竟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是日天大風降黃沙日色爛地皆黃乃寄勑錦衣緩其獄囚禁終身意其必

死既而漸愈復日與綸賦詩或取蘆管吹之如笛或取稗艸織為履畧不以死生介念六年八月上思之怒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年三十二骸掩圜土莫敢收葬裕陵復辟詔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茂陵登極又憐公忠受慘禍䘏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公歿久矣血漬髑髏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援章綸例請謚得賜恭愍勑入郡忠節祠祀之

薛方山曰恭愍公忠誠義氣金石其堅易儲之疏流涕

不已苦楚萬狀卒死于獄骸掩圜土莫敢收葬龍逢比干雖死猶生湛恩洊加慶及身後公其流芳後代啟臣子之忠哉不特物色矣

又曰公錮詔獄以死二三年間景帝悔悟拒讒言敦孝敬裕陵(英)茂陵(憲)卒踐天祚者三君子力焉(三人謂公與廖莊章綸)

(惟論泉清人)

彭韶贊曰仁也父子義也君臣首揭三綱次叙五倫凡民之生氣拘物蔽惟公直完氣蒸[illegible][illegible]龍逢比干雖死不死湛恩洊加爰及妻子

督府經歷張公黻

張公黻字兼素吉水人成化元年鄉薦八年進士第擢知涪州勵介操不畏權貴惟必行己志事苟便於民悉身任之比其去父老號泣陞後軍都督府經歷是時妖僧繼曉始以淫貪欺誑楚府敗走匿京師貨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善世賜美妹十餘金寶不可勝紀及言于上發內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剏建大鎮國永昌佛寺大臣皆不敢言刑部員外林俊上疏言繼曉梁芳罪惡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獄諫官不敢救公獨上章論

捄極陳建寺之非俊以忠諫獲罪上愈怒并逮黻赴獄各杖數十黻降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充位二人直聲震天下尚書王恕奏二人皆忠乞納諫旌直以隆公道復俊黻職慰天下之望公始貶石州公處窮阨時賦詩寫懷一時傳誦謂其忠純意溢言外而不怨不尤云

翰林編修王公思

編修王公思宇宜學號改齋泰和人少傳文端公直曾孫也公生長詩禮中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舉于鄉豪爽自許及卒業南雍與天下士磨礱手書矯輕警惰于座求信國文公像奉以出入正德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為應酬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所不能悅人以美辭而昡是非吾所不敢先達嘉其志及授編修時有倖進為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有定法若誘於利而令怵於勢而殉如鄙夫何或咎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乎哉聞者咋舌去九年甲戌時上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廷臣無敢言者公上封事以為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太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惟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謫潮州三河驛驛丞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郡守關景韓書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王陽明鎮虔檄便贊軍議曰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趨時長才堪以濟用公感其知與李君子庸偕至尋

寧藩變作奉宸竹赴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潮請業者益盛隨材曲誨語亹亹不倦諸生傳錄而宗之世宗改元召諸以直諫謫罷者咸復其位乃公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錄寧庶人功帶支九品俸預修武宗實錄同考癸未試事充經筵講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嘉靖三年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既而文端公坐有水患得請改葬矣七月之望同百官伏哭左順門力爭上命錄為首者以學士豐熙及公等一百八十餘人公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鬻其居不售無以為殮公卿寮舊相率賻而殮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洟涕泣者胥鄉進士劉敎緝其遺言多散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傳于世年甫四十有四越十有四年丁酉尚未克葬彭山季侯謂竹墟居僚曰吾有司與有責焉乃檄縣庀葬鄒東廓守益銘其墓公資禀[illegible][illegible]而充以學力視豐寰崇卑直如匑獅其之三河也夜半舟觸巨石緣石以坐浩歌達旦及杖以歸猶手書[illegible][illegible]詩遒勁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母二字其於死生達矣夫復何憾方同志彙集嘗諷公增側室為俎豆計公笑曰大丈夫當

為天下萬世所祖豆。戀戀於兒女耶。後果祠學宮。如所言云。

鄒守益曰、東湖吳公曰、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溫然其和。似崑山玉。涇野呂公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世以為確論、

太常卿曾公翀

太常卿曾公翀、字習之、泰和人、登嘉靖八年進士。授南刑部主事。初入曹時。有冤獄逮百人。囚繫四年。莫為辨者。公訊得其情。止六人擬遣。餘皆獲釋。疏上。竟如擬。十一年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出綜鹺政。清理運河有功。賜金帛。時大臣專柄。言路扼塞。公疏罷尚書劉龍聶賢侍郎陳璋甘為霖太卿王綖洗光都御史趙載由是直聲震朝廷。十四年時以吏部尚書汪鋐不職。給事中薛宗鎧等論鋐奸邪誤國。鋐上疏肆辨。繼臺諫交章論劾、鋐辨益力。公方臥病邸中。憤然具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臣觀鋐訊辯一疏。有人臣所不敢言。不當言。鋐掩主上之美。附宰執之權。庇七人之奸。塞言官之路。乃敢肆言至此。欺罔專擅。無人臣禮。乞早正其罪。以保治安。疏上。竟褫鋐職。而下公并宗鎧錦衣獄。獄中自叙生平大槩。多忠孝語。微纖芥怨悔意。獄成。與宗鎧同杖午門。公神色不渝。第曰臣言得行。臣罪當誅。杖已。越日而斃。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遣官致祭。蔭其子紱。

員外郎劉公魁

員外郎劉公魁、字煥吾、號晴川、泰和人、由正德二年鄉試。嘉靖間判寶慶。五年守鈞州。七年貳潮州。六年而幸以獎植風節。闢邪衛道爲急。所至各有生祠。民久益思之。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皆嘉納。有詔徙雷壇。禁中公上疏力諫。自分獲譴。先授家奴囊金二兩治後事。然公蕭然官署。止一家奴隨邸中。滌疏入。上震怒。杖之廷。入獄創甚。有百戶戴經者藥之。得不死。日與楊侍御爵、劉給舍怡淬礪。以不能積誠意感悟自責。詣校爲之感動。其年八月神降

于箕。乞宥三臣。得旨釋放爲民。未踰旬復逮。逮者至。公猶在道。先繫弟元北行。公至螺川得聞。即買舟馳赴。或勸潛歸。公不可。賦詩以寄家人。有孤臣此日勞明主。萬里何心保此生之句。抵京復上疏。願獻愚忠。以死報國事。其言切指執政。奉旨仍舊監著。明年祈雪不應。獄禁加嚴。不得食。有校尉楊棟者食之。得不死。明年宮禁火。赦還家。公自幼稟父訓。躬操古行。堅志反觀。動有依據。及卒。羅念菴題其墓曰。公大節炳炳。如在障川。而小物隱衷。具可撰述。雖用不究。韜晦愈密。而流風海宇。有功於世教也。

唐伯元曰、仗忠仗節之士、世未嘗無、而往往徒激於一時者、或非其質也、乃若近代、則又有謇諤於朝著、而顧管苟於閭巷者、其人益不可知矣、方晴川先生貳守吾潮時、而潮人則已知慕先生、祠先生、余茲來其鄉、而先生墓且宿艸矣、聞之鄉人一口、頌先生不置、嗚呼、孰謂先生近代人哉、孰謂先生而非其質哉、

大理卿傅公應禎

傅公應禎字公善安福人隆慶甲子鄉薦登辛未進士授零陵令勸農興學緯有治聲調栗水治之如零陵而邑民思其德去而祠之召爲御史時江陵秉政務操切以鉗天下口臺諫風靡不敢輒有所指陳公因雷擊端門地震京師上三事曰純君德蠲賦稅擢言官中稱引王介甫三不足畏語江陵深恨其侵已票擬百杖闕下謫戍定海公至戍所益遨遊務自修不敢以行能加人興時諸君子以諫顯名貶竄往往負盛氣不可親昵公獨折節常若有以自

下與人交無貴賤賢愚皆愛慕公以爲仁人君子云迨江陵敗始宥還尋復公故官時吉水鄒南臯初以論居正獲譴同日予杖至是並嚮入都衆指之曰吉州一日兩忠臣並召遂大是奇事旋晉南大理丞未幾以病卒後二三年而士大夫猶以未究公忠悃爲恨於是南司馬丹徒姜公以公上請得贈大理少卿

光祿卿劉公臺

劉公臺字國基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授主事改御史出按遼東持風裁與學理邊時與中丞抵忤弗爲避先是江陵秉政攬威福鉗壓天下斥言官爲植黨行私動搖國是莫敢與爭公故居正所拔士憤然謂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終不可以薦舉之私恩忘君父之大義萬曆四年遂上疏劾奏居正專擅威福引張四維張瀚爲植黨中云居正爲固寵計則獻白燕白蓮爲擇好田宅計則諉遼王以重罪爲子弟中式計則許御史以京堂許布政使以巡撫爲謀

畫起復計則有身後之託侃侃五千餘言疏入居正甚怒廷辯之見上辭政伏地不肯起上爲下御座手掖之上亦怒甚詔下公獄衆莫不危公公意氣慷慨自若上命內閣杖之已謫遠戍公不少挫折語益勵居正故具疏爲解免得不杖奪職還田里當是時抗居正者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已遠戍督撫大臣故挫折之使不堪冀以聞于居正取一快居二年而其黨嗾公仇家疏其盜邊餉不法數事於是江西巡撫王宗載等迎居正意下有司悉爲之證實而遼東巡按傅會之坐遠戍潯州而繫追其贓金又繫其

父子竭產以償不得則刖以富人犯法者寬其罪使爲之償而後遣戍至戍外無何飲于其戍主所歸而暴得疾以死或曰戍主有所受毒之也公之卒與居正同月已而居正奸狀暴白一一如公言天下莫不壯公而悲其死又異其死之與居正同日云公既卒乃得贈光祿寺少卿公自爲諸生有義氣與朋友交能指斥其過人莫不願交歡公以相砥淬彼其侃侃立朝豈一日之積哉

大僕卿劉公鐸

劉公鐸字我以號洞初廬陵人幼神異骨相不凡甫舞勺即能詩古文詞千伯言立綴於古今書無所不讀爲文縱橫遒峻莫可躋攀弱冠受知邑令胡瞻明先生以童子試第一補庠生公性豪宕不羈傲睨一世困於諸生十年所交必天下氣節士或與人語若國務勃然指畫若聚米袖圖可獻前席萬曆丙午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廷試宰相奇公策擬第一旋以小忒抑之初授刑部主事奉使隴右出關行李蕭然唯所至吟咏積艸盈篋再歷秋曹執法如山

商人李䣭爲內臣李正巳所斃公獨正陳罪大忤魏璫指時璫燄方熾一時頌莽功德請魏公九錫者幾遍朝士公獄獄不少俛牢騷不平時見之於詩公出守揚州治揚三月大得士民謳璫閒憾且忌授意用崩排以僧人扇頭詩語爲訕已緹騎逮之揚紳衿氓隸遮道甚有欲叩閽鳴寃者公慰遣之及廷鞫竟得釋奉旨復原官璫猶冀公一謝公竟絕跡璫庭復以感峣李承恩獄逮繫公亦竟不俛首璫愈益憾遂假巫蠱令司刑薛貞鍛鍊成獄以慘刑勒公令伏公目薛曰逆閹誤國毒流海內天下人皆詛之何必

其一人而殺其骨寵耳富貴一時名節萬古辟為之齒咋然終承閹旨坐以決不待時其宜人蕭氏將撾登聞訴寃為奸黨倪文煥所格繼上書求代不報將赴西市宜人抱七歲穉女隨公必死公曰而婦人也亦具鋼肝鐵膽乎然俱死無庸吾三請詔獄數被係刑京師語為鐵漢今吾事畢矣歸語熾兒無媿我忠孝家乘既又指穉女是異日當為媛中英可授以書餘無一語及家事臨刑仰天高吟一律其卒云龍逢比干歸泉下此去相逢面不慚復罵璫不絕口明年思宗立憐公忠特贈太僕寺少卿詔諭祭葬時

蕭宜人尚以貧病棲遲長安至是始得扶公櫬萬里南還子熾亦繼公亟卒孝女淑後二十餘年始克葬公并訂鐫公來復齋稿行世

瞿花田曰公豪邁奇放忠義性植當未仕時嘗聞時事便慨然嘆曰大丈夫不立功異域不登天子堂毋毋擊鐔倒觥浩然狂呼旁若無人其突兀憤懣之氣時復發于艸書揮毫淋漓奇矯絕列今宇內有獲其隻字不啻王吏甫五百年後筆也公詩文浩瀚多散逸公之女搜其所存者得若干卷訂刊行世嗚呼公之死距今二十餘載耳而奸臣誤國之禍遂至此極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痛哉

李忠文公邦華

李忠文公邦華字孟闇一字懋明吉水人少岐嶷倜儻不羣總角出就外傅每讀書至諸葛孔明范希文文文山輩必擗首惆悵出涕如霰鄒忠介公一見嘅奇之萬曆癸卯與父文源先生廷諫同登鄉試公名第七督化縣不敢以子先父泉觀躓之明年甲辰成進士得涇縣令政績茂著以卓異入爲御史抗直不阿巡按浙江官箴肅如爲民興利除害至今謳祝之頃魏璫初竊柄排顧憲成倡道東林海內名高士附焉而奸黨以辯言亂政參之其議騰沸幾

醸慶元之禍一時朝士黨分左右袒而公仍孤行一意絕無詭隨遂乞歸終養尋屢薦起用壬子冬考選命下感時激忠首疏分別邪正內歷指斥秕政申時行王錫爵沈一貫李廷機而下及依附諸流如湯賓尹顧天埈輩蔽賢病國諸奸狀請召還呂坤沈鯉郭正域顧憲成鄒元標等諸名賢以樹正人植國本疏出一時清流奉爲指南首輔葉向高夜于朝房舉帖解公曰素不識李侍御何如人今當誚視敢忘弦韋耶癸丑五月福藩奏養莊田不敷遣之國公慨然曰此事不一日言將地土足額無斯賢王分茅

何日根本之處寧有極耶乃篝燈艸疏闢上震怒擬廷杖首輔容救獲免明年三月王始就國矣庚申神廟賓天光宗鼎湖再馭熹宗纘統諸賢大翦舉邦華御史周宗建疏曰遼事之壞不壞於無兵餉與經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臣之無識夫料理人材乃宰相第一忠猷若熊廷弼之氣吞驕子張鶴鳴之戮力行間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之思入重淵俱可取而備緩急之用十二月禮科周朝瑞又奏被召諸賢如鍾羽正趙南星李邦華等峻節逼才人既仰其變化已猶宜急催到任以無負巖穴之聘奉

旨著加意訪用公初起分守萊州繼改登州辛酉改易州壬戌二月抵彭城聞廣寧失陷矣上怒武功不競大蒐中外疆場非常之材公聞國步惟艱乃撇家奔徐州單騎走上谷門內召光祿少卿及抵都門已命推巡撫天津公聞命即贏糧克起及任少頃妖寇起山東烽火達都門兵弱馬羸景州賊又竊發公慮賊與妖合乃製兵器練士卒勤偵守固堡戍徵鎮皆用命景州平天津兵力實多焉癸亥三月熹宗加勞關津登三方勞績賜公大紅蟒衣一襲白金四十兩又以山東平妖功晉官二級再賜大紅表裏四

端白金三十兩十月召爲兵部右侍郎時奸黨魏廣微以
公夙具梟正之望嗾公于逆璫魏忠賢璫亦夙怨公必欲
除之公因疏乞養上得疏云李邦華奏稱親老有孝心准
他去罷郎日出都乙丑十月閹兒豪臣倪文煥復參公爲
逆黨奉旨李邦華東林渠魁昔年曾與李三村結爲死黨
同任日宣陰謀狡計傾害善良云云得削奪公家居時惟
切切於性命之學與同鄉諸公講究討論而已丁卯思宗
立聰明神武首僇逆閹元年召公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
戎政公疏辭上旨促赴夆切公誓以死報國冒暑入都力

任其事先疏陳艱難狀旣條奏任將馭軍清奸釐杜鑽求
諸弊奉帝有幹濟素優佇觀新猷等温旨由是夙夜在公
諸條奏悉皆聽舉已巳晉本部尚書協理如故上召對諄
諄獎諭臣分益無所辭於是身任怨府力袪營中大蠹數
事郎勛戚中貴諸包占者不敢隱相率報名共增實軍四
千餘人清出包馬四百充給無馬選鋒以資騎操以備戰
守皆歲糜銀米數十萬而一旦悉還公家奉旨云旣覈戎
伍兼裕國儲功信不誣由是羣小怨公方深總督復搆之
乃去位家居十載凡郡邑禦流寇練義兵清軍丁濟漕運

甦馬政諸大處分與當事籌之無弗當者再起南京兵部
尚書參贊機務三辭不允乃就留京兵弱將懦民窮俗敝
公以安民宜先於詰戎治兵莫先於論將論將則表五紀
安民則舉二事首定營制裁不急之官併多設之營營併
則官省官省則費節詳觀水陸形勢議守江東不如事江
北汛北之形成則江東之事省守下流不如事上游上江
之權專則下流之事易乃歷江北自滁口趨池河至和州
經梁山渡采石相視險要建城增兵申飭防禦核艸場數
萬畝墾田徵租以佐軍興南國歲飢公指槖易稻勸士紳

輸米以賑民乃得活無何以憂去壬午再起左都御史時
鎮將左良玉陳兵安慶江上無行舟漕米榷稅不得貢於
京師名雖勤王實欲退保金陵以避寇也而所過缺餉沿
江騷鹵縱掠皖郡勢成跋扈孝陵艸木皆震公先移檄疏
之左諭部下稍戢未幾公乘小舟造其營語之曰皇帝授
節作鎮南方五等之封可計日知若絕舟車路如勲名何
左曰兵以饟缺缺且六閱月進前恐寡援飢軍尤易譁留
此俟饟至耳非有他也公遍檄皖撫輸軍立給之兵遂帖然
舟艦乃通神京不呼庚癸者公力也入都陛見上慰勞極

溷因特陳勿欺素志疏以勵羣工奉旨即令考不稱職者
惟劣狀有聞即當不時糾發時閹孽鴟張公知時事不可
為惟有亟修內治猶可以綏靖乃薦得御史王章饒文武
材題授京營巡視復其城約一疏責成巡城御史嚴加防
禦懸非次之賞條議二十餘甲申春闖寇愈熾國勢危急
遂密奏請二王分封江南不報三月潼關覆軍太原不守
初六日帝諭閣臣廷議定大計召對中極殿帝相顧悲憤
公慟哭前奏極言西北危迫東南渙散之狀力請帝主居
守皇太子修仁廟東宮時故事撫軍南京上未應退而即

列疏上之候旨不報越三日又復疏請定永二王分封南
國又以書達南京司馬史可法密令一面料理南都事宜
無何中允李明睿疏請南遷臺省譁然光時亨等極詆議
遷之非上乃艴然作色曰國家陵寢數百年在茲朕將焉
往事濟則祖宗之靈不濟則朕死社稷亦義也勿得再議
南遷之議遂罷併撫軍桐封之議亦寢而公殉國之志益
決矣十七日李自成突逼京城十八日公請勅百官登陴
復固禦不報十九日城陷上殉廟公聞變慟哭入吉安會
館服朝服東向拜二祖列宗易衰服望拜大行皇帝畢又

易公服向文信國公位再拜曰邦華與先生同鄉今當國
難無可報君惟有一死從先生于地下手書贊曰堂堂丈
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靡渝遭國不造空負良謨臨
危授命庶無媿吾君恩莫報鑒此癡愚藏之衣帶中起舉
總憲印授家人囑曰謹保此歸報少主仍疏繳朝廷毋為
賊汚乃正坐引帛在手僮僕跽而泣求遺言公曰皇帝已
如此我何忍獨生何遺言之有爾等可督皇帝梓宮完成
方許收殮吾屍遂自縊越三日面色如生賊入見之歎曰
真忠臣也勿犯其家

劉日杲曰李公岩岩萬邦為憲舍命不渝求仁何怨撫
軍南遷倡議匪迂死其死矣御史大夫
上虞謝君顯表忠詩數十首其表左御史李公者曰節
甫諫胥焚靈光獨巋特及茲總蘭臺風采天下式氣象
舉清明政爾資舊德何當霾霧來雌霓撓邦國對越宋
相前丹心與同德續句固無多山藏增副墨

人文紀畧目錄

吉州人文紀畧卷三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毓俊雨千甫校正

經濟名臣　宋

給事中蕭公儼　南唐

蕭公儼、永新人、幼奇敏、諸廣陵、以童子擢第、烈祖任政、授秘書省正字、改刑部郎、精研律法、稍遷司門郎中、判大理獄、奏劾宣徽副使陳覺姦回亂政、烈祖甚感悟、未及斥而覺始不自安稱疾、累月未出、及宣遺制、遽出、公劾覺端居私室、以蔵升遐、請按其罪、弗許、初烈祖相吳、禁私買奴婢、至是馮延巳與弟延魯於遺制中弛其禁、公曰、此非大行之命、必延巳等所為者、昔延魯有此請、先帝詰臣、臣對言陛下為吳相時、聞民鬻男女、立出府金贖歸之、故遠近懷德、今臨祚即反之、可乎、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此必尚在、及索之、果得、遂擢給事中、後主嗣位、公入白事、後主方與嬖侍奕、公毅肰正辭前請斂局、後主怒曰、汝孰與魏徵賢、公曰、臣不能為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公方直不阿貴戚、欽袵、後主勅齊王景央政、群臣惟樞密副使

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入。公上疏極論。不報。後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嘆美。公獨歎恨樓下無井。問其故。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貶舒州。觀察使孫晟防之以兵。公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君欲矯遺詔。使太后臨朝。當此時社稷幾危。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乃今日反見防何也。晟慙遽罷之。宋平江南。遂謝病不出。年七十卒。

北朝古弼事魏主因入奏事時魏主方與給事劉樹圍棊志不在弼侍立良久不獲陳聞弼忽起捽樹頭毆之

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改容謝之嗣後稱爲筆公而不敢名茲公事後主時入白事亦值主與嬖奕公排斥嬖倖前請歛局則公之忠勁剛正足方古筆公者矣殆匪特魏徵之流亞也

歐陽文忠公修　宋

歐陽文忠公修、字永叔、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公書字。稍長。從鄉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天聖八年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公爲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爲。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躓。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諫官高若訥獨不言。公遺書責之。坐謫峽州夷陵令。稍近至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

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員。用天下名士。召公知諫院。未幾用公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公爲黨人。公乃上朋黨論。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爲黨論者尤惡公異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賴仁宗終不之信。公使河東。其所建議尤多。會保州兵興。用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

都轉運使。初公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
來。公對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
宗曰、有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爲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乃
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
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楊州。徙穎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
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公髮白。問在外
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公復用。僞
爲公奏。乞澄汰內侍。書勝都下。宦者切齒。楊永德者。陰以
言中公。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判修唐書。爲

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
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公在朝。以奬進天下士爲
己任。延譽奬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
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已而有詔戒
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而公之文章。遂爲
天下宗匠。蜀人蘇洵、嘗論公文章。言今雍容似李翺。切近
實當似陸贄。而公之才亦似過此二人。至修作唐書。至五
代史。叙事不媿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
文體大壞。公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

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
復正。拜公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
侍郎。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先包
拯爲治。以嚴肅著聲。公代之以寬簡。不求赫赫之譽。有以
拯之政厲公者。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彊
其所短耳。以給事中兼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
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未幾參知政事。預定策。英宗
初年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公與韓琦同心輔政。凡
兵民官吏財賦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上有

所問。宰相以對。不復求之有司。英宗以疾未親政。太后左
右交構成隙。韓琦以帝疾爲解。太后猶未釋。公進曰、昔溫
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
稍解。因再三言之。彌縫其闕。卒復明辟。公年六十。連告致
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
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熙寧五年卒。
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公爲人、見義而動。方議
濮園事。雖不叶群議。然結髮立朝。讜直不阿。英宗嘗面稱
曰。修性直。不避衆怨。至於白首。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

十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矣公薦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尤好獎引後進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至嘗賞識率爲聞人曾鞏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無所知名公爲游揚其聲卒大顯于世士或有背負者則曰是我待之未至也子瞻之誄公曰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公之所感淚矣百世之下令人有餘慕焉公博極群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二千卷按正史氏百家訛謬之說爲多所著易童子

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明仁宗在東宮時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群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歐陽文忠有雍容醇厚氣象既盡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公長子發累官殿中丞中子棐以直秘閣知蔡州

方正學曰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克也氣不克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儒之功因各爲贊辭將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永叔贊曰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實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黯昧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剗華去其艱澀大濩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攸竊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

北韓愈公之謂蘇託以斯文後世論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張孚敬釐正孔廟從祀疏曰臣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等篇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所謂韓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提舉曾公安強　宋

曾公安強、字南夫、泰和人、父名肅、強其第四子也、八歲時賦白鷺詩、其外殊潔白、俯風臨清流。其中乃貪穢。盡日魚鰕求。識者已知其有清脩嫉惡之志。登乙科。調舒州法曹。會毋喪、歸。途值江漲。舟遇石將擱。篙工計急欲遷之小舟。公以帛繫柩。誓與俱溺。俄有駕大艑者共救之。有頃船裂。安強得免。服除爲潭州司理。差權內香藥庫。有旨出局中西乳香市之。公執不可。恐生後患。時避其言。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至則民訴旱。求決灌口水者以千數。問其故。日官司憚修築。且恐水決陷及州縣。公曰、民既急矣。吾當獨任。趣諸水所。悉百姓疏決。僚吏或申前議。公曰、吾已任。不累公等矣。數日、諸郡水告足。富者捐財。壯者出力。仍築塞之。歲因大穰。著爲式。士民刻石江上。號均水記。先是盧肆多火。無以潴水。公至。按地爲溝三百所。或病之。俄登城得斷碑。發視乃張詠尚書疏渠積水記。中一一如所經畫。遂復舊。上供繡作院。歲科民戶出錢顧男女雜作。監守者貧緣隱匿。公奏乞散令製造。立限送納。從之。州歲下縣織花羅一疋。費七十緡。吏輒市一取十。以饋權要。公檄有司具

上供實數。曉諭使戶知之。遂絕額外之擾。嘗過信州。見暴骨不瘞。多遠宦無歸者。因差官徧諸境內。錄得三千餘柩。悉瘞漏澤園。置碣識之。一夕夢數千人泣拜而去。當是時、朝廷歲遣中貴督上供物帛。官吏傾意奉承。有鄧述者挾持尤甚。市物不中意。輒焚毀之。公疏其事。徽宗怒。斥述不復用。會廉訪王竦與述昵。心害公。即中以微文。遂謫監耀州淳化縣酒稅。未幾。主管舒州天寧萬壽觀。會戶部議羅東南粟百萬。上意欲集事而不擾者。顧左右未知所對。上遂曰、曾安強可。則除河南常平。既至。斥部吏不法者數人。又值權貴有所請託。公治之愈峻。乃風言路以游辭彈劾。居七月而罷。卒於家。初安強與兄安止安中皆擢第。而安止再舉再第。安辭晚以特奏恩授官。內翰郭公知章挽其毋劉夫人詩曰。一門十捧鄉老書。四子五折東堂桂。西昌在宋朝科目之盛。曾爲稱首云。

靖州守李公發　宋

李公發字秀實吉水人舉特恩赴集英試補辰州司理叅軍三年囚無瘐死部使者言狀攝黃陂令謂蔡陵田稅久不均豪民猾吏相表裏爲奸公至命該慕兩廡下明日召稅戶畢至使各自列產幾何稅安在不實聽相首實置之於理實則貰汝又闔群胥於獄使以實告而叅任焉一時民吏翕皇懼不相應且恐得罪無有隱蔽者即日正田二萬五千餘畝爭訟遂息歲入大增移永興興國通判橫州攝守于賓廣俗誘民童男女易翠羽蠻中其初一丁值十

二兩僅半歲掠買至數百人多烹以祭鬼公上疏乞重其禁高宗惻然從之命焚翠羽自是鬻人者息改知貴州已而擢知沅州改靖州沅靖介猺蠻爲患公撫御有方興學校化導之境內無事胡忠簡入佐冬官上疏曰李發文采過人尤長於吏事三爲邑五典郡皆遐方僻地未究其才今雖老尚堪治劇未報忠簡去國復移書責當路曰諸公皇皇市駿骨而使老驥伏櫪耶

曾忠節公三聘　宋

曾公三聘字無逸吉水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軍器監主簿光宗不朝重華宮公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會以它事不合求去公謂父子夫婦之際群臣莫敢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秘書郎帝欲幸玉津園公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諜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荅之姦先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宗病革復上

疏帝意爲動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洶公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公曰此何時而可避煩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郢州會韓侂胄爲相指公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原官與祠卒詔贈三官直龍圖閣

弘文館學士羅公復仁吉水人少嗜學博覽經史尤通天文書初偽漢府為翰林公知友諒所為不樂為之刖遁太歲壬寅大明兵至九江公因援身來歸上得之甚喜命侍左右親任之從破友諒于彭蠡遂賫璽書諭袁臨諸郡甲辰上即吳王位除中書諮議公性率直每論事指陳得失無有隱避由是待遇且厚及大兵圍武昌有諒之子理固守不下公往諭之至城下號慟竟日理信之使召入問故公盛陳上威德且曰大兵所向猶拉朽今不降城且屠城中民亦何罪願早為之所庶家族可保也理慗憒遂降復招撫江西還為國子助教以老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飲食丙午春使山西時擴廓帖木兒以慨復為名前後使者多被害公至折以天命人心所向擴廓亦心善之即日遣還洪武元年遷翰林院編修二年冬賫詔諭安南使無侵占城池安南未歸即受詔公曉以大義共君臣慴服比歸遺金貝土物甚厚公辭不可泊歸奏之上多其廉讓改翰林檢閱未幾拜弘文館學士屢召與論事嘗操南音以對上以其質直多見聽納唯呼為老實羅而不名賜以誥

命初復仁所居甚陋上嘗往過之復仁方操墊具完壁上笑曰是豈所以處賢士哉即日賜第城南門內尋乞致仕許之賫予甚厚陛辭復賜大布之衣而題其背曰性雖麤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時人榮之已而上念之復驛召至京師居三月憫其衰賜玉帶名馬鐵杖及家僮飲食之具復遣還洪武四年卒于家年七十四公深於易尤善為詞賦在翰林有玉堂習和集云解大紳為立傳

學士解公縉　明

解公縉字大紳吉水人少負異才年十八舉洪武丁卯鄉試第一次年會試第七人與兄綸同登第公選庶吉士上愛其少俊召日侍左右特被寵愛幸大庖西室上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則父子當知無不言試舉今日施政所宜者告朕毋有所隱公立草封事萬餘言以進又獻太平十策上嘉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溍忌之公乞改官乃官御史使違上李善長死公上疏極言善長出萬死佐上得天下爲勳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測以佐胡

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懷惻爲言願戒來者公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切齒根之既時時敢直言幾坐洪文得罪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諭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歸家八年上崩來奔喪有司劾公母死未葬父年九十不終養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爲翰林待詔蒐難後成祖召公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公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

務自公始也時儲位未定召縉密議公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王由是怨公未幾用兵交趾公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疏公出爲廣西參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上北征公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宮而還漢王密疏言縉瞰上出塞輒遠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逮公下詔獄十三年正月公死獄中年四十七仁宗即位赦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仁宗居東宮時文皇亦不甚喜而寵愛漢府公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文

皇遂怒謂離間我骨肉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公言嘗永樂元年勑公修古文列女傳成上親製文序之二年進文獻大成及修洪武實錄永樂大典悉克總裁公結髮眞書留心經濟遇事直言風生電發居恒言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襟宇灑落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故野夫稚子皆樂與之親藝引拔士類或謂其泛愛終不變文皇嘗與論群臣[illegible]晉大臣蹇義等十人授縉命疏其才品十人多善縉具以質對於蹇義曰其質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

日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其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諂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直易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刑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然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上授皇太子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嘗問建文中所用諸人對曰此往事不足論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學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公既獄死仁宗出所疏示學士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蓋為上追念如此

江盈科曰國朝仁廟為皇長子南京監國最久高煦百計中傷之數得罪左右皆見斥譴長子危甚文皇殊無憐愛意忽一日宮中出虎顧諸彪圖命縉題其上縉題曰虎為百獸君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上覽詩愀然動念即日命所親信夏原吉迎皇長子於南京始見歡洽意高煦以功結知於上上意業已有屬此殆張子房所謂難以口舌爭者而縉以題虎一詩激發成廟之真心於離間之後又以好太孫一言堅定成廟之長慮於猶豫之時震位以寧大寶遂定所謂得其機者也雖其後竟以譴謫死為可惜而功在社稷九原瞑目矣

薛方山曰余閱當時諸公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論諫豈下於魏徵若留仁宣時其事業當有可觀者卒以擯死窮荒悲夫

閣學記云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群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濂觀素甯延所擊罔不震慴縉以一少年上庖西封言抗辭逆心罔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歸而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洞蹇蹇匪躬矣卒罹于讒莫之敢卜惜哉

楊文貞公士奇　明

楊公士奇本名遇以字行泰和人早孤從母敎斂力學以家貧爲童蒙子弟師有鄉生攜殘書帙數冊抵館下色悽甚詢之曰母老無爲養也公憫然曰嗟乎貧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建文初以薦授教職會修高祖實錄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禮部考第史館諸儒部尚書張紞得其文大驚以爲王佐才奏第一除吳府審理靖難後改翰林編修入直文淵閣二年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中允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藤簟諸物爲饋或得其目

人文紀畧　經濟　大　卷三

以進上閱之無公名獨召問公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饋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遽命焚其單月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公視草稱善既命諸尚書共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公請易一字衆謂上既稱善可勿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曰士奇能虛懷如此何有敗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皇大子太子仁明好文學公因勸閱大學衍義及兩漢詔令太子每嘉納焉九年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公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公對曰殿下孝敬無比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太牢將薦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涖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悅已太子爲二王所讒搆宮僚咸得罪公危心深慮兩嬰繫詔獄上終眷公卒以安十二年正月旦日食

人文紀畧　經濟　十九　卷三

禮部尚書呂震請無妨行賀公與儀智以爲不可上卒從公言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之公對曰雖陛下善處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遂命削其兩護衛二十二年八月成祖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即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喪顧急未有所與公言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即取付太孫曰有敵事以此封識此不久當歸汝汝即留之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

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日朝廷
事卿與蹇義當悉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士奇頓首言聖
恩所及宜先息從征行之臣臣所人不應先及洪熙改元
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謝奏言寬恤詔方下
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香炭得無與寬詔戾
上立減十之五上方在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忤旨及即位
以他事逮治之公曰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
綰前史韙之即日命罷治仲成賜鈔帛降勅諭曰卿導朕
以仁助朕以德有卿如此朕復何憂會有誦海內治平者

人文紀畧　經濟　二十　卷三

上示諸大臣公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何得言治平乎顧
畱意上深以公之言爲然已乃顧謂諸大臣曰蹇與卿輩
繩愆糾謬銀章各一切望匡輔惟士奇封入五疏義三人
皆無一言豈朝政無闕生民果安乎諸大臣皆頓首謝加
公少保兵部尚書三俸並給力辭尚書俸時天下諸司來
朝兵部尚書李慶請令朝覲官領馬養之歲課其息公再
陳其不可曰朝廷選賢受官今乃使養馬非貴賢賤畜之
道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士奇復力言之而上御
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眞忘之耶聞李慶呂震輩皆

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
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勅
止散馬矣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大理少卿戈
謙數言事尚書呂震等交奏其賣直公進曰古人有言主
聖則臣直唯陛下容之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
故公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
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但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
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公
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諭當以璽書開諭上遂命士奇草勅

人文紀畧　經濟　廿一　卷三

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四月遣夏東
陽與公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
也嘆息而起又明日召士奇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
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
泣二人亦流涕慰上上曰即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
心者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得忠貞印公得貞一印拜
受而退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
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上問楊榮榮亦力贊隨傳旨令士
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

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公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蹇夏言
不可狀復見榮曰太宗皇帝唯三子今上唯二叔只有罪
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曰汝不
草勑吾當以聞俄復召蹇夏乃以公言白上上於是不懌
而止朕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公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
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群言上
曰吾亦思之朕當善所以保之之道今欲封群言示之令
自處何如公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佳於是趙王得書喜
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上復召

公論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卿之力也賜白金文綺
楮幣上嘗與公語科舉取士之弊公曰科舉須兼取南北
士北人文學誠不逮南人然自古長材大器多北產而南
人多浮自古國家未有不兼用南北士者上曰然然且奈
何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自今分南北字揭之北士卽
文藝無求全將北士進矣上曰善北士進則北方學者亦
感發興起爲著令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士
奇等五人賜鈒金銀刻圖書賜士奇曰端方貞靖五年駕
謁陵還諭公曰皇太后前日陵上見爾等退爲朕言往年

皇考談爾等行事惟汝持正不避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
汝朕終從汝以不敗又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爲近而不
從公曰願常奉聖訓一日上立文華門召士奇見有怒色
已乃屏左右言楊榮家畜馬甚富也朕察之皆邊將餽榮
榮大負朕公對曰榮屢從文皇帝北征典兵以故接諸將
令閫臣知邊將才否諳邊塞險易遠近及敵情順逆莫如
榮臣等皆不及此小事不足過上笑曰朕初卽位時榮數
數短卿卿顧爲之地耶士奇頓首對曰榮有敵才知大慮
願陛下以客臣者客榮使改過上乃釋朕上屢好微行而

遇公特厚一夕夜且半從四騎至士奇家報范太監來比
出迎上入門立月中矣士奇伏地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
稷身而自輕如此上曰思一見卿故來遂屏左右語良久
乃去士奇頓首跪送曰願自今陛下彌自愼爲意外防明
日上遣太監弘問上臨幸何不謝士奇對曰至尊夜出臣
至今心悸何敢謝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詔捕急
遂私結候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爲亂具以
聞上乃嘆曰士奇言不虛賜白金文綺明日入謝上曰愛
朕莫如卿先是大臣有導上微行者故云時詔方面郡守

聽三品以上官薦用極刑家有賢子弟勿棄本公建白也
及英宗以冲年嗣位昭皇后倚公任之而公請開經筵簡
侍從以涵養聖德請屯田以省饋運謹邊慎獄休養生民
嚴覈百司推進才俊是時公卿藩臬號稱得人閣振上畏
母后下憚公等稍自斂戢公以老屢乞骸骨弗允請益力
命還鄉展墓中使從還鄉正統（英宗年號）八年子稷以罪獄死公快
快自愧已遂病天子遣醫賜璽書寬慰賜酒餼明年三月
公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公更事五君立朝四十餘年
公平不避忤意論事必當大體取士論人率多平恕常扶

君子而抑小人其奬賢樂善無少嫌忌亦今之所謂大臣
矣當昭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事
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命史
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
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若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
亂實后頷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
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
存而傳之

壟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頼朝廷委遇責
成之專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每加擁護尊
任三楊有奏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一日遣王振至
閣西楊振議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稱
疾不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太后震怒詔鞭振仍
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
整飭海內晏安及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
遂多事

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文
定為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昭聖皇后崩又明

年西楊卒十一年文定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又云
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與文敏文定參合成名並稱
賢相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
其身以濟其主與民休息四海安然皆其力也

周文襄公忱　明

周公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上方嚮意文學簡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忱自列言乞預其列求益中秘上大喜曰有志之士也增入之改翰林庶吉士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瘝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隷滿九年左轉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公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當

是時蘇州府逋賦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幷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幷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及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稽剩轉諸費塡出納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之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國服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挿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加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幷賦因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州五升如裏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

加與過江米及槪墊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支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紕纇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疋觔重紗粗價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濶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客者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鬻產公令田畆收米

升九合與糧俱徵驗馬上中下價値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三殿成紵事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勅恍上供甚急令公議事赴京迴諸途勅使促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上言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水磨非逾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

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能爲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學較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没而尸祝至今思焉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涖事精勤廣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張弛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三諡文襄

薛方山曰周文襄公撫巡南都垂二十二年虛心訪問善採衆長謀畫深遠苟可利國利民破格爲之是以蘇松累欠稅糧悉皆完納其定濟農倉也則平糴勸借以待賑其視災淮揚也則撥餘米以給竈丁公私兩利上下便之北敵跳梁京師戒嚴糧運艱阻復添撥民運數十萬不承造軍器數萬件發運應期貢賦未嘗稽欠處事周而且敏大都以便宜從事一時理財無出其右矣

鄭端簡曰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茲久任責成以故

用人理財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焉

都御史羅公通

羅公通、字學古、吉水人。幼銳穎、卓灼有將相志。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扈從行在。十七年、城京師軍士鸕鶿之屬不辦、公建言、免天下徒流以下、囚運之。不五月、通州潞河數百里、累積轉徙殆盡、著爲令。奉璽書按蜀。時蜀王山入、僭乘輿儀從。公欲箇約之。王過御史臺、公遣使入收王所僭用鹵簿。王氣沮、藩臬來見、問儀從當屬有司、聯屬有司非體也。若以上聞、王罪且不測。公故曰公等相與籌之、日報言、俱無策。公曰易耳、宜移文與王、但謂

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須復還耳。玄元皇帝廟者、唐玄宗幸蜀時所建、祀老子者也。公始蒞蜀、士大夫揚公年少、至是嘆惜、尋報命、而奉天謹身華蓋殿災、公應詔歷詆任事大臣、無憂國恤民之心、且聖躬何自苦、兵間出征亡度、龍不可離淵、虎不可離穴。上怒、詰問、通引易文言雲龍風虎以對、遂與六科官柯暹等並謫交阯、公得知清化州、脩規條、疏徭役、省獄刑、以寬博郡縣、清化大治。二十二年、交阯黎利叛。宣德元年三月、我師敗績於茶龍、諸郡震動。獨公累擊卻寇、清化賊上命成山侯王通往征、王通

師無律、醉渡河、大敗。兵尚書陳洽死於軍。王通被創、奔入城。賊圍城、通割七城求解、檄所割城守下、賊至清化。公語守將指揮丁忠曰、文皇帝三出師、命將萬里、艱頻得日南而一旦棄之乎。爲大將、兵敗不死、而擅割天子輿圖、圖偷活、王通可斬也。且今城降者賊盡殪之、與委城而就死也、孰若守死。等死耳、猶有令名。忠感動、卽簡城中卒可用者千人、擐甲登陴。八月、黎利聞城不下、乃大怒、發兵八萬人自攻城、而於城南西門外囊土爲山、與城埒、晝夜攻圍。公詐賊約日出降、伺賊怠、夜擇敢死士百餘人、持火突城南

門、鼓譟大震、直搗土山、斬梟賊數十百人、盡焚其雲梯飛樓。賊敗走、自是不敢嚮清化也。朝廷復命安遠侯柳升往援之。升躁佻、復敗沒。朝議竟棄交阯、而遣工侍郎羅汝敬封陳氏後。公頓足曰、庸臣誤國。公遂與指揮忠、懷印全吏士北歸、賊不敢逼。道上言王通蔡福等罪狀、及知諒江府劉子輔、知新平州何忠死節事。詔下王通獄、籍殁、誅蔡福。褒贈交南死事文武諸臣。如公指、而擢公行在戶部員外郎。督口北開平邊儲、三年上巡邊、擒兀良哈、公督餉千餘里。未常乏絕。正統初、改兵部武選司郎中。三年、兵尚書王

驥再巡邊。征阿台及孛兒只伯公從。至兀魯。別督副將軍將貴戰。時貴一再破兵。數勝戰於兀魯。我師卻。公立斬都指揮安遠於陣。復戰大破之。奪還永樂所封和寧王誥敕玉圖歸。遼都指揮安敬弟也。郎中法不得斬都指揮。而公臨陣決機。以必行令。轉敗為勝。驥心畏惡之。尋論功忤驥。謫北流縣容山閘官。九年。調東莞縣河泊。十四年八月帝北狩。京師忷。廷臣力薦公才忠智勇宜遷。急足往東粵促之來。復公兵部郎中守居庸。給事中孫祥守紫荊。時公上言居庸去神京百里耳。一不守則從孔道長驅。視京師何

異掌上。臣遍履諸阨塞。有口可通人馬者七十區。可通人不通馬者百三十區。須多方防伺。當今國家多難。臣戮力無所辭。顧臣驁職卑。權輕於總督。不稱。乞上命一威臣委生殺專予柄。督軍務。肰後關可守。關守而京師固矣。於是上俞廷臣議。即超擢公右副都御史督軍務便宜行事。公復上疏曰。今所急者草場耳。榆林土木二方。俱積若堵。所遺草東田禾。宜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燬之。寇至無所飽馬。報可。而尚書謙因是取通州。天津。諸衛近京積芻悉燔之。時也先已擁太上入塞。破紫荊。御史孫祥走死。徑薄

都畿。于謙等營德勝門禦之。而再救公率宣府參將俊星飛入援。令內監成指揮玫固守。俊聞京城危急股栗。欲違遁。公乃說俊。責以大義。俊媿伏。公遂弁將俊所領兵疾馳援。而德勝捷至。也先乃與脫脫不花王阿疎知院親督五萬騎攻居庸。公道還。與成玫謀曰。吾固知其必攻居庸也。彼以紫荊視居庸。得居庸則建瓴而瀉京。闚京師直春冰判。肰彼所恃鐵騎耳。吾兵怏不足恃。當計襲其鐵騎而後可破也。衆曰善。敵兩馬比而卧。一葦囊橫榻兩馬上。二人共宿鐵騎。外繞有犬隨之。以犬驚為號。公用麻藥煑羊肉

實[illegible]藥。使夜不收持習犬。犬大快飽。投石果不吠。遂以油索套鐵騎蹄。酣眠不覺也。夜過丙。大譟開門。鼓聲轟焞。火砲四擊。驚而鐵騎聯絡。愈哮嘶高跳。而縛益急。營中騎盡驚。反為鐵騎所制。不能馳。砲矢如雨。所擊殺鐵騎及人馬自蹂死者六七千人。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為氷。城益堅滑。不可破也。先恚甚。曰今京都之敢闘我而不盛備者。恃有居庸為之蔽也。吾不得居庸。安得京都乎。急整兵決戰。公激勵將士奮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擒其酋那吉帖木兒。奪馬畿弓甲萬餘。盡返所掠都城人口。也先夜遁。始知

中國不易亂思返帝市恩矣是役也公以疲弱破傷之卒
五千人破强敵五萬騎捷聞璽書褒慰而復勅公入赴
公謀在紫荆即提兵直走紫荆速及敗之又戰於五狠河
掏羊嶺遂再敗走所斬獲功多召入理院事已用言官言
公不宜兼院事誤戎機乃改公專理軍務公疏請石亭楊
洪各率精鋭亨自紫荆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道督
官軍堵關口護耕種初于謙奇公才以公精究天文風角
占驗事必咨訊如左右手謙負戡亂畧然務持重公挾雄
謨忠奮壯往趣頗不恊會德勝捷擢賚過當而居庸功鼂

鉅擢賚薄公乃謂謙曰今太上附穹廬正臣子枕戈之日
公當樞作何籌謙曰選將練兵督種足食蓄力待之敵來
則戰不來則守公曰此應兵也中國全盛而醜逆役焉擄
我君父大惡通於天主辱臣死何容朝食今當舉大兵徑
搗腥胸生穿也先頸縛太上王輦旁還中國寧待其來乃
戰乎謙曰何容易言也方今中國虛四方盜紛土木之役
五十萬衆覆鋭兵宿將罄六軍實力武庫兵器無餘矣公
雖才足辦然兵無常勝今一衆能必勝乎文皇帝五犁穴
庭而不得阿魯台遠則丘福近則土木何容易也公曰何

法也我文皇之不能縛阿魯台非力不足也凡戰必徑前
奮必乃可得勝故為將則可以輕軀厲死肉薄而登而天
子能乎哉天子御軍內顧重而諸將末由自見此唐文皇
手定方海而其後乃無功於遼左者也非不能也丘福僨
而無智振失天下心久矣又闒人也不知兵是以及於敗
今以吾之衆厲必死之氣操必勝之畧揣彼堅瑕審我攻
闔退則礪角磨距進則攙鋒拱稽當令其蹤跡待變安得
覬非其類乎若桐疑虛喝高躍不敢進而日欲以强中國
不得之數矣謙色變不懌公遂上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

勢德勝之役斬首幾何而陞級至六萬六千有奇謙亦上
言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陳士三千一
百一十八人陞二級皆紀功核實無虛張者安所得六萬
六千有奇乎乞罷兵柄於是大小臣疏留謙且言通亦志
滅賊為國家計長久無他勿互猜嫌然謙通自是有隙矣
二年春朝廷以山西危未僉督府命公鎮山西會按山西
御史左鼎破山西稱最有備而諜報二萬餘人攻宣府急
乃改公往懷來公率總兵官范廣內官弓勝張溫等將二
萬餘衆進懷來遂出長安嶺外復龍門雕鶚諸城中外始

定。公與廣等推曰、此勁敵也。時不可失。昔郅支僅困辱漢使者、而延壽湯猶能矯制將義兵行天誅、況君父之辱乎。閫外之事、苟利國家、專之其可。今吾欲盡發宣大居庸部署諸將、薄太寧陰山而進縛也先。邀太上還。衆愕莫敢對。已有詔取公還。都公頗足曰、朝廷不能盡才、已而議和。太上歸。三年轉左副都御史。四年上將傳要略。詔下其書訓練將士。六年加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晉階資政大夫。景帝不豫。公與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同行。亨軏寄語公曰、太上居南宮無過。而佞臣欲別求君。且若何。公曰

吾得天象矣。太上必復位也。亨曰、公計將安出。公曰、老憊不能謀。至夕亨又使客言於通曰、舉大事在今夕。公幸相助。公曰、侯舉事必濟。幸努力。通老憊不能從。諸子前曰、大人知太上必復、何為不共功。公曰、亨、軏等可共功乎。且天功不宜屢徼。已太上復辟之。七月、公毋李氏計聞。奔喪。天順三年、起復右都御史。赴命即乞骸骨。進榮祿大夫致仕。乘傳歸。家居十年、不治家人產。日賦詩飲酒。號迂齋。年八十一卒。弘治十八年、隆慶州父老奏、已已之變、通守關功大。宜表忠良、以厲臣節。敕祠居庸關邊。人至今以為神。水旱疾疫、必禱焉。

憲宗遣賜祭有曰、卿屢膺簡畀、兼資文武、謀謨左右、竭乃忠貞。當天下紛擾、戮力王室。將略兵機、動能制敵。致國家奠定。今中原敉寧。西北無內顧之憂。卿功懋多云。

王恭毅公槩

王公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
中凡所訊鞫其僚皆宗讓之遂以善獄稱廷中爲湖廣參
政調河南所至郡縣無留牘獄無冤詞遷按察使因圖號
爲空虛天順初被誣逮繫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王所
過官吏賢否王遂庸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爲臣言王
廉使寃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附善有恩有威乞奏上還
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察上爲立命法司雪槩還
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陝西歲饑設法救荒給發

賑施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改大理卿出入七
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請律
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
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帙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
商文毅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
公力洗宿弊疏上十事咸切時政諸司日進案牘填委裁
决如流十年卒于官諡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
講遷廣西參議

彭文憲公時

彭公時字純道號可齋安福人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
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戊辰會試第二廷
對及第第一人時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待旦隱几而寐
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禮部尚書胡濙
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著錦衣衛尋上是之公得免拘
歷官翰林侍讀已巳秋英廟北狩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
入內閣會繼母余卒公乞終喪不許復上疏力求終制忤
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不得入內閣矣太廟復

辟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
曰爾是十三年狀元耶對曰臣不才誤蒙聖恩拔擢又問
爾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
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毋
諮公而心服其諒直毋語人曰彭公君子也八年正月上
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其一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
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嬪殉器服
命大監牛王將至閣下公驚愕悲泣嘆曰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千古真盛德事也

是月十七上崩憲宗嗣統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
錢后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李賢不可公力贊之尋傳仁
壽宮旨曰子踐祚母當為大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宣德
自有例李色變目公曰爾執筆公曰今日事與宣德間不
同胡后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
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公曰正統
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
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
恐追究來不好公拱手向天大言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

誰敢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為之爭所以不敢
不極言者為欲全皇上聖德也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
為宜衆乃曰如此是好遂再入請命良久始蒙俞允議乃
定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乞歸省
詔馳驛往還抵家未踰月手敕促還朝三年二月至京八
月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四年六月慈懿太后崩
詔議葬衆相視莫敢先發公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
太廟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內臣猶不以為然公曰太后
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別議此事關係非小

一或乖體何以示天下後世公又語同列曰此事當力爭
不可使上有失德已而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
前面議公始終曰只合依正禮而行庶全聖孝商輅亦贊
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
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
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公曰皇上大孝當
以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
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上雖未允而王
色稍和公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皇上再三申

勸聖母以終大事上領之即日晚時等具疏中有云夫有
出妻之禮子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
世譏議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而內
批猶未允公乃與諸文武大臣跪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
聞於內上感動母后亦悟始得允卒從公議七月陝西奏
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刼掠肆出勢甚張皇官軍
連失利都御史項忠奉詔討之公聞其圍守布置策其必
成功而兵部尚書程信請命撫寧侯宋永領京軍及遣兵
四萬以往公奏止軍勿行程忿出危言曰事若敗必斬一

二人。然後發兵。公不爲動。至十月果執滿四等、賊寨悉平。群言始息。九月彗星見掃三台。公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上優詔荅之。先是英廟令宮人萬氏侍上於東宮。萬謫智善婦。及上登極。册爲貴妃專寵。父貴授都督同知學士。萬安認爲同宗。希進者群趨其門。公疏所請修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有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含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

愛。以廣嗣續。爲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大臣。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七年十一月彗復見。公懇上召大臣面議政機。公極言天變可畏。未幾復上疏。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上皆嘉納之。大監劉永成没。或言其軍功。宜封爲伯。公曰今成意具在。孰敢私之。事遂寢。九年命纂修宋元綱目。十一年進少保。尋病卒。年七十、贈太傅、謚文憲。公資稟既異。加以學問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尤不喜紛華。終歲不一二宴會。未嘗有音樂。非其義、一毫不苟取。人有善。稱之惟恐不章。言官以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調護。賴以全者甚衆。

薛方山曰、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貞樸、非若李文達之多智也、歎謎及讀國史、謂時端慎嚴密、外和內明、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於戲、今之君子、何獨不然、

鄭端簡曰、成化間、文憲公時、文毅公輅、事關綱常、扣閣力諫、時値佞幸、請劍行誅、皆能責備絲綸、興制禮樂、豈非牖巷之遇賢于嫈卜、都俞之風、幾于獻替乎、

御史伍公驥

伍公驥安福人景泰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以卓異入爲御史慷慨持風裁遇權璫斥不避巡福建適上杭賊勢張甚公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以禍福賊聞所諭莫不感泣旬日間來歸者一千七百餘戶俱給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復遂與指揮丁泉率兵深入攻破營寨泉奮身力戰十餘合破梨壁等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公衝冒瘴癘致疾而卒衆皆悲傷痛哭如失父母立祠祀之成化乙未知縣蕭宏奏乞載諸祀典事下禮部覆議賜祠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子希閔亦以僉事備上杭有功得同祀公祠

張簡肅公敷華

張公敷華字公實安福人父洪御史沒於土木難公少有奇氣里左有竹樹嘗爲怪公年幾七歲即指揮群兒盡斬去之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國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競進者率計恐後公曰願就部曹習民事甚李沒沒從老文字竊所恥也於是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數忤貴勢人貴勢人捃摭無所得出浙右參議景寧有礦盜數千且議用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及期親諭撫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騈首聽命乃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歷遷湖廣左布政使會歲大饑公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價招糴因修學宮以備直貧餓者所活甚衆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又改撫陝西下令禁婚娶論財喪塟衆樂會妖僧據五臺山爲逆朝議洶洶兵部尚書馬文升曰張公在必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十二年進右都御史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剥上損漕是以窮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

[illegible]寶應十四年改南臺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內臺上知公名與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效職縉紳之間倚公為重其後閹瑾用事憚公執法相尼正德元年瑾矯旨促令公致仕又明年卒公病且革儼衣冠拱家廟退終正寢公手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諡簡肅當陝西用兵郎有俘獲止以地方事入奏不為張大語故事兵部多奉外功冒恩賞斷公所為妨己公不少變平生無內交諸閹用事者聞公名樂與結納公各謝絕其後或薦公上曰朕知張敷華但或難為人耳公之處己

若此然遇人微才片善休戚相通不為峭厲非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迭用而不悖者烏足以語此

薛方山曰按陳建云敷華張公為庶吉士內閣欲留官翰林公與劉大夏力辭二公皆以政事為名臣公在南都與尚書林瀚中丞林俊祭酒章懋並稱四君子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猗歟盛哉

鄭端簡曰惠安文肅在刑曹忠宣簡肅在兵部忠定簡肅出為參議御史諸公際時則旬宣弼亮以濟熙隆遇險則正色危言以遏奸宄卓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

參政馬公鉉

馬公鉉字孔任號抑菴永新人自幼敏達九歲屬文詞十歲工詩賦才名大震時鉉季父聰為御史忠直敢諫太師彭時深器重鉉謂人曰此子他日亦鳳鳴朝陽者不愧其叔也成化辛卯舉於鄉壬辰舉進士觀政吏部上疏條陳八事首言慎銓選抑奔競授工部主事出理蘇州鐵廠有惠政秩滿還朝數千人走闕下有願借寇公之請上知其才還本司員外郎詔許再任會建州女直入寇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舉公才望改職方司員外郎奉璽書督餉又

上章極言典兵柄者不得其人無以嚴武備司會計者不得其人無以充邊儲皆剴切中時要廷議悉是之已改儀制司郎中又上章糾內臣權傾中外天下喪氣異流左道欺罔聖德虧損蓋指斥汪直李孜省之輩疏入上震怒逮獄賴大學士劉珝申救還職禮部侍郎丘濬贈言壯之有袖有匡君策囊無謁相書之句未幾擢南太僕寺少卿至則以馬政久弛銳意舉行抉剔蠹弊痛繩奸吏以法於是人始知懼而事集又言數事於朝謂江南牧馬草場數千頃為勢家所侵而馬無所養南方出馬二萬匹徒勞解納

而邊境不獲肘。皆當究其作。時有嫉其喜事者。首輔劉吉素惡其不附。已至是、公又上興革事宜。詞峻直、忤吉。調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專督糧儲。時連歲盜賊蜂起。倉府空竭。饑民流散。而兵輸方殷。公旦夕規畫。招亡撫存。因時立制。凡征斂出內。條法委曲。不加賦而公私皆給。由是廩庫充實。會撫按推公才堪剸煩治劇。方薦補本司按察使。適古田賊勢告急● 奏改分守桂林等府。詔加三品俸。公自之官。謹職業。首念所屬州縣、疲困日甚。爲除徭役、備賑濟。皆爲惠養計。最慎獄事。不肯以深文入人罪。究抑者時有平反。

先是獞賊、猖獗肆害。殆無寧歲。公授兵勦平。凡脅從者、釋之。元、惡、斬之。又生擒若干人。未幾、猺賊作亂。攻城掠地。劫殺官軍。公初至、知事勢危疑。欲設策安撫。賊亦知公每示恩信、亦在乞降。屬先事奏聞。已命將提兵。又三省大軍壓境。勢不可止。公矢志戡亂。不避險阻。初與賊遇。斬獲過半。竟爲窮追。必擣賊巢壘。被伏夾發死之。公原不以妻子隨任。至是賴所親提學副使廬陵周孟中親爲求屍。七日而得。身無完膚。孟中默祝曰。公烈丈夫也。果忠義之靈不爽。能贊我王師戮力殺賊否。須臾兩手之指微動。面目凜凜若有生氣。然布政使李孟暘、按察使傅希悅等、爲公備[illegible]紀發其篋笥行李。惟古書數囊而已。其先葬父聰。亦卒享官。囊無所遺。惟書二語、以戒家人曰。貴不必計饒裕。惟其人之賢。命不必計修短。惟其心之無愧于天。至是人稱公、真不媿其叔。而彭文憲能知人也。兩廣都御史閔珪、御史鄭惟桓、以其事聞。兵部尚書馬文升、禮部尚書耿裕、疏皆極言公忠壯可憫。勅賜祭葬。贈參政。錄一子入國學。特詔桂林府建忠臣廟。歲時致祭焉。

劉端毅公玉

劉端毅公玉字咸栗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爲輝縣令力拯凋弊歲飢請賑不待報發粟已而郡官閱廩民恐爲公累爭先歸粟公爲墾田勸耕奏蠲虛稅民復業者累千計立教條十八事以與民行召御史輝人爲立生祠因天變陳六事曰端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廣言官擇內侍攘外夷武宗嘉之公復疏劉瑾等八黨朋奸宜寘之法而顧命大臣劉健謝遷當委任疏入瑾大怒尋詔逐黨人公遂罷歸復搆誣輸粟者三凡四百餘石旋逮下詔獄凡四月始免

逮瑾誅起爲河南督學僉事轉福建副使督學如故敦本黜浮表揚靖難之節招降山海之寇召爲大理左少卿所讞疑獄以畀刼引盜刼應從重論得俞旨著爲令己卯改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江防聞寧藩變傳檄致討以舟師往援安慶及宸濠就擒嘉靖改元召入以平濠功陞右副都御史尋擢刑部侍郎大獄事起下詔獄罷歸卒于家公學一主於誠常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孝友信讓疾邪秉公廉潔之操始終不渝所居僅庇風雨尤精於天文地理兵律儀章法制皆詳究其本末隆慶初詔贈刑部尚書謚端毅

少保毛公伯溫

毛公伯溫字汝厲吉水人為人廓落多大畧由司理徵拜御史論劾不避權貴出按河南鎮守中貴孫某往以訐御史得直愈自恣而市大猾歷府中相倚為奸利公至召捕市猾閹怒以為是錐辱我也必報之公聞故徑請閹所索飲曰吾未朝食食我閹強具食曰食我必宴樂醉飽閹強為歡酒半日外閒傳公有違言顧乃能待我食若此耶閹大慙謝公笑曰吾固知若無是也則若山東訐御史賁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今益有名人憐之若既失利渠乃得

名又人人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懲也閹謝不敢與大笑痛飲而別改按湖廣洞庭寇出沒湖中而剽掠乃多在郡縣巡徼與還湖官互相抵公移守備居岳州兼統之盜以屏息威聲凜然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歸之毛巡按云世宗即位大監張銳張忠等以姦罪論死其黨欲陰庇之假奏牘黜汙莫易辭公言忠銳輩在正德間濁穢朝政誤國不忠使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陛下即位詔下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坐視玩法此必司禮太監蕭敬韋霦同惡相濟而然也豈新政之

所宜臣謂敬霦不誅恐明詔不信於天下疏入中官為屏氣擢大理寺丞尋轉僉都御史撫寧夏首罷牙兵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者寧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禱于神仲冬始霜歲則大熟無幾以註誤罷歸又數年再起再罷久之天子以安南久缺朝貢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以廷臣會推起復為右都御史尋改工部尚書董天壽山方中諸陵石柱道遠車推勞費甚公以意製八輪車前後聯絡隨險平低昂工作易就而事辦亡何上狩承天命公以兵部尚書出督宣大山西三關軍務公既至邊行

視要害念大同直北邊衍難守往年都御史張文錦規五堡于邊計甚便徒以措置失宜敗乃公事耳今奈何懲噎廢食而坐失便利為於是即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而平山突峙適當五堡中央則又于其上築會遠堡憑高騁望覘賊多寡去來方向瞭如也進太子少保召還臺上央計討安南以總兵仇鸞為征蠻將軍加公參贊軍務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譓

爲陳暠等所殺國人立㬇兄譓譓任莫登庸將兵擊殺暠
而登庸尋逐譓自王其地譓死其子寧使使從間道乞師
朝廷遣官往廉之登庸懼納表請降然實無意特緩我師
耳至是敕令公得以便宜行事公至廣西下令籍諸省土
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
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雷三哨援之雲南分三
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
布營而馳檄安南國中諭以朝廷威德及禍利害登庸乃
大恐屢使請罪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止朔如

制辭極悲懇遂開軍門受降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
伏獻降表候命遣姪莫文明代詣闕下公因爲疏請上從
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分治其地奉詔班師歸京進太
子太保賜銀綺促入院尋理兵部事奉敕提督團營時以
營卒內耗議招募公言兵貴精不貴多誠招募良民不必
應而獨爲市貫遊食者所利莫若簡閱爲先得旨報可親
軍衛士多勳貴下冗濫莫詰而公銳意淸汰卽怨讟弗顧
也公廓易能盡人有咨詢輒虛巳相下雖廝隸得自盡以
是將領勇怯知愚無不周知故任使輒稱諸邊將調兵食

立道無牽制邊將安之上甚眷注會巡撫都御史朱方以
邊境無事乞罷戍而邊警猝發方得罪公亦以失防邊罷
歸踰年卒公氣宇沉毅臨大事剖疑折奸聲氣不露其征
安南不張皇變幻詐飾觀聽卒奉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
刃而南土懷服隆慶六年詔贈少保

毛公豐功偉績振赫當時卽婦人孺子莫不知毛少保
者而舊乘遺漏之列傳中無所分別使後來邊方多故
令有大負艱之臣何所競勸豈非文人之過歟

尚書郭公子章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郭公子章。號青螺。泰和人。隆慶辛未進士。初爲建寧府推官。敏練政事。善斷大獄。有神智出人意表。入爲南工部主事。出爲湖州知府。吏民懷畏。督學四川。文習丕變。知名士咸入彀。歷浙江參政、山西按察使。皆有異績。晉湖廣右布政。旋晉福建左布政。予告歸。時播酋楊應龍、恃功驕蹇不法。前撫臣逮之不至。加以兵。應龍遂叛。糾苗擾蜀黔。邊地亡寧日。萬曆己亥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帥兵三千往勦。楊應龍

遣子朝棟、帥兆龍等、迎敵於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囤、誘罷我師。遂大潰。楊國柱不屈死。於是黔撫臣坐浪戰罷。朝廷舉以公代晉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制蜀楚地方。幷起前都御史李化龍、節制三省兵事。央意征勦。五月公奉命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先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幷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公接任僅二十餘日。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游擊張良賢、房嘉寵、俱赴敵死。城遂陷。應龍因縱四掠庫、取貲財子女、殺長官土司及不服令者、投屍蔽江而

下。江水爲赤。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結兵清泐。進逼累日。公曰天也。逆賊授首不日矣。乃得晝夜徵調守渝城。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兵勢漸張。賊始遷延不敢進。而公猶以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甫出門亦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公亦謬許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而上聞破綦江。追褫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爲民。賜公上方劍、懸賞嚴旨進勦。益調各路兵、尋候大衆。公出奇制勝。歃血誓師。聲罪致討。忠憤感激。人思自效。左監軍楊寅秋、與公

同郡。公與同心共濟。庚子四月朔、應龍身帥各苗來央死戰。公會同劉將軍綎、親勒騎衝堅。分兩翼追奔。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囤死守。每路遞降文、誘我師。公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爲所紿。六月五日劉將軍破土月二城。翌日焚晨公師遂破大城。應龍君臣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生獲酋子朝棟兆龍等百餘人。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討賊太歲破綦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於是李化龍上表公功第一。而公露布以聞。疏首仍推劉將軍綎功。冠軍云。先是安酋與楊酋世姻。聲勢依倚。衆皆疑安氏

為恥。欲併勦之。公獨欲安安氏心。使為朝廷用。故廷臣疏
用公為總。而上仍用公巡撫。蓋必得公、而安酋始無患也。
貴陽兵後大饑。死徙甚衆。公疏請湖廣長衡郴等府州縣
欠協濟。貴州糧銀七萬八千餘兩。於內帑發賑濟。民賴以
甦。其後播逆係黨有皮林。及遵義有吳洪。平越有路苗。皆
蕩平。前後叙公功。有旨議封爵。大臣議非例。始加太子少
保兵部尚書。廕子世襲錦衣衛。歿賜祭葬。公歷官多奇績。
故世談奇輒歸之。然不以此為公重也。公天才卓越。刻厲
學古。於書無所不讀。尤精于易。其窮極微渺。雖程朱不多

讓。著述幾於汗牛。燕閩西粤蜀浙吳楚所歷皆有草。王元
美陳仲醇諸公。未識公面。讀公文章。以為歐文忠以後一
人而已。有蟫衣集等書行世。

黃輝曰播州平天下大喜蜀黔楚之人更相賀焉或問
史黃輝氏三方之役孰為多史某氏曰非吾所及也抑
亦黔蓋猶難哉以時蓋方陰有與焉而內已不能無猜
故遷蜀而利黔之瑕夫黔則誠瑕矣貴陽一舍外皆為
敵場兵未至餉未集城門晝閉郵驛幾梗人心兀兀若
不保旦夕當是時微郭中丞歃血而誓水西之師黔未
可保也鄰酋見我之故嘗小挫而意酋之未可猝拔擁
兵如林莫適可倚能難酋者獨水西耳然形跡牽率彼
且不自保無疑而況乎他人不意中丞之遂用之也此
雖功成事定尚未易語人而況乎疑慮紛紜之會耶為
中丞者亦既苦心甚矣嗟乎古今豪傑之有功皆出於
不得已也得已而功吾悲其為民不得已而已吾悲其
為人惟有功而出於不得已則事定而百姓安之播事
初起數番紙可了耳無奈瘍醫之當瘍何也欲潰厥毒
而後乃自為功毒潰而當瘍者太矣有妄庸醫焉不勝

欲得于主人而嘗試于鍼艾之一夾勢遂殆于不可為
良醫承二敝之後愕焉見其難為而正治之必無幸也
乃以五毒之石從而攻之僅乃獲痊得已乎不得已乎
扁鵲有言吾非能起死人能令不當死者不死耳是郭
中丞之所以用黔也中丞以博雅善天下世但知其文
章政事茲乃一試其武已奇偉卓絕乃爾今天下多事
割鮮方始雖欲不為功人首惡得而辟諸使君終為黔
圖百年之安安黔所以安蜀也

楊太僕公寅秋

太僕正卿楊公寅秋字義叔號臨阜泰和人文貞公七世孫十歲通語孟易詩敦記萬曆癸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東莞令秩蒲行取授雲南道御史疏兒南海餉數萬金南海人德之未幾疏罷吏部尚書王國光舉朝憚其丰裁乃出公爲浙江按察僉事督水利鹽屯時倭寇掠寧波公遏之海岸遷貴州叅議分守新鎭容千苗阿奇等刼掠屯堡公誘阿奇斬之而撫阿傍阿斗等各千十三寨諸苗悉靖上嘉勞賜金紀錄陞雲南副使值丁改土蘂晋應春等

倡亂公率叅將鄧子龍提兵擊之斬首數千級降其衆應春伏誅而丁改平上賜金幣晋三品服俸時沐國驕蹇變轢諸監司公獨與之抗及奉詔出師過諸塗不相下撫臣糾沐詔褫沐冠服縛左右置諸法沐啣之明年棄官歸二年復起補廣西副使備兵左江左江五山嵩韋玄成集諸峝四山刼掠公出勦一鼓斬之并殲其黨又嘉勞賜金紀錄嗣是以貲捧詣闕還任左江適交南黎莫二酋搆兵各遣使叩闕公曰先太師援漢棄珠崖例力贊章皇帝以全黎氏久矣況莫逐黎爲篡弑黎逐莫爲恢復今計毋拒黎欵毋斬莫祀其可乎疏聞上許之公除城與黎期而黎王維潭猶懷疑擁精騎四萬露办集關下公談笑登昭德臺設醼召維潭使伏拜諭之曰莫祀未可斬也其處以高平毋侵逼使進欵上封黎僞賜寅秋白金文綺進階一級所全活者數十萬人黎感激廟祀左江父老亦感激祀於邑事竣北陀獞首黃朝田等糾衆肆叛上命進兵公撫勦並用次第伏辜廷臣推巡撫粤西暨天津登萊巡撫缺則又推會播酋叛急需方畧重臣任監軍以入賀詣京上卽擢用加貴州按察使單騎就黔城選士厲兵徵餉繕器械

軍聲大振及接戰賊帥突出幾被傷益激勵將士刻期殄滅而播州宣慰安隴澄願效前驅公率師繼進督戰圍下凡四十日屢戰屢捷奪鳳凰山破土城應龍死賊平以疾告休抵家遂卒訃聞上命追贈太僕寺正卿廕其孫學恭

人文紀畧目錄

卷四

文學名臣

吉州人文紀畧卷四

盧陵賴艮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鋐俊爾千甫校正

文學名臣

直敷文閣王公庭珪　宋

王公庭珪、安福人、以貢入太學。時方禁士人說詩。公吟咏自若。重和元季進士。調茶陵丞。忤部使者。遂拂衣歸。潭帥留之不得。嘗著論、極言招安大盜之害。洪帥李丞相綱、奇其識。未及用而罷。胡編修銓、上封事忤檜、謫嶺表。親交無

敢通問。公獨往、送以詩。而語峻驚人。有歐陽安永者、上飛語告之。檜怒、命帥臣鞫。坐以謗訕流夜郎。夜郎帥長囚視之。檜死、許自便。孝宗初召對。詔曰、梓朕者儒稟有直節。除國子主簿。不留。乾道間召對。又不留。踰季、又召對。內殿獨拜。覽禮。賜坐勞問。珪固乞歸。詔曰、季九十而行義益固。除直敷文閣。所著有瀘溪集、易解、六經講義、論語講義。公學無不通。尤邃於易。先時獄興。郡守議收公。椽汪消奮曰、王君則介。一紙書招之必至。他椽變色。自請提禁卒捕公。至則突入公家。公談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鎖篋中。卒疑

其貨也挈以去他日公嘆曰天厄吾書

胡忠簡抗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詔編管新州當時舉朝無敢通問公以詩贈行遂爲權奸所訐流辰州其詩云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奸諛皆落膽平生忠義直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後之人論世而誦其詩知公不惟學博才贍蓋忠義性植久矣

羅公大經

羅公大經字景綸吉水人登寶慶二年進士公有經世志博及群書於先秦兩漢六朝唐宋文多所評隲著易解十卷鶴林玉露十六卷梲齋車任遠稱其博而匪濫醇而寡疵有所論刺而不傷于搰擊有所援叙而不流于浮夸其大者足以紀名賢之行業文章咸可楷式而小者搜奇剔幽以極夫花木昆蟲之致明代武林謝天瑞爲之續其卷帙增補八卷共廿有四卷行世會稽謝偉校正之以爲分錦碎綺合麝和芸必有炫其華而襲其香者誠美愛而傳

也昔子程子嘗以爲子房有儒者風公則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蚤年頗似荊軻晚歲頗似魯仲連袁了凡亟稱之以爲尚論子房者多矣予竊以爲景綸之言爲允其品隲精核類如此公文名滿天下天下之人讀公之書尚爲之欣賞企慕惟恐其不傳于世乃本隸新舊郡乘竟不一列其傳特爲表之

羅公泌

羅公泌字長源廬陵人公學博才弘識高文偉遊覽載籍
俊遊墳典玉版金匱之章海上名山之旨赤文綠字河篆
龜圖罔不載之淸裒逝爲心極情懷奇蒐秀不得見諸行
事廼搜集百家輯成路史始自遂古有夏之後勿傳前紀
九卷後紀卷十有四國名紀八卷發揮六卷餘論卷十通
計四十七卷其間事跡洪誕詳衆之略略衆之詳闢皇初
欲壁之精傳後此未謀之秘發其耽志古風棲情醞治見
後世之預官廢封禪紊阡陌開封建絕禮求原樂求野謂

他人宗謂他人祖子孫不知其自日失厥序也且藉伊周
之攝篡逆滋開假堯舜之傳禪位釁起子擅父兵弟圖兄
祚變亂紛紜難更僕數臣故譚上帝之政紀太荒之風渙
信而樂傳也公嘗自言曰天地雖大裁成輔相參贊化諭
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人之出類而人道之極摯
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及巷謌而不昌得亡惜乎故予論世
天皇以還尼於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亡云爾集成于
乾道間西蜀費煇序行于世有男苹能世其學嘗爲路史
註明代崇禎際雲間陳臥子西湖金道隱仁和吳柏持較
訛訂僞考義彙評重梓其書

費煇曰余自夷陵抵衡湘有爲煇言廬陵有君子曰羅
長源智識弘遠所作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比
届廬陵何期忽偶介紹得接公于闤闠之外遂獲一覩
奇秘煇竊論之公之立言遠過賈誼而叙述則在班馬
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
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
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於文讀井誓之說而君臣上下
之義明知書之不主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

處之方立知義理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
內外之分申知春秋之不襃貶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
直與樂記齊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叙事者優爲
之矣嗟乎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
道高不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
遂使行之不惟俾管窺蠡舉之徒不敢妄逃而裘褐談
禪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
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齊
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強五代

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靖康而有此書則戎翟不敢猾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寔五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綱又詳之立舊曾勳業易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矣

劉公友益　宋

劉公友益永新人家貧力學嘗為人傭書以給膏火或竟夕危坐默誦不少休積十數年經傳子史天文地志律曆象數靡不淹貫宋末兵亂卜築山腳不與世接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揭文安公叙之謂昔之知春秋莫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非深知朱子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子綱目書法者也書法之作積勤三十年寸較銖評其微詞隱義不但啓千載之秘中益有無窮之憂其志可謂遠也已矣今綱鑑所稱劉友益之書法

尹起莘之發明皆極精核詳慎後世稱良史才云公為人外通內介神情瀟脫年八十五卒揭公復為之銘其墓居邑西水窓學者稱為水窓先生

著作郎歐陽公守道　宋

歐陽公守道、字公權、廬陵人、初名巽、少孤家貧。無師資。自力於學。季踰冠。即以行誼重鄉郡。舉淳祐辛丑進士。廷對言國家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其說甚具。同試大稱讓之。及冒名、首徐儼夫。儼夫曰、吾乃娩出公權右矣。授雩都主簿。起覲、調贛州司戶。江萬里守吉州。刱白鷺書院。延致守道、爲諸生師。楊萬里奇其文。爲游揚聲譽。既入爲國子祭酒。謂守道之文。宜史館經筵。一日得公書。袖獻之兩府。比兩府入相。果召試公。卽授史館檢閱。尋爲秘書省正字。遷秘書。入對、言風化當反諸身。使天下率廉儉之美。苟示禁非、先民將弗信。忤旨罷官。卽日徒步出國門。咸淳間、特旨與祠會擧賢才。呂文德薦公。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與時或者謂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願仍賜祠祿足矣。上淡知公。每關講官。必歎曰、守道老儒。眞講官也。久之遷著作郎。兼崇政說書。經筵所進。皆切時務。上每爲動色。再遷著作郎。卒。公學有本源。爲文章委蛇詰難。務盡於理。江古心、謂其高處逼西漢。學者稱巽齋先生。文文山、鄧中義、劉會孟、供受業巽齋。巽齋仕宦歷年。介

守甚堅。比死殊不脫故貧。以故人稱慕之。

文文山曰、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於世用。而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於一時、其爲人也、發於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興毀來、而不悔、其所爲、天子以爲賢、而海內學者以爲師、

贊曰、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擢科。親老謝職。色難愉婉。思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別駕建昌。益樹名節。轉官秘著。不爲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刑曹。讞獄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絕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季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郎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博士劉公辰翁　宋

劉公辰翁字會孟廬陵人家貧力學學秘書歐陽守道所守道大奇之初貢於鄉會丁大全縣用公封策嚴君子小人朋黨論有司忌其涉謗擯斥之補太學生江萬里爲祭酒亟稱賞其文壬戌監試丞相馬廷鸞草鑑爭致諸門下賈似道秉國政欲殺直臣以箝言路公廷對言濟邸無後可痛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大忤賈意洎奏名理宗親寘之丙第以親老就贛州濂溪書院山長萬里官帥閩強與俱乙丑萬里還樞府以書招公公奉母來京數月

母疾還萬里薦公學宜史館參政王爚薦之除臨安教授抜四明戴表元二衢何新之三山馬鈞諸生中後皆爲名進士莆陽陳文龍魁戊辰爲德祐參政萬里鎮太平兼漕節辟爲江東漕幕知院馬光祖亦稱之曰文場獨步萬里再相問政何先公曰當先抜異議遭擯者丁母憂服除丞相陳宜中薦除史館檢閱辭除太學博士明年改知臨江軍事丙子宋亡萬里死節公馳哭壬午歸託方外以自諱公事母孝慷慨立風節抑於時而天下知名士多欽其伉直平生耽嗜文史淹博涵泳爲文祖先秦戰國莊老等言卒奇逸自成一家有須溪集一百卷子將孫字尚友號養吾幼質魯甚長而頴悟過人爲文愈奇崛仕爲將樂主簿能世其學

韓求仲曰先生生黨禁之時超然是非之外復不爲訓詁糾纏不爲理學籠絡點筆信腕自以抒寫靈瀾鼓吹風雅極其睨力所至左愚溪而右蒼叟他不足方駕也

司業劉公崧　明

劉公崧字子高泰和人初名楚七歲能賦詩元至正舉于鄉以親老辭洪武三年以經明行修舉職方郎中更今名陞北平按察副使時北平初定公思博訪民俗招逋逃安反側北平大治會其時權姦當朝有不便於公者公始坐罪輸作京師歸鄉則幅巾藜杖過遊田野間日尋姻訪友所至輒留留則極數日之歡乃去十三年胡丞相誅上手勑召爲禮部侍郎尋命權吏部尚書公爲吏部請絕追呼以安縣邑懲告訐以重令長痛切時弊屢請老與勑致仕

十四年召拜國子司業公至上喜賜鞍馬令朝夕繼見見必燕語移時未幾竟得疾遂卒年六十一上爲文祭公公性廉慎所居室弊半覆以茅曰令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節授時所置居官未嘗增益布被補葺不遽更置居官十載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携一童往至則遣還公俸不入私室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得九十金附鄉人歸迨往取則其人已用之矣置不復問其爲北平也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視事涖政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宋濂嘗見其文曰今之司馬子長也續藏書列之開國名臣傳洪武九年公居北平捐資特建文文山祠於教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

曾襄敏公棨

曾公棨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縉選舉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入見諭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爾等拔千百人中爲進士又拔進士中至此尚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耳勉之朕不任爾等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各食其

祿日就閣中玩索務實得於己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負朕期待之意公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間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棨否考其文竟不及棨遠甚內難起復扈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公詔特原曰朕惜爾才也公居長安右門外火延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爲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宣皇帝自南京還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己嘗有餘自解楊後獨步當世公性孝友喜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徙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諡襄敏

袁袠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風子啓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古體有魏晉

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修撰蕭公時中

蕭公時中、原名可、以字行、廬陵人、永樂戊子領鄉薦。明年己丑會試成進士。以上巡幸北京、未即廷試、辛卯廷對、賜及第第一人。授翰林院脩撰。詔纂脩四書性理、五經、大全。公為人溫厚循謹。貌若不自持。於內守甚堅。雖細務必審檢。嘗因奉天殿災。公陳言八事。能盡時弊。優裕婉引。皆見聽納。無何以疾卒于官。未竟所蘊。士論惜之。

曾公鶴齡學士

曾公鶴齡、字延年、泰和人、初與兄椿齡同舉永樂三年鄉試。值家貧。椿齡先會試登第。為庶吉士。卒。公獨留家。授徒養母。又十七年、為永樂辛丑、始赴會試。廷對狀元及第。授修撰。進侍讀。出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公曰。必更試。然後滌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公所言。還翰林。預修永樂洪熙宣德實錄。累官侍講學士。以疾卒。公為人和厚樸直。好正人以義。而亦能受人言。雖嫉邪而無怨之者。教人先行後文。率多成就。子序、棨、簡俱舉進士。棨簡少從父官翰林。常俸不給。棨竹館授以資之。既登第。擢御史。歷按察使。卓有風裁。其孫追。成化十四年進士。及第。入翰林。為編脩。未幾卒。皆有文集行世。父子祖孫、行業文章。能世其家。

劉文介公儼

劉文介公儼字宣化吉水人永樂丁酉領鄉薦嘗一試春官不偶家居踰二十年乃慨然有魁天下之志正統壬戌廷試對策詞簡而意剴切上覽而悅之擢及第第一授翰林修撰修五倫書時選經筵官十八進學東宮公居首尋命圈點五經四書景泰間陞侍講祀清江王遷陞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又明年陞太常少卿兼侍講天順元年命掌翰林院事脩歷代君鑑書五年充讀卷官領狀元孫賢以下十八人于翰林教嚴道尊士論韙之修寰宇通志爲

副總裁修續宋元通鑑綱目仍兼總之辨析體例多從其論志成授中順大夫秋主京闈鄉試考執政子不入彀因中傷之竟無事英宗復位知其忠直命掌翰林院事將太用而公寢疾年六十四訃聞上悼惜之賜禮部侍郎諡文介有文學老成守法持正之褒公性易直尤篤孝友嘗效范文正公置義田贍族人至鄉里事有不平者或病于役者輒言於官事以使之爲文平實根理不喜險怪下筆疊疊無少滯東吳錢公溥嘗比之範金拱璧云所著有文介公集行于世

劉文安公定之

文安公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幼強記天資絕人父石潭先生耄性敦樸以聖賢爲師訓公日授書不令作文字公每私爲之一日偶病父往視之於篋間得所爲祀竈文及詠桃棗等詩心驚異然不口許也自是稍放以文進每進輒斥之他日更進數日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正統元年會試第一廷對賜及第第三授編修京師大水公上十事其一言命令宜出至公賞罰必信其二公卿侍從宜數召見賜以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

虜近處畿甸宜移之南中其四言宜出京官使任郡縣其五言宜倣唐制令朝官陞遷者舉賢良自代其六言武官子孫宜習韜畧其七言守令宜詳加考課其八言宜錮豪富以剗貪賄其九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宜遏僧尼奏留中不下景泰登極又上言十事咸嘉納之陞洗馬壬申北方遣使來朝因邀我使往報衆議未決公上疏屢千百言謂宜暫遣使羈縻之使我得益修內治而徐爲之所卒遣使成化二年遂入內閣公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可見諸行事惜未究所施用者其問學自六經子史下至

稗官小說釋老雜技之書。靡不周記成誦。其爲文數千百言立就。雄渾瓌麗。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授徒資束脩爲養。既仕。分祿歸養。自非惡或以爲居侍從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也。色温氣和。與物無忤。至居官論議。據理言直。畧無沮忌。雖勇者有弗及。年六十一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劉宜曰、劉文安之學、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成誦、非他人之彷彿記憶者比、其爲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逼真蘇氏父子、

薛方山曰、文安居翰苑時、言論丰采、真足開帝心而惠蒼赤、及晉台輔、謹守管籥、而勲業爛焉、至於清白一節、尤令人擎節嘆賞、若公者可進於古君子矣、

吾學編云、成化四年、公以翰林學士、進禮部、六月、慈懿太后崩、詔議葬、彭文憲公進言、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太廟、内臣猶不以爲然、已而上御文華殿、召内閣與諸内臣面議、上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爲孝、公即對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

可從也。上默然久之。上感動。卒從公等議。所謂國是賴一言而定者、二公之謂也。

侍講彭公教

彭公教字敷五吉水人天順己卯舉鄉試第一癸未會試第二明年廷對擢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成化間歷侍講經筵進說命篇因事納忠詞旨剴切方以匡輔爲已任尋以疾卒方公執親喪時疏食苦寢哀毀骨立父喪在殯鄉失火倉皇遷避公獨守之不去頃之二百餘家俱燼惟殯室獨無恙人以爲孝感云公性莊重英毅言動不苟早年剛直好面折人過後爾更爲渾融遇事必酌量求當於理志欲方駕古人未究其用士論惜之

學士曾公彥

曾公彥字士美泰和人成化七年鄉試戊戌廷對賜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滿九載出爲南京翰林侍讀弘治初召入內京侍讀與經筵修成化實錄成進左春坊左諭德尋改南京掌院事侍讀學士考滿赴京乞歸許之家居三年以疾卒公登第時年已五十有四成弘以前稱狀元老成以公爲首公才力敏贍應辦加贊嘗因星變言請親大臣重科道語甚激切在春坊時又三上疏一請行久任之法一請御朝之暇宜內閣及大臣論時政利弊一請寬御史李興彭程謝瑩等三人重罪皆下部覆議允行公家居極友愛待人誠篤不欺至今閭里人肯稱誦之

劉嘉興公邦采

劉公邦采字君亮安福人自少英特不群初爲邑諸生即厭舉子業銳然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公資既穎敏而行益卓峻丁外艱蔬水廬墓哀誠篤至服闋不復應試而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憲使趙公淵檄下邑曰劉某行修義端宜勸起赴試邑令勸之出不可而趙公責邑令益急固強之出官爲具舟屬丞偕之行至署趙公亟起延之公以棘闈故事令諸生脫巾露體而入非待士禮某不願入也於是巡按御史儲公良

林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檢察比揭榜公得中式儲公批其卷曰江右人望云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正學迪士多所興起以薦得内召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晚乃著易縕二篇詞旨淵奥寔發其所自得將以俟諸百世云與諸同志聚講於復古復真青原五雲楚越之間皇皇引掖弗倦先生思若而造微諸生叩請能以一語開其宿錮令人豁然有省聶貞襄公嘗言師泉力大而說辦排闥之嚴四座咸仰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有嬰其鋒人以爲善狀公者比屬疾知不可起諸生環榻前猶論學不輟年八十有六遺命諸子毋得乞銘文及請祠

編修鄒公德溥

鄒公德溥字汝光號四山安福人萬曆己卯薦于鄉癸未會試第二人翰林充經筵日講奉勑修職方志時上御講稍怠公爲緝二祖八宗召對廷臣論道經邦事宜爲泰交錄凡九卷以進上省覽嘉納遷洗馬輔導東宮有大臣啓沃風未幾晉編修上疏請修改曆法推勘精微所係最重時以士風頹靡進崇聖學正士風議論偉肰中云學有三蠹士風亦有三蠹俱切中敝習且平居立論亦以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足以維挽世風歲因雨雹極言災祥得失警

戒震動辭核博雅侃侃正論朝廷偉之公以春秋起家三較會闈所得士後皆爲名公卿著匡解行世海内以爲公功不在胡文定下爲人寛大能容無怒色臧獲偶譴無大故旋輒意釋嘗以舟載書數百卷登萃勝樓閲之匝月而畢休致後倡明正學與陳蒙山羅匡湖鄒南皐諸先生所久講研爲世宗工光廟立詔錄東宮時講讀功特詔敦起擢以公輔而公已即世矣物所司爲位祭之所著易會學庸宗釋雪山草並行於世

王荊石曰鄒君氣格奇邁才思閎博爲文筆隨意到如飈至雲流勢不可禦理從境暢若星輝月燦光不可藏秘館號多才若汝光者無兩矣且所陳泰交錄與諸對議忠益肫懇尤見學本原爾

太僕卿曾公臯

曾公臯字直卿盧陵人生而穎秀嶷重九歲賦歸鴉詩為
父所賞與授經史日記數千言長補諸生聲藉甚壬午登
賢書逡巡春官益復研精為理道之文參知蒙山陳公深
相託契至目為文信國後一人司寇思城熊公邀共讀秣
陵雞鳴山以文行相砥其為名德所引重如此壬辰成進
士除工部主事晋員外郎將乾清坤寧兩宮大工與公董
役精九九吏無所得蒙省將作錢不下百萬運河議濬吉
家口費不貲公草疏具言今繇役繁與物力告匱那借既

巳無孔加派又重病民姑調停於大挑小挑可無礙春運
若大典工復故道請待來秋從事便得報可當事者以公
疏能言人所欲言自是有大建白輒問曾繕郎云何循資
可躋卿佐公顧請郡潞安以去其為潞安也首條八禁端
風化旬日了積牘其大者葺學宮均歲解恤宗室馴稅使
尤謹凛于獄褻而滯者為次第平反竟公任一老囚留獄
耳而冰蘗之操自為司空郎業已不挈家單車入潞一蒼
頭監纔隨文蔬圃以為恒玉槎朱公以行人使潞藩國主
語曰曾太守先生鄉人耶直飲吾潞河一杯水耳辛丑上
計治行為天下第一廷議且殊擢公遽乞歸癸卯起韶州
丙午起建寧俱不赴庚戌起陞辰常兵道疏辭奉旨加陞
太僕寺少卿准致仕乙卯詔起南僕少疏辭者再主爵者
言曾某恬志丘園末俗漸靡請加太僕卿致仕仍給與應
得誥命以勵世風制曰可蓋異數也家居三十餘年樓真
食澹以孝友為政于家郡邑希一面不可得甲辰始倡建
書院于三鄉界中以砥礪同志人士嚮慕扁曰明學而顏
其堂曰敬德公謂學以學其為人明學即明所以為人之
學而漸修漸證舍敬無繇入院與堂固識其大者其學不

貴空悟而主復性如云性為道心冲寂而微情為人心薰
涉而危精一者攝情歸性之功繇研幾洗心以至於致一
不二則中又云惟微者無聲無臭也惟危者戒慎恐懼也
一息不危則無忌憚常以危歸微以危攝微則一洵可稱
真實義公初號見虞後改養全歿而門人私諡為敬修先
生享年九十有五云

林一柱曰余讀三祀志蓋爽然於吉之多哲人也獨念
事斯土者自吳新安而下續纂何僅僅乎以余所聞若
鄒忠介郭青螺蕭拙修劉洞初諸公抗節緯理樹勛著

行豈不令人慕誦無窮哉往志故有膽列末簡而附於闕如者於此諸公何居焉郡人士俎豆敬修先生於黌院而屬余編摩其槪吾夫子有言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余有意踵事病揚扢未廣也又以遷秩行若敬修先生者猶及需接於受事之始目擊而道存不獨其世未遠矣

人文紀畧目錄

卷五

內閣輔臣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內閣輔臣　宋

劉文安公沆

文安公沆字冲之永新人倜儻多奇氣天聖八年進士第二授大理評事通判舒州州有大獄累歲停疑公至立決之章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嚴峻州將移疾不敢出公奏罷懷信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大姓尹氏僞為券奪其鄰孤子田公辨其狀治之歷左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館伴強以酒公需醉拂袖起因罵之坐是出之潭州又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湖南蠻猺數出寇殺官吏以公知潭州兼安撫使公大發兵至桂陽招降二千餘人已賊復出襲殺守將降知鄂州歷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尚書工部侍郎皇祐三年拜參知政事初公在府有張彦方者客越國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為僞告敕既敗繫獄公抵彦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公既用諫官御史爭論之仁宗不

聽貴妃薨追冊皇后公為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言近臣三弊多所中摘近倖頗不悅而仁宗益敬信之會上不豫因請定國本以安群志卒立英宗公在相位權跡卒稍為臺臣所攻罷知應天府遷刑部尚書徙陳州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追封楚國公謚文安帝為篆碑曰思賢之碑子瑾登進士累官天章閣待制歷知瀛虔江福奉五州所至以能稱瑾子偶既第以文名終徽猷閣待制

集載永新二相俱劉姓又俱謚文安蓋由德位並同特時有宋明之別耳

按郡乘載唐相姚崇原籍陝西硤田人世傳崇父嘗宦蜀中崇從母寓永新留不去讀書禾川甘露寺及元陽觀今永新有姚母塚在縣東二十五步舊學前左　牛僧孺原涇州鶉觚人世傳僧孺祖仕唐為慕職自交廣罷歸至郴衡間為盜所掠惟僧孺母子獲存遂築舍依姚元之故址以居母終葬永新才德鄉大學里元和初以賢良對策居上第累官至宰相則二公之發迹仕宦為永新人無疑今以杞宋無徵暫闕不立傳然永新有

四相祠在縣東門內祀崇僧孺沆定之亦可槩見矣

解大紳曰廬陵自春秋戰國以來爲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孫叔敖之後多有遺跡若廬陵敖城爲叔敖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出于荒榛瓦礫之墟傳記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錄後世所不及知徒秘於私家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予猶及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之遺

大學士陳公循

陳公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甲午舉鄉試第一明年入對賜進士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累官侍讀學士戶部侍郎景泰初進戶部尚書時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致紫荆關長驅至京城衆論戰守不一公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未幾進文淵閣大學士兼華蓋殿加少保與高穀同知經筵事開經筵日講公立朝四十餘年寵遇最厚淡習先朝典故制命皆出其手天順改元謫居遼東四年得回籍未幾卒于家所著有芳洲集

大學士蕭公鎡

蕭公鎡字孟勤泰和人童而警絕宣德間進士需次于家久乃召試文華殿取鎡等十二人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讀進國子祭酒已巳歲同吏部尚書王公直疏諫北征景泰初以老疾辭國子監丞而下請留尋以學士入內閣兼太子少師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天順改元削鎡為民成化初有詔起用而公先卒所著有成均詞垣尚約三集行于世

陳莊靖公文

莊靖公文字安節廬陵人宣德十年舉鄉試第一正統元年會試廷對進士及第授編修預修五倫書是時英廟方嚮文學之臣有詔選十臣讀書中秘公與選中稍遷侍講居久之用高少保穀言擢公雲南右布政捐銀償官兵輸完逋負均徭賦撫臣條上其事賜誥旌異之歷廣東左布政未赴驛召拜詹事尋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參內閣政成化初進禮部尚書會脩正統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卒諡莊靖

總吾學編云明興設中書省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胡廣楊士奇等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翰林院之入內閣也自解始也已而解出為交趾參議胡為祭酒文穆早卒楊金二公事長陵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獻陵復設公孤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景泰時內閣未有兼四官者而陳循遂至領五官先是內閣亦外調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內閣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以是文經武緯內戢外寧號稱平治也

王文端公直

文端公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密文字歷修撰侍讀學士正統初陞禮部侍郎仍兼學士尋拜吏部尚書己巳駕親征北方公率廷臣疏諫止不聽命留守京師景泰初屢乞遣使奉迎駕還不允明年禮部議奏復迎上御文華殿門諭大臣宜絕北使公言報使便勿貽後悔上色不悅曰朕初無意大位若曹過謂朕宜今奈何異議會于謙言上始釋少頃太監興安復出傳言呼曰疇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答公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惟上所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朝廷遂遣給事中李實羅綺使北尋進公少傅兼太子太師天順改元上曰直在內閣每議迎駕公累疏求退遂致仕公器宇宏偉位冢宰一十六年留意時彥凡御史復命必令報所屬高下以備擢用科臣葉盛林聰以直言忤當事者公力護之一時干請奔競之風息大稱得人公於世味一切淡泊官極人臣無以遺子孫居第隘陋年踰八十嘗從諸佃耕蒔擊鼓唱歌子孫更迭稱觴上壽爲樂遇不如意事輒誦古人詩自寬休休怡適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文端

孫繼皐曰作傳者叙公在正統時諫沮親征之駕在景泰時首建奉迎之策其立朝本末殊有可觀者矣

續藏書云天順改元羣臣議罪上曰直在內閣每議迎駕直無他腸可致仕

鄭端簡曰永樂洪熙宣德間塚公爲銓曹尚書者幾三十年內贊宸謨外康流品塚公既穀部務新安代之議論既多政體旋革間稱得人頗多失然正統以後泰和直鹽山郭始同房杜終效蕭曹秉正懸公宜評猶允以故朝多壽俊野無廢錮士修端靖民懐樂利蔚蔚乎有豐芑棫樸之化焉

彭文思公華

文思公華字彥實安福人景泰庚午舉於鄉甲戌會試第一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進翰林學士掌院事擢詹事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頃之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以疾告歸公才識通敏先後纂修人服其精博卒贈太子少傅諡文思有文集十二卷藏于家

尹文和公直

文和公直字正言泰和人景泰癸酉鄉試明年甲戌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歷禮部侍郎尋改吏兵戸三部兼翰林學士遂入內閣參掌機政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仍兼學士在翰林曾預修寰宇通志一統志洪熙實錄續通鑑綱目商文毅公輅薦其學問優長在兵部止廷議發兵貴州人服其識在內閣歲餘歸卒諡文和

人文紀畧目錄

卷六

才力列傳

吉州人文紀畧卷六

廬陵賴艮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才力列傳　宋

工郎中歐陽公載　宋

工部郎中歐陽公載字則之永豐人文忠公仲父也淳化三年以進士中乙科其後爲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公以秘書丞召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公獨立墀下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日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會絳州守犇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公曰如詔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索其家得銅器十數公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公謝不任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員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爲便對日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

史。三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臂禱雨。官爲起寺於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呼號不得免。公聞之驚曰。害有大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爲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公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爲俸。仁宗聞佗。就轉二部

郎中。秩滿。以一奬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爲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卒於江州之廨。年六十有八。

歐陽修曰。歐陽氏世爲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閒[illegible]父府君始以進士起家。仕有能名。府君性方直[illegible][illegible]爲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坐。如對大賓。至樂下吏人[illegible]嘗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其清如此。

兵侍郎蕭公定基

蕭公定基。字守一。吉水人。天禧己未進士。監成都市買務。蜀引江水漑田。多少有約。李順作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爲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乃得餘水。訟二十年不決。公親行田間決水。視一晝夜。樊氏之水有餘。遂定約如故。召爲監察御史裏行。頃之。除開封府判官。遷侍御史。宣州翬爲亂。以公爲廣西安撫使。公馳至問所以反。故遣兵萬餘守要害。戒諸將毋妄擊。翬遂遁。仁宗曰。邊臣好生事。定基乃能如是。召還。除淮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卒。

贈兵部侍郎。公與同邑彭齊、楊侃俱有時名。齊字孟朝。祥符戊申進士。爲楊文公億所賞拔。官至太常博士。侃登祥符乙卯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眞宗嘗大書殿柱曰。蕭定基之政事。楊侃之清謹。彭齊之文章。可爲江西三瑞。

户侍郎王公贄

王公贄字至之。泰和人。天禧三年進士第。歷邵衡連郴四郡幕官。監興國大冶茶場。兼知縣事。皆有聲。監益州軍資庫。推知開封尉氏縣。時章獻后垂簾。中人擅權。公密疏以聞。中人斂戢。提舉江淮廣東榷鹽上課。召還。通判信州。嘗閱帳籍。得隱沒官物數百萬。因條上鈎考之法。著爲令。慶曆初。知道州。以遏蠻寇。蒙璽書褒諭。召除殿中侍御史。乘傳赴闕。奏對。仁宗稱吉。尋除天章閣待御。兼知諫院。嘗條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間因奏事退。上顧謂左右曰。五方異稟。若南士而有燕趙之氣。王贄是也。殿人侍者皆屬目。公論事婉順。能移人主意。中貴王守忠以儲邸舊人。驟遷重職。臺諫累疏不納。及聞公一言。遂寢。未幾置天章閣直學士。選名臣。首以命贄。即拜河北都轉運使。英宗踐祚。上章引年。遂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神宗即位。改户部侍郎。公歷仕三朝。尤被仁宗眷遇。晚年以詩酒自娛。好蓄古今書畫。以壽終。公子二。曰儀。曰億。億字呂齡。以蔭當得官。辭以待族人之貧者。公賢而許之。皇祐已丑。公知禮部貢舉。億中甲科。仁宗見其狀貌偉異。顧宋丞相庠曰。甚似王贄。

知開封府酸棗縣。歲凶。設法賑濟。境人以安。公以憂歸廬陵。恩除簽書吉州判官事。遇姻舊有恩。而法不可撓。士論難之。轉殿中丞。通判永寧軍。前後帥有訟久不直者。委億一言而服。公既歸老。億得請知袁州。袁於吉爲鄰。億熟其俗。訟清敎舉。使者以最績聞。而億以侍養得請通判吉州。尋權知三司勾當公事。官至議方員外郎。

户侍郎彭公思永

彭公思永、字季長、廬陵人、尚書應求子也。登天聖五年進士。授南康軍判官。稍遷知分寧縣。歷官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之弊。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百官皆進秩者。時張王二人。有以覬倖。公抗疏曰、陛下覃此曠恩。豈真仁及天下孤寒哉。不過為張堯佐、王守忠、取謂衆人爾。使外戚柄政。宦侍竊權。非社稷之福也。帝震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言思永無他。不宜加罪。帝怒稍解。而張王之覬亦寢。然公竟罷臺職。出守。尋除湖北轉運使。至部。奏罷守令之殘懦者。時大司農誘諸路獻羨餘。公曰、裒民取賞、吾不為也。遂無所獻。後為御史中丞。時追崇濮國。諫官相繼論列。多斥去。公上疏極論其不可。且曰疏斥言事臣。以閉箝天下之口。大非國體。乞盡還之。疏上、英宗感其言。會上不豫。而中書亦堅持不果用。熙寧三年。以户部侍郎致仕。公平生絕意聲色。卒年七十一。河南程明道先生為狀其行。明道、思永婿也。

直閣學士郭公知章

郭知章、字明叔、龍泉人、治平乙巳進士。歷宰數邑。有政績。有以御史薦者。欲其一見。知章謝不往。曰、寧有呈身御史耶。移提點刑獄。歷遷右司諫。上言復銓法。增諫員。復元豐役法。遍行募役。罷紹聖制科。用經學取士。數十疏。盡關朝廷大體。且曰忠陛下者。必見忌於大臣。黨大臣者。必負陛下。上嘉之。擢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蔡卞援其黨董必除北部郎中。知章以其嘗使廣西起大獄。陷元祐舊臣。大無狀。疏論列之。避不艸制。元符中遣知章報契丹使。抗論夏元昊叛。朝廷命將討之。奪其故所封爵地。夏固宋藩臣也。有過削地。不應復還。使者語塞。尋以寶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為刑部尚書。改知開封府。入為翰林學士。出知鄧州。移成都。坐元祐黨籍落職。奉祠。崇寧中。起知虔州。改青州。以疾請祠。復直閣學士。卒。知章工詩律。與黃庭堅倡和。有文集行于世。

左朝奉羅公棐恭

羅公棐恭字欽若吉水人少刻勵讀書至不額不冠登建炎戊申進士授虔州司理參軍宣諭使命鞫贓吏富且黠故有以持有司至是復僞錢二十萬求脫公竟論殺者三十人移潭州平反死獄十有一人遷荔浦令荔浦民輓粟五千石餉宜州公言於轉運司曰縣抵宜州絕遠不通舟楫輓餉不便轉運司改令輸者請縣改知石城搆捕宿盜七十人獄民稅公用法平恕堅忍有恩愛以故所去邑皆思之紹興二十二年簽書道州軍事朝旨命鞫邵州民張

臣駒獄初臣駒爲讐誣與賊通獄吏得賂力主讐家郡守亦聽之遂起大獄逮坐者三百餘人瘐死者七十人黥而流者二十八人沒入貲產者十八家公廉得其實遂正獄吏罪而前獄盡得釋寃民德之皆畫像祀爲時郡守方在朝著而公心不爲動物論偉之通判贑州俗憎女生則溺之乃作溺女戒文下十邑悉禁民之溺女者隆興初胡忠簡公銓力薦於朝授左朝奉大夫知武岡軍主管學事公懷請奉祠以疾卒公博識強記其學邃於名數字書故其文長於敘事間出瘦詞難語切響奇字讀者罔出何書即取捧架其卷幾徧也楊廷秀謂其可備顧問胡邦衡謂其不畏彊禦而蕭溧夫亦稱其學問文章行誼政事冠冕近代云有詩文三十卷行世

知州張公輿

張輿、字叔保、廬陵人、自幼警敏、以文學名、紹興庚午、薦名禮部、授臨賀簿、監豐城縣戶部、贍軍酒庫、酎金增羨、部使者才之、命攝分寧宰、移隆興府、央曹掾、豫章自建炎兵餘、戶多耗、無賦租、公私俱病、輿白府、請檢校冒耕之田、實其主名、以田準賦、賦乃均、邦民鼓舞更生、生祠之、為衡州法曹掾、持法謹平、無所左右、每獄成、必齋戒乃上、不可、必力爭之、有士人董某、誣伏殺人、錄囚官疑之、以付輿、輿一訊知其無辜、立捕正犯者、而聽士人就試、遂薦待補太學第

一、又有卜者寓衡陽、病眚、同行以漆膠其目、詭為藥、遂盲、因竊其妻逃、卜者疑僕亂其妻、殺之、執愬諸官、不勝榜掠、誣服、輿疑曰、殺人而奪之妻者有矣、未有殺妻而存其人者、以白郡、郡不可、白憲司、憲司又不可、未幾其妻與為亂者、自相訴於武昌、舉郡驚異、秩滿、知萍鄉縣、適夜半霖漲、輿秉燭集吏、呼船戶、令曰、活一人予若干、遲明勞問、無一人溺者、皆以船免、判隆興、事無大小、帥一以屬輿、每閱文書、輿未署名、吏不得以進、以最除知永州、時饑殍載路、帑庾亦立、輿乃節縮浮費、糴諸隣、得粟十萬、活饑民九萬有奇、常平使者薦于朝、未及遷而疾、篤、命諸子曰、我死、棺斂道里費、勿煩官、祿未給者、勿以請、言訖而卒、州民哀之、如哭所親、過萍鄉、空邑迎哭於數十里、

胡剛簡公夢昱

胡剛簡公夢昱、字季昭、吉水人、二歲而孤。堅苦勤學自立。登嘉定十年進士第。歷大理評事。時傳國璽來歸。羣臣皆蒙恩遷官。公辭不受。因上疏、言今日當以事幾易失爲念。國威未奮爲恥。敵勢叵測爲憂。寶璽無足爲國重者。朝廷待遇閽過厚。漸至驕盈。公乃建言三策。尋以星變復上言今日禍機者五事。及霅川之變。濟王死。史彌遠竄治其事。轉相誣引。少卿徐瑄治其獄。未幾議奪王爵。事下廷尉。公語徐曰、身爲法官。何忍坐視。令侮法於帝兄而不救。又反覆極論濟王之不幸。又貽書彌遠。遠怒。御史李知孝迎合遠意。劾公削籍。羈管象州。御史梁大成繼言之。復徙寧越。未及行卒。公一門孝友甚篤。弟利用從編管象州。死。兄夢臼舁喪歸又死。端平元年。御史王遂言公仗節死義之風。足以寒亂賊之膽。上亦追悼公。詔贈朝奉郎。謚剛簡。

翰林待制楊公景行　元

楊景行、字賢可、泰和人、舉進士、授會昌州判官。會昌之民。不井不陶。所居以茅覆之。飲則于河。故多疾癘火災之爲患。景行至。敎民井飲而瓦屋。始修學舍。禮師儒。勸民斥腴田以膳士。絃誦之聲大作。調永新州判。改江西行省照磨。宜黃縣尹理白冤獄之不决者數十事。陞撫州路推官。行縣理獄。人頌無冤。金谿民陶甲。饜以厚貲陷長吏。吏不敢詰。暴于一郡。景行痛繩之。徙五百里外。僧雲住發故官塚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獨畏景行。賂當道者以危言撼之。一不顧。卒治如法。由是無敢犯者。轉歸安縣尹。年七十、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平生所歷州縣有惠政。民立石頌之。

陳寧國公璀　明

陳公璀字同故廬陵人幼孤事母孝稍元綱既絕棄書學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改築場圃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水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募聚義勇其中保障鄉井賴以寧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強禮致之與俱至九江公知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上與語奇之公因陳定亂安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省左司員外郎累遷大都督經歷贊軍事從大將軍徐達北征既克泰州留公

督城旬日城成除寧國知府公爲人凝峻清介然治務寬厚與敎化是時人習亂久不識俎豆公首修先聖廟建學立師推擇秀民敎之除民疾苦抑兼并創户帖覈户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爲式布之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加築堤防伐石作水門以時蓄洩自是始不慮洪決宣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廪獨虛籍其數以上公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遽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廪覆歲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廪皆實而弊亦盡革有劫麥舟坐死者四十八人公覆按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岸延引取之非有心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得減死論公爲政明決寬厚敦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治化大行洪武四年詔告歸省召至京未命而卒當行時民未忍去公代者山東韓騰告素負才目無前人及覩公成政不覺歎曰第謹守勿失耳寧國人今猶稱之

賴公卓

賴公卓字所立號作霖萬安人負性沉雄慷慨居常以節槩自期元季之亂廬陵故家悉爲義旅公嘗曰吾家自唐宋稱號忠義豈忍坐視梟獍之毒吾郡耶即披甲上馬一呼鄉民畢集帥千人前扼大江與賊戰屢破之終元季亂賊不敢犯近邑先太祖高皇帝兵至九江即乘間道歸爲鄉導以定江西戡陳氏公有力焉洪武初召之京師自歎曰吾老矣不能將也命其長子彥和率其衆附京先太祖御奉天殿受之俾官宿衛授世襲百户出守山東青州後以事謫河州衛二十餘年建文新立渙恩賜歸先是作霖公季子彥修徒步萬里行數月至河州迎侍其兄至是得並還時同郡庶吉士解大紳亦謫居河州有贈賴九鼎河州南還序九鼎彥和字

户部尚書周公肅

周肅吉水人仕元至中順大夫樞密院同知國初召元故官一十八人赴京聽用肅在召中至授御史臺都司洪武二年以直諫稱旨受文綺楮幣之賜尋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六年以才堪守備選擢河南知府八年丁內艱遣官起復于其家授户部尚書凡户役田賦軍需度支經畫悉當上器之贈其祖吉安知府父如已官尋以戇直忤旨卒

參政陳公誠

陳誠字子魯吉水人洪武甲戌進士授行人嘗往北平求賢山東齎租奉使詔諭安南皆能不辱命還陞翰林檢討署院事永樂初除吏部驗封主事尋陞員外郎扈從北征陞廣東參議時西域撒馬兒罕諸蕃國皆遣使入貢詔誠報之跋涉險阻朞年乃至宣布朝廷威德還以西域志進賜予甚厚擢廣東參政遂乞致仕誠居官畏慎守職不妄與人交居閒三十餘年絕口不掛外事徜徉泉石超然世外時人高之

御史尹公昌隆

尹公昌隆字彦謙泰和人洪武二十九年應天監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初朝晏公疏諫曰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今陛下嗣受大業固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胡迺溺於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倦廢業上下怠弛臣恐播天下傳四裔非社稷福也上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頒示天下使人知朕過失元年京師地震詔求言公疏奸人專政陰盛陽微譴見于天執政大怒斥爲福寧知縣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餘復命原官未幾中使誣公詛詆下公獄事白得釋靖難兵起公上書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跣或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文皇登殿公名在奸黨驅出就戮公當陛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極諫今奏牘尚在可覆也命緩

刑。撿奏有之。文皇曰、早依此言。南北生靈。免受酷禍。朕亦無此勞苦。貸死。尋擢以爲北平按察知事。行部主事、預備議。進左中允。漢庶人惡公。改爲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攬權。喜部屬官諂。忌之。誣公與谷庶人通謀。論死。籍其家。未幾、震忽病狂號呼。遂亦暴卒。

錢文肅公習禮

錢文肅公習禮、本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才敏力學。永樂六年鄉試第一。七年會試中甲科。時上北征。又明年辛卯、始舉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除簡討。公爲人介特。鄉人惡公者。持公短長。公行絜修。無可摘。乃指公爲練子寧姻。宜坐奸黨。公不自安。以告東楊。東陽柔開以聞。且言習禮有文學史才。願賜垂憐察。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尚在。朕當用之。況習禮乎。遂即日下令。弛齊黃奸黨之禁。公感泣。益自奮勵。洪熙改元。陞翰林侍讀、知制誥。正統十年、爲吏部右侍郎。尋兼署吏部尚書。稱疾致仕。公在朝、兩扈駕北巡。三修實錄。凡大制作。多出其手。孝友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推財賑贍。好古秉禮。動有規則。居官三十七年。清節卓行。望重海內。晚見權璫執命。貪冒成風。超然引歸。無少淄玷。自號三宜居士。深學粹文。不事表暴。裒然一代名臣也。年八十九卒。謚文肅。

都御史熊公槩

都御史熊公槩、字元節、吉水人、初姓胡、既仕、奏復姓、永樂六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授監察御史。仁宗監國。問其名因及其父直學行。嘉嘆久之。以故熊氏父子。一旦有聲於京師。尋擢廣西按察使。復調廣東。宣德初、擢大理卿。詔巡撫兩浙及蘇松常鎮諸郡。所至宣國恩。恤民隱。鉏強暴。理寃滯。興學校。當是時天下乂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渫惡民大都漁食百姓、以致富美。而疆宗右室。所爲多踰禮制。朝廷患之。賜公璽書。有祛除民害之語。故其政尚嚴。一時

幷兼豪植之徒。薪除畧盡。姦宄革心。小民得職。還奏稱旨。仍巡撫如故。屢賜璽書褒之。陞南京右都御史。頃之、召還、掌院事。兼署刑部事。未幾卒于官。公倜儻果斷有才。遇盤錯。剖决有餘。威望甚著。方諸漢吏。蓋趙京兆、尹扶風之流云。公所著有芝山公餘二集。大理出撫南畿。時有遺詩。後百年、陸公粲思其政。爲之題跋。

御史孫公鼎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議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饑。甚。

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試、時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詣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公祠。去蒞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淸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勅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聞恩命至。擁騎郊迎。公途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之。郡守金陵張

瑄疏公孝追曾闕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虚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為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趙莊靖公璜

趙公璜字庭實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為都水主事職方員外擢濟南知府府有黠吏能舞文為政蠹守莫能制公預選吏農性朴敏者教之法律踰年得可任者二十餘人遂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漢庶人牧場故是海豐民田既入官王府復奏乞公迄以歸民兩巨璫以選昏至郡皆憚公戢不敢肆尋擢順天丞忤逆瑾削職歸田里瑾誅復職歷右僉都御史撫宣府革宦吏冒支積弊歲省軍儲萬餘石調撫山東黄河退灘地數百里最沃壤集流移使墾為田許復其業倖臣錢寧家丁奪欽禁弗得售擢工部侍郎奏毀鎮國府玄明宮及諸權奸廬舍以備國用歷本部尚書故事工曹錢穀出入漫漶無所稽乃令所司各具簿相覈驗凡大典作悉自計畫損裁居多公在部剛正自持利害不能動止顯陵之遷免東廠匠價之追諫建成晚第宅省差官陝西織造章凡數十上以是忤中貴人意乃乞休居五年召復本部尚書以疾辭不起卒于家贈太保謚莊靖

歐陽恭簡公鐸

歐陽公鐸、字崇道、泰和人、正德戊辰進士。授行人。上書言時政十餘事、剴切不報。擢虞衡司員外、晉郎中。時中官鎮臨清者、欲擅威福、假山東賊擾、請令旗牌行便宜事。公曰、此古節鉞、非專征不得授。且後將無紀、威命日褻。事竟寢。以便養改南武庫司。尚書喬公意公英年、少蘊藉、數試以事、乃大驚異、曰賢自愛、老夫且退避矣。其後大疑議、必相諮決。擢延平知府。俗尚鬼、親葬、率飯僧集賓、以重費多停柩不能舉。公首撤淫祠數十百所、以其材葺學舍、進諸生

講禮、榜通衢、明葬祭之義、嚴暴露之罪。蓋踰月而郊堋新塚壘壘、然家無停柩者。郡有蕭大監家人、憑藉恣橫、一置之法。蕭怒曰、知府將轢我家、爲名高耶。與其黨謀以刺事逮公京師、謫福州。至則裁供億、禁橫索、鎮守中官、歛不得肆。於是入覲、舉治行第一。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提刑。尋改提督學政、明禮教、敦行義、未嘗大聲色、而潛移嘿動。有出於勸督之外。獎拔士、往往知名。陞雲南參政、未行、召拜太常少卿、歷陞南京操江都御史。改撫蘇松地方、平徭均賦、皆切民隱。豪家初頗有異議。大學士未齋顧公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爲國遠慮、不可易也。群議乃息。時章聖皇后梓宮過淮、撫臣例賂中貴人。公絕不爲禮。中貴遂誣奏公。時已陞南兵部右侍郎、詔奪俸三月。然上亦以此知公。會吏侍員缺、閣臣以公薦、詔可。未幾九廟災、自陳致仕、卒于家。贈工部尚書、諡恭簡。

工部尚書彭公黯

彭黯字道顯安福人嘉靖癸未進士授祠祭主事乞南得儀制比滿考至京見山桂公為太宰素廉公將留之銓署友人諷使私謁不聽遂改光祿丞自丞陞少卿遷南太常起艱復補太常未幾陞南光祿卿復改而北就職事不敢懈故事宮禁取辦出中使傳命不可考驗公調劑裁省而中使顧益畏愛莫敢相抑自光祿陞僉都御史撫山東適妖賊猝熾乃先以撫綏而剪其內渠患以不延遷副都御史撫河南河數徙其故道為瀰田沒於王府盡括之

官歲得數十萬頃之入以代虛稅貧民用甦而王府亦戢不得肆然為疏處歲祿邸又未嘗不寬厚周詳擢刑部右侍郎會王聯獄起株連士大夫至數十人公委曲奏貸多從末減轉兵部左侍郎廷推應天位益尊而寒素無改於故一不以餽遺交際病有司有司所病逋負探其穴窮追償殆盡奸民厚侍進供歲幣之直而抵以惡濫所有數回又均之列郡乃獨坐奸民而歲之所省以萬計之至於十數未幾倭寇迫太倉兼程趨衛蘇城門晝閉郎下令盡開諸門以納奔潰復制機宜為驅勦計先後擒斬至千餘級

陞南工部尚書月餘寇復至言者以先事咎公激上怒逮詔獄未幾罷為民以歸寒儉猶然布素復束子姓御僮僕不以涸鄉閭關有司里閈不知有尚書也比卒人莫不哀慕之公為人沉篤純愨言不出口恂恂如儒生而以禮自防皎然如處女其中坦蕩不留他腸人人可與託交至遇叢冗臨患害迄不可動為太常時疏修省獨指斥貴戚僭越請加檢制太僕楊公以直言廷杖公逆知禍在叵測冀有以生之密為具食而校卒偵邏者接於肘腋咸竊指目迄不為動楊雖不救聞者壯之羅太史稱其審於進退之

宜明於禍福之故介於取與之節人所競趨退然若愚人所嫌畏泰然獨往蓋實錄也

太子太保朱公衡

朱公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尤溪令。改婺源。
陞刑部主事。歷任禮部郎中。擢福建督學副使。品鑒精明。
得士為盛。歷陞河南山東潘臬。晉都御史。巡撫山東。值歲
大祲。賑飢莩。招流亡。全活無算。入為工部侍郎、改吏部。會
黃河決。運道梗塞。詔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往視河。
公視徐沛之間。淤為平陸。求於河之東。開新渠良便。報可。
時浮議籍籍。皆言新河難成。莫若濬舊河便。公持前議益
堅。身自督工役。而臺諫上章、言河工當罷者猶未已。上命

遣使勘報。宜如衡言。議乃定。自始事迄成功幾二年。所鑿
新渠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二里。疏舊渠起留城、至境
山五十三里。建閘三十餘座。為月河於閘之旁者六。為壩
十有二。為土堤以里計者五十三。石堤以里計者四十。運
道大通。上大悅。御製志喜詩四章。賜詔褒嘉之。隆慶改元。
晉太子少保。召掌部事。與時宰素有郤。嗾言官劾罷。公上
疏乞骸骨。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優游林下。惟以詩書自
娛。十餘年卒。

禮部尚書尹公臺

尹公臺、字崇基、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廷試擬二甲。世宗
覽其所對策。嘉之。命與一甲並梓行世。授翰林庶吉士。擢
編修。充會試同考官。策問重臣權臣、錄呈上。取臣鑒錄、賢
姦傳、省覽。為之感動。或語輔臣嚴嵩曰。權臣、蓋指公也。嵩
陽為好語。內心啣之。尋以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復以
舊官兼翰林修撰、承命主考南京鄉試。策陳祖宗馭將制
兵甚備。上摘策中事審問嵩。嵩方欲求婚好。因善為對。乃
令蔭臣世蕃、介其私人、置酒促席、致求婚語。公竟確辭之。

以是怨日深。既出為南祭酒。嵩舉酒訊曰、先生行矣。雖然。
則何以別不穀。公從容請曰。楊繼盛誠狂生。竊願相公左
右之。勿貽盛世有殺諫臣名。嵩避席對曰。諾。公退而屬王
司業材。復入言之。嵩心動。已乃謀諸鄢懋卿者。持不可。楊
竟論死。然海內稍知救楊者為王。竟莫知出於公也。改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得入直。尋傳御劄。令侍郎尹臺、
代祭孔子。蔭臣以語嘗公曰。上特晉公侍郎。秋吏禮二部
孰擇。公曰。臺無狀。倘蒙上恩得與陪末議。當出廷推。若傳
奉、非敢承命。嵩不喜。揭覆。止仍以少詹事銜行祭。久之、禮

原缺第三十二葉後半葉

部右侍郎欽有欲擠公以進者用趙文華謀路蔭臣搆蜚語誣公忽旨從中出指斥問安曹光事著罷直供本職曹光者乃上所怒侍御史名也出為南吏部右侍郎當京察黜陟惟允時以與嵩有郤者欲罷之有附嵩者欲庇之公皆持不可善類獲賴以全部衆邊才公首以王邦瑞曹邦輔胡松應詔後皆起為名臣陞禮部尚書秩滿為御史劾奏奉旨為民萬曆元年詔起原任未恭又以言者論罷歸建崇正書院割田以給來學公讀書至老不倦為文體裁一準西京詩歌倣建安天寶間不能詣[illegible][illegible]為文者充戶

太常卿郭公汝霖

郭汝霖字時望永豐人嘉靖癸丑進士授行人選吏科給事中上平倭十事一議海防二議兵衛三議選將四議練兵五議器械六議招募七議專任八議號令九議閫結十議糧餉又上疏極論邊防　尋轉刑科右給事中會琉球國世子請封詔公奉使　賜一品服先是使外國者正副使各一舟費各數千金公弁之以便民踰年至琉球成禮中山王饋畏踣黃金四十兩不受往還凡三年始報命而琉球使者亦具言公辭金狀上悅賜白金紵絲旌之陞光祿少卿改順天府丞命督修通州灣城議者謂非二十萬不可公力裁之費止三萬有奇六越月而工竣人皆奇之公曰是何足奇吾第能禁中官滑吏胥乃無濫費而事易集耳人以為名言詔陞俸二級疏請發內帑寬徵徭以甦畿輔民報可改大理少卿陞南太常卿乞致仕歸公性孝友敦睦既歸教族子弟接鄉人飲以和少嘗師事鄒歐二文莊公至是建太極書院祀羅文毅公風厲後進舉敦復之會時往青原螺川與諸縉紳先生切磋不倦晚年喜參內典而論其行事篤厚渾成咸稱長者云

尚書曾公同亨

工部尚書曾公同亨、字于野、號見臺、吉水人、方伯存仁長子也、少承家範、雅志文行、謹事羅文恭、胡廬山、學以躬行實踐爲務、嘉靖戊午己未連舉成進士、名籍甚、時分宜相以枌榆故相招引、公不爲禮、謝選、竟得刑部主事、後稍移禮部、分宜既罷、安陽郭公樸、乃特遷之吏部、遍歷銓司、一意振作、每入署閱月、始歸私第、以持公進賢防奸清蠹杜請託爲務、十餘年銓政一新、先是新鄭相起、公司銓、在事無所徇、及陞太常卿、以遷葬假得請、新鄭遂條上京堂官假歸者、不得起部補、意蓋爲公也、迨楊公溥進太宰、力起補公、未久遷廷尉卿、光祿、尹京兆、所在加意振刷、時江陵相陽慕公、欲藉開府楚中、公固弗許、先是公在銓司、江陵嘗爲叔張某求佳選而不得、後又以八省督學名相屬、察之而公不報、江陵啣之久矣、主意掎扢公、適公有貴陽節鉞之命、言官陳三謨劾公、病不堪任、得告歸、秦燿復疏公以講學立黨、議論朝政、劾令致仕、蓋皆江陵意也、及江陵與餘黨皆敗、（因公正屈者未嘗不伸）廷臣交章薦公、起太常、太理、歷工部左右侍郎、進本部尚書、時上眷優渥、公任職彌勵、條具年例錢

糧甲乙之數、嚴禁商匠豫支、約省費三十七萬有奇、商匠亦免浪費追賠之累、諸請覓燒造織作、以郵江浙、議增丁夫更官屬、以畢徐淮開濬、抗論汝藩不宜責橋稅、以塞濫觴、酌修陵園禁垣、都城官廨、以剷冗劇、如此類、未易縷指、後兩起留銓、理大察甄別流品、請託不得事、在餘清亭記中、卒諡恭端、

參政劉公朝壐

劉公朝壐、號念南、永新人、萬曆甲戌進士。初任廣州推官。值羅定寇亂。奉檄勦獲百餘寇。置之獄。賊黨潛通獄吏。約為內應。伺各官赴太平晏時發之。公方燕坐。感白鼠過其前。知為兵象。搜獄、得所藏兵器。遂斬諸賊。夜半、寇圍城。將所斬首級擲城下。寇知事泄遁去。巡撫為之下拜。奏聞。擢兵科給事中。連疏劾首輔張居正、怙寵擅權。及其黨侍郎以下十七人。直聲震海內。遂謫建僉事。再陞雲南副使。適播變。援鄧子龍于夫役中。任以統率。竟平賊巢。沐府表薦。陞貴州大參。以疾乞歸。置嘗田以免書算。創社租以備賑荒。歿祀郡邑鄉賢祠。

給事羅公大紘

禮科給事羅公大紘、字公廓、號匡湖、吉水人、萬曆丙戌進士。授行人。歷使秦楚兩藩。所過必將利弊險要纂識之。好援賢。後釋紛難。李見羅先生、以邊功蒙誣罔論斬。朝士莫敢救。公一再詣王文肅。訟言曰。李材為朝廷功臣。今以細人之喙制其命。誰復肯為國家任事者。文肅欣然。亟言於上。竟得末減者。本公先入力也。辛卯考選。公得禮垣。銳然以朝政得失自任。上定志書數千言。上嘉納之。又請視朝請冊封。上疏者再。未幾有申相國時行私揭之事。私揭者蓋先是上已允建儲有日矣。突借言者故改期。閣臣具公揭。力陳不可。而申陰伺上不與狀。密揭迎上意。得溫旨。會公守科執之。申惶懼不知所為。夜謀之本科都給事胡汝寧者。給公取去。公遂抗疏劾奏申誤國。其畧曰。時行私心惟以早建聖儲。為天下臣庶之願。而妄意陛下牽繫欲遲。故陽附和乎羣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別取中內交之計。使請之而得。則其陽之說行。而明居功於羽翼。請之而不得。則其陰之說行。而暗收功於僥倖。言甚激然。迕旨。謫揭陽典史。科臣侯先春等論救。幷得嚴譴。而公遂落籍。

留心問學講明德義搠曲江廬山二書院及雪浪膠聚四
方徒研究性命公好施予賑里族螺溪橋旋建旋圮獨力
鼎造費累千金著有文集十二卷自天文地理數藝音律
無不精晰至今學者稱之子邦政隱居著述篤行好施能
世其家學

左侍郎蕭公近高

南兵部左侍郎蕭公近高字損之號九生廬陵人登萬曆
乙未進士初授中書舍人行取給事中三十六年雲南巡
撫陳用賓昏貪虐下以致土官糾集葵日同時起兵渡江
直走武定破城劫庫放囚屠殺官民公上疏參陳用賓辱
國目功既以印與賊復不能以兵索印用參將張名世屠
戮村民報捷遠近闔然羣盜蜂起晉寧一帶城門晝閉巡
撫防守何為五月奉旨革用賓任聽勘以薛夢雷代勤奉
命典試浙江力正文體登拔多為名臣天啟初陞太僕少
卿適有李可灼張差之事公具疏劾輔相方從哲并參駁
張差勘語時論韙之五年陞南京兵部左侍郎疏請乞休
奉旨有端亮清恬之語所著三垣奏藁詩草文集藏于家
七十餘卒賜葬祭

吏部尚書李公日宣

李日宣號緝敬吉水人萬曆癸丑進士初授中書舍人和易近人持守又甚正改監察御史廵按河南以德化人人自不欺尤急於明正學上疏舉曹于汴王紀孟時芳盛以弘諸大臣爲道宗進大梁諸士講習不輟聖學聿興其要以正人心爲本使還上會試加額薦賢才秉衡得人甚盛沉鬱之士無不揚眉志喜又建議淸地畝酌參罰地畝淸則民不苦於虐稅參罰酌則官不屈於催科諸所奏請上皆採納之晉太常寺卿陞副都御史廵撫昌平軍功稱最

兼譽望素隆特進吏部尚書能以人事君眷注極渥御書正己二字賜之卒謚淸惠

兵備副使楊公嘉祚

楊嘉祚字邦隆號寨雲泰和人臨阜公仲子也舉萬曆己酉鄉薦丙辰成進士任南京兵部主事九年遷楊州知府會邊疆失守維揚介南北之衝人人自危公日夜調度廵視壁壘撫定居民數月稱治適白蓮妖寇二十萬衆旦夕逼維揚公親履行伍堅壁厚陣以待之賊懼宵遁時魏黨崔呈秀廵維揚索賂四千兩公拒之崔憾公欲中以危法而豪臣交薦不得已乃遷廣西副使備兵左江郎周卿舊署也公至内撫瘡痍外綏蠻獠先是交南負固周卿承文

貞舊澤綏來納貢未久復絕公馳檄責讓黎懷德畏威欵關請服公出受降城納欵勒盟而還黎感之祀於周卿廟方論功晉秩而崔猶憾公未已乃奪職崇禎朝復公原官力辭不起公善眞行書筆法遒勁而墨竹尤善所著有廣陵濤諸經論解行世

御史郭公維經

郭公維經、字六修、號雲機、龍泉人。登天啓乙丑進士。授行人。思宗立。晉南京河南道御史。歷巡江屯田馬政。恤屬吏。褒權勢。時留都。屬郡頻年災祲。而秦晉寇禍方延。公連疏請蠲積逋。賑災傷。章三四上。卒得旨。內閣溫體仁、驟膺首輔。公言不宜相。上雅知公骨鯁。而重違大臣意。嚴旨切責。中軍都督。撫寧侯朱國弼、倚勳貴。驕蹇不法。公劾其罪狀。銓宰王永光、黜陟徇私。公糾之。上奪永光官。并黜其所推節鉞卿寺若而人。及防江餉保甲。練民兵。州邑長實心任事者上其績。皆得顯擢。故人樂於自効。後丁內艱歸。屢薦不起。復奉嚴旨。趣再任南臺。公亦念獻賊鴟張。而留都根本地。措置乘機宜。乃強起就道。民聞公至。無不舉手加額。公亦力屏威罰。勤化導。每朔望、召諸生耆民皆列坐。撫慰如家人弟子。城守力役。令一二鄉耆入諭意。出則相率奉指。弗忍違。留都多無賴子。與奸民互黨。誣奪富人財。官不能禁。公初任。黜其尤者數人。咸懾其威。不敢肆。公爲人、曠達無城府。至事關天下利害。輒義形于色。居鄉、恂恂延接後學。如修城池、創復形勝、正官斛、均驛傳、邑人賴之。

人文紀畧目錄

吉州人文紀畧卷七

盧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孝義列傳

歐陽公寶 南朝

歐陽公寶永豐人性至孝父喪廬墓山谷一日里人格虎虎勢窮投其廬中寶憐其窘狀以衣覆之里人覓蹤不可得以問寶寶曰虎頋可舍藏耶里人散虎竟得脫渡江去其後虎夜致鹿墓前助寶祭人以爲寶孝能格猛獸云

王公虛之

王虛之字文靖石陽人親喪鹽醋不入口者二十五年疾病著牀忽一人來問疾曰君病尋差言訖不見巳而病果差庭中楊梅樹隆冬實父母墓上楠樹一冬再實所居每夜有光如燭人以爲孝感永明中詔榜門蠲其三世

顏公詡 南唐

顏公詡魯國公之後也魯國公嘗謫廬陵因徙家故詡爲永新人少孤事繼母以孝聞兄弟聚居一門千指治家嚴肅少長輯睦匜架無主厨饌不異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季父據里人桑起訟邑令以問詡詡出巳緡償之所居賓客嘗盈座詡欵應一無倦色雖冲孺亦爲之束帶盡敬手書博奕傳以戒子姪之荒于學者年七十餘卒 見宋史

毛公洵 宋

毛公洵字子仁吉水人應佺子也登天聖二年進士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藥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通判太平卒母亦没于舟次公徒跣護喪歸葬持鍤荷土爲墳手胝面黔親友不能識廬于墓側凡再朞朝夕哭踴若初喪食纔脫粟諸生請問經義每至忠孝語對之流涕纔疾歸數日卒郡以孝聞賜其家粟帛 見宋史

趙公伯深

趙公伯深、字逢原、安福人、父子衕、宣和間爲棣州兵官。屬兵動燕雲、子衕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母張留棣州、旣而金人渡河、亂兵搶擄、伯深子母相失、子衕亦隔絕、建炎初、始得南歸、顧不知母所在、伯深艱辛竭力養父、未幾父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步入蜀、間關累年乃得之、相持號泣、悲感行路、北歸敬養終身、見宋史

王公大臨　宋

王公大臨、字舜輔、吉水人、生而濩落有大志、建炎中、父避盜爲所掠、大臨年十二三、號跌從行十數里、盜欲兵之、大臨抱持父號哭、請代、羣盜義而免之、將州里新被兵、睦步奪攘、大臨度單弱不能自達、因說羣盜、請護送還舍、謝爲錢、盜許之、大臨前導、以里中原結少年嚴兵伏圉左、禦防盜以其父至、諸少年譟而出、目盜欲縛之、大臨曰、吾父免矣、幸勿鬪、爲殺一豕、貰斗酒、飲而遣之、盜聳而去、不敢索一錢、年十六七、始奮于學、日誦數千言、尤熟左氏傳、三國七朝史、口講指畫、若身履然、晩歲自放詩酒、號醉軒處士、

鄧公光薦

鄧公光薦、原名剡、號中齋、以字行、廬陵人、自敵度嶺、避地深山、適彊寇卒至、妻子被劫、驅之行不從、妻子家人十二口俱焚死、光薦隨帝駕至厓山、除禮部侍郎、未數日厓山潰、公再赴海、元兵爭出之、不得死、張元帥待以客禮、終不從、後竟脫歸、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馱、天長地濶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矣、又有文丞相像贊曰、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

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更述督府忠義傳、以作文丞相傳、視史加詳實焉、

張公千載

張公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文山友也。文山貴顯時。屢以官辟之不就。江南既內屬元。文山自廣還、過吉州城下。毅甫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果間關險難。既至燕。寓於文山四所側近。日以美饌饋。凡三載始終如一。復訪求丞相之室歐陽氏于俘擄中。且潛製一櫝。文山受刑後。即以藏其首。俾出、焚其屍。幷拾骸骨。寘囊幷櫝南歸。付其家葬之。至家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甫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畏。郡人劉辰翁紀其事。贊于文山像後。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詩約。亦念來矧。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頦泚。昔忌其生。今妒其死。

王公炎午

王公炎午安福人、爲太學生、文丞相起兵赴難。公往頁書。願明公毀家産、供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以紓國難。丞相嘉納。及丞相兵敗被執。過青原。遂作生祭文。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墻店壁皆貼之。以速丞相死節。及張千載自燕持丞相齒髮歸。炎午痛哭。復爲文望祭之。邑人李時勉、別爲公作忠孝傳。

陳瓠中曰、國已亡而身被執、在文山之死、固宜爾、若王炎午之生祭、死祭、張千載之藏骨櫝囊、生死交情。千古僅見。

鄧公學詩

鄧學詩字崇雅泰和人性至孝元季之亂寇入西昌學詩負母劉逃途遇寇斮之幾死繼寇至見老母哭其傍憫之予善藥傅創又解衣覆之久乃蘇最後復遇渠寇知其儒者哀之曰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得不死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與汝一杯酒我亦有家兒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賢未知天從否學詩應曰和曰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絲繭感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渠寇喜予酒肉又

遣人導出城得遠去全其母子國初時學詩以薦授固陵稅課使持廉施寬商賈便之秩滿徙平陽再歲得目疾喪明遂引歸自號疾退子歸甚貧無以為養邑教諭陳士希官滿且行獨憐學詩率其素往還者為備歛塋之與乃去

縣令伍公洪

伍公洪字伯宏安福人登洪武四年進士擢臨清丞改績溪有惠政稍遷上元令外艱歸自恨王事未遑將父遂養母不復出既而析產悉任諸弟自擇然後從而收其所棄遺者異母弟伯讓得罪出亡使者逮之不得則械其母赴京洪欲代行母不許所親亦諭以行必及禍則曰豈可使禍及老母而已獨安乎卒往代之公之行也送者數百無不涕泣公神色怡然若不介意竟死于行李忠文公為之傳劉忠愍公為撰倫樂記皆以孔褒一門爭死事壯之

杜公環　明

杜公環字叔循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寓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于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母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

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鷲州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交道之常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訴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進匕箸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

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頻加後三年遂卒將死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錄事有名與宋潛溪交宋為之立傳

史官宋濂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

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嘗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劉公撰嘉

劉撰嘉安福人性孝友苦學堅操父早喪有堂兄當補伍紫荆關路縣吏移捕獻嘉獻嘉公親兄也公憐兄懦然詣縣請行獻嘉曰我弟孱弱不可令獨往屬其中子養母與俱至關會北寇犯邊兄弟俱被執撰嘉向之哭曰兄瘖啞無能爲盍舍之獨執我遂舍獻嘉已而公亦得脫歸投詩主將主將憫釋之偕其兄南還拜母牀下母曰早知兒念我故忍須臾死云逾日母卒人以爲孝感公哀不自勝曰脫萬死一生獨討得少日盡孝養而今已矣嗚咽之聲悲感行路晩節事諸兄情好益篤尤嗜讀易或至達曙不寐曰道盡於易矣號白齋居士

劉公和

和字元中其先自廬陵遷吉水南嶺北坑正德丁丑和喪母廬墓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山徑就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卻不受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當

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殽江滸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疾棄貨而奔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往年而臨念菴先生父喪見先生哭亦拜哭不止蓋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即擁户不顧有欺侮者忍以侍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子延翰縣學生延翰娶羅氏爲念菴先生從女兄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賜生五六月値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啓之也

羅念菴曰正德間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玉華山左余初見其居廬時奠文皆哀痛語久之乃盡知其爲人蓋篤行者也當時人莫知重其行及其既老而貧皆以鄉人視之無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泯沒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泯沒猶且不可況欲陰沮以違戾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

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特掇爲傳其事

許

姚公周甫

姚公周甫字惟德安福人爲兒四歲父戒無入厨即嫂氏抱之入輒啼不敢違父訓及爲邑諸生學于東廓鄒先生一日臥窗中夢兩小豎長寸許自書篋中出已而漸近語周甫曰汝家菑至矣然爾有令德勿憂無後既而覺心痛如刺而報母病者至馳歸晝夜侍左右湯盂受唾既又如昔人嘗糞者計得察知病淺深疾革步一拜至扶風之山刺指血書詞以禱而病得甦明年病復作仍血詞禱扶風母竟不起苫塊居廬刻蠟爲像問之人曰似吾母否皆曰

似也則描畫于冊書母氏平日語于其左已又畫病中像書病時語已又畫病革時像書病革時語無問親疎見孝子哀慕如是無不爲酸鼻流涕未幾兒病不起又未幾父病亦不起孝子侍兒病如其母居父喪如其母喪刻木祀廬中不入內者五年當除夕親友强之入端坐達旦益哀痛不止人以故順其心所欲亦無强之者比卒郡縣上其行學臺俎豆鄉賢祠中

楊公寅冬

楊寅冬字貞淑泰和人臨皐公弟性孝友時邑水暴漲臨皐公未葬漂棺逐流冬抱棺與波汨沒狂瀾洶湧號呼久之舟人救乃得免年九十三而卒易簀時遺命以古文孝經一卷置袖中題曰一束孝經玉不如殷勤置我廣柳車泌泌黃壤知何用要作他生孝子書所著有白雲謠西昌存古錄輿孝編歷代史彙二百四十卷

高公應嵩

高公應嵩泰和人隨父中賢仕燕任滿歸過濟寧父前行遇賊爲賊所執嵩後馳至大呼曰老父薄宦囊空無錢賊舍其父而執嵩囊亦無所有遂搜其父將殺之嵩以身蔽父泣曰寧殺我寧殺我竟死于賊刃父獲免收其骨歸

蕭公瓚　兄球附

瓚字侯用。廬陵人。與兄球俱邑學生。文學並課。瓚事兄如父。球亦友愛。丙戌兵破郡城。避于鄉。兵卒至。瓚與兄共匿隱重壁間。不意兄忽出。被兵執。怡然請死。瓚聞兄執。泣而出曰。願以死代兄。兄尚未有子。而瓚則有子。雖死猶未死也。兄曰。弟子幼。我死爲快。兩人爭就死。抱持不得開。兵怒曰。令汝兄弟友愛地下。揮刀俱斃。

人文紀畧目錄

卷八

死事列傳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鋐後兩千甫校正

死事列傳

員外郎左公譽　宋

左公譽永新人紹定二年進士授復州景陵尉泄任未幾遭金兵大至城陷公被執不屈毋妻暨子凡十三人同日遇害事聞詔祠于岳陽賜額閔忠特贈承事郎誥詞褒其忠比之唐張巡焉後數年詔復加贈員外郎官其嗣

李公覿

李公覿龍泉人幼孤長就學既數年嘆曰國家遭猾夏之變郡縣雲擾當捐軀爲國戡大憝安能呫囁章句間會大將岳武穆督師挺身從之未幾聞毋訃歸哀慟成禮釋服走淮安以策干都督張魏公公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麾下積閥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翟將軍入寇暉分兵禦之覿獨與部典當其先鋒轉鬬至西京天津橋南大小數十戰卒俘翟將軍乘勝逐北會金人益濟師衆寡不敵遂死之時年三十一詔贈兩官官其一子

郡守劉公鶚　元

劉公鶚字楚奇永豐人皇慶中以薦辟累官翰林修撰國史編修元季紅巾盜起擢江州總管寇不敢犯奉命守韶六年屢卻彊寇後分兵討洞獠韻寇數萬猝至戰守月餘力盡城陷被執不屈囚于韶之慈雲寺自分必死乃書衣裾有忠節既無慚淸風自千古之句遂六日不食而死子運字導元時爲元帥府經歷僉元帥事亦同戰死

義士陳公無咎

陳公無咎永豐人至順間以書經應舉累不第後值亂叛寇強之從公紿之日相從可矣乞與我紙筆乃大書一詩罵賊賊怒去其舌含糊罵不絶口而死

羅公明遠

明遠盧陵人至正十二年徐壽輝僞將陳普文陷吉州路明遠起義兵鄉勇設奇制勝遂復吉州路時賊至官兵失守遠率敢死士四百人大呼巷戰殺賊數十百賊卻而遠死焉事平郡爲立廟祀之

周公晃

周公晃盧陵人少讀書高自負由文學薦出守廉山以廉介稱有惠政嘗卹貧民逋賦會賀州洞冦周滿反官兵討之不克招之且不來願日審是周縣尹來乃降爾晃往冦果望見偃旗鼓羅拜迎降後歸家食數年至正兵起監郡起公及前松江同知周福領兵禦之兵次龍渊冦至公率兵死戰數十陣遂與福俱死晃身被五十餘創監郡憐之爲立祠以祀

信豐令李公廉

李公廉安福人至正間成進士爲信豐令元季兵起洞獠時出剽掠公教民肄習武藝立保伍相守之法境土以寧至正十二年紅巾賊奄至民曰避之便公曰吾爲國家守此土烏有冦至而避之者乎乃倡率義勇及吏民以死戰守衆潰遇害其子敬亦從死邑人爲立雙節祠歲時祀焉

元帥高公文鼎

高公文鼎吉水人嘗參廣東元帥府事尋遷元帥府副元帥至正間三山賊攻廣城公以義激將士以死守力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援兵不至城陷遂自刎一家皆從死

知州劉公元謨

劉公元謨吉水人為弋陽州守至正間賊逼州公力拒凡十九日寇攻急衆欲其降公大罵曰雖死當殺此賊會援兵不至城陷罵賊而死

山長蕭公生

蕭公生字彜翁吉水人領鄉薦以薦為建昌州學正復為濂溪書院山長至正間參政全普俺撒里辟贊軍事僞漢兵至參政遁去公曰有城不守非忠也我則參謀何面目見天下士投學宮井家人救出之公三日不食城竟陷不屈仍赴井死門人私謚曰貞節

張光遠　附友羅惟遠　元

張君遠字光遠以字行永豐人氣峭踈達不徇於小物當元之季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擣走之盜所過井落民皆相挺為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羅惟遠者尚氣節君遣人夜致之刲酒炙於庭脫冠酬飲夜將半屏左右語而告之曰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盜蹂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我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署以候斫賊無難者羅抵掌于几曰子

誠奇男子吾縱無他能敢不從命議既君冢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語之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不留一人羅舉觴賀君曰大兒有如此豪傑兒事不患不成也未發寇諜知之帥衆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書一死字賊反接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竅日增加之羅嚼齒大詈三日而後氣絕君得脫走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遣羅事者縶之

至詈賊競來指曰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纓緌之家決不畏死喪節殺即殺何以多言爲遂遇害賊黨忿猶未平幷欲屠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歎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耶爲具棺斂使歸葬里之桐塘聞者莫不賁涕君博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聞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爲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壽五十四遇害于至正戊戌之正月君季子唯流寓河南以尚書中鄉試第一官編修云

宋潛溪銘墓者文節

史官宋濂曰嗚呼士氣弗振久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爲二千石者曾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遁去日行百里惟恐不疾誠婦女畱須鬣者也有如君者貌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

隴西郡侯李公繼先　明

李公繼先廬陵人父誠則以能詩稱才子嘗教督繼先學公心念世平貴文事世亂先武功遂專志精通兵法因去事高皇帝以韜畧受知授樞密判官會南昌降將祝宗等復叛陳友諒悉兵來圍左右翼元帥俊先戰没敵攻彌急公鏖戰自辰至申力屈被掠死敵中友諒平高帝追崇南昌守死諸臣功贈公隴西郡侯以江西死事諸臣十四人同立廟祀之

編修王公艮

王公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乙卯鄉試第一明年舉禮部廷試策最優擬狀頭以貌不揚易胡靖及第第一艮次之又次李貫並授翰林修撰公初聞靖難兵起輒憂不食日羸憊及兵渡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子飲藥死建文君哀其忠遣禮部侍郎黃觀諭祭文皇入靖貫皆受職

尹公昌　羅公如墉

尹公昌字輯禎羅公如墉字本崇俱吉水人正統間爲行人時也先入寇軍府告急權閹王振者大同人也恃寵傾權積賄巨萬園囿臺觀僮奴牛馬牛在大同恐被殘傷引永樂北伐事勸車駕親征且冀臨幸以自壯即詔出師官軍旣無夙戒也先兵勢且盛振故匿不以聞廷臣故畏振莫敢言然逆知師出必敗莫不冀免尹羅同官曰孰與吾偕行衆俯首未有應羅熟視同官曰主憂臣辱今日又何擇乎遂自請行過太常劉公儼曰適與妻子訣茲行安危

未可豫也萬一有他吾必死墓銘當以屬君上馬徑去又數日尹自軍中遣僮歸因携道中倡和詩十八首皆歎軍無紀律且憤振誤國相期必爲報主計未幾帝駕至土木伏兵起吁聲震山谷諸扈從者戰悸墜馬不能上軍士忿怒解甲坐待死明日百官潛歸者甚衆二公以扈駕被獲不屈死詔追旌各官其一子

將軍王公接武

將軍王公接武廬陵人初爲邑諸生旋棄去攻陰符韜畧諸書學擊劍尤善射三登武科任銅鼓營守備建奇功陞浙江參將會浙省兵民交訌撫軍以下皆戒嚴接武單騎入諭令解散兵民各聽命論功封懷遠將軍屢立戰功所至不殺降不掠民家財物治兵甚肅餉或時缺傾私囊給之奉上檄偵寇遇伏力戰而死

左參議朱公裒

朱裒字崇晉泰和人祖父籍楚家焉嘉靖丁酉裒中式楚

省初仕署肇縣敘事陞武功知縣抑權豪振淹起弊開中稱爲鐵漢陞揚州府同知民遮道留者萬人佐揚州一歲事妥民服吏無能索民一錢者未幾倭寇犯境裒即領兵出遇寇于沙河敗之殲其巨酋奪俘畜百計以還裒不色喜翌日寇大至且薄城東門裒曰恥也帥步騎大進抵敵壘有頃伏發兵潰裒遂遇害事聞朝廷悼之特贈布政司左參議賜祠揚州錄一子初裒未仕時見邸報有死諫者輒太息曰處其地而不爲其人非夫也在武功修蘇武祠作詩頌慕益其天性忠義如此

工部司務劉公以森

劉公以森號轉華盧陵人萬曆丙午舉人崇禎庚辰受定南教諭癸未陞國子監助教甲申陞工部司務未受任闖陷京畿被執索賂公大罵不屈賊益怒加以酷刑肉糜踝折氣盡而死公生平志氣高邁蚤歲鄉薦自負才思通贍不肯俯仕除丁艱外計偕北上歷赴十一春闈故臨亂大難不甘苟免如此

同知李公之清

李公之清號白汀盧陵人萬曆戊午登賢書任寧鄉教諭陞廣西左州知州轉山西太原府同知會闖冠逼潼關圍太原攻三日城破公被執大罵曰朝廷何負於汝汝乃破州郡掠子女玉帛耶賊怒遂殺之

總戎趙公雲

趙公雲字景龍永新人少英勇不羣長淵謀好秘計慕漢常山之爲人遂名雲年三十以總弁起家菹顧會獻賊突入茶陵吉袁告警中丞林公曰賊狂甚吉袁不守奈何雲進籌曰吉南控衡原北通宜分吉有失袁不可守計守袁宜自守吉林公韙之命移總吉營至則訓方率先有過人者無何賊警益急郡人巨室率入山避之惟恐不深雲怒曰丈夫志期勠力王室廓清中原彼擊楫中流聞雞起舞獨非人哉奈何徒效鼠竄爲耶同守諸義壯其言氣爲之

振崇禎癸未十月十八日賊至近城未即攻城上棄戈以逃竟不敢發一矢官民雜亂奔走顛踣窮胞號哭之聲盈於道路已而八賊登城回視諸將無一人敢當者雲廼隻身挺刃大戰於西城之下身中數創氣猶不挫厲聲曰吾力竭矣生不能衛城死必爲厲鬼擊汝等言訖遂被害顏色如生刃在握拔之下郡邑觀者以千數爭敬邪之郡人藍上孺爲作傳

藍亭曰嗟哉趙君眞所謂臨難不屈者也當孤城力戰之時負白刃胃流矢豈計及於身與名哉志存忠孝義

切於中也讀是傳者非惟重捐軀之名其亦存觀感之志云爾

當獻寇以癸未十月犯吉其衆不下數萬然半屬稚弱游手先二三日營于五十里外疑悔不敢徑入逮偵聞官軍潰散始以八騎從容扎階登西城所未奔者城中僅五六武職耳將軍先期誓以死守與諸弁闖分五城將軍闖得南關忽聞西關大警將軍單騎來救至則守西者已通賊已入城將軍獨戰逾時以一服八勢不能勝竟死忠城西嗚呼使當是時有官守武責者稍蚍蜉之援則將軍必不死將軍不死則賊必就戮彼烏合數萬之衆將聞風潰矣何至寇吉復吉者戈矛相尋而令生民罹無窮之慘也悲夫

徐公士驥

士驥字公驥吉水人崇禎癸未獻孽蹦吉州驥携妻子避邑之東山賊獲之驥以死自矢囑其妻謹守名節執至偽管賊將欲官之驥厲聲曰我天朝臣子肯同爾作賊耶不屈令穿耳肉袒遊市見一井急投下賊縋出押至管劓其鼻被詈罵復斷一臂驥猶罵不絕口賊怒甚乃刳心剝膚備極痛楚而卒

人文紀畧目錄

卷九

清正列傳

吉州人文紀畧卷九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清正列傳

洗馬曾公崇範　南唐

曾公崇範、廬陵人、家貧。喜讀書。雖復竄薪不廢。而世藏九經子史自富。南唐初典籍廢缺。旁求無所得。刺史賈皓從範取進上。且薦崇範。不報。皓以已緡償其值。公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于家。世治藏于國。無以異也。家非書肆。奈何欲估直耶。皓謝曰、俗吏免觕。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刺史益敬重之。卒與公如金陵。表薦之。授太子洗馬。公廉儉自持。俸餘賚賜。悉班親舊。家貧之殁。其初自書史外。無一長物。遷東宮使。以疾卒。

崇國公歐陽觀　宋　附弟員外郎公䭜

歐陽公觀字仲賓永豐人與弟䭜同登咸平三年進士公歷泗綿二州推官天性仁且孝歲時祭祀皇考妣涕泣如初喪治獄明愼矜恤每每思求其生後擢泰州判官卒以子修貴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追封崇國公葬本邑瀧岡

都官員外郎䭜字日華崇國公弟也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蓄爲奸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爲餽公笑曰吾安用

此今歲饑聞汝積穀六七萬石若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知桂陽監民有爭舟相毆致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庭中脫械縶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吾視食者皆右箸汝獨左今死者傷在右脇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泣下服罪後歷知黃永二州以都官員外郎致仕

奉議郎葛公敏修

葛公敏修字聖功廬陵人元祐三年試禮部蘇潁濱知貢舉敏修論周秦彊弱不變之弊蘇奇其文擢置高等黃廷堅令泰和與公結交及是見其名大喜潁濱之得人也仕爲確山令未幾罷公爲人孝友伯兄敏求蚤世撫其孤甚恩仲兄敏明大觀初以息科調官道死音聞公以二兄連喪慟悼不勝號踴發疾而卒卒官奉議郎有道帆集三十卷胡忠簡爲之序初敏修宰確山以元符上書置黨籍崇寧三年始出籍時論多之

周益公必大書曰予按崇寧元年九月詔書定元符末黨人五百四十一人而敏修姓名在焉繇此罷確山宰廢于家越三年六月始出黨人謂敏修困久當少折其詩乃云從今黽勉爲忠義一噎如何便廢餐此豈二其志於得喪間哉

宣慰聶公以道 元

聶以道、吉水人、少倜儻、恥爲汙行、嘗餘永豐儒學棄之去、爲吏、從參政整治海南鹽法、盡除宿弊、文宗在瓊潛邸聞其名、召見甚嘉之、考滿、得官江華縣尹、興學校、勸農桑、復流民三百戶、墾田千餘頃、歸旁民詭寄田稅、不犯其境、去之日、民遮道留之、立碑頌政澤者十有二、塞至支薦之、天曆中、中書奏以爲武昌推官、上驚曰、是非不要錢聶以道耶、向者使嶺南廉能吏也、今始爲推官耶、武昌秩滿、歷陞廣東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未上卒、以道自奉甚薄、廉介之聲、聞於天子、其在湖廣、裁減歲製上方縑帛、官買紙直、可數萬緡、在江華、奪還豪民三百年所占水利、溉田數萬頃、經歷海南北、與監憲力爭書院不可以爲老氏宮、又建議籍大官、不當沒入命婦爲人妻、孥其所敭歷、無不可書者、

左侍郎張公衡 明

張衡、字子平、萬安人、洪武十八年登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二十二年、擢禮部左侍郎、奏定洪武禮制禮儀定式、歲行郊祀、選百官行最者分獻、衡與焉、太祖屢嘉其廉慎、以其事載大誥中、每召呼爲瘦張而不名、年四十卒、

大理丞彭公與明　明

彭公與明萬安人由貢入大學以才力學行俱優爲衆所推洪武二十五年授兵部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公廉勤律己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衆特推公遂出淮西至靈壁會何福戰敗爲北兵所執至軍前不屈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公憤慨裂冠裳棄官變姓名遁去其子泣尋之不得不知所終

劉陽日當時金陵故老言師入金川門是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遁去詰朝御史以聞文皇悉置不問後來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以居者悲其志也弘治間金陵陳宗之官文選嘗於故牘中得諸名氏將傳之未及脫藁而歿此牘流落人間嘗終自不泯者彭大理殆一人也

張公景良

張公景良永新人初爲教諭適永樂間有詔舉天下教官學行優者入試克皇太孫講讀官時廷試五百人擢其儁得八人景良與焉授國子博士進仁宗以四書直講嘉獎之授右春坊司直郎賜敕褒諭謝事歸省掃起爲順慶通判時中官入蜀採辦以在東宮時嘗受學於公乃取府所歛民金五百兩遺之公受焉悉以還前所歛之民或難之曰公爲此孰若先拒之足全公廉名公曰斯皆吾民膏血也豈忍借是以沽廉哉言者愧服

州守李公湘

李公湘字永懷泰和人以歲貢爲東平州知州招徠流亡勤恤民隱州人德之循例當還朝百姓遮道泣留不可乃有婦女三百餘人詣闕乞留詔從之又留東平九年進懷慶知府既去民祠之

左侍郎曾公翬

曾翬字時升泰和人宣德癸丑進士差督潘王塋事餽不受一物楊文貞公亟稱之正統初授刑部主事嘗佐戶部侍郎焦公宏備兵吳越焦還揚詡翬曰雖使宿金帛庫不染也文貞公嘗贈之詩有秋官一味茫清貧之句既陞員外承委典十三司奏牘賢名益盛尋陞廣西右參政改河南有清軍御史徵翬同事欲多功翬不從曰清軍以為民也誣民為軍可乎竟無一枉者陞山東右布政轉河南左布政山東官署相傳有妖翬居而安之在河南荆襄盜起翬念王師出征必道河南預命郡縣儲糧餉具芻候至給之民不知有王師歲饑民缺食又賞軍需銀萬兩公私莫辦乃會計開封倉糧數多出百萬平價糶之而軍賞亦無缺先行後奏皆從其言未幾擢召陞刑部左侍郎又命巡視浙江許便宜行事至則黜不職官吏百人一一皆當舉十餘人後皆為名臣諸百與罷咸關大體越歲還京署部事有中貴怙寵殺人事覺具奏逮治之衆皆吐舌首下竟從其請于是京師戚貴無敢犯者又明年自陳老疾乞致仕許之既陛辭賜宴寵行居家二十餘年家長曾玄足跡不一至城府久之至人不識其面嘗道議歲撥供役又有詔文臣五品以上廉且貧者歲給俸皆固辭不受既得疾顧子弟誦曾子啓手足之章乃卒翬清風雅操足繼文貞公而優游林泉又兼文貞公所無之樂人益服文貞公知人晚年自號龍坡居士所著有龍坡集

太守劉公寶

劉公寶、字嘉秀、安福人、登宣德五年進士、擢翰林庶吉士、尋補金華通判、課績京師、未嘗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授教職、不允、復判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貞介、綽有聲稱、郡賦以旱蔵、逋不能完、催科急、民或鬻子女、公疏得免、又贖還其子女、公暇輒探閲經史、即視事又掩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之、不爲改、郡有顏孝子宗忠節呂東萊祠墓、公爲修葺、鄭義門合爨不能給、又歲供出西驛馬、公疏免之、校文南京、故事給帷幕衾褥、遂以爲贐

公悉以還官、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吝、承屆遂擢知南雄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鉅萬、知南雄者輒盈橐、推其餘餉過客、得其懽心、且爲游聲譽、公至存羨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而已、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賂、不得則肆辱公、南雄民爭走入、爲公謝過、以身翼蔽公、竟擁以出、中貴見公得民心、徐問之、知其不索、欲召釋前憾、公不往、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横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馬馳奏、公抗勅使、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致觸忤中使、無所逃罪、疏入不更鞫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公生平清強、甘心貧窶、彭文憲公稱公躬過人之操、屹立絕俗之矩、儀利誘不回、勢惕不沮、蓋實錄也、

袁襄曰、劉公其古之遺愛歟、夫能使其民赴急救難、如子弟之衛父兄、非素誠得其心、何以至此、其廉潔至一介不取諸人、雖晉之二胡蔑以加矣

右春坊劉公戩

劉公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進侍講弘治改元命公使交趾時交趾吞占城侵緬甸頗桀驁僉難其行戩被命即從兩僮乘肩輿道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艤檣徼滑貿重易而今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郊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據大明集禮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大恐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餽金珠犀象公一不顧既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公書其初入關詩卻歸

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以示之交人益敬慄初公至交交地苦炎暑其館伴進一象骨扇及出關以其扇返之交王遣使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進右春坊右諭德踰年卒公娶胡氏早盲數請置貳室不聽臨終索紙書曰劉伶之鍤既荷莊叟之骸如遺無一語及家事所著有晉軒集邑人王世槐作傳

陳明卿曰入關詩妙絕直堪作使臣針砭

按察使羅公欽德

羅欽德字允迪泰和人與其弟欽忠同登弘治己未進士其時兄文莊公官翰林三羅之名隱隱在公卿間咸欲識其為人公顧深避不欲拔類坐是抑其選除兩浙鹽運副使至則一洗宿弊居久之遣妻子歸官舍蕭然若禪院初中官鎮浙者恣甚索金動盈百獨未嘗向公啓齒勢豪冒鹽禁聞公掣盤怒繫其艘沉之其見憚如此久乃轉刑部郎尋陞浙江參議當述職詔吏部舉藩臬大吏異等以公名聞賜羊酒彩幣旌之陞副使乞歸不許又三年再移疾

得旨令有司時其疾愈奏請召用嘉靖初即家拜湖廣副使尋進貴州按察使堅臥不起家居三十年謝去造請清嚴絕俗獨處一小樓率旬餘始下樓一謁文莊公而已性隆孝友自浙得請歸侍其父几杖依依若孺子隻字片紙必珍藏微言細行札記靡遺母淑人所製布履既貴尤笥存之臨終命納諸棺以殉

按察副使羅公循

羅公循字遵善吉水人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丁外艱服闋爲工部主事管徐州洪首罷漕米總役夫以便漕舟調兵部武庫時以武庫爲閑局有力者爭欲得之而許太宰進獨與公曰吾以媿競進者歷陞武選郎中逆瑾私人多在武衛武衛陞罷必關白始行有巳革乳母官三百人援瑾求復公駁其不可復者五事奏竟寢擢鎮江守巨寇劉七等薄境郭外民皆奔城而指揮使閉門自守公曰城以衛民未聞棄民嬰空城也乃斧扃鑰納之一晝

夜乃止未幾朝廷遣將將大兵至公竭力祗辦軍費而很山奏捷上其功調淮安守錄囚縱釋九十餘人聽訟不怒部使者上治行諸郡第一擢山東按察副使以母喪歸起復爲密雲兵備鎮守太監聞公氣岸不相下必不利巳乃入奏請省之遂忝官歸用薦起爲山東副使引疾力辭嘉靖己丑子洪先及第請告歸公敎之不殊童稚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客蹴踖起則止之曰君謂勞耶固所以愛之也公剛嚴慷慨急於義而厭猥屑至晚歲敝衣非食與寒士無異始逆瑾所善鄉人通政李憲乃公同年也語公顧爲先容公弗聽瑾敗憲且除名其黨皆引匿避禍公獨載酒與別憲伏地哭曰昔之賴我者今無一人至公當時拒我乃復憐我公眞古人矣

王莊簡公學夔

王公學夔字一夔安福人領鄉薦爲郴州學正登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考功以疏諫諸激切罰俸午門廷杖之嘉靖初上謹始疏深見嘉納又疏抑戚畹疏宥言官歷考功文選員外郎中晉太常卿左遷福建參議尋撫勛陽轉操江皆有平寇功進吏部侍郎四年擢南禮部尚書轉吏部四疏乞休不允改兵部得請致仕立朝蹟在銓司居多王槐野稱其未嘗陰庇一士陰入一物家居敦儉素布袍糲飯有儒生所不能堪而獨安之邑中人士若

子姓謁見庭下多謝去外飾更著粗敝惟恐見誚讓華靡之風爲之一變晚歲奉特恩存問者再卒年九十四贈太子少保諡莊簡

右副都李公中

李公中字子庸吉水人少從父至隨州爲州弟子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甲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是時有西僧挾幻術出入禁省位官居中用事公上疏切諫忤旨謫通衢驛丞踰年陞廣西督學副使憫俗學支離喪失眞性凡敎一本于身不事言詮常曰聖書載道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日登堂講說敷悉自晨至暮不休士多興起歷陞廣東布政使時巡按御史欲罷南海番禺吏六十人公驗無實而直之御史不樂又都御

史令以千金賻所親之喪公執不可故事平大盜布政具宴諸司餽賂數十百金公獨舉宴不以賂於是都御史與御史交誣坐不職謫四川參政踰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歷陞右副都總督南京糧儲卒于官公氣剛而豪聲吐震厲人憚其莊然意態安舒不甚求異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輒注目傾聽意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曲假顏色自入仕至憲副十餘年俸入不足供朝夕嘗留客飯至不克舉饌而別起覲見時笮無一帕以爲贄及官至崇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椽不蔽風雨然竟

不支一木覆一瓦爲子孫計與致曠遠飄然自得學者稱爲谷平先生

門人羅洪先曰先生之學以求仁爲的以闢邪爲端以自作主宰不致纖毫之力爲功以生生不息不以已與爲體以心正而動自有分殊爲用以脫然無繫常如太虛爲樂以遯世無悶不求人知爲至晚年益肫肫於隱修嘿識而以虛談爲戒侍其側者未至窃契固不知先生之爲深也

周簡肅公延

周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癸未以進士爲潛江令尋調新會發摘撫字得民民愛俱祀名宦祠戊子召爲兵科給事中時議奪新建伯王守仁爵公上疏言守仁堅直節於逆瑾搆亂之時糾義旅於武宗南巡之日且其倡道東南四方慕義建牙閩廣八寨底平今欲以一眚盡棄生平非所以存國體而昭公論也忤旨謫判太倉州丁外艱起補宿州宿人祠之如兩邑歷陞閩廣藩臬傳甫交議起贊畫居多而中使採珠者畏其禁令不敢苛暴以右副都御史巡

撫應天首清海洋林成之擾次復溧陽水次之宼以兵部侍郎兼秩督兩廣軍務節冗費杜倖功疏止番舶交易罷瓊萬烏石諸驛歲省數千金召還刑部累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參贊機務乙卯持召爲左都御史考察天下述職諸臣者與在廷諸臣者一陟明黜瑕私莫敢干獨立朝著望者歛容臺綱爲之一肅公方峻謹潔無他嗜好面顏寒峭人不易合一介不苟取燕坐一室儼如對賓妻子不敢輙至其前官益尊顯而清約自守交游屏絕門外蕭然不異在下寮時嘗自贊其像曰退然若畏鈍兮似迂然其

不違義不趨利不隨俗不靡風者殆之死而不敢渝也卒
贈太子太保諡简肅

給事中楊公海

楊海字汝容泰和人文貞公四世孫狀貌修癯骯髒不自
下以諸生入大學及歐陽文莊公之門友四方士相濟磨
者六年舉順天鄉試嘉靖丁未進士觀政刑曹日讀律不
厭大同寇試假如同儕多倩吏海顧必親製曰此職業也
旣官行人承命護費文通公喪歸塋故事喪家重王人謝
必金幣而王人亦不以金帛嫌海至視塋畢即登舟趣解
纜雖一蔬楮莫得致也久之復使瀋府鄉戚方醵金爲餽
竟遁發及歸同鄉勞之曰向行何疾也曰吾度歸無爲餽

荅敢辱餽耶其先後嚼然不滓若此未幾授工科給事中
卒方海在南宮同舍生多騖宕務爲不羈獨燕處若超然
間出莊語滑稽者爲慚服嘗謂其儕曰今欲天下平非盡
汰虛文殺縟儀必不可昔者晉弊於清談六朝若唐以浮
詞弊宋以空言弊子懼今時之以虛文弊也聞文莊公言
輒能發其意旨或問曰知行果一乎荅曰非強一之葢本
一歟即如紫陽訓窮理則先居敬此謂一也二耶孔子十
五志學三十而立咸未嘗先知非弗之先也行即有知知
即有行故曰本一也聶貞襄公哀之銘其墓

侍郎周公宷

吏部右侍郎周公宷字濟甫安福人弱冠舉于鄉登嘉靖壬戌進士授嘉善令老吏以少年易之及見其剖决精敏乃大驚服清操睟然相國徐公階爲其邑擇令更華亭政聲益著以治行內召得祠部主事尋改吏部孤特鯁介無所徇和引疾歸十有五年淸約如寒士監司守令不得識其面江陵柄政起僉閩臬不赴後數年起廣東理鹽政商民兩稱便擢南通參歷右通政巡撫八閩會川寇熾甚公還籌擒勦口不言功陞大理卿進兵部侍郎督漕淮上淮

水橫奔幾嚙徐城時議徙城以避之公按行周視力主開魁山渠水勢遂減召入爲吏部右侍郎未任卒公生平兄弟甚友愛嘗遊羅文恭公門學務踐履有古先輩風義利介然嘗作十戒書壁自警

巡撫謝公應祥

副都御史謝公應祥號鳳阜安福人萬曆乙酉鄉試登辛丑進士授嘉善令在任均徭役[illegible][illegible]亂禁勢豪不得兼并積美以修水口閘補貧士之不能輸將者嘉善陋例縣官考成市商皆有餽贈公恥之[illegible]卻去而俗因以變課士則達官巨公連牘薦俱爭冠軍公詰之曰已有先得者矣詢薦者何人則曰嘉善知縣謝某也其清狀如此所得士如錢士升魏大中夏廷陛諸公皆爲世名臣解任日册輕如葉行取入京以恬淡得南銓神宗特命北銓先時掌選門

如市公設水缸于署一切書札盡投其中廉操著聞晉太常大理陞山西巡撫魏璫煽虐以魏大中爲公門牆曾疏薦公嫉陳九疇劾公老疾公引去遂與鄒南皐鄒瀘水朱玉槎三公同時追奪公爲人外嚴內寬家徒四壁柱門御掃題其堂曰晝掩當事造請不得一見世有大利害必毅然爭之至今誦淸介者必首推公云

參議蕭公象烈

參議蕭公象烈、字無兢、廬陵人、萬曆庚子舉于鄉。甲辰成進士。授六合縣令。潔己愛民、詰盜恤獄。丁未改杭州教授。應聘校貴州鄉闈。陞南國子博士。轉南刑部主事。出知永州府。卓有美政。後備兵蒼梧道、過永州、士民迎之。至塡溢街巷不得行。新守感之。亦砥廉隅爲循吏。尋督餉黔中。改辰沅兵備。補參議。囘籍。生平廉靜寡欲。居家甘貧。歷官數任所存僅一帑。屢以質米。有古廉吏之風。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

儒行列傳

宋

蕭　楚　孫叔通　劉淸之

龍升之　劉　過

元

馮翼翁

明

吳　勤　劉　亨　陳　謨
蕭　岐　劉　宜　羅　僑
李宗栻　彭炳文　歐陽瑜
曾于乾　陳嘉謨（理學）　顏　鐸
賀　沚（理學）　曾　皐（文學）　鄒德泳
李廷諫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彥千甫校正

儒行列傳

蕭公楚　宋

蕭公楚字子荆泰和人少從舅氏羅括學攻苦二十年不急仕進紹聖間留太學時方較聲律公獨窮經尤喜春秋淮海孫氏伊川程氏皆以三傳聞受業者常千人公往質疑歸著經辨四十九篇衆高之謂必名家爭師事焉自思母老及見蔡氏方盛攬執朝權遂慨然引還貽其從游馮澥書謂蔡氏必召亂誓不肯仕嘗遊巴峽踬輿之間其氣愈豪自漢唐迄宋習春秋者櫽僻于傳而公獨以經授弟子至百餘人然其能通曉大義者三四而已學士胡忠簡其一也忠簡公登甲科爲春秋第一歸拜牀下公曰學者非但拾一第止耳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忠簡後歷兵工侍郎龍圖閣學士以諫議顯公有力焉初公聘富家子其父繼背盟欲改之女子聞而自縊公義之誓不娶卒葬里赤陂門人胡忠簡私謚曰淸節先生

孫公叔通

孫公叔通字深道龍泉人與薦至京師因星變條上時政之缺請開黨禁召用舊人語大忤權相蔡京罷黜政和二年始出籍中進士第歷六康薄處州士曹攝上猶令終淸海軍節度推官時方禁史學士至不知有魏晉叔通儲書萬卷歷代興廢治亂得失靡不精究貫淹人或叩之自源徂流誦荅如響時號孫書庫

劉公清之

劉公清之字子澄廬陵人家貧力學博極羣書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授宜與簿改建德簿將復應博學弘詞科及見晦菴先生惕然悔舊學非是盡棄所業慨然有志義理之學往謁呂祖謙留數月乃去歷調高安丞帥龔茂良以公救荒實跡聞于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督州縣畸零之賦公不可會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薦子矣其以閥閱來公移書同年生曰所謂薦者非有術能致羨輸實侵刻於民法當禁幸侍郎請上則孰不

願出侍郎門下如不然清之賤品誠亦不敢溷侍郎知人之鑒後竟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入朝不見丞相徑請銓司第得授宜黃縣茂良入參知政事復與丞相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及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才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鄂州鄂俗規利尚鬼病不藥舉以聽巫死不埋壅而畀諸火公為示曉民民稍益從禁遣發常州改衡州居郡有報白幸自書之不以與吏嘗作諭民書一編其指簡質易從衡人家有其書每於月講設酒肴燕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滋衆則又增築臨蒸書院士亦彬彬向文學矣先是郡傚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公笑曰人臣奉法遵職毋作姦下民即所以事上官者禮備甚焉在以飲食財物涵瀆為勤哉卒以此忤使者使者譏之臺臣竟論罷主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來謂曰子澄其澄慮公氣息已微猶荅云無慮可澄遂卒晦菴哀之甚惇學者稱為靜春先生平生篤行信物從父兄多落異郷必迎致養

高安有李好古者以貲雄結訟其族人公為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愧悟釋事市程氏易歸卒為善士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戒子通錄等書

通直郎龍公升之

龍公升之字子崇永新人博學好著述游眞西山楊東山之門兩試鄉漕舉陳愷帥九江禮聘任以事遂建城永新之議邑民至今賴焉奏名調臨川户曹京尹趙與權表監酒場嘗修中興政要書成與權列薦循資授從仕郎除福建帥司節幹在幕修宋帝學增釋二百卷再循資轉儒林郎史館校勘改通直郎卒京卿姚希章狀其行與權取語語表墓道曰忠勤先生郡守李義山援陸象山例立祠於學宮祀之

劉公過

劉公過字改之泰和人自號龍洲道人生宋南渡後以詩俠名湖海間陳同甫陸務觀辛幼安世稱人豪皆折氣岸與之交時謂晚宋四傑宰相周益公必大聞其名欲客之門下不就飲酒放豪如過杭州登多景樓有山外青山樓外景及斗酒彘肩風雨渡江之詞至今傳誦叩閽一書請光宗過重華宮辭意懇婉聲重一時嘗以書干用事者陳恢復方畧謂中原可一戰而取不聽以是落魄無所遇合晚年欲航海抵崑山友人潘友文留之詩卒于崑山

州守馮公翼翁

州守馮公翼翁字子羽永新人自少攻苦就學師水窓先生造詣益深登泰定元年進士授漢陽縣丞歷官撫州守所著有春秋集解春秋大義士禮考正性理羣書十七卷通鑑小錄考索類要正統五德類要三十四卷古書正譌讀書纂要法家源流與政錄十一卷又合左傳戰國策史記漢書韓柳歐蘇八家爲文章旨要八卷所自撰詩賦序記銘賛雜著二十卷劉岳申誌其墓謂永新以三馮瑞其鄉蓋其父魯山先生與其弟奕翁並以文學稱云

吳公勤字仲勤永新人父師尹字莘樂學者稱爲桂山先生終永豐丞公幼敏悟初學語時能識錢上字人皆異之十七八爲文章詞藻天發歲癸卯太祖兵下吉安參謀郭子章有詩名一見謙論歡如平生即署公泰和令以親辭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第一人太祖欲作興儒學特除武昌教授學儒其化大行復以例免歸楚王致書幣迎爲世子郡王師蜀王及湘獻王交致書問深相敬慕永樂元年召入史館與修太祖實錄特除開封教授周王待以賓禮世子獨愛重之三年卒于官年七十有六郡人解大紳製銘當元盛時江右詩人自范文正公揭文安而下流至委靡其獨擅音節而不失雄渾者莘樂父子其尤也元季亂幸樂公曾佐義兵其時仲勤兄弟皆弱冠負文武才數以策干城守者皆不能用後皆如其言公學該博手未嘗釋卷老而不倦爲文章詩歌敏而就工尤善行楷書在史館時七十餘矣運筆如飛儕中能書者數百人嘖口稱歎天性孝友事繼母尤謹待娣盡其敬撫猶子極其慈接物平恕而賢否甚明遇賓客故人傾倒軒豁議論襟懷洞如也嘗念其祖先舍南康故曰匡山樵者居武昌曰黃鶴山樵晚更號由翁皆以名其文集幷六藝集若干卷子善存晚居安福今爲安福人

解大紳曰豪傑之才該博之學剛大之氣壯而不遇時老而不大施其所自著足以傳世煜然其光不可秘

劉公亨

劉公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
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
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爲壽州訓導二十一年冬建文
詔求言亨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卑於五府當
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
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
之道多見采用暨武進丞靖難後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
書改舊制者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爲修永

樂大典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
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爲師表官亨造朝自言
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教官
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璡曰孔子言老者安之宜聽
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陳公謨 列

陳公謨字一德號海桑泰和人洪武初徵至京師上賜坐
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褘交薦留爲國子師以式國人
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爲江廣考試官所拔士往往
知名自幼能詩文初習周易後兼通詩書三禮諸傳旁及
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純駁秩然歸于至當雖不願仕
而于當時之務一一籌諸胸中有扣如響嘗謂學必敦本
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
甲兵度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子靡然從之情者

作苟者暢蹇者通天下之士皆曰大江之西有大儒焉海
桑先生是也事親至孝晨昏省定之禮甘旨滫瀡之奉不
懈益虔其于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爲不善不敢使聞所
著有海桑集書經會通詩經演疏共若干卷宋學士諸公
初見其文許之曰湯盤禹鼎器之古也太羹玄酒味之正
也惟智者知之楊文貞公有詩曰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
夫或曰其爲人似云

蕭公岐

蕭公岐、字尚仁、泰和人、性端重。少孤。善事其祖父母、以孝聞。自世變以來、禮法廢缺。閭巷縉紳、徵逐讌飲、不爲訾詬。公屹然以身維之。每在座、客皆斂衽。雖少年侍者。雖隆冬常汗下。語少不當、則端坐不答。四方學者傾仰之。故教立而道尊。洪武初、郡縣遴選經師入覲。首以十便書進獻稱旨。賜宴右角門。時天下有司舉賢良至、皆許得自擇一官。岐曰、臣年六十、衰矣、無能爲用。臣言可行、惟上行之、不願官也。詔不允。明日召入、特授潭府左長史、不拜、如初辭。遂留居京師。官給珍膳。月朔望一入見。歲餘、授平涼訓導。先是嘗夢見其齋中具影。至則盡如所見。公益安之。教大行。屯營守帥、及崆峒所居土酋番人、皆遣子入學。復以考定典籍徵入。賜宴奉天門。對揚屢稱旨。居京方得請歸。六年卒。

劉文懿公宣

劉文懿公宣、字紹和、安福人。早孤力學。補父戍役于盧龍。景泰庚午、以儒士舉順天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累官南工部尚書。公重厚優容。喜慍不見於色。居太常十一年。絕觖望。爲南司成。待諸生誠意藹然。教有條式。因其材而勉進之。琉球諸國遣子弟來就學。人日行故事。賜奚席教。公曰、遠人慕中國而來學、不盡心以誨廸之、是遏抑其良心也。外國生俱感悅。厚齎金以獻者再。固卻之。外國生以聞。被命宜受毋辭。公乃受。慶成宴坐次未定。食日須決之。劉太常公歷舉舊制以對。遂爲定規。於言官往來甚備。日是非大臣親狎之地。卒贈資政大夫。謚文懿。公制行務存大體。惡輕改作。常曰、後生少年輕舉妄動。利未至而害先之。國家何賴焉。人以爲確論。

參政羅公僑

羅僑字維升吉水人初爲邑諸生聞南昌張東白公元禎以道術鳴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說以歸教授生徒一以求放心爲言弘治己未登進士授新會令治尚風化表陳白沙言辭行事令學者誦法朔望坐學宮講論不輟歲泛舟過厓山記宋死義諸臣諸所行罷多倣前哲事民德之召補大理評事時閹瑾專擅用深刑黜斥大臣道路以目僑因旱上封事其畧言今日技不勤戲狎羣小非所以基大業文法大深誅求大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

索竭矣而宰執諫官嘿不以聞黜劓之刑上於大夫寗戾之罪加之者奮如劉大夏忠藎寘之行伍是豈勸大臣之道歟法司比附深巧隱中善人臣竊所不忍也疏上瑾怒欲寘極刑賴大臣救解得罷歸瑾敗以薦還職復告病歸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聘公居守吉水嘉靖初召擢台州知府摧奸惠良興學禮士巡行阡陌問民疾苦布衣張尺貧而賢延之上坐訪以政俗入覲吏部上其治行爲天下第一詔賜襲衣牢醴旌異之擢廣東參政台民爲立去思碑廣之西山諸賊猖獗計擒捕之遂引年乞官去吏部移檄勉留不得已復至尋固稱疾乃得歸杜門謝客日對書史著潛心錄謂學須寡欲則心中無事平生自處甚儉食無兼味家無奇玩賓至具常食事伯兄怡怡歲稜分給諸族羅文恭公稱其自壯至老凝然樹奇嚴坦可謂志士矣

李公宗栻

李宗栻字敬甫安福人自其爲童子時已不凡六七歲與羣兒戲父怒取紙幅書爲百空格跪之祠下責之曰汝即不願學則遵吾教覆則書覆字百個乃俯伏握筆作九十九字而書其尾曰學方造就不敢盡書諸父顧見皆大奇之弱冠爲諸生即自歎曰先王設庠序以復性明倫豈徒應舉取科第耶思近裏著己以求放心自容止食息必以古聖賢爲宗題其讀書之處曰卯刀尼馬做去無靠他人烈火洪爐煉來方爲己物每學臺試輒見黜辭廩不就

躁進者多訾其迂迄不爲動其舉念與行必書之日錄居久之積錄十有七性尤孝居常謹晨昏洗衣濯足必躬爲之終其身卒年三十二卒學者稱窮室先生御史劉陽爲作窮室傳而論之曰窮室在往昔獨學無友乃志勤而行篤殊非空言與時彬彬稱梁羣論說要歸或度越先輩然語篤行不欺求如窮室固難矣

彭公炳文

彭公炳文字簡之號一菴幼敏智力學爲博士員然厭博士家言弗學也時相國存齋徐公爲學使者獨玄賞之嘆爲江浙無雙士公竟不第僅用歲舉爲沔陽訓導學宗躬行之實其言曰學悅事也自學自悅如飽己之腹其果然也何與人事而其楞然也人亦何與己事學者之敝敝於好名辨仁義以爲珩飾性命而作聲籍籍然逐一聲名聲名耳何益於七尺生衆衣冠更覓塗飽故曰鄉原德之賊也故學以自悅此所謂獨知之慊也公性嚴峻不借人顏

色不能見人不義者書有正學編洗心亭集禮經會要陳嘉謨曾可耕皆公門人郡邑祀鄉賢

參議歐陽公瑜

歐陽瑜字汝重安福人自少端愨鮮嗜慾從陽明先生學雅見器異將别請益先生曰常見自己不是此吾六字符也公奉令承教終身力踐之既舉于鄉歷數科不就公車日有老親在王天下不與易也丁外艱守制不處內者三年既葬廬墓側虎每環廬而號不為動服闋授通州學正萃諸生講論剖析幾微及門之士多所成就値州守缺署篆數月雪冤抑奬良善懲罰飭貪民甚安之陞南博士去通士立碑記其德政詳在通州志中比至南雍大司成松

谿程先生故重公與公為忘分交公又以所學授南雍士如其在通州尋以博士被內召入京不見權貴或諷以薦賄可致清要公曰吾平生所學謂何竟得南大理評事蒞任釋大冤十數尋晉本寺正陞雲南僉事起艱補廣西清積牘逐娼優禁龍舟客捕亡盜釋冤獄二十餘人相與尸祝之尋奉勑整飭左江道兵備南寧士官故驕悍為地方患然善伺上官意旨一中其餌遂束手不敢動而獨不能伺隙於公以故慄縮不卒逞其私未幾陞四川參議遂拂袖歸山公在官二十餘年所至士民感德其去也莫不哭而送之蓋公以至誠待物不設城府故雖無赫赫之名而思之者久益不置公既歸壹意講學以興起後進歲時會聚雖隆冬盛夏無不赴其所覺導力守師說不為奇僻語至其謙虛受人則後生末學有所陳說亟稱賞不容口性寬厚鄉人或侮公至詬辱之公絕不為校其自持甚堅少時或有欲敗公守者誘致妓館中鑰其門去公燃燈達旦動以羞惡本心妓亦感泣具道其不得已之故及明敗公守者啓鑰視公燈曈曈未滅妓含泣道故其人大慚謝尹宗伯稱公宦遊廿載恒產不及中士年九袠守身恒如處

子蓋得其近似矣至其好學不倦拳拳焉開示來哲視民瘼若痌瘝在其身而言之惟恐不盡斯蓋公之大者云

曾公于乾

曾于乾，字思徤，泰和人。自少不喜弄，穎悟，誦書一過目不忘。已從父官金壇，楞菴王公煒在諸生中，才而宴，與于乾同硯席，相得甚懽。及父解組，出藏金授三子，盡以讓伯兄庶弟。新昏謝客半月，人頗訝之。及出，所艸管議二卷，并非國語一卷，禹貢備傳一卷，士爭傳誦。後父歿，篤多其讓金義，出券若干，日以償汝，掩泣受之，竟不取償。補邑諸生，四方爭迎為子弟師。適贛會剿，以譏私鹽，久附羅亦隨阻，吉人仰食于贛，嗷嗷然，乃抗書謁督府，督府讀其書萬言，至屈禮延納，開關通糴。諸鹽賈循故事歛厚貲納謝，弗顧。楞菴王公司理吉郡，下車，躡然道故，竟無私謁。時抱重獄求解者盈門，卒不可，至為雪雷丞誣及楊氏寃，楞菴奉若神明，而雷楊弗知也。伯兄性嚴急，事之若父。兄卒，撫兄子如己子。庶母沒，撫庶弟與庶弟之子如兄子。辛酉大侵，請發廩不報，乃出己資賑里中之貧者。對妻子僮僕甚肅，郊外綏步，如委蛇室中。念菴先生招處青原石蓮者六年，日孳從是，畢志斯學，即終身可矣。後祀鄉賢祠。

顏公鐸

顏鐸，號山農，永新人。少從兄鑰聞王文成立志說，凝神澄慮，暝坐七日夜，忘寢食，已而豁然頓悟，力希聖賢，躬行實踐。為族黨講說孝弟，使人人感動。里中立萃和會，雍然躋於仁讓焉。母喪，必循禮。服闋，問學於四方。至京師，遇貴溪徐波石先生樾，師事三年，命成於王心齋先生。於是以開來為己任，會講豫章同仁祠，暢發學庸古士類景從。盱江大儒羅公汝芳尤嚴事之。羅舉平日所得問公，公曰：此制欲，非體仁也。羅聳然，於稠人中稽首者四。公以放言得罪，縉紳南刑曹業置之死地，羅願以身代為之贖，公得生全。家貧好施予，羅又輒隨其所需。公或怒，蹴羅於榻前，批其頰，羅不少動，堀而怒解始起。雖羅公雅量，亦公之學有以服人至此也。歿後三十餘年，邑令管正傳請於督學陳公懋德，祀鄉賢。有顏山農集、耕樵問荅等書行世。同邑賀應保亦躬行，貧賤無媿醇儒。

侍郎鄒公德泳

刑部侍郎鄒公德泳、字汝聖、號瀘水、安福人、丙戌進士。官行人。改授御史。神宗朝、以建儲諫者罪至死。言官相繼罷去。公抗疏力爭。兼詆政府。擬廷杖。以救免。官家居三十年。修復古書院。聚諸生講明正學。皆推本文莊遺教。而其言一以忠恕爲本。光宗立、即家拜尚寶卿。熹宗立、疏上聖學十八條。遷太常少卿。歷通政太常正卿。上臨雍、陳列祖芳規八條。時魏璫黨盛。疾公不附己。公首疏自陳、以刑部侍郎致仕。丁卯歲、璫生祠議起。撫臣檄所屬醵金。公抹其籍

曰。序者不書姓名。寫者尋復揭出。羞惡之心尚存。請君從此中較人。謂公且得罪。未幾璫敗免。崇禎朝、詔訪經明行修。有司以公應。因請開講學宮。著學楷歸市。卒於家。上勅有司祭葬。爲邑建祠祀之。有湛源文集、應求徵言、諸書行世。

刑部郎李公廷諫

李廷諫、字信卿、號文源、吉水人、萬曆癸卯、與子邦華、同舉於鄉。授廣德州教諭。改國子監博士。陞大理寺評事。歷刑部郎中。皆南曹也。篤行力學。究性命之旨。嘗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是古今真修處。必兢業於踐履。方可直證本體。與顧文端憲成、高忠憲攀龍、劉儀部宗周、諸公。講求正學。至老不倦。性至孝。每念先大夫不逮祿養。輒泣數行下。終身澹泊。不忍厚自奉養。戒其子勗力王事。勿以親老爲念。諭之曰、我亦人臣也。今老矣不能事君。汝能致其身。

是代吾忠也。孝孰大焉。自休致以來。日遨遊青螺白鷺之間。年九十餘而終。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一

隱逸列傳

宋

吉州人文紀畧卷十一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鍼俊爾千甫校正

隱逸列傳

彭公惟孝　宋

彭惟孝、字孝求、泰和人、博學有文。議論鯁挺。與周必大、楊萬里、同學相友善。寧宗時、必大薦之。朝。惟孝詣闕論時政、獻賦一篇。寧宗奇之。拜官不受、納勑歸隱於家、以詩書自娛。

段子冲　宋

子冲、字叔謙、廬陵人、自少力學、以薦辟、一上南宫。遇新學方興、去之。退築小齋。藏書萬卷。務該覽自娛。著號潛叟、以明其志。郡以道逸八行舉、弗就。日與太守程公沂、相倡和。其詠梅詩、多至千篇。有螺川集。胡忠簡爲之序。

曾珏

曾珏字天錫泰和人爲人孝友敦朴有古君子之風對客論文賦詩圍棋命酒陶然自適也讀書涉獵百家始自得于佛老氏晚聞正學探幽耿頓改故意既得疾即告訣人惟之珏曰死生如晝夜不足多憾索酒三飲之連呼曰吾逝矣聲絕而卒詳見文文山墓誌

節推胡公幼黃

胡公幼黃字成玉永新人咸淳甲戌進士第三人授節度推官公愼讞決貞介自持宋亾遂退居山中創讀書樓日呻諷其中元世祖用留夢炎等議令所在搜求宋遺士以聞同榜狀元王龍澤起爲監察御史獨幼黃邀進士豫章熊朋來安成劉應鳳同志皆避匿不出應命時論韙之

劉公應鳳

應鳳字克舉安福人中咸淳癸酉鄉試明年對大廷以言忤時相寘第五授簽判元兵逼江南嘗署建昌郡事以時事日非既而遂隱去以文自娛然好尚莊子戰國策故人稱其文謂有霸氣文丞相被執應鳳過王兆翁對牀賦詩憫之有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之句

王以道　元

王以道泰和人元大德間遊汴主張伯剛家識李韓公孟薦于仁宗潛邸以道極論天下事仁宗嘉之及即位張爲汴梁總管力薦以道趣之入覲以道曰吾父母年老受命客汴而已遊必有方不敢違也辭而還至洞庭君山遇異人得養生術歸學養生元亂兵過西昌每指其廬曰此王隱君家也相戒勿毁去

劉伯川

劉伯川、泰和人、家富而輕財。年四十、尚有田數千畝。一日悉散予其親。闒所存臧獲、一切遣去。獨與其妻處敝廬數楹。僅蔽風雨。日粥餰粥而已。不居不與俗人接。然有識鑑善觀人。邑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孟潔、謁伯川村中。二子皆其故人子。公不以其貧、而甚歎特厚。一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雞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即景一首、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

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也。顧士奇笑曰、寒士寒士。鼎鼐器也。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子其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為翰林庶吉士而卒。而士奇官至少師、為名臣。皆如伯川言。

吳成

吳成、字九成、自永豐徙為廬陵人。正德間、為郡庠生。尋棄去。高峻簡潔。不屑與時輩相逐。視貴富世態泊如也。家貧、年四十。尚僦屋以居。會有詔毀郡邑淫祠。友人為請于郡。得廢菴一區居之。廬陵周主事仕文。於成最所尊禮。為置別宅及傢廡、泡湢、田器畢備、以請成。曰、子固欲豢我乎。竟辭不受。成以布衣自引重。常面折周、而周禮之益恭。人兩高之。已而菴居燬。更縛茅以居。題曰、植木留春住、編茅待雨過。而性尤好施予。急人難。嘗有惠蜀扇者。途遇人餓迫

瀕死。輒以遺之。令持以易食。江畔見人被祟溺水。即濡衣援之。得活者。省司檄召校書。避匿山中。郡守徐公冠、廬陵令傅公頤、皆慕其名。知不可招致。躬造廬、嘉其風致。嘆息而去。宅傍喜種瓜。人擬之東林云。所著平園雜詠、若干卷。子來鳳、別有傳。

劉週

週、字繼卿、萬安人、淳篤慈惠。事母以孝。而尤能分財施予人。賑殍。掩骼。設粥。治橋梁道路。不遺餘力。遠邇咸尊仰敬信之。有李具顯者、病且死。子幼、盡籍其田廬屬之。週曰、週與君、平生未接杯酒殷勤之歡。地且遠。若奈何以妻子託耶。顯泣曰、小人知君。君不憐小人何耶。週諾之。爲經紀其家。顯子既長。歸所籍田廬。視初不減分毫。公于人有貸金不能償。即焚其券。其急于爲義。此類甚多。嘗從諸先生長者問學。服習不懈。建梅陂書舍。爲歲時會。週固篤行。而又益以學。以故族里愈嚮慕之。稱善士云。詳見念菴羅先生所撰墓志中。

歐陽曉

歐陽曉、安福人、蚤爲郡諸生。以母老家貧。棄舉子業。力耕終養。飭躬勵行。書主敬、行恕、于紳以自警。遇隆冬寒甚。夜兩手抱母足爲溫。間出遊、行歌于市。生平倜儻倨傲。視軒冕貴人蔑如也。與瑣瑣者處。遠之若浼。已以是寡合。嘗以楚騷、南華、性理、及已所著書數冊。入布袱負之遠行。人呼曰、賣藥客。曉曰、非賣藥也。賣丹也。士大夫聞其名、往訪之。見曉方操牛具田中。辭曰、牛假于鄰。釋之、則不能從牛主復假。諸先生幸辱臨。老農請得畢事。然後入。客乃坐蔽篠中。候犂田罷。入其室。室中懸孔顏濂洛之圖。客坐以磚爲席。出蔬湯一杯。引致閫中。坐石上、談學竟日而別。別亦不謝客。

夏夢夔

夏夢夔、號雲屏、安福人、棄舉子業不就試。從學鄒文莊讀書南嶽。三年而歸。邑令閔公師事之。邑滑文田畝左右文莊、剔弊除害。至今賴焉。常為母市材於楚。時劉虞部摧荊州、與夔夙契不一謁。劉公揖之河干。欲有所屬。夔正色曰、某來為母須材、非有所求也。有巨商以誣越關、沒貨萬計。商持千金來請。夔曰吾生平未嘗以私干人。及歸、劉餞之舟中。因語劉曰、某昨夜舟中聞有越關得罪者、實出於誣。語畢解纜去。劉遂釋其人。曰非江西夏某、幾冤爾。商費數百金追謝。夔曰彼自恤爾。吾未嘗言也。堅弗受。商感泣去。事親孝。父病至為之嘗惡。及居喪、寢苫廬墓、悉中禮。年七十五以壽終。易簀時、諸賢達以祠鄉賢為請。堅持不可。口占一律乃瞑。

彭應壁

應壁、號他山、廬陵人、生負奇氣。嫺詩文。弱冠補邑諸生。郡侯汪公下車、試與革論。諸士欻然。壁條上千餘言。汪公歎服之。巡方陳公徵高士。壁為首。擬舉大用。辭不就。為詩謝之云。嚶嚶勿盡空千載。瑱瑱名韁總蟻封。鄭重諸君推轂志。吾心久已老殘農。終不仕。

黃君錫

君錫、字承玄、廬陵人、好學有文譽。蚤歲鄉貢。不入仕。日撿五經子史性理大全、手自批閱。課子崇禎丙子、長子翊明、舉于鄉。惟以古人相勖。集格言懿行彙一册、名蓄德錄。以授之。丙戌之亂、錫與翊明遇兵。兵脅之令跪不屈。並沒于兵。次子貞明。妻劉氏、亦投河死。都人士嘆曰、黃氏父子一家無甲第而有文章。無官爵而有節槩。相對而成。洵不愧古人矣。

王彥臣

王彥臣號月川泰和人孝友善詩所著有月川小稿其除夕有感二律云山村門路一林斜列炬含輝散暮鴉椒酒暖吞春透腹桃符醉寫筆生花碧壺冰解層層玉庾嶺梅開樹樹花屈指一年雖已過擾人衣食幾牽遮擾人衣食費牽遮一年了卻一年加風霜腳板愁無定塵垢頭顱瘆未爬爆竹驟聞春滿耳梅花細嚼雪寒牙溪山幾幅無人畫冷落孤松隱暮霞其自寫胸次如此終身唯以詩酒自娛

周之冠

之冠字元夫永新人髫年隨父任固安令父卒扶櫬南還即無遺橐雖窮困艱苦動必中禮朱蘭嵎湯睡菴兩太史稱之曰此真孝子也補邑弟子員以文見推尤潛心理學務以身踐力行鄒忠介器之曰元夫非近時人殆黃叔度茅季偉之流與先後太史多固安同籍冠屏跡不通謁學使至懸篋俟之耻以故人子進阹弗就至其救荒化獄撫孤還金多長者行長令聞其賢屢節諭利病一言即退終不再見時楚寇入境大肆焚掠過其廬相戒曰此周君子居也無敢犯者所著訓世要言如非錄家規數十則藏于家

吉州人文紀畧卷十二

盧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科名列傳

解元　明

王昭明

洪武十年鄉試仕至撫州知府永豐人家小嶺

張唯

洪武十七年應河南籍鄉試永豐人家杏園有本傳

解縉

洪武二十年鄉試吉水人見經濟名臣傳

尹昌隆

洪武二十九年應天監鄉試泰和人見才力傳

黎德讓

洪武二十九年鄉試字巽夫仕蜀府教授吉水人

王艮

洪武三十一年鄉試吉水人見死事傳

劉子欽

永樂元年鄉試吉水人家横山遷𥕢城見本傳
張叔豫
永樂三年鄉試四年登會魁擢翰林庶吉士預修大明
會典終安慶府通判字愼勤永新人家官山
錢習禮
永樂六年鄉試吉水人見才力傳
曾鼎
永樂九年鄉試次年成進士仕至湖廣參政字復鉉永
豐人

陳循
永樂十二年鄉試泰和人見內閣輔臣傳
尹鳳岐
永樂十五年鄉試吉水人見本傳
王修
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仕濟寧府學正吉水人家帶源
吳節
宣德四年鄉試安福人見本傳
王鑑

宣德七年鄉試次年廷試二甲第一擢翰林庶吉士改
工部郎中字欽正吉水人家黄金塘
陳文
宣德十年鄉試廬陵人見內閣輔臣傳
劉觀
正統三年鄉試吉水人見本傳
李庸修
正統六年鄉試次年成進士仕至真定府知府吉水人
陳律
正統九年鄉試次年成進士仕至禮部郎中字正律永
豐人

張業
景泰元年鄉試安福人見本傳
劉宣
景泰元年順天監鄉試安福人見儒行傳
彭序
景泰四年鄉試天順八年會試擢戸科給事中字昭倫
廬陵人家村前

羅崇嶽

景泰四年應天監鄉試以目籍華同本省肄業七年再

登江西鄉試榜天順元年成進士仕至紹興府知府字

伯泰廬陵人家什香

易居仁

景泰七年鄉試天順元年成進士仕至御史雲南僉事

字民表泰和人

彭敎

天順三年鄉試吉水人見文學名臣傳

劉瓛

成化四年應山東濟南府籍鄉試次年成進士仕至右

副都御史字廷珍安福人

羅奎

成化十年鄉試不願仕南雄府聘主大中書院字修耀

係一峯先生從侄永豐人家水西

李素

成化十九年鄉試字喬文未仕卒萬安人

羅欽順

弘治五年鄉試泰和人見理學名臣傳

歐陽雲

弘治十一年鄉試次年成進士仕至監察御史字從龍

泰和人

尹襄

弘治十七年鄉試永新人見本傳

李中

正德四年應湖廣籍鄉試吉水人見淸正傳

劉泉

正德五年鄉試次年成進士授翰林編修改廣東參議

字應占安福人

王昂

正德八年鄉試仕至河南僉事嘉靖壬午修郡誌博洽

詳慎允稱文獻明備字成德號梧岡吉水人

陳昌積

嘉靖元年鄉試泰和人見本傳

謝應嶽

嘉靖七年鄉試八年成進士仕慈谿縣知縣字顒之吉

水人

周　儒

嘉靖十三年鄉試仕至鎮江府通判字道夫安福人

王　洳

嘉靖十九年鄉試仕至大理寺正卿泰和人

鄧洪震

嘉靖三十一年應南寧府宜化籍鄉試三十八年成進士仕至兵部郎中字鳴宇吉水人

習孔教

嘉靖三十七年鄉試隆慶二年成進士擢翰林庶吉士檢討國子司業南京吏部侍郎賜祭字時甫廬陵人

王命爵

萬曆四年鄉試次年成進士仕至刑部主事懷慶府知府字元德廬陵人

劉應秋

萬曆十年鄉試次年成進士廷試探花吉水人見文學名臣傳

王績燦

萬曆四十三年鄉試安福人見本傳

劉　渤

崇禎十三年鄉試安福人見本傳

劉錫爵　清

康熙八年鄉試安福人

會元 明 清

宋琮

洪武三十年以經魁會試擢御史刑科給事中進翰林

檢討字萬鐘泰和人

楊相

永樂二年會試泰和人見本傳

朱縉

永樂四年會試仕刑部郎中字仲紳永豐人

劉哲

宣德八年會試未仕卒字希哲萬安人

劉定之

正統九年會試永新人見文學名臣內閣輔臣傳

劉昇

景泰二年會試仕翰林編修永新人見下本傳

彭華

景泰五年會試安福人見內閣輔臣傳

夏積

天順元年會試景泰四年經魁仕南京刑部主事陞郎

中字季英吉水人

鄒守益

正德六年會試安福人見理學名臣傳

張貞生 清

順治十五年會試是科

上因南北兩闈關節情弊考較特嚴初塲夜半命遣學士封

欽定題目赴貢院

諭內外簾官務矢公慎遴拔真才及揭曉日主考官以所

錄名次先呈

欽定臨

命禮臣傳前二十名引見典禮獨隆現任翰林侍讀學士

前國子監祭酒浙江正主考字幹臣號篢山廬陵人

狀元

文天祥　宋

寶祐四年廷試廬陵人見忠節名臣內閣輔臣傳

胡靖　明

洪武三十三年廷試吉水人見內閣輔臣傳是科三及第俱吉州

曾棨

永樂二年廷試永豐人見文學名臣傳是科三及第俱吉州

蕭時中

永樂七年廷試廬陵人見文學名臣傳

陳循

永樂十二年廷試泰和人見內閣輔臣傳

曾鶴齡

永樂十九年廷試泰和人見文學名臣傳

劉儼

正統七年廷試吉水人見文學名臣傳

彭時

正統十三年廷試安福人見經濟名臣內閣輔臣傳

彭教

天順八年廷試吉水人見文學名臣傳

羅倫

成化二年廷試永豐人見理學名臣傳

曾彥

成化十四年廷試泰和人見文學名臣傳

羅洪先

嘉靖八年廷試吉水人見理學名臣傳

劉同升

崇禎十年廷試吉水人

榜眼

尹昌隆
洪武三十年廷試泰和人見才力列傳

王艮
洪武三十三年廷試吉水人見死事傳是科三及第俱
吉州

周述
永樂二年廷試吉水人與從弟孟簡合見本傳是科三
及第俱吉州

劉江
永樂十六年廷試應天江寧籍擢翰林編修告便養改
九江府教授守朝宗泰和人家四十九都

陳文
正統元年廷試廬陵人見內閣輔臣傳

劉昇
景泰二年廷試永新人見本傳

劉震
成化八年廷試安福人見本傳

劉戩
成化十一年廷試安福人見清正列傳

徐穆
弘治六年廷試吉水人見本傳

羅珵
嘉靖十七年廷試擢翰林編修守邦珍欽順從子泰和
人

探花

李貫
洪武三十三年廷試擢翰林編修進學士廬陵人是科三及第俱吉州

周孟簡
永樂二年廷試述從弟也吉水人見合傳是科三及第俱吉州

劉素
永樂四年廷試擢翰林修撰字貞白永豐人

鄧珍
永樂十六年廷試授翰林編修字殷璉吉水人

鍾復
宣德八年廷試授翰林編修字弘彰鍾同之父永豐人

劉定之
正統元年廷試永新人見文學名臣內閣輔臣傳

羅璟
天順八年廷試泰和人見本傳

曾追

成化十四年廷試泰和人見本傳

羅欽順
弘治六年廷試泰和人見理學名臣傳

鄒守益
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父賢弘治九年進士子善嘉靖丙辰進士子德涵隆慶進士次子濟萬曆十一年會魁第二安福人見理學名臣傳

歐陽衢
嘉靖五年廷試擢翰林編修進司經局洗馬南京鴻臚寺卿字崇亨泰和人

劉應秋
萬曆十年解元次年廷試授翰林編修國子祭酒字士和號兗陽吉水人

張公唯 解元

張唯字思魯永豐人以父光遠當元季建策殺賊事不成遇害唯流寓河南洪武十七年以尚書登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尋除國史編修遂于翰林學士宋潛溪爲銘父墓碣父節得顯著其行實今載夾事列傳又潛溪嘗言皇上即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乃開文華堂禁中妙柬英才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首薦會試南宮未幾除國史編修仍俾肄業于堂于見唯有雋才請于上錄爲弟子員唯執經日久忽獻欷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不幸沒於盜於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玆將欲無生惟先生矜而畀之于披丛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特爲銘之唯則君之季子也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來江西參軍曾孫僉判處州洪字宏淵復遷吉永豐之杏園代多顯官至君曾大父元卝大父瑞伯父亨雖日不仕咸能世儒業云

劉公子欽 解元

劉公子欽原名敬以字行吉水人幼敏能詩文弱冠名益著太守朱仲特禮遇之永樂元年中江西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主司覽其卷謂如覩景星慶雲云廷試策對萬言愛之者欲抑其豪氣置第二甲太宗文皇帝選曾棨等二十八人緝學文淵閣子欽與焉修永樂大典書成授刑部主事以明恕著尋爲鄉人所詿謫戍廣西之南丹洪熙改元詔求賢翰林學士首薦之而郡邑新淦亦以教職請公以年高不能任政治懇求教職遂得新淦命一時賢才多所造就福建湖廣京闈聘典文衡以公明得士爲盛

尹公鳳岐　解元

尹公鳳岐字邦祥吉水人自幼穎敏不凡日記數千百言登永樂丁酉鄉試第一明年戊戌成進士爲翰林庶吉士進編修與修高廟實錄陞侍讀爲文章有法度根理據義性磊落奇偉以疾乞致仕復應聘爲廣東考試官得士皆名碩未幾卒于家

吳公節　解元

吳公節字與儉安福人宣德四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侍讀正統己巳之變條陳經國事宜十餘事景泰間陞國子祭酒成化初改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陞太常正卿丁內艱服闋乞致仕許之公性坦爽眞率惡訐直平生耻言人過失常曰雖大舜且隱惡揚善況衆人乎博學贍文在國子時教諸生必務經世用爲實學嘗云詞藻末技況所爲舉業文乎年七十餘以疾卒于家

劉公觀　解元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生有異質既就傳經傳子史靡不淹貫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遂堅臥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爲己事四方來學者日衆隨才造就縣尹劉晟爲築書院于虎丘山題曰養中公爲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立箴以示敎間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敎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敎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氏禮有孤嫠不能自存者隨力周養之公爲人尚質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澣袍澹約不異

貧生嘗有詩云志做好人清節苦希圖快活令名汚康齋吳與弼嘗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書院之退居日臥廬學者稱爲臥廬先生

張公業　解元

張公業字振烈安福人景泰元年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尋拜檢討天順癸未陞國子司業凡八年坐註誤落職士論惜之平生誠篤力學不倦爲文温雅所著有書經節傳禮記節疏自號松石有松石詩文集藏于家

尹公襄　解元

尹襄字舜弼永新人弘治十七年舉鄉試第一人正德辛未成進士擢庶吉士改編修歷陞侍講尋進司經局洗馬每直經筵意存諷諫一日進講尚書說命至官不及私昵有旨問講章誰爲者人交危之公不爲動時稱講官之獨出者未幾以疾卒公性醇雅兄袞官刑部員外郎公事之尤謹家問起居未敢艸一字居常與官府不相聞親故請求殆絕疾革至假貸爲棺殮費有巽峯稿行世

五經博士陳公昌積　解元

陳公昌積字子虛泰和人自幼日誦千餘言試以偶對應聲而就既長於六家九流之書無所不讀其爲文必摹擬先泰史漢以爲工舉嘉靖元年鄉試第一登十七年進士授禮部儀制主事直內閣管理誥勑陞尚寶寺丞兼翰林五經博士是時內廷修齋詞典甚嚴輔臣奉命製詞多屬公具艸進御覽輒稱善以是文名重京師已罷歸益肆力于詩文刻勵瓌瑋士大夫攻詞藝者欽袵屈服所著有兩湖全集

王公積燦　解元

王積燦字偉奏安福人中乙酉解元乙丑成進士授知縣以循良拜御史慨然有攬轡澄清之志具疏力言時政其大如郥頊起廢容言三者爲要歷舉名流語多激烈中時忌罷職擬配家居隱負時望遇事敢言當道畏憚之

劉公渤　解元

劉公渤字巨濱安福人崇禎己卯鄉試第一少穎敏長而沉深嗜古每搦管經營慘澹不蹈時徑歲丁卯倪公元璐典試已定解額以第三場偶疾未終卷置之至己卯馬公世奇得渤卷取冠江右時謂馬公知人而渤失元復得元如取攜云渤厭薄榮利明末聞倪公馬公殉難遂予身出遊不知所之葢文章節義皆能不負知己者

楊公相　會元

楊公相字之宜泰和人洪武二十九年以易經舉於鄉永樂二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第二甲第一天資爽闓學問通敏朋儕鮮及之時太宗銳意文學擇曾棨等二十八人入翰林庶吉士相與焉久之改為刑部主事勤職不怠未幾卒公為人篤于孝友審于擇交有易義并文集藏于家

劉公昇　榜眼

劉公昇字初顯永新人豪爽偉敏好學工古文辭以易經領正統辛丑鄉薦寧藩器其偉才請官之爲已用遣官諭意昇不可景泰二年會試廷對及第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居翰苑十餘年剛果無附惟刻意問學而已年逾三十終于官人士咸惜之

劉公震　榜眼

劉公震字道亨安福人天順壬午領鄉舉成化壬辰登進士及第第二授翰林編修進侍講弘治戊申擢右諭德署司業事尋擢南國子祭酒五年以病卒平生剛毅與人不詭隨有善則稱之不善者斥之其爲文敏贍雄健下筆數千言不蹈襲陳宿能汲引後進所著有雙溪集

侍讀徐公穆　榜眼

徐公穆字舜和吉水人成化己酉鄉薦第二弘治癸丑進士廷對賜及第授翰林編修遷侍讀正德改元命充正使頒正朔於朝鮮賜麒麟服以往及境正郊迎道跪之儀朝鮮屆服既還有所饋獻悉拒弗納時逆瑾用事嫉人言文士不習世故宜令練達政事調公爲南刑部員外郎改兵部會瑾敗公復爲侍讀尋以病卒先是吏部以翰林春坊多缺員疏列諸有資望者以上公名在疏中得俞旨至是特進侍讀學士蓋殊恩也公博學有才識凡國朝故實兵民利病四方地理險易俗尚物態之故若指諸掌議論英發所爲詩文雅贍有思致不事鍛錬達意而足享年不永士論惜之

曾公追 榜眼

曾公追字文亓泰和人成化戊子舉於鄉登戊戌進士及第第二爲文章俊逸出入經史援筆數千言畧不經慮爲儕輩所推重入翰林爲編修未浹年以疾卒住城西文獻里祖鶴齡永樂十九年狀頭父蒙簡正統十年進士累世甲第

周公述周公孟簡合傳 榜眼 探花

周公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元年與從弟孟簡同領鄉薦明年甲申與孟簡並登進士廷對賜述及第第二孟簡賜及第第三人成祖文皇帝特賜視閱試策手書述卷曰瑰瑋之文充實之學書孟簡卷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並授翰林編修入文淵閣讀中秘書述與修永樂大典扈從北征累進左春坊諭德兼侍讀從皇太子居守南都上諭述曰汝素重厚道途尤資匡弼太子雖聰明純謹然知或未逮行或過中必須盡言庶稱朕

意仁廟居守中外無失政德澤浹于人心述力爲多宣德中陞左庶子兼秩如故正統中謝病歸孟簡在中秘二十年始遷詹事府丞一日詔擇文學端愼之士侍臣以孟簡進特命孟簡爲襄王長史侍臣咨奏宜留孟簡備顧問上曰輔朕弟尤勝於輔朕也述溫厚儒雅未嘗見疾言遽色尤篤交誼孟簡謙厚不伐生平無睚眦于人兄弟並列侍從一時稱盛焉按永樂甲申狀頭屬永豐曾棨三及第並吉州

祭酒羅公璟　探花

羅公璟字明仲泰和人天順己卯舉鄉試甲申成進士廷對賜及第入翰林爲編修預修正統實錄成陞修撰陳言六事皆見采納命纂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太子洗馬孝宗在東宮時選侍講讀又五年以憂歸起復未至京左道李孜省啣其不與往還陰中傷之謫南京禮部郎中及弘治改元冢宰王公恕獨薦之時已陞福建提學副使又四年始徵爲南京國子祭酒三年疏乞致仕詔許之所著有冰玉集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三

列女傳

宋

元

明

盧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列女傳

歐陽崇國公觀夫人鄭氏　宋

歐陽夫人鄭氏永豐人文忠公修母也年二十九守節文忠四歲而孤夫人艱貞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或無以從師夫人有女節嘗以荻畫地教文忠書字稍長令文忠從鄰里借書誦且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故其亡也無一瓦一壠以庇而爲生將有待於汝之必有立也又言崇公居官每存惻怛不忍人之政其歲時祭祀考妣則必涕泣嘗以崇公生平忠孝遺事及崇公之遺訓時時耳提文忠文忠能以文章忠節名天下太夫人教也以子貴累封越國太夫人後仁宗初郊進號魏國太夫人文忠爲龍圖閣學士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病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附崇公合葬瀧岡

李孝娘

李孝娘龍泉人紹定己丑南安寇犯邑李被掠寇以刃加項脅以隨行孝娘年十八坐地不肯去且大駡曰吾士夫家女肯從汝奴輩乎遂爲所殺

楊誠齋夫人羅氏

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啓之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守吳郡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誠何心哉

譚婦趙氏　宋

趙氏女爲永新譚氏婦也景炎二年江南既入元永新復嬰城自守時趙年二十七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逃匿鄉較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氏欲汚之趙不可卒脇之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于汝吾姑又死于汝吾死從吾舅姑耳犬彘敢吾汚哉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禮殿兩楹間八甎爲婦人抱嬰兒狀久之宛然如新若寫影在地其神采凜凜有生氣也或詐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其狀益顯海内名士多贈詩

章羅一峰製序

鄉較之地正倫紀綱常之所從講叙者也而趙氏罹寇遂卽於此明節是亦聖賢爲徒矣至今血漬八甎士大夫怒而履之忠節信義之志其亦有振發於心乎

孫桌妻文氏

孫公桌妻文氏丞相文文山長妹北兵出興國桌入謁文氏對曰吾兄破家徇國君奚以妻子介懷乃悉出簪珥以供軍需未幾桌被執文氏奉孫氏生母携子蕭翁約翁及一女赴燕零丁孤苦中持禮守義不失其操丞相集杜詩有曰近聞韋氏妹零落依艸木深負鶺鴒詩臨風欲慟哭

劉節婦龍氏

劉節婦龍氏名琇安福人時淮賊李明襲安福衆驚走欲西渡雨漲舟不可得賊奄至琇與姑訣曰吾世襲詩禮從父轉走十餘年未嘗辱於寇今至此命也吾義不可以苟活辱親吾當就死魚腹耳語且行姑呼止之賊已逼應曰母行勿顧吾手不可使賊得牽也遂投漲以溺賊急倒戈援之竟沒當是時賊驅逼數千百人琇以弱齡粹質皦然有以得其志於青天白日之下衆無不感嘆揮涙賊亦相顧驚嗟遂撓稍緩衆賴得脫

楊用霖妻蕭氏 元

楊用霖妻蕭氏泰和人蕭歸楊事姑至孝姑病目不能出時紅巾賊將掠安成蕭私語子婦劉曰姑老且病我當留養汝宜急去劉曰母既留兒寧忍遠去乎且向傳寇至皆訛言幸俱留不死未可知也遂皆不去未幾寇至猝入城氏罹殺辱呼號震遠邇蕭語劉曰吾義不受辱即自投井中劉繼之隣婦鄧氏陳氏聞而繼之俱死先是蕭與鄧陳皆通熟往來語及時事嘆不知死所蕭指井曰設不幸赴此而已鄧陳皆曰願與子俱至是果然安成劉雲章嘗著

蘭陵烈婦傳聯書之弘治間知縣楊南金爲立四節婦祠

彭九萬妻李氏 元

彭九萬妻李氏永新人當至正壬辰紅巾寇亂省椽陳允中辟九萬行軍鎮撫九萬馳牒上官嚴設方畧李趣具食勞軍士戰大捷寇退居民安堵明年十月湖北五溪苗獠詭辭助順突入城焚掠死者相枕藉李及其子友諒女秀瑛俱被執驅之行不從脅以白刃問所求李及其女罵賊求死母子竝遇害

郭氏九節

劉氏月娥郭顧學妻顧學廬陵橋東人元至正戊子顧學卒劉年二十一顧學臨訣曰吾父初徙于是勞勞寡助吾即死父母其何依劉即矢天不二是年十月舉遺腹子以永堅名越六年舅沒貧難厝竭力歛葬紅巾寇破吉城流劫鄉村劉支吾于兵戈搶攘中且教子力學洪武己酉劉卒永堅能自樹立所傳衍子孫曾玄百二十人皆劉遺蔭

金氏王娘郭永堅妻歸數年蹐難壬子鄉民乘亂肆行劫掠金猝遇賊將汚之罵不絕口遂投死水中時三子皆

未成童後多豪邁詗得戕母者愬于朝寘諸法　劉氏秀英郭安泰妻娶六年而泰卒劉年二十三子敬賢五歲家人諷令改嫁劉曰祖姑堅節保遺孤于兵火以存郭氏婦孝際昇平忍棄方離乳兒而他適哉此犬豕之行吾不忍爲也遂去膏沐營機杼以養舅姑既敬賢又蚤亾竭力撫教二孫游邑庠劉方卒　劉氏淑靖郭安鼎妻弟安恒蚤失怙恃鼎與劉撫之未幾鼎被累卒于京且無嗣劉剪髮誓不他適與恒妻同處三十年無間言以壽考終　王氏瓊英年二十嫁爲郭敬儀婦六年而儀亾姑胡在堂有二

孀久寡遂矢志不二養姑終身寒燈寂寞六十年織紝嘗
生卒年八十有五　陳氏慈貞莊靖公姪女歸郭敬熙五
年而熙亾無子誓不他適終身不事膏沐不與宴會年七
十二卒自熙亾即築壙期與同穴卒如其志大學士溥安
爾公奇其節誌于石　劉氏阿嬌郭厥禎妻年二十一禎
病亟泣謂劉曰寡母在孤兒尚未離襁褓即死目不瞑劉
即矢無他志甘貧孤守子崇經營荆楚艱困劉勤機杼以
應徭役年七十六　戴氏芹英郭厥蘊妻年二十四蘊亾
子經方離乳哺戴剪髮自誓不他適日勤布縷口授經以

詩書且爲釋其義稍長遣就外傳孫三人皆教之誦讀經
父子文學有聲黌舍藏壽考令終　郭氏室女參娘許適
蕭生生歿參誓靡他諸父受他姓金謀奪其志參鬧自經
死　郡人攺齋王思作傳

烈婦李氏

御史曾鳳韶妻李氏以夫死節上命給配象奴李氏紿之
至御橋嚙指血大書于橋曰忠臣既不事二君烈女豈更
二夫遂投橋而死時年二十七

胡烈女　明

胡烈女永豐人胡邦振女也年七歲聘里之俞勝祖未及
歸而勝祖死父母將攺聘女嚙指泣誓曰身已許俞氏
今以存亾易心又復攺適他人兒寧就死爾強之至三而
志愈堅且將以剪毀容自是父母不敢奪遂成其志女紡
績自活終身無毫髮玷

胡貞女吉慶奴　明

胡氏吉慶奴大學士文穆廣女永樂間廣與解學士縉同官並見寵任一日侍讌文淵閣成祖謂曰小縉廣生同鄉少同業仕同官遭際同朝可謂奇遇聞縉有子若得廣生女爲配詎美朱陳之好耶廣對曰臣妻有娠第璋與瓦難可預度上笑曰定生女矣已而果然廣謂聖料所及因名吉慶奴會入侍以聞上上喜曰佳兒佳婦天上良緣朕爲作伐廣與縉皆叩首謝遂訂盟縉子貞亮久之縉以定策事爲漢王陰構重得罪謫戍遼左廣輒謀毀婚忽謂吉慶曰解郎遷處煙瘴大半爲鬼無還理爾身將安託其自爲計吉慶知父意泣數行下荅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玉音在耳未寒也金諾在口未藏也羣臣百工夫誰不知解郎而戍妾與俱戍解郎而鬼妾與俱鬼一女二夫義所不出父奚或焉輒出此語言畢入臥房引刀截耳血淋漓被面家人覺亟救之不然者幾刎死矣廣聞之知女志不可奪不敢復議改婚閱數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時貞亮歸自遼左因畢禮完娶如舊盟

江旭奇曰廣有此貞女以婚盟主自皇上而廣承之故矢志以背君違父抵死不違然廣所爲如是無亦媿其女耶

崇禎間科臣李清上疏請定國朝謚典內云王艮黃觀妻之投水胡閨女之毀形不嫁則三笄流耳謚三笄流而後此覆雨翻雲須簪緌而行巾幗者爲可媿也

劉氏三節孫氏胡氏胡氏

劉氏三節婦廬陵人孫氏名文貞年十八歸劉遂遂未幾嬰疾謂文貞曰夫婦本期諧老奈何我先朝露若能修節爲好人乎文貞應曰守節婦人事也君如不諱我何宜獨生煩之遂不起文貞數欲自絕家人救解既三年諸兄憐其年少無子欲諷之文貞痛哭閉門不食者數日諸兄懼乃止 胡氏名滿貞年十九歸遂兄淪既七年淪疾死遺一子鋼年甫三歲父母欲奪其志滿貞泣曰夫死以子託我我即嫁他日何以見夫于地下且不媿吾嫡孫氏乎亦

欲自盡父母知其志堅遂不復言 胡氏名寧貞年十七歸淪之堂弟淵既淵以病卒寧貞年二十六止生二子服闋有鄰婦勸之他適寧貞作色拒之曰吾家妯娌繼修節行我之則也豈復效庸婦苟溫飽以自活姑盲二十餘年寧貞日夜奉持無倦意成化間文貞年七十三滿貞年七十六寧貞六十九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劉氏三節之門

羅氏三節婦歐陽氏歐陽氏袁氏

羅氏三節婦吉水人羅韞匱妻歐陽氏歐歸羅數歲韞匱卒時歐陽年二十五長子雋溫方二歲次雋良尚在娠越四月始生父母哀其早寡既除服令改適歐陽泣曰妾未亡人也使有異志二孤何托比二孤長雋溫亦娶歐陽氏雋良娶里中袁氏雋溫生子甫一歲而溫喪雋良生子既五歲而良亦喪二婦復自誓曰姑爲節婦我屬獨改節乎誓不他適乃協力孝養其姑撫育其子鄉里稱其慈孝貞節

張寅妻康氏

張寅妻康氏安福人康自少時即許聘寅寅年十二三隨叔父業官于京師偶失亡冀州父母皆以寅失亡已久家且貧欲令改適康氏聞知閉戶自縊家人覺之幸甦父母曰今不復強汝然汝將何以終身曰吾既許聘張氏即張氏婦我豈以其存亡而改也後數年寅歸完娶時康氏年已三十餘矣寅官至太僕寺丞康氏儉約如未貴時每歸寧必躬執爨鄉士大夫嘆賞不置

羅揚清妻王氏

羅揚清妻王氏吉水人年十五適揚清一年夫病死父之清兄欲易其節使人轉語之王氏持三尺繩以厲語相對家人陽諾其守而陰受人聘金期夜半舁輿之去鄰媪寄以告王氏計自經恐泄家人必救解乃寄取夫所遺青布衣衣之戴笠潛出赴池水死家人蹤跡不可得忽見池面笠露往視之王氏氣絕葢立不仆

鄧氏三節婦李氏謝氏鄧氏

鄧氏三節婦安福人李氏名菊娘歸鄧會春早卒李氏時

年二十五誓不改節謝氏名妙英歸會春之叔弟仕魯鄧氏名新娘歸其季弟具式相繼夭歿謝氏年二十九鄧氏年二十四鄧之父母憐其少欲嫁之謝諷鄧曰吾聞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二人誓共守節孀氏欲爲好人恐不宜怕寒餓死鄧感泣曰吾志也豈忍輕相違背遂剪髮示無二志日以孝經小學授諸孤族中惡少欺吞其家產日削共相戴星織紝以贍周給不少渝李年七十二謝鄧年皆八十而終餘姚王中丞守仁表其堂曰三節

蕭啓甫妻汪氏

蕭啓甫妻汪氏廬陵人啓甫以轉運入京病卒訃至汪慟欲絕者數日姑百方慰之汪曰夫行我從史之我不可生矣竟潛出投池中死焉家人拾其遺履以歸時年十有九

歐陽嵩妻劉氏

歐陽嵩妻劉氏季姒泰和人嵩仕爲郎中卒時劉年二十五誓事正室蕭宜人宜人曰此非易事且汝無子守何爲劉曰有宜人在死生以之竟與共臥一室供績紡不窺外戶暨宜人病劉侍湯藥月餘衣不解帶宜人慰之曰汝善自愛吾死有兒歸養汝劉曰妾矢志與宜人同生死宜人萬一不起妾敢愛餘生未幾蕭宜人卒劉哭盡哀視殮畢遂自縊柩傍年五十一葬附蕭宜人墓

曾周易妻羅氏

曾周易妻羅氏泰和上模人嘉靖辛酉值流冦至周易遇害欲執羅羅哭罵賊賊怒劉其腹貫至喉下猶諤諤聞罵聲死隆慶間詔旌其門嫡子雲妻袁氏被擄誓不辱抱男崇吴半歲棄道旁投水死時袁年二十五子雲義之終身不娶胡孟賁妻劉氏冦至被執罵不輟爲賊支裂之邑人稱三烈婦

劉氏雙烈

劉氏雙烈安福人劉蘊球二女也蘊球客思州以妻女隨長女爲金田王邦瀚妻次女未嫁未嫁者年十八王婦年二十五會苗破思州殺掠慘毒二劉氏倉卒相攜赴壁塘水自沉死先是王婦乳兒才二歲自度勢急褁兒裙布置石崖中乃死已而賊去女僕得其子投張指揮家指揮爲購死者于壁塘面如生仍兩手相攜始收斂之遂列其事白軍門袁嘉之給驛歸櫬葬其里

王世昌妻易氏

王世昌妻易氏安福人初易氏自分宜歸昌昌已遘疾彌奄奄不絕者十越月易亦不解帶者十越月惟左右侍藥物昌竟死易除喪猶縞素姑憐之謂子實處子吾子可終累子乎易跪曰先君許我王氏則王氏婦即未入門我心固不移况既見尊姑矣所不終事尊姑者有如河水且妾聞二兄每語及失節婦輒欲唾罵我忍以此身而辱家門二兄益指易君弘器兄弟也萬曆間部使者列上其事詔表厥宅

彭紹三妻周氏

彭紹三妻周氏安福嚴田人嘉靖壬辰年值強冦攻嚴田擄周氏周姿色殊衆羣賊屬目驅至巢以刃加頸脅使更衣周憤罵賊曰奴速殺我我已决一死矣盜憐其色不加害明日脅之亦然又明日脅之亦復然盜度其不可近乃殺之罵愈厲斬其首棄壑中數日得屍如生

劉應壽妻彭氏

劉應壽妻彭氏萬安人劉爲邑庠生卒彭年十九遺孤僅兩月彭矢志自守跡不踰寢門茹苦含淚撫遺孤或病未安其中夜悲愴反側家人聞之莫不酸淅卒能存劉氏一綫于伶仃困苦之餘萬曆十二年部使者列上于朝詔旌其閭

楊通政妻蕭氏

楊通政載鳴妻蕭氏泰和人適楊踰月而載鳴卒于官蕭矢必殉水漿不即口者五日所親交勸之始稍就食歸而自爲鬀卸容飾足跡不踰閾餘二十年應門獨三尺女童家子姓求一見不可得當楊死無尺孤伴左右而楊宦橐蕭然絕無所私又結褵才四十日於伉儷之情未甚牽縈而蕭堅持不渝如是賢於人遠矣其卒也邑人無不嗟悼之太守余公之禎爲列其事上三院題請旌表焉

蔣氏三烈蕭氏周氏陳氏

蔣氏三烈者其一爲慶嫌妻蕭氏一即嫌嫂周氏而陳氏者則嫌子之俊妻也丙戌兵起蕭與周皆孀居義不受汚預誓死兵至蕭登樓自縊周繼之升梯及半兵擁斤殺之陳與其外父俱被執至夏塘門陳語父曰兒見姑與姆皆死矣夫存亾不可知兒必死倘夫存斂吾骨夫亾則收其骨與兒同穴遂投水死

楊侍御母歐陽氏

侍御楊仁愿母歐陽氏歸楊赤玄甫兩月而玄讀書吳門數年歸方春生仁愿數月玄卒時歐陽年未二十斷釵毀容誨兒就學愿稍長復多病歐陽尤熊佐讀清夜聞書聲不輟宵汝然流涕曰兒亦知汝母忍死孀幃伶仃一生者乎及仁愿長成崇禎甲戌進士後以其事請于朝奉旨建坊進封太安人七十二卒

李士開妻歐陽氏宋氏

李士開妻歐陽氏宋氏先後歸士開貞靜敏慧宜其家甲子宋舉子歐喜甚忘其非己出也丙寅士開殉弟歿歐抱孤哭于寢顧獨不見宋視之乃扃户自經啓門入救得不死頃之又縊復救之慰者以撫孤爲辭宋哭曰天乎吾不忍于逝者何知存者吾必舍吾生而相從于地下耳歐與宋相對哭歐則撫其孤曰天乎吾豈不欲舍吾而從逝者顧從逝者則存者奚托汝若不自存吾與汝俱逝宋強起斷髮旋斷一指矢不二自是兩人形影相依屏鉛綺不御

歲時上祀泣盡哀教子讀書丙夜不休宋忽疾撫其子嘆曰吾所以留吾餘息者汝也今可矣卻醫藥遂不起歐又撫而哭曰天乎汝得從逝者矣吾何賴焉踰數歲而卒御史上其事奉旨建雙節坊

歐陽節烈雪玉

歐陽氏女雪玉未字守貞年六十餘卒邑人康若生有詩傳其事曰隣家有好女自名爲雪玉顏色如芙蕖縝雲眉黛綠八歲喪阿爺十歲學結束十三許聘郎阿里少年子何以致相結雙珠兩垂耳未識郎顏面之子遠行市行行去未返傳言病不起女心匪轉石未容付流水阿母與阿姑更僃沒汝齒女流涕被面致辭復長跽兒身無再許伶仃長已矣阿姑與阿母兒去當誰恃明月照流黃機杼鳴未已嚴霜度寒夜孤燈深閨裏堂上奉阿母堂下無阿婢

甘脆與短褐給使惟十指阿母與阿姑心計未能足詭言郎當還姻媾行復續別飾阿里子云是郎返市殷勤告阿女相應聊爾爾阿女復長跽兒心不有此郎歸知無期珍重雙環耳再拜勿更道母言自此止一夕復一朝一朝復一夕秋風動素帷長更催刀尺上裁阿母裳下製阿姑舄阿姑忽短世女聞泣很藉中道遭母喪哀鳴如曩昔有弟生事促累女獨窀穸經營兩家內可憐女身隻八歲喪阿爺十歲學結束十三許聘郎未識郎面目只今年四十有淚空簌簌槃貞有此子無嫌字雪玉

胡中洋女

生員中洋女年十六未字崇禎癸未張寇陷城有鄉人導賊入其家奔逃天玉山復遇賊汚諸婦次及女女憤烈罵不絕口賊怒斷其右臂愈罵愈厲遂刃死

劉氏節孝女淑

劉氏名淑楊州守洞初公鐸之女安成王迺撫石鯨公次男藹之妻也女生而聰慧志識不凡楊州公殊鍾愛之曰恨不男耳無何楊州公以忤魏璫致禍逮繫京師宜人蕭氏携淑走萬里從公淑生方七齡爾隨母患難歷艱苦無怖容會公以再逮三逮備極慘刑且死蕭宜人抱稺女隨公必殉公曰無庸既因指稺女曰是異日當為媛中英可授以書餘無語明年新天子立魏璫見誅上贈公諭祭葬母女南還停公柩臥側女必晰夕哭臨從是果矢志刻勵讀書不獨女史姆訓口誦心慕更博及古今經傳尤精通其大義能搦筆為古文辭燁燁可觀無何兄殲蚤世比歸王門不數載藹亦蚤喪女矢節靡他賦詩見志撫遺孤永銓方數齡嘗傷心喪亂寒幃獨泣每當冷煙秋霜之際獨以父骸未窆父集未傳為恨丙戌兵起女脫簪珥餉義師適奸臣逞逆欲強娶之女誓一死藏利刃不離肘腋後奸知其孝節素著竟釋之時兵亂稍定女念兄子尚幼父窆期終不可知越歲戊子以麥力營葬楊州公于本里之辛田又痛父詩文浩瀚汨于水火散逸無幾女特復手搜其

所僅存者。得若干卷。親叙訂之。鐫行于世。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四

吉州人文紀畧卷十四

盧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鋮俊爾千甫校正

二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詔　明

文皇帝立皇后詔　永樂元年　解縉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荷天地神靈祖宗敷佑纘承大統華夏肅清稽于古典夏殷周之盛亦資內助以致雍熙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肇修人紀惇典庸禮臻茲治平薄海內外室家相慶功德兼隆與天同運亦惟朕皇妣孝慈高皇

后效法承天肅雍顯相德配聖神化家爲國朕正妃徐氏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之女達佐朕皇考咸有一德格于皇天天惟申命用休君臣篤慶榮裕始終鍾茲貞淑嬪于肇封家政攸寧朕恭行天討無內顧之憂厚德嘉貞姆儀懿範同朕恭勤保茲天命君臨爾萬姓之上是用于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命使奉金册金寶立徐氏爲皇后正位中宮共承宗廟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胡文穆曰議論昌大筆勢雄渾得詔誥之體

册　明

文皇帝立后册　永樂元年　解縉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粤稽古典內治實先嬀汭嬪虞塗山翼夏姬周之盛本自姜任厚德承天彝倫攸叙昔我皇考太祖高皇帝龍飛啓運身致太平惟我皇妣孝慈高皇后坤元合德克相肇基日月光華照臨下土化成俗美淑慶方亨麟趾關雎壺儀猶在咨爾徐氏中山武寧王徐達之女爲朕正妃內助藩國二十餘年朕恭行天討無內顧之憂濟朕艱難同勤開國今寰宇肅清朕登大寶允賴相成

宜正位號今特命使奉金册金寶立爾爲皇后以奉神靈之統母儀天下表正六宮爾尚遠法先猷近尊皇訓夙夜儆戒永保貞吉耿光萬年於戲欽之

余退菴曰莊嚴古質得制册體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

內制　朱

皇子雄武保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明州軍州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兼沿海制置使魏王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三千二百戶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　周必大

門下舜類徧神瑞必班於羣后漢郊見帝金亦賜於諸王矧予元祀之成思廣湛恩之錫若時賢子實簡憗懷其敷寵章以首藩服具官愷鍾英瑤牒流慶璿源筆聲鼓鑄有克諧之遠韻琮璜珪璧無可指之纖瑕自分土於海邦尤

宅心於民事陂開九澤考吏課以爲優麥茂兩岐閱倅圖而載筆雖覩圭之未展而王祭之實共宜拆土田用均福祿於戲是宜是饗朕方對天地祖宗之休惟孝惟忠爾夙明君臣父子之義尚因胙祉益固盤維

郭旭瑞曰不滿二百言而博大昌明莫踰此作

大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李顯忠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　周必大

門下朕恪修郊報備輯邦儀觀大盾之前驅時則念攘除之帥對朱干之武舞時則思蹈厲之臣豈以居家而忘賜胙具官李顯忠眞誠不二英槩無前威暢鴈門蚤繼家聲之遠祥開鵲印晚聯尉府之華雖膂力之或愆曾眷懷之未懟十二之龍雅雅屬昇帖妥之壇三千之旄央央夙振涓關之旅紛鵰冠之拱北獨虓將之在東是衍新命以光

舊伐於戲思文嚴乎稷配賚及多方掌武重於秦官思先右列祗拜穹蒼之貺益有忠赤之心

林爾千曰典重端雅擲地應作金石聲矣

𤰞平章擬進御筆為馬丞相趙僉書上奏𤰞平章　文天祥

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占取其同自二人之同推之卿士庶民無往不同者師相欲去二府以為不可去是千萬人皆以為不可去矣朕自師相有請寢食不為安朕必不能違衆心師相亦不忍違朕心嗚呼尚鑒時忱永綏在位師相其聽之哉所請宜不允

又擬

周公相成王終身未嘗歸國孟子當齊世不合故致為臣蓋常情以去就為輕惟大臣以安危為重苟利諸國皇恤

其身若時元勳為我師相先帝付託大義所存太母畱行前言可覆胡為以疾而欲告休惟醫藥所以輔精神惟安身所以保國家古者之賜几杖雖當七十而不得引年我朝之重蒞章雖過九旬而尚使為政勉揃重務勿困恥懷所請宜不允

此先生直翰林院時代言一二也𤰞平章二批已進呈御前賈似道有鬪嫌所擬無過褒之辭且怒不先呈巳諷諭別直院官改作進呈批出竟不用先生所擬先生即引先朝楊大年在翰林草詔以一字不合真宗聖意明日援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丞求解職丐祠引去賈似道以漆木史作字至先生勉畱大畧云直院援楊大年故事豈非亦有大年性氣耶如此者在先朝以為異後來皆以為常近日馮王二直院所擬未嘗不反覆更定既曰天子私人又豈不通商量只如每年春帖自有二等忌諱字面上每令似道諭詞臣再三改定諸公亦惟知謹承上意直院特未知之耳幸不必過為突兀而有退心至卯幸幾台照先生貼名繳還來槧又上第二章力丐祠束擔出國門而臺疏

罷命出矣先生有詩曰當年祇為青山誤直艸君王一詔歸是也道體堂謹書

薛案曰二稿已極婉轉矣賈相好諛如此宋祚安得長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五

吉州人文紀畧卷十五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鍼俊爾千甫校正

策

宋

春秋賓禮人才之優劣

周必大

愚嘗論周官之書見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六卿之長各帥其屬治教也禮政也刑事也其任既殊所掌亦異獨於賓客之禮則聯事合治不專主於一職故太宰百官之長也而以禮待賓鄉師地官之攷也而曰州共賓器賓禮則以親邦國春官固加詳矣候人以師方治夏官固有司矣

行人之職載於秋官圭玉之制掌於玉人此其大畧也若夫待之以四郊之賦共之以外府之財燕饗有儀賀慶有禮散在百官者又皆繼祭祀而言之一何待之如是之厚紀之如是之詳也耶此無他玉帛交贄有國盛典方將轉戰爭之事而爲揖遜之禮釋甲冑之器而爲俎豆之容使神州有磐石之安而馭越無風塵之警則其待之厚而紀之詳不亦宜乎惟其如此故當是時上焉卿士之在位者下焉俊秀之在學者往往目熟乎待賓之儀耳熟乎待賓

之樂周旋進退勞贈酬答無不洞達於胸次一旦馳四牡之事挾英蕩之節或賀慶以賛諸侯之喜或涖盟以交鄰國之歡則無非專對之才無非肩敏之使又豈有不忠不信者哉又豈有失節辱命者哉下逮春秋之世諸侯暴横爭戰相尋其棄先王之典籍如弁髦土梗固不可與成周之盛同日而語然而故國喬木風烈尚存執斧伐柯其則不遠如叔孫穆子之聘晉也鬬燕饗之歌奏而有不拜重拜之別是所謂知君臣之體者也五善之獲其庶幾乎叔弓之聘晉也郊勞則辭致館則辭是所謂知謙遜之禮者

也肩敏之美其庶幾乎叔向聘楚而問無不知是不辱命者也士起朝王而辭不失舊是又能專對者也以區區之鄭猶多君子故廷勞衛侯則大叔簡子之才見稱於北宮郊餞宣子則子旗子柳之賦亦盡於比興其於交際信可觀焉雖然皆所謂一偏之才成周盛時但聞皇華之遣使四牡之勞還而未嘗聞以一善之美一言之能取重於世垂名於策者非無其人也全才既多不可勝紀故也春秋之世則不然一善必聞一言必著故長於斷事簡子以之長於應對太叔以之必欲責簡子以應對責太叔以善斷

吾恐凡有所短矣推是以往則穆子之五善未必有叔弓之肩美叔向之不辱未必有士起之專對不謂之一偏之才可乎嗚呼驊騮不生凡馬可以當上駟楩楠不出中材可以爲巨棟惟春秋禮典湮滅人才難得故數子得以擅美於當世而垂光於後代向使當成周之盛則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皐陶周末容伎伎錚錚獨有聞於世也恭惟主上好生之德保養生靈不殺之武羣固不紹爰自睦鄰修好使命交馳禮樂之光華庭實之旅百視前古爲有加焉則凡被出疆之選膺仗節之寵者無非忠信威

儀之士辨博通敏之才蓋已遠邁春秋之時而疊疊乎成周之盛矣執事先生親執文柄發爲問目以謂諸生異時或銜命而出必能增重國體因舉春秋數子俾品藻而備陳之顧惟寂陋何足以預此然蒙被教育之久鼓篋學校之間竊聞朝廷待賓之重與周匹休朝夕之所觀感朋友之所講習亦云熟矣所謂交際之道非日能之蓋亦不敢自處於春秋數子之後惟先生其敎之

薛諸孟曰賓禮者先王所以制亂於未形也禮教衰而干戈起且迂視之爲不足道豈知俎豆之事爲帝王所

必謹哉先生此策可謂洞窺化原矣

千慮策　楊萬里

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所存無所亾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角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愬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果則爲爲則能矣昔司馬晉內

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東十葉之基劉宋之初譙縱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沸中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于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於漢高帝一劍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貲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爲國乎嗟夫以高光爲之能以無國爲有國也以湯文

為之能以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宋為之能以危國為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浚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亾之金人而又以全楚為冢吳越為宮此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覇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西三江五湖繚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為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奇材劍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

以為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惴為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使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羣議卓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為之有餘也而況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頹墮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徹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亾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

寇之所從召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為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亾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能亾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亾國則不止頃者金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為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得為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煜蹙

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亾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為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而挈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為者耶議者猶曰是時金之瘡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

狠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日置淮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窮崖深林入者凛然而又熊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熊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

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逆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逆亮而塞金人之貪如蜀如荊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嘗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上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彼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付之重兵至於其他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破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害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

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號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虞淮者江之號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一朝居也或者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

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為空曠也使吾不有而敵有之彼以為空曠耶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為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國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

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到此

劉元卿曰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遍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陳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不必肩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收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蜀人皆非平生之雅

祥瑞策

楊萬里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向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槐而有伊周宇宙而有太和則尺地寸天在在呈祥岳貢川珍源源錫祉固未易筭計而鞭算雖族誅剡藤禿盡毛穎有不可記者蘭臺蝌蚪之手安能漁獵一二以覆槁竹之載邪簡策無祥瑞天下有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天下無祥瑞

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嘗讀堯之典舜之典禹皐之謨初不聞某歲某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之雅成康之頌亦不聞某歲某地產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蓋因夔之論部而及之爾不以爲瑞也屢豐年之說蓋因論偃武之美而及之爾亦不以爲瑞也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明都良俞也問其禮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醲義醐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平也仰焉七政齊俯焉萬物遂內焉而邇人安外焉而遠人格日月霜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者非祥耶何者非瑞耶故曰祥瑞在天下後世君臣

不唐虞制作不三代自劉迄李步趨一躅固有獲一麟而
作歌者不知此乃先王郊藪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
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
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囿中常羽也吳鸑八育時則瑞乎家
而未瑞乎鄉南稻再熟時則瑞乎鄉而未瑞乎邑馴雉翠
乘時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
瑞乎萬邦露雖甘矣天瑞而地未瑞也泉雖醴矣地瑞而
人不瑞也雁不朱而赤矣瑞飛而不瑞潛兎不浴而白矣
瑞動而不瑞植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汗青之上固

不勝其侈矣較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耶故曰祥瑞在簡
策

李寶之曰局法嚴謹富麗端是大家行徑

御試策一道 有題　文天祥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
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實不外乎仁
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
明何莫繇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繇修身而治人
繇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
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
有淺深證效有進速者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於茲
歷年志愈勤道愈遠窅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

明先聖之術或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已以聽
三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
乎上鳥獸艸木若於下九功惟敘四夷來王百工熙哉
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
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既歟誓何為而畔會何為
而疑俗何以不若結繩治何以不若畫像以政凝民以
禮凝士以天保采薇治內外憂勤危懼僅克有濟何帝
王勞逸之殊歟抑隨時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
蓋為民極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

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自恃厥後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汙隆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無一毫幾乎道駁乎無以議爲然務德化者不能無上郡雁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甚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爲足維持憑藉者又何歟朕上嘉下乘夙興夜寐靡遑康寧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變游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兵力弱苟澤未滿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

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寶祐四年五月八日共記二十三頁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常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諸心將三紀於此矣臣等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天皆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於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歉焉有志勤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爲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來古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之轉移闔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於未琱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爲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間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爲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

息固道之不息者爲之聖人出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於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誼辟固有號爲稍稍知道矣而又汩於行道之不加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

矣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盡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千年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怪夫駁乎無以議爲也獨惟我朝式克至於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合藝祖之心合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洽乎天運實爾神化此心之天混兮闢兮其無窮也然臨御浸久持循浸熟而奚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之警所以貽宵旰之

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無驗也邪臣則以爲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爲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爲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爲治顧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爲迂且遠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飢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辨見明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渾厚

招塡條具之吉一下而國計兵力稍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瀘水之雋功無非憂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速效耳揩淺效速效而遽以爲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襲漢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爲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充而爲四十年囹空刑措可也雖充而爲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爲卜世過厤億萬年敬天之

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云云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已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遡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遡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坱圠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

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冲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卽人心而道在人心卽五行而道在五行卽陰陽而道在陰陽卽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艸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

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繇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歛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

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卽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

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於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爲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

神釆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曆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禍亂勝人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犀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昌士習納景初裁用之言

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敵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艸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蠢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於土階茅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曆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

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視阜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爲天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遠效抑何其遲歟降

是而王非固勞於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
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
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
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
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乘微天保之治治之以至
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
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
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
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

之爲適也始於憂勤不如恭已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
而觀則舜之業業即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即舜之業業湯
之慄慄即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
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間
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
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耶臣願
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
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曰自唐虞後云云亦足以
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陋漢唐之功化證效而

且爲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
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
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
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
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
是以勇於進道者少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
三代也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爲知道
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
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

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
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
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
雖足以淘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雁門上郡
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過
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
貞觀升平之治然而晝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爲
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
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汙隆之分

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
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襍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
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
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襍伯累之也武帝無得
於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眞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
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恥將相之
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襍
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
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

道待天下而晁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
襍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因之以求道則後
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
間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
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於襍伯君子固不敢以帝
王事望之文帝不爲襍霸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
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跡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
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
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

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爲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
之也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金寇
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
勞悵歲月之逾邁亦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
能差強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爲此不滿也陛下分而
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
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
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熙
寧間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

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
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
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
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間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
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
大盈積於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
獻助叠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間於閭閻下戶
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
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

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
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
樂而漆斧斤淬鋒鍔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
是然則雹雪斬瑞蟄雷愆期月犯於木星殞爲石以至土
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
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於是而弭
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臣聞鄉之所養達之所施
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
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

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
學較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
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
求其實當時如程顥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
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
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
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
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於鄉
較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

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
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
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
鎮一路如之何責爲其蘇章何武以之典朝紳如之何責
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
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
者無怪也習悠風塵靡靡媮俗淸芬消歇澆淬橫流惟皇
降衷秉彝之懿萌蘖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
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

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
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
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
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
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
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
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
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
歸而併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

寃血濺於寶峰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
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
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
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
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强則招兵之策今
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
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
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國弱矣而又未免
於貧也陛下出自肝膈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

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
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强矣然
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
山土木之費則漏巵也列寵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
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
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
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
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罍恥矣如此則
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

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强矣何謂
金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寇洞庭連
跨數郡大將王璞不能制時僞齊挾金使李成寇襄漢么
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
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敵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隙也必
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
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金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
謂敵者固可畏矣然而通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勳窺我
淮則淮帥表維揚之勳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

使之無得棄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
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雛穴之者數年於
茲颶風驟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浙計然而未
能焉短於舟疎於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
湖煙水沉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
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爲此寇出沒倏閃往來
翕霍駕舟如飛運棹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
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朮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
於釆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

或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荆者未必今
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薦飢有司貪市榷之利空
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爲其鄉道者一
夫登旆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典販鹽
課以資逆雛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
拆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
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
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
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琰數年之勞未聞岳飛

八日之捷子太叔平苻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
爲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
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寛矣臣伏讀聖策曰夫
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
可以屢更歟臣有以見陛下久於其道而甚有感乎中庸
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隤也
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
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卽所以爲大易之變
通大易之變通卽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

於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跡其心不息
故其跡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
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大造天運無端發徵
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因自其不息者爲
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則久
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
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
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
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於逸無遊於畋也是三君

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
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
朝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
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
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
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
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
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
昕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

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
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
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
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作勒作息作作作輟則不息之
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
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
可以歲月計也淵蜎蠖伏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
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淵則徵久之功俱廢矣可
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

於陛下者亦既畧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
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
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盖可識已夫陛下自即位以來未
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
等嘗恨無繇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
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
將明目張膽謇謇諤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
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激
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爲容容

唯唯之歸耶然則臣將爲激者歟將爲泛者歟抑將遷就
陛下之說而姑爲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
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
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爲問帝之求道其心盖
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
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
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眞實
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
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

而顧如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
有人矣臣固嘗爲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
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竊於聖問之所謂
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
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閼所
以昭蘇而滌决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
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
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
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

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
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
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勅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
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
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貴緣戒外戚是
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
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號星日燭
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
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

司陞補工瀆宸奎而統師躐級閣職超遷亦以貴緣而得
恩澤矣不惟姦贓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逭刑
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鬬訟皂隸猥賤
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繇中降此何等蟣蝨事而陛下以身
親之大臣幾於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爲奉行文書
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
繇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
猶以事當間出睿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
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

所以論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
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
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下爲之分裂者
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
批必經繇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
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
一日頹靡所以先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
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主於沮君子之
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

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
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
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歷守忠之
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
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申則直道始有所
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
諫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
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
海納汙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

以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
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
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許彈
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
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
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誚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
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修以言事出未
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
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

横為矮嗚呼玆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
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
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
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
人敢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
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於霜臺烏府中如先
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用
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
山林有懷欲吐陛下之狀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

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夫不滿於今日者臣則
以為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
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
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已雖端冕
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
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漸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
字為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為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
於是而加三思則濟帝王軼漢唐繇此其階也已臣賦性
疎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

知其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
對

薛宷曰論不息本之純其言言慷慨字字激烈具有他
日胡沙戰血中氣骨所謂上自厥身下及百執事無不
砭膚刺髓者漢惟董仲舒唐則劉蕡宋則汴京之蘇孔
南渡之張王堪與伯仲耳

葛鼐曰此文可列講筵或書之朝宁不當作策對觀

又曰氣度議論作用較之陳龍川上孝宗書同異優劣
若何讀者誠一辨之

林兩千日真確快暢中不失委蛇從容丰度蓋先生所
蘊藉者體用合一之學發而爲救時切直之論故纚纚
萬餘言一氣揮灑而就董仲舒劉蕡諸公政復少其慷
慨激烈耳先生忠節之氣剛大直塞天地於此策先見
矣

廷對萬言策

成化丙戌　羅倫　狀元

朕惟古帝王之爲治也有綱有目必大綱正而萬目舉
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
三代之隆其法寖備宜大綱正而萬目畢舉也可歷指其
實歟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萬目未盡
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歟已正已舉之綱目
可得而悉言歟我祖宗之爲治也大綱固無不正萬目
固無不舉矣亦可得詳言歟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
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風俗厚百姓富庶而無失
所之憂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果何行而可子大夫
其明著於篇毋泛毋畧　共記十八頁有奇

臣對臣聞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
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務天下之大學堯
舜禹湯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
下之大治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
湯文武之學天下之大學也有其學然後能正其心有其
心然後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後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
位之良圖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學也者帝王正心之

要道也古先聖王知其然是以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
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伯子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
學於郭叙其所以精一此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故德
澤加於當時聲名垂於後世功高天下明並日月而不可
及也自漢而唐而宋其間英君誼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
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如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載未
有一二庶幾乎此者或君有可學之資有欲學之志而不
遇其臣如漢高之於蕭曹太宗之於房杜神宗之於安石
是非其君之罪也或臣有匡國之才有格君之學而不遇

其君如賈董之於漢陸贄之於唐二程夫子之於宋是非
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爲難而有志之士所以扼
憤腕嘆而不能自已也此漢之所以止於漢唐之所以止
於唐宋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也臣毎觀前
史見君有向道慕學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則悲其臣臣有
匡國致君之學而君不能用之則悲其君陛下繼祖宗列
聖之位卽堯舜禹湯文武之位也天縱聰明之資卽堯舜
禹湯文武之資也治已至矣猶以爲未至德已盛矣猶以
爲未盛乃於萬幾之暇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詢唐虞

三代下逮漢唐宋諸君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以明人倫
以厚風俗以富庶百姓以賓服四夷以增光祖宗以匹休
帝王臣有以知陛下此心卽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陛下
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臣敢不以堯舜禹
湯文武之學爲陛下勉哉昔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爲自
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未學也朱熹將
入對或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曰其平生所學者在
此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陛下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而
無漢唐宋諸君之失固無不學之心亦非厭聞正心誠意

之說者臣敢不以平生所學告陛下而自陷於欺君之罪
哉使愚臣於此犬馬之誠未盡芻蕘之見或隱上負朝廷
下負所學臣恐後之悲今者亦無異於今之悲昔也臣請
因聖問而畢言之陛下試垂聽焉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
是道也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内語其大也則
爲父子爲君臣爲夫婦爲朋友爲長幼之倫若網之有綱
所以根抵乎人心紀綱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經所謂爲治
之大綱也語其小者則爲禮樂爲刑政爲制度文爲之具
所以扶持乎三綱經緯乎國體乃古今之通誼所謂爲治

之萬目也是道之綱非吾心主宰之則無自而正是道之
目非吾心維持之則無自而舉此心也者所以主宰乎吾
身而爲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心雖主宰是綱非學則
有所惑綱何從而正心雖維持此目非學則有所蔽目何
從而舉此學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爲正大綱舉萬目之
要務也大綱不正固不可以言治萬目不舉亦非盡善之
道也故古者帝王之治其道雖多端然必大綱既正而萬
目兼舉若堯之肇唐舜之起虞禹之創夏湯之建商文武
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堯之時親睦九族以廣愛敬

之恩釐降二女以正閨門之禮館甥二室以厚朋友之倫
堯之大綱無不正也在舜之時底豫瞽叟而父子之位定
克諧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于二女而閨門之儀肅舜之
大綱無不正也欽若昊天曆象授時命羲和以秩東作命
羲仲以秩南訛命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命鯀
以治洪水命四岳以明揚側陋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萬目
之舉於堯何如也察璿璣以齊七政舉祀禮而覲諸侯命
四岳以明四目達四聰命十二牧以修內治服遠人命禹
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皋陶以明五刑命伯益后夔

以作禮樂命龍以作納言四方風動庶政惟和萬目之舉
於舜何如也唐虞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
然哉本於堯舜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不貪淫慾
不嗜玩好而允執其中堯之學也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而
允迪厥德舜之學也使唐虞之君不事乎此則學有未正
而大本未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乎其在禹也典
章之率由彝倫之攸敘其在湯也舊服之既纘人紀之肇
修其在文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鳴以燕
羣臣樛木思齊以嚴閫教故其子孫或敬承繼禹之道或

布德陟禹之迹或率乃祖攸行或監先王成憲或篤敘正
父或對揚光命或率德以益前人之德或服釋以輔中典
之盛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綱也其養民也夏以貢商以助
周以徹焉其敎民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焉其制刑也
夏有禹刑殷有湯刑周有祥刑焉其建官也夏商官倍亦
克用乂周人六典阜成兆民焉其作樂也禹作大夏湯作
大濩武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焉其
習尚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焉萬目之舉於三代何如
也三代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哉本於

禹湯文武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祇台德先不自
滿假懋昭大德不殖貨利禹湯之學也不盤遊畋緝熙敬
止不作無益克慎明德文武之學也使禹湯文武不事乎
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
乎此禹湯文武惟務天下之大學以正天下之大本所以
能致天下之大治三代而下漢唐宋諸君雖有天下之位
而不能務天下之大學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漢
就高祖言之如發義帝之喪數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
義高四皓之名制肌府之愛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

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廣昆弟之愛故繼世之君子不敢叛
其父弟不敢戕其兄婦不敢駕其夫臣不敢專其君豈不
由高祖之作則乎此其大綱可謂正矣然其養民也阡陌
之壞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復郡縣之廢未久而封建之制
不復其教民也焚坑之禍未久而學校之制不復五禮六
樂之廢未久而禮樂之制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也然兄
弟之不容昉於戛羹之鍘封夫人之同席作於戚姬之見
寵大將之見殺兆於韓彭之菹醢先儒謂漢之大綱正以
臣觀之漢之大綱亦未盡正如唐虞三代也漢非惟萬目

未盡舉而大綱亦未甚正者以其或不事詩書或溺於黃
老或雜於刑名或荒於神仙而聖學也雜聖學之既雜則
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唐就
太宗言之脅父臣虜逼奪神器父子之親何在推刃同氣
喋血禁門兄弟之義何在納巢剌妃嬖武才人閨門之禮
何在故繼世之君子叛其父婦駕其夫弟戕其兄臣專其
君豈不由太宗之作偭乎此其大綱可謂不正矣然設府
衛兵之法彷彿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設租庸調之法彷彿
古人用一緩二之意設殿最以考績彷彿古人黜陟之意

設覆奏以審刑彷彿古人欽恤之意此其萬目可謂舉矣
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純也田疇之制比之先王未備
也學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禮樂之具比之先王未修
也先儒謂唐萬目舉以臣觀之唐之萬目亦未盡舉如唐
虞三代也唐非惟大綱未盡正而萬目亦未盡舉者以其
或蔽於異端或荒於遊畋或溺於女色或甘於小人而聖
學也怠聖學之既怠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不能正
萬目之未盡舉哉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兄弟也金匱之書
千古不磨神器之重一朝脫屣其厚勳舊也杯酒解柄終

全勳名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朴不行於殿
陛罵辱不及於公卿其嚴閤範也內言不出於外私恩不
害於公故繼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間雖不能匹休乎
麟趾之盛也而操戈之事則未聞闈門之內雖不能齊美
乎關雎之化也而聚麀之恥則未有此其大綱亦云正矣
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復先王之制勸課農桑美則
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修廣學校盛則盛矣視三代
教民之制何如禮樂分諸儒之喙視三代制禮樂之遺意
何如兵財由朝廷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遺法何如以至

贓吏之戒不嚴敗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太冗任子之恩
太濫此其萬目之未盡舉也先儒謂宋大綱正萬目未盡
舉以臣觀之黃袍加身未免來人之公議燭影避席未免
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厭夫衆心郭后之廢未免
有疵於盛德則宋之萬目固未盡舉矣而其大綱亦豈甚
正乎宋之諸君見於行事如此雖日夜分觀書未免徒修
乎虛名雖日炎暑談經未免不關於實踐聖學既有不實
則大本不立矣其大綱之未甚正萬目之未甚舉又何怪
其然先漢唐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由大學之

不講大本之不立故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
宇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大本以立學堯舜禹湯文武
之學而大學以明故以其大綱之正言之觀其祭畢便殿
泣下不止遣祭皇陵哀感不勝則我太祖之聖孝亦虞舜
之大孝武周之達孝也觀其剖符錫壤建封諸王上制國
家下安生民則我太祖之親睦亦虞舜之敦睦九族周武
之時庸展親也觀其申明五常之說則與唐虞之敦典庸
禮商周之建中建極同一揆也觀其君臣同遊之言則與
唐虞之都俞吁咈商周之左右篤棐同一意也大綱之正

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其萬目之舉言之則法井給
民之言戶知丁業之戒與古人重農之意相出入也學校
教民之政鄉飲勵俗之禮與古人立教之意相表裏也內
設六卿以總制天下外設布政司以為四方之耳目則其
治官之意庶幾古人之六卿九牧相唱和也兵部帥府相
維於內而將帥無偏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於外而藩政
無專恣之患則其制兵之意庶幾古人之司馬司徒相統
屬也命牛諒以制禮則斟酌先王之典以還中國之舊命
陶凱以制樂則務宜和平之意而屏褻慢之習萬目之舉

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列聖相承心太祖之心學太祖之學聖德日新而無不正之綱聖化日廣而無不舉之目然法久則弊自生世久則俗自降故人倫有不明風俗有不厚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乖張百姓有不富庶四夷有不賓服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淪斁陛下嗣承大統於茲三年夙夜惓惓惟此之慮陛下此心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之翼翼武之無貳之心也然自即位以來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有意於明人倫而人倫至今有未明斥去邪佞禁制奢侈已有意於厚風俗而風

俗至今有未厚躬耕籍田蠲免租稅已有意於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有未富庶簡練將帥嚴飭邊備已有意於賓服遠人而遠人至今有未賓服陛下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者意者陛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有未至乎何其心之惓惓而效之邈邈也臣請為陛下熟言之以陛下望道之切求治之篤必憤發於中憂形於色而惓惓之誠益有所不能止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於上而行於朝廷者也未有不行於朝廷而行於天下者也以人倫言之今公卿大臣雖軒墀之內有胥

壞之隔是非不及於面論則腹心無所托而下情不得以上達可否惟出於內批則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親之義也陛下誠能體手足腹心之義畧崇高貴重之勢召見不時咨訪非一使願輸忠悃者得以獻其誠偽為蔽欺者無以施其詐則君臣之化行於上而無有不厚者矣閭閻小子忍心害理生則私妻厚子別籍異財曾爨翟之不如死則食稻衣錦火葬水瘞曾禽獸之不若何有乎父子相愛之恩也陛下誠能望陵興哀慕之思致養勤定省之誠公卿守終制之典士夫嚴匿喪之

禁則父子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親者矣隔形骸而分胡越弟或戕其兄同門戶而設藩籬幼多賊其長何有乎兄弟之恩也陛下誠能厚同氣之恩廣友于之愛嚴犯上之律敦敬長之風則兄弟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愛者矣妾媵無數庶人僭公侯之分婚姻論財中華行外國之風何有乎夫婦之道也陛下誠能則關雎之化正閨闈之禮申明婚姻之式定著妾媵之數則夫婦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正者矣所貪者利祿誰同心而相求所附者權勢誰同道而相益落水下石者紛如貽書諫諍者寂若何有乎朋

友之道也陛下誠能近君子之朋遠小人之黨黜排陷之
奸獎協恭之正則朋友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善者矣人
倫之明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
本急求所以明人倫之道則人倫庶乎可明無異於唐虞
三代也以風俗言之朱崖一開燕雀騈集諓佞詭隨者名
之曰變通緘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
矯激操心持節者刺之曰于名此士夫之風喪也陛下誠
能塞奔競之門杜謟諛之口獎名節之士張正直之氣則
士夫之風振矣庶人帝服倡優后飾雕梁畫棟惟恐其不

華珍饈綺食惟恐其不豐錦綉金玉惟恐其不多侏色優
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風盛也陛下誠能躬節儉之實
抑浮靡之費重僭踰之罪定上下之等則奢侈之風降矣
典學校之教者尸虛位而無實行由科貢之途者備虛名
而乏實才此學校之風衰也陛下誠能重師儒之任使無
實行者不得以濫叨嚴科貢之選使無實才者不得以幸
進則學校之風興矣珠宮梵宇照耀雲漢禿首黃冠充塞
道路此道佛之風盛也陛下誠能監梁武宋宗之失斥禍
福報應之論惟崇乎正道不惑于邪說則道佛之風熄矣

苞苴一入賤可使貴賄賂一通滞可使達驢貨載歸閭里
稱慶琴鶴相隨妻子怨謗此貪黷之風熾也陛下誠能綜
覈名實督行勸懲廉介者必彰而不隱貪墨者必誅而不
赦則貪黷之風止矣風俗之厚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
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風俗之道則風俗
庶乎可厚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夫百姓之失所則征
求極其錙銖而尾閭於異端之奉苛歛至於毫髮而漏巵
於寵幸之費此吾民之困於賦歛者可恤也征榊貢艘動
連千夫工匠輿擡延及數戶此吾民之困於征役者可恤

也田連阡陌利累羊羔家雞犬豕惟其所欲此吾民之困
於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攝金酣歌醉釀市虎門妖恣
其所欲此吾民之困於貪官黠吏者可恤也劫掠踐蹂雞
犬一空脅持抑逼肝腦塗地此吾民之困於兵戈盜賊者
可恤也父食其子夫鬻其妻壯者散於四方老弱轉於溝
壑此吾民之困於飢饉流離者可恤也百姓之失所固可
恤矣然恤之有道焉大要在於重守令急務在於節財賦
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則奸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
豪猾由此而橫盜賊由此而起財賦者民之命脈財賦不

節則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歛千賦歛由此而苛征役由此而濫欲重守令在於愼選科貢疏理監胄嚴勵風紀精立選法欲節財賦在於節閱軍士沙汰冗官杜抑私愛斥絶異端科貢旣愼則專圖僥倖者不得以幸進監胄旣理則苟延歲月者不得以幸遷風紀旣嚴則貪滔無狀者不得以幸存選法旣精則政績不聞者不得以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旣閱則老弱無能者不得以幸食冗食旣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祿私愛旣杜則貴戚近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旣斥則佛老怪誕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財

賦自節矣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百姓之道則百姓庶乎可富庶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遠人之梗化則■騎于北羌黠于西變詐之不測侵掠之無常驅之則不足於兵守之則不足於食此西北之外寇可慮也阻山川以爲固結流民以爲援神出鬼沒蜂屯蟻聚此荊襄之外寇可慮也丹崖千仞靑壁萬重攻之則據險守之則靡財此兩廣之外寇可慮也團聚山巖浮遊鄕邑我進則彼去我退則彼來此川蜀之外寇可慮也夫梗化

固可慮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修內治布恩信急務在於選將帥足兵食內治不修則根本不固恩信不布則人心不服將帥不選則敵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氣不振衆心不守欲修內治在於戒逸樂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於宥脅從綏降欵欲得將帥在於收人望專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於廣屯田增土兵逸樂旣戒則主心日正民用旣足則邦本日固君子旣任則羣策日陳小人旣退則奸弊日消脅從旣宥則叛亂日懷降欵旣綏則歸附日衆人望旣收則將材日至委任旣

專則將士日奮欺罔旣戒則賞罰日明屯田旣廣則儲畜日富土兵旣增則兵力日振何患遠人之不賓服哉遠人之賓服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賓服遠人之道則遠人庶乎可賓服無異於唐虞三代也噫乎陛下惓惓於唐虞三代之治而臣惓惓勉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學者誠以大綱之未正臣不憂也萬目之未舉臣不憂也人倫之未明臣不憂也風俗之未厚臣不憂也百姓之未富庶臣不憂也遠人之未賓服臣不憂也臣之所憂者陛下大本雖已至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

如文武之光明陛下大學雖已講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精一陛下由臣之言持惓惓圖治之心致惓惓爲學之力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豔之色淫哇之聲不足以蕩此心便辟之言側媚之態不足以眩此心沉湎荒淫盤遊之事不足以荒此心華麗珍怪奇異之物不足以侈此心神仙佛老異端之說不足以惑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類不足以蠱此心而大本立矣大本既立由是大綱可正萬目可擧人倫由是而可明風俗由是而可厚百姓由是而可富庶遠人由是而可賓服薄

海內外由是而可熙和宗廟社稷由是而可保安神器由是而可康寧聖壽由是而可永延列聖由是而可增光帝王由是而可匹休而漢唐宋諸君不足以望陛下之下風矣若大本不立則雖疲精憊神以正夫大綱以擧夫萬目以遂數者之效而快陛下之心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無可爲者矣此臣所以惓惓欲陛下從事於學也然臣之所謂學者非稽同合異以爲博也非鈎深致遠以爲奇也非繡章繪句以爲美也臣之所謂學者即大學之道也是學也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其目有八而各有其要

平天下之要在於治國治國之要在於齊家齊家之要在於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正心正心之要在於誠意誠意之要在於致知格物宋儒演繹其義以進告其君曰齊家之要有四曰重匹配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修身之要有二曰謹言行正威儀誠意正心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致知格物之要有四曰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人情是書也乃千聖之心法萬古之成規致治之良圖保邦之大道陛下必惓惓於此晝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問質疑義毋徒事虛文毋徒應故事毋徒聞於耳而不識之於

心毋徒聽於人而不踐之於已毋徒勤之於始而或怠之於終毋徒講之於百辟雲集之時而即棄之於宮闈深嚴之地毋以朝夕而有間毋以寒暑而有輟或摘其要語而列之於屏障或參以祖訓而銘之於座右考之於經證之於史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治以之而安以之而盛以之而壽即惕然以省之曰吾今日之所行有合於此者乎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亂以之而危以之而衰以之而夭即惕然以省之曰吾今日之所爲有類于此者乎念念在此念念之外無他念也事事在此事事之外無他事也如此

然後可謂之惓惓矣如此然後所存必正心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親必正人如此然後身無不修家無不齊國無不治天下無不平也嗟夫人主之心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也好安而惡危也好盛而惡衰也好壽而惡夭也然治嘗少亂嘗多安嘗少危嘗多盛嘗少衰嘗多壽嘗少夭嘗多往往違其所好而陷其所惡夫豈其本心哉以其不能惓惓於學而陷於不知故也如人之療病未嘗不愛其生而卒至於死亦豈其本心哉以方書不熟用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大勢如人受重病非不楞然且大形猶人也

然內自腹心五臟外達四肢百骸無一毫一髮不受病有識者以為寒心而庸醫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曰吾無病也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見齊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疾作召扁鵲鵲已逃去臣願陛下以本心為元氣以賢良爲明醫以古聖賢經史祖宗寶訓之言爲古方為藥石懼病之將深而豫治之信任明醫熟察古方深究脈理精擇藥石節嗜慾慎防護日調其元氣尋其病根之所在而剗除之則元氣日固於內邪氣不攻於外而百病自消天年

自固何憂不如堯舜不如禹湯不如文武者乎及今猶可為也失今不為臣恐扁鵲望之而走矣雖噬臍無及也唐虞三代與我祖宗列聖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元氣本固客邪難入病無自而生也漢唐宋諸君或大綱正而萬目不舉或萬目舉而大綱不正元氣未固客邪易如隨病而施藥者也自唐虞而三代自三代而漢唐宋用是道則治不用是道則亂用是道則安不用是道則危用是道則盛不用是道則衰用是道則壽不用是道則夭用是道則延長不用是道則短促然則是道也乃世道治亂之所

係也社稷安危之所關也風俗盛衰之所由也人主壽夭之所本也國祚短長之所在也陛下可不大警於心乎易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焉而已臣願陛下加意於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於仲舒之言也蘇軾對神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臣願陛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而視臣言如丘山則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俯拾芻蕘上塵天聽

不勝戰栗之至謹對

李西淮曰、遡黄虞迄昭代、上下數千載、鑿鑿如日中天、總大綱、悉萬目、進退數百王、歷歷如指諸掌、天威咫尺、頃刻萬言、雷掃雲擒、若有神助、梅谿文山而後、不多得矣、

賴吹萬曰、夙覘坊本古今三狀元策、彪炳鼎峙、而吉州特有其二、然匪僅辭章懋也、若文文山先生忠節千古、嶹嶹莫尚已、至如一峰先生、其心之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而見於事業者、殆與王梅谿後先同一揆、爲眞科名增重矣、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鄒德溥

頃者或建議西北多空地棄土、誠度地宜、導水溉灌、其區計可墾田、無慮鉅萬萬、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决也、客儼然造予而問曰、予試籌與之孰與無與便、予應之曰、茲役之不易就、固也、今必排首議、而曰無庸有事於民、則誰不能者、然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請借前箸、爲客且籌之、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萑葦、無所用之、豈土脊與古殊哉、水利不興、而民無畜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萑葦之塲、盡爲庾廩、其利一、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爲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與區暨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遙者、利相從矣、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敵故利於騎、不利於步、盡邊地而溝洫之、令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少、遠募則餉不貲、班戍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逋亡、閭閻困而戸虛、自水田擧、而人卒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史遷導漳於節抔鄭

國溉鹵於秦渠白公借灌於涇水馬援引流於洮濱古之
興水利者皆西北也奈何獨於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
曠水平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耜趾靡頻
東南之時不與也邊海青徐有得之饒無潮之惡東南之
勢不與也此之可耕而目此之難施則衆計過也客曰水
利之益則吾既得聞命矣顧計其功可必就則吾有惑焉
墾田之用至艱也計戶而役之則民怨捐金而募之少直
則民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為之則民或應或不
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於

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民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十萬金而
捐之溪壑往者膠萊之役可鑒已予曰唯唯否否自古興
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特遣使者計歲月而督之吾不敢
謂不如子之所慮也然吾以為可不專官而集事者鼂錯
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何也
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
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郡邑
計其水可溉田可墾者彙奏而籍諸部因為下令曰有能
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千畝者爵何墾者以報郡邑長中

丞彙奏而爵之畧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為之差夫輸粟拜
官者勤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
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為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戍
者墾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桀者以報郡邑長中
丞彙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為下
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何督撫
彙奏而賞之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鬬田安危異也而謂不
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遲後以其
半之入而募民必就之此其與捐內帑而行民怨功相萬

也客曰若子之言有百世之利而無一朝之患計無便於
此矣逡巡再拜而退

鄧定宇曰熟籌國計深諳地宜古雅絜鍊非經生佔畢
譚也

雨雹對

鄒德溥

夫雹可爲灾乎雹固有爲灾者矣未可槩以雹爲灾也洪範五行傳曰盛陰雨雪凝滯而氷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盛陽雨水温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霰者陽脅陰也雹者陰脅陽也出斯以談愚不謂雹爲天地之正氣也然愚以爲氣而既有陰陽矣則安能必其盡無雹哉而奈何文之以爲脅也自脅之說出而雹始列於灾矣試跡耳目所覩記何年而無雹乎又試跡書傳所載秦漢以來何代而無雹乎是何陰陽相脅之數也

葢古之雹有傷人者矣有殺燕雀者矣有害麥禾及桑者矣此則誠灾也以雹之能爲民物害也而槩曰灾則雨固有毀稼者霜固有殺菽者將亦槩指爲灾可乎夫槩指雹之爲灾者過而必曰斯灾也以何者致之則尤過葢古之論致雹者五而愚皆未覩其據焉則請以往事折之春秋感精符曰大臣擅法則雨雹乃掾斷如漢武至使人泣而不敢受相印然且雹大如馬頭何也洪範傳曰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則雹殺走獸乃用賢如宋仁至稱君子滿朝然且大震電雨雹何也京房易傳曰飛雹下盡樹木害五穀者君賦斂重乃恭儉如漢景至三十而稅一然且雹大者五日深三尺何也蔡邕曰霹靂雹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乃愼獄如唐太宗至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然且丹延北永等州雹何也春秋漢含孳曰專以精幷氣凝爲雹宋均注謂若魯僖脇於齊以妾爲妻感陰水氣使結而不解乃抑情正分如漢之主袁盎引卻愼夫人坐而不罪然且雨雹如桃李深三尺何也魯昭之制於臣也而雹宋高之嫉賢也而雹漢仁之好德也而雹漢桓之殖財也而雹漢景之薄斂也而雹漢和之用酷吏也而雹唐太宗之

人文紀畧　策　六十　卷十五

愼刑也而雹魯僖之以妾爲妻也而雹漢文之妻妾異等也而雹奈何舍其所不符而偏執偶合者以爲據此則愚之所不敢信也然則值雹之爲灾者將曰非我所致而莫之省乎天人一氣也而大君者又處乎天與人之間呼吸通焉者也君德之和也則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其不盡和也而後天地不和之氣應之曰其闕者之謂何與夫應者之謂何則未可知也君人所爲克謹天戒者毋亦兢兢乎日修其所不足庶幾德之無闕以格天耳桑林之禱也而曰政不修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

彼其躬自省察。至不知何以召之。求之於此而修爲。求之於彼而修爲。此其所爲敬天之至也。子之不得於親也。則亦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若祗曰。吾以何者致親之怨。而姑易此爲。則其所爲怨慕者亦淺矣。夫苟値大雹之爲灾也。則如諸說所稱攬政權。進賢德。省刑罰。薄稅斂。正名分。無一而可弗省也。愚獨謂非省之於此而止也。申豐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灾。彼聖人以至德而感天地之和。至使日南無驕陽。斗北無伏陰。則幷雹而無之。固有是理。如欲盡弭雹之策。意必君相精乎聖德。然後可。

余雲衢曰。淹博之學、鴻辯之才、識見既高、議論復古、每讀汝光佩、未嘗不徬徨追賞也、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六

表

宋

明

廬陵顏艮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表

謝宣召入翰林表　宋　歐陽修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搢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旣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

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羇危之迹佌疾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議論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茅鹿門曰歐陽公之文多遒逸可誦而於表啓間則往往以憂讒畏譏之餘發爲嗚咽涕洟之詞怨而不誹悲而不傷尤覺有感動處

林爾千曰歐公全集爲坊本所常有者茲不盡載匪敢畧也亦欲使讀者心眼一新犹掛一漏萬之誚所不免耳

謝賜漢書表　歐陽修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益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鄰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於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難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茅鹿門曰渾雄典則

遺表　胡銓

有生必死何足動心無路報恩實不瞑目興言氣鬱戀闕神馳竊念銓賚自孤生早陟膴仕不識忌諱自取顛躋太上赦臣於萬死一生之中陛下擢臣於九卿六官之列曾何補報徒積罪尤久違闕廷待盡田野屢累真祠之逸復叨秘殿之崇收召節以遂其愚許掛冠以優其老身塗草野雖自誓於生平命在膏肓恨不獲其死所強支殘喘更畢餘忠伏願皇帝陛下舍己從人安民和衆大泰襄復讐之義監周公無逸之書任忠直之士而勿親便佞之人守

祖宗之法而勿聽紛更之說益堅初志懋建豐功混胡越於一家壯基圖於萬世臣莫瞻九陛行即三泉相如艸封禪以貢諛竊所不敢張巡爲厲鬼以殺賊死亦不忘

胡篤父曰將平日之所切疏重復丁寧真死生不二心之臣一腔忠憤於此畢見

誕皇孫賀重華宮表　周必大

有天下而傳之子初徽黃屋之心受帝祉而施于孫俶誕
青宮之冑慶均五殿喜浹萬邦臣其中賀臣聞瓊榦分聯
幸由於本固銀潢演潤蓋自於源深緊今日之蕃昌乃異
時之積累世世修德則儲有美之休親親仁民則享無窮
之樂盛哉豐報備此燕居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極
際蟠神遊沖淡綿本支於百世延壽考於萬年郁李盤根
笑唐基之未大猗蘭奕葉掩漢事而有光臣幸值邦榮屬
分閫寄南宮北內想胥洽於宸歡左城右平悵莫陪於班
賀

謝賜銀合臘藥表　周必大

臣某言准都進奏院遞到勑書一道賜臣銀合臘藥臣已
望闕遙謝祇受訖者雲章封璽寶劑實奩適屬凝嚴頓蘇
疲瘵臣某中謝伏念臣甫從閒散起備蕃宣雖恪守於官
箴曾未除於民瘼豈圖宸渥爰舉邦彝詔塗芝箘之黃光
於下澤藥按桐君之籙滋以上池手披出紵之溫心失折
綿之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慈憐臣庶軫念蕃維已施起
廢之功更廣蠲痾之賜恩勤至矣報稱謂何臣謹當因六
尚之珍良瘳一方之疾苦乃身無恙敢獨享於君仁所部
有瘳期咸霑於聖惠

乞致仕表　　周必大

臣某言伏以三千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七十致君事適臨告老之季在聖時雖日難逢顧經訓則當易退仰祈從欲俯遂乞身臣某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伏念臣以一介之荒遠竊四朝之衆遇譬書分察於羣英之後修注代言於强仕之前投閒中避於要權起廢晚膺於簡擢從班政地俱閱十春孤棘公圭咸躋一品叨塵過矣報效慈然迫於遲暮之時加以衰羸之疾內循涯分久合歸休惟貪戀於盛明乃遷延於歲月今而季至可以情聞已愧歐修踰六

旬而得謝尚希杜衍幾一請而獲從伏望皇帝陛下軫念孤蹤保全末路收內祠之餘秩返初服之耕桑庶佚餘生永陶至化江匡渤舃任鳧鴈之少多桃野華山縱馬牛之歸放懇誠惟切察允是期

謝皇太后表　　文天祥

司平楚畊命出巖扃告至周原恩歸慈極敢敷席訴仰謝徽音伏念臣一介寒微兩朝知遇傾葵向闕初無補於使令啜菽杜門徂日深於觀化當元日會同之始拜公朝拔拭之仁言遣使臣往陳臬事華省遄須於趣命叢祠竟秘於俞音勉臣子之馳驅見吏民而宣布茲蓋恭遇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心超有極道合無疆長信怡愉贊炎圖之昌運太任肅穆開蒼籙之隆平宜擇攸司俾敬爾獄臣敢不丕承欽恤誕布慈仁乂我黎民尚想無刑之治于其王

母敢忘介福之元

皇太子生日賀皇帝表

大夏長嬴坤二爻之紀季千秋似續震一索之揆初瑞彩綠車歡顏丹扆恭惟皇帝陛下德流芑水業茂蘿圖壽富多男積善必有餘慶本支百世命吉在厥初生記甲觀之瑞分占乙禖之祚遠臣糜身靡墜戴目心星誦億子之宜君首歌周雅祝萬年之爲父更續唐詩

熙明殿進講敬天圖周易賁卦　　文天祥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臣聞賁文飾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相間所以爲飾賁離下艮上離之體中以一柔間兩剛則柔來文剛艮之體上以一剛乘兩柔是剛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爲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賁之卦義也天之文爲二曜五行衆緯交錯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

之文爲三綱五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像易彖大意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爲言其於賁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謹按圖義而爲之辭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爲證不一莫不以人事爲主時時世也彖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變蓋常變雖麗于天而所以常變則係于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無失政一〻有變焉咎卽在我是

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曆家算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變而實制于其時又如旱魃災也才側身修行則爲之銷去熒惑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爲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爲之圖以便觀覽且恐懼修省焉聖明知敬嚴父之圖卽敬天在此矣嗚呼奈之何其不敬

進實錄表　　解縉

伏以聖人受命啓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
是故堯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政佈在方冊昭明日月
炳燿丹青伻文人之垂欲實古今之通義矧創業垂統皆
在于詒謀而繼志光前敢忘于紀載斐亹有勤聖哲相承
舗張極盛之閎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述前聞之作允爲
達孝之規欽惟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
大孝高皇帝應千季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
隆起徒步不階于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未三季已定于京

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服日臨月照而山川鬼
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功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
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
火羣雄歸命不發一矢元主遁荒禮遣其嗣四方幅員之
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傳聖賢道學之統
守帝王心法之詔罷黜百氏彌綸六經範圍化工曲成萬
物天休茲至而兢業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
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季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于近古邈
焉罕儔漢高季不登于中壽光武運僅紹于中興唐高祖

因隋之資宋太祖乘周之業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欽惟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
基側微德邁於嬪虞開創功超於胥古永協坤元之吉夙
開文定之祥鳲鳩均衆子之恩螽斯奄百男之應保合承
天之慶備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蓋莫盛于周室然
摯任誕聖而無輔運之績邑姜輔運而無誕聖之祥矧皆
起于邦君或克成其世緒降及近世皆并等倫若夫同起
布衣化家爲國調元翊運參機贊謀正位中宮十有五季
慈訓昭明文德遍理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膺聖躬萬世

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華
日月上天申命阜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纘武王之繼述
孝事太祖有見而知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潘邸之副
抽金縢石室之秘又考于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
修史之詔臣縉總裁臣某等纂修慎選多士寔賜便蕃卽
開館于禁中屢紬閱於幾暇以百人之衆歷期季之久惟
務校讐之事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于百王蕩蕩功超
于千古是知禮樂征伐所自必有訓誥之文雲霞華卉之
生何勞繪畫之力仰青天而瞻象緯尚奚聲於名言開玉

府而見璠璵。惟自慶其希遘。因文序次。莫抽一辭之贊揚。據事直書。永示萬季之大訓。謹譔述太祖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二十五册。謹伏闕上進。臣縉等無任瞻天仰聖之至。

會西聖日。四六藻繢之工非難。而敷宣之才希覯。蓋天之未易強也。讀春雨此表。如行空天駟。一息千里而不作一贅牙語。非天才秀發。何以有此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七

狀

宋

明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皘俊爾千甫校正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狀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顔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

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直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

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六五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

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畧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鋭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

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敵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

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罷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

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茅鹿門曰指仁宗所進讒言處當頂門一針其深明四臣語入人心腹

論史館日曆狀　　歐陽修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没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

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縱自帥干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

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

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茅鹿門曰建議史院紀錄考驗事實並行責罰堪存朝廷典法今國家亦合採而酌行之

辭免寶文閣待制狀

胡銓

右臣伏准三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臣聞命震讋罔知所措臣受杖無下人不比數太上全之於萬死一生之中陛下擢之於千官百僚之上獲依日月之末光十年於此矣臣非木石豈無犬馬戀主之情而駢乞身者實以年迫桑榆難以勉強遂至屢瀆天聽伏蒙特賜俞允臣得此生以爲厚幸而又寵以美職優以祠廩既以光其行又以華其老所以待遇老臣度越常人千萬臣之榮幸足矣尚復何望然臣災患垂三十年人不堪其憂聖慈特達力加親擢全家飽暖盡出天地父母之恩常恐福過災生故瀝誠懇乞全晚節而又有此叮臣懼必速顛躋伏望皇帝陛下察臣曲衷之款憐臣孤立之蹤收還成命只守本官致仕庶安愚分所有恩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送父故寶謨閣學士易傳狀　楊長孺

承議郎前權通判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楊長孺狀申准本州公文備准省劄照對先父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生前所著易傳蓋自淳熙戊申八月下筆至嘉泰甲子四月脫藁十有七年而後成書平生精力篤盡於此然自以發揮其所學初非傚覬於當時尚未敢云私淑諸人夫豈企望徹聞於上茲承州牒備准省劄先准經筵諸臣狀言切見故學士楊萬里有德有言搢紳景仰臣等嘗見其所著易傳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蘊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有過之者乃深自閟藏不以輕授意欲竢後世之知今遇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具筆札就其家取本抄錄委官點對繕寫投進以備經筵講讀爰因臣寮之上奏遂辱君命而下取臣惟先父著書之勤苦乃一旦昭升而顯行蕞爾不肖孤兒矍然祗奉聖諭敬拜給劄之恩謹出遺編之帙所有先父易傳二十卷家藏見在乞繕寫申發

論韓國公寃事狀　解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冥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辯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此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事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全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戰而難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世絕宮汙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之年邁摧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惑其中也

哉又其子事陛下託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警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深警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宴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假側為明之術願陛下作戒于將來也天下孰不日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疏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耻立於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

羣臣豈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為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為陛下言者而事枉冤延未已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為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疏賤冒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陳明卿日本朝奏疏解公第一、解公奏疏論韓國公第一、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八

書疏劄子

宋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書疏劄子　宋

論水災疏　歐陽修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淹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犇逃

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

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儒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離

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絶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副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副則人主安有儲副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副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

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
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
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
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蠻貊如後
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
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
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
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
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羣兵窺覬陷於大禍

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
皇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
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愼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
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
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
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
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塡咽道路發
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
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

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
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
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
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
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既可以徐
察其賢否亦可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
伍遂掌樞密如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
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
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

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
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
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
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
者惟陛下未之知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
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
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
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
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

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茅鹿門曰言人所不敢言亦人所不能見如此奏疏漢唐所少

請都建康疏

胡銓

臣聞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何則其勢不便也漢高五年都雒陽是時方有山東之亂而秦之故地又未能全有危亦甚矣儻不先都關陝之地則天下非漢有也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此天下之根本在焉苟釋此不守則天下非漢有也臣嘗論項羽得關中而不能守是不搤其亢拊其背也高帝決都關中所以搤其亢拊其背也王郎得鉅鹿信都不能守是不搤其亢拊其背也世祖留意河北所以搤其亢拊其背也此兩漢存

亾之決婁敬邳彤可謂社稷之臣矣今日天下大勢自淮以北則天下亢與背也建康則搤亢拊背之要地也錢塘則燕安鴆毒之危地也此處錢塘是與人鬭而不搤其亢拊其背也此項羽王郎入牛角之計也若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帝世祖與王之計也況今西北思歸之人如漢民之謳吟思漢亦已久矣苟不決策移蹕定都何以繫西北延頸思歸之心乎

鍾伯敬曰建康亦非搤亢拊背地然自南渡後言之捨建康不能用武矣宋不都建康而偏安錢塘識者已知

其無意恢復矣澹菴請都建康自是致君恢復之第一着。

上孝宗封事

胡銓

臣胡銓奉詔言國政急務。自靖康迄今四十一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北敵之不可與和。彰彰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鴆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在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眞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金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

如是者國常亡。若與金和。自此中國必多事。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講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可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可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秦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執

允廸等遂下親征之詔彼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
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
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
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
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之人一切遣還如程
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墻變今必盡索歸正之
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彼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
腋之變深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卒有逆亮之謀不知
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

以餌敵國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
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若夫此可
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
以十年計之其費亾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
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
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亦
中國以肥敵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可弔者七也側聞金人
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
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

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
之今金人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
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
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可弔者八也臣恐再
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
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
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
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
不成倘乾綱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絕請和之議以

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
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
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
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
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
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
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
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薛諸孟日激昂震蕩比諸抜王倫一牘尤爲奇快而孝

宗不悟益干戈驚魂湖山醉心舉朝困化為婦人而孝
宗且甘心為領袖矣得天下于婦人失天下于婦人其
實偷安而養成禍亂者亦婦人嗚呼有宋君臣自負為
東南禮樂之鄉而不知皆煙花粉黛耳哀哉

郭旭瑞曰忠簡公上高宗一疏足與日月爭光當時購
其槀至子千金茲只錄是篇者非敢謬為去取也以封
事一篇古今膾炙人口即初學皆能記誦之耳

論左右史四事　與國子司業王十朋同上　胡銓

臣等誤蒙親擢承乏左右史自供職以來簡討故事竊見
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
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
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
曰史記善惡以為戒庶幾人君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
觀史魏暮為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暮謂
史官書事以為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
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暮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

梁周翰李守謙為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
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媿唐二
子哉慶曆中歐陽修為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
不自閱史今諛逃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
欲書而不敢乞自今起居注皆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佞
臣執筆乃復進史沿襲不革遂至於今臣愚欲望陛下尊
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今起居注皆不進呈庶使人主
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按
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

許敬宗李義府動必傔姦懼爲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預聞文宗復正觀故事每入閤命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繇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政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坐之後歐陽修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坐之前至修罷職乃復立於後今乃遠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有媿於修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修起居注王存奏欲追正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聞天子德音備以二府自

有時政記即乞有餘臣僚登對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頗僻或肆讒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大哉王言然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羣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關報職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愚欲乞陛下復歐陽修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造膝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足伸祖宗之志也何謂前

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之坳處有命則臨階俯聽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修奏對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合少留殿門俟修注出而錄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言動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安在耶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

是餼羊亦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臣愚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謨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論朝廷事而毋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爲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亦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寧中修起居注張琥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閤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都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

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數奏乞便面陳詔從之臣等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閤門以臣不預牒卻之臣又嘗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閤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為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數奏乃必欲預牒閤門又必欲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為失職多矣臣又聞景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為起居注直前論救事出一時又曷嘗預牒閤門與必候班次耶況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兩班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

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臣等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職之大者臣等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驗今斷而行之幸甚

葛嶸謂曰千古人君不可不知史館諸公亦不可不知

上孝宗極論進退賢否疏　宋　楊萬里

臣聞人主無職事進君子退小人此人主之職事也昔者舜之功亦多矣而舉世獨以舉十六相去四凶為舜之大功魯平公非不賢也而後世乃以信臧倉疑孟子為平公之恨人主之職事豈復有大於進退賢否者乎恭惟皇帝陛下以治功之不振為大憂以國勢之不強為大恥比年以來選置宰相更易百官凡負天下之望稱士林之秀者陛下朝取一人夕取一人羅而置之朝廷之上山林之士幾無餘矣慶曆元祐之盛殆不過此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臣竊觀近日之一二事而私憂陛下之變於初也臣竊見左司郎中張栻有文武之才有經濟之學益其父浚教養成就之三十年以為陛下之用陛下知之亦十年矣陛下試之亦屢更煩使矣寘之都司處之講筵陛下亦駸駸用之矣天下方拭目而觀非觀朝廷也觀栻也積平生之學天下恐其負所學膺聖主之知天下恐其負所知而栻自立朝以來凜凜自奮其在都司有所不知知無不為其在講筵有所不言言無不盡天下不以為栻之賢而以為陛下之聖益身賢非賢而用賢者為明能言非難而聽

言爲聖。且如前日張說之除。在廷之臣。無一敢言。獨栻言之。人皆以爲成命之難回。而陛下翻爲之改命。是時天顏之喜。聖語之褒。行路之人。皆能言之。以爲堯舜之舍己從人。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一旦夜半。命逐之遠郡。民言相驚。以爲朝廷之追逐張栻。是爲張說報仇也。臣以爲不然。陛下如惡其人。必不聽其言。陛下既聽其言。必不惡其人。然天下難以戶曉。此意未必出於陛下。而此謗獨歸於陛下。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爲陛下一言之也。至於小人如韓玉者。士論藉藉。謂其人狠于野心。工於誕謾

深於險賊。當陛下厲恢復之志。推豁達之度。使功使過。不疑不貳。故如玉者亦偶得使令於前。如玉小人。不知聖恩之深。陰懷兩端之志。其大姦大惡之狀。臺臣既言之矣。臣獨聞之士大夫之間。玉有書與知識云。不勝秋風鱸魚之思。識者聞之。莫不寒心。昔日陳平背楚歸漢。終爲漢之用。侯景背魏歸梁。終不爲梁之禍。今之待玉。幸其有陳平之用。而不察其侯景之詐。豈不危哉。且臺諫者古之法官。蓋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也。宰臣聞其有言。則狼狽而出府。大將聞其有言。則奔走而釋兵。非畏臺諫也。畏國法也。

今臺臣之言玉者。至於七八。而玉頑然坐視。不以爲異。是無國法也。法存則國安。法亡則國危。他日萬一有姦雄焉其誰肯爲言之。借使言之。其誰畏之。議者皆曰陛下逐一君子。如彼其易。而去一小人。如此其難。陛下何以得此聲哉。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爲陛下一言之也。大抵小人之言不可聽也。救君子則小人必以爲黨。排小人則小人必以爲忤。臣聞昔者孔戣之去。韓愈上書留之。唐帝不以爲黨。張湯之姦。李息畏禍不言。汲黯深以爲責。臣無汲黯之見責。不敢不發韓玉之姦。臣知陛下之不罪諫臣。過於唐

帝。不敢不留張栻之去。劉向曰。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此漢成帝之爲也。陛下之聖。必不爲此。但恐言之而利害不明。諫之而忠誠不切。不足以感動聖心耳。臣願陛下沛然改命。留其所當留。去其所當去。朝廷輕重。在此一舉。臣區區獻忠。不勝萬死。

茅鹿門曰。從來賢奸去留。即國命存亡所關。安得是篇切陳之。其於君子忠懇之情。小人熒蔽之態。寫得曲至。

請罷毬馬之娛疏　　楊萬里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歸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疎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爲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材之未用

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耳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亾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爲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爲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横潰決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亾者夫豈皆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耳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熙業如舜勤儉如禹不邇聲色如湯不盤於遊田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首以爲言者蓋聖人之防其心不恃其天而盡其人不儆於危而儆於安今日邊事小息矣憂顧小紓矣道塗相傳萬機之暇毬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懼也獨不見高漸離之

筑耶事豈必大而後慮也漢文帝之賢與成康孰先孰後也敦朴勤儉一無嗜好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獵猛獸而獵田彘瑣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爲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獵修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之備也愛帝之全也臣願聖天子罷毬馬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敵國雖強其強易弱也

鍾伯敬曰全篇是格君心之非毬馬只數語點出便了文章最有輕重

茅鹿門曰勤逸之心一變而治亂因之可畏可思

論神威疏　楊萬里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然則孰為威曰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於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

是柄在巳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縱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劃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

焉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
與私之異也然則其身爲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
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陰求則
姦不召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
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所一用而天下不
以爲察故曰明用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
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
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益恃者以
明出於己爲矜而以明出於人爲媿疑者以親暱爲可信

而以公卿大臣爲可防以明出於人爲媿則羣朝不敢有
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爲可防則羣朝
不敢有爲非不爲也爲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
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
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
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
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
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偏察天
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

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
以爲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爲陰
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盜其柄
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
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
曰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
於梁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
誨亂階子犯祓隱祿產危漢朱异亡蕭奈之何漢唐數主
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

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
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非不知也
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其無是
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
而拔其已植之根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
君盡疎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爲虺必蛇履
霜必冰臣不勝忠憤

鍾伯敬曰人君舍君子而信小人舍衆人而信一人雖
明智過人亦未有不爲欺蔽者也此論精透之甚

請議紀綱法度疏　　楊萬里

臣聞爲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鬭之日常不加少戰鬭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用者操兵以睡而守者被介胄以臥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目不及瞬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

雖然爲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爲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于大夫大夫女女於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恥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恥故有以復其所大恥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恥恥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恥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者得以盡而吳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爾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爲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

濟江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強寇一事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關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堠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畧何嘗知

其必亂。王導辟王述爲掾。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得無與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紀綱法度敎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泛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鍾伯敬曰倉卒則曰無暇。及有暇。又嘻恬而不爲。非不爲也。只是暇國臣子無幹濟之才。不知所爲。不得不苟且以圖僥倖耳。誠齋此疏。雖亦孟子綢繆桑土之言。而言之痛切著明。更令人憤恨。

己未上皇帝書　文天祥

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以無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頓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

德。斥去元惡。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故。陛下悔悟之意。上通於天。天下於此感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庭。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况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內負帝衷。尚何以飮食於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忠。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

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為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畧倣馬上治之之意令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黽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計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闊絶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既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庇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

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常存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未周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義初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晏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為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欵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晝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為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鄴甫鎮建鄴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棋然卯詔辰行弃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悞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莫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馳驅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覬

望其於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啓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故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悞事機臣愚以為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譏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

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
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
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四
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僨於事儻閫軍期文書填
委叢積宰相以其閑誠布公之歲月奬勞焉於調遣科降
之間侍從近臣日不暇相接矣諸將亮以區區之歸抗
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日萃衆思廣忠益今
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躬其一心役其兩
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

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
於制不在於政爲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
之務今六部所司絶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
尚書省六房隷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
省劄兵部得禀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
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
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
與其屬劇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
大臣有從容之暇可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

聰明全心志壹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
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
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
鎮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
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
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
由此浸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
忠臣義士強猛兵將然各乘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
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

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
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
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
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
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
兵則宣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
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畧倣方鎮遺規分地
立守爲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爲
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

巳宿堂與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節八州之中廬陵宜
春最當衝要敵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
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
堅攻瑕棄實擊虛敵旣以此爲得策則大避宜春而趨廬
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
敵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
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
一鎭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鎭於袁而以臨江
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

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
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
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
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五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
必分散而不齊討於五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
爲兵彼一州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
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
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
夫郡縣方鎭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此通變

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鎭之偏重方鎭所以救郡縣
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力爲方鎭之法以少變其
委瑣不足恃之勢眞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
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鷙英果者委以數鎭俾各爲國
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
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于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
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
尙何慊慊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
前巳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于民周

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
結以自爲鄉井之衞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
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
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巳而
上其籍於官又從而堊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
保伍如右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巳臣居廬陵往往有寇警
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團總擊柝以告其一加日
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
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依信其所指從而類編爲之伍

一匪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古而行移。計其規爲布置。當有加資於臣所言者。然其所若干人。其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于城郭。敵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

時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偶總一日能辨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忱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倒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

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民。未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有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辨。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錚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翼翼然不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

閫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益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上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敵。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敵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閫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

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
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
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
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歷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
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
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
肖者常以不礙資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
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
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弄印莫屬

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為之趙魏老不可
以為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
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寀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
幸其不至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
而後已嗚呼此平世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
一有蹉跌事關存亾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
況其重者乎今自朝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
郡守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
非常之才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

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
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
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投士為相蠻獠猾夏
拔卒為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拘孑孑於資
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
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淺狹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為勢要者
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
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於鄉里者不得一登薦書抱膝隆
中策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

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
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
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
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
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
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任漢唐法度
疎闊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
則亦無取乎爾然至于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
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

嵎長彼其人豈爲一州雄長其閒豈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舉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頴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樽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廝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辨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鎭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跅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髣髴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

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帥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誘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

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數鋒車所召幸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爲靖共者邪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間搢紳之能出聽論事者既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閽壁壘不已奸人疾其爲害己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肉食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雖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勉行歟

此又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客邪日衝擊於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刻其酒色之慾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己之短其爲身謀幾晩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曆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丕天之休加用

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國
家至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
咎其失以爲聚歛之過而聚歛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
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
因筱威惡蠹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擅肆聚歛招集
奸凶爲陛下失民失士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
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卜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
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
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

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
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
聚歛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
不臧率天下以其所繭絲之餘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
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聞者屢出
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艱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
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
億稱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
不以聚歛斵伐祖宗涵洪寬大之仁蟊賊陛下神明英武
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內帑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
莊必不請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酬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
開朝廷汙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偏置私
人如此則疆場掊克之流必不得肆於縉紳玷於節鉞如
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
剝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
閫虐取漁舟故吾人爲敵鄉導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
閫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恤以失吾民
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閫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

訟江閫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爲聚歛重
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
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
揜陛下之聰明審爲游揚以誤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
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謗讟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
不以誼橫得罪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
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
離而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
下恩寵以爲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溷亂世界而得以無

忌憚。使陛下今日詻過於天地。負媿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蠻貊。則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鋣也。與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矣。人心杌揑。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撥亂之志。

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邠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充府軍。以益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之爲血爲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于而家。未忍亟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欵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狄寇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澌盡也。臣所不信。臣

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撫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夫亮將獎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於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尋丈攘癸之一畫者。已畧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

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庸劣。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疏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而左右之人佐病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流。波浸則禍難無涯。臣然亡正自無日。與其怵迫於權勢之威。受斃於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

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懇惻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瀆天威。殞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鍾伯敬曰。文丞相柄國於宋運既去之時、一敗而身狥之、後人但知其忠、不知其才、以爲縱使黃冠故鄉、亦復何益、然細觀此等議論、誠當日救時之第一義、使朝廷從而行之、則天下事、尚可爲也、惜不早用耳、管仲三戰三北、而一匡天下、賢者之才、寧可勢窮身敗而等閒測之耶、

癸亥上皇帝書　文天祥

臣畝畝末學天賦樸忠遭逢聖明早塵親擢己未之夏陛
下廷策多士記憶微臣俾佐京兆尹幕時臣不敢拜恩乞
行進士門謝言今赴闕其冬賓來行禮適値寇難方殷江
上勝負未決而全永衛且破於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
下皇皇傳誦遷幸臣得之目擊恍恐六師以一朝而動京
社之事關係不細采之公論則謂寇禍起於憸壬之聚斂
而憸壬用事則主於董宋臣至於遷幸一事宋臣張皇處
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闕上疏

乞以宋臣尸諸市曹以謝生靈荼毒之苦指陳觸忤自分
誅斥出關待罪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章雖不付出
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改命洪幕從
欲與祠又寵綏之臣嘗以爲區區父母之身既委而徇國
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劇奮
發嘗恨未有一日答天地之造前冬誤辱收召畀以館職
曾未幾時進之以著庭寵之以郎省臣之取數於明時者
益已過多共惟聖德日新朝無闕事臣得從事鉛槧悉意
科條以無忘靖共爾位之訓恍幸恍荷茲者條讀報狀宋

臣復授內省職事臣驚歎累日不遑寧處總傳御批除畀
兼職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實維斯時此
人者乃爲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以立
朝況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去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
託故而去謂之絜身可也陛下未嘗拒言者言而當於可
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去則於事陛下之道爲有未盡
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鑒臣之衷而幸聽焉臣伏讀
國史編見孝宗皇帝所以待贊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
臣嘗以爲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

曾覿龍大淵輩用事周必大言之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
鄭鑑袁樞言之言者日以盛而孝宗假以恩寵未嘗爲之
少衰孝宗豈咈諫者哉聖心寬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比其
招權弄勢日益翕赫小心謹畏之態昵昵於前者迄不能
揜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疎死或以坐罪廢英斷如此
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子神
孫一守是法共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幾以神武經
緯六合四十年間凡經幾大禍亂幾大驚危絃重新整頓
功業遂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尚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

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
弼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凶戇慘毒不可嚮邇陛下曩
以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
至戊午巳未間天下指目共欲甘心臣冒死先爲陛下言
之陛下於此時猶有徘徊顧惜之意未卽加罪也而縉紳
學校交疏其惡伏闕投匭始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奪
其太阿屛置幾甸中外鼓舞歌誦盛德臣妄謂陛下之寬
仁全似孝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
應如是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稟天地冲和

之全氣接帝王忠厚之上傳寬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
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于覆載
之內壽醫之肯未幾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內居要
地日躋宸光惟至聖爲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聞
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無私故能好能惡
聖人豈專以博愛爲仁哉漢唐宦者之禍其後至於濫觴
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
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
臣前此誤國之罪陛下既赦之而勿問矣臣何敢追尤往

事上瀆聖聰獨爲方來計則發緯之變不能忘情焉夫以
陛下聖明在上狐雛腐鼠亦何敢晝舞夜號少作喘息其
人心性殘忍羣不肖所宗竊恐復用之後勢欲肆張植根
既深傳種亦廣末流之禍莫知所屆近者陛下親製十四
規丕哉聖謨爲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爲小故無
與於貽謀而淵畧之哉宋臣之爲人臣實疏遠亦安能以
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闉閭巷無小無大
輙以董閻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
他人而唯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召而自至也哉陛下毋以

其退然謹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毋以其甘言卑詞
而謂人言爲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
服役於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
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倘嘗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闕
惜英斷以重違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
議縱未忍論其生平之惡以寘之罪亦宜收回成命別選
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一兵於國家事夫亦何損於
以厭人心之公於以示來世之法於以防天下之禍於未
然令聞令望施於無疆臣子之願莫大於此臣實何人輒

上封章以仰及於萬乘之所親信蚍蜉撼木自速虀粉可
謂愚甚然臣方備位中朝使其以厚祿糊口坐取遷擢豈
不得計而臣子所以事君正義謂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
家利害之大故奈何坐而視之噤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
負所學貽無窮羞此臣所以不敢強顏以留亦不敢詭詞
以去忘其嬰鱗不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
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榮也如臣之積忱未足以仰動天
聽坐受斧鉞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威命之下

鍾伯敬曰忠臣心事如瀝

茅鹿門曰諫正處不敢一毫自用已意言婉心苦至此
而極

輪對劄子　文天祥

臣早以書生遭遇先皇帝親擢事先皇帝垂十年恨無涓
埃補報天地陛下龍飛繼運移忠以事聖明永肩乃心臨
鑒在上比者臣來自外藩待罪戎臨陛下親御宸墨進之
經筵臣學殖淺蕪術牆無路自入侍邇厦切見天顏睟穆
聖性謙虛雖如艸茅之愚將賜訪問臣感激殊遇亦既得
以悉數於前矣猥當轉對伏念臣職在講讀今日聖學關
天下治忽不細輒因封事畢吐其衷臣聞聖人之作經也
本以該天下無窮之理而常足以擬天下無窮之變天地

無倪陰陽無始人情無極世故無涯千萬世在後聖人亦
安能預窺逆覩事事而計之物物而察之然後世興衰治
亂之故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監戒以爲不可
者小犯之則關安危大犯之則決存亡如赴水火之必斃
如食堇葛之必毒是何哉聖人知有理而已合於理者昌
違於理者偭所貴乎帝王之學惟能不悖乎六經無蹈乎
其大戒而已嗚呼聖人所以爲萬世慮者豈不甚智所以
爲萬世戒者豈不甚仁矣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視天
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爲黔首以覆其

宗爲天下笑者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詩曰亂匪降自
天生自婦人而後世猶有昭陽華淸霓裳羽衣以階漁陽
之禍者書曰謹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
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衛霍天馬甲帳翠被以致
四海蕭然者臣嘗歎夫自聖經以來時君不聞大道之要
生人不被至治之澤秦至五季千數百季間非六經之顯
戒者相望史冊聖人立爲大經大法以幸萬世貌然未有
聞焉豈不惜哉惟皇上帝畀於斯文孔孟微言至我朝周
程張朱始大闡明如滕斯發先皇帝表章四書尊禮儒生

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穆考之廟稱爲理宗陛下
親得精一之傳而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斯道斯民解後
千載先皇帝欲爲唐虞三代之治殆留與陛下使了此事
臣觀陛下自踐祚以來畏天尊祖親親仁民敬大臣體羣
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何往非學今朝廷淸明宮府齊一
大法小廉罔越厥志不可謂不治矣然臣切怪去年寒燠
失常四方或以旱告今年星文示變雨雹見妖近者積陰
爲寒皆名咎徵漢人縱閑之學必謂一證主事臣不能曉
此但卽其影而想其形因其流而疑其源豈人所不知已

所獨知之地陛下猶有當反之六經者乎陛下日御經筵
正道正言當接於耳而又內廷不廢觀書傳以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陛下盍有之矣臣愚更願陛下虛心體認
切己省察每誦一義善可以爲法卽驗之身曰吾嘗有是
乎無則勉之每說一事惡可以爲鑒卽揣之心曰吾嘗有
是乎有則改之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敝豈惟制治
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充道學之用經綸天下之大經範圍
天地之化而不過行而帝行而王以卒先帝主張道統之
事業臣何幸身親見之哉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夫一日二日之間亦未至卽有萬事然一事不謹則萬事
之幾自此而乖故撥亂本塞禍原無一息不當用功兢兢
業業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惟陛下留神

葛端調曰其學純正其言舒雅宋人奏對之文必原本
經理迥非西漢可及觀此可知人主家法尊經之益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九

書疏劄子

明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書疏劄子　明

大庵西上萬言封事　解縉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謨則入告爾后于內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罔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

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謂魏徵于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皐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

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邇聲色不為遊畋既皆過于漢宋又何慊遜于唐虞惟願陛下篤孚信之本加慎獨之學登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覩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

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敎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敎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昆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

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
史少加審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
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
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
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
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
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寒士。抄緝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
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
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濂洛之佳範。

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勅成
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
闕。而禮記出于漢儒。舛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月御經筵。訪
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
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
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
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
各祭于其鄉。而啓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
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

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
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
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俾於變之民。不遷
於淫。革易制寺。閹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陛墀。皆
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
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
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幣朴
居。而土木之工勿起。飾墾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
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

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
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
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
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
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訓。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
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
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
政之齊。止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
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

德爲政。陛下奉奉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鉤距之功。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眞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勤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惟日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殺。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勦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眞有一夫持法固爭。謂其不當刑。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皐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

稱塞淵衷也。然詎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諂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佈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攝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朝履

之賤。衮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恍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

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漸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
民捽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禎勢使然也臣欲求
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
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
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文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爲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
高合于道妙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燭之矣然
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
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

雄已懾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
繩繩所謂得眞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
仙爲徵應有所謂某仙某神孚佐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
諭之濟王從琦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眞僞莫明假令眞有
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
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
如周者神仙釋老誕慢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
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
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

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
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
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
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
稅產去而稅存或裸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
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
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
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以九
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

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宴安墮名城銷鋒
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
靡民平不暇謀責育不暇鬬武備廢之過也及今條治不
宜動衆但勑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
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
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
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
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

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令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官司捶楚屬官甚于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攣跽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

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罔不止此奉命忖量急于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方希古曰歷陳治道要務井井有條眞廟堂之碩畫經世之名言也即使憂國老臣出袖中尺疏未能遠過賈生以弱冠陳策而通達國體解君以弱冠奏疏而曲盡時宜天下奇才也

陳明卿曰上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能不感而泣下

洪熙元年疏

李時勉

臣聞言之逆耳者非聖君不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然上必有仁聖之君斯下有忠直之臣且三代以上莫盛於帝堯而伯益猶以荒怠淫逸爲規三代以下莫盛於太宗而魏徵尤以十漸不終爲戒方今聖人在上日月之明天地之量知周萬物而求賢常恐不及愛及困窮而從諫有如轉圜是有納言之君又遇有可言之時愚臣又豈敢緘默而不吐露心腹也哉然臣之所欲言者惟願陛下節民力謹嗜慾勤政事務正學伏惟陛下新登寶位與

發德音大赦天下首命京官舉薦賢才恩澤所加遠近無間羣臣鼓舞於朝萬物條暢於野所謂聖人感人心而致太平者此其效也夫何即位未幾土木遽興雖茅茨土堦非今日之所宜而峻宇雕牆亦前聖之所戒昔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以文帝之富貫朽粟陳於百金之費猶且惜之陛下何不惜千金之費而欲輙成功而更新乎唐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内卑溼請營一閣以居帝憚勞民竟不許以太宗之治斗米三四錢於一閣之費尚慮擾民陛下何不惜民力而取材於遠方乎剏宮殿創乎太祖高皇帝同堯堦禹宮之儉約傳之萬世可也太宗文皇帝既任其勞於先陛下當守其成於後雖當改者猶且不忍於三年未可改者不宜速更於三月况天下之民仰望太平如渴者之欲飲饑者之待哺正宜與之休息可也今又重勞民力疲罷何堪邇聞内官催木疾如風火郡縣被其折辱小民被其捶楚公私繁擾所至騷然苟民力既殫而或繼以饑饉則臣恐陛下之赤子無復如前日矣臣之所願節民力者此也經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

然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天子之孝也太甲居憂處仁遷義故成湯之業賴以不墜高宗諒陰而恭默思道故中興之功卒能有成斬焉衰絰之中正以禮導民之日也側聞内官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爲之驚疑衆心爲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宮古有常制則大孝尚未終左右侍御不可無人則正宮尚未冊恐乖風化之原有阻維新之望況始者終之兆也小者大之萌也涓涓之水不先隄防則其流必至於潰川星星之火匪撲滅則其勢必至於燎原豈可不防微杜漸而愼終如始乎臣之所願謹嗜慾者

此也自古人君莫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此文王之所以勤政也太祖高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未見日而臨百官今或東方既曙鍾鼓已聞旭日已且朝儀方肅似非古人庭燎行賢之意也若謂天下大安可以優游於庶政則禁蟬飲天民食寡之誠戰兢惕厲之日矣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猶恐禍生於所忽尚何有一息之或怠也哉臣之所願勤政事者此也仲虺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在昔人君未嘗不學也然帝王之學豈效尋章摘句也

哉程子曰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侍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象變化德器成就臣願陛下於萬幾之餘進一二儒生以侍左右以備顧問或求帝王經世之要古人治亂之由參究天人之蘊察知稼穡之艱偶涵養既深本心既正則惟精惟一逸樂無益之事無自而萌芽矣遵義遵道佛老異端之說無自而亂惑矣所以爲賢者寧不在學乎臣之所願務正學者此也臣荷國厚恩備員耳目久欲有言恐犯天威是以思之累日不敢驟進然犬馬思效之誠當不辭直言之罪謹陳所言以瀆聽聽已往雖不可追而方來者尤當謹愼陛下審思擇善而從之追大禹之克勤顧成湯之不吝敦崇節儉與民休息躬行仁義愼始慮終則太平之基將與天地共悠久矣臣愚悃愊昧罪當萬死陛下矜其愚衷寬其斧鉞使來者盡其言則天下不勝幸甚

雷震奉天殿請修省疏　　劉球

臣敬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荅聲影之隨形而國家成敗與亡莫不繫之董子所謂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人君遇天戒豈得不嚴於修省哉昔者桑穀生朝太戊修政而殷道興雉雊于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爲虐宣王修行而王化行皆能修省以奉天故天災之降不爲其國害反爲其國福也邇者雷震奉天殿鴟吻陛下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

躬之言令羣臣各修厥職修省之意至矣固足以荅天心而弭災異矣臣竊以爲今日修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其一勤聖學以正君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之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是也臣願陛下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接宦豎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惟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

而天心無不順矣其二親政務以總權綱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廟堂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陛下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以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惟分別之不可不精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之分惟察之於己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也則親之果

不肖而當遠也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于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繡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

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臣。爲害尤酷。誠
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會三司郡守而下。無分
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奸暴無狀。具實黜退。若有廉能
仁恕。治行過人。亦奏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其
六愼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
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
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
上。獄狀有奉勅旨。减重爲輕。加輕爲重。有旨法司既不敢執
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覘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

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謂
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例。亦非古
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
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
典彰矣。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
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衆之事。悉書以示戒者。爲此也。今
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
家赤子。須之槃暴而起。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况各衛門
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其八寬逋賦以憫民窮。

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蠲
租稅。而有司多不准蠲。或准亦徒事虛文。使民不得受其
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户部遇有報荒。卽與
勘實量蠲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
濟。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
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困。終不
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
貲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以
從緬甸。受其所擒。首寇思任發。借使彼言果信。得寇以歸。

不過獻諸廷。磔諸市。梟諸達道而已。然彼挾以爲功。必求
與木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方土地人民
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
設有蹉跌。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陛下每錄死囚多
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眞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
今欲生得一失地之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
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况寇子思機發於麓川。已嘗
遣人來貢。非無悔過祈免之意。若勅靖遠伯王驥遣人往
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卽與厚賞。仍

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塞新附之彝掌之許以小職使任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爲宜召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數萬生靈之命

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盖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翟比年入貢所遣來之人歲增無藏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日幸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也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今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務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

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感上天之昭格致太平之福慶者意誠在此臣不揆愚陋昧死以言伏惟聖明裁之

應詔上弭災召祥疏　景泰四年

廖莊

仰惟上皇被留不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大讐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覩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册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

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繫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盖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

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疎頃承天問賜對大廷猥蒙聖恩親置首選嘗自感勵思酬獎遇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政失闕綱紀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波靡兵戈擾攘饑饉荐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於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報陛下之恩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采必有發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自言越

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及職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係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禮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係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敢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議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之制時

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以執諫。況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愊。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之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欲明人倫。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當獸矣。中華而非此。則蠻貊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敎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

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敎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史筆書之。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金革之事起復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敎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廬之中。國無門廷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寔。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徇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大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敎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執政。陳宜中起復

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敎其臣以孝。臣無孝而移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當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歟。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

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温詔俾如劉珙不以
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則必言言
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
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
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
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
盂也臣水也盂員則水隨以員盂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
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
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

人文紀畧　疏　二十五　卷十九

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
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陛
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
博洽之士開懷放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
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
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
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己
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
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

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蹈先王之禮經拘先
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
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官書之清議雖不行
於朝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
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猶謗之曰負
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
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
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邪於
先朝之故事何所據邪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其人

人文紀畧　疏　二十六　卷十九

爲其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邪以其高謀遠慮足
以斷天下之大議邪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
定天下之大難邪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
天下之士習邪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淑天
下之民心邪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
之缺失邪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
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預爲己地及遭通喪之時
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
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詞一有俞允歡然

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寔則
貪位名曰起復寔則戀祿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
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大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與
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
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
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
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
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
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

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
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
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預為已地也
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為已
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懼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
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
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
之計例在覃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
例在擬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

求晦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
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
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
肯于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
誠能法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
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
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
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

特在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
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
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
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
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
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
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子
覥顏為不忠臣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
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

言一出犯者皆怍衆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務不曰矯激於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愚昧豈不自知言忤于人殃及于己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俯竭愚忱仰祈天鑒臣謹奏

錢鶴灘曰、扶綱常、植名教、宇宙間不可一日無此議論

本朝狀元當以一峯公人品爲第一讀此文得其梗槩矣、

王荊石曰、剔瀝忠肝、直犯忌諱、眞能言人所不敢言者、方之前哲、其長沙三閭之儔歟、三復起敬、

上武宗封事　王思

臣聞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休戚利害本同一體此臣所以昧死流涕而獻其愚也臣竊惟孝宗敬皇帝之于惟陛下一人上賴以承宗社之統下賴以啓萬世之傳不可一日不致其謹也近者道路傳言虎逸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疑豈有陛下聖神文武而不爲宗社萬世自重也哉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宁不勤政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倦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曰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忘於縱欲好惡由於喜怒威

柄移於左右政令出於多門紀綱日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蝕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今勇不可好陛下薄有所懲矣至於酒不可嗜臣請得而言焉夫荒志廢業惟酒爲甚而天子一日萬幾尤當有節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末流之禍如此今陛下露處外宮日湎於酒所養雜侍禁衛不嚴其荒志廢業已足深戒更或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以大憂也伏望陛下以天命爲可畏以祖宗爲可法懲創往事克謹嗜慾預防外患還蹕深宮又必親享大廟孝養兩

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使俄頃轉移之間。德業極其盛矣。
豈不善哉。臣越職言事。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正祀典以明大倫疏

劉魁

臣伏讀先賢孟軻之書。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蓋道而非此則非道。學而非此則非學。是道也。先師孔子所以傳之於顏淵曾參孔伋。而顏淵曾參孔伋所以受於孔子之正脉也。今考文廟之祭。顏淵曾參孔伋。在四配之位。序坐于殿上。其淵之父路。曾參之父點。孔伋之父鯉。乃在廡下從事之列。崇子抑父。人倫何在。臣恐諸賢有知。不安於享久矣。或曰文廟之祭。所以序道統也。顏淵曾參孔伋實得孔子之傳。而博文約禮

之言。大學中庸之書。又足以發明之。不得不在四配之位。若顏路曾點孔鯉則有間矣。以其嘗在從遊七十之中。不得不祀。既祀。則不得不列於廡下矣。祀典與於後代。所以崇德報功。雖嫌於崇子抑父。然實爲道統計也。夫復何害。噫。曾有棄父子之倫。而可謂之道乎。又豈有舍父子之親。安俎豆之享。而可謂之賢乎。又豈有不顧父子之大義。惟求著述之爲功。而可謂之禮乎。惟求著述之功。而大義有所不顧。於是以性爲惡之荀况。宗尚老莊之王弼。附會讖緯之賈逵。貪鄙無耻之馬融。皆得並祀於廟庭。至若宋儒

精修實踐。任重詣極。如謝顯道、尹焞、羅從彥、李侗、陸九淵輩。眞得孔子之傳于千有餘歲之後。使列于從游七十之中。當不在言偃卜商之下。後世以其著述功。遂不秩諸從祀。至今士論有遺憾焉。夫沿襲已久。莫之釐正。無亦蓋有待也。今皇上以聖人建中和之極。際百年興禮樂之期。如近日郊祀之禮。斷自宸衷。光復成周之舊。天下臣工莫不胥慶。以爲賢於堯舜遠矣。皇上以堯舜孝弟之道治天下。忍使顏淵曾參孔伋不得叙其父子尊卑之倫於禮樂俎豆之地。爲身後無窮之恨耶。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

不可毫髮僭差。而文廟祭祀之禮。萬古綱常攸繫。又禮之大者也。而可使其顚倒差謬一至此乎。伏望乞勅禮官參考裁正。或如先儒熊禾之議。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配。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或如本朝丘濬之議。謂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于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于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

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然據濬之議。使顏淵曾參孔伋得全父子之親。而不得使其父享大祀於天下。竊恐冥冥之中。亦有所未安也。不若採禾之義。別室另祭。則父父子子。各得其正。春秋二祀。彼此通享。無復有遺憾矣。及查荀況、王弼、賈逵、馬融、幷宋儒謝顯道、尹焞、羅從彥、李侗、陸九淵輩。學術素履。應否從祀。可出則出。無泥於故常。可入則入。不牽於浮議。使天下之人。皆知聖賢道統之傳。莫大於人倫。而春秋享祀之禮。惟在於考行。空言無補實德。當修訂千古未定之是。慰諸賢未死

之靈。不惟學術明。人心正。而一代典樂。亦庶乎其大備矣。天下幸甚。綱常幸甚。

陳膚見以光聖治疏　　傅應禎

惟我國家重熙累洽垂二百餘年君明臣良中外乂安未有如今日之盛誠超漢唐直比周之成康但臣思王道如精金美玉渣滓之未融不足以語百煉之金寸瑕之點汚尚可以玷連城之玉矧治理未臻於純全將王道終限於小康臣冒昧不愛其死敬採三事以獻首重君德次蘇民困而以開言路終之自芻蕘之見狂夫之言願聖明鑒察一日常存敬畏以純君德臣聞敬者德之聚合顯微動靜而無間者也堯舜文武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不

過即此敬之充拓三代以下未免不得爲賢君者凡以怠玩放肆失之耳洪惟我皇上聰明天縱聖德日新宜無間然矣而於純敬之學切恐猶在所當講求願試自思之祀郊廟奉兩宮敬矣而退處暗室屋漏果此心乎否耶臨殿陛御經筵敬矣而狎見左右近侍果是念乎否耶一有未純即爲作輟即爲間斷而非至誠無息之道矣臣冒死歷請指其事而條陳之臣聞今歲雷震端門獸吻地震于京師直省不下數次如近日岷州之報猶可駭也雖由大小臣工失職曾未見詔下修省一語以回天意晏然而遂無事豈眞以天變不足畏乎要亦敬天之心未純也遣太監往眞定府抽印原非國初令典事創於正統間也先朝用李芳之言停止前差地方稍稍蘇息今不能納科臣之諫必欲差往奈何甘心效中朝失德之故事豈眞以祖制不足法乎亦法祖之心未純也臣又近聞户科給事中朱東光陳言保治不過一二語直切時事猶未若古人臣之解衣危論折檻抗疏也幾於觸犯雷霆本當中豈眞以人言不足恤乎要亦側席求言之心未純也夫三不足之說王安石所以悞神宗陛下肯自悞耶知其必不然也伏望恭

默思道弭天變於未甚修德省愆消災禍於既至如雷霆必思陽德好生乃爾奮擊觸物不于他處而于端門地震必思陰德主靜乃爾騫騰震撼一見于京師屢見于直省得非朝廷容有未盡善之政與所以因變而思過者不容已也抽印一節縱在必行合請照無湖分例勅下工部擇營繕司廉直者一員往代其事急收成命取回太監以慰人心而安地方不亦宜乎凡人臣進言如朱東光批鱗躡尾豈無畏死之心無非感荷國恩思効狗馬不必計其論列之是與否也均當容受使知朝廷無所忌諱苟有切於

隱憂勿罪無因而啓將來之釁苟有補於闕失勿遮留中
而滋欺蔽之奸夫然則憂勤惕勵之心隨事致謹戒慎恐
懼之念隨處不忘斯之謂純德而天眷永無窮矣二曰請
蠲賦稅以蘇民困皇上初登寶位首下詔自嘉靖四十三
年起至隆慶元年止一切未完錢糧盡行蠲免自隆慶二
年起至四年止如未徵未完者免三徵七誠曠蕩之洪恩
而海內懽忻鼓舞者至矣乃上之軫恤者愈速而下之希
望者愈厭如户部之秋糧夏麥禮部之藥味藥材兵部之
馬船馬價蚪場民壯工部之四司料銀以及江防海防軍

餉之類除免三分外其七分應該徵者宜其朝令暮完可
也顧乃官司責力於刑併百姓任意以延推帶徵之令雖
嚴積逋之數如故是豈民之真無人心哉臣又推其故矣
夫使五穀豐登四方無虞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出
况水溢旱乾無處無之復欲兼已往之逋負此力量必有
所不能支且免三徵七詔雖頒示於中外而深山絕域之
民尚有未經耳目者皆云前項錢糧朝廷蠲免官司乃爾
窮追不過爲囊橐計耳近奉稽查章疏完不及分數者則
撫按聽參郡邑降俸諸司望風而股慄百姓稍悟其言意

夫使見任之錢糧未完從而罰俸降等乃其甘心爲顧以
遠年之拖欠責以一旦而追求臣恐中才之士身家之念
重而爲民之念疎錢糧一日未完則俸一日未開則罪譴
一日未釋彼之處心積慮設法杖併者將無不至而民之
椎膏扱髓者暇顧哉蓋朝廷以此責成撫按撫按以此責
成郡縣矣其取盈於民者亦勢也嘗見被枷帶鎖相藉道
途提携保抱逃竄於外境形似失巢之鳥苦如遊釜之魚
身請爲傭妻鬻子賣以償者有之家產盡絕而待斃坐圄
而無完者亦有之咨嗟愁嘆聲徹於天水旱星火災見於

人是豈太平之盛事而皇上所忍聞哉臣常即今日之財
用邇觀今日之時勢莫能自解者三彼其時倭寇交訌戎
馬競鬪日費不貲其積逋之搜括未甚也今天下蠻貊納
款首惡受首乃不寬於積逋之追此臣之未解者一也兹
修宮闕大役頻興採木鑿石萬里轉輸其搜括未甚也皇
上今留心節儉禁絕營繕乃不能已於積逋之追此臣之
未解者二也嚴嵩當國鬻爵賣官盡天下之珍玉寶貨填
入私門其時民力猶未告匱也今則昭明公道屢絕私交
而閭閻反覺空虛此臣之未解者三也伏乞體天地之心

裀民生之窮勑下該部查勘徵七年分凡京庫太倉金花
等項係於户部爲國用之不可缺者仍照前數徵解其餘
如農桑布絹藥味藥材馬船馬價匠班料銀以及南直隸
應天等府江防海防之類明白下詔各省府州縣查明侵
欺果係民欠者悉與蠲免其中如蒼朮一味無甚緊用實
心班作委非湖所產者應改折者改之以免採買轉運之
累既止營繕不修土木如四司料銀請查嘉靖十一年以
前額派可減者量行減之再勑禮工二部備悉查議題覆
將前項應改應減者頒示天下使民受一分之惠則仁恩

布於九有殆猶江河之浸膏澤之潤矣若是而民困猶未
甦天變猶未回即以臣臬之薬銜永爲欺罔之戒三曰叙
用言官以開忠讜臣聞君象元首臣象股肱而臺諫者又
朝廷耳目咽喉攸係也耳目稍有所蔽壅則聰明有未廣
咽喉稍有所扼塞則氣脉不得宣臺諫不得其職其爲元
首之害非小矣是故古聖王賞諫臣非利之也盖人君威
如雷霆而中才之士率多畏死惕威使不有以作其敢言
之氣孰肯批逆鱗犯忌諱以犯不測之慘哉况不惟無以
賞之又從而摶擊之褫其罰而降其等彼執守未定者藉

口以止之樂於遂非相率以隱嘿爲言脱有奸惡起而播
弄其間人主何由得聞不亦自聾瞶其耳目而斷塞其咽
喉哉洪惟陛下登極未幾石星李巳先朝以言事擯斥者
首起廢而叙用之海內臣工輒相慶曰聖天子之重諫臣
如此真直道可行之會乎凡抱忠耿挾訐讜孰不望黼座
而快于一陳之爲願也胡近年南京火者張進醉辱科臣
王順即所以辱朝廷之耳目矣兩京科道交章論劾給事
中趙參魯論之獨詳其間不無慷慨激烈之罪詔旨將科
道官罰治而獨以趙參魯斥爲典史無非寓曲成于懲創

之內使知悔過自新而遠近臣民不解德意遂謂皇上之
庇內臣如此其抑諫官又如此縉紳徒切扼腕凡事之有
涉于近倖者遂卷口而不敢言仰言之亦無補近日胡執
禮裴應章之諫討馬趙煥侯于趙之諫抽印俱束閣不行
不有明驗乎又南京給事中余懋學條陳五事真切時弊
其間不無指摘太過皇上將余懋學禁錮終身不復再用
無非寓仁恕於懲戒之內使言官愼重而不敢輕也遠近
臣民不悟遂謂朝廷之諱直言如此其逐諫官又如此相
與私相感嘆凡事之有關于朝政者皆畏縮而不敢陳矣

即陳之且得罪如近日李盛春之請朝賀朱東光之請防
微幾于不免不有明徵乎夫懋學二臣雖未能真知其人
品爲何如緣其事而諒其心實欲效忠乃不免譴責焉藉
傳他日載諸史冊彼二臣者以諫見逐猶不失美名陛下
因諫而逐二臣後世將以爲何如主哉此臣[illegible]不暇寧
爲二臣惜急欲爲陛下惜也况趙參魯[illegible]謫遠而悔悟益
深余懋學罷斥久而愧死無地伏望鑒愚樸之忠而畧既
往之愆開繩糾之路以收交修之益勅下吏部將趙參魯
取升京職余懋學仍行叙錄則正直之氣弘而蹇諤之風

興豈非太平盛事也哉再覩明旨有言復用余懋學者一
體治罪臣今冒死言之誠不忍以拒諫之名累盛德也倘
用臣之言則陛下之盛德全令譽永矣即放田里潤鼎鑊
亦所甘心伏乞聖裁

請節收輔臣權勢疏　劉臺

臣聞朝廷者四方之極也祖宗之法制朝廷之極也善治
天下者亦惟法祖宗之法而已今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
大小臣工之爵祿祖宗之爵祿也千百萬年聖子神孫亦
惟遵守祖宗之法制以討安祖宗之天下而已臣不避斧
鉞披瀝肝膽冒昧請死申祖宗以來之制伏望陛下大奮
乾剛節收閣臣權勢以治安萬世焉臣聞進言者皆曰望
朝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而不聞責輔臣以皐夔伊傅
之業何者陛下有納諫之聖有萬物一體之心而輔臣則

殊無容言之量天下之慮也夫輔臣之據高位握大柄威
福頤指勢傾中外未嘗一人敢異言其無作威作福亦無
一人敢明言其作威作福及其威福敗露理勢反極當此
之時有大奸雄意欲攸代之隙一二希名寵竊祿位之人
偶中而遂斥焉然後其親戚其里閈其遊仕省郡其門生
屬吏與前希寵竊祿之人抵掌相慶若更天然每一條陳
則曰前者之過也每一題覆則曰前者之過也才露者壯
頰壯頰者其惡易見機深者入骨入骨者其罪難察難察
者年歷多易見者年歷少少者二三年多者十餘年十餘

年者壞祖宗十餘年之制二三年者壞祖宗二三年之制
彼其視天下大事若奕棋然忠臣義士每每扼腕嘆息卒
未能起而救焉者祖宗之法不申明也謹按太祖高皇帝
鑒前代之失周萬世之慮不設丞相事隸部院當時勢不
軋攝而職易稱成祖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密大事當時
擬議於內者官階未峻則無專擅之嫌幹理於外者職掌
素定則無總攬之弊二百年來其間遵守祖宗之法者固
多而擅作威福之權者亦有彼其作威作福也猶曰恐人
之議其後也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當也何者以

祖宗之法在也自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專政以來每每自
道必曰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此何人不可進退大小臣
工內外遠近非畏其威則懷其德夫其進退人也作威作
福人也宰相之實也而曰吾相天下焉非宰相之名乎祖
宗之法應如是否耶臣常私憂過計本朝萬世後禍必深
於置丞相益不置丞相權不移下無其名而亦無其實也
上盛事也今攬權若此居其實不避其名又若此寧不兩
失之哉古者丞相一有差失諫官爭之猶曰與丞相府爭
也今者輔臣一有差失無問大小咸歸之天子如是而諫

官爭之耶輔臣必曰是與天子爭也人臣而負此名其罪
當若何哉居正自大學士高拱逐去後擅威福者三四年
矣每一聞諫官微言婉諷稍侵及之必曰吾守祖宗法若
等安得為是狂直耶夫居正而知祖宗法也臣請以祖宗
之法正之祖宗朝進退大臣俱得如禮先帝臨崩居正託
疾逐大學士高拱不許停留且夕夫拱誠作威作福人也
有宰相之實也臣任主事時欲疏劾之凡三焚稿恐旨出
位然其人露才壯嫵臣不直之久矣但宋臣朱熹憂留擬
特旨批逐則曰進退大臣亦當如禮居正安然為之可乎

雖然此猶可言也往者王大成獄興誣連高拱夫拱擅則
有矣逆未聞也公議藉藉不平密為書令拱切勿驚死恐
已負殺大臣名大逐之逐之宰相威也已而私書安之宰
相福也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
不王成國公朱希忠雖云淸謹實乏奇功三尺童子皆知
其不當王也居正重違祖制許以贈王給事中陳吾德一
言而外補郎中陳有年一爭而逼去京師囂然有如聚訟
夫孔子重予繁纓嘆曰惜也不如多予之邑也至使朱氏
福極生災寵盛被譏遺天下口實臣恐公侯之家廣積厚

施緣例陳乞國家將止之乎否也止之則利䝉者執前議
持經者被顯禍祖宗之法若是乎臣竊聞祖宗朝間有旨
下不便民間利害各部猶嘗責閣臣不從容票擬今詔旨
一下果嚴耶居正曰我費多少力方如此由是人不敢不
先謝之是人畏居正甚於畏陛下矣果溫耶居正則曰我
多少費力方如此由是人不敢不先謝之是人懷居正甚
於懷陛下矣畏威懷德非國之福古之具臣如李昉輩薦
人猶惟恐人知避威福也未聞引為己利之圖託為身後
之計如居正之為也祖宗之法果如是乎祖宗朝閣臣役

游客勿侍從論思一應大小事體臺省諸臣各出所見條
陳之部院覆奏行之各省撫按官奉勘合行之未聞閣臣
有舉劾也居正條陳章奏考成有曰各省撫按凡考成章
奏每二季該部各造冊二本一本送內閣一本送科撫按
延遲該部舉之該部隱蔽該科舉之該科隱蔽閣臣舉之
夫部院分理邦事舉而劾之其職也科臣封駁奏疏舉而
劾之其職也閣臣例無印信銜列翰林翰林之職止備顧
問不侵政事祖宗制也居正創為是說不過欲制脅科臣
總聽己令耳夫巡按回道考察非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

以選之既精任之既專諸臣自知顧惜名義不至狼狽大
甚且都察院於各御史有統無屬不欲重為摧挫之鉗制
之也近日御史俞一貫不聽指授調用南京凡在外巡按
御史垂首喪氣莫敢展布所畏者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
啗之以陞遷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冒鋒以舍爵
祿而盡死言哉夫文彥博執政容唐介之直言司馬光當
國聽蘇軾之廷爭古之賢臣類多如是往年趙參魯以諫
遷猶曰外任也今懋學以諫罷猶曰生鋼也今傅應禎則
謫戍矣又以傅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楨矣夫輔臣

所賛助者賞罰也所不敢明言自居者亦賞罰也今每用
省臺諸臣歟居正曰我用之也公受謝不少退讓者欲
歸私德而箝衆口也至降罷責治臺省諸臣歟居正獨不
曰我降罷責治之也何也避私怨而畏公議也輔臣而歸
恩避怨誰其蹝之祖宗之法應如是耶至若為固寵計獻
白燕白蓮致詔旨切責傳笑天下為擇好田宅計指授該
府道誣逐王以重罪令武岡王又議罪矣居正可忍為之
乎為子弟連中鄉試而許御史某以京堂布政使某以巡
撫今年嫡子又起覬心矣為造大座發銀十萬節遣錦衣

千戶校尉等監修違禁宮室月餘江陵民人等脊血今江陵之脊血盡矣爲黃州生儒投匿名帖數若子弟中式不公假縣官事窮治殆盡今其舉人生員欲訴究擊登聞鼓上告矣編修李維禎稍稍不謹言及其家富貴狀卽外斥矣且風聞居正之貪不在文官而在武臣不在腹裏而在邊鄙臣每廉之遼東各官尚未得實然入關未幾而富埒全楚果何致之耶宮室輿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供之耶臣不能不聽而疑疑而信矣然遠近臣工皆聞且信之而不敢明目張膽指摘其罪過者積威之劫也臣聞自

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英明聰察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勞心疑忌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當此之時諫人主難言大臣易寬仁溫恭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上受主知下懾衆志建言者方及上而罪言者已先集當此之時諫人主易言大臣難而爲大臣者每每一聞人言則藉人主之寵激人主之怒或曰誹謗或曰奸黨或曰怨望或罪一人以畏惕乎衆或連衆人以陰杜乎後夫人主之優容而保

全之也本以存大體也本以俟改悔也而大臣不知改悔不惜大體嗷嗷焉求勝不已於是有一種無藉惡徒起而附會之言者之禍益烈大臣之惡日滋而天下國家之事日去矣臣觀今日之事實大類此陛下卽位以來諫勤學則勤學諫親政則親政諫日講則日講諫陛下彰從諫之美諫臣輸進言之忠雖祖宗納諫盛事亦不是過臣故曰諫人主易也但言涉輔臣則禍在不測余懋學反覆四條隱言張居正之輔政操切傅應禎積發三疑俱比王安石之輔政不職此固天下所共知也天下所共知猶可言

也至其中則有負性剛果持身正大不從其指揮不出其門下舉不當其意劾不出其私則乘機遘會以他事中之遷之遷之而遇考察也則又以考察錮之古者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而反罪其身亦已甚矣今則又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嗚呼人臣而至於以他事獲罪身與名俱沒矣身與名俱沒匪惟中士不肯爲雖上智之士亦閉口卷舌奉身求退矣以天下之大而使上智之士奉身求退惟聽彼一二輔臣隨所欲爲焉豈天下之利哉臣故曰言大臣難也夫諫人主之易如彼言大臣之難

如此古人亦計之熟矣臣甘犯其所難而觸其所忌豈人情哉無亦謂祖宗之法度不可不申明萬世之僭逆不可不防杜一人之爵位死生不足惜天下後世之公議是非所當正往者無可諫之理將來有當慎之圖使居正能慕文彥博司馬光之爲人而改絃易轍則必思祖制去實避名一時之權勢必不敢攬也萬世之名議必不敢犯也進用人材必不敢私出己意也引見吏部必不敢一一指示也朱氏之貨寶可不必貪也內閣之部籍可不必置也史官任其書善書惡可不必改正也子弟任其得之不得可

不必私通也不必色厲而內荏也不必植黨以悖公也國家中興之治可立而致居正晚年之業可改而圖臣職言職服豸服亦得免隱忍尸素之愆矣臣故曰進言者當望陛下爲堯舜禹湯之君亦當責輔臣爲臯夔伊傅之臣也伏望俯鑒臣愚仰體祖訓曲加裁抑萬世幸甚臣初舉進士居正會主考試臣中第七臣廷試居正同充讀卷官臣中二甲第四臣列部屬官三年居正薦臣改選今職自當人觀之居正之恩於臣亦云厚矣然仰惟陛下天覆地載大父母也能効忠節所以孝於父母也而區區舉薦私恩

不與焉古之人有舉人自剖者舉者不必以爲異事而所舉之人亦不爲薄恩何者主恩有所當重私恩有所不顧也臣前謂輔臣未去位之先欲起而代之者往往嗾一二門生故吏出力以排之排之而去則此一二者驟至顯榮起而代之者結爲死生進退天下不知猶稱此一二之剛直臣竊鄙之臣以孤立愚忠惟知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萬世之防所當預議雖父母垂老無依非思致身盡瘁無負此職無忝此生他尚何恤伏望憐臣之愚鑒臣之忠採而行之臣死且不朽若居正主考臣爲門生以爲犯罪所

當治亦望行臣之言節其權勢以謝祖宗正臣之罪明示中外以謝居正臣亦死且不朽倘中外臣等不明祖制不諒臣心謂陛下妙齡大經無用直言不思有君如此得一二賢臣以佐下風黃虞之治朝夕見矣臣可無言耶謂居正罪惡未盈不宜早發恐至無忌不思彼果無忌耶國典公議固自在果有忌耶及今收斂猶得令終臣可無言耶謂臣承乏邊徼自有事事可不必言耶臣自冬徂春積侵寒氣誤用庸醫心神怔忡髮鬢零落一旦暴死隱塡溝壑未及一言豈忍瞑目臣可以無言耶用是情出迫切詞冒

忌諱。惶恐怖慄。不勝俟命之至。

劾元輔不奔喪疏　　鄒元標

亟斥輔臣固籍守制、以收人心、以正綱常事。臣聞輔臣張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爲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臣也一介艸茅、跧伏圭竇。恨不躬逢聖朝。沐浴膏澤。今幸收錄。入仕未幾。目此大故。嗟嗟。臣也生何不辰。即欲竭盡血誠。冒干天聽。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呶呶。自取越職。蓋冀當言責者之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標復默而不言

三綱淪、九法斁。日被冠裳。無異禽獸。敢置身斧鉞、披瀝爲皇上陳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也。爲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社稷綱常倚賴者也。必置身于綱常大道之中。而後朝廷服。萬民儀。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以今觀居正于父也。憑棺、涙奠、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身。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皇上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討。天下人所

共知也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耶然不知居正之
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可爲自用太甚諸所設
施乖張者難以疏舉姑舉其最者一曰進賢未廣詩云菁
菁者莪樂育材也故聖世士器美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
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在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
阻進賢之路也無論郡邑臣鄉先時每科占籍科甲者數
十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入黌
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
迄今怨讟之聲遍于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太

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今
則不然先時決囚畧舉以示威而無定額居正在事限各
省決囚有定數以至首鼠相竄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
及無辜者矣夫決之先歲者槪以示懲來歲其數無異則
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艸茅
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智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能
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檻于彤庭投忠肝于
王陛未之有也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譚
當世不先稟命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

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覩黃河泛溢漂沒爲
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木爲巢吸水爲餐目及至此
心慘魂飛夫被水潦如此被旱魃爲災可知矣黃河如此
環四境以外可知矣有司不以奏聞恐傷大臣德政以致
展轉溝壑提妻挈子散之四方者衆矣皇上深居九重漠
然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又不
可枚舉者矣即使有利社稷尤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
若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
知居正在位之時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祖宗德

澤聯屬民心者深况在事諸臣濟濟後先非居正力所能
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
出其下哉豈盡無所補哉臣伏讀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
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皇上言及此宗社無疆之
福也雖然學固未成志固未定而弼成帝學引君當道者
未可謂在廷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
陛下之學且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
也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計將與堯舜之道三
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

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死居正一人
不足惜後世有挾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
器貽禍深遠患難以盡言者矣昔古之預輔元宰措則正
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業者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正
目喪而議國事也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
正不孝而植權也居正不孝而縻爵祿也雖有設施誰則
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
孝而植權也議我不孝而縻爵祿也天下稍有不從禍流
縉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疑而

禍不日深者未之有也甚哉居正不可一日而留此位彰
彰較著也臣又揣居正之心矣臣觀居正首疏有非常之
人然後有非常之事非常事者非常人所能辨也是其心
蓋曰此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
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所謂不常
人也今有於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指而名之曰此非常
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貪戾則曰喪心可謂
不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傷人之非議不恤匹夫之小
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

天下非之而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也三年
之喪無貴賤一也傷人私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
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
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
聞喪之先天下共覩其奸居正既當京之後天下深恨其
非標常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後諸冠裳各垂首喪氣
一日三嘆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皇上婚周大
禮也居正以被縗罪人欲維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誇示來
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葬當

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
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之可奪無復之可起遠非賢之儔
矣大臣聞喪而不歸小臣必有聞喪而不報者此固所必
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也
先臣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遺其親而能忠其君者未之
有也抑臣又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係綱常
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臣觀湖廣道御史曾士楚
一本爲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謂公論倒施蓋至于此徐
察之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得然不顧私自上請

此其心豈眞爲社稷計哉益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
其功不高身首留之輔臣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致矣此
士楚之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
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爲首善之地
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幸者公卿大臣
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因此而遷去不常矣遡其源士楚
先之楚也身服衰絰心同犬羊天下慨歎下士楚臣切謂
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也臣衷如此臣言可採望亟斥輔
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

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居
正學尚刑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臣萬萬死矣益非嚴刑
督責箝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噫臣甘爲妾婦自愛
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爲妾婦也碎首玉階奚憾哉
　王荆石曰反覆說居正不可一日留此依意至而詞勁
語語忠義激烈不避斧鑕雖九死不回眞宇宙間奇男
子也

請懇嚴加修省疏　時爲吏科給事中　鄒元標

臣聞漢臣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
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不知自省而傷乃至見天心仁愛人
君無已也恭惟我皇上仁厚性成府仰天挺孝養兩宮則
情文兼隆恩覃萬彙則艸木回春未明而衣嚴寒而朝臣
方欲歌誦盛德乃者本月十二日內庭火災延燒慈寧
宮一時烟燼至震驚聖母憂勞聖躬皆臣等奉職無狀所
致罪當萬死除痛自修省外然臣等竊惟天下未有無災
之國顧人君所以修德者何如耳能修德則反災爲祥不

修德則禍立至而不可解臣伏讀漢儒論五行曰極陰生
陽不旱則火又曰君不思道厥咎災宮是則天變之興亦
人事之未修歟臣昧死陳爲六事皆上關君德下係國是
最急者惟陛下俯賜省覽昔人所謂事天以實不以言應
天以實不以文臣不敢剿儒生迂腐之談亦不敢引窒礙
難行之事儻蒙留神國家幸甚臣愚幸甚一曰保聖躬臣
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誠重之也矧陛下握符御曆前而
祖宗之統緒後而神聖之國祚皆陛下一身寄何如致愼
哉愼之云者匪偃仰屈伸興眠呼吸之謂也惟在緝熙聖

學而已先儒云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有一毫間斷非緝也
有一毫昏昧非熙也緝熙聖學必先無欲冀臣進無欲之
訓陛下俯垂嘉納陛下試自修省無欲耶寡欲耶詩曰鶴
鳴九皐聲聞於天又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益言誠不可
揜也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陛下
誠宜翻然自省矣何者人之血氣當壯盛之年而節省之
則易爲力及凋耗之日而培養之誠難爲功陛下今一節
嗇而千萬年長齡從此始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也子
祝其親必曰百年壽考臣祝其君必曰萬年無疆臣誠願

陛下寡欲以緝熙聖學以保聖躬一曰親臣工臣聞巍巍
惟天然必下濟而後光明故自古君臣未有一語不通而
能相與有成者冀臣進召對之語蒙陛下俯垂嘉納迄今
數月猶未舉行此必有爲之說者曰人君其尊如天其嚴
若神始無失居尊之體不知有尊嚴之名有尊嚴之實務
其名而去其實則非所以尊君矣故大臣欲獻替其間而
動多掣肘者臺省欲糾正其間而事難上達者尊卑睽越
情百罔洽上德滯則下情塞徒事文移繆悠歲月而已
當茲天變陛下誠宜惕然自省每朝講後將臺臣所上章

奏者召諸大臣一一講明如吏部職在用人其進退賢否
試一訪詢戶部職在會計其出納盈縮試一稽查禮儀之
隆殺邊報之虛實刑獄之出入工作之興廢務根極本源
揚確利弊有獻可而不以爲訶有替否而不以爲嫌要其
成一代和衷之美而已先是臺臣楊四知所上三錄召對
其一聞陛下宮中留神省覽此正祖宗時故事所宜尊祖
倣行以親臣工也一曰開言路臣聞言路開塞係世道之
興廢自古端人鉅士立朝惓惓以開言路爲請彼誠見
理亂從茲而出故也乃經數月以言事落職者五人方取

之而遽斥之方起之而遽譴之載之史冊傳之後世可爲
寒心雖其所言不無過當然亦非全軀保身者比使謀國
之臣居全軀之下人雖至愚必不肯以爲犧牲矣臣往讀
留都科臣疏云士氣之屈者蓋已十年今幸得伸言路之
塞者蓋已十年今幸得開不覺欣然旋開而塞旋伸而屈
則宜忠憤之士扼腕而談而閶闔之兆難於畢達也當茲
天變陛下宜廓虛受之量下求言之詔庶幾忠謀嘉猷盡
忠而獻闕下者濟濟無窮矣然欲下求言之詔則莫若以
五臣爲之招或復原職或授京秩用朝端正直之氣助臣

工欲言之氣此曠古之盛事而諸臣之所翹企也一曰諭
百官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
厥后惟明明天以示儆人君固當恐懼乃臣子亦安能晏
然無所事事哉古人立朝不苟專以求詞惟蹇蹇以謀國
今有謬不然者則脂韋風熾而奔競之習成也立譚間以
遊戲徵逐爲本業以流連詩書爲高致回視古人何啻霄
壤臣請即近時人心以爲陛下鏡之如議官一事昔言可
殺今言可增矣如處言官一事昔言可死今言可卹矣如
處故相一事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

視之矣一人之身前後背馳爲鬼爲蜮不可測度猶且悠
悠策高迹過公卿以軟熟爲工以謀國爲迂有臣如此國
奚賴焉臣願陛下勑百官洗濯乃心如大臣須務立朝之
節小臣須敦廉靜之風各恭厥職無論唐虞三代即如弘
正間風俗淳朴亦可幾矣夫國運之隆替係士風之邪正
士風之邪正係國家之振作臣誠願陛下諭百官以懲薄
習二曰節財用臣聞國家資財用猶人資食以生民無食
則死國無財則匱陛下躬先洗濯仰追列祖猶然有說焉
臣觀庶民之家有百金之積者歲支十金不過十年而止

歲支百金不過一年而止善蓄者以一年爲百歲之計今
大司農告匱矣如明年恢復慈寧兼建山陵大役並興動
需不貲取之于西北西北饑荒聞者酸鼻取之東南東南
水旱見者寒心非大爲樽節膏脂易竭誠難繼矣如江西
燒造無益實用者止之可也蘇松織造非係緊急者停之
可也其他不急之興作無名之賞賜盡爲禁止以彰儉德
至明也以培國脉至仁也若不大加損益其間雖桑孔復
出不能持籌而算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
語誠今日經國者急務一曰拔幽抑臣聞民含陰陽之氣

常與天地相爲流通民心和順則天地之和順應之民心
乖戾則天地之乖戾應之言民怨以氣上干故也匹夫含
冤三年大旱一夫呼天六月飛霜今鳳陽高牆所禁宗室
罪人不知幾幾矣詿誤致譴其苦可矜也陛下臨御屢下
寬刑之詔遠方凶豎尤蒙貸死況以宗室懿親忍使之羈
囚而就死乎今後宮所積宮人不知幾幾矣由壯而老者
其情可矜陛下臨御屢布寬仁之條艸木羣生皆能自樂
況內廷幽婦忍使之孤孰以終身乎夫生生而不已者天
地之所以爲大德也一物惟恐傷者人君之所以爲至仁

也臣願陛下沛然降德音勑所司於宗室審其罪可原者盡行疏放於宮人酌其年力已壯者量爲釋放天心有不克順嘉貺有不薦臻者未之信也伏乞聖裁

趙定宇曰讀臺中疏誠不乏名筆獨此論君德國是皆懇到有見而忠愛之心溢於言表是有用文字

謹陳所學以完衆志疏　鄒元標

左都御史鄒某謹陳其學之原以完衆志疏曰本月初四日接兵科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起門户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言之矣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臣嘗思之於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至宋而諸儒並起我

明益光大有耀臣等言欲爲孔孟永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箕裘之說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旣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後入夜郎瓦至深菁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頗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卽東魯劉孟秋朱洪淡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於演衆所

日有講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塊壘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危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玅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今人生墮地學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葢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勳熱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成性繼善何所祗承致君澤民何所託根浪死虛生不知天與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頹墮自甘者也詩

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

奉旨朱童蒙疏已有旨了卿積學眞修方資表率不必介意

請修改曆法疏

鄒德溥

臣讀尚書而知帝王之欽於曆也堯典約四百餘言論曆象者半箕子陳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葢係之於國也尚矣百官待焉以修政庶民待焉以服事善乎班固之志律曆也曰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夫使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即欲釐百工而熙庶績何繇也是以聖王欽之國朝所定一統曆積分登仍授時法也許衡郭守敬故稱理數兩積其法用二線推測宿度餘分最簡且密而當時四海測景之所二十七葢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鐵勒

斯容成以來未有也故以高皇帝之精於天文而采焉則臣豈敢輕議更哉然以其法之精絕而必今曆之典毫髮不爽則臣之所不敢信也自黃帝考定星曆正閏餘五官各司其序矣然至於堯則又合羲和之官四宅而稽日星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至於舜則又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非黃帝之曆不足以俟堯而堯之曆不足以俟舜也曆之不能久而無差固也聖人者能因時而定之以不失乎天之度而已杜預之論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臣以爲非獨天之不能盡如曆也曆亦不能盡如

天何也文數者舉一絲而三分之窮之而至於忽微纖渺則必有一之不可分者焉論天之度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舉一度而四分之此於積分之極必有所窮矣以不能盡如天之曆而推不能盡如曆之天顧欲以一法而必千載之可守不亦難乎臣稽自古曆法由黃帝而訖秦凡六改由漢高帝而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而訖隋末凡十改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改由金熙宗而訖元凡三改許郭雖絕智巧當亦與古人不甚遠而必其曆三百餘年之不爽此臣之所不敢信也蓋臣竊跡前事而疑

今曆之不能無差焉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晝夜六十一刻求諸自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此其可疑者一也鄭善夫記正德元年八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乃睹日十三年五月巳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則日官周濂亦疏之此其可疑者二也即今欽天監所奏日月食輒曰監曆云何回回曆云何彼自二說且不盡符此其可疑者三也往年請修改曆法者衆矣而獨楊廉任以為日食足微無差也臣不知廉云無差者特謂報食云爾抑能任其時刻分秒起復位分之盡准乎廉嘗稱欽人鮑泰

希曆書以為妙傳而鮑書乃謂守敬曆非是此其可疑者四也即令許郭所營萬無一之可疑臣又不能必疇人子弟之盡通其意也以株守不通之人操歷世久遠之法倚以曆不可究詰之天而曰無爽臣竊異之臣之所請者非欲舉許郭所營者而更張之也臣願陛下下詔延訪四方通知天文之士及選疇人子弟內諳曉本業善於書算者令於冬至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躔離之次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

炁月孛羅睺計都之類視元至正以來有無舛錯又別延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祁弼運算轉曆如洛下閎其人參校同異萬有一之或舛得及時釐正以授人時即幸而無舛可永守亦使司曆者因是知立法之意以不失其初臣按月令載孟春之月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彼且于每歲之正而命申考矣今獨奈何歷二百餘年而難一舉哉陛下冠德履仁昭配天地四海之內沐浴玄化歌頌太平臣以為宜考天地四時之極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此乃天之所以待陛下也。故竭誠以請。惟陛下寔圖之。

王荆石曰。首言曆法。所係最重。中云非天之不能盡如曆。亦曆之不能盡如天。真獨得之見。

治安要務疏

鄒德溥

臣近觀廟堂。獨觀於在宥之道。嘉與宇內。更始黜操切之政。刻煩苛之令。漁比周之辈。升修正之士。開直言之路。蠲逋負。卹水旱。伸枉抑。拊循元元。而煦咻之。和氣翔洽。羣生休息。蓋譚者曰。天下已安已治矣。乃臣愚嘗見賈誼當孝文時。有三流涕六太息之談。魏徵三劉五規條上於嘉祐。彼皆逢明主。居治世。猶然效計陳忠。惓惓不已者。誠欲爲國家圖治安於無窮也。今主上明聖軼前代。而臣芹曝之志。不異於數臣。故臣亦以治安要務進。臣之所謂治安要

務者。非高言激論。彊陛下以其所難也。蓋皆陛下之所已行。特或未以爲甚要而加之意耳。其大畧有五。一曰敦節儉。二曰尚安靜。三曰阜民生。四曰重撫按。五曰飭武備。臣聞晏子曰。寸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以粟。五尺童子操寸之熛。天下不能足以薪。言無節之難爲足也。今天下賦斂非省也。負輓絡繹而歸於縣官者非寡也。諸凡利孔所在。可權可征者。非有所未盡也。然而不以饒足稱。何也。無乃供億稍盛。而衣不曳地之風未聞也。營繕稍繁。而將作之費不爲止也。玩好稍靡。而採買之貲不爲計也。近習少侵而

冒濫乾没之弊不得而絕也此其大者也其細類是者難
徧以疏舉則晏子所謂無當之筲而操寸煙焉者也臣聞
天下財賦三分之一以奉乘輿六宮而其二乃以爲百吏
諸軍廪食與餉遺之費雖九重尊富玉食自難裁損然誠
於其間稍加撙節歲可省金錢數十萬夫京師之一金田
野之十金也朝廷之數十萬民間之數百萬也用既有餘
則財爲無用不過數年以後臣竊以爲郎關市山澤諸稅
稍苛碎者皆可弛以與民留不盡之利以爲有事之需獨
租之詔賑貸之令可以歲歲而下閭足而民亦足計無便

於此者臣故曰敦節儉也昔唐文皇以建屋喻治道謂營
構既成乃數改易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
故爲國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臣見往者
政令夂夂急天下之吏望風而趨之以惇厚爲怯以捷給爲
賢以老成持重爲無能以見事風生爲治辦故郡多鉤鉅
之習邑無鳴琴之理即如丈田一事有司承風旨畏鐫譙
日持弓尺驅齊民以飽胥吏胥吏與富室爲姦利而兒急
之夫又以拆畝加賦爲功盡取斥鹵不食之地而賦之蓋
天下騷然勞費而不均有加焉至於今欲復其舊而以爲

難臣以是知天下事不可輕動如此類也請自今一意與
民休息第去其泰甚不得於可已之處有所紛更則天下
享清淨寧一之福矣臣故曰尚安靜也今天下民力盡矣
田野閭閻之閒大都十室九空無終歲儲積一遇水旱弱
者溝瘠強者行劫諺曰富民易與爲善貧民易與爲非甚
可慮也夫蠲免之惠細民不沾賑貸之恩所濟有限贖鍰
積穀取其虛文而已臣以爲當責成循吏極意撫綏多方
休養凡一毫有擾於民者悉在必革一毫有便於民者悉
在必爲如養病者服餌調攝無所不至而後元氣可以驟

復民有樂生之心乃存所愛惜顧忌而不忍自弃於盜賊
即四方有警而根本不搖臣故曰阜民生也夫撫按之臣
天子所使出而彈壓羣吏者也撫按之舉刺實操羣吏黜
陟之權故羣吏之偵撫按之趨舍喜怒而揣摩以從之也
過於媚人主撫按揮金則吏無苞苴者矣撫按素絲則吏
無紈綺者矣撫按悃愊則吏無邊幅者矣撫按凝峻則吏
無脂韋淟涊而善爲容者矣一方之吏多至數百而撫按
二人耳擇二人以風數百人如操木之本引網之綱甚約
而易操也臣故曰重撫按也詩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方

今邊塵屢驚海波未靖萑苻出沒白晝搶奪在在有之甚
至悍卒傲其主帥聚嘯而橫擊于天下如此可謂安乎而
胡以忘戰也昔宋武備號爲單弱然孝宗一行虞允文沙
汰之議及其大閱則見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
一少壯今京營諸郡國諸邊之兵豈盡少壯鮮明嚴整者
乎武備廢弛甚矣其何以當寇而備不虞臣以爲但當選
用能將沙汰去老弱令以十敎百以百敎千比其技力分爲
上中下駟而優異其技力之上者厚廩而重犒之以厲其
氣而結其心至於器甲第給以估直使之自備而試其堅

利否則重創之如是而器不精士不銳未之有也器精士
銳卽卒然有急無患矣臣故曰飭武備也此五事者竊以
爲治安要務無出於此陛下試行之皆可使立有効者夫
殷厚穴取美利也清淨寧一淳化也厚下安宅長計也吏
治蒸蒸弘業也建威銷萌神武也君人者何憚而不爲也
惟陛下裁察

許頴陽曰議論愷切極當時弊賈生而下罕見其匹

王元馭曰治宜安靜一段論驅齊民以飽胥吏真知丈
田之弊者讀此當涕

議處宗藩疏　　鄒德溥

臣伏睹皇上惇親親之誼軫元元之念求所以兩利之策
旣令科臣親履講求其便會且集羣臣廷議折衷要於其
當不可使易定億代之大典決再世之異同弘卹睦之蕩
恩紓供應之困亟以固磐石而銷釁萌德意甚盛臣惡敢
以無說而處於此臣睹科臣所疏有確然而可行者有可
行而未盡者臣非喜於窮長見異顧脗中有所知見不敢
不盡其愚夫諸藩初所制祿其額有定卽生齒繁衍而均
則無貧自足以供卽諸藩亦第求不失常祿而初不求益

乎其外則通融之議是也朝廷制祿以贍宗室此定載在
令甲惟正之供倘有不周有司猶當曲爲厝處而顧緩視
常賦漫不經心聖天子卹宗之謂何則徵科之議是也諸
藩祿入不足者什三而羨者十七夫羨可以補不足而不
爲之覆念令有司得那移其間卒然窘匱其胡以卹之則
餘祿之議是也每宗室奏請需索多門所費不貲遂令窶
貧之宗名婚愆期此非一更其轍而竭之專官朝廷有後
時之恩宗室無蚤沾之望則省去煩苛而令撫臣以時具
奏之議是也報生確則他日之對祿有據報孕明則報生

之情易穉是報生報孕之議是也宗室擅婚多以結勘延
情怨曠無聊遂至觸禁乃并其世封而奪之犯者多而罰
亦不能必夫從儀賓例業既奏選而使撫臣勘詳許之成
婚之議是也庶宗雖爲疏遠然其初一脉耳以一脉之親
而坐視其饑寒而不爲收卹則恩薄且有意外之虞欲爲
制祿則於何而取之然則取絕府之業爲分贍之資而并
論諸王以睦婣大義令其各出所羸以振之之議是也宗
室聚處太繁既難爲生又難鈐束動輒閧視而起有司莫
敢誰何衆則易譁分則易處其勢固然則夫有如此類初

封之時禮官爲奏另城之議是也今之王官類以闒茸不
勝任者處之人自以爲左遷無復顧望依阿媕婀一切奏
報輒以斷成目濫茲多端在於此則夫稍用才望從郡國
吏三年大察稱任者遷擢而否者亟行罷斥之議是也臣
所謂未盡者有七焉通融是矣顧帝之與王名號相懸威
權自別出令自天子即少有未愜而人亦安心服之藩王
即通融得宜而衆猶未服矧河間東平未易多得有不知
體朝廷均公平溥之意而以利盈縮其間終恐萬目睽睽
衆口嗷嗷奏請之擾安能無越關之禁安得施故臣以爲

必出自聖天子爲之主張據玉牒之數仍舊祿之額各隨
藩封欽定名祿而後可以杜弊端一衆志此其未盡者一
也爵祿之班本自相準爵然而祿亦然則人各安其分而
無所覬爵然而祿不然則彼將曰主上被我以何爵而食
我以何祿也且悻悻然有觖望之意矧爵漸報而漸降漸
降而盡卑今既卑矣而令就四民之業必欣然而樂不然
身叨封爵而業同編氓體被見褻而手操雜作寧獨彼不
願爲即爲之而不足以資生抑於體統亦爲甚褻臣竊以
爲封爵終不可不限此其未盡者二也許其仕進是矣而

以爲鎮輔品秩既高改授不便欲止于奉尉一輩似亦太
狹夫吾非強之從也從其好耳彼其好不在原封而在仕
進彼自有所利焉今有自部曹改臺省者六品改七品也
而人無不樂於改朝廷亦間行之在宗室謂獨異乎哉臣
以爲無志者不強使爲而有志者不論親近疏遠封之崇
卑一聽其應舉試官無所限制不獨於情爲順於費爲省
國之羽翼將在乎茲此其未盡者三也夫業已聽從爲民
之例即與四民無異今四民豈盡馴良或覲野而農或出
境而商無所不可而獨於宗室厚爲猜嫌嚴於防範毋乃

過予出城之禁不弛即善謀生終不得一意經營收四民
之利而頑驁惰窳不肯就四民之業者又以城禁藉口也
孰與曠然一弛諸禁令與四民自便之爲愈若以爲任意
出入虞生意外則令有司奉三尺制之彼亦將有所畏此
其未盡者四也宗室無名封者無所愛惜往往作奸犯科
有司不知其爲民爲宗一譴訶之輒借凌虐爲辭諱不可
禁徒責之長史教授輩啓王戒飭終於虛應故事互相容
隱而已臣愚以爲竟當隷之有司除之勅書令得引繩墨
行事夫奉吉而用刑則非有司刑之而朝廷刑之也刑設

而不犯則非薄宗室也何爲吝有司之事權養遠宗之蠹
習至於罪見過積而後庸焉所失多矣此其未盡者五也
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者太學天子之元子衆子以
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俊秀者皆與焉夫元子
之尊偕而與公卿大夫士民之子相爲齒豈其不自貴重
哉夫亦以作其觀摩之意而損其高亢之心故曰其成也
恭敬而溫文則入學之效也今宗學中所與游處者不過
其宗之人爾相與溺於紈綺之習惡知有制節之風相與
安於愚昧之資惡知有習誦之益如是而望其有博極羣

書之劉向精曉雅樂之獻王出乎其間難矣臣以爲第令
肄於學宮與公卿之子弟並受一經而令督學憲臣試其
優異者並得應舉並得廩食而於其所在增設廩額以待
之均得以次而貢乎天府漸摩既久恬侈奢靡之態不禁
而自消濯磨進取之心不誘而自勸即宗學可以無設此
其未盡者六也儀賓欲其習學聽之應舉似矣而猶議不
絕其祿者得無以舊制難廢寧從其厚邪臣以爲儀賓家
溫飽者多彼其意固在聯婚王室以爲貴重不爲祿謀也
彼直庶民子爾有如與庶民姻也者何祿之有祿既不設

人皆明知既無所覬而來自無所觖於後可以省費而於
人情事體亦無所傷臣終以爲革之便此其未盡者七也
抑臣又有說焉方今事大而難處者莫有過於宗藩而其
不可以不亟爲之處也亦莫有過於宗藩臣自覩正嘉以
來下之所以遊談聚議上之所以咨詢采納以求濟急之
方善後之計者數十年於此矣而竟未有所定毋乃議論
多而決斷寡乎盈廷之言誰執其咎道旁之築安睹其成
竊計諸宗之生有在建議之後而壯而老而傳而議猶然
懸而未決也失今不決生齒之繁日不同而月異其勢愈

重議亦且愈難書曰惟克果斷乃罔有後艱此在皇上奮然獨斷而行之耳臣聞之玉無全瑜事無全利必全瑜而後收玉玉終不得必全利而後舉事事終不成瑜掩其瑕則收之利多於害則爲之此通士之嘉謨而哲后之卓識也甲可乙否漫無取裁臨道躊躇坐失千里卽使子房借箸賈誼太息亦秪爲空談而已伏惟陛下裁察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王忠銘曰議論詳重中九段皆舉科臣所疏確然可行者酌所未盡上竢聖裁此老成碩論也

恭進泰交錄疏

鄒德溥

題爲恭進聖朝泰交錄懇乞聖明特加省覽亟圖纘承以弘至治事臣惟至治之世君不煩督責而能心喻於臣臣不煩強諍而能心格乎君此無他其交孚素而神灌輸於言之外也夫人情相親數則浹疎則渙絕隔焉則睽故在易天地交爲泰其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下不交而能常泰者自古及今未之聞臣考覽國朝故實伏見我祖宗聖聖相承無不數晋臣工咨諏論告歡浹如家人父子以故歷二百餘禩而天下晏如則

聖聖之精神寔維之世宗皇帝雖敦尚恭默乃其初圖朝公孤夕庶尹相與虛心究論面決可否浹旬之間召或三四卽曉節齋居西內猶日躬攬萬幾謀必盡下有大政輒手札詢問或一日數及要以勤致理非逸成也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朝講不輟卓乎有纘序祖宗之思乃今睿智日啓政事方練羣臣得承一言半辭慮無不神悚色澤顧不以此時數延臣工恢弘上理臣竊異焉夫今日朝講之儀跡若彌文而無當于用要以振聳神氣而繫天下之心非細故也而獨奈何久曠之今夫庶民之家主者深居

縱佚而不事事雖歲獲嬉妾爭相捁掘不能爲之保有世業況陛下爲天下主若不自臨御振飭羣臣雖懷盡抱忠莫誰受焉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今陛下於章奏未嘗不覽也輔弼未嘗不任也政柄未嘗不自操也然而衆心浸懈羣疑滋生議論煩多賢否混淆陛下以爲此何景與夫君猶日也假令日不臨照天下將冥冥長夜何以自耀於光明堯舜之治最號無爲然猶日垂衣裳日正南面叅都俞吁咈載在典謨不一而足夫不照臨百官而曰我有治天下雖堯舜臣知其不能也自臣通籍事陛下竊覩召

對輔臣者凡六每一召時大小臣工莫不喜色相告庶幾復見都俞吁咈之盛此亦足徵下交之益矣則何不益弘德意備鑒祖宗成憲時時召輔臣與商摧章奏面賜裁允無令淹留以重天下之惑又數進儒臣從容咨詢理道或於講畢質問疑義其講義許因時政剌取經書格言反覆開陳以動聖聽間召九卿大臣各咨以職事相與討求利弊而興革之其侍從臺省等官著爲輪對之法使人人得效其獻替即外史來朝及拜命之官亦不時宣召一二詢以地方盈縮安危及所爲治狀要於昕夕孳孳與羣臣相爲磨琢陛下既得採攬衆智以成其德羣臣亦兢覩乎陛下之銳而益奮豈不亦萬世太平之業哉我祖宗晉接之典不可殫述臣謹擇其論說切要者編次九卷恭題曰聖朝泰交錄裝潢成帙上呈睿覽伏惟陛下留神省玩鋭意遵行實祖宗生靈無疆之福臣伏讀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堯舜之道鄒孟以陳又曰獻納論思以匡以益則本堯舜之道以獻納論思者臣之職也臣又蒙聖恩許令歸省暫遠闕廷不勝犬馬戀主之誠用齊心陳愚衷冀少逭曠職之罪臣無任激切懇款之至

參權相疏

李長春

蓋聞沽直者臣子所不敢居之跡。微漸者忠臣所必欲用之防。職因聖體初安匝月以來。不敢輕啓事。本月初八日忽聞皇上御文華。遣侍臣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日西而入。星移始出。舉朝聞之。初不勝驚訝。職等私自念以爲延儒此一遇也。雖香久含爐煙身惹。或者有遠大計謀以資啓沃。亦未可知。乃數日以來。訪問其詳。多秘密不傳。噫此何事也。夫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此非漢臣宋昌之言乎。我國家設閣臣以備顧問。設九列以課職掌。設

臺省諸言官以司糾彈。主封駁。大小相維。壅蔽不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我皇上神聖光明。每事法祖。今日欲訪軍國大務耶。一二執政猶存。誰敢不竭股肱。欲採機密隱情耶。二三言路具在。誰敢不披肝膽。乃舍葑菲之遺。獨結魚水之歡。皇上之意。得無謂舉朝皆不足信。惟延儒一人可信。舉朝皆不堪用。惟延儒一人大可用乎。如此。亦宜以所問答。明布中外。宜付記註。使天下後世曉然知聖眷之專有所屬。而大小臣工。劃然於進退之毫不可苟。毋徒揣摩於不可知之域。風影於莫可究之事也。且皇上今日。亦自知盛德之所在乎。登極以來。不測恩威。日提挈以震悚羣下。而物情帖然。猜疑不生者。夫亦曰或功或罪。諸臣咸屬自取。而或賞或罰。宸斷總歸無心。原未有用一私人。行一私意。以誤處分者耳。有如今日者。偏聽獨任。一兆其端。而異日者。窺形測影。乃沸其波。將見賞一人焉。本屬當功。必有從旁疑之者曰。此某人獨對時之所私引也。罰一人焉。本屬當罪。必有從旁疑之者曰。此某人秘語中人之所饕非也。舉海內之恩怨。咸萃一人。而人主之威福。反爲不靈。職恐朝端自此紛紛多事矣。不特此也。即以延儒論。人謂

此舉將以用之。職等謂此舉適以棄之。何也。漢武帝非冠帶不敢見汲黯。宋臣蘇軾之言曰。臣雖不才。不敢由他道進。今皇上之於延儒也。召見不以師濟。而以獨侍。賜問不以朝參。而於晏暇。更漏已沉。閶闔猶啓。非宣室之鬼神。何爲前席。豈通明之獨立。胡乃夜半。不幾以南衙之出入下同北門之學士乎。延儒賢者。必將形跡自遠。不肯冒昧以赴功名。如其不然。又安所取此人而用之。事固有榮之而反以棄之。稚席登之而反以芒刺遣之者。此類是也。延儒亦何以自爲地乎。乃延儒之受累。不止此也。監生胡猷煥

一疏。以艸野而操廟堂之權。以賛郎而騰枚卜之疏。人謂事出有故。語非無因。已爲生平之一玷。今者此舉。適從何來。將無動武儒衡之譏。而起文彦博之誚耶。伏祈皇上以召對公典。毋創非常之原。以駭羣臣之聽。庶聖明一舉一動。皆足光史册而昭萬世矣。職等單疏恐成煩聒。公疏又涉套舉。謹合此覆。時有心罷斥同甘者五臣。列名上請。伏祈鑒宥。可勝迫切待命之至。

國勢危急請東宮撫軍南都疏　李邦華

臣惟逆賊亡命。乘亂揭竿。楚豫秦晉。處處流毒。在前當時文武不力。養癰貽禍。臣去歲入都。即請勅畿輔郡縣。預備城守。秦督當扼關自固。毋矜小喜浪戰。宜遣重臣視師防河。不意諸臣仍復泄泄。遂令三晉崖疆。復墮賊鋒。此時太原以西。已成魚爛。太原以北。勢如破竹。禍切社稷。漫無所措。即中樞偵探。亦無的據。中外譸張。鹿馬幾易。關前各屯。摧枯拉朽。朱門緑户。藏奸窩細。似此危迫。宜乎煩我皇上之焦思動色也。雖各省督撫。敵王所愾。自當飛騎入衛。然

從來勤王之師。路遥而勢涣。不有皇上親信之人。威福惟己者。鼓動彈壓于上。則玩日愒月。緩不及事。然則爲今之計。皇上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兆民父母。則當撫兆民。爲陵廟主鬯。則當衛陵廟。其守城之事。則臣等當分任之。責成巡城。嚴加防禦。皇上尤宜下詔罪己。痛切淋漓。瓊林所積。盡發餉士。臥薪以勵其勤。斬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拔起。逆賊之首。未必不可梟街致也。獨慮東南地曠勢遥。收拾無人。萬一腹心禍起。孝陵震驚。誰執其咎。且恐賊鋒漸及。齊魯南北。聲息中斷。援師雖多。延畏不前。未免

以神京爲孤注。此非神聖威靈。親自提挈。策豈萬全。臣考
先朝成祖皇帝。仗鉞北征。仁宗皇帝。以東宮監國南都。一
切內治之事。悉稟裁。卒之文皇偉伐。夐絕千古。而仁皇
蚤歷艱難。洪熙醇化。遠邁漢文。今寇氛孔熾。疆埸潰決。羣
臣不才。無能爲皇上分宵旰憂者。臣見東宮皇太子。天資
英武。玉體端凝。儲教已蚤。可以經理萬幾。矧此日四海鼎
沸。都城纍卵。尤宜躬視戎器。丕承武烈。留都定鼎重地。二
祖所京。並詒謀深遠。臣愚以爲東宮。速宜倣仁廟故事。
撫軍陪京。懇祈皇上。特秉乾斷。即擇吉日啓行。欽簡親臣
大臣忠智威望者數人。專勅責其輔導。凡軍國大政。一切
機宜。啓沃謀斷。便宜施行。毋從中制。毋聽旁牖。振東南之
精神。洗虛憍之陋習。以併于選將練兵。殄寇滅賊之一事。
如是則國威以奮。聲援以通。祖陵以安。上游以固。更可刻
期。攬水陸之飛輓。督方州之義師。以遏寇虐。護神京。皇上
專精北守。不爲豐芑縈念。皇太子督援南來。遙鞏燕雲。丕
基萬代。鐘虡永奠。一時弓矢皆靈。此眞宗社安危所關。必
不容刻緩者。伏乞立賜施行。臣行年七十。景迫桑榆。頃聞
逆警。恨不俱生。中宵輾轉。五內欲裂。非不能效少年諸臣。
指天畫地。借箸前籌。然實見兵單餉匱。恐諸大言。終無實
濟。不得已而出此迂謀。杞憂弘切。未忍畢吐。惟望聖明睿
斷。欽命皇太子。蚤離國門一日。庶援師蚤至一日。陵寢鞏
固。乘輿奠安。臣亦且死見二祖列宗于地下。可告無罪焉
爾。

議　宋

論添註贛州軍馬奏議　周必大

臣竊見贛之爲州。南限嶺表。東接閩境。西連湖湘。其北則自廬陵至於豫章。皆在下流。自昔最爲控扼之地。其人勁悍習武。特異他郡。祖宗時置雄畧、武雄、澄海、威果、全捷、威勝、及兩忠節。凡八指揮。額管將兵四千人。是爲東南第六將。中興以來。常差殿前司統制官一員。量帶部曲。或於諸處抽差大軍在彼駐劄。謂之提舉將兵。用擇方畧過人。望實素著者爲之守。許帶管內安撫使。大槩欲使守臣節制提舉官。提舉官節制第六將。故能上下相維。一方安帖。間遇傍郡、及鄰路、有盜賊竊發之患。皆賴其力。指期平殄。自講和以後。既罷管內安撫之權。而守將用人浸輕。往往措置乖方。綱紀不立。馴致紹興二十三年齊述之叛。當時議者不深惟致寇之由。乃專欲爲銷兵之計。於是廢併六營。止存兩營。卻別招刺吐渾一千五百人。雄威五百人。替回駐劄大軍。其後又將吐渾雄威起發。往荊南等處。而贛州專置雄畧、武雄、澄海、威勝四指揮。凡二千人。既無兵可以相制。故平居偃蹇不遜。臨事桀驁自如。非惟不獲其用。常

恐反爲一路之害。如比年遣戍九江。稍緩歸期。則不辭大將而去。近日收捕茶寇。進退失律。迄無成功。議者患之。欲於吉州添置一軍。寄爲之備。誠得先事預防之意。然吉州至贛。凡四百里。川陸俱險。自贛而下。則有建瓴之易。由吉而上。乃有登天之難。竊揆事宜。恐未足銷未形之患也。臣愚欲望明詔二府討尋紹興二十二年以前舊制。移駐軍馬於贛州。庶幾遏折姦萌。使一路得以奠枕。萬一湖南閩廣小有盜賊。亦可就近調發。不必遠勞大軍。如茶寇之擾。臣竊以爲便取進止。

劉靜修薛文清從祀議　　劉定之

謹按元儒容城劉因德性剛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趣出人意表。非腐儒曲學循行數墨者所彷彿。而進退之際。安於義命。若其稱許管幼安。詠歎陶元亮。則傲睨濁世。遜唾祿爵之本心可見也。是以裕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因豈不可謂之賢也哉。然而建言者。遽欲以因列諸孔廟從祀。則事體甚重。不可以不詳議。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享孔子。不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取。夫顏子何可當

也。孔子之道。傳之顏子。後世取信於孔子之言。其言具於論語。載於中庸。見於孟子。存於易繫辭等書。不一而足。雖顏子未嘗著書。不害其為傳道也。譬如蕭何無戰功。而高祖取為漢臣之首。房喬無戰功。而太宗取為唐臣之首。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弟子莫若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因未著書而仰攀顏子為比。則是人臣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攀蕭房為比。豈有是理也哉。建言者又謂從祀諸賢。其中有不能無過者。因無過。奈何反不得從祀。夫及門速肖之徒。固有狂狷失中者矣。又有聚斂而聖人斥其非吾徒。短喪而聖人言其不仁者矣。然而莫不親炙溫良恭儉讓之德。親受文行忠信之教。高者名列四科。餘者亦皆身通六藝。是以孔子家語。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備書之。以為三千之徒。此七十子者其最也。然則七十子之有過者。亦先儒所謂聖人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猶多爾。至於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有未能深明聖經之旨者矣。又有無威儀若劉向。好諛佞若王肅者矣。然而當世衰道微。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註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為功殆猶周

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而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譜諜。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亾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將宥之。況小失乎。今以因無過。與七十子二十二經師有過者較量彼此。欲得登因於從祀。愚竊以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遇其有過。議而貸之。猶得陪從也。非是之比。而徒曰我無過。可以陪從。未之前聞也。建言者又謂與因同時。若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因。而亦得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澄。其德學無大弗若也。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

其行道之功澄以其明道之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據華
夏其君臣懵焉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其徒以至於宋之周程張朱者其道足以撫世
御極而衡首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之可行至於澄所作
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立說者鮮克儷之
是以我朝太宗文皇帝命儒臣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於澄之說多所採入澄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
有採者則是因旣未若衡之道行於當時又未若澄之道
明於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爲闕典也若乃薛內翰瑄直躬

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
歸潔其身可謂清矣是以存蒙聖知沒錫美謚其爲皇朝
名臣夫何間然然論其於道所得以與朱子之徒相比並
若黃直卿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尚
未知可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欲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以
建言者爲非愚則謂孰敢和附其說哉故愚以爲瑄可無
施行因則准昨者所議楊龜山例令其所在官司建祠奉
祀庶足以伸敬先賢勸勵來學謹議

崇聖學正士風議　鄒德溥

夫聖道本明也而邪說亂之士風本淳也而僻習汚之故
典學莫如距邪維風莫如祛蠹播穀者必薙其艸養生者
必治其癥夫學亦有艸風亦有癥不薙其所以爲學蠹者
學必弗崇也不決其所以爲風蠹者風必弗正也蓋今之
爲學蠹者三而其爲風蠹者亦三愚請得而質言之夫所
以爲學蠹者何也其一曰虛無之說當闢也世之矜言性
宗者以爲天下之道起於無反於無而稱歸根復命矣夫
語中而歸之未發固也然不離乎喜怒哀樂而言之也舉

所謂三重九經者而融之於不聞斯其爲無聲臭也已今
畫然一切之用遺之而歸於無有愚未睹夫太極之在五
行外也蓋其說嘗引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
車誠以其無爲用然使悉并所謂輻與轂者而獨以其無
爲車可乎使天下芻狗仁義而駢拇禮樂者必此說起之
矣愚故曰虛無之說當闢也其二曰奇詭之說當闢也世
之殫思玄冥者輒務爲不可知之說以炫天下好異者神
其說而宗之夫聖人之所神明而默識者乃愚夫愚婦之
所與知者也蓋孔氏之自述曰下學而上達今舍其所以

下學者而求遠毋乃幾於索隱者歟畫工之畫也於犬馬顧難而於鬼神顧易則以人之所共見者難伯而於所不覩者易逃也今奈何令鬼魅之說得張使天下廢正學而趣于荒唐乎愚故曰奇詭之說當闢也其三曰師心之說當闢也先是心解而得遺經者俯然以六經爲註脚襲其說者遂乃并博古而廢之夫神明之不倚見聞固也然而見聞亦所以擴吾之神明也即孔氏不稱好古敏求乎不獨於易韋編三絕即一禮一官必就其人而咨之彼豈廢見聞者哉夫以用兵之妙在心遂謂兵法之無庸學也亦

固矣其敝使人恣睢自用不訪遺訓而咨故實愚故曰師心之說當闢也夫所以爲風蠹者何也其一曰機巧之習當懲也蓋自奔兢之風起業已痛斥之矣然而機巧猶弁兢之端也世且相率而才之何也彼其巧于投尚且外匿其牛鼎之跡而實居之蓋天下羇之益烈此張釋之所以惡嗇夫也故曰機巧之習當懲也其二曰侈靡之習當懲也吏人簠簋不飾天下必以爲重垢奈何其于侈靡者弗禁也夫財既匱於用矣此不塈而取諸民將焉給之即貌爲清者祇巧取耳此其害視明貪者滋甚夫不杜其侈而貪是禁也此譬諸防水者不塞其竇日築無益矣愚故曰侈靡之習當懲也比者士人襲用附和世尚嚴則爭言嚴舍崔寔之論無陳也世尚寬則爭言寬舍溫舒之疏無陳也此其人于國家何賴焉自聖不能以其專智成理必藉衆見而交修之欲其如五味之相濟也今且以水濟水其誰能食之愚故曰和同之說當懲也雖然邪說不可以言闢也在反經而已矣敝習不可以言懲也在用賢而已矣抑缶者自以爲樂及爲之撞大鐘發大鼓而後知缶音之足羞也三軍之士鼓之不起以千金之賞賞搴旗而士爭拔

冑入敵矣聖人者常以身爲鐘鼓而以爵爲千金故學無不崇而風無不正也謹議

王荆石曰論學有三蠹士風亦有三蠹俱極切中而古雅莊潔又其剩技矣

三途並用議　鄒德溥

國家取士之途蓋三變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艸昧士各以其所長奮毋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宣正成弘之世文教大興士品乃定諸侯大僚備肺腑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負奇韞珍之夫亦間緣他途以起上之人不為厄也時蓋有其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隆以來制科蓋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以貢科起者即有長材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而人始病論材者覩初制之如彼而今病之若此稍稍調停均節破拘攣之見恢登

進之途意至厚也然竟未聞有殊異之材足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為上之所以求與下之所以應者兩任其過云何以明其然也我朝令甲罷國吏受雌黃於監司而御史臺督察舉刺之固廟廊所為寄耳目者也此之是非謬則盡謬令監司御史臺既已抑科貢之士不得與制科齒斯見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權有力者不則夸毘而善為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者且以苞苴結矣其忠誠朴魯之士一心營職固宜親媚於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夫白黑不分則

趨向不定今奈何以黑為白也白者安所勸乎愚故曰上過若天下之士厄于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曰上固已限我矣我即傴僂而修繩墨而行無復之矣故通籍未幾輒挂吏議夫國家之于士非薄也以科與者受寵邑以貢與者受子弟假令與采田委吏程顯較然斯有間矣奈何薄之邪語云士必自重而後人重今彼且不自重也何以令上重邪愚故曰下亦過夫天下之人既以不用沮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沮之是以兩病今誠欲救其敝莫如審刺舉而毋眩于名何也刺舉者上所勸懲下

者也而當事者不以實聞是彬偽也國家闢三途之典而刺舉者藉以營其私是借實也愚請詔監司御史臺自今有論薦務真致其情而實徵其迹發辭勵行者進而揣摩觀望者有比黨之誅抗辨無諱者揚而甘語恬說者有貪營之戮誠心仁愛者最而市恩鼓民者有詐偽之刑剔剝豪強者陟而蘭絲朘民者有貪婪之僇梨鶴自隨者旌而傳書執掌者又文法之黜受若職而怠若事雖制科有不赦之辜居其位而業其官即舉貢而有異常之擢而其不然者非惟罪其人且并罪其所舉之人則有司不敢庇其

私。而所舉足以當于朋。亦勵世磨鈍之道也。然猶有說焉。國初著功令。每歲廷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舉入之太學。日課而月程之。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課議。與科相參。此典至重。今大學養士之規。稍稍廢弛。士以待貢至者直傳舍耳。甚者不掛名其中。輒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而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且科制之士。業已重其選而難其進。郎上意固云。吾以是羅天下士。奈之何其不遍重哉。重則難反。反之必格而不行。勢固有然。無足怪者。說者謂古之用人。衆可相。漁可師。牧圉可廝。夫天下非無才之患也。

才而束於格之患也。嗟夫、才而束於格者。亦千百而一耳。千百而一者不常有。有之亦未必用。從令不肖者得藉資以進。恐未見夫任格之為害。而破格之為利也。

沈蚊門日審刺舉。毋眩虛名。此課吏第一義。監司御史臺、當寫此置之座右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鄒德溥

愚謂議從祀者。不可以獨持一恕心。亦不可以獨持一嚴心也。獨持一恕心。則輕錄而濫取。即一節之士。比比俎豆矣。其失也濫。獨持一嚴心。則吹毛而洗垢。即千載之間。寥寥下聲矣。其失也刻。斯二者非所以為勸也。王文成、陳白沙二先生之學。蓋所謂嚅嚌道真。涵泳聖閾。一代學士先生之袞然者也。文成用世。悟道於歷閱體驗之餘。白沙高世。得道於沈潛靜篤之中。故一則曰致良知。一則曰戒慎恐懼。曰勿忘勿助。曰自然。良知之說。似創而非也。自是孟

軻氏無為不為。無欲不欲之宗旨也。彼其歷試險夷。躬當盤錯。磨礲練習。而後有以見大宇宙之內。千變萬化。皆出自吾心一點靈明。不過致其良知而足也。是以獨標以為教也。戒慎恐懼。勿忘勿助。自然之說。似沿而非也。自是吾人收心養性。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彼其用意撿點。極力收束。強勉刻勵。而後有以見夫戒慎之功。纔忘纔助。俱不是吾心自然本體。不過還之自然而足也。是以歷舉以為教也。蓋二先生之學。皆出于聖賢。而非出于胸臆。皆得之蹈履。而非得之講談。嘗試稽之年譜。參之輿評。則其立身行

已。其居官任事。其治家處鄉。竝無有得而容議者。或乃見其一二門人。不厭衆心也。而竝有或志於文成。見其陽春臺中端默獨坐也。而以禪學疑白沙。夫自尼聖已不能保其往與其退而靜之為禪。將所謂未發之中者非邪。愚以為二先生之學竝不背乎聖人。而二先生之祀各有補于世教。祀文成。以勸夫縉紳者。使人知用世之為學。不必藏而後可以修。祀白沙。以勸夫遺逸者。使人知不用之亦為學。不必仕而後可以顯。蓋以宋代區區而祀于黌宮者尚若干人。我明二百餘年。人文之盛。視宋何如哉。而區區一

河東也。進二先生而祀之。其誰曰不可。謹議

王荆石曰。一曰用世。一曰高世。可作二公斷案。匪恕匪嚴。方為定論。

人文紀畧目錄

卷二十

論

宋

明

吉州人文紀畧卷二十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旒俊爾千甫校正

論

原弊論　宋　歐陽修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畊川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

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歛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又直不量天力

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幷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兵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

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鬬戰雖耗農民爲之可也奈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興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

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

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

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爲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麤而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

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

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與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茅鹿門曰中多切當時情弊亦今當事者所宜深知

唐荊川曰指悉民隱可悲可涕

五代史一行傳論　　歐陽修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

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畧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茅鹿門曰此一段議論史漢以來所不到者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

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

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茅鹿門曰通篇如傾水銀於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入其機員而其情悲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

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茅鹿門曰莊宗雄心處與歐陽公之文可上下千古

請勿以小折自沮而議和　　楊萬里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爲也君有爲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爲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爲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爲遲哉一朝之有爲必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

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遊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

葢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爲者三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葢越王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爲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踴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鬱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葢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不終朝爾唐之德宗

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詬辱則甘其詬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

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尅復神州之志天下仰日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軺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葢兆今日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暄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

爲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爲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敵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葢可鑒矣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爲之太息葢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

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荊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憊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洗靖康之恥。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

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鍾伯敬曰。勵其志。鼓其氣。又欲小其心。沉其慮。忠臣苦心如瀝。不獨議論高而文章妙也。

論選法在吏不在官

楊萬里

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而

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不奉吏之言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與其細以問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

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爲備位而褫獲爲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答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特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

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即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俟長貳之遺忘而盡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詞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爲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幷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畧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凛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畧小法則不决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鍾伯敬曰今之選法大都類此當於此文深省之

茅鹿門曰不獨選法獄吏舞文亦猶是

論邊地鄉兵之法

楊萬里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狃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狃於利而必爲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爲者利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爲農而不樂於爲兵奪其所樂而强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爲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成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今

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以危地爲懼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爲慕內地之民仰父俯子安居暇食至有老死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况於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寇來則支不支則移寇去則歸夫苟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故夫鄉兵者臣以爲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爲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爲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

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冢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載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敵蓋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爲守也夫人自爲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爲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爲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爲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然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

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爲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於邊徼而民習於戰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音肝）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蹀血穹廬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爲兵

以楮爲甲而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爲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於主而猶能拒敵況愛其主者耶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盗而指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鍾伯敬曰鄉兵用於邊地自是千古不易之論前人雖有言之者而無此精透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以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唐太宗爲哉帝深納之尋以爲參知政事

行新法　劉定之

安石爲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于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爲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爲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于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僱民應役名爲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僱錢之

奇贏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僱募而自役哉私僱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僱募以利其僱錢之餘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爲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而待餉之兵何嘗爲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今使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

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爲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
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爲我非用之於土木非用之於狗馬
聲色非用之於仙佛欲用之於兵而復漢唐之故疆無不
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羣小戎翟
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捕
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於
湖北熊本試於瀘南郭逵試於交趾皆能尚有所得而試
於夏則驟至於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
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躕爲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遺

韓縝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徽者豈狐兎刺
鹿豕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益安石之技窮而神宗
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
於哲徽之時互起迭進以至賢路盡塞民命僅存之秋適
值遼有變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遽以國斃焉故
前宋之亾本於安石爲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
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
力則何至俾羣小爲之交攙互噬於天下也抑遂其始謀
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
爲務而兵自強安石先弊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
周孔籍口其誣矣哉

林兩千曰安石取民財力始而欲以破遼終至毙末言
之痛切使半山而在當亦俛首心服

康王構卽帝位於應天府　劉定之

康王前嘗爲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劫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御還之暨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爲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于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亾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晋以強宗爲霸主糾合諸侯爲周與衛至于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

以祀姬姓之祖秦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存者也漢懲吳濞楚戊之強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于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盜漢而光武兄弟呼於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表琮爲璋猶能崛強荆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温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沈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阬于龍興寺女真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與宗北遷卒見屠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與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繼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爲其子孫計可以無疑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其不

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亾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卽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陳明卿曰八百季之曆長十二萬人之力勁

孤注亦危論　　劉定之

宋寇準之奉眞宗幸澶淵、與契丹角。奸臣王欽若譖之以
爲澶淵之舉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
是論之。信乎其以爲孤注也。然則準之計非歟。曰非也。往
者唐潞王、遣趙德均禦契丹。德均叛唐。而求契丹立己。于
是潞王焚而唐幾遷。晉出帝遣杜重威禦契丹。重威叛晉。
而求契丹立己。於是出帝擄而晉社危。周太宗以樞密使
爲漢禦契丹。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亡。宋太祖以都簡
點爲周禦契丹。出門而返旆以趨。於是周覆。中國之覘契

丹猶梟也。梟鳴則人必死。契丹來則中國必易姓。二三十
年之內。四大變相尋。皆由於此。眞宗將欲使如趙杜二公
者乎。欲使如周宋二祖者乎。凜凜乎無有不危也。然、則、不、
自、以、其、身、爲、孤、注、而、以、誰、注、也。自以其身爲孤注則羣注
皆合。而勝。不以其身爲孤注。則羣注皆散。而敗矣。故準之
計。眞宗不當以爲罪也。何廼聽欽若讒賊之口。而竟令貶
竄以卒也。悲夫。

林爾千日筆力遒勁、所謂短兵接戰、徙央無前、

郭氏九節傳論　　王思

余少讀橋東郭氏譜。見令公之後。五代間不事他姓。棄封
從南唐李氏。其子廣國公死王事。亟慕之。叨第後。得與裔
孫司冦郎達誠同朝。見其剛正明敏。不撓於權要。則又美
能世濟其美。頃出其尊甫思省先生、書。謂其初居橋東。非
劉氏祖母貞操忍死。不能存宗祀。其後抗節守義者接踵。
余作而歎曰。君子之澤之長。不特苗裔之遠。雖異族女流
亦觀感而化。用紀其實以藏郭氏家乘。且紀載以詔來世
史氏職也。作貞烈傳。夫從一而終。婦行也。隆古之盛。顯著

未聞。率是道也。末以人奚稱哉。伯姬共姜。炳炳詩史。貞姬
高行。桓嫠曹娥。登載彤管。蓋分焉耳矣。豈自炫乎。煒煒之
彰。王教微矣。汾陽臣節。光映史冊。奕世抗義。源流甚遠。乃
上下四世。而堅貞不渝。閨闥之風何盛哉。守義而綱常重。
保亂而宗祀存。若抱遺孤而衍無窮。秋霜烈日。凜凜峻節。
堂堂冠裳。未傾乃而先他事者。寧不汗顏也耶。嗚呼、汗顏
者抑何多也。正德癸酉翰林編修王其謀、

都論　郭子章

古今論形勝之都曰秦曰洛而洛不如秦則自漢以來言
之婁敬說漢高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
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案秦之故此搤天下之吭
而拊其背也張良曰洛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
函右隴蜀阻三面而易守敬說是漢竟都關中二百年而
王莽篡宋藝祖欲都長安晉王諫曰在德不在險藝祖曰
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都汴不出百年天
下民力殫矣宋竟都汴百五十年而徽欽擄議者謂洛不

如秦似矣顧辟雍之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
武王成之則周之都鎬卜也周書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
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則周
之都洛亦卜也夫周卜鎬西東南北無思不服矣而復惓
惓營洛者豈知其子孫必將東耶鎬距秦咫尺當其時胡
不卜秦而洛耶舍秦營洛周公未爲無見不徒專恃其德
已也周曆八百都洛五百豈洛之王氣或加於鎬秦耶微
獨周也都秦者西漢二百餘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俱二
世亡其長短之數可睹已都洛者東漢百九十五年魏晉
百年唐末徙洛至宋靖康在汴洛間二百二十年拓跋完
顏又百年其長短之數又可睹已則洛何以不如秦哉夫
秦天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也首之爲體尊而腹之受大
其可以都邑也明興定都金陵似若循六朝之舊洪武初
營汴爲北京則亦周公意也末年命東宮營秦則亦婁敬
張良藝祖意也而卒不果豈天將以待燕耶成祖之營燕
也當時臺諫交口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豈不以燕爲
金元故都非中原之都乎豈不以金祚僅百年元祚不盈
百年非宜都乎益未識上意所屬也成祖曰北平之遷吾

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今其所密計者卽不得聞以愚
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始也周爲召公封國由召公傳
丹喜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琢周曆几過之宜遷一古享
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商始亳遷耿遷相周始鎬遷洛漢唐
始秦遷洛宋始汴遷杭然皆迫於兵戈戕於戎翟不得已
而後去故靖難之後因而遷徙亦以爲子孫長久計耳宜
遷二西漢起漢中都秦東漢起南陽都洛唐起太原都秦
宋起宋州都汴元起開平都燕明太祖起鳳陽都吳成祖
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福莫烈於[illegible]吾今子孫

自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輳都下足與之所宜遷四成祖
密計或不出此四者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雄之畧哉
雖然狂■隔一邊垣正統巳巳之變嘉靖庚戌之突可鑒
也漕河僅一衣帶水元人海運之制睨睨水田之議當講
也果兵足以制敵食足以自固則太行易水之間即國家
億萬禩無疆之宅也又何必關泰洛之雄弱哉

陳明卿曰仁錫陪祀慶陵躬謁長陵張家口當北之衝
以身鎮之萬年宅也

管蔡論

郭子章

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鴟鴞一則曰破斧一則曰
違王命噫嘻何大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
之流匹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善
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仇也武庚故主也紂雖無良武
庚未聞失德其父可誅其子可立不立武庚而自爲之此
管蔡之所疑於武王也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爲
如此其兄之所爲如彼管蔡籌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
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也故不顧弟侄而委心武庚事雖
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爐成王之慧周召之智
俱未可以一舉而遂得志故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
若跡泰伯箕子之爲夫泰伯之之荆蠻也非以天下讓也
示終其身不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示終其
身不臣周也故爲管蔡者舍周而遠遯則天下後世庶幾
有諒其心者矣傳稱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
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
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

嘗見邪僻之事則奴之所以致管蔡者當無異於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之伐商者爲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爲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之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忠而以武周爲逆乎故凡昔管蔡者類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篡漢也其子宇不以爲可朱温欲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爲可故夫天理之在人心即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蔡者即不類吾以爲宇與昱之儔而已

陳眉公曰議奇而不詭正爲後來操觚者開無量法門

五諫論

習孔教

凡人臣之事君進諫非難而竭忠爲難進諫之道有度主之心而竭忠者在自度其心其度主之心也則嘗見主之有過則思諫諫則惟恐其弗吾從自度其心者惟見吾之心有一弗盡即自以爲過而不見主之過謂主之有過是吾無以感導之也吾無以感導之而置君於過舉則其咎不在君而在我不得已而諫其君又安敢遂爲憤懣亢激以彰主之不聽而沽吾直節哉予觀昔者夫子所論五諫而獨取夫諷未嘗不嘆聖人事君以忠之心何其微也

議者曰有忠臣之心則譎與降戇與直度主之心而行之皆無弗可矣奚取于諷或又以夫子之取乎諷者亦度夫人主之心憚於意之相忤而樂於説之易合故弗爲戇與直者亦弗爲譎與降者惟將順人主之意徐而譬之庶幾其言之聽即咈焉亦不至於重遊其君以取罪戾噫若是則聖人事君之心抑何紛紛擾擾于其中而逆料較計之至于此乎必不然矣夫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子事父母默焉而喻諸道者孝之至也不幸有過可以盛氣姿之乎可彰其不遊於人乎供爲子職以感導之不得已然後諫

諫而不聽則號泣隨之而已終其身惟知過之在已而不在親也然後可以爲人子曰臣之事君奚以異此今夫人君孰不欲其身之尊榮而無貶辱政之正治而無邪慝國家之安存而無危亾然而不免蹈貶辱邪慝危亾之跡者非其心誠然也彼固有以蔽之也自非桀紂鮮不可感而悟者顧忠臣之心何如耳忠臣之心非敢必於君者試反吾之所以自靖於君者其能履正奉公而職無曠矣乎其能不徇利祿以効忠乎其能舉吾之心事無一不可建天地質鬼神而無愧乎如是而吾心盡矣自可以無過矣乃

幸而遭聖明之君髦俊之儔上下恬熙中外無事於是而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於內出順於外曰斯謀斯猷實惟我后之德安用諫哉不幸君有過而後諫彼爲之君者未必不諒予之素而信其言之是即未予諒且信也予亦退而思之曰是予無以至誠動吾主也乃於是爲納約之牖爲遇巷之求曲引旁諭以求適主之情而入之蓋多術矣然而不敢譎也苟可以弼主之違而遷於善即捐身何惜焉固不爲戇也視其君之尊若天若神若霆不可犯柰其氣和其色承順人主之意而委曲以獻其愚此非所以爲降

也憂治世危明主事關乘輿政係廊廟未嘗不正言而讜論焉然而不爲沽直也譎者降者未免飾游說屈志節以求合戇者直者必至於彰君之愆成已之名甚則激禍以兆變忠臣惟以諷諫其君是故心惟自盡則常思已有未盡之心而見已之過見已之過則日思以忠愛吾君而不見君之過不見君之過而忠愛愈切此其所以諫君也其言自遜不敢以徇君之欲而亦不敢以沽已之直古人臣之用心蓋如此舜之見瞽瞍也夔夔齋慄曰父母不我愛何哉供爲子職而已文王囚於羑里曰天王聖明臣罪當

誅彼豈遂君親之過哉蓋曰予自有過焉耳親非頑而主非昏也是所以諷之者微也或曰若是則龍逢比干非與且汝所云是大臣格君心之道非以語有言責者也嗚呼抑焉知逢干之心哉其不幸而死非得已也夫子稱殷三仁去者佯狂與死者一焉可以辨心也且夫以諫爲職者豈必皆批逆鱗履虎尾大者戮小者斥始爲盡職耶意氣之以義動者志奮於一時忠愛之由性植者慮存乎萬世舒徐容與諷諭多方長歌之悲甚於痛哭此善諫者也諫而不必聽則去至於義之必不可去然後以死生諍之忠

臣之用心固如此。此未易言也哉。又曰秦遷太后。茅焦解衣危論。而秦帝立悟。漢武多慾。汲黯面折于廷。淮南聞之寢謀。惡乎其嫌於直耶。曰予於是有慨於時矣。夫自虞周以降。士鮮明良之遇。世寡不諱之朝。有能捐身殉國。危言讜論於世主之前。即謂之難。尚何計其彰君過而沽已直耶。然而忠臣之用心。則有在此不在彼者。蘇明允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取其純乎經者。而已彼不能純。而或以諷以降以戇以直。至于以機智勇辨游說之術。濟其忠。是謂參乎權而歸乎經者。惟古之忠臣然後可。而非後世

之徒。以諫稱者也。非予之所能知也。

董潯陽曰。委婉曲折。明白爽愷。通篇一以竭忠爲主。蓋深得勿欺之旨者。

封建論

王命爵

封建。蓋大有造。於周哉。而謂亾周者何也。夫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即神聖之裔。惡能世有天下而不亾哉。計周東遷之日。於夏商已爲亾國之期。而何有於東西周。且是東遷周與夫東西周者。皆蹈亾國之形。而幸以不亾者也。劉淵起左國。而五湖猾亂。安祿山鼓漁陽。而兩京不守。宋處偏安。而受禍于金元寇毒。周之宜亾。而不亾者。封國力也。故一變而十二國。再變而七國。要之此十二國與七國者。亦千八伯國中之國也。不然。亦其世胄而爲彼國之卿大夫

者也。終周之世。而卒無有匹夫倔起者。何也。勢不能也。彼其各守先人之土地。而惟恐失墜也。爲君而長子孫者。習其俗。不難撫馭焉。爲民而長子孫者。安其主。長願奉戴之。即有勝廣。夫安所乘。且地醜則秋天下。天下之有共主。而藉以相持。德齊則莫肯誅殘天下之共主。而犯天下不韙。一從一橫。遞相反覆。周故得以提空名。而晏然於強大之間。秦不鑒周之所以亾者。而又未悟夫周之所以不亾者。是以輕變先生之法。而二世竟亾。夫是羣起而亾秦者。田橫兄弟。魏豹項燕張良諸人也。其人皆六國侯王將相之後。無尺

土之抑而長使之爲人下。此所以乘間而爲亂也。郡縣之吏皆取目前富貴耳。非有子孫不拔之基。此范陽令所以馳驅燕趙城隨降也。民與吏不相信而相疑。一旦有急誰不生心。此沛子弟所相率而誅沛令也。是皆以反周之舊而亡者也。彼李斯者奸人之尤者也。其曰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蓋欲借其言以專秦權而杜族王之口。適足爲趙高之驅除而釀指鹿爲馬之姦。或曰然則漢何以有七國之變歟。予曰秦之滅封建。防族王之軋已而故抑之者也。抑則憤漢之大封建利族王之翼已而

故張之者也。張則驕。夫惟先王公天下而已不私焉。然後可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定而指臂之勢成。天下莫敢有異心矣。

按宋太宗旣詔宗室羣臣議封羣臣不可胡雙湖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正方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羣臣議封建其以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甚矣而近世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

士君子行已立身法度　　鄧德溥

夫行已立身之在士君子也。葢亦甚重矣。彼其所以扶世道。植名教。礪縉紳之節。銷奸邪之氣者。胥係乎此。則烏得而苟焉。故士君子務砥節礪行。辨介履度。凛凛焉不少屈而狥者。亦曰行已立身之有法度也。且不見夫作室者乎。平必以準。直必以繩。圓必以規。方必以矩。大匠者操而施執而不變焉。曰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兕。不合則適然而退。而終不貶損其繩墨規矩者。誠謂法度如是。不得而廢耳。矧士君子之行已立身而無法度乎。夫所謂法度云者。非

以鑿環踰垣之爲高也。非以洗耳投淵之爲潔也。非以借劍破柱之爲剛也。非以搜城薰社之爲明也。是皆震矜傲察。炫直伐異。以賈名聲于天下者也。非士君子所謂法度也。法度云者。平中準。直中繩。圓中規。折中矩。堂堂正正。青天白日。無曖昧也。磊磊落落。喬岳泰山。無詭伏也。皆濁獨清。皆醉獨醒。無依着也。力障百川。廻瀾旣倒。無浮沉也。勁竪牢立。屹然安定。無震撼也。不毀方以爲跡。不棄直以爲通。不爲利回。不爲威惕。此則所謂法度。而士君子行已立身所必由也。夫業已名爲士君子。而其行已立身。乃不闗所謂法度者。而頹焉與衆人同。如世道何。如名教何。如縉紳何。如奸邪何。其勢不至于内訌外潰不止。則陵遲使然也。是以士君子行已立身之于法度也。若珍尺璧。而不忍以易諸人也。若捧盤水。而恐其覆也。若慈母之護貞女。居必重闈。衣必綖結。而不使行路之情得而入也。寧周。毋通。寧拙。毋巧。寧鈍。毋躁。寧玉毀。毋瓦全。彼其立身行已若是。故操與冰霜俱凛。而志與日月爭光也。後世士君子何其昇昇哉。媕婀脂韋。甘宦若飴。爲適而已矣。汨泥揚波。與時俯仰。爲徇而已矣。結托彌縫。不羞夤緣。爲幸而已矣。畏首

畏尾。局促轅駒。爲容而已矣。是法度之列。士君子之所羞也。嗟乎。士君子行已立身。無過。激。無已甚。不敝敝以求聞。不呶呶以求勝爾矣。安能土苴名檢。弁髦法度。以其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或者曰世不古而今也。持方枘以内圓鑿。其能入乎。是不然。正道而直行者。昔人之高致也。曲學以阿世者。鄙夫之邪行也。士君子流則行。坎則止。時則天。飛不時。則泥蟠。何爲以吾身之大節。博區區之浮榮。如以珠彈雀。以璧易缶。失其權矣。愚睹夫爲圓者。其楳必方。方而圓之。乃眞圓也。有如不方而爲圓。鮮不衰側者。夫君

于行巳立身亦若是焉故曰智欲圓而行欲方嗚呼盡之矣

汪南溟曰識見老成氣格偉麗文之有法度者至後則一縱一橫筆端有舌又如千里之足追奔電逐遺風不可羈絡汝光信兼才哉

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論　鄒德溥

聖王操馭世之柄其貴在斷而已矣夫能使天下治者賢也而能敗天下之治者邪也任賢而去邪者聖王所以馭世之柄也然賢者不能比邪以行其道而邪者不能附賢以售其奸此其心不相入也而其勢又不可以兩存君人者苟持不斷之意處賢于欲親欲疎之間而處邪于欲退欲不退之際則邪者常得以計勝而賢臣不得闘其忠天下不可一日為理是故聖王貴有以斷之禹之告舜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此其為萬世致治之鑑與夫賢臣進者

治之表邪臣進者亂之機君人者未嘗不願治而惡亂也然或二于任賢而疑于去邪者何也則賢臣負易疎之勢而邪臣多自固之術也夫賢臣秉道以匡主或格之以其中之所拂邪臣顧投其好以中之以逆耳與順旨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執節而不回邪臣百變以投之以執節與百變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務一心營職耳邪臣比周左右以起譽言以特立與植黨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道不行則奉身而退邪臣務百計以求容以易退與求容者爭其數不勝也是故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蓋自古嘆之

矣。夫賢臣衛國而國疎之，邪臣病國而國惜之，豈不左與。夫惟英君諳辟以爲賢者國之膏粱也，任賢而二，是欲餐膏粱而吐之也。邪者國之鴆毒也，去邪而疑，是欲屏鴆而戀之也。此兩者必無幸矣。故灼見其賢，則一志而肅之，即補綴奏牘弗厭也，即謗書盈篋弗搖也，膠漆之傳不固于此矣。灼見其邪，則堅決而遠之，即屏諸遠方弗恤也，即寸功片能弗計也，斧鉞之斷不脆于此矣。非於此仁於彼顧忍也。誠爲國家大計不得不爾也。昔者共工、驩兜與禹、舜雜處堯朝，管、蔡與周公並居周位，當此時迭進相毀，法言

相道，豈不混然淆哉。然而天下大治，榮華至今者，則帝堯、成王斷于邪正之辨，而用舍決也。向使帝堯以儔功惜共工，則舜禹不得展其謨矣；成王以私親惜管蔡，則周公不得攄其藎矣。何者，蘭椒不同器而芳，禾莠不同壠而茂也。如使邪佞與賢臣並立于交戟之內，而世可長治，則古之聖王亦何爲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二三宵人哉。夫孔子不與季斯並止于魯，九齡不與林甫同久于唐，定公、明皇不忍于季斯、林甫而以魯與唐徇之，此萬世所爲於邑也。有天下者誠原唐周之所以興，鑒魯唐之所以敗，決斷狐疑，分別猶豫，堅忠賢之信，杜佞邪之階，則中外安瀾，而太平可永矣。

王荊石曰：賢臣拙于逢君，邪佞工於固寵，自古記之矣。立論斷之一字，乃一篇大旨。

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郭德溥

夫學猶驅車然將燕乎則北其轅矣將越乎則南其轅矣有如貿貿然南北之不審將燕之適也而南之驅愈疾謬愈遠軸折車敗終不能至燕此楊朱所以見岐路而泣者爲其一跬而千里也然則學何以異於是夫學所以學爲聖賢也今之學者衆矣而爲聖賢者寡此何說也則于義利之辨不早辨也夫義之于利隔若霄壤而初僅毫芒判若蒼素而端僅斯須是以聖賢嚴之審觀仲尼分別君子小人以比周和同驕泰求諸已求諸人數哉其言之矣

至於喻義喻利之說而後知君子小人之心術盡在是也心乎義則周則和則泰則求諸已而命之曰君子心乎利則比則同則驕則求諸人而命之曰小人嗟乎君子之于小人相去遠而自義利之辨始故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也夫義利之辨諲何容易哉凡物多相類而非也事多同行而異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者亦入水入水則同其所以入水則異夫義利之同異殆有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攫金竊璧利也有揮金抵璧而亦不謂之義者墦間嗟來利也有據地咯咯而亦不謂之義者簞瓢之與蠐李同饑而異趣曲肱之與布被同儉而異心耕莘辭聘之爲義而隱居終南號曰巧宦散財發粟之爲義而大斗貸民號曰篡夫義有在乎尊主而責楚之師則幷與尊主而竊之義有在乎不殺而于泓之戰則幷與不殺而竊之嗟乎義利之辨諲何容易哉學者將紹明正學統一聖眞則必于義利之辨先焉辨之也者如善視者之于枉直無隱形也如善嘗者之于淄澠無異味也如善權者移游于一銖之上不失錙銖以謬低昂也錘之乎綱常細之乎動作修之乎萬鍾約之乎

簞豆顯之乎大廷廣衆微之乎暗室屋漏曉然有以見其如此而爲義如彼而爲利義之所在斷乎其必爲利之所在斷乎其必不可爲是故其視義也如饑之于食渴之于飲寒暑之于裘葛汲汲乎不得不止也其于利也如蠅之汚如蠆之螫如莫邪之傳體亟亟乎不遠不休也是故蟬蛻濁穢中情潔白不可染也意氣宣逸翔于千仞不可詘也延至三旌饋以萬鍾不可留也刀鋸鼎鑊卒然臨之不可亂也不爲衆人之觀飾其情貌亦不爲衆人之不觀易其情貌不爲衆人之譽樹其操行亦不爲衆人之不譽改

其操行何者彼其辨義利者至熟也世之學者義利之辨不明類顚頓乎混冥之中而不覺悟乎昭明之術紛紛皆爲利來攘攘皆爲利往汨沒而莫能自出至於立私于公倚邪于正窺端匿跡不可方物彼亦豈樂以小人自命而卒陷其身爲小人之尤者可不爲大哀哉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差之千里繆以無窮奈之何其勿早辨也于何辨之辨之心而已方寸之中至靈至瑩一念無所爲而爲耶吾知之一念有所爲而爲耶吾知之如別白黑如數一二不待剖而析此真心也夫惟不昧所爲此心者而于義

利之介洞然矣嗟乎此尤辨義利之要術也

趙儆陽曰辨義利析入牛毛直探象罔昔陸象山于白鹿洞講喻義喻利章門人爲之泣下至多有去朱而從陸者倘讀汝光此藝不知更當何如矣

學始于不欺闇室　蕭雲舉

知所以全其心之初則知學之所繇入矣葢心之初空空洞洞澹然中寂本無所謂欲也而何有于欺本無間于顯微也而何有分于闇室惟夫妄念起而心外馳則有情行冥冥揜過昭昭而闇室之間忽有流於欺而不自覺者夫惟流於欺而不自覺則心與理隔而爲二卽修性命之玄譚博該洽之虛辭祗足爲心障而不足爲心益矣故善學莫若謹始謹始莫若敦誠凝神於漠合志於冥修之乎共見共聞而謹之乎獨見獨聞夫然後誠以一志志以凝道

而爲學之始備矣故曰學始於不欺闇室夫學亦多端矣考信馳騁學之程度民胞物與學之分量參贊彌綸學之極功乃舉而約之曰自不欺闇室始何哉葢學猶治泉然審其始則得其緒不然猶棼之也古今譚學者莫詳于孔子孔子自叙由立不惑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功何全也要其始則但曰志於學而已彼其所謂志期至聖趨專一無二倘所謂不欺非邪乃其著之於經至推極於治國平天下之大而誠意之功首揭而示焉吁此可以觀學之所由始也夫務華者絕根而無源之水易涸學者之于不欺

循木之根而水之源也奈之何而可緩視也然不欺亦難言矣喩義非欺喩利爲欺湯武非欺桓文爲欺此由自聖之于丹漆一恒人能辨之惟夫闇室之中朕兆未形鬼神莫測如可見如不可見如可知如不可知一念有欲勢難自主將欲徇之乎則獨知之明最真將欲絕之乎則牽引之情難割然而卒徇之卽爲欺卒絕之卽爲不欺此其介在若毫若髮之間莫見莫顯之際智者或以聰勇者或以驗守者或以怠書戒是篇詩詠亦或參嚴指視思獨愼凡以此也夫是以古之聖賢大庭廣衆師保非不嚴也而

譬必于盤罘罳殿陛視訖非不親也而銘必于牖州里讐貊推行非不遠也而書必于紳毋亦曰從其易忽而難克者先寘力焉耳故太上無欺次勿欺無欺者光明洞達還乎太初譬則天之元氣周流貫徹而無所壅闕巖穴之下蔀屋之間爲日月之所不及而陽明照焉所謂不媿屋漏是已勿欺者防邪以存其誠明于彼卽逍于此譬則築墉禦寇鈴拆常嚴關鍵常守卽燕閒休息而心常若對壘焉所謂自慊幽獨者虔始厚終之學也賢人也故其誠能盡性曲亦能誠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聖神功化此其極致而

實藉不欺以爲入門焉則豈非學始不欺之明驗哉乃世之學者吾惑焉褒衣博帶端拜而議孰不抵掌而談不欺然徐而察其所爲視未必不惡色聽未必不惡聲取未必貪賄舍未必富貴見危未必授命蓋不待驗所隱考獨居而其欺且滋甚平生所學竟爾何事亦可慨矣夫欺固欺也以欺而言不欺尤欺也故宜其純學之難而蓋世之勳寥寥也此無他惟其心之有欲而已欲動情勝至攫金于市而不見人何論闇室故吾以爲不欺由于至明至明由于至靜靜也者無欲之謂也夫惟善求誠者主敬以持此

心中和以養此心省察克治以防閑此心使累常祛而內常凝將所發皆真不求誠而自無不誠矣苟舍是而日不欺皆欺也故曰聖學一誠爲要請以是而盡不欺之前

盛敏齋曰不炫奇不矜博而說不欺處極細賦可論蓋

皆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序

帝王世次圖序　歐陽修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

正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歿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旣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世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矣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

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六世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茅鹿門曰史記帝王世系特按世本故其訛如此是文卓然簡直引證更絕古今

蘇子美文集序

歐陽修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

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

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茅鹿門曰予讀此文往往欲流涕專以悲惻子美爲世所擯上立論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
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
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
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
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
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
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
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

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
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
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
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
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
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
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
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
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
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
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
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茅鹿門曰多悽慨嗚咽之旨覽之如聞擊筑者蓋秘演
與曼卿遊而歐陽公於曼卿識秘演雖愛秘演又狎之
以此篇中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集古錄目序

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貊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

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以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茅鹿門曰歐公之好古如此近覽王廷尉古書畫題跋

亦集有局公屬致多亦有力而彊故能如此耳

宋文鑑序　周必大

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國家一有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則公卿大夫下至于士民。皆能正列其義。袚飾而彰大之。載于書。詠于詩。畧可考已。後世家異政。人殊俗。剛大之不充。而委靡之習勝。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說入。作之弗振也。索之易窮也。譬之盪舟于陸。終日馳驅。無以致遠。摶土爲像。丹青其外。而中奚取焉。此豈獨學者

之罪哉。上之教化。容有未至焉耳。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則不顯。天啓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爲事。列聖相承。治出于一。援毫者知尊周孔。游談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間。英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詠情性。自名一家。蓋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皇帝陛下天縱將聖。如夫子。煥乎文章。如帝堯。萬幾餘暇。猶玩意于衆作。謂篇帙繁夥。難于徧覽。思擇有補治道者。表而出之。乃詔著作郎呂祖謙。發三館四庫之所藏。裒縉紳故家之所錄。斷自中興以前。彙次來上。古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譎諫。典冊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奏疏表章取其諒直而忠愛者。箴銘贊頌取其精慤而詳明者。以至碑記論序書啓雜著。大率事辭稱者爲先。事勝辭則次之。文質備者爲先。質勝文則次之。復謂律賦經義。國家取士之源。亦加採擷。畧存一代之制。定爲一百五十卷。規模先後。多本聖心。承詔于

淳熙四年之仲冬。奏御於六年之正月。賜名曰皇朝文鑑。而命臣爲之序。臣待罪翰墨。才識駑下。罔無以推原作者闡繹隆指。抑嘗竊讀大雅之詩。而知祖宗所以化成天下者矣。棫樸官人也。旱麓受祖也。辭雖不同。而俱以遐不作人爲言。蓋魚躍于淵。氣使之也。追琢其章。理貫之也。況夫雲漢昭于上。豈弟施于下。濟濟多士。其有不觀感而化者乎。是以祖宗啓之。陛下緝熙。樂文王之壽者。申太王王季之福祿。人材將至於不可勝用。豈止乎能文而已。臣雖不肖。尚當執筆以頌作成之效云。

邵國賢曰此序大有六朝遺韻而論氣理之盛衰工拙誠爲文鑑至於論教化則猶見文鑑之大有關於名教

人文紀畧　序　十二　卷二十

泰和曾氏農器譜序　　周必大

紹聖初元蘇文忠公軾南遷過泰和邑人宣德郎致仕曾公安止獻所著禾譜文忠美其溫雅詳實爲作秧馬歌又惜不譜農器時曾公已耄明不暇爲也後百餘年其姪孫來陽令之謹始續成之凡耒耜耨鎛車戽蓑笠銍刈篠簣杵臼斗斛釜甑倉庾厥類惟十附以雜記勒成三卷皆考之經傳參合古制無不備是可補伯祖之書成蘇公之志矣其叙牛犂叅一編之錚錚乎嘗學稼因演其說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爲起於三代予謂不然

人文紀畧　序　十三　卷二十

牛若常在畎畆武王平定天下胡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攷周禮祭牛之外以享賓駕車犒師而已未及耕也不然牽以踐田正使耕稼何足爲異乃設奪而罪之之喻耶在詩有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又曰有畧其耜俶載南畆以明播作於春皆人力也至於穫之積之如墉如櫛然後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爲社稷之報若果使之耕曾不如迎猫迎虎列於蜡祭乎厥後王弼傳易以爲稼穡之資米欽文公補闕之曰古者牛惟服車書肇牽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益木貫

繦齊民要術予謂輔嗣固失矣賈氏及景文亦未爲得也
按論語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此聖人格言也葢犂田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
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也注疏乃以牛爲雜色騂爲
赤純色角爲周正近世諸儒竝從此義今觀周禮牧人將
祀牲必用牷牷純色也外祭毁事用尨尨雜色也是則純
雜之辨也封人設其楅衡魯頌夏而楅衡白牡騂剛是則
言角之意也竊疑耕牛起於春秋之世故孔子有犂之言
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呂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

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
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
犂共一牛費省而功倍爾易傳出於魏晉第見牛耕不復
考其初而賈公彥考工正義遂謂起於後漢其失尤甚然
則山海經果荒誕歟曰班固藝文志山海一篇而劉歆所
較凡三十二篇定爲一十八篇固已不同歆又云出於唐
虞之際今考史記以不窋爲稷子譙周已謂世代不合况
叔均乎故無錫尤袤定爲先秦之書非夏禹及伯翳所作
甚明其在春秋之後無可疑者世人習熟見聞多惑是說

予之譌謬亦可哂哉若杞之屬楊雄方言往往三名來陽
既書之矣遂使它日枚舉名物採方言而附之非所謂後
世復有子雲者也

薛諸孟曰辨牛耕在姬公之後孔子之前在當日或未
必爾然稽之典故可謂協矣

胡澹菴文集序　　楊萬里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鸞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人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金馬不南者二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卻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爲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彊不以自爲之師而以先生之一

言後之人聞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爲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于古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矣病焉後不信今今必當有聆而無不信者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事其遠矣哉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古以則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益自抵斥時宰謫置嶺海愁狖酸骨饑烏血牙風呻雨嘯濤詰波詭有非人間之所堪耐者宜養於心而反昌於詩視李杜夜郎夔府之節益加慨奇云至於騷辭涵范蘄鉢劌刻屈抉天之幽洩神之秘槁瘦而不瘁惆悵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于今而傳于後況萃其百乎何其盛也先生既歿後二十年其子㴊與其族孫秘裒集先生之詩文若干卷目曰澹菴文集欲刻版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冊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穉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棫踵成之嗟乎先生之功被於中國名震

戎狄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幸學者夫先生此集爲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之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哉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薌城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於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月廿八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

學士致仕門人楊萬里序

薛諧孟曰當誠齋先生時幅幀暫安甌脫猶躡未了殘局有識者一日九廻腸圖之故先生玆序反覆於仲連忠簡之事而末章復引屈原爲對葢數公皆生楚湘閒牢愁伊鬱古今同情且誠齋清寒類范萊蕪而其文幽艶若此豈獨宋廣平梅花賦爲不可測也

易傳序

楊萬里

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幽觀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傺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蚩而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通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聞諸二聖

三聖間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某序

路史序

羅泌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鼓而下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予違太史公。藐千三百載矣。又上訊之萬載之前。非取藝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言也。神輪雌雄之書、轄軒黃車之錄。克棟連牀、曜聯而穀繫矣。然心術或蔽。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故觸途而輒窒。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考。張愔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鑑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狹淺。不足取信。太史公丁孤龐威學之後。首綴隆緒。既足

通遽。而蘇子所述。第發明索隱之舊。茲固未足爲全書。而予之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裁成焉。賞善罰惡。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贊天地之化毓者至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人之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卷藹而不昭。得毋惜乎。或日古今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猶蹻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廬減覺後。蒙蒙無志者之屏見爾。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炎黃小顓顓嚳陶唐姚虞伯禹謨

以是傳以今並之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是旦暮之轍也風容皐夔之徒英靈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時方其所表見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哉雖然清秘之編詎宜厚於樟鉛之手聊式爲拔類而獲奇紀且太史公來百千賢之論話詳矣語留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世天皇以遐尼於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亾其有所明則誘之私賜疏之下加夢雋之論館諸碩人亦徒以移衆云歷紀乾道龍集庚寅亞歲廬陵羅泌長源父題

忠孝提綱序　　文天祥

江流滔滔日夜無聲水之恒也至于有觸之鳴風激之爲波則水之所遇拂乎恒矣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咈定省溫凊行乎忠孝之宜而不必以名之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帝齊郭君其有感於忠孝之事旣取古人之大節臚分而爲之書又裒皇朝事爲後卷君之用心所謂先立其大者吾嘉其書益世變存焉非徒纂集之末

而已抑有願與君講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士君子之於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祿而後爲忠親存而後爲孝也語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義理之貴庸有旣乎君更以是推廣其說使人人知忠孝之爲切己事恒也變其道變也不失其節則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

葛端調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理莊生亦不能異之至於君亾而忠固在親沒而孝常存此先生自寫肝膈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林爾千曰恒也出其道二語自是文山先生行狀

新淦曾叔仁義約籍序　名公苞　文天祥

財利在天地間爲義禮之賊三代以下選舉不以德行則士雖爲聖賢猶將從科目以進舉於鄉里因得時行道之發軔也然士方窮時聚得一舉屬有千里之役無所取資不得已俛首屈意以爲此之求是不待仕固已賊其心矣此義約之所以不可廢也予至新淦親黨曾君叔仁出其所謂青雲約魁星約者其爲約視他郡特有寓公助送之例可以覩是邦之風矣吾黨之士凡與斯籍名薦書走在所居者無深責行者無後顧昌其氣以從事於文蹇蹇諤

諤進奉天子之對由此培植爲他日賢公卿大夫殆此籍有助焉然則區區周急義之末者耳其於人才有關係則於後之世道不爲無益其爲義不亦大哉

薛諸孟曰先生惓惓人才如此

送彭叔英序　文天祥

彭叔英以秀才精歷度推予命謂剛星居多意若他日可爲國家當一面者巽齋歐陽先生以三命折之具爲之說與叔英辨予命叔英既錯下一筭又累先生齒頰顧區區何足以當之抑叔英所以許予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孛羅計故至有主殺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敖曹擒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不必如此而爲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予獨以爲陰陽大化絪縕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爲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說

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論性等書俱可廢也予性或謂稍剛殆楊子所謂奇偏者凜焉朝夕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爲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憮然曰予言命君言性命之矣抑予所以爲君言者自謂不誣士固各有志予之志願聞所向請轉與巽齋直之昔諸葛孔明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遊學荊州嘗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志孔明笑而不言予非孔明也予之志豈叔英得窺哉

辭諸孟曰篇中論列寀意亦然盖榮辱之在吾一身者可聽命於天也安危之在國運民瘼者不可聽命於天也參化育而立命伊何人哉

吉水縣文昌鄉義役序

文天祥

吉水縣文昌鄉、某都建義役。復淳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某既爲序。則貽書於予。曰願賛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懲佩。且庶幾徼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懼不敢當。以其爲義設。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之紛紛何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之乙。乙復曰甲。展轉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有權在于官。官無以自爲也。爲欵行鉗紙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有權在于吏。一方之版籍。吏胥主之。高下其手

䝉於多寡之實。時則有權在於鄉胥。閭閻之間。紛爭之微。桀黠者乘間而起。告訐因之。而差役以亂。時則有權在于姦民。受役者有二三年迄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麗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有權在於天。今陳君與其鄉約曰。爾役日月若干。爾末歲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干。一惟公是據。處之者無愧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姦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間。義之用大矣。且利久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資矜智也。盟而無敢先後。信也。一舉而五常

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久處。敗羣者交罰。使一守是法。永永無斁。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爲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薛諸孟曰。役法之以意爲上下、久矣、安得此肯綮陳左右、

指南錄自序　文天祥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王正二月、除浙西大制撫、領神皋、予辭。共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畧。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太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北師、即引董參政、以兵屯權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廿一日至高亭山。詰北師前後失信。師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既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岊、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

北方。蕩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請使登舟。忽北
人遣館伴。逼予同往。予彼逼脅。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前。
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將。富陽兵已退趁發
處等州。予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
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
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間合
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乃出文書謂丞
相爲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爲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
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托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

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
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
爲矢石所斃。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
出入北衙。犯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
也。使予與兩淮合。北人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討擒。
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頓悶不足
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閣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
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己任。狼狽憔悴之
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蹻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
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
文天祥自序。

葛稚日生氣凜凜可歌可涕若此方是見危授命稍有
一毫自重之意即是見義不爲矣學者於此須熟味深
思勿輕讀過見得此時國家尚不謂無人其如天意何
矣

沈懋孝曰余得文先生指南錄而受覽之未嘗不流涕
也宋社變置爲宋遺臣者揚大義乎白日之下抗峻節
乎清霜之上舉世獨宋瑞一人其言曰樂人之樂者憂

人之憂散家財養死士奮不顧身如張子房犯大難明大
義如其不濟九死且甘之如張睢陽鬼標壯節苦志血
誠形於墨妙一字一涕至今下千古英雄之淚與出師
表相表裏又如諸葛孔明柴市之事義盡仁至芳馥氣
氳來撲人鼻真與首陽爭烈已嗚呼仁哉

贈蕭觀復省兄序　　解縉

唐書史官有曰蕭氏有功德於民餘祉在其子孫至唐八葉宰相名德相望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吾觀宋史郡乘言宋仁宗皇帝嘗大書其殿柱曰彭齊之文章楊丕之清謹蕭定基之政事可爲江西三瑞夫以瑞江西而皆在吾鄉指顧之間茲非大麓渥洼崑崙之玄圃歟宜其至于今尚賢而學競令後人有可觀而仰聞其風予嘗從觀復得定基蕭侯畫像而拜之凜乎可敬而藹乎可親畫且猶然矧若當時而聞議論乎又得宋君臣天章奎畫昭回燮心溫

厚和平從容不迫君臣之間肝膽照應忠厚淪浹故家文物此其所以可貴而況觀復之念先啓後兢兢恂恂以家世自持令人安得不悠然而感仰而歎耶唐史臣但知八葉宰相在當時以爲古所未有之盛又安知今日子孫尚能守其先德令人有所興起耶蓋定基系在唐丞相復之後見于誠齋楊文節公所考據其甚可信觀復先去定基公纔十四耳予嘗謂世有不言而化之師表有不道而進之學校吾鄉節行文章多出於三瑞之後則三瑞有以倡之於前其功德益以遠矣而況子孫乎就蕭氏論之或以政事以文章以孝行以武功以貞節班班類相顧凡爲故家賢者之後寧不惕然思有以襲其榮而蹈軌轍乎況其若觀復一門爲其子孫乎不以仕止隱顯念之深而持之重觀復之兄儀復仕于皖城牧民奉法亦惟先世爲之師表觀復不遠千里而往省之告別于予觀復以弟省兄固常事也以賢而仕又蕭氏之常事第于觀復之行但以念深持重勗之而能言者亦以此而歌之云

陳明卿曰以有功於鄉邦而念其子孫溫厚詩人之遺

歐陽文忠公家譜序　　解縉

廬陵自春秋戰國以來。為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孫叔敖之徒。多有遺跡。亦若新淦子胥廟在羊山。廬陵故城、叔敖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出於殘椽瓦礫之墟。傳記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錄。後世所不及知。徒秘於私家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予猶及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之遺。廼知歐陽氏譜。比今世所傳文忠公之所修譜。蓋猶未得其詳也。按宋仁宗嘉祐之夏四月。歐公歸廬陵。得其譜於吉水。與其所藏者參校而刻之瀧岡。益州州旬月之間耳。宜其不

及詳也。余嘗過萬安。見梁國公墓。旁碑石歎。歸然尚存。國公諱忠。與宋太祖為布衣交。梁國其追封也。今宋史不及載。而文忠公譜亦不及錄。推其缺遺者豈不多哉。文忠公平生亦念念於廬陵者。故不遠數千里歸塋其考妣。刻石表阡。期以不壞。此其意可見也。而或者咎其思頴而不思吉。此豈知公者哉。公沒後發奕葉子孫相繼歸於廬陵。然皆始寓於新淦之萬全。蓋歐公之歸聊。李太白在臨江。公托為買新喻田宅以居故也。吉水同水鄉臻善里。則自發之孫繼世南渡。隨高宗至杭。都堂審給部符今在迹余猶及見之。至其最可信者。紹世生日俊。日俊生三子。長曰雲、居迹符。次曰霖、居新淦。季曰秀、字季澤、始居吉水之螺陂。秀生克用。克用生炎、起。新昭州教授先士世祖生春之婣婣也。炎起生夢旗。進士靖江軍節推。節推生吾行。吾行生師尹、諱衡。至正庚寅。貢士號莘雲。予少時嘗從講學。令子仲訥與予交莫逆。予兄大經其妹婿也。莘雲既沒。仲訥亦蚤世。其譜藏予家。仲訥有子孝忠、鞠於予家。於其冠也授之譜、與文忠公畫像。俾謹藏焉。永樂四年丙戌。孝忠來京師。將謀刻之梓以遺其後人。而予為之序其事如此。且俾知此譜。蓋連世修明之。比於文忠公所輯為尤備也。

陳明卿曰大有造於歐文忠公

桂巖集序　楊士奇

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錄其先世科名升所受賜詩及行實遺文而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爲一鉅册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余序余受而閲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聞人瑕丘之經學文翁之巨孝淹元文通之文章皆焯焯著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間民表以正言直道動當世子遠以文學得望位宰相爲國難皆盡忠所事烱烱簡册而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

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奄有吴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之吴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稅亦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洗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吴越田税錢氏舊税畝五斗永更定爲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税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恩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定永曾孫珪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爲永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税本於漢臣之沉籍其德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爲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税畝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諼爲孟嘗折券書尹鐸爲晉陽損户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損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余同事仁宗皇帝於春宫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爲紀善江氏之福澤其

未艾也哉其未艾也哉

陳明卿曰士大夫貴此不爲元元興利去害無目者也

送蕭善本序　　楊士奇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列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效纖芥報稱日懷愧惕之不暇顧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昔之壯者皆已蒼顏而華顛矣昔之童丱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敬問吾父之執焉益淪謝既盡不能不慨焉悵悵也前三十年余所往還講學今存者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處討論相益以寬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

與還往者近歲始來為太學生無幾輒以使命出再歲而還還數日又以展省歸未嘗一得從容盡意也臨別能無情乎雖然予歸而過縣門之南徘徊龍洲歎嘉應之不爽而觀於其人復有繼今而起者乎又過高漚而試聽焉將有鏗然噌吰而出者哉又南望三顧之山而物色焉復有繼蕭清節高風遠躅者乎有之而賢者將出其門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

陳明卿曰文生於情斯公情至之文也

萬木圖序　　楊士奇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勞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為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為受人之施者恒有愧恥為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為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即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餓無食至相食以待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賑之指其山

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餉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哉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為利將有為學宮為釋老之宮為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為居室沒欲為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

圖表之緡紳君子多爲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戒至於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即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益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畎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爲所欲爲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陳明卿曰文亦忠厚委曲之至可以勸施可以勸受施者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楊士奇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艸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儲君惻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遣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且動念於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揖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祇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庶幾有收乎曰

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衆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安民之政問者既皆爲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諡忠襄之後爲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歎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

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娓娓道二守之賢將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具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罷邑所見恭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獨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閭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益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慊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為吳縣者益人

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為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者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為贈亦以勵其終云

陳明卿曰民情與間若槩詢長令賢否足見相畧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湖湘與楚府教授吳由翁為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為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已傲物為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静與其所行事公平

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已闕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為一言衆莫不備服至有輿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讐為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為文辭渾淪温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

雖美而傳。反以為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固無異乎四君子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牀。以其續文藁授予。曰其為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

其可歿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型。一日不見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遊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抆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陳明卿曰數十年太平相業竟有不可及處、余識其集、蓋厥弘博大人也、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卷。首述其國。自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歎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發術叟而有待於大勝人者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己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為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于章節。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

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雎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惻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為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顏拘以江艦。弘範縶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

四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郡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蕨薇箕比下之心而爲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亾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亾也身且死矣國已亾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爲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爲日月之明風霆之和其在下爲江河之所以長流

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爲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爲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爲盡心有謫而不盡傷者余以爲非仁人也公同時有卧吳[illegible]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證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瑞欲鋟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瑞又嘗承其父志修祠堂以祠公可謂賢後裔云

楊守阯曰公之精忠大節光于日月重于山嶽其神在天地間者固不死其言在方册中者亦不朽不死之神夫人皆欲尸而禮之不朽之言夫人皆欲誦而傳之況其所生之鄉所死之地所涉歷之境哉　今公之祠廬陵有之京師有之集杜之詩江西刻之湖南刻之而永嘉之人覩公遺跡仰公遺烈者猶以不得覩炙廟貌家有詩集爲恨是固有待也嗚呼忠義之在人心曠而相感况爲公之鄉人者哉其爲此舉大有補於世教也然則過公之祠而不稟然肅容誦公之詩而不潸然出涕者余以爲無人心者其爲人臣也必不忠

黃貞父曰道出文山指南本心如揭日月如行中天

張步周曰文山一腔熱血當爲化碧

譚烈婦詩序　　羅倫

自有生人以來天地之常經間節義而立者也夫所欲莫甚于生所惡莫甚于死鼎鑊而甘刀鋸辛之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爭光日月皎節萬世以立人極而位天常此孰使之然哉節義之間人心無以尚也若宋譚婦趙是已婦永新人歸譚氏年二十七元下江南丞相文天祥檄女弟之壻彭震龍復永新未幾降將劉槃誘元兵陷城婦抱嬰兒匿禮殿中兵執欲汚之屠兒擲于衆見婦罵曰汝殺吾舅殺吾姑吾從舅姑死耳大底敢吾汚哉母子遂俱

遇害血漬禮殿八磚宛爲婦抱嬰兒狀或磨煅之狀益顯後未百年紅巾寇禾川省掾陳允中辟彭九萬行軍鎮撫其妻李氏躬爨犒軍戰僕揵明年苗獠入城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瑛俱被執以刃脅之問所求李罵曰吾死耳吾何求賊輒連殺之於戲永新未百年得二烈婦與文文山余幽公耿光相上下夫豈偶然哉由是觀之婦持節義而淪艸莽者可勝道耶是豈有待而然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因於心而不可解也爲人臣子不背君父若此婦焉則國家喪亾之禍何自至哉夫何平居守官厚祿秉鈇執衡高自標譽或日以婦人則艴然怒一旦變故竄伏忍耻棄人家國而不顧視此婦寧不愧死耶丙戌同年陳君梓之來僉江西憲事按節永新嘆曰節義者天地鬼神之所相也而况人與乃合烈婦古今詠歌刻石于祠戒知縣事李愷屬序於倫乃連書之以愧爲人臣子而棄君父者於戲訪世道者盍亦知所先務哉成化乙未冬十月

郭旭瑞曰烈婦之死奇哉得先生此序而名以顯後又有烏君緝之紀鍾君兆進譚節婦事畧爲更奇矣今曾旅菴先生彙諸傳記序詩而重鋟之余故謂譚烈婦之

血漬禮殿八甎磨煅不滅視淳于伯之血逆流上柱末二丈餘而下者不益異乎哉

顏氏家訓序　顏廣烈

家訓二十篇。自吾黃門侍郎祖始著。去今蓋九百餘年。失傳已久。吾弟四會學教士英。嘗有志訪刻而未遂。以囑其子如瓌。正德戊寅、如瓌同知蘇州之三年。獲全本、重校刊之。既自識其後矣。復以書來請曰。祖訓重刊。首序非異人任。吾伯父其成之。謹按侍郎既著是訓。繼而其子諱思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校書東宮學士。愍楚直內史游秦校秘閣。再傳至襲府長史。贈虢州刺史諱勤禮。弘文館學士師古。相時司經校定經史。育德三傳至侍讀曹王屬贈華

州刺史諱昭甫。以至濠州刺史贈秘書監元孫。暨通議大夫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諱惟貞。遂生我魯國公諱真卿。常山太守杲卿。與夫司丞春卿。淄川司馬曜卿。猗山令旭卿。犍為司馬茂曾。杭州參軍缺疑。金鄉男允南。富平尉喬卿。左清道兵曹幼輿。荊南行軍允臧。其後復生彭州司馬威明。見李佐父破土門。同時為逆胡所害者八人。建中改元。魯國遘秩之際。子姪同封男者亦八人。又其後魯國五世孫諱翊。為台州招討使。詡為永新令。是皆奕葉重光。聯芳並美。顏氏於斯為盛。謂非家訓所自不可也。自是而後。歷宋而元。仕籍雖不乏。而彰顯不逮前。豈非家訓失傳之故歟。迨入國朝。文廟靖內難。時沛縣令伯璋父子死忠。則我招討使之後。自永新徙廬陵之派者也。其猶有魯國常山之餘烈。而得家訓之墜緒乎。乃今如瓌、克繼父志。是訓復續。意者天將復興顏氏乎。書曰、毋忝爾祖。聿修厥德。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顏氏之子若孫。其遵承是訓。而修德積善。則前日之盛。未必不可復也。是固吾與吾弟若姪之所顒望者也。是為序。正德戊寅冬十二月丙寅、前睢寧學諭八十五翁、廣烈、拜手謹序、

解學士文集序　羅洪先

始余遊東山經三龍而後躋浮黎浮黎者東山之巔也據是返顧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第謂高厚必資積累理固然耳後數年友人相期於衡百里而近望其高與東山似卽而仰攀百折縈紆窮日乃至祝融之峯自峯頂下視旁無倚附緣麓一谷横四十里益披坤維入漢紀特立而博敷諸山非其倫也又數年入匡廬其它不與東山獨五老峭峙得衡一體於是悟卜物固有至鉅者乎彼名嶽者山之至鉅不由積累而高厚者也匡以五老亦得名岳譬之形貌兩人戴立豈不矗然而不可爲鉅偏長拘行無以語聖賢之大亦猶是也夫聖賢至矣彼畧毀譽輕利害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不可圖以世俗之見故卒應王佐而稱豪傑若是者亦謂鉅人吾甬解公幾之方高皇揮斥英雄濯拭宇宙此何時也而公未弱冠天眷獨隆成祖之初契符魚水觀其應制寓諷封事犯顏有鄭公之正乳兒朝貴敝屣爵位有方朔之奇忤權蹈危投荒厲節有太白之邁保儲忘身徙家戍邊有東之之烈是果積累得之否乎卽使有歉于聖賢亦當不失爲豪傑何則其才固自殊也世之知公者淺類以詞翰賞之至論平生莫定題品伏聞仁廟嘗曰人言解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哉公亦有言寧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其自況矣公蒙禍既酷葉祔外氏洪先再過其下欷歔歎息不忍輒去會柱史遵化古松段君來江省形古采言檄縣禮塟將刻其遺文以傳公天才逸發援筆萬言不事屬稿而又經籍沒故多散亾從孫桐緝錄凡十卷求加銓次稍別其僞不盡刪繁者其辨人中之岳安在無徒高卑之校哉

茅鹿門曰近世多訕其爲反側此文足以揭之

文山先生文集序　羅洪先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龐雜篇句脫誤歲久漫漶
幾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遷來撫江右既出素所養者布
之教令復表章列聖先哲以風厲士人會總守浦江張公
元諭始至即舉局之張公手自編緝釐類剔訛出義帑選
民梓刻將半致中丞之命於洪先俾序所以校刻之意嘗
觀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而有感焉彼其不挫與
無懼者若詛盟而要結之終其身不可解也夫二子憑氣
者也猶有爲之所者以主於中矧其進於是者耶洪先於

是反覆先生之事取證其時與書因得其平生之詳而論
之始先生弱冠及第憂歸四年授京光幕而邊釁遽起董
奄力主遷議首應詔數罪乞斬之以安社稷且自罷免既
改洪州復自罷尋用故事以俯職召進刑部郎而董奄復
用又上疏求罷自知瑞州轉江西提刑爲臺臣論罷後兼
學士爲福建提刑即又連論罷如江西已而權學士院艸
制忤賈似道嗾臺臣劾之罷其少監及除湖南運判又論
罷之遂引錢若水例致仕去當是時年纔三十七耳當其
南入朝署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而國事它屬又無臺諫糾

刺之權其言與否宜未有甞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
人之遭蹉跎者往往回顧而改步三已不慍古人難之今
罷而仕仕而復罷經歷摧剉至於六七志愈堅氣愈烈曾
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爲之所者矣且自始進而遽早
休當盛年而甘退處月爲猖狂而不辭罝之危地而不改
彼非異人之情也亦曰爲世道計吾之心未能已也與吾
相持而不使其直遂者勢也吾極勢而違心耶亦求以自
盡耶是故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諱言言寧不用不能觀
望以全身身寧終廢不欲玩愒以充位其必爲此不爲彼

决絕審固於死生之間秋毫無所皇惑是先生之平生也
今觀其文辭礴乎如雲鴻之出風塵泛乎如渚鷗之忘機
棱凜乎如匣劍之蘊鋒芒至於陳告敷宣肝膽畢露剴引
廣喻曲盡事情則又沛乎如長江大河百折東下莫有當
其騰迅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偶得之者哉及其灑泣入
衛捐家餉軍流離顛頓出萬死一生以圖興復力既不支
猶以拘囚之餘從容燕市收三百年養士之功跡愈久而
聲光不滅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有人臣之義莫不以爲處
死之難古今未若是烈者不知其屢罷而不悔爲之者誠

豫也使幸而不值其變則處死者人必不聞不幸而聞於
人人且歎其難矣或擬之憑氣而莫能原其所以爲心使
先生平生所養卒不殺於天下後世是尚爲知論世矣乎
夫不幸非人所常値也値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於屢
罷夫惟求自盡而不免屢罷則知決絕齋固於死生之間
蓋有大不得已而非先生所願明矣非所願而必豫爲之
所逆知其不免而未嘗少動古之知所養者蓋如此有世
道之責者其思有以豫待之哉洪先生先生之鄉想慕其
平生設以身處而深有感於養氣之說因序集而并著之

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不徒仰嘆先生之難將於世道必
重有賴二公風厲之意至是效矣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二
月望後學吉水羅洪先頓首謹書

重刻一峯先生集序　羅洪先

天地有義氣太和乘以代其運陽春賴以歛其成震而爲
雷霆激而爲風颷慘而爲霜霰起而爲山嶽奔而爲淊瀾
其凝于物爲堅金爲完璞爲後凋木其賦于人爲剛嚴爲
果毅爲直遂爲無側媚得之而諸欲以言之而異端熄用
之而羣奸屏四夷寧而不用則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
毅公其將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
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人矣公家貧日中不

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
無完裳今之處貧賤者未必皆困于衣食者也困于衣食
而至于凍且餓者益加少矣公凍餓幾於死以而一無足
以動其中它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
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
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
於勉強者也吾獨怪夫學者之爲言也或病其偏或疑其
矯纔纔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
足以怵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爲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

先自幼聞公於人。輒有不獲執鞭之歎。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羨其難能耳。罔亦未知求所得也。三二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峯集者。不牽章句。不涉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鑱。慨乎其於辭。沛乎其于氣。而皎乎其於先得之心。出之言。偏者偏。節者節。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至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以空文爲桂林張君思默。以進士來令永豐。首考文獻。風勵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于雙江聶君蒐輯編次。俾爲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予。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

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爲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夫。

茅鹿門曰、昔人云、讀書只是再讀、義理便出、公於一峯先生文、再四誦繹、深嘆其妙、

贈大都督孟諸戚公超召北征序

宋儀望

皇上既嗣登寶曆亟詔廷臣宣布德意思與海內黔黎更始其各邊文武將士則又大加賚予以示優勸未幾謀言北邊且內侵臺諫諸臣爭上疏言事柄兵者日條奏不暇然卒莫能施行於是給事中吳君上言國家制御虜患在於備多而力分專守而忘戰今兩廣總督侍郎臣譚某閩浙總兵官臣戚某有經略才臣以爲莫若召還二臣專與計事一二年間乃可圖也上韙其言有詔代譚公還部既而兵果犯薊鎮冦鴈門攻城破邑憑凌愈甚本兵用御

史言輒趣戚公還督府以肩大事公既得報歸自海上戒行有日于是灊泉大夫閩帥參遊合餞公于平遠之臺以予護軍閩中宜有言以佐觴豆予惟昔周宣王遣邦新造四裔交侵赫然思奮文武之烈爰命召虎方叔平淮夷下荊蠻吉甫伐獫狁當是時若南仲休父輩皆左右大臣前後奉命征伐率親督戎行以是能底定南北稱中興今主當先帝朝南北最號多故方倭奴僦擾破邑據城八閩騷然於時司馬譚公重倚將軍用兵不滿萬人所向克捷斬首且數萬級世嘗以此誇盛兩公是其勳業聞望固與周

之方召埒矣今[illegible]爲患視倭奴不甚相遠然則數犯畿
甸震驚陵寢將兵者日廪廪不自完今天子深鑒往轍乃
聽羣臣議召還二公計事固將望二公兼領南北不止如
方召諸人專任一方而已然予以爲事不素定而能致用
未矣將軍試度[illegible]與倭孰強南兵與北孰便務守與決
戰孰利又誠聽將軍計一二年間可與之一戰決勝負否
將軍曰[illegible]性黠驁挾衆動數十萬此未易以討破也昔王
翦伐楚度必用六十萬當時皆以爲怯乃後卒如翦言以
[illegible]視楚其難易強弱何如今諸邊兵馬非不衆且悍也

兵甲非不堅利也歲費糧餉非不多也然數十年間不敢
與之決一戰者則不若翦之度楚故也某以爲天子聽愚
計非練兵十萬不足以越南徼而踐犁其庭夫制人之與
制於人也勝人之與勝於人也不可同年語矣是故擇將
帥廣召募明賞罰定分布此四者兵之至要也動於其所
不測備於其所不知取財于郡縣而貴有經練兵於鄉伍
而民不疑此其說有不可以口舌陳者夫無形者制有形
者也無用者制有用者也能多能寡能聚能散能進能退
能柔能剛翕張變化惟所操持夫是以能常勝不驕常戰

不怯常勞不罷然非廟堂上張於上公卿協謀於下恐未
可以卒圖也今天子不以某爲不肖俾得偕司馬公還朝
計事予二人乎昔相與籌議亦不過如此而已不然某所
籍以報國者惟此身耳它非某所知也諸大夫既聽公言
咸避席請曰某等今日幸聞將軍長計敢不酌酒爲將軍
賀予不佞辱知最深乃放昔人贈言之誼次第其語書付
行李俾它日史氏得並采覽以見大將軍成功張本云亦
諸大夫之志也

陳明卿曰宋公初令吳繼撫吳力請田賦而吳之役田

遂以不朽眞用才也

宋公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令吳邑有惠政爲御
史風裁甚著官至大理卿

名世文宗序　郭子章

余總角試弟子員侍家大人口授六藝竊見左國而下諸家輒訢訢鄉進是時不知文之所謂體裁但嗜其博雅易曉有裨博士業者共手錄之歲以爲常朝夕未嘗舍去暨余束髮幸計偕對公車後會褚使君督學南畿辱使君不鄙出合肥令胡公所輯名世文宗委余較而梓之以惠後學余受之卒業更竊竊然有動于臆也遂付梓而事竣以報于使君復命余叙余自惟四五無聞於修古之謂何詎能叙文哉始余留首受左國諸家語無所稟階而得入數

斯其助於制科業詎信而有徵非耶使君之斯舉也所嘉惠後學者不淺鮮矣雖然章尚有慨於中者昔班固氏序六藝之學一百三家今所纂文章家是也三年而通一藝故三十而五經立也今之經生無論左國即六籍四書朱氏註疏尚寡志之眺大畧以希捷徑語及古昔則謂玉卮無當匏落無用相與黜之求如東方生奏用三千牘公車令兩人持以進者胡可得也間有肆心廣意於古之作者志於博極羣書而窮巷白屋力不能備購書境至如楊子雲願不受三歲秩衆得觀書石渠者又孰不喚詬之及一旦釋褐去經生語爲古文辭則槩曰秦漢或型一字範一語遽懸書國門曰我左氏也班楊也彼所規規宣心僅唐爾宋爾嗟嗟譚何容易是三者士所通患所謂賢者不免也夫文王之象不得爲伏羲之畫孔子之繫不得爲周公之爻代則然矣秦漢而下歐之與韓蘇之於孟今其書具在曾何一語一字擬之而今語孟韓之後有能外二子不也夫飾貌以疆類者失形雕辭以剽似者失情百家之言情湊殊方以通於道而適於務則無以相非也今所輯五百餘篇者歷百代之寥廓涉萬方之指畧而軌之於一王

之法執以名世宜無不可非徒曰制科嚆矢也已傳而習之將窮巷白屋士可無王充氏之嘆上下千餘載如入五都之衢種種而在惟所用之者若其眺畧者輒東置不省而高視者復奴隷唐宋則失使君意遠矣余不文於文不論論裒採之意如此褚使君名鉄晋之楡次人余之先達云

貴州鄉試錄序

王命爵

皇上御宇之十九年是爲歲辛卯會天下大歉臣某不類猥以職事日載筆從大司寇齋心祓志惟仰副欽恤至意爲兢兢而是秋天下復當大比士上遣廷臣臨校如故臣承乏當之貴州而寺副臣某與俱臣遂輟所事事陛辭得乘傳行至則巡按御史臣某毖飭簾內外事既具乃進提學僉事臣某攝提學副使今入賀臣某所遴士三試之如制拔三十人錄其文以質獻臣惟黔古西南夷自漢武帝遣司馬相如緩頰數語遂定夜郎但以什數厥後文教翔洽進爲設廣振鐸之那今天子聖神寧論漢武重以顧俊盛舉至臨軒授之巧旃臣材遜相如獨不能宣主德爲諸士一醮勸乎先是乙酉上鑒於成憲曠典斬新時臣爲閩吏伏在簾外誠不知得士何若第撤棘而人人喜自負諸云新沐彈冠新浴振衣士固千載一時哉越戊子漸有煩言今辛卯言且嘖嘖上若曰咨維茲皇祖家法詢謀僉同今海內誠困所爲患我元元匪異人任士也獨奈何惜小費而薄賓興都休哉宸衷獨斷率祖攸行如此顧自是廷臣之遣罷矣於稽肅皇帝亦以辛卯而後報罷嗟嗟此一役也實惟諸臣常分而談者見謂有遺亦惟是今日厚幸而將來不可復睹誠得真才佐上理庶幾萬有一之報用無辱此奇遇臣即不敏寧不在諸臣後黔即非諸藩埒亦何忍自棄絕獨在諸藩後臣聞昔人求士猥云拔十得五臣所拔僅僅若而人即得之不足以當諸藩之一大魁試令登壇而角比肩而事彼其藻艷穠華日新月異游揚緣飾蜂聚蟬聯此何論黔士如臣者幸不産三家市一行作吏習見五方旗鼓飄爲之驚矣色勃望而謝前驅益令風俗人心可驚可愕類然矣蕞爾遐荒倘亦猶有刻木擎銅之故乎區區守樸拙甘澹恬相時程力亦固其所雖然黔惟不能爲諸藩也夫安得不相時而程力惟其不爲諸藩也而黔之盛又非諸藩埒臣典在三尺日手持斧諸大吏所上辟奏及遊檄下羅文網者臣聞得按治之何郡國之獄如蝟黔獨寥寥也皇上敬天法祖瑩精太平乃年來號多故請賑請蠲議兵議餉疏旁午不勝識而臣茲被命來也由三輔走邯鄲道歷豫入楚瘡痍滿目饑食所止未嘗不廢箸而嘆至黔一切謝無有益於民爲聖世之良於歲爲得天之幸令海內皆若是何憂天下哉臣因伏而思之

夫物羣則必競。勢軋則相傾。競與傾而不已。其究將無所不至。用是觸國憲干天和。伊誰之咎。臣有以知藻艷穠華。孰與樸拙。游揚緣飾。孰與澹恬。黔之士、所首者貴。所甘者飴。其不以彼而易此也。固宜。且人惟賤日貴耳。則有實至而名不至者。臣按黔掌故。有馬龍娟。有村凌漢。夫豈不克法乘。棟清廟明堂。竟闇沕無聞。即羣稱貴黔。數稱鄧林。惟其羣若數而盡得之。臣恐上駟不必備。而一木大厦。非其任矣。故工瑪之石。不如在璞之玉。貴寶也。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貴精也。藉使實浮於名。精不在多。黔之士、一可

當百。詎十五之足云。故事叙賢書、類鋪張山川文物之富。原本國家治敎之隆。諸士當厭聞之。而或者設不必有之詞。未得其面。先疑其心。臣不謂然。惟是皇上眷茲盛舉。黔士不及知。而其甘守明効闇沕眞修。皆臣所聽睹至熟。良非哆口。諸士幸而聽臣素履之往。無適不宜。寧惟諸藩讓最。行且以黔爲標的。士而標的於天下。臣衆當無量。不然。羣議方洶。時事孔艱。上何所需。而不以蘇閭閻之困。廓耳目之虛。臣即不類。斤斤常職。亦足自効。乃至道挦、捫問夜郎、閩關萬里。僅僅若而人者。曾無當於縣官用。而徒以哆口爲諸士游。臣滋罪甚。抑臣又惟前辛卯之試。黔尚附滇。先詞臣胡經、實以司馬郎主之。故牘具存。黔不及半。至求策勵砥節其人。則滇未之先焉。今諸士濡沐聖化。又六十年。所專科廣額。直與中原齊驅。有時如此。所不爭自矜奮。非夫也。且經、臣里人也。臨校之役。官同蔵。同其地又同其日者。按牘而談兩辛卯。曰黔之士。多多益善。大非昔比。則又日、此非兩廬陵所藉手者乎。得士之典。臣不敢望諸藩。庶幾哉。可以歸而對故里山靈矣。

宗儒語畧序　鄒元標

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海水之宗也子孫枝葉繁碩有大宗有小宗而後其統系不淆謂道有宗乎神無方易無體何有宗也謂道無宗乎濟濟三千獨一唯曾氏得其傳未始無宗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帝王也軻氏願學孔子宗孔子也蓋道一而已矣一則天二則人天則亘萬古而攸同二則泒末流而多岐道無岐也學之者岐也惟多岐而百家靡襍莫知攸宗甚矣道之難明也予夙荷明師良友指點夾輔年來偶有隙明於先聖一脉真傳似無所

蔽諸儒最有契於衷者在宋則明道象山慈湖在明則白沙陽明心齋六先生於是手抄其語與道相發明者名曰宗儒語畧其言淺近詳畧不同不謬於孔氏之傳則一而已夫名宗巨閥必有宗譜孝子慈孫一展卷孝思悠然而生是書雖謂儒之宗譜可也學者由茲直證本心頓息諸見揖唐虞周孔在斯須間若復辨儒釋較異同取予所編者爲辨駁地是人也意之爲害其去道也遠起諸六先生與之同堂合席何益乎邑憕衷黃侯愛是書捐俸授梓予敬拜手引其端萬曆甲午秋月吉

張貞生曰壬寅秋膺命貳敎成均時八月既望值課試暇偕博士萇青蘿典籍高雲衣登御書樓撿閱版籍見宗儒語畧一册中載六先生之言而爲予鄉南臯鄒先生所輯者要而不支約而不繁曰此眞可以告多士矣遂手錄而重梓之仍以是序弁其篇

評釋劉子玄史通序　　郭孔延

張膚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于豫章竣寄家君黔中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畧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不諸生也乎甚有其蒐黔中亾箱乎家史通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于寶之于楊雄之揚王邵之邵常璩之璩苻堅之苻當是寫誤可發舊本紬爲校定延自長安歸循環校閱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

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爲著其爵里閭以巳意爲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簡古議論慷慨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邵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詞言亦非誣善矣延又因之有感焉子玄自叙史通方諸太玄太玄數百年後爲張衡陸績所重第史通後來張陸則未之知不謂今千年後首刻于陸太史再刻于張觀察爲子玄之平子公紀也二姓俱同事豈偶然亦可謂子玄忠臣矣萬曆甲辰夏五日

後學泰和郭孔延謹序

廬陵陸侯考績序　　劉鐸

有是哉無擾之一言。蓋公之所以興漢也。語曰人擾則瘝。魚擾則亂。自周官法度等爲刑書。而申韓名法。文於嬴。屠於項。國脉斷盡。然後三章之約。掃苛歛而清之。而一時吏治蒸蒸。如河南寬和。北海勞來。其於弭盜止訟課農廣畜較如也。是寧有他奇術哉。陸侯筮仕貴溪。循聲龍起。當事者謂此彈丸地。何足辱侯。亟改夯廬陵。甫下車。于從二三大夫一望顏色。則春熙月融。肺腑洞然。業心儀之。不越月而公庭如水。胥隸不譁。錢刀征輸。無片楮下民間。衙蠹之

登。鮮所奇羨。案無留牘。市不貴踴。士則裹足。公門有勸課而無聚訟。若者皆古循良。何多讓焉。雖然。簡靜慈惠出於天性。抑才實裕焉耳。廬陵江右上游。簿書填委。館穀繹騷。市魁無賴。役儈以騶。即起汲長孺爲之。無以治理。顧安得蓋公之言而稱之。初行部養籍孤貧。素以空名濫食縣官。饑稍愆期。輒相挺爲亂。其魁挾厚貲。潛服舍。日斜黨攫人市中。甚則掘冢中骨。誣執平民爲難。侯謂長此安窮。急捕寘之理。而市井一清。稱神君矣。兩造具陳。五聽無漏。不爲武健鉤摘。率匍伏吐其情。鞭箠不事。即畫土刻木亦可勿

設。而請託之牘絕。稅役宿蠹。一孔百穴。染漢之指可揭也。則爲葦役猾。任忠能。腹裁手約。人不能欺。且令民得自負。吏無叫囂。而上庾爭先矣。至滋額之餉。指俸羨。補不足。則舉帑金可那者若干爲抵。餉不乏絕。而邑之人若不知有邊寇羽書也。者每自矢不娟民以養交。星攀所至。授餐成禮而已。無加幣。使者目攝。侯弗爲動。人奴跋扈。屠主肘掣。邑中薄俗也。侯力爲殄除。小則箠杖。大則戍竄。不少縱。香城士習文理。強半椎樸。侯躬課程如塾師。多所拔。鹽車下而士心目改觀。聞之滏水害稼。疾風害樹。彼舞智喜事者

謂鷹擊毛摯。旦暮可畢吾事。緣飾不才以博集蒞之名。何異以火爲獵。毒爲餌也。而藉口黃老以文其拙。至所居廢亂。吏緣爲奸。上凌之不恤。下背之不輯。有坐困焉耳。侯青年墨綬。而簡澹自牧。疾遽弗聞。迷夢至杳投。劃然立解。侯應之暇而整。若無所事事者。豈可潰潰而人乘間以探我。豈其沾沾而我脆骨以逢人。若者則其才裕也。不有郢人之斲至乎。其運斤成風也。得之心。應之手。夫故見堊而不見刃。何憂血指哉。用刃者忘刃。用才者忘才。技熟于蜩翼。而養騆於木雞。是烏得而淺深之。侯之先有象山先生、以

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為時推尚。宰相以為加人一等。至虛左樞。近越數百年而有俟。斯亦龍鳳之徵矣。

劉太僕來復齋稿序

蕭琦

來復齋稿者。余姑君洞初劉公之遺稿也。公血烈凌古人。天弗造我邦。用頫命於權閹。其臨行戒子之辭。衣帶絕命之詩。野夫田耄。往往能誦。而海內縉紳處士。每以未覩我公遺稿為恨。是歲之秋。姑氏以伻來命曰。吾弱女痛其先人甚。今裒殘稿付殺青成矣。屬子以一言。予母姑余報語不遑。急取來裒哦之。恍頭楮間。如公出焉。見其裂眦屯燥也。噴辭霆礮也。豎腕青萍也。刺心碧血也。喜則將軍鐵綽版唱大江東去也。怒則呂梁百仞。江陵千里。驚鯨鯢而竄魚蝦也。屬者言文之族。遍陬澨矣。人披金節。家漚玉律。靡不謅諄僩聊。憑陵垣墻。一旦有故。取而試之。靡佽木鼓耳。折枝委蛇耳。嗟夫。無犯顏敢諫之士者。無伏義死節之臣。無刳肝決膽之文者。無犯顏敢諫之烈。今將令撫鉛揉翰者。盡讀公之詩文。庶以塊滿之東西挽波之上下乎。雖然。周孔滌闕。日為忠孝之語以繫世。而誦者什九。從者什一。漢之牒。宋之槍。未嘗有教佞之書。而叩闕術者接踵。今設有文焉。馮道偽艸。李吳修詞。譙周商確。今古留夢炎魏天祐之徒。校讐而叙傳之。薦紳處士當有稔之腹笥璧之枕

中者。吾恐遇公于案頭楮間。周旋揖讓。終不若與譙凴諸人傾蓋如故耳。公遘難後。遺帙可充棟。乃一汨於舟。再燼於火。豈祝融河伯。獨能珍公之文乎。抑公實不欲以咳唾落于人間。而故使秘之乎。憶往歲。余友次諸氏。謂我曰。公有傳言未盡泯。非藉同志編贊。曷爲剞劂壽。余然之。未幾、余以薄宦南北。而次諸玉折矣。每懷曩語。徒深浩歎。孰意今者、手裒殘帙。終未竟之志。乃在閨中節女。斯非千古一奇歟。夫邪萇弘之血。未有不塞産於邑。覩曹娥之石。安得不感慨流連。矧余讀公之斯集。又爲能已於一言也。余自摧心國難以來。棲息守魄。萬念履冥。惟獲一日斷脰決腹。仰從先帝於九京。公將與余左挽關大夫。右揖商五子。相歌也復相泣。久之因得讀陽侯祝融之所秘。而亦出余斯語於公。公將毋曰余之詩也文也。不必世人讀也。子之斯語也。亦不必世之人讀也。是爲叙。文江内姪蕭其弈謨、

人文紀畧目錄

卷二十二

記

宋

盧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纘俊爾千甫校正

記　宋

峴山亭記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

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陽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艸

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唐荊川曰此篇與東園記同體皆引故事畧用自語點化

茅鹿門曰風流感慨正是峴山亭文字與孟浩然峴山詩並絕今古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于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

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于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于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

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

之不泯者。不繫乎書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葢
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
面目。不忍見其壞也。書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
人使藏之。

茅鹿門曰以叙事行議論其感慨處多情

唐荊川曰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畧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然不見痕跡

盧陵先師廟記

胡銓

吉州盧陵。古稱大縣。唐正元時。有地三百餘里。戶餘二萬。至熙豐間。戶籍號七萬。迨今不啻倍蓰。縣當刺史理所。凡事難專。煩言易生。又適茲典發遙年百姓創罷。爬梳不可以夜繼日。爲吏牘埋沒。至髑頭不得出氣。政且不舉。何暇及教。縣故有先聖廟。歲上丁釋菜。府史執事趨如令則正視貌像。如土木偶。然官之設豈端使然哉。今令君老於政事。其爲治鍵之以勤強練。䅁異時祭黠吏縛。不能展手。不替月煩言寢。閙則笑曰。夫其戶衆我寡。吾知行吾政。爾益

編掃溉瓣。了公家事。小大斬斬。逮餘廪餼。以爲未至。則喟然治黌舍。一新廟庭。凡宮室不能蔽風雨者。自我彤鏤像闕。巍然突兀照映。於是盧陵有學。可以責士之不來。賈生有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誠有味其言也。夫俗吏云者。不過曰獄城不得其情。刀篋不次於胥。箕歛率不登其職。遽進午椒不中其程。吾所汲汲也。勸學養士。二千石之職也。令於何有哉。因謂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苟而可。嗚呼。是葢不知教學政之源。養其源則末治。徵訟誅歛末也。夫民性非本惡。彼其強有力

者嚚暴悍者盜豈専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父母我民
不知勸學至其寡廉鮮恥一落檻穽駢以三尺紀綱之可
謂大不仁矣誠能隆師尚賢使民知方彼有恥則可以無
訟彼知自愛則可使畫地不入彼知愛上則錢可使不趍
而辯我無欲而民興廉則可使雖賞不竊如是則前所謂
獄城刀箠口率貧歛遮逃乍撫雖殺可也反是雖日撻以
求治不可也郡太尹李公鋭於養士得桐池萬鍰為之師
令君聞其揮鞭凡建鼓而和之于是市井田野往往樵夫
談王道將聞絃歌意丁寧俎豆厭戎馬簿書筆楚且其室

若荒涼然則使民同心鄉道不在俗吏矣鍰余同年進士
也嘉其意不苟屬余記之書賈生之語以諗焉令君成都
王昌故祖岐公之世其家蓋申鮮虞之傳緒焉

二友堂記

胡銓

上方側席高人起左史福唐李公彌遜於釣築間將大用
會告俄而廬陵特甚郤公作牧以字能發既至櫛垢爬痒
民獲甦郡以大理則求所以慰懟遷者於是祝廬之偏得
古松蔚然對植以竹間軒其下扁曰二友且為松竹主人
命郡人胡銓志之僕曰公山林十有三年窮居惟愁家獲
犾而宮魚龍宜於林木飽聞而厭觀者豈少此二物哉是
蓋有說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牧養小民惠鮮
鰥寡必剛毅不回之士蓋剛則不奪於慾故曰棖也慾焉

得剛而書則曰剛而無虐惟無虐為無欲惟不慾可以言
剛惟剛故能行仁公獨有取於松竹焉者非以其德全於
剛耶方公閒於簿書日哦其中見夫榦櫱膠轕冷風薄人
清陰凜慮則思所以大庇我民以濟以活見夫落落高標
陵轢霜雪有不可犯之色則思所以上剡利病與當途要
人爭可否而不折見夫幽姿勁質蠻鵲對峙而不受鶡雀
則思所以擊奸尚賢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卒之
雨暘以時物物得職咸令神行惠澤以流仁則乎飯柔義
高乎偃栢曾不旬歲而民和年豐是豈巧言令色四體若

無骨者所能乎。至若心遠地偏。境與意會。萬事不到胸次。聽號鐘之松風。挹寒塘之竹露。道歷物表。便有濠濮間趣。回視軒冕。所謂九萬則風斯在下矣。是故可友而不可屈。雖然。公將羽儀天朝。固不能屈之使卑。卓然特立。臨大節而不可奪。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豈惟無愧二友。實丘壑夔龍之友。

辟請孟曰松竹固自可友。非其人不可妄攀附也。得此文而對影三人。髯眉颯颯

經筵玉音問答記　附二款　胡銓

隆興元年癸未歲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閣。蒙出示答金人書藁。上謂予曰、內中有未善處。卿宜仔細說出。予答曰、出於天筆。小臣何敢有所妄議。蒙賜金鳳牋、就所御玉管筆、幷龍腦墨、鳳咮硯、又賜以花藤席、命予坐於側艸換書、上謂予曰、朕以此禮待卿者。恩至渥也。金人無禮。書中務要得體。當不諱不傲。煩予以艸換書藁進呈。上自讀數次。又親改數字。上曰、卿之才識學問。可謂過朕。又曰當封呈太上皇。時將日暮。上喚內侍蘭香。燃金花燭二炬。

又喚玉梅取扇。上謂予曰、今夕熱。寢宮逼窄。不若中書卿所臥處涼。予答曰、中書固多涼處。然臣老病之軀。必擇煖處方可睡。幸所寢處有兩槐樹。終夕可以不扇。但恐砌蛩聒耳可惡。旨喚內侍廚司滿頭花辦酒。上坐於中。御七寶文椅。綉龍曲屏風。旨以青玉圈椅兀賜予、坐於東向之側。旨謂宦子王隆曰、胡侍讀年老。豈可無椅坐者。乃入內取通砞螺鈿屏風至。旨謂予曰、此乃朕向來晉安邸太上所賜物也。上御玉荷杯。予用金鴨杯。初盞、上自取酒。令潘妃唱賀新郎。旨令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顧予曰。賀

新郎者。朕自賀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飲食與卿同
器也。此酒當滿飲。予乃拜謝。上自以手扶、謂予曰。朕與卿
老君臣一家人也。切不必事虛禮。賀新郎有所謂相見了
又重午。旨謂予曰、不數日也。又有所謂荊江舊俗今如故
之說。上親手拍予背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爲屈
原之葬魚腹者。寔祖宗天地留卿以輔朕也。予忽流涕答
曰。小臣三遷嶺海。命出虎口。豈期今日再見天日。上亦拔
淚曰、卿被罪許久。可謂無辜。天下知之。不在多說。乃就坐。
食兩味八寶羹。上謂予曰、此味極佳。內有蚌肉。猶可喫飯。

予答曰、臣向在新州。日食海味。但於此則間嘗。上謂予曰、
此乃前日瓊守張英臣所進者。予奏曰、酒行食遍。恩浹意
洽。且暑熱不敢久侍清光。上答曰、今夕之會。正朕與卿聚
會之便。幸無多辭。上謂予曰、熱甚。朕已去綉紗袍了。說卿
亦可便服。予乃更青紗夾深衣以侍。言言書字。予答曰、前
輩謂凡人書字象其爲人。今知信然。上謂予曰、朕在東宮
時。只習徽祖字。更習太上字。予答曰、此兩字格。夐絕前聖。
上問予曰、卿所寫字。宛如卿之爲人。予答曰、臣幼習唐朝
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豈應上掛齒頰。上曰、朕前日侍太

上皇於德壽宮。閣上治[illegible]書書。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
事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
風義氣。凜凜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
秦檜之所批抹汚者。朕啓太上。令工匠逐行裁去裝褙。予
乃答曰、小臣平生習字多類此。豈謂此奏至今塵於聖賢
篋笥中。且三遭謫逐。生不能保。獨賴太上及陛下二天之
力。俾晚復得入侍。爲幸多矣。頃上謂予曰、朕無事時。思卿
赴貶之時。心思如何。予答曰、只是辦着一片赤誠心去。自
有許多好處。次琖、予執尊立於上前。曰臣嶺海殘生。誤蒙

知遇。天詔俾之還鄉。足矣。復賜之錄用。寵矣。今乃賜之以
百世之恩。真小臣萬載之幸。前杯、已誤天手賜之酒矣。但
禮有施報。小臣固不當以艸芥之語。上瀆神聰。適面奉玉
音。有君臣相聚一堂之說。用敢不避萬死。輒撩玉卮。一則
以上陛下萬歲之壽。二則以謝陛下賜酌百世之恩。三則
以見小臣犬馬之報。乃執鐏再拜酌酒。上再三令免拜。亦
且微揖。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此詞乃仁宗親製。上飲
訖。自執鐏。坐謂予曰、禮有報施。乃卿所言。余再三辭避。蒙
旨再三勸勉。上乃親唱一曲。名喜遷鶯。以酌酒。且謂予曰、

梅霖初歇。惜乎無雨。予乃恭揖飲訖。各就坐。上謂予曰朕
昨苦嗽。聲音稍澁。朕每在宮不安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閒
被上旨令唱。今夕與卿相會。朕意甚歡。故作此樂。卿幸勿
嫌。予答曰方今太上退閒。陛下御宇。政當勉志恢復。然此
樂亦當有時。上答曰卿具宴不忘規。真忠臣也。雖漢之董
汲。唐之房魏。不過是也。食間味兆者煮羊羔棚板醋子魚。上
謂予曰子魚甚佳。朕每日調和一尾。可以喫兩月飯。蓋此
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數日無餧腐之患。予答曰陛下貴
極天子。而節儉如此。真堯舜再生。上謂予曰朕所為非強

乃天性然。因舉所服濬黃鋪韭綉鳳汗衫謂予曰。朕此領
汗衫已着兩年。今計尚可得數年。又舉所着皂羅襆謂予
曰。朕此襆原是皇后做與太上。皇着者。覺稍短。朕着得及
則今已三箇月矣。向侍太上時。見太上喫飯。不過喫得一
二百錢物。朕於此時固已有節儉之志矣。此時秦檜方專
權。其家人一二百錢方過得一日。太上每次排會內宴。止
用得一二十千。檜家一次。乃反用數百千。太上與朕一領
汗衫着一兩年。檜家人一領汗衫止着得數日。即棄去。朕
所以日夜切齒嘆息也。又謂予曰太上近日賜朕與紅羅

銷金圖龍汗衫一領。太上親書一批與朕曰。此領汗衫乃
吾着者。已十八年矣。但色佳。今吾賜兒。汝當念之。朕嘉此
領汗衫甚謹。朕不輕着。只往德壽宮。及朔望臨朝。與大祭
祀。則用此襯袞衣。乃太上生平所愛着者。是太上所賜朕
者。遂令貴妃取此領汗衫以示予。予進奏曰陛下天性恭
儉。真太上之賢子。小臣之賢君也。次蓋蒙旨潘妃取玉龍
盞至。又令蘭香取明州鰕鯆至。特旨令妃勸予酒。予再辭
不復。上旨謂妃曰。胡侍讀能飲。可滿酌。歌聚明良一曲。上
撫掌大笑曰。此詞甚佳。正愜朕意。上又謂予曰此妃甚賢。

雖待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婦人。即唱勸酒事。便可見矣。上
又令妃酌酒。上飲訖。謂予曰卿可酌一杯以回妃酒。予曰
內外事殊。小臣今夕蒙恩如此。使臣殺身以報陛下。則所
當然。欲使臣酌酒以回妃。則不可。臣恐明日朝臣議臣之
非。上乃拱手答曰。朕知卿此心忠甚。通於神明。此朕之誤
言也。予遂又取酒再拜勸上。上羅然滿飲之。又自取酒親酌
賜予。上曰酒後不可不喫能大。予答曰臣向在海外。消甚。
惟以鷓鴣沈香小片嚼數片。卻以清茶嚥下。非惟齒頰香
辣。且酒渴頓醒。乃以玉匣貯揭龍大數片至。上謂予曰此

香乃太上去冬自合者。上自嚼一片。餘悉以賜予。凡七餅。
予乃嚼其一。上又喚齋香取茶以進。予亦被賜一杯。食兩
味椒醋羊頭眞珠粉及炕羊炮飯。上謂予曰。炕羊甚美。
食畢。上乃移步至明遠亭。上坐於東向坐版上。予立侍。蒙
旨令坐。就西向坐版上側坐。又索茶。乃以龍涎香盞進兩
盞至。予拜賜一盞訖。余乃辭曰。夜已二鼓。恐聖躬疲倦。上
曰尚可餘時。上旨喚王先入池。取藕蓮實剝去。取玳瑁盤
以水泛而進。上又連酌再酌滿飲。予亦滿飲。上謂予曰。卿
向在海南時。爲詩必多。予答曰。臣向居嶺海時。月率作詩

十數首。初任福州簽判。以詩詞唱和得罪。故遷新州。及居
新州。又以此獲謫。復徙吉陽軍。甚矣詩詞能禍人也如此。
今既蒙錄用。靜思二十年前爲之墮淚。上答曰。桑田變爲
大海。大海變爲桑田。古字今衙。多少更易。此事非特卿墮
淚。朕亦不知幾披淚矣。世事殊異。無可奈何。予又奏曰。臣
向者謫新州時。兒銓在家。生母曾氏在堂。臣只携妻劉氏
在任所。臣長男泳。乃紹興戊午冬生姑蘇。次男澥。乃戊辰
夏生於新州。次男渙。乃甲戌生於吉陽軍。甲戌春正月八
日。臣生母曾氏喪於家。而臣不知。於五月四日方收家問。

臣惟有朝夕躃踊痛哭。恨此身不即死。與母相見於黃泉。
予言之不覺淚下。上亦愀然揮淚曰。朕向侍太上時。聞徽
宗訃。太上爲之不飯食者數日。生離死別。上下同一懷抱。
予又奏曰。夜已四鼓。玉體不倦。上曰。未。王先復奏曰。雞已
唱矣。上曰。朕若與宮官女子酬飲。徹旦則不可。朕與胡侍
讀相聚。雖夜以繼日。何害焉。又與予同凭欄杆曰。月白風
淸。河明雲淡。這樣樂處。惟朕與卿同享之。頃聞天竺鐘聲。
池畔樹中鵶噪矣。上曰果然天明。予乃再拜謝恩。上握手
謂予曰。昨夕之樂。願卿勿忘。予答曰。小臣當圖報陛下。且

尚有侍宴之日。於是侍上入內。至候春門。予揖退。至中書。
遠望正門已啟。百官畢聚候朝。樞密王十朋問曰。何來。予
乃大笑握其手曰。老夫夜來。終夕不寐。今歸自天上。此段
奇事。兒豈容不知。於是即盥洗更朝服而見。

後跋

予半生嶺海。暇遇聖天子擢用。一歲之間。凡九遷其職。一
月之間。凡三拜二千石之命。十拜遷秩之旨。至於隆興癸
未夏侍宴之恩。古今無比。予老矣。風燭可虞。謹親書於後
以爲後人之徵。嗚呼。天語諄勤。後之子孫。當永保之以無

隨予志淳熙丁酉七夕澹菴老人胡銓跋之以示泳澥泱
濾侄孫堺周鐸右云經筵玉音問答予乃隆興癸未侍宴
所記也

又跋

原有予當時親札藁一小册爲諸侄取去日後切不可落
附他姓之手又有正本一卷乃吏札也視予親札者反無
失天語諄勤後人可以憑信故又以吏札之本精加刪潤
親手錄藏于家使後覽者有所訂焉昔司馬文正公不喜
後人寳其祖宗之畫像但喜後人寳其祖宗之字蹟以爲
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蹟卽見其人之手予之後能以文
正公之心爲心其亦賢矣中元日胡銓又跋時祀先分胙
罷喜雨涼而書也

薛案曰予見宋臣賜宴内庭津津齒頰者多矣如王珪
僅談詩文蔡京且及狎昵唯蘇文忠與胡忠簡皆自海
外歸从生契濶情景依稀于鶴髮月色中别有惻怛之
思忠讜之議外此則周益公蚺制事耳嗟乎蔡京恩見
安妃而邦衡力辭迥酌人之賢不肖安可同論也
林爾千曰叙君臣讌談宻邇情親處眞使人神遊其際
情傷處又使人涕淚涔涔下也讀
忠簡公此紀知魏徵之遇太宗爲不徒僅事則又使人
不禁時代興衰之感矣

重修安福縣學記

王庭珪

紹興十年冬十有一月。開封向侯子貢宰安福。下車思所以化民成俗之本。大懼弗能究宣。始謁先聖于學。唯王宮四壁。無傷屋以備登降。宮之外故基甚宏大。皆頹垣壞瓦。異時師旅暴起。有司以軍興責吏事。視學校若迂遠而不切於治。如是者十餘年。侯乃進諸生告之曰。祀邑不可一日無學。是於國有繫也。蓋降下時。禮樂教化。皆有其具。所以遷揉磨礪其民。使風俗醇厚。考於親。忠於君。又因射鄉飲酒。而議尊卑長幼之序。所以塞姦爭之萌。遏禍亂之源者。有此具而已。不幸殘滅於兵燼。有司又以為不急。而遂廢其具。教化風俗。將入於敗壞。人材衰陋。可遂廢乎。邑丞趙君洪聞而贊之。諸生退而喜。相與出私錢。度外垣地。增築其址。推擇諸儒有行業者六人。董而作之。昔韓侯邦光。亦欲經畫。未及為而去。至侯之來。其治不暇米鹽。首用意於學。懼復失墜。越明年學成。廟像一新。重門繞垣。堂房庖廩。若經籍祭器之藏。若師儒之舍。皆嚴麗壯雅。冠于一時。八月上丁。凡邑之士咸集。薦獻劉設甚肅。知士可與奮然興於學。乃屬其邑人王庭珪記之。庭珪因得考庠序之廢興。以明侯之用心。而為之說曰。周衰黨庠之教息。夫子無大位。乃立言以傳世。書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有國有家者。由其道則治。不由則亂。魯不廢周禮。君子以為未可動。秦燔詩書。楚人旋亦燔其宮。漢興公卿起諸將。叔孫通與魯諸生作漢禮儀。其事至苟簡。猶足以奪拔劍擊柱之氣。厥後春秋饗射無所。郡國耆儒以素本領業行禮於私家。縣宰及幸吏嚴而觀之。何其陋也。終漢之世。士雖通經。而不本於學。至其衰也。王氏小兒談笑而竊其國。東京見學之盛。士三萬人。以名節相高。雖姦雄崛起。橫行天下。猶竦然畏之。何哉。又嘗見唐公卿大臣失節于賊。而六館之士獨不受汙。然則士之漸磨由學校而出者。其風如此。世之為吏者。或不足以知之。而侯獨知以為急。縣治一年。而刑清訟簡。民服其化。將見禮義行。而先王之俗成。士皆光明秀傑。是以有為於世。或登朝廷。位將相。為時偉人。有如不試。猶當礪名節。鼓舞振動。有以自列於後世。茲侯之所期於士。他日至於是者。自知教學始也。

三忠堂碑記　周必大

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爲江右上郡。皇朝迨今二百餘年。兼是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謚之曰文忠。莫不以爲然。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衆臣金。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戟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槷[illegible]。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謚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禮。衆論詾詾。惟一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使臣。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䘏。賜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沆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寘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而列名著在勳臣之令。而謚則未聞以忠名。子瑾孫僩俱爲待制。迄不能謚。矧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壹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袞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同仰其燁燁。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

慕休烈揚顯光者耶。

安福縣重修鳳林橋記　　周必大

造舟爲梁。文王初爲西伯創物之智也。人到於今賴之。漢儒著爾雅。乃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柎。是說也。謂辨尊卑可也。河橋何與焉。郭璞旣誤以爲周公之言。孫炎又從而爲之辭。其失詩雅之旨遠矣。古者郡邑大率瀕江浮航於水。加版其上。編竹維之。以達於岸。人之往來。其道如砥。視招招舟子。爭濟於風濤之中。險易勞逸。蓋相萬也。安福壯縣。江西湖南之要津。水出瀘溪。匯於鳳林。其廣三百尺。是橋不知起何時。姑以近事考之。元豐縣令上官公穎、崇寧縣令上官合、增修於二十年之間。邑士歐陽安稷、名橋曰上官者。從其姓也。紹興庚申。令、韓邦光復修之。鄉先生王公庭珪、名之曰鳳林者。因其地也。淳熙丁酉。令徐惲、又修之。邑人劉浚易名濟川。則謬矣。夫一橋在北門。纔百餘年。四修而四壞。何也。吏惜財。每苟不以時。或葺矣。弗良於工。故易壞也。慶元改元。令施廣厚、適逢其壞。而尉陳章復能奮身任責。相與掄材選工。舉大舫二十而新之。冶鐵爲紲。紉竹爲笮。圖爲悠久之計。士民咸出力相。其役起於季春。成於仲秋。會太守楊侯汸新至。首助錢十萬。仍歲蠲征商。送州之餘。爲後日營繕之備。章、吾故人子也。請記其事。於今累月。行按代去矣。安得不爲一言。夫利涉之功。微公家不能成。雖成必壞者。物理之常也。郡邑無終窮。守令有更易。坐視弗恤。其壞也速。未壞亟葺。其費也省。今令尉幸舉職。二千石又設儲衛。其慮周矣。徒法不能以自行。願嗣音者何如耳。因爲辨漢儒之失。指鳳林之傳。使後之人知公家之利。非一旅所得私。若濟巨川。非一令所當擅。必也。間渡名橋。隨壞隨作。乃百世不易之道也。二年三月十五日書

歐陽文忠公祠記　　楊萬里

予門人永豐羅椿移書抵予曰吾邑沙溪六一先生之故鄉也其立祠堂舊矣其右老氏之宮曰西陽者也其前崇公之墓也屋圯於潦里之士陳懋簡撤而新之其經爲尺六十緯爲楹三十有六監丞周公必大爲大書五字以揭之而未有記之者願介椿以請焉萬里曰是不記不可也蓋自韓退之後斯文絕而不續至先生復作而興之天下之於先生不此知之否也若夫自唐末五代以來爲臣者皆以容悅而事君能以容悅而事君豈不能以容悅而

事君乎忠言直節舉明主於三五以丕變容悅之俗至於慶曆元祐之隆近古未有天下國家今賴之亦有知作興之者先生乎自古是非予奪聖賢不能齊也及其齊也聖賢不能易如三百年之唐而所思尊者惟韓子一人何其齊也本朝二百年矣而所思尊者惟先生一人何其齊也哉舉一世而皆然或者以一夫而然者衆不然者寡未害其爲齊也後此千百年其皆如今日乎亦未可知也至於然者衆不然者寡則可知也先生可以無憾矣大抵賢人君子歿而見祠者或生而不遇者也先生其道行於當時其學行於天下後世雖不祠之天下獨不知有先生乎生而無不遇歿而見祠此賢人君子之盛獨先生之幸也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非尊鄉先生也尊鄉先生所以儀後人也今吾州自郡庠鄉校皆有鄉先生祠堂矣沙溪實先生所居之地而不祠之可乎不可也予見今世之士其有所舉廢也或者有所爲而爲之也廬山之蘇豫章之黃相繼淪謝先生之徒黨皆無在者而陳生懋簡奮然作祠堂而尸祝之其誰爲也生而有爲其不以此而易彼乎

顏魯公祠堂記　　歐陽守道

唐名賢遺蹟在吾廬陵者惟魯郡開國顏文忠公廬陵去長安二三千里唐所選郡守氏名猶可考然名賢罕有至者獨司馬公有名到于今稱使公不以謫故臨於此三百年鉅公大人吾州竟不一見耶然則名賢遠去天下之不幸而猶爲所謫州之幸如道州陽公潮州韓文公之類往往始以僻遠爲流竄有罪之所終以流竄爲君子過化之邦天其或者有意焉非唐之君相爲之也魯公未至吾州王朝故罕以名賢出使而士生于此土者亦不見其有

人仕于王朝公去五百年人才輩出文物彬彬矣是豈無故宋咸淳之四年古汴孫君洙爲州通判創公祠堂于廳事之西慨然謂某曰今通判唐司馬也洙聞州治自唐至今承平之地官府民居無遷改焉則魯公之爲司馬或者出於此矣西有古柏十二株洙選勝而建公祠焉蒼皮黛色與廟貌宜公平生勁直之氣其肯棲神其間也子爲我記之且自洙來此州人士每有談先賢者自歐公以下輒有若自奮而與齊者洙固願來者之如今然撰厥攸先此州諸君子皆魯公之遺風流俗也魯公事君有犯無隱愠

于羣小之欺不卹此州之君子之立朝不如此乎魯公遠謫所至安之流落復歸終不懲艾此州諸君子之去國不如此乎諸君子固無一不與公同者而公以八十元老殞于賊手高風勁節誰其儷之乃有昔爲逋鬼折首剖心於金賊犯鄞都故相奉降款之時者大子聞而哀之而諭大臣直以唐其爲比夫綱常大義天下所同何公所臨之州特有此人若合符節也洙讀唐藝文志見公有廬陵集十卷又聞城東有青原山公所遊也留題在焉願一往觀而無暇夫公以謫來宵澤有不得下於民者矣而徜徉山

水遊戲翰墨士必有得侍公之杖屨書策者公聲名在天下想輿臺卒伍猶得以事公爲喜况爲士者乎况親炙之者乎昔屈原謫於湘水之南而忠潔之廟過者式之興起感發者不特以讀離騷而已今此州俗化受公之賜多矣建祠以報而又永其勸也子記之某正襟歛容而對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子不自知其何心古人所事之君父非有親愛於今人也或聞談古人之忠臣孝子則泣下交頤古人所亾之家國非有痛切於今人也或聞談古人亂臣賊子則髮上指冠是心何從生哉天理民彝無古無今

發於卒然不自知其然也公之留吾廬陵而兩年而去雖
微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者在人目中人罔忠孝之天見公
矣況君又肖公之像凜然如生乎太史公每最喜言名節
士平生經行之地每聞其人遺跡徘徊悲歎而不能去
君於魯公如此某亦有以知君之心也祠既成宜有歌詩
以迎饗送神其既奉命書護川而又爲之詞曰公兒豸冠
兮出專城朝野熙熙兮寢瓦海波晏然兮伏長鯨斗柄
無光兮搖攙搶孽伏熊窺兮公心驚密戒不虞兮寂無聲
大廈瓦解兮一柱擎黃河以北兮我王獨我力不競兮敵

愈勍歸見天子兮涕交横終消惡逆兮復兩京覆車不懲
兮趨險傾誰塞言路兮蔽天明陛下孤立兮勢已成存亡
一決兮臣當爭九關有虎兮那可攖巴峽再徙兮廬陵行
千撫于饒兮歲幾更天爲宗社兮留耆英白首召還兮非
公榮有拂吾膺兮又屢鳴元老進退兮國重輕汝蔡難作
兮詔公征姚偷勁折兮仗忠誠頑不我聽兮吾無生大罵
希烈兮訶元平平生許國兮今結纓九泉相見兮常山兄
精誠在天兮秋日明下誅惡逆兮春霆轟高風勁節兮照
寰瀛何獨廬陵兮留公名儒者立志兮遠孺嬰我作廟祀

兮因人情廟與古柏兮俱峥嶸公駕飛龍兮揚霓旌薦不
敢瀆兮屏酒牲辨香再拜兮酌以青原山水公所嘗味之
淡清公不留兮使我耿耿至夜魂營營

西溪劉氏社倉記　劉辰翁

巽翁先生無位一食三嘆無食而急人朝饑他日懷編書示予獨欣然如有饱色曰此瀹邑西溪劉氏社倉約也人人有此心亦人人能之而不爲蓋吾與子之所共愧也彼將蘄予記其倉予欲傳其約予鄉自是常慨然爲來客誦之而未及記而先生卒然其邑彭君幼遠猶拳焉爲是記來也義哉彭君來廬陵豈二數既恨不可得則委先生諸責於予予潸然受之曰此先生志也前年吾鄉旱既甚大家逆勸分閉徐衆冬春無所得糴鄉人之携持扣關者

累不能歸則徘徊浮橋間中江起焉市而奪餅餌盤飧以飽者起責之金則含哺而走橋亦中江起焉蓋橋者告予日夜夫婦相泣既而水聲如投石者不絕常數人及旦來者乃已殆不可數也彼特中人無策羞見閭巷故出此而官以道殣告者一朝而百餘不與也於時巽翁流涕解衣易米更相爲粥以食餓者游手四望聚饜而頹簷曲巷衣冠困敝陰雨連月而不能出者又未有省焉其後上捐義倉和糴數萬石深山長谷幸忍須臾負薪矣暨鄉都轉致強者乾沒僞占弱者擇輕受少獨區區籍虛聲出藏粟耳此無他無社倉之故也使廬陵所在有社倉者何待後時展轉望施天上亦或及或不及乃知政術不存倉卒補救雖仁心仁聞無益今世輩無能爲者必曰士士亦妄自菲薄如西溪劉氏才二三十人人貸穀二三十石或百石二百石止然既得千七百餘石貸之三歲歲收息視鄉人殺其一再歲殺其二三歲則穀本其償矣息自爲本矣穀則君穀而鄉人之舉子者嘗能言矣又三歲十歲以至於無窮子子孫孫與是倉終始而穀亦不可勝用矣此社倉法也夫數石之穀節於口腹豈人所不能哉士皆若此何事

不可爲瀹西無富家劉固士族僅足爾聞社倉者不暇自量沛然各修其可願而里中窮士如彭君者又爲之奔走後先控捄爲助蔓之憐物不知誰憐蔓者亦甚盛心矣吾廬陵其獨無西溪劉哉顧其力有十西溪者亦乃與吾等無異可嘆耳天下之重未必一人所能任也人爲其所可能而不可能者從是舉矣宇宙一心也人類以來所不至於生意中絕者政自相依耳聖賢之於斯民也同在畝畝之中而懷已饑之思極推內之恥彼不自累人固不得而累之何爲皇皇焉起匹夫之志勤身效力經營天下之大

憂及萬世其遺後人以耕且食者皆其業也寧使自有餘
而已緒前業救民命則陋巷之心勞於平世之心今吾百
祗於此不待胼手胝足躬耕播種直推而與之共食其視
古人用心與力之勞亦無幾耳而猶以爲難也以吾廬陵
之所難故知西溪之風爲不可及也人以善小不足爲誕
日濡煦而已孰知升斗之水有大於西江者哉以吾廬陵
之所覩故知西溪活者衆也嗟乎人命亦大矣向之然者
非盡鰥寡孤獨也自鳥獸之莫知愛其類聞其鳴悲者猶
爲傷心焉況同類並生之民父母妻子臨水忍訣則亦見

斯世之無足懷而斯人之無足告耳其不大可哀歟西溪
有社倉西溪之人未病也拯道亦貴豫耳今吾痛定思痛
而亾具猶前日吾廬陵豈獨媿西溪氏哉抑吾愧彭君矣
或曰劉族固多賢君子倉不修且弊來者未可知安知劉
氏之子孫不德色於指廩乎其又有能扶植而廣充之者
乎予曰噫過矣天地能生而不能使其無饑父母能生而
不能使其無困於大地父母之不能而能之者是倉也壹
餐二十人報也孝子慈孫天報也吾見西溪之門駟馬高
葢鐘鳴鼎食潤及九里則有之矣世俗之所慮信天道者
所不慮也是倉名堂曰集義翼以兩廊六倉共積可萬石
爲是倉者奉新監酒劉夢麟少游甫而少游曰非我也伊
吾族之力彭君名程其父子屢貢其鄉亦佳士

蘭玉書院記　　劉辰翁

世稱佳子弟。如芝蘭玉樹。本謝家語也。想見封胡羯末輩。固當風流可愛。往往不可娶以世務。然倉卒敵百萬騎臨淮。聲震都下。名臣宿將安在。乃相獨遣堦庭三少年禦之。老桓至有左衽之嘆。亦疑其不更事。其使在今人書生。語三月不能定。既定臨事失措。二子乃日然而起。談笑麾之。無成謀亦無懼色。如下將出呼。遇物必割。如蒙鷹起乎秋風。天馬發於西極。未必芝蘭玉樹。浮脆人觀比也。古人家庭閒見。絕與紙上傳習形似者不同。其浩然有養。出乎志

行乎。素嫌悅自任。視利害如自累。春秋戰國。名卿大夫。非公族則世家。其從容應對。出入戰陣。以爲常事。後來君臣多亡命。共事崛起。纖俗無復禮樂。儒者又寒儉猥狹。才疏膽薄。受任輒敗。他時曹魏父子。稍稍賦詩橫槊間。則其相怪其文采將畧。天分不可及。蓋氏衰族橫之際。艸閒無英物久矣。科目與。類起徒步致富貴。然再世則不可復賤。衣冠文雅。化及卑。從高者矜持自喜。下者輕俠不還。其家世何如。昔人。而區區求如江左風氣。亦不可得矣。異哉欲觀世道視故家。欲觀故家驗學術。三百年間。中原如韓呂典

刑議論。爲鉅人長者過江。如五峰致堂南軒諸賢。又磨礱精審。睎顏而肖孔。彼功名之士。乃當羞愧俛首。不敢復望。政未知諸賢當事變所就何似。而學術遠矣。嗟夫。子弟固難得佳。父兄亦復未易。今爲父兄者。皆願其爲此。勿爲彼。至近年又惟以科第不失舊物爲難。雖中朝盛事。不過如此耳。此世道之嘆也。吾劉氏出安成。未知龍雲先世同異。如龍雲劉氏之詩書文物。不甚難與盛哉。雖四忠之子孫易京焉。自著作公弟元豐中詞科。號龍雲先生。先生以來仕至二千石。與爲奉常弟子貢卿漕者世不絕。今爲盛或

時兄弟數人比肩立。非號稱甲乙。則名位適相似。以是長上玩之。如芝蘭玉樹焉。其名家塾曰蘭玉。父兄意也。辰與蘭玉諸少游。見其辛苦爲名儒。篤實有世用。因爲言古家族人物之高下。蓋屢歎之。不足尚。庶幾有所感發。擇而勉焉。不至爲晉人之清談而止。抑晉人非清談。不直晉也。安石在東山時。亦子弟爾。觀其徧詰諸將。自託與劬度勤儆展閒小物家法政爾。人言王謝子弟自別者。尚未知王謝子弟。惡識古人。

蹊隱堂記　　劉辰翁

龍泉康氏爲其子讀書之齋種桃李爲周遭可里所霞蒸雪積入境疑仙春流浮遠想見千樹青陰繞屋時聞誦絃芳時過客不能賦即已能賦未有不吞然問誰氏也于是有大人先生取司馬子長李將軍贊語命之曰蹊隱或疑之蹊者山間之跡昔未有者也崎嶇犖确不用而又將塞也何康之蹊亦若是乎予曰不然彼披榛莽排藜藿入而與猨狖爭出而與麋豕羣忽焉艸合不見前轍而行者少也若桃李則無不好也雖深山窮谷溪回路斷苟有目者

慮無不極其處往復袂相屬如通道焉繇世之好者衆也曰然則客之得其蹊者千百而隱何居乎笑曰子以爲隱者之隱必孤山之梅小山之桂竹林之寮寮蘭畹之幽幽乎必去人愈遠於人所不好而後隱則丹崖之渾混絕澗之沉淪雖令無間可也益富春之臺艸堂之墟吾嘗褰裳過之歎曰介推母子之言誰則聞之而又安知其綿上也昔者是山也樵斧之所攀援長鑱之所失徑自諸君子擇於是息於是而蹊生焉故凡隱者皆蹊也亦不能不蹊也蹊而桃李焉桃李而避近焉未嘗不與人混未嘗求與人異未嘗不與人同槃儼物之紛華盛麗舉無足以易此而吾老是鄉矣彼仙人者則不可知若古有道之士種花食實未離乎人間而亦不可榮以祿殆眞隱矣桃李何負於隱哉方昔盤陽華如桃李能不傾省而窮山枯槁者覗而遠焉彼誠有樂乎彼而名之所歸政復不能不累乎彼也人之性情隱者寧相遠哉或又曰康氏之子之功名方與而豈有意於隱耶而獨爲此名也乎曰然康氏之教其子則有意矣今夫靜對軒窗行吟花下生意自然一舉目而足不待嬉遊遠想而光陰華彩感發無窮則學之所得或

在是矣園林如此他時子孫仕宦倦而思歸乃與松菊偕情居然無異則亦花之爲助也何傷於出而何憾於隱凡卉盛衰未嘗不與桃李同近世以名品相高謂歲晚爲長年風霜爲清苦春葩浩蕩黯然羞沮誰與亂此而我獨取之則我希矣彼以桃李爲俗吾亦不能不以彼爲俗聞者喜曰異哉夫子之言之也爲蹊記可乎予曰雖然蹊有幾世方險艱入者爲捷徑出者爲畏塗今之隱者其非後之赫赫者耶桃李不言乎不得不言

廬陵儒學立心堂記　　劉辰翁

余年十三以童子試縣學堂上後十年而進士第一者亦於此噫其如夢耶當其時堂鼓鼓集不可一布武講於斯食於斯後偏縣丞簿廨鄰叢獘其左暗分寸不得入每霖潦溝浸無可泄亦百年於此盛時美宇闕頹無策僅疏爲樓窓數尺飛雨霑移比年邑改是贊旒者尚不廢墜而敎諭兆來廪空而各去况有能議改撤至元元貞間蕭漁可始至獨歎然陋已起而圖之則向之丞簿廨弊爲巳久要請諸僚回復蕆餘而後下溝埒餘五丈厥既荒廢而老兵

居之職之不可栖之左巳而廢寺燬然有禪居僧鷹契齒而脅新安學田將奪漁可指學碑辨危而後定而工役亦少間矣與造未易爲也難又若此吏且接踵而何之役有既而何不休斯堂比進士第一高深倍廣稱蓋盤而築之三尺翼以兩隱然後席函丈餘然後池雨四集然後取樓隱西之爲藏書易米廪爲小學觀者環廻不獨儒星之新其外也漁可曰吾爲鄉校不可以累後人一以巳力任其費惟是儒星小學成終而會漁可復以其奉庚不足諸生感曰此恫恫復爲誰事請各效供奉餘足焉由是不毫髮掛簿責有贊付嘆無敢問起丙申冬終求堂名余命之立心是日也揖諸生而進之曰學何爲也政爾不爲抑復誰能疆此自有天地而斯人立焉斯人天地心也其心天地者學也伏羲堯舜氏作而後人得其所以爲人者伏羲堯舜氏不作而言焉者孤淑於曲阜之匹夫自曲阜千年而天下爲學陵之天下以至今日邑無小曲阜是也學無小伏羲堯舜氏是也洪水汨陳三光五嶽之不得其寧禹以胼胝爲平成功當是時也天地託之禹師尚父之所經營父師微啓之所歸往而獨首陽之子成然其間爲綱爲當

當是時也天地託之夷齊春秋者山林詠討爲尤難於一聖二賢而接乎伏羲堯舜氏以垂萬世然微言絕而邪說塞孟軻氏以闢知闢之廓如也當是時也天地託之孔孟俎豆之絃歌雖存乎寥廓而天下以學不學爲治亂人亦未嘗不以不學爲其恥向非隱然者檢而律之則遊梁而困者皆爲儀秦讀城旦書者皆爲鞅斯封君侯王皆爲五霸而功利與刑名交鬻于世民之黔赭其不鬼魅幾希黨錮清流雖無益于存亾之數然此風不競將宦寺小人皆迭執其柄斯人者雖不幸乃其心則布之天下國家敎

常謂韓歐當平世崇辯距邪又在關洛之先楊墨之外爲學校功宗皆所謂天地立心者也夫庸人者不足以爲天地心矣異氏者不足以爲天地心矣千載一時科舉廢而學校興學校興而人材出故學校又爲天地心之心也予也若昔堂下之童子也豐碑在刋忠節如前巋在苒衰遲而有道德初心之愧故於斯堂也始之喟然終之喟然漁可名漁時同官趙時第前職周適道宋介實相成之

龍泉縣新學記

劉辰翁

天下未嘗一日廢學自孝弟日用君臣上下曆象祭祀官寺曲直使客應對軍師名義市井然信器服度數事事物物皆道事事物物皆學道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夫婦之愚由之而不知學者習焉察焉是故以校庠序學不以無校庠序而不學而校庠序亦不絕於世者則長育人才之事自不得不由此其選取混一以來文獻次第衰或者遂謂儒生出吏胥異致下俎豆不復設設亦戲令二三廉吏典刑相望閔焉於禮樂之缺失布德音厲名教於是收緝

席于圖蘥扶壞壁于馬廄然周爰所不及者其縣縣遠也龍泉又遠也適五星聚南斗之明年乙酉三月龍泉改夫子廟廟新學遂演之諭曰我有夫子魯人祀之我有弦歌嘉賓啓之誰能紀成千載竢之則相率具吉水朱簿請孫氏設官宅爲夫子廟狀俾來題記其始簿名憲東平人也以檄至龍泉謁殿閭視門廡齋廬無一存負破濠迫江[illegible]水歲至歲陷慨然曰吾魯人也吾不可以不力於夫子吾嘗製諸暨事夫子如魯屬邑簿亦有意素定是日相攸得孫氏故居金山之麓夷曠高敞極四面中僉曰邑何不徙

存是如有待朱籌以是馳白郡如邑請邑令佐學官多士興起如湧奉城外遷城中庚寅舍菜于披阁諗狀為諸生嘆曰學官廢學有用矣有以遂事興者乎何所為而為之不可當吾世而廢吾邑學吾邑也吾典之可也異邑之大夫何所為而為之二三子亦知之乎此夫子所不能得於晚周者也今人惟見衮衣亦尉為世通祀以為賢於堯舜之遠不知從其祀者井畏匡之士則陳蔡之役也蓋聖人之業勤矣今吾兵革之後得與周徐李氏間若無事詠歌先生之道又邂逅往來賢人君子拾遺補闕不惟有絲絶

之觀而又有爽鳩之樂大哉君乎此一邑之士所不能得於盛時者也簾垂白日世短年長豈無老湎傷壞而抱不用之恨者乎毋亦惟是聖人復起斯文未喪身為顏閔抑何為於此道未嘗不見用也以吾道為不用則佛氏獨得而用之乎彼無君臣上下者也以吾道為無用則老氏獨得而用之乎彼重以身為天下者也今夫敬忠以臨其民孰非夫子之教是吾道負然獨立于天地之間萬法之表道用於時豈必其我四時行矣百物生矣復欲為於四時百物之外天厭之矣人亦有言用舍行藏在舍能藏惟有道者能之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傷夫吾黨之無人也是鄉俗厚氣淳前修未遠忠信多而甚好學為士此時惟當灌園以給公上謹身以訓閭巷他年過是邑者聞有處士之廬能卻城闉于三十里出尚谷口者又憑然名重于京師素位而行其必自乎時不由徑始不然道未嘗廢也人廢之人未嘗廢之士廢之學問未嘗不盛也嗚呼吾於父兄師友至惓惓也

南康軍昭忠禪寺記　　劉辰翁

往予從廬山公於綠野門，徑蕭然望春流數百步外樓殿巍巍舊祇園寺也時公罷政府國朝恩例厚臣子寵靈其先則即近寺賜功德院改寺額而公之先太師墓距今第三里而近故祇園至是爲昭忠昭忠云者景定元二間也予往還日涉獨未嘗過溪一至所謂昭忠者謂當崇麗大刹也後十有八年以負土之役再至同野裴徊且久步昭忠落日及門門廢升堂堂壞風廊雨立僧飢佛蟄旁無寸垣光際湖外蓋戎馬劫灰累年於此必盡廢乃止會公之

子說衰入燕有蜀僧文舉從之杖錫北來望昭忠任爲予勞苦之曰自上都過河涉淮渡湖江歷重湖可無愁絕勝處過此耶舉笑曰吾惟慕文忠名賢以至此也且北方隆裒日以此他日鏑以書來求記于予因其念昭忠蓋名爲功德之舊而不敢忘既舍田若干又助則衆若干重修其某願有記予以所見荒涼驚異歎喜即爲之記不待考爾時祇園且安在徧大地佛身則祇園在彼猶在此祇園在此即雙樹亦在此然是園也昔者無一椽一瓦一艸一木不知何人辛苦自營乃能積月幾年重樓複殿撞鐘建鼓

長廊高座千燈分諸萬法雲會遂爲都目禪林彼此比于山南山北愈小見尊則浮屠之業極此矣孰知數代之遠百年之後鐘爲異人起爲名家貴爲元宰壽爲耆英炊爲嬉節乃在東家之近培塿之旁方其退然與樵夫野叟樂阡陌守墳墓過長門而不入豈嘗聊覗及此而昔之爲此者乃若與國家中興氣數名節合而有待又何其盛也嗚呼吾欲以前日爲盛耶則盛者若此矣吾見馬跡獸跡梁空木壞龍象凄然雖昭文地宅林殘碉絕升其堂者俯今仰古人亾迹熄而流涕繼之矣夫其盛也若此則今之修

者其於木石之間山川之外猶足久存耶是雖世外之人無與於得喪而悲傷感慨終已不能無情者以此況彼得不謂之愈衰耶夫其衰也雖欲復爲祇園不可得也以吾之盛者託于彼以子孫絕續爲不足恃以君臣會遇得於丕顯休命爲不世又以夫文之可傳者爲不朽萬一其出于荒田野艸猶可以有考於此也悲夫法法有壞昭忠之忠也不磨則不係于祇園之廢興必將與文忠爲終始凡天地之間忠臣孝子人心天理其或者有考于此而有所不忍廢也則斯文也其亦不可以已夫

習溪橋記　　劉辰翁

吾州習溪橋。永新下陽湯信叔爲之。初咸淳癸酉夏。水甚橋圮。三鐵牛見。識曰赤烏二年。或曰橋是年五月二十四造牛云。水去。民病涉。予謂太守黃同年墉曰。市橋腰也。晝夜雜沓。何啻十數萬人。褰裳絫木。負擔提攜。自隊攀高。車覆躓顛。豈三十六萬石爲郡。而不能復一橋。器之。曰吾日補前政數十緡。折欠且不足。安取此。予其以美言出泉力大成之。郡爲偈。予曰諾。橋疏成。久之會賦吏沒數十萬。余謂郡僚曰。此獨不可橋乎。亟入白。許。久之橋成。又久之橋

屋成。其難如此。由癸酉至壬午十年耳。適五月二十四日最大水。高戊申水又數尺。由南柵門邊長謗之屋。漂者如市。枝牽牛央抵橋。橋壞橋數棟爲前驅。雖址夅無恙。稽其日與鐵牛合。殆何數也。既數月海舟急。工役沸興。山林貫輸。橋僧以此時丐橋柱湯氏。湯領之曰吾以羇旅脫盜難苟造舟有餘者無不施。或曰施寓言耳。然不逾月橋成。橋而壯於舊。倍圖經橋木橋。唐天寶七載。縣令吳勵置。不知何年改習溪。習溪爲城南甫六百年。自有此溪則有橋。而謂天寶始。則吳今之云也。意者亦必有記也。天壞以來。爲

吳今者多矣。而相望于無聞。無記故也。微咸淳鐵牛見。則孰知此橋自吳赤烏造哉。此赤烏牛耳。橋不始此也。以蜀三犀證之。則橋亦始此耳。是三犧御水患。濟行役。不爲縣則爲市。於今亦六千二百六十四甲子矣。願江南水。每春雨積夏雪。潴湖擁西江漲。江壅習溪漲。漲未有不目橋退歲或再至三至。不再三至者。亦無慮不浩蕩。閱千數百水而橋始一壞。赤烏始一見。何古之作者如此其厚且固也而作者亦無聞焉。又何厚也。橋於地用龍行。以吾所見。如吳之垂虹。閩之水西。泉之洛陽。不論。揚州金陵錢塘姑蘇

又畧約小者。亦不可爲數。無不菱青闌干。雕麗蜿蜒。垂楊過雨。鞍馬如畫。是橋樸陋不當一溝一曲而成之難。則郡之壞也久矣。以其壞之久。成之難。而湯氏以一言之信。一人之力。一月之久。關海舟之役。俛焉爲之。而人不知此吾所以記也。雖然。自吾小年見是橋。盛時爲社林洲祠爲官藥肆爲旗亭歌鐘列妓長街燈火飲者爭席定場設賈呵道而後能過。往往可厭。然咸淳新造。而旗亭廢矣。十年再過。而燈火稀。車蓋息矣。今其棟宇高聳。江山呈露。聲銷塵歇。未必不勝舊時。而市井老人。行歌還觀。自不能無所感

也於戯鶯州横陳石梁懸湍亦有孺子蕭然而濯足者乎爲我候之信叔復買地橋西又屋以棲守僧又將買田作僧供供佛皆不可以不記橋成壬午十有二月明年九月

郡人劉須溪記

存厚堂記

劉辰翁

顔士元宗大名其堂曰存厚而問記于予予曰君非能自爲厚也厚生於所積人未有無所積也雖吾與君不遇然不耕穫不泯絕以有今日者皆前人之餘也自行四方所見朱門賓客或憐我而食我今蕭條零落問故人子至無存者而韋氏之藏經長卿之售賦新豐之授艸乃猶寂寂見收傳家其敢謂吾能哉抑吾祖宗三世於此天念之矣太虚百年爲一息視人間再三世猶屈伸肘耳化機不相待而待者皆遲之此天道之所以汲汲而人事之所以尤

可恨也吾與君中立於過化之蹊而饋漿於奇食之旅安知子孫來者不笑人無能而驕其所大欲乎而盛衰之多態亦在是矣吾且爲君往復言之君所爲厚者其能賑人之飢急人之病如陶朱公再散千金乎無也其能有尺寸之柄指麾反掌如古人全一城辨一獄活千人者乎無也人胡能有德于天而况士之善也不過庸言行寡過而已又安得有餘與不享而望其所甚奢責其所不報無亦惟是犯而不校貧而無怨遜而無悶爲庸人孺子之所易侮意者造物之所尤憐者乎而君之所爲厚者從是積矣夫

難乎者何必其平哉政使爲善朝種莫穫若左券相付然
即其取於天者無除矣而何子孫他日之望小大不同未
有無所積也禹稷躬稼太王去邠晉重耳乞塊伯諸侯孝
公見擯河外取河外楚三户趙遺孤物之興也皆若此雖
君之顏氏孰非陋巷之先師瓌食之處士留以遺後之人
乎天之於魯公蓋卷卷矣今吾以宗大爲食報耶則君竊
特類我抑君他日騶馬高蓋連阡陌擬封君未可知能使
君孫子嗣其文采氣䫻如宗大之術術如中人者乎能毋
忘䟺貧弱遺植如宗大之於鄉黨朋友契戚者乎吾見世

人慿陵夸奪瞷藉豪縱者類以爲所自能致往往蹶其張
弩之力機張而不弛未有䝉然如其初者也而昔人之所
存亦從是無馀矣士之賤也易爲下也而人情有甚難者
焉賤且貴其爲下也始難矣而其勢則甚易也夫厚豈有
涯哉吾今雖自以爲厚耶然已愧于昔人矣厚不自知也
將繇彼薄故我厚也一念之所積人不能知而天則知之
吾何以知顏氏之積哉顏氏有宗大可知已存至於宗大
愈厚矣宗大之孫子未可知也未可知也吾爲宗大記之

極高明樓記　劉辰翁

贛平川李氏舊有讀書樓面奇峰閩州里吾鄉諸老多賦
詩詠嘆傳道之近年南北之交以兵燬宋楠併而與諸父
起修風復焉扁曰極高明而請記于廬陵余曰高明者非
方策之所得說也一室之間獻歌俯仰四方尚友無不足
者豈必其樓爲哉雖然不讀書則已讀書外大有事古人
爲學自孝弟日用賓客應對以至山川離合戰攻次第古
今勝敗風雲變態日星度數閭里興廢慷然如在其目其
開拓廣覽必求高山曠野舒懷發憤至或異代陳迹戰塲

故壘荒丘亡國如太史公過大梁阬嗣宗登廣武昌黎祭
田橫弔望諸君墓其躊躇彷彿收拾形勢想其眥次如觚
干星奕布陣往往藉是以騁非必真有是境也不者腐儒
俗士佔畢不出丘里生醯死甕滅沒誰紀然亦有可哀者
貧者不能遊遊者不能遠也今子之讀書是樓也不待過
都歷險登高遠想探幽考異而興亡出於夢覺勝敗等於
目擊歲時賓客淋漓徙倚撫今道舊有悲有樂歐公太平
出守而欲求瑯鳳就擒之處東坡所至登臺有長楊五柞
之感淮陰不終之恨無非取諸人者謂其所見畧同可謂

其不病而呻吟亦可若子之於樓也南望而蒼梧陰東顧而子胥没其晦明風雨煙埃起滅南公北里類坦廢非亦有得於語言圖畫之所不盡者乎此則學之所以爲有用樓之所以爲助也於是李氏子慊然謝曰吾樓何足以當此余爲之類然而起曰嗟乎此亦非他時之所能得也蚤愉然宛然如見其處宋輔之叔景儀謀予姪依於道吾嘗上觀光世季學不廢元祐間有名樣事伊川者其族

生意堂記

劉辰翁

士不願爲相願爲醫自吾所見異時賢相或爲士不達相與嘆息憔悴而止蓋日坐政事堂署吏牘無一如志然不得退下至州縣獄事或徇奇取勝或偏聞遂非要爭而氣塞頃嘗建議分畫數道報聞既事壞思吾言欲行之已無及世事大謬類此遂使人思里巷金竿投一藥治一病奪命頃刻之間獨行其意無求於人受託專而成效速惟醫道最善亦最樂而少不習此數年間坐見陳元吉醫名起活人衆家世與而吾等腐儒從昔無用愈至是块矣余亦

欲爲元吉而不可得也日婦病甚賴元吉有瘳元吉間出諸公生意堂説相示復有觸余心焉因從上記之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今之不仁者非手足痿痺之謂也而心死矣其人康強飲食富貴壽考而若存若亡若宇宙無與吾事則其形雖存而心死矣幸而況仍廢痼之中有一二焉若顛之有泚而其歸亦泚顙而止是其存者雖異於衆人而少焉忘之亦衆人而已矣吾前所以落落難合於世者以其無生意者心死故也天下未遽有不治之疾也若此者不治矣故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悲夫天下之無生意

也久矣三百年間周茂叔之不除州張子厚之聞驢鳴暨以爲觀生意於此孰知神農之所嘗千金之所授樵夫野人之所挾其於紓疾痛延將命有大於陰陽寒暑而儒者以方技畧之昔者吾嘗志斯業也以事親濟人已矣惟節飲食審藥物以自救晚得元吉精意善治如此實資以安老而又甚恨於不如盛哉元吉之用心也蓋彼失而此得之皇皇乎其三吐三握之盛也傻傻乎其一貴一賤之交也儼乎若扁之神明其無私德忖乎若飲之有量輔歎器而早正之也方臥者愬于牀狂者溺于井號呼靡及水火

互至骨肉圍視欲絕越人者固非能使死者起也然及其倒垂仰飲俄而顚眩失雍泄道躁擾不下不寢不徐衆目意會於凡情之表古方法之外眷病家以爲更生而吾術以爲常事每誦當今人物咻然蔡公委篤之語此人事之所不能齊造物之所不能及也非夫生意之尤大者乎而元吉足以領此且其事親孝兄弟睦有本如是雞鳴而出暮而歸雖其勞不啻而思所以及此者無憾則其樂亦不可言也夫予亦欲如元吉之一日而不可得也獨喜譚而樂道之且以信於鄉人士大夫云爾

虎溪蓮社堂記

劉辰翁

方山在青原東東山西瀧江出其左村江環其右方山之泉出山下山束爲峽委蛇循峽左右起二江是爲虎溪元年冬十二月予避地虎溪主蕭氏諸君辛哀我館且敎我予惟世方亂蓬累而行瓜牛以居搰搰焉懟其不主而無所可祭一日步行出關得精廬曰蓮社欣然厭然就而臘焉社友十餘中堂高潔佛祖成在道人覺就可聽語請記予謂道人蓮社本遠公廬山廬山前則亦虎溪也遠送客未嘗過虎溪謝靈運求入社不納而往來淵明山水思歎

醉醒兩相得非以其徜徉方外世味薄耶淵明爲參軍六載縣八十日予塵居寡諧非無意斯世名彭陵進士十又五年獨嘗教授中都百六十日罷又三年起從廬山公江東七閱月從江東得掌故入修門四十五日以憂歸歸又七年而當德祐初元五月召入俄辭未行十月除博士道已阻歲晚自永新江轉入虎溪留虎溪三月矣十年之間仕已如此去年廬山公以節死諡文忠惟予與同年蕭獻可皆公客相對感念離合出處流落惟師友之故而予尤以貧似淵明獨誦其詩辭百世下彷彿求一語不可得以

此愧恨天其以予畸於彼而合於此率帥山水至此迪播耶何虎溪同蓮社同道人相得又同志爲此堂記甲子則予與淵明命也亦本無高處正自不得不爾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誦停雲此語淚下露土何能無情此堂起咸淳二年靜觀居士蕭公剏爲之猷可其弟是年爲德祐二年二月戊午祉

静見堂記

劉辰翁

以動爲見天地之心非知道者也孰非動也待其動而求之曰心在是天地亦人矣人亦天地矣動猶車輪其中空虛必有不動者與之俱動而非軸之謂也陰陽之爲化其圓物也故未嘗停以其無可停之理也因其無停也謂之動又必待其少頃而後爲動焉有是哉水動而濁濁而且澄不待其止也益清之於濁嘗相受其性如此水亦安能常止止而不流水必非受濁之淵也惟流而不失其止之性則動也未嘗不靜從一器之水猶若此況大川大壑經

營六合而出於六合之外奈何以其在也而罪其不止以其容也而遂謂之不清哉夫大川大壑猶若此人不能知天地之道自其動而觀之則天地一市也市之所以籍籍者何也動也有大隱焉居於市而無市人之心無市人之心者亦必有孺子之色焉若其起居飲食爲大人也而中之所存者有不與之俱化者矣夫市也猶若此蟲之化也必異其初者也其初未化而已有其質矣及其蛻也向之爲蟲也其成久矣蛻未蛻之間如無知焉人不能之也觀其蛻曰觀化晩矣夫蟲也猶若此鍾君茂甫名居室曰靜

見意者亦不以靜見天地之心爲非也不以靜見天地之
心爲非則亦必有見矣而猶以爲未之見也質於予嗟夫
吾欲使子觀於靜耶則求天地之所謂靜而不可得也復
欲使子觀於動耶則動也又未嘗非靜也彼以夜爲長冬
爲貞者假謂天地閉亦猶蟲已伏市已收水已凝又久之
而後能運運而又息耶不知息之爲道生亦息也非息而
後能生息即生也是之謂復復反復也反復噓吸也一噓
一吸爲一息即噓即吸常竝行而不相待如待其吸而爲
噓則一息亦必有間矣雖然理有甚精而亾益於用者吾

未嘗言也嘗聽訟趨庭者之於忿莫不自以爲直亦莫不
有蔽焉吾徒以無心其間也常瞭然如觀而紛紛者猶未
喻因是以推勝敗之數即凡戰陳之事皆若此矣故爲將
之道先自治靜者治治者靜也故曰其轍亂又曰攻其右
又曰韓孤顧魏靜者見擾者不見也彼擾矣吾又熾焉從
之得不擾且敗耶學靜難靜學靜又難必坐忘者未必不
馳也有能舍靜學而得之於動焉其爲靜也常靜不然閉
門所得投之獄訟軍旅也常戒嗟乎吾老矣茂甫其幾何
不以吾言爲怪哉

山園記　　劉辰翁

里有同氏善畫山水求所以自鳴於人者余取昌黎南山
詩目之曰山園復爲記曰孰非園也子之爲山也亦嘗縱
觀目游而得之乎其亦心往而昔至也夫杳杳然屋市之
爲居曠而立於莽蒼之野浩然而歸周流不出百里而西
起岷山東天台鴈宕南至於羅浮其間如巫峯之雲廬阜
之瀑洞庭九疑之縹緲西湖靈鷲之清麗桂林衡嶽之奇
古騷人志士之所遊與遊而不能造造而未及徧或牽於
同行或因於無侶或數步有公事不得往與中道迫於私

故徑歸者莫不猶有餘恨幸而得至其處而敗於風雨怵
於蛇虎隔于梯梁僕痡馬瘏猿斷烏呼即下地入望而濟
勝之具不進亦且彷彿而止于於是間若堂奧若莊產若
菴羅果百里鏡觀維摩方而取以來也其何能如是想子
之胸中嶄嶄乎猶在造大兩兩于蒸霧逼人浩乎其出於
平川渺乎其入於纖妍悅乎其不知所以爲之也則吾於
登臨也媿之矣蓋久而不能賦也而入於斯子之手如觀
昔者吾嘗笑相如之上林也彼則自以爲鉅麗矣不知郊
關之內艸木禽獸若此又何足以喻於海島之一洲泰山

之一石而喙殫力竭若人間世所未有不知建六合之家
環萬山之勝左秦右楚皆吾關也益精神宇宙一俛仰而
得之几席不似子之關於畫乎而何區區爲有之有吾四
方倦遊歷歷在目念情少想多輕舉而不遠南史宗少文
能以一室自畫平生所到山水置之堂間躐懷臥遊鼓琴
而谷應恨吾手不能畫欲託之子以寄吾想然吾有大恨
昔者所見臺池亭館山明水麗人物艸木舟車管絃殆不
止於畫也今巳矣將像其丘墟弔其遺跡要亦何可勝道
母亦存其舊日記其大畧皆皆某丘某水依稀指畫爲後

生輩言之則畫之有本幸其藏於子者無恙或足爲吾遠
想之一助而神傷獨往終有不能無情者賴子未嘗親見
親見殆不能畫亦不忍畫如優施學故人談笑意象豈可
復覩哉今吾行田里間無不惻惻可感況其見畫或曰孰
非囿也吾與若遊於其間有賞之而巳而安用自若如此
斯言亦甚達併記

吾廬記

劉辰翁

陶淵明人品自高其幸然而出幸然而歸賴其詩文與寄
足自道本志使人想見是公解裝登舟望煙村桮色曈曨
東作之外而廬近矣嗟乎樂哉誰無此廬而誰能言之蕭
廷直兄弟呻吟其鄉拮据數椽取儒林頡頏爲宦族子姓
容焉中分第甲相過爾汝欣然儒樂來者莫辨誰適于是
廷直以其兄所謂邠廬者共之曰吾廬本陶語也余笑曰
儉也志于斯隘也色于斯畫地而處尺寸不相讓曰吾廬
也或蓬蒿環堵俛焉自足曰吾廬也斯二者何居吾廬曰

不然不然自吾少時所見南公北里長千步之街一姓之
宅代衰系絕行者還顧今其有存焉者乎又且倚廬而言
之層城上林人間世外不論大都富郡封君甲第下至賈
豎洗削高樓列肆陵夷艸莽今其有存焉者乎破牕辨白
屨二踵來掃地斑剝比于巴人之櫑韓氏之楸苟焉愈于
他日每鞭塵蔽野揭竿望屋棄焉而走道傍寄食輒日爲
飛煙吾離跡援溥然跋者不求睨者不毀尚念承平諸老
驅馳浪泊顛頓九折或過新居一覽或念故書三易遷逋
百六而屠羊不返灰牛托處今吾與伯氏喘息也而相聞

容膝也而待客。邠風未改。周餘故吾。其不有餘于古。而猶有不足于今耶。余聞其言歎曰。茅三間如此。雖周公不與易也。世之化也。起耕夫自大。羲前人無能。從寬鄉市大宅者。皆是也。而吾廬少矣。元次山於其所居。壹命之曰。吾政復。不吾亦復。誰爭子所。宇宙以來。此山此水。是不一姓。愚哉吾哉。然不元之山。元之水。而寄之吾。則亦廣矣大矣。安知子之非吾。吾之非子也。雖吾之可也。謂之公言可也。客之主之亦可也。吾儕小人。知闔廬避寒暑而已。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不知昔者吾有上棟下宇。在通達之中。壙埌

之野。自陳仲舉徐孺子輩。或不事事。或不復相維持。年深事去。風雨敗之。今落然無復遺跡。徒行歌俯仰。望蒼蒼如樹下危坐。愈恭。歲晏變然。睽我冬日。亦自以為寓焉而已矣。厥或告我。子寓亦將去。為之泓然。尋杞天之憂而問絳人之故。其受我者曰。子何以彼為哉。子有室廬。其中空虛。吾將諵子以不漏而扶子于東隅。是頹然者豈不益可念耶。言未既。吾廬主人悟曰。吾則自以為足矣。亦自以為陶矣。乃不知吾之外復有吾也。天地一廬也。廬一吾也。彼非吾不立身者。天地廬也。吾一廬也。此非吾不生。人人有此廬。吾者吾之。孰能得此于子。吾也由子知之耳。未必淵明亦知之也。子能為吾吾廬記乎。以此。

韓求仲曰須溪先生倫鑒高絕其所評騭膾炙人口今世所傳秘本皆同安石碎金而本集不復流傳余偶于故篋中得記稿一帙瓌奇磊落想見其人每讀數過輒恐易盡真枕珍帳秘也先生生黨禁之時超然是非之外復不為訓詁糾纏不為理學籠絡點筆信腕自以抒寫靈籟鼓吹風雅極其魄力所至左思谿而右聱史他不足方駕也余嘗欲集晚宋文章之雄藁為一家如陸

務觀之快暢陳同父之縱橫葉水心之嚴緊王鼎翁之峭特以至謝皐羽詩辛幼安劉改之詞萃作狐腋獨不得先生之全為恨嘗舟過蘭陰訪胡元瑞遺書中有須溪集名為停桄三川搜獲不可得至今夢寐思之猶幸斯編尚存許他日延津龍劍或有鳴吼相從時耳今世盛傳臨川世說及孝標所註然當時別有集林二百卷續世說十卷唐以後即不復傳而孝標羣從七十餘人人人結集迄今誰復能舉其名者劉代信多才造物何故顯之而復故阨之悠悠往世榮悴滅沒之感又可勝

道哉友人楊識西氏篤志好古得先生所評詩文刻爲善本兼請斯記公之同好識爲閩予將宅相風格才調酷似其舅固與先生結異代之緣俾古圭殼璧不沒塵土間亦讀書好奇者一段佳話也

卷二十三

記

明

金牛山品泉亭　劉同升

檄

明

移楚鎮左良玉　李邦華

吉州人文紀畧卷二十三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絨俊爾千甫校正

記

明

忠孝堂記　解縉

嗟乎忠孝乃人生之大行也能植立於忠孝之間者方可謂之正人方可以之垂世若而人世不多見也然揆之人孰無忠孝之心哉孩眞未泯人人具有可忠可孝之骨具有作忠作孝之腸兼具有識忠識孝之眼及其長也妻子

溺之利害怵之見善而退見義而辭焉乎而能植立於忠孝之間者益難之矣是以正人不見於世而後世之人亦無以述其某忠某孝也者甚矣忠孝之難也宋丞相江萬里公自少以忠孝自勵爲吉州府時造雲鶴書祠與郡人士及民間之俊秀啓廸於忠孝之大行而風俗翕然爲之不變嗣於鼎鉉爲權臣所扼遂解組歸而毅然以忠孝自勵因以勵人而額其堂曰忠孝之堂非敢夸詡以示奬借也然忠孝之人能具忠孝之骨能秉忠孝之腸能碧忠孝之眼三者備而後以忠孝顏其堂非堂以人重也人以重

堂也。於是江公之堂以忠孝名。即以忠孝傳也。是爲記。

萬安賴氏源流記　解縉

江西廬陵人尚故家。否者，雖盛富貴不尚也。故家又各以忠孝相尚。否者，雖故不尚也。蓋風俗然也。是以故多君子。而忠厚相承者故家亦難得。若廬陵郡南百里邑萬安藍田賴氏。自唐五季，自宋及元。積以文武顯。亦廬陵之難得者也。賴始居虔之寧都。自都兵公宦遊歸。卅次萬安。遂立家焉。都兵生料院。料院公愛部日之藍田。蒸山水。蓋嘗觀遊一日。大雪。單騎來。坐焉。坐所氣溫。獨無雪。馬蹄土撿其半。走還。悲嘶於庭。料院之父都兵大驚。隨是馬去之藍田。

馬伏坐料院之屍在焉。都兵歎曰，是吉地天也。具衣冠就塟。以是馬殉。且營築室聚族而居。遂以義馬名其坑。至宣義公，嘗于所居前澗見夜有火光。鑿其處得石如珠。爛然宵炳。人以爲祥光。先是地名南乾。易名藍田。職此故也。宣義家富鉅萬。環數十里無外姻。既大而賢。禮訓益至。紀田祠宇公所創也。於是萬安故家。以忠孝相尚。纔四姓。而賴居其一。傳至將仕公至迪功郎。至統領公降爵后南奔館焉。付以奇寶。多讓不受。至宣教公嘗造海舟役重。家稍落焉。萬萬不爲意。至金紫光祿大夫尊老先生兄弟三人。判

爲三族。居塘畔门塘畔族。居嶺下西者爲丁西族。居嶺下爲嶺下。尊老二子。翰林校勘耀山先生。國子學論孝則皆以文名。與丞相信國公友善。丞相幼時。曾隨其父受業。致藍田子弟止其家。爲大書尊老耀山學論書院等字。又題其柱曰聚乾坤清氣。爭日月光輝。則西澗葉先生之祠也。初丞相舉進士時。歸見尊老坐堂上。旗鈴適至。尊兒聞訊驚爭走前視之。丞相歲门卜何視也。尊老曰視天下狀元。後丞相果狀元及第。耀山有集行于世。若堅邊先生亦以詩鳴。至秋霖先生兩舉進士。至東寇舉進士未第。即棄志不仕。

至振宗季章。季隆皆有文行。祀祠。皮潔以隱德終。季章子佐才益樹其家法。祠祀之禮有加焉。且與振宗議立石於祠以輝先德而垂無窮。元季之亂。廬陵故家悉爲義旅。佐才子所立奮曰。吾家自唐宋稱號忠義。豈忍坐視梟獍之毒吾郡耶。即披甲上馬。一呼鄉民畢集。帥千人前抵大江與賊戰屢破之。終元季之亂。賊不敢犯盛田。是爲總管作霖先生也。先太祖高皇帝兵至九江。即間道來歸爲鄉導以定江西。擒陳氏。公有力焉。洪武初召之京師。自歎曰。吾老矣。不能將也。子彦和率其衆。從先太祖皇帝御奉天殿。授世襲百户。吟邊曾孫進德兩舉進士。登胄監。拔治山東。行監察御史事。洪武戊寅。作霖季子九綱迎侍彦和東歸。善道友祥先生之子子恭。以隱德弗耀。有光先生世胄。念祖德之胥沫。撫宗家之榮盛。詩書之習益隆。忠厚之傳無忝。又將纂其世系。建祠立石以遺後世。屬求記之。予嘉九經子恭之用心仁矣。頼氏之興未有涯也。故序其大畧爲之記云。

陳明卿曰。故家尚忠孝。國運民風皆有關係。

溪山萬狀圖記　　解縉

余有溪山之僻，必時見日出東嶺，朝霞絢映，艸木奇秀。每乘輿獨往，過水光瀲灧，傾巖瀑布，與流溪津渡處，漁家艇釣，輒不勝喜。欲吟縱觀，不知日之夕也。或朋舊過從，携壺命爽，爲登山臨水之觀，髮不及櫛，履不及繫，衣帶不及盡理，欻然赴之。每至月出久之，徜徉而歸，未嘗厭也。後來經涉世故，拘牽行役，不得自由，顧瞻溪山，如舊親朋，濶別之懷，形於夢寐。蓋嘗以物生之地不同，氣質之性亦異。江湖之魚，不樂於宮沼；山林之馬，不美于天閑；貧賤之習，不適於富貴；朋曠之情，不堪于拘束也。溪山之遊觀，豈有聲色臭味之足移人也哉。予本溪山之人，拘于氣質之偏，習于聞見之迹，而學問之功淺，未能超乎事物之外也。嘗自知其僻焉。余友蔡君學淵，爲言與李華甫氏，亦若余之僻，且以溪山萬狀圖求爲之記。展之盈數尺，而所謂萬狀者，固不出乎其筆墨之外，玩適之餘，庶有超然而得乎僻者，可以兩忘。幸因蔡君而命之也。

時敏齋記　　解縉

怠荒，學者之賊也；時敏，學者之方也。不敏，未有能學者也，聖人猶然也。孔子好古敏以求之是也。弓矢機張，非敏不發；車輪輿斷，非敏不成；擾獵馳驟，非敏不獲；分爭辨訟，非敏不勝；文章政事，非敏不妙；不凝，雖曲藝凡事猶然也。矧夫學聖人者，豈不然也。堯兢兢，舜業業，皐贊贊，禹孜孜，湯日新，文王乾乾，雖聖帝王猶然也。說曰遜志務時敏是也。山有如不及之心與力，而或有間之怠與荒，中道之畫也，山蹊之塞也。前功廢而徒敏也，可不戒哉。世之㒶明血勇之士，一旦爲功名文明之雄，歆豔其中，忽焉企而赴之，效之則之，介然之頃，初心之發，火燄燄，水漾漾，未嘗不甚銳。且敏也，取卷書手閱目送，若將吞噬，大聲琅然，未數紙若三軍之敗，甲委卷顛後而奔靡也，猶今於成而忍也。意數忤嘐然，心力俱困，昏然喟余水火而息者甚多也。其他肆筆點青黃，當筵論禮樂，忽然霄鶚，忽然電馳，忽蛙然息者，雖外慕猶然也。矧夫聖人之道，非能有歆豔其人者哉。則一飯思堯舜，置七筋而非蹻，一觸慕孔子，酒下咽而費貨者，何限也。烏在其爲學哉。故學在敏，敏在時，無道不敏，無時

不敏無時無處而不敏斯爲學者之方也可以一息怠荒賊之哉余平生無不敏之時以力敏事則事熟以心敏志則志誠心與力俱敏也知道以來十餘年聖人之所志洋洋焉未窺其際也勉勉未能罷其力也此豈一朝夕之敏求可志哉郭君某以時敏名其齋也固將以求聖人自勵也予喜與俱從事也茍因是說記於壁如朝夕相講也齋在居之西僅完葺仰有山俯有泉左右琴瑟書史畫器皆龍足玩適而已家自宋居東梅後遷吉之吉陽門系出汾陽忠武王三十六世孫云

陳明卿曰爛明血勇狀得驍人

明秀樓記

胡　靖

廬陵黃濟亨倚江爲樓翠山環列東南諸峰芙蓉天玉之秀近在几席墨潭東山聳立屏障挾于闌檻之外遠峰露碧出乎天際長江千里演迤于前舟帆魚鳥上下游泳煙霏雲靄陽舒陰合江山之景四時朝暮變化無窮登樓敞閣瞩目左右而有雄偉殊絕之觀夫居山林者多幽僻之趣或乏遐曠之覽今濟亨之樓不出跬步而得乎江山之勝樂不亦遐且曠哉間嘗至北京介中書舍人許君鳴鶴來謁予名幷徵文爲記予曰善觀山水者不泥于其形善

爲山水之樂者不汨于其心夫川流山峙人孰不覩而知之然有不可知者匪耳目所可及要必心領而意會之人之生也稟山川靈明神秀之氣故獨超然于宵壤之間惟不溺于汙濁而能全其所稟則其瀟灑絕塵之資負出物表其油然之樂孰有踰于此乎自非知道之君子惡乎可以語此予爲名其樓曰明秀蓋掇其英而去其滓也濟亨之登斯樓也徘徊臨眺呼吸山川沖和靈明之秀氣以滌其胸臆養其性靈毓其精粹則其中泊然無役乎物雖萬變交乎前而恆泰然不爲之動日與兄弟子姓聚處宴笑

以叙天倫之樂賓朋往來焚香瀹茗觥奕琴詠以詠夫道義于斯時也必有恍然自得之者其樂宜何如也從容俯仰之間當思所以得之而有其樂以成其志者抑孰使之然哉要皆國家太平無事之賜又當相與鼓舞詠歌于照臨沾沐之下使一家而一鄉皆化而爲明秀之士則由已而推之于以見山川神秀之氣之于人也不偏于所鍾也苟將假此以侈其志氣張其耳目貿其形體而不能造夫高明退曠之域亦非予取名之意濟亨好學而喜文能琴解詩間讀靈樞經及郭景純諸家之書用之亦屢取効其

蹤跡半天下于名山川咸恣遊覽居家而又有山水之勝何江山之錄獨厚于濟亨耶予以其得于山水者多故期之之至予家滄洲與之東西相望隔一航之水凡濟亨之所有予皆共之然不得朝夕以居故泉以讓于濟亨幸他時歸老江村泛扁舟往還于白沙清溪之上登濟亨之樓以觀其所以凭闌四顧尚當分予所有爲予賦之遂書爲記以俟

李九我曰作法圓融明秀致遠思長想其胸中直恁淮洋千頃壁立萬仞乃能滔滔汩汩卓卓巖巖若此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楊士奇

三代而下以仁厚爲治者莫踰於宋宋三百年其民安於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韓范富歐號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爲心以太平爲己任蓋至於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歆慕之無已也而當時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容於小人不能久安於中或斥黜而遠還或屢擯而復用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陽文忠公以古文與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凛然忠義之氣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

暇卹小人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於滁既復起歷踐清華從容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之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考公在夷陵歲餘在滁僅三歲皆無幾微遷謫之意方日務保民而與民日益相親相娛樂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無往不自得也我仁宗皇帝在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歐陽文忠有雍容醇厚氣象慨盡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永樂庚子冬被召赴北京過滁登琅琊山問醉翁亭但見寒蕪荒址惟醉

翁亭二賢堂六字。隱隱巖石間。顧時滁之守臣。無足語者。
顧其從臣曰邦先賢之跡棄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
去之。後六年。太僕寺卿趙君和。趙君素慕公之賢。又知滁
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衆。及滁人復作醉翁亭。而刻
公所爲記寘亭中。亭後作堂。以祀二賢。二賢者王元之及
公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知滁州。其文章及立
朝大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之舊也。醉翁亭之旁舊
有六一泉。疏導加不數日。費所需不出於公而加於舊
規。于是滁人歲時謁拜二賢。退而歌詠公之文章。又徘徊

泉上。如親見公之樂乎此也。而有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
焉。昔召公布政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
況公宵樂於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
非有賢者倡率於上。則亦莫能遂所欲爲。此滁人所以有
待於趙君也。趙君名次進、字孝禮、天台人。發身科第。累任
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參政、遷太僕卿。於滁牲牧敦序。明達
大體。所至爲所當爲。以賢能稱。相斯來者。太僕少卿蘇寬、
麗塽丞楊文達孫諶、宋藏、劉璧、主簿舒伯治、及滁人耆士
民等十人。經始於洪熙元年四月。成於宣德元年正月。於
是士民等請文記歲月。其成之又明年二月甲子記。
茅鹿門曰善則歸君。篇中屢頌君明。在職代循。蔵足稔
其厚。

石岡書院記　楊士奇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遜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遜仁世孫諱伋叔宋咸淳貢始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伋叔之子子安為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毀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擢為古文詩辭復作書院又廢於元季之兵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

中益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為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郡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逢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泝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稼智者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幸貲大勢厚者為雄長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祈乎世族也吾未嘗遍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猶不類於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敎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於家塾黨庠術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庠之制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重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重況乎為天下之拳拳於學也哉不可以不記

文丞相祠重修記　楊士奇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卽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事莫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卽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遷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爲己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愈明益公志正而

才廣識遠而器閎浩然之氣以爲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爲稱首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岳申摭公所著日錄吟嘯集指南錄集杜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始建於敎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謁公祠下顧瞻祠宇弊陋弗稱遵用詔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備具又求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知世之爲臣者光明震動烺烺烈烈有公也於乎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之急務庸其達爲政之本歟庸字執中保定唐縣人寬厚明敏自太學生授工科給事中上親擢爲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剸繁之才上下皆稱之而盡心學校敬賢尚德如飭呂平之狄梁公劉諫議祠而嚴其祀事之類皆其知本之務皆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者

陳明卿曰事莫大於君父令人心熱

南思堂記　　劉球

予家食時族人希敏爲言交阯之叛也其婦翁彭友直以古費典史持郡牒撫諭叛寇著職歷新安主簿未數月病歿歿時歸道巳梗其子威因費民之懷之也藁葬費之杜社寺後意及寇平發以歸未幾交阯境土悉爲寇陷威伏圍城中久之賴朝廷弘天地之德宥寇罪寇亦懼誅悉遣中國人之留其境者歸威在遣中逼迫就道顧勢不得歸親喪以屬其親所娶交阯婦使竢所生子丑奴長而告之遂行抵家言于其兄誠誠慟其親體魄寄葬萬里外竟遭兵塵流離斬然限爲異域不得復通道路往而收以附先塋哀號攀慕之情弗克勝乃名堂於所居之西十里曰南思兄弟五人朝夕引領南向必竊神於海濱天涯而後巳託希敏來請記值予赴京期迫未復之其後誠數至京每至輒三四請予請不倦予念其悲深而意篤不可以不記夫交阯壤地遠在禹服之外其得與失固不足爲中國重輕然先朝旣平其亂而郡縣之矣使爲牧守者能諷畊桑寬賦徭漸以禮義之教如錫光之勵於政理彼將蠻貊歸華必不樂于叛旣而四野多壘使爲元帥者能出奇設備仗天威以討逆如馬伏波之良於用兵彼將授首不暇亦不難于平其叛皆不能然以致中國冠帶之士委骨蠻徼不得歸葬故土故予于友直不能爲之不悲也況其子乎雖然當時吾邑仕交阯者三人有歐陽典史堅者與友直俱授撫寇爲寇所執死炎火中有謝縣丞子方者與威同道歸威親見其舟碎海中舉家八人皆溺死不得葬獨友直葬得地且有所託視彼二人猶爲愈也誠兄弟之悲於此其亦可少慰乎

茅鹿門曰因費典史發出治遠議論公忠義人實經濟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況鍾伯律奉璽書擢守于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于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决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進謁于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頹圮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為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甓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祗祀于廟居人過客

瞻望咨嗟于是獄之繫囚交相愧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撫于江南列郡至蘇州祗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為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所在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則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于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亾身戮妻子為擄是欲求富彊而失其富彊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鬬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爾民欲為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則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為記遂書于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

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陳明卿曰俗吏不能為亦俗吏不能道

雪菴記

周忱

延陵龔伯容氏寓居金臺之墟作菴爲燕安之所既落成適季冬之月玄律窮嚴氣升同雲布而密雪下六合同縞千山俱白清肅之氣砭人肌骨伯容顧而樂之遂以雪名其菴越明年春客有聞其名者徑造其菴以求觀乎雪伯容延之以觀于菴之中但見書一架琴一張筆牀茶竈以及夫娛客之具而已復與觀于菴之外則見山之駢列水之縈帶園林之幽邃卉木之紛敷求所謂雪者無有也客抵掌而訝之曰天地之氣溫則爲雨寒則爲雪四時之間

霧露霜霰各應其候而雪則惟集于冬春夏秋未嘗有也子之名菴專取于雪毋乃誕焉伯容笑曰君知月中之雪而不知吾胸中之雪也月中之雪雪之容色也胸中之雪雪之性情也容色有時而無性情則無時而不在也且吾嘗觀于雪矣應時三白閉閘初陽有君子出處之道焉抑塵掩穢含垢藏疾有君子含弘之德焉屑瓊糝玉封條綴花有君子文藻之思焉消厲療氛變弭災害有君子捍患之功焉平施普澤呈瑞豐年有君子願治之志焉凡此數者皆雪之性情無時而不在吾之胸中復何計乎春夏秋冬之有無哉客聞其語不敢復詰伯容于是舉酒觴客相與詠黃竹之詩誦梁園之賦盡醉而罷予時與大理寺正嵩菴嚴先生俱在坐得聞其語因筆之以爲雪菴記

王鳳洲曰胸中本自如雪下筆便吐五色雲氣

永豐重修文廟記　羅倫

王祀孔子尊已乎未也尊以文也非尊以道也将為孔子
尊乎衆人棄之聖人至之孔子者道之至也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孔子之道所以至也至者立教棄者由教由其教
不尊其道可乎開元禮自天子下執弟子禮尊以文也尊
其道則未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其道也尊之何
宜靜宜巽焉動宜謙焉學宜博焉問宜切焉思宜審焉卑
汚者宜易之以高明狹隘者宜易之以廣大傲戾者宜易
之以溫良褊薄者宜易之以敦厚柔懦者宜易之以剛毅

昏愚者宜易之以通徹本之身也視焉宜明聽焉宜聰貌
焉宜恭言焉宜慎事焉宜敬移之家也為父宜慈為子宜
孝為兄弟宜友為夫婦宜正為姻族宜睦為里鄰鄉黨宜
恤時而我用達之天下也宜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天下天下之人貧者宜富安復井牧之制以養之俊秀
者宜教宜復學校之制以育之教之成也賢者宜用宜復
鄉舉里選之制以取之君子既進宜遠小人以成天下之
務宜冠婚喪祭以厚天下之俗宜朝覲聘問以通天下之
情宜黜佛老巫覡左道之教以正天下之人心宜棄詞章

浮華記誦游獵之徒以端天下之士習宜斥權謀術數百
家衆技之流以一天下之人才而化也宜明刑辟以威之
弗順也宜詰戎兵以備之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尊孔子之
道宜如此也漢唐宋之君臣尊孔子之道至此乎雖今存
可也奈何其未至也於戲孔子之道尊之至也君為堯舜
文武矣臣為皐夔伊周矣士為顏曾思孟矣奈何其未至
也今之尊孔子者問其所讀之書孔子也聽其所言觀其
所綴之文孔子也求其所以為孔子則未也昔有學孔子
者姓孔字仲尼升其堂入其室伏其几襲其衣裳曰我仲

尼也求其所以為仲尼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此人
之學孔子乎優孟之學孫叔敖也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求
其所以為叔敖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優孟之學叔
敖乎或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噫惑
也孔子之道不可及哉盍觀諸身乎吾手之持吾足之行
吾聖人也吾口之味吾目之視吾耳之聽吾聖人也吾心
之同然獨不聖人乎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孟子曰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永豐縣學新孔子廟成初僉憲陳公
驥倡之通判黃公景隆承之大尹歐陽公明成之三公者

其志於尊孔子之道者乎。伻來曰。陳公曰。予邑人也。宜有以告邑人。倫故以尊孔子之道告邑人。

林爾千曰。孔子之道之尊。如日星炳烺。人人知之。從未有人能親切言之。古今記學宮者。應推先生是篇爲第一。真有關風教。有關世數文字。

靈星門記畧

羅倫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由之。以太極爲棟樑。以陰陽爲闔闢。以五行爲往來。以六合爲垣宇。以誠爲根。以敬爲鑰。以禮爲門。以勇爲衛。以知爲先容。入此門也。然後爲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蟲艸木。動植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

武周公孔子之法載之六經者。皆吾家之所以爲教也。其教之成也。根于心。睟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而達于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叙。朋友安于信。男安于外。女安于內。士安于學。農安于耕。商賈安于貿遷。行旅安于役。天地萬物無不各安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艸壇杏。紅翠交映。天鳶淵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灑落無邊。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然至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顏子入之。而嘆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

廣大故曰高堂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爲門魏晋齊梁以老佛之虛無寂滅爲門唐儒以文詞爲門宋之諸子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化或洞闢其堂奥或塗墍其垣墉嗚呼得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詞章爲門者穴竇而入者也以佛老異端爲門者則逃于蓁莽之區而已記吾言於門使遊聖人之門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

程篁墩曰含蓄峭邃情致巧思語入理奥詞復鏗鏘有味乎其言之也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贊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于天地之間者能與于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議和辛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元兵次皐亭三宫震動宰相遯荒公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决死生于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元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眞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大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仇寇內煎於飢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劍敗績于空坑仰藥于潮陽絕粒于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以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

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大公之忠誠能降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戎狄豺狼之敬竦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叛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歟宋之亡也死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于海李芾死于譚趙昂發死于池姚訔死于常趙世當死于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死于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皆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

盡瘁備于公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于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乎

吳甓菴曰以大才大勇大忠三段發出許大議論文山節義非此不足以頌之羅公之文章當與文公之精忠並揭日月而行矣

拙齋記　羅倫

夫聖賢之道大公而至正無巧亦無拙也自王化陵夷民俗滋僞乃以君子之術理安分爲拙小人之機變幸得者爲巧是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君子安之以爲正小人笑之以爲拙也君子視圭笏爲柴柵而巧于進者以爲拙視名譽爲韁鎖而巧于取名者以爲拙視金玉爲砂礫而巧于目利者以爲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于偷生者以爲拙是果眞拙者哉吾聞之拙于人者巧于天拙于知者巧于道拙于今者巧于古曾參之魯

顏氏之愚孟子之不遇似若拙矣而巧于爲聖人之徒儀秦之辯鞅斯之知似若巧矣而拙于謀其身傳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拙者作德者也巧者作僞者也作德者始雖若拙而終則有福而無禍有安而無危作僞者始雖若巧而人禍天刑未有能善其終者也其拙孰甚焉由是觀之拙者未必不爲巧巧者未必不爲拙也

陸龍皐曰運巧思作拙記極人巧奪天致

王鳳洲曰明白正大之章

恩江橋記

羅倫

雲蓋盜觴會于恩江至于文江入于章江渚于彭蠡宋縣永豐瀕江而治厲涉濟盈民用胥咨元氏有土邑民王輝造舟爲梁指畝四百濟廢也輝卒牛齒丁氏餘湮輿服曾達帥輿人建橋而舍之翰林學士曾德裕應奉曾巽申黎州判官朱文禮袁州遂檢丁朝佐革木用石縣監大牙失里尹佟復丞孫昭祖議以克成於是丁氏歸田曾氏朱氏先貲達董其事邑司代去宰何仲溫丞徐處仁繼集乃庸勤怠迭乘經始延祐越泰定入至元訖至正歷二十祀而

後成迨我國朝圯草相因用修以鹵報壞以速成化更歷憲副閩陳公煒憲僉廣陳公騏浙徐公槐傳章湖西乃命縣司乃申郡佐鳩工于良萃緡于訟劂石于山買材于南湖藏毀完墩構舍居梁履險若平萬姓胥忭張太史元禎有辭於成知縣歐陽明請告去位強進士滿來攝縣章底定前績曰夫子邑人子而無辭何以悲我後人對曰令有之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是先王之制也先王之時司徒視學司空視土司寇詰奸田有經界里有聯比澤有陂障川有舟梁道有列樹不令者有誅所以廣惠于天下也自時厥後有學校而無教化有田里而無井牧有人民而無什伍陂障不防于澤舟梁不修于川茀塞不治于道其司民上也長厚者土木倉帑者豺虎民於是乎不堪命矣是廢先王之教也昔子產爲政養民以惠使民以義溱洧乘輿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子產小國大夫也天下若謂何哉將通九道旅九山甸九軫陂九澤同九川宅九隩以奠九州一梁已乎將奚先也曰在得人

永豐重修儒學記

鄒守益

初成化癸亥永豐縣新孔子廟一峰羅文毅公倫記之以爲尊孔子以文莫若尊以道而世之學孔子者無異于優孟之學孫叔敖象失其真其詞侃侃然至今讀之毛髮尚竦也嘉靖癸亥冬益適至永豐雙江聶子豹與鄉大夫士出貲議新學宮時中丞淨峰張公岳主其議柱史槐川魏公謙吉聚其成縣尹魏君夢賢及儒丞繼儒經營締構以臻其績首文廟次明倫堂尊經閣次儒星門次號舍次名宦鄉賢祠踰年秋八月告成林掌教應芳執訊諸生曰願

以繼文毅之聲益不敏請釋聖學之真與二三子商之夫忠信與人同而好學與人異非聖之異于人也學失其真往往出於忠信之外故以訓釋爲專門詞章爲名家著述爲功勳精神愈弊歲月愈邁而進德修業茫無與幾存義之實遂蹵然以聖爲絕德而弗可學二三子其亦致於聖門功課乎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其天機惻怛非以正行也庸德有未信庸言有未謹終於龍德剛健中正有未純粹故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兢兢業業不自滿假至於栩顛憧憧而後快憧憧者非於忠信有加也不失其本體而已矣二三子反身而驗之庸德果信弗信乎庸言果謹弗謹乎不足果勉弗勉乎有餘果盡弗盡乎自欺自慊學術誠僞之關也嘗竊惟洙泗之上從遊三千矣速肖七十矣其於好仁惡不仁皆可底績也而孔子喟然有未見之歎則諸君子向道有力竟何功課其聖門關僞存誠一大鑪錘乎嗜欲者僞之盜也仁也者誠之精也由是而約由是而樂由是而顛沛故富貴不處貧賤不去而殺身且不避彼可以尚可使加者皆不得謂之皜皜皜之真與堯舜一故曰祖述與文武一故曰憲章與

天地一故曰上律下襲與天下萬世一故曰刪述以垂憲是果何修而得之誠者天道聖人事也思誠者人道學者事也建學立教夫非進學者於聖乎曰孔子吾師也自顏孟迄諸儒先曰吾師門彬彬也駿奔於斯陟降于斯詠歌于斯吾獨可以自棄自小已乎學之失真舊習牖之猶可誘也發其牖而一新之當道之鼓舞邑令丞之勸勞鄉大夫士之規畫寧獨文具而已忘食忘憂不怨不尤竭其才以尊孔子之道寧爲真叔敖無爲僞優孟流峙金牛山川具在豪傑林立弦歌洋洋益不敏固宗國也願與二三子

敬圖維新之典。

瀧岡書院碑記　　鄒守益

瀧岡書院祠。爲大理丞鄒公瑾而作也。公嘗靖難之師。及同邑監察御史魏公冕。死于位。一時若天台方公孝孺。臨江練公子寧。廬陵曾公鳳韶。分宜黃公子澄。凜凜然有叩馬采薇之風。仁宗昭皇帝。詔方孝孺等。皆是忠臣。大哉王言。與師尚父義士之稱。炳炳千古。彼臣祇若德意。罔敢羞他。諸公咸俎豆鄉賢。或書院以專祠之。正德壬申。某歸侍易齋大夫疾。三年而疾小間。大夫命之曰。永豐。吾宗國也。寺丞御史之烈。其可以後。羣公遵奉命以諭于邑之士。皆

訢訢相告。庠生裘康、陳本、劉棫、陳命、李觀可、劉希昭、蕭旦、合辭以呈郡守伍君文定。督學政田君汝耔。協議建之。丞下縣。立二公木主於鄉賢。大夫復命曰。寺丞公吾同譜也。其幸族屬祀之。使從兄守泰入牒于郡。郡丞朱君袞。分守陳君洪謨。巡按李君潤。行縣以入官故址曰。東義倉空地爲之。曰公之精爽。其尚樂故土乎。族之長光緒。率子姓元化、垂璁等。建堂于中。前爲鄒氏大祭祠。外爲瀧岡書院。總之以周垣。歲以祭鄉賢之明日。潔牲俎而行事。而碑應下。使國寧來徵文以告來者。嗚呼。人莫貴於自立。自立莫大

於忠孝。忠孝不失以善其身。則雖流離顛沛。刀鋸鼎鑊。而天下後世。猶哀慕而章顯之。矧於同姓。若茂德秉義。負國而辱親。則雖尊榮炫赫。秉鈞胙土。而子孫且羞以爲祖。矧於天下後世乎。繄之詞以誡吾宗。詞曰。昊天生民。各有正命。維忠維孝。以若恒性。禍福無端。貞脆有定。章其淑慝。是爲殃慶。有爾君子。盍以爲鏡。孰無此身。余何弗敬。

李忠文公祠碑記　鄒守益

古之君子。毅然自任。以天下萬世之重。故制行宰物。以理義爲準繩。舉利害毀譽死生。不足以回撓之。然後德成名立。赫赫乎揭日月而震風霆也。後之君子。急近功。謀小利。畏損其身。以徇一時之好。若春禽夏冉。非不快一時觀聽也。而泯澌乘之矣。甚者或爲封豕豺狼。以犯不韙之所嗟乎。均是人也。耳目身口。孰非天地之孕合。而父母之遺哉。而善惡之相懸。遂至此極也。有志於自愛者。可不慎所立乎。吾吉州以忠義名天下。自歐陽文忠公以至于信國文公。皆所謂任綱常之重。而浩然于天地間者。入國朝以來。忠文李公。慨然以古人自期。涉艱履險。九死不悔。而精忠義槩。貫鬼神而孚蠻貊。昔長孺責難于漢廷。廣平正色于思勖。亢宗遺愛于大學。疏氏嘶榮于少傅。舉萃於公之一身。故公定價歸然。俎豆於數君子之間。天下無異辭。嗚呼。可謂一代之人豪矣。於是忠愍劉公以直諫死其職。鄉社舉以配公。有耿光焉。老成凋落。俗尚頹圮。扶植風教者。恒思章典刑以閑其決。正德乙亥。某與王君世文言於于尹桂。祝忠愍故事。專祠公于城隍祠之右。而未果。後六年辛

巳。庠生王世俊。請于唐推史龍屬俞尹夔嫣工程事。始克成之。駿奔有楚。神明如在。而彼谿谷之鬼。覘公之堂。摺伏堦下。將含悲而不瞑矣。然則及其髣髴之尚存。而不思惕然自奮。以肖天形而無忝所生。顧甘於艸木猶偃而莫之恤。其亦滇可哀哉。迺爲迎享送神之辭。以貽公之曾孫朝聘公而俯聽之。其尚有以相我邦人乎。辭曰

新宮兮碰砌。籩豆兮有秩。笙鼓喧兮東方聰。公之來兮如雲。百靈衛兮金甲屯。懷故邦兮神欣欣。欣欣兮故邦。招忠愍兮翱翔。夕吸梅蟾兮朝餐東陽。神之忠兮穰穰。挽天河

兮洗下方。剪誅蝗螣兮長養。鸞凰千秋報祀兮思無疆。

劉忠愍公祀典碑記

鄒守益

雨溪劉公以侍講疏天下十事。首勤聖學以正君德。終修武備以防外患。上悅之。下群臣議。會權璫王振怒其侵巳。嫉奸黨馬順。誣以事下獄。公屬僚憤罵。竟支解其體。天下大夫士。悲公之忠。噤無敢言者。會僚布衣成器爲文。哭于龍泉山。名曰祭忠臺。土木之變。朝廷族振家。而群臣競擊順于廷。其黨咸棄市。始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愍。遣守臣諭祭于家。復祀于吉安忠節祠。位次文忠烈下。而公之子鉞及鉞市地邑治之北。以創專祀。當道好德者。顏其祠曰旌

忠。坊曰大忠。而曾孫績、棨次名公草作。若李忠文之銘于肅愍、彭惠安之贊、薛文清、羅定山之文章、恭毅羅一峰之挽、李文達之日錄、名曰忠愍事蹟、而刻登諸梓。於是公之忠烈烈然矣。玄孫祚、猶以祀典未舉。於褒崇弗備也。偕郡邑諸生。呈於中丞汪公玄錫、柱史沈公越、檄邑尹李君一瀚、議於春秋丁祭。市羊豕香燭。縣官率儒學師生致祭祠下。責令守祠人劉文琟等。籍田以修祠。會新尹潘君璵至。與祠教張君天叙、阮君相、鮑君壽、肅然協舉祀典。命諸生弘淵、弘溫、以徵記于益。益也嘗聞幽明之故矣。出於集義。

則至大至剛浩然常存軋磨日月噓吸陰陽磊磊落落如
龍變而鳳翥命之曰昭明昭明故其神不亡出於不義則
人非鬼責氣薾魄奪將蝸縮而蠖伏命之曰淪昏淪昏故
其鬼不神古先聖哲緝熙敬止雍雍肅肅亦臨亦保實與
天地參而四時同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其次則忠臣義士精采赫奕炳蔚大衍合地與
焄蒿悽愴如將見之故曰仍羽人於丹丘與秦初而為隣
其在睢陽效忠天寶厲鬼殺賊若掎左券豈繫氣數適合
其昭明使然也跡忠愍公之素履凜凜以古人自期睦于

家孚于鄉誘迪于後進啓沃于經筵清介于蜀府先見于
麓川所謂集義養氣要非一朝以為烈者故馬順之子怒
罵奸逆逆黨褫魄編素所免祝睢陽尤烜赫而百餘年來
縉紳大夫士口道德口氣節口行誼口文章合辭愛慕若
哀其父兄親戚而道出祠下罔不瞻戀欷歔慨然有神遊
八極之想屈子所謂超無為而隣泰初其果倫誕不經也
耶或曰伯有之厲非淪昏乎而亦赫奕如彼曰是奚足惟
也安史亂而睢陽烈胡元偪而文山烈王馬橫而忠愍烈
其禍至於戎夏易位邪正倒置皆伯有之恭也陰晦鬱結
羣魑晝舞杲日一昏百怪府易公之昭明磅礴與睢陽文
山俎豆百世而淪昏羣如鴻為坎風凡自君子鑒往燭來
可以思齊可以自勉可以慨然得師矣昔韓昌黎於甄氏
父子事以濟之節不屑祿仕而迫能剸身以標自其先俱
行應史法以勸善若忠愍公所遭視濟尤甚而參政錄當
馬順之誅手刃其心以復父讎意使鐵案不與權奸同朝
權奸誅始仕而參議綱及邑尹綱惓惓表揚忠節徹天下
耳目至於思州稚力衆肥典老而不懈迺迫復爽桊有光
焉於法皆章聯得書以為世濟其義者勸

永寧縣重修儒學記　　聶豹

永寧故有儒學圮而不修四十年矣乃嘉靖癸巳熊侯特請于上撤其故而新之新之而大備其費則料于公帑得贏金若干以不足復捐俸倡民又得金若干鳩工於癸巳之八月越明年四月十九就緒也巋然改觀而寧之校至是始可與吉之諸邑稱先是甲午春予與東廓鄒子暨九邑諸友會講于郡之青原山侯嘗酬庠生謝某周某尹某徵記于山中予未有以報也丁酉臘月新令至丞嚴烈亦惟於學政是謀乃復戒三生速予言予曰唯諸生其知

所以為學乎我朝以舉業造士崇理學也理學大明於宋故談理之文無慮百家而足以詔後世繼絕學者篇凡有四曰易通曰定性書曰西銘曰易傳序今之業舉子者有一於此乎有一于此乃殊驅而驟進焉謂為有司之罪宜也而世恆慮夫有一于此者之未易得也蓋四子之文四子之學也是豈可以摸擬藻飾為哉是故持格剛方如伊川守禮嚴密如橫渠學者苦其人而難之或然矣乃無欲主靜之教大公順應之學皆原人心本體之易簡日可見之行也日可見之行而文生焉是謂天下之至文如易通定性書佐佑六經卒為百代殊絕之見光天下以為瑞益不但係一方盛衰云也而世每厭其易簡以為不足為而日沾沾焉循格守度以取必於有命之得及其不振而遂諉罪於山川之數有司之不明是豈侯之所望也侯姓熊欽名椿之臨桂人新令覃潯陽人也名熙邑博南海林滋江浦吳某董役勤勞則義官某俱於法得書

吉水縣儒學尊經閣記　　羅洪先

經之爲教古矣經之名則非古也經之爲道尊矣經之尊則非古也古者聖王欲人各得其本心以明倫也躋之以比閭族黨之師皐之以學校庠序之地齊之以智仁聖義中和之德畀之以孝友睦婣任恤之行而節養磨揉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所以節養而磨揉者則習禮之進退升降周旋俯仰之容以束其體合樂之疾徐清濁屈伸綴兆之度以平其氣操射御勞役之事精書數煩細之業以出其智力長其技能使通達而不滯於方安使而不匱

於用蓋接其精神而有可師承其指意而無難諭其教之行有出於名位之外者是人即爲經未有經之可名也及其學成而授以政也則宴饗養老勞農讀法所以行吾之禮也殷薦陳風數言興道所以行吾之樂也選才斷獄治賦執馘所以行吾之射御與書數也容其則以憲老禮之沒則以樂祖祀之其道之尊有出於名位之上者是經即其人未有經之可尊也及周之衰教弛道喪孔子生於魯而魯則周公之遺也易象詩樂之書猶有存焉孔子悲列國不皆魯而後世不可以無遺也自衛反魯正其舛雜而竊取之義莫大於春秋然猶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蓋深慨無能自致夫節養磨揉而徒託之於經焉爾孔子沒未及百年諸侯去籍處士橫議其紛裂而指訟不待秦火之爲烈也夫人以經存猶爲糟粕而又出於煨燼之後緝於蠹蝕之餘是所存者千百之十一耳然千載之下有欲窺古人精神指意之所歸與當時士大夫出處之所及者尚有所據以得其彷彿然則經之必名於後世與後世必經之是尊者豈得已哉漢唐而下訓詁專門人皆數十百萬言其於經也蔽昧剸劃而辨所助其去煨燼蠹蝕亦

無幾也雖然今之爲經未有困以數十百萬言之皆通者有能諷誦其義修飾其身苟不至蹈戾即爲今人之所材而或善講習之語工程試之文苟不至於背謬即可不棄於有司固非若古之傴僂盤辟酬酢授受以爲禮樹傳考戞擽持鈞調以爲樂而又蹤送趨縣推布衍繹以爲射御書數其從事爲甚密其計時爲甚專然未聞人之可尊如前所云者出乎其閒而甚則實與當期數百里之邑曾一無以應明詔豈節養磨揉卒不可廢經雖存亦必有待其人乎吉水令石首王君之請以明經起家與學禮上而

丞以長沙陳君時中緒治起廢之初嘉靖丙午冬值今入
覲邑以無事建尊經閣於儒學之後高幾四尋廣踰六咫
而深與高稱不關公帑旬月就緒明年王君返翼以兩廂
费閣椽栝具備且飭未幾升徒朱君錫來爲學諭日督學
者講習而程試之然尤拳拳於古人之說又以爲經之不
完則閣猶虚也既三年將齎縣金入大學射市之白于巡
按御史曹君忭復得罰鍰若干以行明年辛亥至自大學
遂有漳州之命乃韓石謁予文記其役予惟孔子之於六
經猶后羿之彀率王良之範馳驅也爲羿與良者非必率

範之拘也然舍率範無以造乎羿與良六經者吾心之率
範也即經求之而吾心存焉其弗槃於吾心者必經之言
有不盡也而不可以不及之吾心即吾心求之而經存焉
其不合於經者必吾心之誠有不盡也而不可以不準之
經反之吾心而後得孔子之全經雖謂經無損於煨燼蠹
蝕可也準之經而後得吾之本心雖謂經有補於節養磨
揉亦可也以經爲節養磨揉之具則質之偏者不得不移
習之深者不得不變立其大以致明倫之實而出其餘以
應今甲之求凡吾之悅諸心者不啻開籥詔於齊庭而言

動可則唐虞揖遜於一堂也凡吾之研諸慮者不啻觀河
圖於周室而喜怒不僭周孔刑賞於兩觀也始之以爲節
養揉磨之具而卒冲融流動於精神指意出處措設之間
益經之可尊者固如此若夫度閣之儲亦猶古者懸象魏
而徇以木鐸固有司之所以不廢也諸君烏得而已諸嗚
呼學者其毋畫其力以自棄於今將務反其本以期進於
古也哉其無比經於虚器也哉朱君所市御製書之爲卷
幾經之爲卷幾子之爲卷幾史之爲卷幾集之爲卷幾總
爲卷幾嚴扃大櫝藏數于有司授代必稽斂舒必時任在
來者

永和歐陽監丞祠記　羅洪先

余嘗遊永和瞰江爲慧燈寺其旁累甓爲門橫石題曰監丞祠而土塞其下其內墉覆級隧漫然不辨位序問之漬于乙未之水者也始余觀郡志及諸紀載觀感公之忠義因爲訪宅里與其葬處至米巷署門如石題而西位于寢旁列祔位并謁而退蓋即鑑之所居其成之歲在嘉靖己亥而鑑則族之十四世孫也當公奉使死于金受禍最慘比推恩以無子官其婿而寓祠於臨於是故鄉遂無祀嘗時之人莫不悲之以爲天之禍福何可外也百十六年四

世從孫文龍請於郡侯江公萬里爲之祠族人守道記之又九十年七世從孫觀生復起廢而嚴其制又二百餘年而潰於水即所遺石題者其地固未易也嗟夫時人之言禍福者取必於外而不取必於其心此固不足以知公即使如時人之言其足悲者豈爲耳數世之後祀耶否耶孰籩豆趨階祀而望聆謦欬者非雲來耶夫忠義者稱吾心而出之非有徇乎其外也得吾心即得人之心得一時之心即得百世之心昔之聖賢之心存乎人者歷千古而一日是以不朽豈必待其尊崇歸仰以爲重哉蓋百世之心即吾之心不隨身以存亡亦非加損於外可以爲悲喜者也夫百世不亡固不在必祀與否而尊崇歸仰自其心之所不能忘又況數世之後與其族人思爲祠以祀之豈非徇乎其外矣世之有愧於忠義者牽繫目前之愛且畏蹈禍耳脫然于目前畏愛可以百世不亡而其祀亦且不廢將孰爲禍孰爲福是豈時人耳目所可及哉公之爭地于深也以爲祖宗創業百六十餘年一旦不能守而棄之人不可以訓故寧以死而不惜今故祠之地歷三百年未有易也彼無關於疆場來去自全其家計若得矣然卒不免于

飄塵今夙且貽世僇自時人視之其亦有省否乎鑑之祠公也以文龍守道觀生祠且不媿于公且能祠也而復綴以始遷與其四世於意亦曰使吾親食其旁不愈於特饗乎嗚呼觀于鑑可以知百世之心觀百世之心故祠之復吾知有人矣

富田文山先生祠堂記　　羅洪先

文山先生生于廬陵富田出而仕遊廻于臨安更歷筠宣洪虔湖南諸地赴闕之難間關于平江毘陵真楊閩浙流離顛頓于空坑五坡嶺海之間而死于燕京之柴市世以先生之死足以鑒萬世之人臣也蹤跡所至皆特祠嚴奉之而郡中祠故不特其在富田則又隘迫至無以布俎豆君子悲之將毀淫祠以就其役持議不果久乃特祠于郡東之螺山富田去郡稍遠無相問者夫先生功行應祭法其缺典猶若此今佛老之廬一郡至數十而一廬直且千

萬獨不之厭曷故耶士庶服舍有定制閭里憑凌貲畜居擬王者而先生爵列上卿茅茨不掩觀風者亦將謂何今祠堂廣三十餘尺後寢前廊僅可旋武則嗣孫熙請于分巡參政張公元冲得廢永寧寺基而半給公帑始議而盡力者富田巡檢蔡五美也蔡以微官乃急其職之所不及彼何求哉議之始在某年某月歷數年重門猶不能備蓋熙之獨力也或言先生捐身殉國何有于家炎祉已屋而故鄉乃享特祀夫豈其所欲哉嗚呼是固先生之心而非所以祀先生也海上之役同侶踣瘞藁寓題識悲不自勝

此亦先生之心也而桑梓枌榆不戒剪伐阜陶砂而若赦餒吾心其忍乎猶子吾兒之語固知不甚遠於人情矣蓋當其在國國爲重而身爲輕及其不救悲其身者亦何以異於悲人之國而豈悻悻于溝瀆之見哉使元果於不殺黃冠故里出備顧問彼固以箕子之事自處而或摧殘以畢旦夕之謀引決以絕飲食之奉取必於一死而不免矯俗以立異宜其甚不屑矣惜也言不卒驗使萬世之下徒仰其忠而不見先生之大比之取必於一死者之所爲而未深知其心則事會使然也夫取必於一死者大抵激發

於意氣處迫於利害拼割於倉卒而是三者又多係其所遭謂非忠於事主固不可槩之以大則未也功名滅性忠孝勞生非先生語乎必至於是而後謂之有悖夫有悖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寒責與人同情而不爲人情之所牽人皆易從而非示人以絕德此先生之忠所以爲大而謂有擇於故鄉之祀與否固非訓矣神遊八極無乎弗在風馬雲車亦或徘徊先世丘壠而歆歆過其故鄉歲時烝嘗隨感而至有不望之洋洋者乎夫忘家而家存捐其身而身乃萬世同其姓者咸以不獲屬昭

穆效駿奔爲深耻而當時赴難之人竊伏鄉閭首鼠冢息敢於負國者抑亦何限卒之煙沉澌盡迄無噍類使人入其里問姓名即啞瘖之縱令子孫有遺亦不敢直書爲祖故塋雖存曾不得享麥盂之獻嗚呼此亦萬世之鑒也因太息而附于記

寶慶忠節祠記

羅洪先

臨事者理常詘而勢常勝君子處事未嘗奪于所勝而病于所詘夫君子豈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下之廢興不可取必時之得失不可強爲而取必者橫于中則顧慮觀望之私漸生而貞固迫切之誠日撓因有假雖無益之言以文其過而逃其譏皆失之于利害之較太深而是非之斷不早易素履而蹈大難其職此矣是故君子寧避于愚無寧失之巧寧正以敗無寧倖以成決性命于萬一不測之虞無寧靦面目以取儈于歲月不可希冀之命非昧時變

也吾之是非其理固然不容解于心也不逆利鈍故能成武侯之忠不必禍福故能大魏公之壘然二公之事猶可言也屈平殞身于楚王疎斥之餘令女矢志于曹氏盡絕之後生不足以關存沒不足以翻情雖比于自經溝瀆可也彼暇計夫成與敗益與否哉然而君子至今誦之宋至德祐譬之垂絕不可救藥之人四方土崩非有同盟敵愾之連也萬里孤臣非有殊知深結之恩也海嶺播遷朝命不通非有重購厳憲之誘迫也遠近送款靡沸成風非有單辭微文之譏摘也而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西南之徼

泰和曾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乘勝得志之會畢命遂志與城俱亡其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爲不善處死者言之也雖然死而不足以成事者有矣未有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能死者也故求成于事之可爲者非難求成于事之不可爲者爲難死于事之必可爲者非難而死于事之必不可爲者有甚難也公非其人歟

唐荆川曰羅念菴見道極精故所記音響悲壯聲調淋琅所謂負忠義之心而發忠節之論者歟

太守長沙周侯去思碑　尹臺

自三代德衰諸侯各含私智相矜後先王仁天下之政息矣秦罷侯置守倜然自擅其威用然繼之者有德易與勢固足持延久遠故其制遂莫或更焉繇是黎黔之命一切寄重於郡守守得其人則環千里爲境小大治民之吏莫敢不順教令以施綱維而流理化民是以得樂業致滋殖先王仁民之政時猶幸見其彷彿焉漢宣帝有言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信哉守之寄重識時要者蓋急先也故孝宣之世良吏彬彬特盛黃龍地節之治赫然

著美一代嗣後願治之主欲致斯民又安其道未有能易之者我吉開郡控據藩省上游領屬邑九名城參三之二其稱江右壯郡舊矣在守之流功澤晉宋以前鮮述已自唐歷今千年代有章聞于史牒者其人非不彪炳一時然考績業所樹建能不詭名實之歸抑何寥寥不數覯也明有天下掃元政之陋慎擇牧長象斯民于三代之隆故我吉洪永肇治簡朱振迹宣正繼序慈谿叙庸世頌陳侯之賢庶幾召杜今郡有侯遺亭小夫孺子過之猶詠思其德低回留不能去可不謂後先良吏之蹟絕乎乃後弘德之

際二張藏發治政術益之嚴迫今數十年中余耳目所及
視聞咸稱漸貴爲難能遴哉偉乎此六七君子固顯允那
代之良乃猜所施措則各因乎其時不可概律也自是而
推賢議能非協其人值或政革驟遴事遊實任民弗深被
其澤固衆著苛墨肆鵰者勿論矣大忠我民長沙鶴皐周
侯始以南銓大夫攝守是邦惻恤民隱惄若疚病之負其
躬下車甫旬即問民所苦取舊政悉滌新之剷宿忿懲猾
胥禁姦游杜沉湎凡諸蠹患在民抑既蕩滌無餘戾矣爰
以其間集諸僚佐暨若九邑之長敷心腹腎腸布之話言
人文紀畧　記　五六　卷二十　三
俾康俾乂俾協庶政于一軌於是作六論以詔諸先而治
教之紀法有術刻治行志訓以勗諸後而政學之章程有
稽益九邑吏治得失之故民俗良惡之歸塗不紊厥條貫
故以試行事導之無弗應以施禁令推之無弗協僚友薰
德則著羔羊素絲之節闔邑承休則振鴻鴈中澤之恵通
自郊鄘遠至山藪荒阻之畔即所臑迪惟恐遺或後故
朞月而民獨方三歲而隱俗潸革其恥昔之熟爛慣或致
侯之詣詞者不易人而同趣矣會侯報政郡人思乞侯於
朝弗果乃無幾貨竹學憲之命遂下民齎咨涕洟爭攀臥
轅侯者積壅至傳車弗行父老咸嘆以爲昔今所未有於
是侯去政數月郡縉紳先生暨庠校衿佩士自太宰王公
學夔而大莊諫賢侯足追配前慈谿之德例傳載古良吏
所至民輒懷去後思若侯不其近之與盍葺陳侯遺亭牓
以懷德而撮侯治行鐫石刻文豎亭中用升標二侯遺思
於永久揆義砳可衆哉曰然乃以文屬余俾勿讓余觀漢
循吏若文翁黃霸之教化朱邑召信臣之愛養史述其事
民到今稱之侯所治既無慙斯倫之選世豈無良史爲之
著白以傳者若余之不類庸詎足爲侯推揚雖然二三君
人文紀畧　記　五九　卷二十　三
子欲引侯去思于無忘抑使來者之尚有勸則助流邦教
固大余又烏敢以琳陋辭乃摭衆所論誦撰次之使鑱諸
石而復繫之詩焉其辭曰
自昔有作吏治稱難政匪人又民孰與安在先王世列壤
建親莫方分守使綏兆人侯甸庶邦疇敢弗若庸庸祗祗
求民之莫侯易而守民弗世有推賢俾牧政始更授繹繹
我吉包江負嶺郡鉅政厖民擾弗靜媞媞周侯其來孔時
撫摩疲瘵户恤其私召我邑長勗之政常曰毋槩守民弗
爾藏廸我士校弟子暨師譽髦無斁其敬爾儀小大佗佗

聽誦咸飭施及遐邇徧為侯德始侯之來民壹輒脐侯援
諸隕俾即康彝侯久于政民既胥懌今其去矣胡忘厥恤
睠昔陳侯俾我民墍侯後百年民仰怙恃維陳有亭懷德
聿舊侯茲去我其思多乂蔚彼螺澳湛湛川流蒸人樹之
詠二侯休千秋式慕厥問逾光刻詩貞石庶亦無斁

白鷺洲書院永堤記

王命爵

往歲辛亥不佞行役過里會楚靜峰汪公佩二千石章綏
來守吾吉既謁公宇下退而語郡人士曰吾吉人文與域
邇稍稍非故吾天惠君侯起家春官用能以經術飭吏治
郡何幸比居長安日聞公治狀稱其莫能名大都興學育
才惟修復白鷺洲書院為亟亟不佞輒然擊節久之閱歲
甲午行役復過里辱公觴之書院升其堂憮憮如登其閣
峩峩如徐而臨月池步號令秩秩如已環視所築堤若護
堤屹屹如也為之低廻不能去公曰余無似微諸大夫國

人之寵靈幸而修江文忠故事規制顏額一仍其舊獨計
洲當章貢瀘水之衝弗堤弗障弗永猶弗堤其在文忠時
或者關慮以有今日余故寮寮殷鑒謀之永新人劉篤尹
君學孔以為然遂屬董厥成而我邱其邑人義助茲舉也
將永恃以無虞乎竊號堤曰永子其謂何不佞居常詩隲
古二千石若杭之蘇堤滑之長堤東郡之金堤泰之捍海
堤汾之文谷堤類以是有聞曾無與於經術至循典學育
才獨文翁一人跡所為惟是選小吏起學官使弟子受業
非有石畫鴻規周謀長慮視士肆如家塾視有司傳舍如

子孫世業三載若心千秋盛事若公茲舉也者郎文翁謝
不斂詩之美符侯也以作泮而玚韓侯以實墉永哉斯堤
亦墉之實嗣魯頌而興歌今之白鷺書院是已雖然都人
士詎可於斯淺之乎窺公也夫堤之為言坊也堤以坊水
士之堤以坊身其經營汪厝以坊民其卷石撮土以坊天
下後世論云千尺之堤壞於蟻穴乃士趨徵湎蟻漏攸懼
高者於唯听卑者毀廉隅通者殉朝市僭者傲丘壑唆者
排山海惆者面牆壁甚則毀廉隅而於唯听傲丘壑而殉
朝市面牆壁而排山海愈變愈幻靡所底止盍今滔滔皆

是如吾吉麗澤之遺豈不猶有存者以彼風會之漸磨耳
目之染濡所求乎砥柱中流斯亦難已公下車至今三年
所其坊身惟廉惟悉其坊民惟惠惟公行且推其緒餘出
而建牙仗鉞入而調鼎握衡風俗人心若廻狂瀾於旣倒
將天下後世永攸賴焉都人士所不稟教吉副德懿揚厲
濯磨非夫也且無為貴吾吉士吉士稍聞不佞語僉曰然
聞之公公曰然於是公以奏最從述職行至上洞啓明堂
嘉與吉二千石間狀公拜手稽首曰臣守吉不逭宋臣江
萬里明甚徒以修復書院或無貽前守辱昔萬里丁未邇

尚得請于朝錫之御筆方今聖明在宥迥不作人則萬年
一日也臣請得如萬里請上且悅俞行賜金紫車蓋褒美
之意嘻審爾公之勛名百世不毀可也斯堤亦永永有闡
哉公諱某字某別號靜峰楚之黃梅人萬曆庚辰進士

京營戎政府題名記　　鄒德溥

我國家京營之設蓋彖漢之北軍云業以錦衣諸衛衛宮林矣而此獨王畿徼京師彷彿漢南北軍相制意而所謂班換兵衛取諸山東河南中都次寧抑又有漢調三輔之規焉然高皇帝使以衛兵分隸五府獨有所謂五軍營爾自文皇帝聚兵北伐歸而結營團操廼始設三大營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營以勳臣二人提督之然不爲開府置象也當此之時蓋有勝兵四十萬稱拔勁云逡巡至于己巳之變而營務弛矣於是于肅愍更置簡驍鋭十五萬分

爲十營而訓練之命曰團營而其餘者爲老家營蓋一變也然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強斯亦有足多焉當時仍用勳臣提督藉以大司馬其後益團營爲十二而所爲提督者如故正德初至用中貴人參之號監鎗而戎務滋窳矣嘉靖中廼設東西官廳簡驍鋭六千人爲聽征又一變也蓋自三大營選兵爲團營團營選兵爲東西廳有東西廳而團營又與老家軍等矣則積弊耗之漸也肅皇帝深懲庚戌之變廼詔較中貴人歸盡罷所謂提督東西廳者而復設三大營爲神樞并舊五軍神機爲三特設提督勳臣一人爲大將又特命文臣一人協理之則今所謂戎政府也蓋舉十餘萬衆而統于一自開國以來兵權未有若斯之重已乃趙文貞益嘗奏言兵權獨重強者挾而可虞弱者又引嫌而不敢振非所以強兵固國之術也則請倣祖宗分府意錯置五營各擇一將董治之而大臣以時巡覈校閱焉乃行之三月見謂號令不一而復議專統矣豈分合於時固各有當歟抑自有要領在而不係乎法之分合歟臨淮侯李公言恭少司馬辛公應乾今在事盡籍前任人名氏勒之石而屬余記爲叙述營制與革之畧則因系

之曰於都哉今所疏名者非勳臣卽文臣也夫勳臣與國誼同休戚文臣本以明先聖之道發家而並都天朝之高爵至悉舉所謂爪牙者付之所不盡心簡卒蒐伍忠貞以衛天子者非夫也試披斯籍而稽之卽公忠營職之士未嘗不忻然願爲執鞭至強不軌弱不振如趙文貞所云者掩口不欲道其名則無論聖明在御靡所逃於三尺卽摻諸天下之公是非而榮辱固已懸矣士宜何居焉夫討讀竭智爲國揚武壯士之槩也精白一心捍衛皇家藎臣之軌也執節壯猷以功德自垂不朽哲人之致也繼斯任者

觀於是碑亦可以悠然興矣而余又惟天子有道守在四彝要惟撫綏民生保固疆圉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至使營兵設而不恃是在綸扉哉余不佞益重惕焉

田鍾台曰叙營制明練該博是通達國體者而雄宕奇杰之氣令壯夫生色

金牛山品泉亭記

劉同升

金牛寺。右峒之下。有清泉焉。余與季房艮辰月夕。逍遥步出小東門。酌而賦之。即杜門不出。亦令童子持水符新汲烹茗。兩人未嘗三日不極晤言之歡也。猶憶禪室一燈。梵唄聲靜。連牀風雨。各持半偈。幾若世外人。又記春江初泛余兒書舫艤于寺下。自鸞洲迤榜陰相借。客至飲以佳茗。熟火旋汲。可供頻人揮麈。季房謂余宜亭其上。顏曰品泉。嗟乎。少壯幾何時。邈矣河山。真不勝酒鑪之感。季房自余第後。如身得之。遂夾計終隱其詩其書其人以並此泉。余

言無媿。南州湖亭。以孺子名。廬陵泉亭。以馬季名。皆郡志所不可少者也。郡人劉某書。

品泉亭詩　　金牛寺泉。郡中最勝。視予鄉七里之泉。伯仲之間。無多讓焉。馬季名曰品泉。則泉以人重矣。載之郡志亦韻事也。遂為賦之。

仕宦既懶遂南轅。三夏一室不出門。炎天艸木皆焦卷。塵娑兩几忘朝昏。七里清泉日新汲。恒恐多汲竭其源。處若巳過至城市。金牛寺下宿雲屯。况逢三五明月滿。絺衣夜坐風塵浣。雨後天玉秀可餐。旋汲涼泉食一盌。塵談竟夕

風露清。石瀨滑滑歸與緩啜茗忽憶少年時。秉燭爲歡愁
復晚。當年艤舟聽泉聲。隱几清夜常冷冷。不覺百愁爲之
斷。猶如水觀忘世情。客來笑我煙霞癖。七盌若厄大瘦生。
素心晨夕兩不厭。禪榻一燈話天明。十年流寓金陵久。惆
悵此泉非我有。豈是清福天所惜。安得勝地長斷守。何況
薜蘿易釋緩。無復幽蹤及五柳。憶予傚游金馬門。一麾五
年空二酉。初春且欲料裝遊。流騎縱橫心百憂。長拋泉石
何所戀。時艱敢復爲身謀。解嚴已屬班師日。還山因復營
菟裘。人生出處信非偶。重來又是舊金牛。吾鄉仕宦殊不

少。五嶽難期世累了。南州孺子一空亭。歲歲年年傲花鳥。
金牛之勝以泉名。我酌此泉憩小艸。品泉分付與幽人。其
意可爲知者道。

予坐雪山時、夜雨初涼、旣作品泉亭記、尚有繭紙一幅、
因賦此、信手輒書、未加點定、殊覺艸艸、俟亭成勒石再
錄過、付匠氏可也、癸未七月日跋、

移楚總兵左良玉檄　李邦華

炤得敵寇交訌。南北告援。朝剪無聞。宵衣是廑。本部院因
朝大臣、一生忠孝。痛切國恤。罔惜頂踵。誓滅逆賊。以安王
室。以慰至尊。初請督援入衛。繼請倡義勤王。劍及寢門。義
旅雲集。其有禮于君父者。本部院不惜下詭澤之拜。其無
禮于君父者。本部院不憚嚴鷹鸇之誅。如貴鎮、正本部院
所仰望同仇。修我戈矛。共揃腥穢。勒此無疆大烈者。項傳
麾下全師至安慶。所過騷擾。漕鹽商船。疑阻不前。長江中
斷。震動陪京。本部院聞此。不禁駭愕。竊度其中。必有大不

得已之故。以貴鎮之高明。決不輕舉妄動。至此。方今賊寇
郎甚鴟張。然以列聖之靈。與皇上之聖神。雖遊魂稍稽。而
膏斧不遠。貴鎮不於此時枕戈干城。與疾討賊。奮建無前
偉績。乃甘自非薄。貽誤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兼漕糧鹽
課商稅。皆關係國家大命。軍興方午。需此孔棘。且孝陵在
望。烽火易驚。萬一南京文武。及漕鹽關倉各衙門。不察亮
貴鎮之心。或舉此以上告。貴鎮即敝矛。其何辭以自解。況
十五國豈無豪傑。十六載豈無人心。即在各鎮、及麾下諸
營。將安保無從中覬覦伺變者。倘舉事一不當。身家之禍

何言而一污青史。萬古浚滌。智者所不出也。本部院奉行天討。亂臣賊子所必誅。猊猻會合。揭旗有期。當遇貴鎮于鄱陽之間。檄到。煩貴鎮即刻嚴戢兵丁。疏通江路。毋許攔搶清鹽商船。毋許焚殺搶擄。縱有缺餉等情。宜告所在地方官司請詳。速速勒兵還鎮。毋得藉口。逗遛騷擾。即不然。且暫留皖郡。候本部院到。為設法措處。毋許擅下安慶一步。以致訛言風傳。震驚陵寢。本部院竭力可辦。尚思為朝廷弭此大事。為麾下濟此飢軍。貴鎮上為國家。下為身名。俱宜勉聽鄙言。圖收桑榆後效。否則。義旗廻指。本部院不得與貴鎮玉帛相見矣。為此令咨前去。煩為遵照。將離鎮緣繇。并近日沿途情形。備詳回報。以憑裁酌施行。

郭旭瑞曰。詞嚴義正。可不戰而屈人之兵。

人文紀畧目錄

卷二十四

書

宋

明

吉州人文紀畧卷二十四

盧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書 宋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歐陽修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

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屈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

沒之亦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閤下學老文鉅為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茅鹿門曰公以後世之文至而不得預國家金匱石室之錄所以多扼腕而悲酸

唐荊川曰架空累層之文

遺從子維寧書　胡銓

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勉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日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耦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熠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必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日

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也歿身而已矣

薛諸孟曰談殖學處津津齒牙想見邦衡投荒時所寄託文勢如捲波忽用范甯語亭亭而止

鄂州閻都統　　周必大

其近別不勝傾企即日想已抵治所領兄集福襄沔鄂邊
面闊遠西自金均東盡光黃昨以王宣趙樁各爭地分不
相爲用遂合爲一軍議者率謂兵馬數少緩急難於分布
殊不思岳忠烈兵不滿六萬而能往來襄鄂內撫外禦威
望隱然况今三處屯兵視昔固已加多若更招募不特財
力有限亦恐未必精銳如向來庚辰辛巳聚八萬之衆於
襄漢俾當劉萼之師畧無成功其利害可睹也比得郭帥
書深以向來自分彼此爲戒遇敵則竭力相應甚有古人
之風過武昌必已熟講雖敵有衆寡機有先後臨時應變
難以遙度然我之規模自應先定大要得士心則寡可敵
衆古今不易之理也守陽罰士及隨川增戍曾熟議否既
開幕府凡百宜一一條具奏聞仰示副本此外萬萬爲國
保重

李知幾運使書　　周必大

不佞筮仕以來四入中都敬愛蜀士大夫每自忘其固陋
而強附焉如執事邁往之才博古之學高妙之文重以同
年之契其顯交承茲尤爲切切執事旁三入承明不爲不
久不知造物者竟有何意使之相避如參辰也每一念此
悵然西望不能自巳今夏伏覩去冬所惠書陳義嗚嘹垂
意繾綣乃錄近詩十篇爲寄大抵因事有作無一語虛發
名教樂天實啓少陵之關鍵感激嘆服執卷不能釋手因
念自古學愈進才愈奇身益困仕益不遇者何可勝計無
乃山川英靈之氣取之傷廉造物開闔之機發之大盡故
特以阨窮抑鬱相乘除耶明乎此則世間區區之毀譽何
係輕重置之不足道也某滂朝滋久身非不遇而迂陋寡
儔言不足取信於公卿一有所好惡或者輒反其說不能
成人秖以累人雖塵華貫如蹈淵谷加之年來衰態種種
無日不病屢嘗自劾尚如此傲纔過會慶即復籲天祈歸
老於山林年兄重來又將悵恨於前日是以臨紙不覺惘
怛皇恐皇恐陸務觀以團扇堅妙見遺使常得把玩吾人
相與相念之情畧可想矣餘乞以時保重不宣

賀翁書樞密江端明古心　文天祥

某夏五之月。伏從下士。切聽朝命。某惟天子蒐選洪儒。布滿侍從。而先生以海內達尊。居然冠文昌之首。僕自惟念正人登崇。天下誠幸。誠賀。不敢以草野自疏。飆奉狀以為斯人之慶。記史登錄。及微岩覩。私心欣喜。莫可涯涘。山澤深遠。與廊廟本不相接。一日閭巷風傳。歡欣。則謂先生以某日踐政。地參樞筦。主上聖明。君子終為大用。莫不舉手加額。以為某相天子。活百姓。遂在旦夕。以一方推而放諸。知惟欣交通。人情莫不皆然。人望有所宗。而斯民之譽猶

出於直道。僕為之舞之蹈之。中夜以思。不能成寐。夫以穹壤之大。人倫之衆。而先生之進。大夫士庶民皆欣欣然相告。如其父兄親戚之得用。將有所利賴於己者。此其心豈千金之所可得。而家至戶曉所能伺哉。我朝先正得此氣象。惟前有范文正。後有司馬公。范自諫府以來。以言事傾動中外。後來出帥西邊。入功兩地。岩穴之士。慕下風而望餘光。蓋皆延頸企踵。以幾其一日之為相。司馬居洛中十餘年。當時兒童婦女。識與不識。競曰司馬相公。元祐初衛士之感泣。都人之遮留。其所繇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范公得經世之望。司馬公得救民之望。皆恨士大夫所以積望於平日。得望於當時。蓋幾世幾年而後得此。二公有以厭服天下之心。日聳動將人之耳目。而范公不及用。司馬公不及盡用。天之未欲平治天下。其如之何哉。今先生早以言語妙天下。中以政事動中朝。後以氣槩風度。上結人主之知。而下為四海所傾慕。則先生都范馬之望於一身。蓋二公之後。又凡幾世幾年而後得此。天下之所以責望於先生者。豈與伈伈睍睍笑與秩秩而廿同艸木俱腐者。同日而語哉。方今西有叛將。東有逆[illegible]。而江淮

與強敵為隣。強兵富財之道。無所於講。主上不得怡寧。相以為憂。其顯證莫過於此。而學士大夫利相擬議。痛心疾首。以為方來無窮之變。伏於不足慮之中。而發於不測而不可禁者。其幾尤切。凜凜天下無事。則代天理物之地。猶可從事於牽補架漏。以庶幾不至於敗缺。不幸搶攘憂危之間。倘非碩德重名。積乎於人心。一旦舉之以從民望。則鎮服危疑。收拾渙散。精神氣勢。不能一旦動天下之聽也。今當撥身定大亂。與安方極。不敢自以為功。而方嘉與天下之賢者。共圖久安長治之業。先生從容於廟廊。討論於

帷幄則當揆所以隆體貌敷腹心未能或之先也鄭侯所以舉代於平陽茂弘所以深羈於安石其爲天下國家計者甚悉豈曰身爲功業而已哉則夫先生之一身其關係於方來之世道誠重且大而閭閻之內父子骨肉私憂過計以爲脫有倉卒則所以寄命而幸全者非先生寄依然則先生之望近世以來絕無而僅有者將迮焉不及爲之事先生將來雖欲逃之而不爲其亦何辭以謝天地神人之所期哉僕鄙野無足道又乾方不適於世修問之書每視以爲甚重而未敢輒發其於先生獨齊齊不他自天下

之公而言則僕之嘉談樂道與人情若不相遠自一身之私而言則僕誠何人而辱先生特達之知此其所以伸紙行墨樂爲四海誦其情而不自覺其僭且瀆也伏惟先生少垂察焉

葛端調曰風雅流暢自見嚴凝

與太平州趙月山　名日起集英殿修撰川人　文天祥

某風雪殘年中使者以傀歲至嘗艸艸拜狀竟未知果達籤房與否過年百二十日是間何限傾倒毛穎輩不任事姑寄一歎比審放纜長江休鞍盤谷執事自宦遊以來數歷中外垂三十年曾無一日得從五畝花竹之樂金山鷗鷺甫此尋盟如負者之息其肩行者之休于樹一時瀟灑比軒冕束縛瞠乎遠矣浮雲滿山任其往來太虛與體皦然萬古某歸來兩年處積毀震撼之餘差幸天道之稍定自有溪山足以遊釣漫不問其他布詩云月日騎馬來山

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但願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餘番酣欲知近況此其凡矣念人間清福莫如一劇幸而吾二人皆可以自適獨相去遼絕無從合并江東暮雲長長在眼輒專人奉問潭府居處之槩仰辰夏氣方深共惟靜養淳和坐消熱惱神明護持式衍方來川至之福臨紙耿耿

與吉州繆太守元德　文天祥

某平居一壓耳目塗塞忽蒙公牘錄示省札備諗朝廷爲李祕丞諸公有請特發諸頃椿積賑我廬陵而賢太守敬共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惠也救災恤患鄉曲諸公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一夫不被其澤君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歎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陳如隨縣凋殘分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糴價錢皆指揮之所已詳而使府已尊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

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鄉各保之事所在鄉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有太守府府爲此計較恐未流必至多事此爲當嚴責之八縣宰宰若親民若其以實惠及人爲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旨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是也一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而爲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之於郡逴逴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今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

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曆其中使諸宰有所申聞只於曆中絡繹稟請從書表司往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同朋友書信使爲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滅吏奸八九分且閭里細微得嘗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則布宣德意之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敢不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

葛端調曰觀此可悟作郡之法

與劉民章　　文天祥

某自湘花別後。其人如玉。夜夢見之。名綱猶兎罝然。不足以得横天之翼。每爲咄咄三嘆。空同上得書。乃知猶爲修門客。何留滯周南之甚耶。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又云。棲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青山屋上。流水屋下。歸來自有樂地。乃欲以外物之盈虚。爲面顔之有無。爲執事者左計也。乘興而返。萬里足下。可以遠道爲諉乎。集昨報舍弟。令贊千騎之歸。爲奉薄贐。想已稟達。歸哉歸哉。臨紙引領。

與吉州守江提舉萬頃號古崖　　文天祥

某伏蒙公劄下問勸分。佩見豈弟父母救民水火之盛心。某實共邦人。額手大賜。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年家中散米一日不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及三十日。隔一日糶可當兩月。此方儘可無饑。他時不待勸率。自是樂行。明年係緊要年分。或須使隣一申嚴之。至期卻當取稟。但四境委有可憂。蓋吉州從來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租。今年晚稻半虧。顆粒並是入官之數。早稻不過二三分。則是民食十減七八。此其所以皇皇也。近地多有趨龍泉

永新運糴者。覺彼二處米亦有限。縣大夫各私其土。不肯透泄。亦其不得已者。此須使司示以意嚮。使之聞聲放行。庶彼此可以均濟。最急莫如通贛州之米。近同年李守惠書。自謂年穀中熟。米價日低。某嘗答書。云廬陵一歉。其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衆口。惟章貢素無糴事。而得歲又偏。鄰人顛頓者。往往相率而趨治隣。民食關係。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也。蓋贛浮橋泄米之令素嚴。日吉號產米。而贛多山少田。故爲嚴詰。不容分及鄰邦。今歲事既相反。又當通變。此須古崖一書與李守通情。俟得其要領。然後

大榜境內。計人赴贛收糴。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
姑俟仁明。後有利便。又須陸續申控。

與湖南大帥丞相論泰寇事宜　文天祥

某干犯師嚴。輙有申請。泰寇之在廣西。擾動二十五郡。爲梗累年。去年破賀之富川。官民荼毒不細。經司不問。今破我永明。殺知縣。殺傷縣尉。王學。捲去縣印。虜居民。擄婦女。掠去財物。縱而又破永明之下澤。又寇我江華。移其所以毒廣西者。施之湖南。此而不討。失刑莫大。廣西以前獨力不能捕滅。今何幸湖南首與會合。宿兵以待師期。朝廷之主張方新。言路之指陳甚力。此掃清巢穴之一機。爲兩路官民舒洩寃憤。不可失之時也。前經師不足望。湖塗折

經師之來。不料意見參差。施行牙服。茲得經司牒報。補賊以官。授賊以職。犒賊以酒。賞賊以錢。凡懷忠憤。無不彈指。自昔化賊爲民。固有稱爲盛德事者。蓋賊有出於田里之饑荒。激于官吏之貪黷。弄兵之情。出不獲已。故仁人處之。念其爲赤子。姑惟安之。勿肯勝之。今泰寇招募亾徒。建置將校。橫行兩路。嘯聚千羣。戕天子之命吏。劫公府之鑄印。殺人盈野。罪如丘山。既非脇從。又非烏合。渠魁縱有求降之說。官司亦在不受之科。而况初無出首之真情。僅取改過之文狀。謾曰回鄉而安業。何曾束身以歸官。得之廣人

所云一面受招一面劫殺刑政無章寖其至此天下之大勢相維所仗名義而已若名義不舉大之不可以立國小之不可以立家今觀廣西成何宇宙先生不忍斯人之塗炭一再調兵必欲罪人斯得然後已此真扶持人極綱維世變盛心之所推也但今來廣西既作此可笑舉措未必不以襲遂渤海之事自詭上誑聖聽本路自然進兵非惟蹊徑不熟之隅總鄉導之助有悔吝之慮亦恐隣關反以本路爲張皇壞其見戲之前功或者陰設詭穽今直須申審朝省看指揮何如朝肯主招論本路只得徹兵後有銜

寃廣西當任其咎朝旨如以招論爲不然自是督兩路會合至時湖南不求廣西而廣西自當約湖南共事此利害自是坦然謹具公申欲望備申朝省仍乞鈞翰與當揆商訂必須討一例斷行下曰招則招曰捕則捕使人無中立之疑則亦無事後之悔所有永明縣見駐劄有使閫之兵有本州之兵有謝隅官之義丁約近千人日費舂陵供億比來徐守已費支吾郡力凋瘵亦爲可念今高節所部兵若到山前不過又是坐食恐意謂不若俟朝旨行下確許討捕然後調往今乞且喚回高節一行軍兵歸營聽候朝命其非敢違使閫約束本司去山前頗近的見利害如此特師門相與之真故敢傾瞻以諦拱聽處分以憑遵守

薛諧孟曰胸中確有百萬甲兵其能勝賊而不能挽國步者時也勢也

與孫子載 季弟與從弟從學 文天祥

某聞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士生其鄉而爲師者非其家之父兄則其鄉之所與也是以不獨屑屑於言語文字之末而聖賢誠正修齊之學蓋皆在焉灑掃小弟肩項相齊學無以大相過獨其性質之陋而未有以開通氣習之浮而未有以檢束故修業一事也進德又一事也其於古者父兄之教既不克從事則鄉評之峻師範之尊撥是於執事乎歸焉區區以所屆致之私間嘗致臬千金之諾敬聞命矣交游之道莫重乎其初禮有聘謹肅將以前升令二

學生俯伏再拜以立庭下俾之有敬也

葛端調曰古意嚴肅爲師者可以知懼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周忱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士皆陶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苟或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咸戴宏恩扶老

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

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恍嘗履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鄰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蔭者。豪勢富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強奪人子息。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

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攜其家。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鋪店。冒作義男女婿。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涯

涯。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冒給鄰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於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逃可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日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於北京

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塡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眞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甍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因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甲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成。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匯吳淞江等所。棋列於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恃賜豪強。遂使避役奸詐。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佃種。或入

軍管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
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扶究矣。文書數數
行移衛所。堅然不答。爲軍官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
門。巳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
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鄰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
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若東向而藏
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
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彼土而就膏腴
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

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
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
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於蘇松。故蘇
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初出
家者。因遊方而稱掛搭。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
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爲行童。年
紀強壯者名爲善友。假服緇黃。僞持錫鉢。或合作而修建
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
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之服役者常有數十
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幇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
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
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
此等之人。善作巧僞。變亂版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
糧則挾他名而詭寄。惰游巳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
況其缺乏之稅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
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爲。惟愚騃無用之
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
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

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多。
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
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
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册。原該六十七里。八千
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
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
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
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
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

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惰逃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恐以鈍駑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撿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恍事出激切。不覺覼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陳明卿曰。公要做事功。與戶部諸公說破。吳父老子弟宜家藏一通。

林爾千曰。於地方情弊。洞晰縷述。如指上螺紋。井井不棼。文襄先生居巡撫時。肯究心國計如是。今之任君國子民之責者。皆當百過此牘。奉為金鑑。

上劉是菴相公書

劉鐸

某竊讀傳記流覽循古鴻鉅程德庶官而調宓彙品此其人之沖情美幹必有英奧異受為天之精神所獨寄者能沙之議豫章有言今非其人乎黃河復告清矣望氣家言時有輔世大人崛起匡蠡而翁師應之玉瓚黃流韵宇襟期逾等人天下故已習師翁矣昔在都城猥以宗盟年講間從家叔後望見顏色如披青冥艷紫霞借風胡之一鑑盼睞為飾而翁師方江海下之收之櫟龍遇以國士此為寵光捐軀靡報嗣以溝祜罹此閔凶伏承紬體下屋賜以

生芻存沒並戴無骨可鏤大經加身州土恰摧又未敢以不祥之名致尺一寅候百稱翹首露莖迎妖雲漢去秋之杪轟闐新命凡在桑梓無不手額相賀而其方寢伏荒僻不得一綴龍門望丕績獨有踴躍祝誦於萬里外耳泰昌嗣位百務恭飭魁奇碩顏元愷師濟不可謂非天下一治也而鼎湖隨升攀髯不及中外危疑眾志未定天故遺艱於佐命而借之手為轉旋賴翁師決討於蚤入掖冲主出臨五位羽翼既成奸謀潛釋海內共仰以為安劉太尉夾日補天之功度越往古第天下大勢危矣邊隅疥癬之疾

無關腹心所可慮者惟是議論恣起門戶角立恩怨相循黜陟鮮當若者總由大權委於政府漸收而力挽之說在造父之御馬梓匠之斵輪要於剛柔並劑而已袁州以柔用而陰竊之荆州以剛用而陽據之二者皆譏然袁州事英王道在無成利用柔而竊之誤也荆州事冲主道在有終利用剛而據之尤誤也新都華亭剛柔亦有調劑而業亦相埒自茲以往相體浸壞至於孱不能振力挽而漸收之時乎其未可失也竊嘗謬謂嘉隆以前相品先乎相才萬泰至今相才即是相品翁師負周公之才去驕吝之氣

能挾杙而轉之轂即祖宗成法皆可權宜資格可破文法可捐德怨可任何者當大過之時挺非常之原在大力者負之而趨耳雖然收權云者政欲以其權還之六卿而總核之如六子各隸其職而一稟受於乾坤如五官各司其用而一聽命於心腹此其故在知人而善任之耳某以謭陋株守關曹若畫地而限之拘縶而維之令人莫展毛毳之用即海內知交不乏然終皮相方且以爲文章之士雖摛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不知某志故在經濟第末由附青雲耳茲幸青雲之可附而又以事勢相遮駒隙易度虛有枕戈之志已絕捧檄之思此所以扼腕拊胸而長鳴於知已也鄒南翁老師目覩明盛喜甚彈冠此行也政欲相與戮力贊末畫耳欽陳燕雀之私罄效犬馬之誠不勝悚惕祝願之至

上太守吳公書

胡接輝

吉州之有老祖臺也如積霖之睹晴旭亢旱之獲靈澍也治輝雖無緣時親鐘鼓而歌岐詠穗爲之擊壤者莫可盡言茲以陰崖之熠尚斬太陽則敝縣有當革者四事質之見聞爲最確敬竭管蠡爲祖臺陳之近年奉納監功令此亦當事萬不得已之計假令有司上奉公下恤民察其富者以應餘無濫及彼或不安自丁亦有樂從者乃敝邑連年驟援權歸學役無論家有餘粟者竄追疾呼勿引新免甚者食僅餬口日不識丁但未沾手塗足即令璧水橋門

究竟百數十名中無一開報府縣止從學內啓脫多至百拾金少亦二三十兩是不得已之功令歸朝廷者尚未什一而歸學役者什之九也究其根原無非積棍劣衿與學役相爲表裏廣布尉羅恣情賣放遂使宮牆之地變爲一闤之市若非速賜嚴檄急爲禁止民間倒懸解於何日蓋自家鄉來南者極言盧陵此日十室九空拿納粟一舉同於拿馬戶即故紳之子孫不得免焉即薄產之青衿不得免焉此諒祖臺有耳目者也竊謂仰副明例亦自有術盧陵八鄉里長每歲五六月參官諭令先期僉議本處生儒

孰爲真富每鄉限報一名便有八名隨催糧承管同遞不報者罪之譬報者坐以代納之罰如其果無足舉則亦世界缺陷之常事豈能匿詭空柔而鄉邑耳目不及也惟是開報無妄縣父母即覷此爲申納先後不得以情面數數更易斯亦公私兩便者矣所當革者一也運船官造原爲運軍扳民至于夥以無算丈江李司馬先生目擊心傷故有核軍分船增設料價之議敝邑因受其福行之數年亦已軍民相安矣近聞紛紛牽訴不知何故若謂料價不足則新增舊額共已式有餘金又十一軍造一船財力非不

足也再三咨訪乃知刴民一事縣皆向視爲利數措價不發則料必難集稟廩無資則工安得齊夫無解於軍以軍扳軍猶可也不辨軍民以軍股民不可也乃一紙牒飛擧差立擁鎖項拳手血肉淋漓苟緩須臾之死其誰能緩妻子之辭而不以延一線殘命也治輝撫今思昔曾記未仕之先比鄰一袁姓一劉姓皆全無軍丁而被妄扳者時以諸生之力不能申救壬申考選還里見袁之族大小皮毛俱盡但聞其自守不波累一人則極力求父母辭之而博里中一義聲劉則以被人誣者而亦誣人鄉邦怨之畏之

然初實非軍今頂運七載家亦稍落矣乃聞去年此兩家
者又被拘攝逃之不及徙之不免差捕差官繫囚喪狗而
已今一置之不見不聞中欲覓真軍丁册爲反本塞源計
而在所耶在縣耶在淸軍舘耶任我任改何憑何信將來
廬陵百姓畢竟長子孫難免此患矣老公祖何以出諸水
火乎則善後之策惟有嚴勅該管衙門吏胥將所增料價
一齊足發與本軍支用官第董其成無問出入此外凡有
扳誣一詞必痛懲之不准行拘庶刁軍知警良善聊生奸
胥可罷漁獵之手矣所當革者二也廬陵收頭往年以來

惟糧近拾石者充之解銀簽司原出官費並無分毫派及
小民乃今收頭專以糧少者承充其上如數十石或十餘
石或七八石者每石派銀求錢名曰帮解富戶聞此如蟻
赴羶一歲數千金爭投入庫蓋皆以收頭害役身家所係
日有失誤之懼夜有盜賊之憂彼糧少者非不願令倒帮
銀無奈嫌其錙銖硬坐承役於是値櫝貧戶命強者破產
過半數奇者傾洗一空是宜急復舊規盡禁帮解凡編收
頭自數十石糧起至八九石止其餘糧少不許混開若滿
限之難易視糧之多寡次第爲之如戶胥蒙敝仍以糧少
承充許諸人告發重究庶吏治肅而窮簷有賴矣所當革
者三也買穀備荒本行仁政無奈奉委員役不體上意一
臨糴時輙將官銀分俵各里里長領銀必須湊足以合時
價迫交穀之日量既浮于官解又有常例酒水諸費否則
刁難延緩以美爲惡以乾爲濕刑罰隨之莫耐其若姑順
其欲而要之慾壑不易塡也夫發里長將謂里長易糴耶
不知鄉人一聞官糴之息錙銖困搖首言之雖數石之
穀不知經幾揣摩而後得素封之子出一肯字奈何尚堪
此横索乎蓋庶人往役之義本當順承而吏胥剝民之害

實難忍受且以仁民之故厲民諒非父母所樂爲也竊聞
前任公祖洞察其弊發銀差官買諸南贑穀價既饒又人
非轄地胥役不得肆其奸此誠良策但乘官糴爲勢多帶
私販船至屢百遂使彼中疑忌因而見阻此其故則爲官
給批內未開明糴穀數目及用船多少故私販得以混行
有如糴穀一千石計三版船止用三隻將各穀數船數實
塡批上用印鈐記則私販之船不在批內關津豈肯輕放
而胥役射利之念自當寢息官糴不愁延緩矣所當革者
四也凡此四事同一水火難分緩急而或以言爲諱或以

言之未必行爲疑會逢老祖臺在上無念不爲民禔福無政不爲民除害治輝衣冠子民不能以里中疾苦上聞是桑梓之罪人也而致神慈恩澤不得下究又祖臺之罪人也是敢忘其艸野冒昧一言惟祖臺恕此煩聒承此對非大賜主持力挽頹敝嚴懲行縣行學且刊木牓垂示將來造福無窮不陽幸甚風聞九邑幸甚且此非治輝之私心私言也通邑紳衿羣起而呼恩請命不待言矣崇禎庚辰二月胡某具艸

答左鎮書

李邦華

不佞通籍四十年。居恒自愧。無以仰酬國恩。顧秉彝不昧。聞海內有大豪傑。輒爲神往。期以同心戮力。康濟國難。麾下威名勛力。在人耳目。不佞每聞而躍起。乃悠悠多口。不可謂無。第從古忠良心事。惟求可質鬼神。可對君父。中山風影。謗久自定。矧主上仁明聖武。隔垣洞矚。豈輕有投杼之理。近者荆襄承德相繼失守。而麾下大兵且渡潯陽而東。揄風傳留都。上下不乏訛揣。故冒昧以咨請辱翰示。始知嘉謀奕第。古稱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室。不佞

何幸身親見之。但所效忠告於麾下者。惟願從此一乃心加肅淸疆場。以釋聖主宵旰。他年鴻名赫竪。隻古單今。實始基之。區區人言。何足損其光大哉。不佞謬被新綸。適當寇騎充斥之日。義情所激。自請勤王。雖老書生無能爲役。而一片癡腸。竊計懷安社稷。倘麾下之志。眞欲扶危持傾。則老夫雖遲暮。猶當竭其肺肝。爲國家長城大計。如其否否。則無所用老夫矣。願言努力。嗟嗟、麾下亂賊忠義在此一舉。昔人云、董狐司馬太史筆。誰謂太儆誰太好。惟麾下實圖利之。不佞行期的在旬內。萬望嚴禁兵丁。疏通江路。

以俟不佞之至。當必不令三軍呼庚癸也。

與南大司馬史道鄰書　　李邦華

翁臺丹心捧日。赤手擎天。龍虎魁傑。坐鎮豐鎬。淮山崇崇江水不波。孝陵弓劍。實式憑之。其啓恢二祖。以武功定天下。至今而兵非兵。將非將。一方有警。四海騷動。祇餘秣陵一區。屹若磐石。二祖扼要定鼎。兩都並峙。燕冀貽謀。夫豈無謂。今國家事變。衝潰衡決。草賊鴟張。于山右。闖曹豕突于幾輔。邊騎橫秋。關外兩屯。摧若振落。人心風鶴。土崩瓦裂。萬無固志。谿藪如洗。天子持鉢。罔是料。診玄黃交戰。文武諸臣。不勝其愛錢惜死之心。旦夕處此。如燕巢于幕。維

茲龍蟠虎踞之雄。倚公錦艾朱綬之重。聖明特簡。當有深意。忠畧壯猷。了此不過五日。願翁臺其急切密圖之。其報國有心。匡時無術。濫竽中臺。負乘貽羞。乃近日本兵舉賢自代。誤以犧形猥廁明球。虎鼠同器。猿雀笑人。某之衰朽上之所知。而翁臺開天根本。惟其人任。聖明固難慎乃職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苟可報國。七尺何愛。無如時至今日。聖哲馳騖而不足。貽誤宗社。萬死何贖。頃者皇上集廷臣。定大計。某思天下大勢。西北已成決瘓。東南猶復養癰若不仰藉神聖威靈。就近提挈。將各事實做豫做。泄泄沓

沓。一旦變生意外。全局皆潰。其何能國。而社稷陵廟。北平是莫。皇上雖天縱神武。豈能分身以應。幸東宮二王。膚質玉立。奇頴駿發。謬意密請皇上。下罪已之詔。哀痛迫切。布告中外。竭力居守。而皇太子倣仁廟故事。撫軍舊京。二王擇東南大郡。及時剪拂。庶可以繫渙散之人心。可以壯西北之聲援。不惟萬年社稷。託筆典之昌明。抑且千里維城。作大國之藩翰。鼓動忠義。蕩除蠛蠓。社稷靈長。端必賴之。老臣謀國之迂慮。不過如此。而兩疏叩閽。天聽杳然。一腔熱血。不知灑何地。矢溝壑。徒塡無救。宗祊翁臺。其何策之出。今某得藉手肘後。以仰紓宵旰。幸甚。久鈌報襄。赧焉如刺。輒持只赤小牋。我私國事。塡胸。言不能盡。極目江天。臨風馳泝。

人文紀畧目錄

卷二十五

跋

宋

明

傳

宋

明

吉州人文紀畧卷二十五

盧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跋　宋

跋胡邦衡奏劄槀　周必大

歲在戊申。高宗策士淮海。胡忠簡公年二十有七。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公首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宰相非晏殊。樞參非杜衍韓琦范仲淹。既批逆鱗。復使當軸。聖主獨察其忠。擢冠巍科。是時直聲已著縉紳間。後十年當紹興戊午。以樞院編修官上書乞斬宰執。時年三十七。直聲遂震於華夏。尚有可諉曰年壯氣剛也。已而竄逐嶺海。去死一髮。隆興初。然後還朝。攝貳夏官。年已六十餘。議論盍少卑之。今覽奏劄殘槀。忠憤峻厲。視戊申戊午反有加焉。其孫知邕州槻將刻石傳遠。見屬一言。夫人之生也有血氣。有浩然之氣。少而剛。老而衰。血氣也。衆人以之。秉彝好德。養之以直。塞乎天地。老少如一。浩然之氣也。忠簡公以之。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文天祥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辯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起介美

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坷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人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爲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鍾伯敬曰借四公之介起論不獨局陣博大而有關係有感慨蘊之使人肅然起敬賢者之文也

跋周一愚負母圖

文天祥

己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若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爲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給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恥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德憤憤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母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當之玩敵抽戍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鍾伯敬曰忠義之氣、憤恨之心、至今在紙上、

譚友夏曰母固重、妻子亦天倫也、中着正可悲一語、方不墮入矯情、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德祐二季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北帥失信。數呂師孟叔侄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眞州。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艸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亟。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

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艦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眞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州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繇。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

以捕繫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京口趨眞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於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爲。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於師。以爲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

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鍾伯敬曰。詞辛語酸、聲帶餘痛、文山一生、顛沛流離、苦忠苦節、悉備於此。

跋誠齋錦江文稾　知瑞州日作　文天祥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季矣。其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爲烏有矣。有則欲敧老壓。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牘。而爲先生手筆者四。其三。益在郡時作。其一作于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遠矣。於此尚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煨燼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季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況出於七十年之前者乎。且

今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亾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奇矣哉。既勒諸石。書以識之。

敬書先君題洞岩觀遺墨後　文天祥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摹本以歸。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爲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蕭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與所甘心焉。爲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御立。爲之泫然。

跋李世修藏累科狀元帖　文天祥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其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修。先世多與其斯者游。今其家藏墨跡。僅數十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槩然可見。李君又欲傾子語于其側。不知後之視子。又以爲何如也。嗚呼、是可不凜凜哉。

跋蘇太史書柴宗禮傳　明　解縉

縉受學於太史蘇公平仲誦習其文知公之文必可傳世也今夏官毛事柴楷以先處士君行雖不下於古人微太史之文亦安能卓卓如是哉按處士君之友金用賓括蒼人侍父宦游因家下梘元末嘗仕矣已而內附遂不仕從家義溪宗禮家近焉從假牛種耕植以養母家益側而守益勵或以其困也勸之仕終不出喪其母貧而不克舉日夜號痛人不忍聞宗禮方講為眾塋之用賓竟以哀毀卒其妻亦死宗禮慟哭告其朋友故舊出財加加舉二喪塟

之又負畚鍤親與其子封樹會大雪手僵大不顧也嗟乎此宗禮之義誠可於古人中求之而其責用賓之朋友故舊有日用賓在時諸公敬重每不惜千萬錢但其為宴樂用賓未常赴今用賓死獨千萬錢不為舉其家三喪則平日敬重者皆偽耳宜乎用賓不肯與諸君宴樂也由是人人感動處士君亦善言語哉傳又言予不識處士君聞其義延與相見容止州率言未既不辭竟拂袖出去不知者謂縱恣禮法之外哉此乃所以為處士君也嗟乎其於太史公尚如此則其傲睨一世高視曠古豈不可想見哉太史公謂特立獨行之事非特立獨行之人不能為余謂此文之必可傳也

陳明卿曰世衰道微以此作氣

跋王侍郎所藏楊補之梅　　解縉

予鄉先輩楊君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間屋。蒼皮蘚斑。繁花如簇。補之日臨寫之。大得其趣。間以進之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本物村梅。更作疎枝冷蘂。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之壁間。有蜂蝶集其上。驚怪。求補之。而已物故。不可得矣。其平生耿介。不慕榮利。故不俯仰時好。不得而知也。侍郎王君得此。紹興中作。正其本教村梅已後晚年得意之筆。重可寶也。

陳明卿曰不及見而化爲蝶此影落鑑湖也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楊士奇

右宋黃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頤浩題識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益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坐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且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而民心所以不去宋也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奉詔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如鎮江開府七月召還此當是還朝後所題於今二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及紹興石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間以見示爲書其後以歸之

陳明卿曰宋君相急於所重公當太平之朝爲疏請巡撫周忱傳亦足千古

恭題仁廟御製詩後　楊士奇

永樂丁酉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愼者而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贊善梁潛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賜詩獎諭而三人者所得為多有二詩前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二紙悉識以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者從畧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上

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子弟在側所得獎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為寶率持去其子滎能記憶二詩此求善書者錄為卷以臣士奇先朝舊人且其交同寮也求識之臣侍仁廟監國最久仰窺聖志益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咨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儷焉潛卒後七年宮車上賓想見明良神靈感會今侍龍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息徒抱烏號而永慟獲覩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橫流謹識歲月如右

題朱文公墨跡後　楊士奇

古人於墓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事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文忠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所自志先後不合蓋功積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免此失況文公為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為愧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識著一書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拜觀此書於京口

何彥澄所敬識其後又錄以藏於家云

顏氏家訓跋　顏如瓌

如瓌髫年。受小學於先君。習句讀。至顏氏家訓。請曰。豈先世所遺。何不授全書。先君笑曰。童子能知問此。可教矣。此北齊黃門侍郎祖諱之推所著。世遠書亡。家藏宋本。篇章斷缺。吾每留意訪求全本弗獲。汝能讀書成立。它日求諸好古積書之家。當必得之。又曰。侍郎祖五世。生魯國公諱真卿。常山太守諱杲卿。並以忠義大顯於唐。世居金陵。魯國五世。生永新令諱詡。與弟招討使諱翊。因家永新。招討十二世生祖諱子文。又自永新徙居安福。傳流至今。自

吾去魯國蓋二十七世。去侍郎蓋三十一世。具載家譜可考。此書苟得。其重刻之。以承先志。以貽子孫。毋忽。如瓌謹識不敢忘。既而宦遊南北。雖嘗篤志訪求。亦弗獲。正德乙亥。自陝州轉官姑蘇。遍訪。始得宋董正工續本於都太僕玄敬。繼得宋刻抄本于皇甫太守世庸。乃合先君所藏缺本參互校訂。而是訓復完。因命工重刻以傳。蓋庶幾少副先君遺志。而於顏氏之後或有裨焉。序致篇曰。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如瓌仰遡先君重刻之意。亦此意也。為顏氏子孫者。其尚慎行之哉。

廬陵三忠文選跋　胡揆輝

夫士生忠義之鄉。撫遺蹟。弔墟墓。即千澤無聞。尚當於獨寐寤言中。通仰止之精誠。而況流風未遠。簡編具存。讀其書而論其世。一唱三嘆。慷慨流連。曠代光儀。展卷如晤。豈非後學一快事耶。予同里三忠。後先仕宋。或扶社稷於將衰。或雜臣諫于終否。遇雖不同。揆歸則一。故其為文章也。皆體憂皇君父之心。而出以剛大奇偉之氣。鏗鏘然如春霆起蟄。晨鐘醒窳。令讀之者骨悚神驚。歛容屏息。是以忠簡封事。金人購觀。益國瀧論。孝廟怡情。信國廷對。當事者

欽其忠肝義膽。文章之妙。至于華彝並重如此。安在三忠所自出之鄉。而可一日無其文哉。予是以有三忠文選之刻也。倘謂是選也美而未備。止一鄉之書。而非域外之觀。則請試思作者果一鄉士乎。抑天下士乎。且自三忠至今日。扶社稷者幾何人。維臣諫者幾何人。亦有戎翟聞之購其文以千金。而君臣奪氣者否。亦有在廷之人。豫識其為忠肝義膽者否。噫。政使著作如林。亦未有感于方寸也。謹跋。

發女訂鐫文集後序

劉氏淑

往者逆璫噬波窮海滔蕩先君以一身障其間有如蘚豺同豁勢不相容非先君殺璫則爲璫噬所必然耳而禍機之發乃在文字嗟乎悲哉萬劍楮上擊笏毫端事雖未成論亦爲忠臣義士感慨而欲蒐其遺文者也憶不肖藐藐七齡從母氏與難京師分期一死相隨地下竟以遺命不果先皇帝悠念孤忠許櫬南還於時母女栖栖萬里招魂僅有遺稾一車薔先人生平廓落高寄坎壈遐託君國之所覽薄忠憤之所縈結盡憑式於茲也昔先兄謝鄗北

上嘗摘奏疏策議若干卷將先付梓人以傳舟泊太湖乃爲馮夷所奪未幾先兄蚤世家難紛披老母觞尋餘帙付不肖攜歸王門討論序傳誌不下千紙而詩歌銘贊等過之亾婿清夜捫香校理稍稍成緒昊天不弔閔凶奄降一業未就而婿竟溘然矣嗟乎悲哉尚何言哉壬午之歲別業告災劫餘所搜倍于沉泪豈先君琬琰英華固不獨受妬於人世耶何祝融馮夷亦展轉摧落也近復括之敗篋塵案廣求親友所藏千百什一僅乃得之且歩浩天于殘舛實甚殆不可成紀而猶勉付剞劂者誠弗忍以片簡隻

語同盡於寒泯冷灰而若存若晉之間尚足以棲先人浩浩之魄耳縞幃無外事不知所以丕揚前烈惟冀兒姪稍長或得藉當代奇儒俠彥流連憑弔綴以片玉則千古之下先君以文字死也終當以文字生乎不肖女淑謹書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蘇子瞻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致

得我於其賦。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太原王傳

明　解縉

解元字善長吉水人。竦眉俊目。曙光王甫。神彩鎔人。垂手過膝。能百步穿楊葉。號小由基。能以索持九牛卻行。嘗乘駿馬。馳突賊陣。往返如飛。初起兵保安鄉。德清積功。授青澗都虞候。建炎三年。詔隸韓世忠擢偏將軍。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衆心搖懼。世忠憂之。使元領二十游騎。伺其生口。備敵情。俄而復出騎兵數千。四面集勦。身幾陷陣。左右驚擊。大呼。聲振刀甲。一大酋驚墜馬走。衆共辟易道去。以功授閤門宣贊舍人。苗劉走。追之臨平。戰良久。揮戈解

甲單騎盡擒之蒲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邀之京口。横海舟以截江。金人出小舟數千。以長鉤扳艦。元躍入其舟。大呼盡殺。短兵擊數十百人。生擒數大酋。仰擲之海。舟頓絕。無能脫者。以功授中州團練使。統制前軍。討閩寇。功皆第一。劉忠者長沙劇賊也。擁衆數萬。據白面山。前阻水而營。官軍擊之。多失利。有詔世忠及元進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衆心憚之。元單騎直前。渡水薄賊。營持丈八長矛。據鞍四顧。賊懼其狀貌。莫敢鬭。賊環營皆望樓。從上視其下。指呼倏忽四集。世忠患之。元得其情勢。歸告世忠

曰易與賊請為將軍卒期破之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領十餘人一鼓據望樓立赤幟麾兵四面並進賊驚擾迸散劉忠騎甲起水元解衣入水生擒之湖外悉平改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及僞齊入寇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元趨辰州金兵大至元度明日必至城下先遣百人伏于要路百人伏于獄廟自以四百人伏于路隅令曰金人若過我先出掩伏要路者見我麾幟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走岳廟伏兵皆出又決河以遏之賊破必矣金人果走岳廟元追獲不可勝計時城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

虎號最驍勇直造城下會語元卽跳下城擒之以威鎮兩軍未幾兀朮督兵四面攻城元卽御之追奔十餘里金人自驚溺死十餘萬人改同州觀察使六年與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金伏兵萬餘人逆戰大破之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畧地淮揚駐劄伶壯騎兵繩之敵騎數千來迎戰元揮戈大呼衆皆爭奮敵遂披靡後部駭憚元躍馬大呼曰解承宣今日以一騎臨陣能敵者與我戰敵聞之震懾元因突入其陣六戰自辰至午馬足盡赤敵衆大敗加神授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為樞密使以

元鎮江駐劄御前都統制以統世忠之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封太原郡公保信軍節度使見朝廷專主和議屢諫表上不聽知大功不建感激發病薨時年五十四歲贈檢校少保晉國公謚武襄公孝宗追封太原王謚曰忠武夫先祖有善而不知是不智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不仁不知豈得為賢者乎故凡觀于此者尚惕然而有感哉

陳明卿曰閱此傳已三更為浮十白壬戌秋日記

郭旭瑞曰寫得神采勃勃欲動太原王千古猶生矣

亾友六君子傳　解縉

洪武戊寅、予友黃君玉鉉、金華、兄弟皆遭故。死非其罪。予深悲之。又念平生故人。自少至長、相●兄莫逆者六人。皆客死、京師。劉君朴、字子素。周君霖、字子用。廖君存、字敬存。廖君持、字敬已。敬存除學官。未赴。子用、應進士舉。不中。敬存嘗爲憲椽吏。敬已除溫州同知。玉鉉、鎮江知事。金華、自中書舍人。出爲汝寧教授。其文章學行。皆不愧古人。與予每議論。至于死後云云。亦各其心。孰知其先逝。而予獨存。且其所遭遇。顛頓坎坷。不得一伸其志。又何其同也。豈不大

可悲也。夫後死之托。悠悠蒼天。盎嘗過大梁。徑北。加入潼關。至太華。終南山之下。因記憶金華所爲文。不覺爲之出涕也。恐久而六人者至湮沒。是予之責也。乃著其大節。作亾友六君子傳。

劉朴、字子素、吉水瀘江人也。少有志節。耿介絕俗。然所交友。死生患難托之。皆能盡其義。輕財重義。然諾議論英發。許古今人物賢否高下。事之成敗曲直。毫髮不爽。由是寡合。雖至親洽出一語非義。望望然去之。其所不爲。雖死不可強。其書清勁瀟洒。爲文章詩歌。古雅典則。世家治尚書系長沙漢王後。宋初居郡之西昌石■吉州進士自劉濟始。其遠祖也。能津先生諱鏞者。其從祖。其兄伯川。國初爲戶部主事。有才名。其尊君文明。博學隱德。朴有子四人。燁、煜、焯、炳、

周霖、字子用、吉水桑園人。自少以聰敏聞。治春秋。諸家百子。博洽無遺。嘗與其談達旦。上下數千載。與亾成敗事。如目覩。耳聽者。亾倦。善談論。亦寡合者。應進士舉不中。死時僅三十餘。其家世。自廬陵烏東徙居吉水桑園。時高宗南渡也。子用、善教其族人。子弟皆能文章。有子曰綺、曰綎、

廖存、字敬存、其父退省遭亂。資遭東西。以學校詩經。刻苦不懈。國初。與其兄敬先、應進士舉、不中。按察司辟爲椽。已而棄歸。學益進。朝於京師。一旦遇疾死。子一人、世家吉水東溪、

廖持、字敬已、敬存弟也、自爽朗不羣。特與予善。刑部公原祿稱其志操。及爲隰州同知。考滿。至吏部侍郎。侯庸方好諛。倭敬已入讒、不拜。庸據其力不中。下獄死。有子一人。

黃玉鉉、初名鼎、字孟舉、少有美譽。于書無所不誦。通五經。與弟金華齊名。文章甚似蘇子瞻。司馬子長。皆善議論。玉

鉉仕終小官。然一世皆知名。金華登進士第時年十八。太祖高皇帝眷顧之甚厚。有文集若干卷。其家世自盱江。爲今吉水。其曾祖立道。多藏書。其大父九儒。博洽老儒。父槃。稱善人。兄弟皆有子。贊曰唐虞有八元八凱。周有八士。同出一家。同顯於世。如彼其盛也。今六君子者。材出一州。而所就如此。夫何如其可惜也。夫何如其可惜也。嗚呼噫

王炎午忠孝傳

李時勉

先生姓王氏。改名炎午。原諱應梅。字鼎翁。別號梅邊。學者稱梅邊先生。宋敷文閣濂溪先生之諸孫也。世居安成南汶源里。自幼力學。業春秋。升太學上舍生。與丞相文公青山趙公同遊。尋以父憂。值宋亡。文丞相募兵勤王。鼎翁謁軍門。諭丞相毀家産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職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黃烏合之衆。丞相嘉納。目爲小范老子。欲授職從戎。以母病不果。及丞相被執。爲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既歷陳其有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

節之道。累千五百言。其曰鼎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進而父歿。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忠肝義膽。凜然如秋霜烈日。蓋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故以死節望丞相。其爲萬世立綱常之意。甚可悲矣。鼎翁以太學舍生。世移運改。遂終身不仕。奉母夫人至孝。三十年不懈。夫人歿。廬墓三年。塑繪設遺像。偶以喪事宿邑城。夢夫人謂曰。夜來侍婢不謹。火吾衣。幾及吾面。且急趨至家。謁遺像。果夢之夕。爲燭所爇。及面而止。由是家居。跡不至外境。朝々饘粥。青山趙先生慰之以書曰。確存

孝惋尚守齋帶。是可以敦薄俗。是可以範後人。然創鉅痛
深。形毀髮變。非飯無以斂形。非味無以強發。大事未終。一
疾其命。若使夫人之尚在。忍見季子之如斯事。死如事生。
愛身即愛父也。願俯從於常制。非苟徇於人言。鼎翁復書曰
重惜其形髮之變。明示以古今之宜。感泣不能自已。務得
莫知所爲。暮年親黍之歡。又成昨夢。終身羊棗之慟。莫可
名言。莫由置者饘粥之食。所未忍者肥甘之謀。抑此特居
喪之末。何足蒙勵俗之褒。力辭不允。其篤孝誠至又如此。
竊觀古今忠孝。因有其人。而忠孝之得兩全者鮮矣。鼎翁

獨全於一人。非得於天之厚者。其能然耶。鼎翁學行。揭文
安公歐陽圭齋先生序文。載之詳矣。予亦自幼聞諸父師
曰。鼎翁之學之甚。見於著述。鼎翁之行之加。顯於忠孝。誠
爲宇宙奇士。乃所願則學鼎翁也。予晚輩後學。鑽仰不足。
雖幸私淑彷彿。一蹴於臣子之職。尤有歉焉。庶幾殘息致
臣而歸。至謁忠節之祠。請先賢之字。見諸鄉之忠臣義士。
名公鉅儒。皆得以俎豆其間。惟鼎翁未與。仰而嘆曰。登俎
豆於前者公而當。繼俎豆於後者私而歉。嗚呼。鼎翁殉國
之志。即丞相死國之忠。丞相死國之忠。即鼎翁殉國之志。

丞相有可死之地。則致命而遂志。鼎翁無可死之地。故以
言而建極。死則勒勳業於史牒。言則明綱常於萬世。言與
死。其義一也。俎豆何愧焉。鼎翁不與。果學術有未及乎。抑
後世有未聞乎。噫。可惜也。可嗟也。予恐久而湮沒其善。遂
纂其忠孝之實。合爲一傳。以俟後之闡幽者而尚進之云。

胡行恭傳　　王時槐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幼孤頴敏强記家貧爲童子師取資供母晨起櫛沐伺寢門問所安若以爲常母既沒家無餘資或竟日絕炊手一卷坐中庭曠然若不爲意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時從人乞假手錄至數十部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志會輒箋疏其義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青衿之子譊譊公事假私蹊以備員此固

流弊之甚僕則以爲周士之貴秦士之賤皆有繇來非可以一二罪士也大欲導爲射示人操矢欲導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値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憸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厠其間矣乃欲爲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歎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請公事舍行恭其誰耶行恭雖伏遂藜不忘當時其誨子以實行爲學而戒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子天鳳能遵其教嘗從事郡何公泰黃公弘綱

闡陽明先生之學初疑信半久之中夜體認瞿然有悟曰是有本之學也乃著自信篇又以理非在外特著理論以正後儒之誤云

胡貞婦傳贊　　　解縉

胡貞婦曾氏諱靜貞吉水蘭溪人曾一中女也一中之先人諱三與事朱子爲門人高第弟子後奉使死難于金封忠節公家世榮盛貞婦自少專静寡言恭順慈儉甫十七歸于環洲胡氏原長忠簡公諸孫也時方亂離寓居里之平原撫下事長禮度不踰涉險履危知機善豫國初辛勤來歸權輿家計至罄奩中物以給家衆未嘗恤也已而家益饒至累鉅萬未嘗恃其富每訓子息引古云貴欲使可賤今汝曹知富欲可貧則不患貧矣識者誦爲名言原長

每有所詰責未嘗辨激徐爲申理下人懷服予少時從學其家塾親承撫念覩其德儀益古之淑德不是過也洪武壬戌原長坐鄉人連累當徙邊原長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旅邸中弱孫忽病卒劉即自經死貞婦亦自經爲人所救甦慨然曰吾夫死不死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死冀養長之今後死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爲即嚼舌三日不食死時年四十二其子紹歸自邊始葬之于里之石屋山之原未葬時水嚙其山畔幾陷既葬廼日就平復水縈回如帶亦甚異云豈非其貞烈使然歟贊曰

曾氏以一婦人相其夫起家累萬金無一毫驕溢此已足爲難及臨大節慷慨就義有烈丈夫所難者嗚呼世之議于傳者當何限愧之

御史陳君仲述像贊　　解縉

閩人鄭昭甫名壽，有節操，嘗有駙馬都尉、倩都馬王恭，逼致圖其像，投筆徑去，因大哭，二公無如之何，其為人如此。余友陳君仲述，為御史行部至閩，昭甫為作栟溪獄圖，如此栟溪，陳君所家也，在泰和縣西，昭甫為人尚如彼，陳君可知矣，予既銘其墓，復為贊云。

此簪纓數百年之良也，此天下名進士也，此天朝名御史也，此懿文太子至稱之曰陳古文也，天下之言也，不待予言也，而予史官也，不得不言也

林爾千日本讃陳君像，乃并讃所畫像之人，觀其先之所不屑與像者，而陳君能得其像，寫傳神，直在阿堵中矣，另是奇絕之格。

文昌帝君像贊　　劉定之

有以孝陵御容傳寫為文昌帝君像者，臣定之稽首贊曰

日行於天，光寫萬形，全得為月，分得為星，雲得為霞，雨得為虹，影得水底，火得鏡中，圓明晶彩，晶彩日同，於皇開天，自天陟降，其寓於茲，文昌帝像，土世之文，緯地經天，有赫厥用，無私其權，冲天為紉，乘雲龍袍，就之日近，望之天高，臣拜稽古，古亦有是，水仁宗像，仰真武帝

人文紀畧目錄

卷二十六

墓銘表

宋

瀧岡阡表　歐陽修　蕭先生墓銘　胡銓

明

檢討廖君墓表　解縉　蕭師文墓表　解縉

高夫人墓銘　解縉　黄仲簡墓銘　解縉

祭文

宋

歐陽巽齋先生　文天祥　秘書彭止所　文天祥

告先太師墓　文天祥　生祭文丞相　王炎午

望祭文丞相　王炎午　啓葬先兄英文　王炎午

明

啓葬父劉太僕　女　淑

歌賦頌雜著

宋

正氣歌　文天祥　秋聲賦　歐陽修

明

嘉禾頌　解縉

宋

上梁文　文天祥

明

碧梧丹鳳圖說　羅倫　松柏後凋說　鄒德溥

宋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修　蓮花寺修造疏　胡銓

抄題買田疏　胡銓　鶴林玉露八首　羅大經

明

賢奕編七則　劉元卿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墓銘表　宋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
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
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
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

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
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
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
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
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
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
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
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
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
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
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
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
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
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
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
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
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耶嗚呼
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

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
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
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
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
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
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
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
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
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

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

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茅鹿門曰淋漓悲愴生幼孤而欲表父之德也於其母之言故爲得體

元吳澄記西陽宮云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瀧岡終身不得一致其墳墓之託幸有西陽宮在爲永新賀應保攸其歸葬歲月辯之愚以爲不必辯也諸觀之解大紳作文忠公家譜序則吳之謬自見矣

清節蕭先生墓銘　　胡銓

江左有隱君子曰蕭子荆諱楚號三顧隱客父仲舒以甥從羅公括學攻苦二十年仕意不汲汲紹聖間以母夫人命預螺川賢書不中禮部程留太學時方較聲律已獨窮經於春秋尤深秘淮海孫氏伊川程氏皆以三傳開授業者常千人先生往質疑焉歸嘆曰政未免着文字相作經辨衆高之謂是將名家乃更北面伶母老且蔡氏方君國遂慨然引還入林下其與馮澥書謂蔡氏欺國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澥得之驚今如詭其不狂嘗游巴峽歐勇

氣愈豪放其寓於詩文者鈎章棘句及閒淡清苦然種種義切不苟作自漢唐迄今家春秋者且千槩癖于傳而先生漸以經弟子餘百人傳春秋大義者纔三四如賢良方正趙暘與澥其人也澥以忠鯁名天下初王氏出新學廢麟書士媢進無大畧靖康改元澥驟見與丞相吳公敏白上詔可之復置學官議益先生出曉以其餘授銓幾十稔偶登甲科爲春秋第一歸拜牀下先生曰學者非但格一第第止耳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乃佳異時有友坐誣繫大理獄先生目盛者往救終得不冤人皆道其義

先生性疾惡至亢聲色數不少卹及見善談不釋口暮年依明德江陳公及與先君伯仲爲方外友以累免應得官不屑屑就大臣約薦之朝度不可強亦已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疾終清風蕭然文字枕履茶數串橫斜而已享年六十七卜十一月庚申葬于永樂赤岡之原吉門人線臨且挽因以清節易先生名嗚呼士窮節義乃見不幸不生孔子前與叔盻同卒可嘆也初先生壯未有室或以無後爲勸先生曰吁舜雖聖不能掩瞽瞍之惡顏淵孟軻無胄嗣而祀典百世益肅如司馬遷揚雄班孟堅輩豈以

有後故顯也耶終云攻先生文集百餘卷多發明易春秋與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氏族星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及駁王氏遠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後宜大行先生前不諱日謂所親江君預卤事曰銓以吾銘僕敢以不佞辭泣銘曰

緊古立言不以子傳過者肅之垂千萬世

辟諸孟曰談春秋處肅然膚栗

翰林院檢討廖君墓表　明　解縉

嗚呼余讀甘棠之詩而知古之人善政遺結于人心久而益著愈遠而不亾也然豈常多有哉予友廖君敬先奉詔起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既至而事畢上曰是老儒即以爲翰林檢討余退以告同官曾君日章王君汝玉梁君用行皆舉手加額曰昔吾縣之父也問之曰豈弟哉古人不是過也廖君卒于官三君子哭之尤慟嗚呼好禮君子者或不恤小人善撫微賤者或驕于士大夫方以有上者或好佞已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夌守也惟豈弟者庶幾無是

也豈不可謂全人也廖君之爲縣也其禮于士大夫君子可見已其初爲丞懷慶之河內當西北之衝邑小事煩又當新附軍旅所過供具浩穰縣令久闕積不治廖君時年尚少也不數月政成郡守王興宗宿望老成然嚴難事大歎獎以爲不可及縣清化鎮商稅多陷匿布政司官來捕執其首爲姦狀事連千餘家徵逋鉅萬不能定遂以委君君視百姓如家也區畫貧富相補不數日足其所徵逋布政司大善更置酒爲謝而去君考滿既垂髮戴白拜至屬道路多至垂泣者既至京師時方以蘇州爲難治而屬縣

吳江尤號繁劇朝廷謂君及興宗俱有名也遂以興宗守蘇州而君丞吳江興宗遇劇務輒以委君不得專治吳江也有富民二氏以水洪圩田事數年訟不已至聞朝廷下有司督其理屈者沈氏修廢圩岸幾數十里岸廢決已數年上下高深亦數十尺彌望水決無迹可求而沈氏文以富聞天下興宗謂使他人督之將謂其賄所溺事不集又煩朝廷遂以語他官他官亦皆恐懼莫敢任興宗大言曰宜莫如廖縣丞也君欣然往督其役爲之方法巧思出人意表如期而畢沈氏亦深德君惟拜謝而已不敢發一言

君精敏絕倫吏抱文案蒙雜手署口決頃刻而畢令簿拱手歎服未嘗疾言遽色也使民皆不忍欺興宗俱滿考當去老稚遮道去不得行君後坐爲人連累謫鳳陽河內吳江之民就視之皆傾相望於道其居者夜則焚香祝之爲之祈福人或問之曰君何以能得人心如此也曰吾不知也君視百姓猶吾子耳嗚呼茲非但能鼓舞有才者之所能也君諱欽以字顯宋御史中丞剛之裔七世謙字益仲受學于朱子之門仕爲吉水縣尉因家于縣之東溪高祖彥翁曾祖季崇祖明德世爲士父觀字觀民始于鄉之雙

峰下號退省翁卓然獨行君子也自言平生未嘗對俗人
一飯與予先君子交最好篤于教子積書至多君爲兒時
從先叔父刑部公學易君之弟敬存亦從學蔬輿刑部公
歎此廖氏雙明月珠也君又從羅如箎先生受詩經名舉
日起國初兄弟俱應江西進士舉不中君召試京師俊等
歷仕至今官君壯遊南北閱見充拓詩詞清麗而時發其
奇雄文章典雅屢考試貢舉川廣之諸士莫不謂君爲藻
鑑權衡也君之季弟敬巳剛介寡合特與予善而君諸子
自勤自廉兄弟嘗仕而休也予與黃季岳兄弟過其家焚

香看圖書月明飲酒庭中徙倚竹樹下出浛溪水中行歌
相答及君幸同官昕夕相見自勤爲蜀府紀善來巧相值
談笑論舊頫仰須臾而君遽以微疾不起萬古永訣夫在
常情如何其可悲君自永樂元年四月十一日拜翰林之
命纂修文獻大成日務纂書業而未就以二年四月朔得
疾寓會同館先是予齋宿與坐夜語其孫祖還侍側忽謂
予曰是子聰敏可教惜吾恐不見其成立也鄉人僚友問
候日相屬四月十日夜遂没享年六十三妻王氏士族有
懿德子男四人長自公省親于冀北道卒予嘗爲之作傳
自勤自廉自謹皆儒雅自勤英偉善談論知名當世自廉
力學善爲詩五月得訃告即涉大水來迎君之喪將歸塟
于鄉山之原且奉狀乞爲之表將刻石揭之其墓君有女
適陳伯瑋胡方平有孫祖還祖同祖歸祖歡祖興世有庇
賴也巳於戲嘗聞君孝友篤至爲弟受罪自誣服感動獄
吏爲之重泣涕天子初見問所經見即以民疾若對故能
至天子稱道之卒也遣醫劳問歎息之而君黨之士皆痛
悼之他日史館官不傳之孝友必傳之于循吏也

倚富蕭師文墓表　　解縉

宋丞相信國文公兵敗于吉空坑也。有石大如數間屋。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路隘。元兵望而大驚。稍卻。丞相由是得脫去。鄒渢輩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父子兄弟相踣。日白刃以爲樂。吉水倚富蕭文瑜父子暨僕傭。亦在是役。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日事甚詳。予獲見之。可美哉吾鄉之多忠義也。而今宋史逮元之丞相傳云。空坑之戰。得趙孟溁紹元兵以免而已。蓋宋史作于元盛時。故于丞相事時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等語。欺罔尤甚。顧豈足爲丞相輕重。然恐相襲訛謬。不可辨也。文瑜南唐御史大夫儼之後。倚富之墟。儼之墓在焉。文瑜上距儼十世。家世節義。本其風施。文信公嘗大書餘慶堂以勗之。文瑜生獻可。獻可生季章。季章生德祈。字元佐。皆忠厚人也。元佐生天祐。字師文。元季傾貲奮義。保障其鄉。鄉道官軍衆宗血戰。賊每望其旌而靡。元參知政事全公子仁。承制授主簿不拜。時里有劇賊。擁衆數萬。師文宗族梗其喉。恐賊不勝憤。圖掘其先墓以逞。師文與之苦戰。賊勢益熾。師文度不免。即自取墓中遺骸。身負之。出走藏匿。還與官軍合勢大破之。其忠

義節孝類如此。誠有光于文瑜。常恨不得王師。如文信公者。與之一死。光明俊偉可書也。不然。師文豈在鄒渢輩下哉。惜哉守吉安者纔一梁克中。尚完城數年。師文等不爲無力也。及天兵南來。師文不忍負勇。謝散其徒。遣弟師賢率壯士從寧河王。鄧禹破熊天瑞于贛。亦奉身歸第。口不言功。予因蕭氏。重有感于吉士多忠義。又重有感于宋史之謬也。考元史又獨書全子仁傳。而梁克中無之。豈知子仁極不足道。驕淫不事事。無智略。其死爲人所逼。非得已者。謬言美名。不如梁克中。殆不如蕭氏兄弟也。而隱顯若此。可勝歎哉。師文容貌儒者。直諒敦篤。家富累千金。一門三世同產百餘口。飲食衣服一出公帑。庭無間言。撫兄弟之孤。逾于己出。未嘗一飯無賓客。每食前方丈。考鐘鼓大飲高會連日夜。人不以爲侈。遠宗貧鄉人賙䘏之備至。其卒于外。子扶櫬以歸。弔哭之聲震里。於戲。何必附青雲之士哉。吾知其施于後世矣。其母彭氏。配李氏。子士益。字時用。側室張氏。子士季。字時選。士郁早卒。士彔字時徽。女適泥田周子鼎。孫茂寬、英聲、海雩、頴、乾、震。其生元延祐丁巳八月二十七日。沒以洪武辛酉二月六日。塟里溪陵之原

前埜里之下嵩今改卜焉前誌有奉議大夫刑部郎中蕭公用初作今爲表特加詳焉則按士彔所爲狀也士彔好學善爲詩少時嘗與之登倚甯諸山臨瀧江之上想師文兄弟之高風英傑豪偉之氣尚凌厲于煙雲落照之間可激昂而興慕故爲之表而不辭也系之以詩曰

溪陵有原青煙盤盤其瘞璠璵禾雲團團瀧江之濱華第嶙峋昔有英傑今其子孫食報之長怵惕霜露有此蘭蕙接其榮光義烈軒天九族蒙恩於戲百世式象其賢

陳明卿曰大文章解集中有關係文字

高夫人墓銘　解縉

解氏鴈門人自唐大寶中宦游家于吉世有賢內助先妣太夫人高氏唐南平王崇文諸孫逸爲吉州判官因于吉水仁壽鄉歸仙里後遷滿橋太夫人諱瑩曾祖龍光宋漕貢進士時稱艸窻先生祖願賢贈泰和州同知父諱若鳳至正進士歷官朝列大夫知封州歿於王事贈官母周氏封州公仕爲建昌判官太夫人生於解舍幼慧淑精女工通書史封州公嘗慨然歎息曰恨此女非男子每擇象犀金龍筆墨賜之爲小楷書森正嚴密封州公謂官大庾平

江太和公就養太夫人從以長孝事重闈嘗見遺金數餅即避去亦不以告人封州公素廉有德之者致文綺數端門無人委之去夫人見亦不顧讀書自若其至性如此先祖妣徐夫人最嚴難事未嘗一拂其顏色其撫子孫極慈愛下盡寬恕遇亂東西播遷應機脫禍涉險履危料事鎮安出人意表其處貧困或終日不舉火端坐刺繡旁無知者其治食饋酒醢醯果蔬極滋味簡便有法著酒食議若干卷藏于家先兄祠部公亂離無書夫人手寫孝經古文杜詩教之遇夜則與道古今聖賢故事及鄉里名家忠信

言行記及日時。無所遺謬。壬辰之亂。封州公討賊于廣之
龍潭。爲流矢所中、卒于軍。先祖太史公、死節于鄉。周夫人
卒于戰艦。舅氏文海攻山寇。兵敗、爲賊所殺。一門死義。夫
人弟泣。不食肉者三年。晚得肺疾。常在牀褥。唾洟棄置。衣
屨。褻易必於屏處。敬終如始。天性然也。臨終時薦兄弟一
家人皆在。命之曰、神仙亦必死。死者人所不免。吾年七十。
過吾父母兄弟矣。但送終備物。無益於亡者。吾經亂離所
見多矣。葬我必於近地。朴棺深隧。素衾結髮。斯可已矣。言
終而卒。洪武三十年十二月七日之戌也。泰定乙丑十月

十日之辰。其生時也。卒之明年十月、葬所居鑑湖上。十一
月二十三日、先君子卒。又明年庚辰。塟先君於其前十步。
皆治命也。

陳明卿曰、觀其行事、未嘗不男子、封州公可以無恨、描
畫出儼一書生、

黃君仲簡墓銘　　解縉

黃君仲簡。既沒之十年。其女夫大、龍振舒、應詔來京師。奉前
陳州守李君子儀所爲狀。請予銘其墓。予兄大紳、與徐君
叔遜、交日稱譽歎息。謂宜爲銘。其凡知仲簡者。皆言磊落
可喜而悲思之。嗚呼、去之十年。而人尚不忘。與其在世無
異。則其在世。豈無制作以過人者歟。按狀其既沒。家亦中
廢。崎嶇多艱。理其先業而克廣之。其有贏財。輒斥以起其
廢。其鄉官陂之橋圯。其燮與在。要道士彭一寧、董其役。橋
成而行者不梗。楓子江當二水之交。朝涉者或致沒溺。置

船而濟者以喜。株木陂溉田數千畝。復之而歲以無旱。隣
里有貧民。每春夏農事急。無所仰食。輒貸之穀。而未嘗取
其息。爲家塾。延良先生敎其子。鄉人子弟來學者。皆厚待
之。治家嚴而有法。事兄恭而有禮。友愛諸弟。撫育孤甥。勤
勤懇懇。尤喜賓客。四方游士過門。禮接之如將不及。蓋人
人屬厭。當其廣席酒酣。抵掌論事。中其肯綮。豪氣橫放。其
磊落可喜。蓋如此。予嘗與之游。登山臨水。縱觀闠闠之間。
爲言其平生志意。浩歌擊節。當時人可其意者殊少也。又
謂古之人遠者姑勿論。近自元季。士務宴安。俗尚柔弱。鄉

里富豪家士人子、聯閭金革之聲。手足振掉。日聅聅耳不聽、坐而待斃。妻子爲擄。可憫。不足恤者何限哉。先人誓天仗義。奮臂一呼。謀夫如雲。勇將四應。東推西剪。莫犯吾鄉。迄爲保障。以逕治平。至今室房有故字。圖書有故藏。里人無流離之苦。田野無荒棄之時。山林無斬捕之虐。一州一木之遺。皆先人之遺澤也。我恨當其時尚幼。日習焉不能助我先人建大勳業。先人亦齎志以沒。此古英雄奇偉之士。所以汨沒而無聞者。類如此也。審其言固倜儻可喜。夷考其任事馭衆。低昂有變。權正合宜。使人能畏之。因其小

者。大者可知。或時以泄其不平。披橫矛。彎弧矢。騎獵逐平原曠野之中。望之偉然。文武可用。亦庶幾有男子世豈多有哉。於是乎安得不久而想見之。尚如讀也哉。君諱敬、號竹澗。高祖顯氏始家于吉水。曾祖端叔、躍淵其先人也。君生至正乙酉七月初二日。歿以洪武乙亥閏九月十三日巳時。寓京師。歸其喪者季弟禮、與婿朱正也。娶周氏、里之名家子。男四人、復安、既安、居安、然安、早卒。有陳彥素者、亦其婿。君墓在其鄉鷓鴣山之原。銘曰

噫慨慷、言可績、才可惜、金利不矛戟、績粟不爲壁、永秘茲石、

陳明卿曰爲此銘、分明令此人有氣、

祭歐陽巽齋先生文　宋　文天祥

維歲次癸酉正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學生具位文某謹致祭于故先生殿講大著刑部巽齋歐陽公棺前嗚呼先生將安歸邪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于世用而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于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言依于忠與人子言依于孝不爲曼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眞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

饑而寧使我無卓錐其與人也如和風之着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義形于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也如衆水之靜如珮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冰如捧盈如處子之自潔及其爲人也發于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與毁來而不悔其所爲天子以爲賢縉紳以爲善類海內以爲名儒而學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逝矰繳而去之奈何一蹶而不復起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爲夭有子有孫而又何憾于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某弱冠登先生之門先生愛其如子弟某事先生如執經蓋有年于茲先生與他人言或終日不當意至某雖拂意逆志莫不爲之解頤世有從師于千里尚友于異代而同人于門適相值而不遇其死也哀斯文之不幸弔生民之無祿其瘞也隻雞斗酒

寫慕古人之義匍匐奔走泫然而哭吾私嗚呼已而已而哀哉尚享

薛諸孟曰知己之感應如是淋漓感至宋三百年歐陽氏之爲王司者六一得東坡巽齋得文山可以匹矣

祭秘書彭止所　文天祥

嗚呼仲至、氣和色莊。如水之淸。如玉之剛。出而瑞世。麒麟鳳凰。南宮第一。今世歐陽。方其退居。深自晦藏。蟬蛻衆濁。視世如忘。展如之人。衣錦絅裳。覽德斯下。吾道彌章。頃者刑臣。再玷天綱。善類相顧。驚疑彷徨。君首丏去。其氣昂昂。聞者爲奮。進言始昌。貽書司諫。陳義慨慷。表表愈偉。於歐有光。我年視君。匪鴈其行。第也同年。居也同鄉。仕也同館。志也同方。用折輩行。腹心腎腸。我之出守。君酌我觴。君亦有志。方外翺翔。王宮爲師。秘書爲郎。君雖欲去。志不果償。

由此而升。紫微玉堂。道以光大。亦我所望。誰歟西來。遽報膏盲。旦夕引領。已剤其良。好音不嗣。我心皇皇。奈何哲人。竟罹于殃。嗚呼仲至。今也則亾。如瑳如磨。其孰我相。凡百君子。罔不盡傷。況我孔厚。如何淚滂。我有官守。我繫我疆。君疾云革。莫克造牀。君柩來歸。莫哭道傍。嗟我有心。朔風泓泓。嗚呼仲至。婉其淸揚。其命也短。其存也長。生芻一束。我意其將。庶幾監茲。尚有洋洋。嗚呼哀哉、

告先太師墓文　文天祥

維己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祥。自嶺被執。至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于先太師革齋先生墓下。烏乎。人誰不爲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爲忠。人誰不爲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爲孝。天乎。使我至此極耶。始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遁於南荒。宗廟不守。遷我異疆。大臣之誼。國亾家亾。靈武師興。解后歸國。再相出督。身荷憂責。江南之役。義聲四充。爲親拜墓。以剪荆棘。大勛垂集。一跌崎嶇。妻妾子女。六人爲俘。收拾散亾。息于海隅。庶幾奮厲。以爲後圖。惡

運推遷。天所廢棄。有母之喪。尋失嫡子。哭泣未乾。兵臨其壘。倉皇之間。二女夭逝。剪爲囚擄。形影獨存。仰藥不膺。竟北其轅。繫頸縶足。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爰指嵩楸。有言若誓。繼令支子。實典祀事。有姪曰欽。我身是嗣。典言及此。血淚如雨。嗚呼、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吾生不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殊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哀鑒之。

予始至南安軍、即絶粒、爲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禰、

瞋目長逵長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五日過廬陵又二
日至豐城知所遣人竟不得行予至是不食垂八日若
無事然私念死廬陵不失爲首丘今心事不達委命荒
江誰知之者盍少從容以就義乎復飲食如初因記左
傳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不聞有它乃知餓
踣西山非一朝夕之積也予嘗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
八日又不死未知死何日死何所哀哉　先生本序
林爵千日不忍讀不忍不讀讀之而不下淚者則其人
可知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能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
牀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繫孤竹誰向
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
矣予謂向字有愛其餓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
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益丞
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
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
廣烏合之衆它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激愿丞相嘉納令

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殁未葬母
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效忠退復虧孝倥偬感泣以母
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則
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
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牆店壁貼之
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
應鳳黃甲科第授簽判與其兄堯夲文章超卓爲安成名
士哉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采西
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

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罔魁科第鄧祖斯文不朽可死
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
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
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
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
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顔平原申
包胥矣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
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
耶尚欲有所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

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廁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
於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尚欲有所爲耶識
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陽今以亡國一夫
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碩周無
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
亡楚復昔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
無可爲而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决大難事
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
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杲卿張巡諸子爲上李陵降矣而日

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况刑拘勢
禁不及爲者十八九惟不刎頸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
死它故則頸且不復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
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
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
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誓師讐也丞相事何事降與
死曾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曰大戰危
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
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

刀鋸朕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
相以三公之位兼匪躬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
友貞下乎居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
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事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
腦腸胃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
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
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
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
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

爲德又反爲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旣歸唐莊宗
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
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王天因巧於報
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尤事於
覦覬而聲氣所通猜嫌必生豈無李昪之疑或進景升之
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恩而反爲害矣夫午丞相鄕之
晩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亾生雖媿
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鄕國
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呼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

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旣負於前一得
之愚敢默於後進薄奠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
廓之盧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大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
行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隨蜀契丹
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死
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外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
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
人被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鄕不忍飄棄他讐外國况
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北縱不得爲漢

鬼而從田橫亦當北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爲
盧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
於降邸宋亾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
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虎
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
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更
何及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計則哭

陳明卿曰雍容不迫知養到極粹處卽莫邪不傷矣

鍾伯敬曰以文丞相忠義死固其尋常事不應以此薄

待之然事關生死惟恐其一念之差故不惜苦心苦口
而爲此眞義士眞門生使居文丞相之位是又一文丞
相也

茅鹿門曰一段激勸至情千古可掬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字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陳望奠再致一言曰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再見事謬身執義當勇决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如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

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林爾千日丞相死後自不可少梅邊先生一再祭之然非先生此文即丞相之靈亦不歆之矣

啓葬先兄奠文　宋　王炎午

嗚呼痛哉先兄捐世於是六年矣不肖弟乃能相兄子卜葬則陰陽山水不得不講而兄所知也兄爲家之孝子鄉之善人國之名士弟既不揣而志諸壙自兄沒後不肖弟撫教諸姪如己子今長者已成立少者各向學家事視前無失墜冥冥當必知之獨不肖弟痛心疾首先父見棄後弟嘗偕二兄每以諸長上百歲之事爲慮以爲生養死葬經有明訓可法可勉獨恐病革之際或證治多疑或拘攣痞瘤則扶持救療事爲最難然恃二兄老成諳曉藥性不

肖弟竭力左右或免疎憾豈意伯父二兄相繼淪沒不肖弟俘然奉老母而母又見棄矣昔之憂者既萃于一身而老境病軀其何能久自懷私貪生者覩之則以後死爲幸而不肖弟每一念至如夕陽如孤注如蟄蛇餘尾如鷄三唱更五點之夜如殿後軍如孤旅未得息途遠而日已暮上無可奉之親世無可樂之具幾何其不相從也冤烊木息人事難知抔土之計不得不亟而遠且儉則非所敢安也今以十二月十九日奉先考妣合葬于廬邊故宅之前山是日幷奉先兄葬于瑕詠鋪北之牙丘故從兄益齋之

墳之左。復軒之墳之右。三人皆宗門之善士。生共族而死託隣。泉下爲不孤矣。亾嫂劉氏。亦以是日葬於兄墳東北之數步。如合葬然。四旐後先。行道悽愴。嗚呼兄弟三人。坐共食處。二兄先逝。墳復各所。仲兄居東。兄卜其西。幾然阿奴。骨將安歸。嗚呼痛哉、

林爾千日梅邊先生文多激楚三復斯篇覺酸風淒雨一時俱至殊難爲情

啓葬父太僕劉公祭文　女　淑

嗚呼、忠臣無肢體之慮。女子鮮緩急之益。兒每誦斯語。恧焉感淵。以爲大有似於吾父。似於兒之事吾父也。父以剛烈受禍。于時兒從母京師。雖僅七齡。父之慘。兒實親覩也。嗚呼痛哉。兒雖女子。亦嘗側聞古今事。陳蕃、竇武、亦羅閹獄。范滂、李膺、縣於黃門。即那代諸賢。或碎首理廷。或濺血貌手者有矣。然未有鍛鍊甚厲。拷訊越法。生備囊頭栅口之酷。死爲岭壑荒溝之骸。如吾父之慘也。憶斯之際。母女咫尺。懸若萬里。從戶淒淒窺。嫉非偕獄吏猜猜。狞魍猶

悲天路高邈。誰爲那雪。生平知交。觭手閉戶而已。兒之母瀝血請代。而奸臣欺罔。天聽不能仰達。遂致吾父烈烈孤忠。竟從龍逢比干於地下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先帝靈除元愿。首憐父忠。詔諭祭葬。吾母艱苦萬里。奉櫬南還。乃得停柩臥榻。晰夕哭臨。不謂遲延歲月。屢失窆期。遂至二十餘年之久耳。嗚呼、父有子。兒之兄也。嘗欲哭寃輦下。請君恩以慰父於一抔。不幸兄蚤世、而事寢。父有壻。兒之夫也。亦嘗欲繼兄之志。慰我父於一抔。不幸、壻亦蚤世、而事又寢。十載之間。兒以寂寂綮閨。奉老母。撫幼孤。棲遲塔宅。

百難叢攻。每當火燐清明。錢飛秋霜之際。獨念吾父遺骸。冷落庵舍。使敵荒藤。松楸奚望。木主未安。此心此臆。寸寸欲斷。兒於斯時。嘗欲葬父而不能也。屬者宗祉弗戒。九服染塵。窮谷深箐之內。兵燹日尋。或言急葬父櫬。以避不虞。然大江以南。幾無一片淨地。兒於斯時。又欲葬父而不忍也。兒嘗傷心喪亂。寒蟬獨泣。思吾父生平。耿耿爲國。其吞敵翦賊之志。必不灰於九京。是乃揮琱戈。佐義旅。一朝之餘。亦用告於天下忠臣義士曰。吾父之志云爾。豈料奸臣不察。蝸威忽逞。兒自誓一死。但以吾父未窆之喪。拳拳

囑老母耳。既又藉父之靈。得全身遠害。流離瑣尾。以至今日。幸際新天子重光。兒之葬父。此其時矣。諏吉筮兆。執紼引棺。以祔父於先人之壠。父亦其許我乎。嗚呼、無肉魚葬。有骨犬斷。父寧有身後慮者。獨兒不孝。上不能效緹縈一疏。次不得表叢白片石。下又不能哀毀成禮。以終父大事。緩急無宜。然矣然矣。尚何言哉。兒半生哀憤。無所自容。今幸得爰父靈。更無復人世之想。惟忠魂煒煒。啓迪後人。使兒之子與兒之子。皆得蚤自成立。則兒胥未旣之志。或終有可待也。嗚呼、血淚可枯。沉痛靡竭。二十餘載。有如一日。

幽顯異路。于茲重訣。嗚呼哀哉。尚饗、

公臨刑口占有云無肉任憑魚腹葬。有骨徒教野狗斷。

歌賦頌雜著　宋

正氣歌　附本序　文天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日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淸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

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隷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後本序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爲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汙垢時則爲人氣或圊溷或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侵沴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袁玉蟠曰公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公正氣在天地間屹如山嶽此萬世君臣之極也堪與採薇歌並傳

葛端調曰讀此文須要想像先生一時下筆心境可謂從容慷慨之至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凄凄切切。呼號憤發。

豐艸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艸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艸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嘆息。

茅鹿門曰。蕭瑟可誦。而詞敘清亮。

嘉禾頌 有序 明 解縉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北平永清衛之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餘合爲一仍三穗者二其二穗合爲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上皇帝遣使來進羣臣表賀太祖高皇帝親御墨爲詩一章以賜今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殘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略中言天賜豐登之慶史書垂示之嚴明堂禋薦之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誠大君下民之恩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爲可矜而以爲可懼而思以

自勉聖不自聖兢兢業業是以垂訓於千萬年今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惟不能自已乃永樂三年九月朔旦用摹勒於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臣縉仰惟日月之光華昭著於天地其溢而上者爲慶雲爲景星爲霞五色其下者爲璿珠爲美玉爲丹砂使人欣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流風遺韻之傳若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忻慕與景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覩而況身被其澤目睹其盛鼓舞涵濡其有不發而爲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騰異、本同類同敷榮、藍珠金粟隔露凝親藩錫貢來神京玉匣上有黃雲蒸袞衣當日御彤庭百辟佇立陳休徵四野歡呼傳頌聲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歸禾禁不矜作詩致戒大丁寧昌言受命畏天明降福穰穰恐弗勝膺錫親藩鍾聖情亦知玄德由兹弘十年事驗大感宬聖孝通天推至

誠永樂重華信有禎賜詩日閱心屏營手澤猶存訓服膺每御翰墨懷精英想當扆思玉几懸智周八極通杳冥重念稼穡憂農耕著寒怨咨憐獨勞祇願年登百穀成羣臣環列忭且驚百神降鑒來翔紛雲霞灼爍粲陶泓鴻章聖藻驅風霆造化萬彙皆流形工巧人爲何足稱金章爛爛不可名但見東壁餘光耀刻以端溪紫玉英摹本裝以龍鸞綾頒錫羣臣荷寵榮天球大訓河圖升人文至寶與八紘夜夜虹光燭太清聖子聖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歌太平

胡思菴曰、叙致典核、聲宏氣壯、雅稱臺閣文章、

山中堂屋上梁文　宋　文天祥

藏符尋隱久矣買山瀟岳春親聽茲築室未說胸中之全屋始營面北之一堂凡私計之綢繆皆上恩之磅礴自昔園林臺館之勝難乎溪山泉石之全那堆兩峰似太行之盤谷延陽九曲類武夷之桃源然而有窈而深者無曠而爽有清而廣者無雄而峭所在罕并於四美其間各擅于一長而兄索之於杖履之餘去人遠甚未有納之于户庭之近奉親居之玉人白髮重陽綵衣四世出隨鸞鶴佇軒兜旅佩心歸對林鳥覺鶴飄之仰咏頃闢上游之叢翳偶

逢小隱之坡陀江杉八九家得重洲小溪澄潭淺渚之勝山行六七里有詭石怪木奇卉美箭之俛攀飛雪而窺空徑度修蕪而蹬穹嶔雲奔虎鬬根穴相吼斗折蛇行嵯巖差互看輞川畫如登南垞過華子岡讀黃溪詩如上西山至袁家渴其遐詭足以騁懷而遊目其深靚足以養道而棲真自天作之非人力也未爲仙翁釋子之所物色惟有樵童牧豎之相往來偶然幻出種竹齋見山堂尚欲敞爲拂雲亭避虛閣先生酒壺釣具無日不來夫人步輿輕軒有時而至乃若波濤洶欻雪月紛披煙雨吐吞虹霞變現將使山間四時之樂盡爲堂上百歲之娛吸我水盡其歡先廬固在得設州樵之背別墅何妨乃相南澗乃規中興布護田一水排闥兩山之勢御栽芋百區種魚千里之基問之陰陽天與我時地與我所若有神物水增而廣山增而高不管桃如四壁之蕭條且作縈天三間之瀟灑窗中列岫庭際俯林舍北生雲簷東出月或積十室編蓬户或通竹滬縛柴門宛然林壑坻島之中更有花木樓臺之意眼前突兀見此屋人生富貴何須聯荷美荷完爰居爰處謳吟月露供燕喜之詩判斷煙霞博平反之笑何必瑤池

崑崙閬風玄圃方是神仙不須終南太華天台赤城亦云山水被褐而環堵御軌而杜門彈琴以詠先王之風高臥自謂羲皇之上不知老將至聊復得此生今日幽居便可號爲秘書外監他年全宅是無華于昌黎先生小住耶所齊聽巴唱

胡篤父曰嗚呼先生山房竹窗奉親之樂無幾而奔走于戈風雨間且與此生終始也悲夫徒使奇文高唱千載下也

碧梧丹鳳圖說　明　羅倫

鳳。聖德也。揭義而挾禮。負仁而入信。履文而綮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善人。國之鳳也。在亂若鳳。在治若鳳。鳳爲聖人出也。是故舜時來儀。文王時鳴岐山。舜文之聖。朝陽之梧桐也。皐夔稷契。高岡之鳳凰也。其至也宜哉。自周之東。朝陽之梧桐秋矣。孔子鳳而聖。顏子孟子鳳而賢。或老于曲肱。或困于陋巷。或卒于游說。故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大漢氏而下。時君之慕鳳。於其名不於其實。或以鶡雀爲鳳。或以野鳥爲鸞。鳳卒不可見也。天下豈無鳳乎。致之不以其道。鳳之不至也宜哉。其在下者。雖欲鳳漢。而棲於新室。通欲鳳隋。而儀於唐文。君子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雖非鳳比。猶知曉晦之候。鳳德固若是乎。大江之西。羣鳳之郊藪也。濂溪之周氏。艸廬之吳氏。象山之陸氏。道德而鳳者也。廬陵之歐陽氏。南豐之曾氏。文章而鳳者也。若忠豐洪氏。信國文氏之流。則忠義而鳳者也。天理不息。則人心不死。鳳固聖德。然不離飛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同聲相應。一鳳鳴而衆鳳皆鳴。梧桐在朝陽矣。惟其以德爲首。以仁爲心。以信爲負。以禮爲履。以武爲綮。引吭振羽而一鳴焉。則羣鳳隨之。舜文之瑞至矣。吾將洗耳而聽於卷阿也。

王伯安曰一峰節義文章亦昭代之鳳鳴朝陽也

松柏後凋說　明　郭德溥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夫天不能違時物不能違天松柏匪金匪石而能凌厲歲寒後凋萬彙何也莊生有云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彼固一稟天地貞勁之性而生者耶夫其品而金石其質者耶其所受者異耶且物之生獨氣耳氣洩而爲菁華與芬芳洩則薄薄則不久而松柏黙然潛然華不足悅而芳不足襲也桃李託根沃壤蔣之也若木而松柏獨處磽确不食之地困蓬蒿而厄牛羊桃李朝樹而夕成陰無幾何也而拱矣樹

松柏者不日茂不月長盤曲鬱紆其年常不得而知也夫其受異故能獨全其氣完故能常存其困厄至則其摧折之也難其發育遲則其衰謝亦後此理固然無足怪者嗟夫霜露既降寒威凛冽野無榮幹林無密柯衆艸木蕭條山川寂寥當斯時也乾坤幾爲滅息造化若將不續乃有松柏傲風狎雪元氣號貲將天之所賴以點綴乾坤聯絡造化明正氣之常存見天心之不絕即一個之微而所存者大矣聞之種樹家偁松柏以爲棟梁也樹樫楞樸樕以爲薪也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歲計之則薪之利十而棟梁之利百嗟夫善樹者其維松柏哉其維松柏哉

徐顯卿曰題本借喻掩映正意發之意見自別咏嘆尤佳

記舊本韓文後　宋　歐陽修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

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于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

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蓮花寺修造疏　　宋　胡銓

如來燒亦盡只有一羣僧皆聞其言今覩斯事誰剏堂前一丈卅動是荆榛風捲屋上三重茅難安燕雀要見煙生碧瓦除非血染青蚨且莫笑火裏蓮花也須念雨中泥佛

青原山抄題買田疏

厨乏芳餮多誤食時持鉢生有菜色幸當齋後聞鐘何曾螺化爲鰲動輒魚生於釜敢垂涎於白粲徒夢寐於黃粱念一飽之無時遍十方而請命要託心地廣開福田倘種德之弗深則爲仁而不熟惟諸檀越發大慈悲少不嫌貪女一錢多勿吝給孤廣布我欲深耕易耨今居者有積倉剗莽披蓁使世間無寸艸一覩青原界盡爲白望雅稻有摩牙黍多燕餌飽少陵翻匙之雪餐浩翁亂眼之雲必有當仁能辦茲事一犂春雨且乘買斸裏黑牡丹萬頃良田不易喫飯中鐵菱角

胡篤文曰小品遊戲具見如椽

鶴林玉露八首　　羅大經

書伯夷傳後羅景綸曰此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若未免於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遠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沒世之名乃烈士之所徇夷齊之賢得夫子而名益章則所得已多矣又何怨之有故夫子言其怨是用希又言又何怨也惟夫巖穴之士不得附青雲而名堙沒無以施於後世爲可悲而可怨耳此太史公作傳之意也蘇東坡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于安在況吾與子寄蜉蝣于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川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釋矣東坡蓋步驟太史公而人未之識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辭

皆以粟如原思辭粟是也若自耕之粟未嘗不食餓而采
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非止食之薇也泰紀謂
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得無誕乎
羅景綸曰余過楊東山東山手持迎命論一篇因道世事
翻覆似皆有命不特國家之興亡爲然衛青少服役平陽
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仳離擇配左右以
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
羣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晋公起甲第鉅
麗無比軍卒楊某宗弱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某宗以外

戚起家晋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某宗居之三十
年世事翻覆往往如此
又曰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至哉言乎
信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殺之不怨利之不庸已不勞而
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卅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
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
心事矣或謂旣比之以伊呂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予曰不
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
曹且不能當況司馬仲達乎

又曰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陳平周勃不與呂氏
立異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
子三都之墮王陵廷爭之論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
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又曰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
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胸
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
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
無所優劣也至本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

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
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
色爭高可貴也
又曰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
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華中立論文韓有張中
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
則柳有所不能爲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晋問則韓有所不
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
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居潁東坡雖遷海外亦惟

以陶柳二集自隨自有所悟人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
用奇重字歐蘇惟用平常輕虛字而紬麗古雅均不可及
又曰或問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義卻是如何曰聖賢憂
樂二字並行不悖切不可泥先後字故魏鶴山詩云須知
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
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
有平陸成江之憂步欐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
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
不以憂而廢憂不以樂而忘必如是而始識希文之心

又曰李太伯著常語非孟子後泉茂才論趙出經正則庶
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
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
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
崇政論亦非孟子曰輒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
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輒能以詩禮者也大經以
爲孟子不可非太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
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伯夷叔齊獨非之東
萊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夷齊憂萬世之無君然則孟子
亦憂當世之無君也太伯憂萬世之無君也此其特見卓
論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
過矣

賢奕編七則　劉元卿

官政

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不便。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死離別之苦。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頼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補。又其練習戰陣。而家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此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科試。並在九月云。

應諧

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賢奕閒鈔

歐陽子誚陽城爲諫議七年。止廷論陸贄。及沮延齡相。方兩事。謂德宗時多事。豈無急于此者。余謂不然。夫天下事。又孰有急於黜陟相臣者哉。德宗時天下事固多。有一宣公在。已勤勤懇懇於章奏矣。城之默默有以也。彼遂脊傷吻費辭取名。不識其微。不闚其大。賢如城者。或恥爲耶。

[illegible]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鄰。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可見帝王氣象自異尋常萬萬也。

尚衣縫人云。上衣近體。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腳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襪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

原缺

吉州人文紀畧二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郭景昌編景昌字旭瑞奉天人是書仿莆陽文獻志之例取吉安人物各爲之傳又以諸人撰著分類編次故統名曰人文列傳凡爲十三類曰理學名臣曰忠節名臣曰經濟名臣曰文學名臣曰內閣輔臣曰才力曰孝義曰死事曰清正曰儒行曰隱逸曰科名曰列女撰著凡爲十九類曰詔曰册曰制曰頌曰表曰狀曰疏曰議曰論曰序曰記曰檄曰書曰跋曰傳曰贊曰墓誌銘墓表曰祭文曰歌賦頌說雜著

西征記一卷

〔宋〕盧襄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嘉靖間陽山顧氏家塾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説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征記一卷》提要

三衢盧襄贊元

予嘗謂人生以七尺男子軀爲天地中最靈物，造物者剖裂元氣取其精英而與之使呼吸至和發露天光超然出於塵垢之外苟甘心瓶罌如鹽雞然老且死是造化棄物爾寧不媿古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示其有志哉予欲長游遠躒窮極天下壯麗奇偉卓絶之處南窮滄溟北抵幽都東折若木之枝西奄濛汜之谷頂摩太清轍環八埏以助夫造物所以與予者

生抱此志二十三年矣更念衢爲小邦處會稽姑蔑之地山川形勝不足爲天下偉觀居常病是不足廣吾胷中之氣思得隨穆滿造父輩齊驅並馳於瑶池之宫閬風之苑亦欲乘雲御風於日月出没之際煙霞斂散之表况宇宙中可足跡至者邪故過洞庭彭蠡之浩漫太行孟門之巃嵸豈不知不修德而恃險者終嚙壁而來歸者乎過岷峨玉壘劍閣棧道之險豈不知不保國而貪利者終爲亡國之虜乎過塗山思神禹會諸侯之盛尚有專車之骨枕荒草而凄凄

者乎過瀟湘思二妃望九疑之雲尚有琅玕之上帶淚痕而斑斑者乎過崤函而思秦以虎狼之強而自爲楚崗也過烏江而思項羽以拔山之力而卒爲漢擒也登泰山梁父尚有秦皇漢武之函玉檢金篆石刻之書可讀也過朔庭玉關尚有投筆書生伏波將軍燕然銅柱之蹟可復也過謝家青山而不知今日尚有佳士能爲蒼生時起者乎過臥龍南陽而不知今日尚有抱膝長嘯以邀三顧之寵者乎凡天下之奇形異狀陣雲回鴈之峯浮天浴日之波與夫通衢

大邑遐邦異壤之遠周遊歷覧以廣吾胷中之氣豈不洋洋然浩浩然足以吞雲夢而飛天池哉去年秋與郡記鄉老里大夫推子爲冠今年求試春官擔簦裹糧走數千里雖風俗形勢不出吳越江淮之近而山川之勝槩前賢之遺蹟亦已多矣獨談笑之暇始記其所遊之略尚有遺賞未出於車輪馬足之間者缺之以藏諸楮中云

吳越之地牽牛織女之分野泰伯句踐之故墟有鼇山煮海之利三江五湖之險亦江東之都會也獨衢東接甌閩西連婺女自衢歷婺至新定曰睦州歙三江之水會合於亭下有山隆然直竪其首如渴鼇怒鯨奮迅鬐鬣奔而衝水之狀上有桐君祠乃戴顒飛仙之地祥氣瑞氣氤氳回薄鶴駕往矣靈蹤儼然予恨斯人之不復見乃作招仙之詞歌而招之曰

桐君歸來兮仙馭遠遊將何之寧不欲朝玉京兮升紫微戴日月之冠兮披紫霞之衣佩蒼精之龍兮餐玉田之芝友王喬與蕭史兮儼霓旌玉佩而威蕤何如歸來徠鶴慘兮悠

宕山川寂寂兮松桂閑胡不拂袖幌兮闘作開雲關藉芳草兮歌幽蘭庶乎游山之人可以往還

自桐君祠而西有羣山蜿蜒如兩虵對走於平野之上三江之水並流於兩間驚波鬪馳秀磽雙峙上有東漢故人嚴子陵之釣臺孤峯特操聳立千仞奔走名利汨沒爲塵垢中客者一過其下清風襲人毛髮爲竪使人有芥視功名之意乃作詩以尚之曰

無欲戴蟬冠蟬冠械我首無衣披衮衣衮衣

因我身貧賤自閑暇功名多苦辛君不見大
將軍功盖天地一朝餓死垣墻裏又不見穰
侯貴壓咸陽都朝爲卿相暮匹夫争如春風
秋月一竿竹萬古溪山看不足勝他宮殿鎖
千門細草新蒲爲誰綠
自釣臺而西曰浙江羣水赴焉衆山截焉海門
二峯屹然孤立頃聞巨聲轟磕驚裂地軸如雷
霆之奔擊萬軍之決怒天吳爵躍水怪萬狀擁
銀山而瀉天漢意其子胥之寃尚含屬鏤之怨
怒而激爲此乎抑江神海君以謂不如是不足

以震天地之威乎抑形勢使然而自爲此奔突
乎竊悲子胥之忠膽義骨感激發憤欲身存國
家譊鋒射人卒詆誅死真天下奇男子有不幸
者如此也乃作歌以弔之曰
姑蘇臺上麋鹿游斷烟荒草令人愁姑蘇臺
邊少行迹宮殿無人土花碧當年伯業幾英
雄轉首都歸血刃中利劒一朝尸壯士白楊
千古號悲風吳王羞歸九泉裏西施空似桃
花美子胥雖死過生榮越人却是奇男子
自浙江艤舟古岍下登其上曰杭州横控列城

爲國大藩乘熊軾而建隼旟者必王公大人非
州刺史郡太守常二千石比也觀閩商海賈舟
車輻湊犀貝魚鹽駢羅其中龍山據其首西湖
盤其腹天隱聳其臂丘卧其背樓臺上下如
錦繡圖披髮文身者閩粤之舊俗也水犀射手
者戰國之餘勇也金堤玉渠虛臺廣榭者錢氏
之故基也霓裳羽衣綽約靡曼者蘇小之遺態
也故過其地者必駐軾焉自杭而西至嘉禾曰
秀州自秀而西登吳江橋如長虹欲舒横截水
面左瞰太湖一望千里篙工柁師風謳雨吟征

人動江鄉之悲游女弄採蓮之歌思昔拂袖去
國扁舟五湖者鴟夷子之遠遊也蒪羹牛鱸
魚自香者張季鷹之思歸也行歌長吟興屬雲
水者陸魯望之嘉遯也後人高之作祠堂於笠
澤之右予登三賢之堂悅三賢之風遂賦三賢
之詩曰
舟繫小橋楊柳月帆移平浦芰荷風當時不
向烟波老伯業功名一掃空 謂鴟夷也
鱸鱠色鮮盤玉縷蒪羹香滑煑龍髯可憐水
月交光夜一笛西風自捲簾 謂季鷹也

醉夢幾經芳草渡。吟蒐飛上月明樓。散人尸
出形骸外。有作鄉聲效楚四。謂魯望也
自吳江橋而西至姑蘇曰蘇州子求其所謂姑
蘇臺者有遺址存焉父老尚能言之曰今天祐
我宋統一寰宇四方遠近無敢據土地擁甲兵
效戰國覦覬相依者是臺也今雖版籍入于王
府亦亡國之餘辱使當時知范蠡之有謀悟句
踐之嚐膽俯取忠言卻西子而不顧斬宰嚭以
謝三軍則江山之王氣猶存而東門之懸睛不
抉矣言訖涕數行下子亦悵然而悲父老作歌
嗚嗚子和之曰

秋風起兮鴻鴈歸。秋月明兮白雲飛。弔往古
兮一霑衣。

自姑蘇至毗陵曰常州自常州至京口曰潤州
謁水府祠渡揚子江登金山見巨浪拍天鯨鯢
出沒歷樓殿朱碧相照呼雲吸霧一息萬態
紛紛紜紜不可名狀遂泝揚子江至儀真曰真
州見江皐有巍然古宇長廊複殿間有所謂小
龍之祠試造觀之有小蛇盤旋机案上朱鱗火
鬣目光烁有異光尸祝指曰此非蚖蝮蟒蝎之

儔伍也喜則俯首搖尾僅可玩弄稍怒則搖撼
坤闔翻海摧岳而後已所以艤舟而禱者袂相
屬焉自儀真至維揚曰揚州自維揚至山陽曰
楚州至淮陰登韓信廟使人扼吭太息思昔帶
長劍游五陵俛首出惡少年跨下氣帖帖然不
敢喘何其弱也及其登壇佩大將軍印虜魏豹
滅項籍斬成安君泜水上名動諸侯南面稱孤
又何壯也觀其用兵制勝神授鬼畫出入古兵
法中言取楚三策如指諸掌何其智也鳥盡弓
藏兔死狗烹雲夢之擒未幾而死於婦人之手
又何其愚也大丈夫抱超世絕俗之才負安時

經濟之略顧用不用何如耳故爲詩以傷之曰

登壇當日拜元戎楚漢都歸指掌中王氣未
消垓下敵。將星已落陣前功。高名紫宇千鈞
重。冤血青虵一縷紅。尚有繇刀薦牲酒。斜陽
煙樹泣秋風。

自淮陰出龜山泛長淮入汴口曰泗州觀青蓮
寶宇連檐曲桷雄視耽耽以窮土木之壯麗浮
圖屹立若柱擎天委珎貝絕毛血騰踏道路動
以萬計亦靈德悄懵於民而歸依乞憐者如是

多也更念汴水者出於昆侖黃河之源濁浪奔馳自上而下與淮俱流數千里間清濁異色久則與俱如涇渭然遂念隋大業間煬帝所以浚闢使達于揚州者不過事游幸爾柰何錦帆未張而神器移膏血未乾而生民瘠天怨神怒假手于盧龍舟鳳楫鼓枻而回者不其無聊哉今則東南歲漕上給於京師者數千百艘舳艫相銜朝暮不絕盍有害於一時而利於千百載之下者天以隋為吾宋王業之資也遂上所謂黃金堤與友生對坐古柳下感今悼昔賦詩以哀之曰

昆侖一線破蒼崖辟歷飛聲趂地來煬帝截教淮水斷巨靈鑿劈華山開桃花漲滿通西洛竹箭奔流逐吹臺千夜月明楊柳岸空餘風咽笛聲哀

自泗州抵宿州歷南京至雍丘乃張許二公保障江淮之地也昔胡羯梟鳴肥我嵩岱哆然四顧有橫吞天下之志二公提孤兵挫強虜扼東南咽頷以江淮才用濟中興非古烈丈夫孰能哉吾見其悲風擊地林木怒號意者南霽雲之喑嗚也古木蒼瘦怪石孤聳意者雷萬春之壁立也殘陽滿地餘霞一抹則愛妾之血肉尚在也寒鴉悲鳴林鳥爭飛則侍童之精蒐猶存也爲之歌曰

胡兒倚劍摩崆峒范陽兵火燒天紅潼關失守大將死鑾輿播遷岷峨中貔貅兵甲照氷雪戈頭盡是生民血鯨海揚波魚鼈腥中原盡作天山月二公擐甲怒攙槍極鬬軍前皆眥裂食窮愛妾膏斤斧愁慼蛾眉氣如縷花鈿寶髻誰復收壯士相看泣如雨霜刀挾齒

肉未寒再造皇家有英主雄心義骨填溝壑不得生榮自李郭論功初入鵷鷺樓圖形已入麒麟閣

自雍丘至陳留乃漢張子房所封之壤也觀其以經世之略出為王者師躡帝足而封韓信迎四皓以定太子功成名遂翩然從赤松子游可謂豪傑之士矣使當時僥倖一擊之勝以不貲之軀塡餓虎口是與軻荊聶政朱亥郭解輩同為匹夫勇矣烏能垂光虹蜺哉然而悠焉遐騖脫軒冕如弊屣則其所得有大過人者不知絕

粒茹芝抱朝霞而餐之果能却老而不死乎所
謂黃石公者吾意其隱君子尚得從而游乎又
不知圯下兵符之書尚无恙乎鄙夫漢庭之臣
甘心鼎鑊視死而不顧胡不謝去朝市而從子
游也予爲作招隱之詩庶幾其來曰
有玉人兮山之隅騎蒼龍兮歌步虛薜荔衣
兮女蘿裾飡瓊蕊兮披玉書朝玉皇兮游上
都擗麟脯兮邀麻姑胡不捨此而來兮而吾與俱
又歌曰 日旋月轉兮能幾時人間不可以久
留兮緇塵染予素衣胡不讀青苔之篇兮歌

白雲之詩玉書金簡號仙籍兮留芳名其庶
幾然後左蒼虬而右青鸞飛羽蓋兮張旗黃
鵠引兮歸瑤池汝將捨此兮安之
自陳留至大梁曰汴州始禹貢爲豫州封爲魏
邦鄭之始都楚漢之戰場今爲開封府是謂京
師也思昔戰攻之初壯士之悲吟戰馬之嘶風
九江舞陽按長劍而叱咤之地今則萬國之朝
會集焉昔之鋒鏑交加兩虎並鬬而相嬲轅門
刀斗羅黃戰而擁千刃以備掩襲之虞者今則
萬方之玉帛越嶲昔之荒蹊斷塹猩鼯狖兎之

窟宅朝風號而暮雨悲今則龍樓鳳閣正玉繩
而方紫極焉昔之白葦蕭蕭有蟠頭馬鬣之象
過其下者莫不酸鼻出涕今則龍池鳳沼集水
戲而競娛樂焉以至虞韶夏濩儀琴瑶鐘者太
常作也神虬龍馬氍毹龜貝者異方貢也天球
河圖赤鴈白魚者瑞物宥也丹禁紫宇格態裂
軀者上林樂也黒鞘鐵脚突騎勇也虎翼龍驤
戰士蹻也飛廡連榱居人繁也葦金案玉大賈
至也樓櫓相望雉堞新也法象穹極帝門隆也
鵷行鷺列百官入也龍墀日角天王朝也環流

積饌置博士而列羣書則庠序之設嚴也重研
負笈起草萊而叩帝閽則羣賢之樂而來游也
至於其餘不可殫記雖班孟堅二京之筆左太
冲三都之才楊子雲五柞之手與夫芝房寶鼎
之作歌金馬碧雞之馳辯不可得而窮矣當使
曳裾金馬門下出入承明廬中厠迹於賢公卿
大夫之列庶幾觀朝廷之制作稔祖宗之故事
尚能賦之覆醬瓿貴紙價詎可必哉庚辰仲春
元日記

西征記終

西征記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盧襄撰襄字贊元覩其自序蓋衢州人此書載於錦𦁛萬花谷前集之末不知何人鈔出別行乃襄赴京春試時紀行之作末題庚辰仲春元日案北宋凡三庚辰吳自牧所作歷科狀元表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暨仁宗康定元年庚辰皆不見有進士科惟哲宗元符三年庚辰有李釜榜進士則是人應試或在此年所敘述皆無關考据又雜載詩歌詞多鄙俚雖出宋人無可採錄也

西征道里記一卷

〔宋〕鄭剛中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同治光緒間永康胡氏退補齋刻金華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征道里記一卷》提要

西征道里記原序

紹興乙未上以陝西初復命簽書樞密樓公諭以朝廷安輯混貸之意某以秘書少監被旨參議是役也簡擇將帥屯隸軍馬經畫用度詢訪疾苦振恤隱孤表揚忠義公皆推行如上意故其本末次序屬吏不敢私錄至於所過道里則集而記之雖搜覽不能周盡而耳目所際亦可以驗遺蹤而覩往古與夫兵火凋落之後人事興衰物情向背時有可得而窺者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舟出北關六月二十四日至永興七月十三日進至鳳翔越三十七日府告無事公率官吏以歸水陸凡六十驛往來七千二百里本計七千一百九十汜水里以東至縣十里河水南侵自嬰子坡移路旁山圖程銜十里右通直郎尚書戶部員外郎李若虛參議左朝請大夫新差知吉州軍州事江少虞左朝請郎新除陝西轉運副使姚焯機宜右從事郎新湖州德清縣主簿樓炤書寫機宜文字左朝奉郎行大理寺丞王師心右奉議郎監行在權貨務閤大鈞右宣教郎前溫州平陽縣丞郭子欽幹辦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孝恭提舉

錢糧右丞直郎前江西提刑司幹辦事穆平左丞直
郎新泉州永春縣丞王晞韓右文林郎前監潭州南
嶽廟曹雲右廸功郎新潭州善化縣主簿宋有右從
事郎葉光准備差遣右文林郎前建州建陽縣尉李
若川點檢醫藥飯食凡一十五員左宣教郎試祕書
少監充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序

西征道里記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行府舟具欲發前一日宰執出餞于接待院二十二
日道銅口臨平鎮長安閘宿崇德縣二十三日石門
皂林永樂由秀州城外宿杉青閘二十四日雨晚首
宿平望二十五日大風阻吳江不進二十六日吳江
縣登垂虹亭宿平江府二十七日許市望亭宿無錫
縣二十八日潘葑樂社橫林宿常州二十九日奔牛
呂城閘宿丹陽縣三十日新豐丹徒鎮宿鎮江府五
月一日行府官望拜于府庭二日會茶丹陽樓登連
滄觀觀人馬輜重渡三日濟渡至瓜州鎮楊子橋宿
楊州城外四日邵伯閘車樂宿高郵軍會茶韓世忠
園五日樊良丁至梵水宿寶應縣六日黃蒲鎮河橋
宿楚州七日磨盤宿淮陰縣八日高秋堡洪澤閘宿
瀆頭九日龜山鎮宿泗州僧伽有像而未塔劉麟嘗
因賊翁誕日祝辭而鐘颿無聲叩之墜地麟縱火焚
寺去住持云十日泊陸十一日機宜姚焯等三員管
押激賞庫行十二日唐家店湖口宿臨淮縣十三日

中路宿青陽驛十四日馬翁店逼海鎭宿虹縣城因隋渠爲壕豬水深闊城具樓櫓虹西諸邑往往皆城虹獨堅密豫賊蓋自此爲邊也隋自虹以上爲陸木已叢生縣以東水接淮口淮地卑而縣西北隅有湖曰萬安東西百里北南半之豫賊引湖擁城而東南出其流於隋又淮潮可登三十里與湖水接通小舟若置閘於泗以時入潮又略治隘塞則數十斛之舟可致宿無疑或謂引五丈河水入蔡河上皇奉玉清之所也出殿後小竹徑登景命殿出前廊福寧殿福寧是謂至尊寢所飭古不華殿上有白花石閣一席地閤祖宗以來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東廡下曰洗面閣曰司旆閣餘不能記由殿後稍北至坤寧殿殿屛止畫墨竹蘆雁之類然無全本矣祖殿畫像此自福寧至孝思殿前一殿即欽先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皆在由欽先出肅雍門至玉脊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後見陜西諸將自言數對劉豫於此堂堂左竹徑之上曰迎曦軒石爲圍爐對迎曦曰月嵊嶸有御書銘曰疑然屛石秀色拔塵

仰止雲實乃與月鄰安符厚德靜樂深仁俯鑒沼沚永固玉春之下鏤石爲曲水又至修內司謂是寶繪堂兩旁軒閣不能悉記復由延春閣下稍東今太母之故居不敢詳也過小門入錦莊無雅飾用羅木作假檀香堂後有池左曰挹翠軒右曰觀瀾軒上曰棲鸞閣寢室之旁曰紫雲閣中有小圍爐可坐三人爐四柱承以雕蓮入睿思門登殿殿左曰玉鑾右曰清徽後曰宣和庭下皆修竹殿後左曰迎眞軒右曰玉虛軒迎眞之上曰妙有閣玉虛之上曰宣道閣又一殿忘其名自此列石爲山分左右斜廊爲複道平臺臺上過玉華殿由玉華下入抵後石屛亦御書左序有軒曰稽古宣和東廡下五庫以聖德超千古爲號皆塗金抹綠小牌庫上曰翰林司曰寶閣西廡下曰尙書內省餘不能記復由宣和西趨曲水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字文法帖之類登瑤津亭亭在水間四面樓殿相對不能偏至自瑤津趨出過拱辰門上馬出後以閱視所置忠銳將留二日京師舊城外不復有屋自保康門外西至太學道無數家

太學止廊廡敗屋中存敦化堂堂榜猶在兵卒雜處其上而牧彘於堂下國子監令以養太學生具窗壁略如學校都亭驛東偏廳事棟牌尚是僞齊年號糊窗用舉人試卷見當是試題及舉人文字專用本朝廟諱瓊林苑虜人嘗以爲營至今圍以小小城今明池斷棟頹壁望之蕭然四日八角鎮醋溝宿中牟五日白沙鎮圃田宿鄭州六日侯家莊須水鎮宿滎陽縣滎陽濟水復出之地也濟入江不與江合橫江而出於滎陽復入地至陶邱而出故禹貢記濟水謂入

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往年京師之水人不知所從但言鄭州積水不決蓋濟水也周德修侍郎云七日洪溝店道旁隸三大字曰漢洪溝今號卓恭間似有長坎然必非楚與漢畫者又孟店汜水縣鸞坡子洛口鎮宿鞏縣汜水即行慶關也過關乃下視大河與虜營相望洛河又在大河之南洛口牆數閭閻之郎所謂洛口倉者八日十八里朝拜昭厚陵又七里過黑石頭渡十里鳳凰臺又拜五里會聖宮宿偃師縣仁廟永昭陵最與英廟永厚陵近昭陵因平岡

種柏成道道旁不垣而周以枳橘陵四面闕角樓觀雖存頹毀亦半隨闕角爲神門南向門內列石羊馬駝象之類神臺二層皆植柏層高二丈許最下約闊十五丈作五水道臺前與內門裏及大門外皆二大石人對立欽懿曹太皇陵望之可見又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今無屋而遺基歷歷可問餘陵規模皆如此厚陵下宮爲火焚林木枯立諸陵洛河在前少室在左嵩高在右山川佳氣不改而室屋蕩然聞皆爲寶玢所毀守陵兵卒云九日石橋店白馬寺宿西京

京號三川者即黃河洛河伊水也伊闕又名闕塞山又謂龍門大內對伊闕望王屋不百里宮牆之內草深不見遺基舊分水南水北居水南者什七八今止水北有三千戶水南墟矣同程川知州翟襄謂予城外近添五百餘家白馬寺漢明帝所建今惟瓦礫府治後圃有堂曰晝錦翟襄所爲襄本西洛人今爲鄉郡故云十一日榆林鋪磁澗宿新安縣未至新安十里許道旁山石一柱裂勢欲傾危過者畏仰視父老與縣令皆言章聖封永定將軍半山有廟月嘗賜錢三十千然無文識可

攻十二日鈌門鎮千秋店宿澠池縣行十里過會盟
臺澠池新安之間溪山人家如東浙用溪石壘牆十
三日東西土壕乾壕宿石壕鎮杜甫作石壕新安吏
二詩即其地是日陝府安撫吳玠甲馬來迎他郡守迎送不錄首行府專為陝西出也十四日魏店橫渠宿陝府十五日望拜
召公甘棠木舊在府署西南隅今亡矣郡有召公原
原盡處置府縣七而夏縣平陸汭城今皆隅河夏距
城九十八里即溫公涑水也虜瀕河築二小城時一
二騎揭小旗偵邏或放牧堤上馬鬃渠在城之東南
虜入破陝所自入初陝之圍也郡將李彥仙固守彥
仙遇士卒有恩方城中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自飲
其汁雪寒單露將校反加以衣彥仙復持以予寒者
城破巷戰而死罷其家郡之婦人女子猶升屋以瓦
擿賊哭李觀察不輟故陝無噍類父老謂虜久不得
城無食欲去適有人告以馬鬃渠可入城遂陷虜始
敢西而全陝沒矣十六日新店曲屋宿靈寶縣縣南
五里即函谷十七日黑曲稠桑靜遠鎮宿胡城縣十
八日乾伯鋪盤豆攢節店宿閿鄉縣閿鄉胡城二縣

元屬虢州太平興國三年隸陝府自府界至虢三十
里是日虢守賈玠父老迎於胡城之東胡城南桃林
塞即武王放牛之地閿鄉縣治對荊山一山自秦川
起至閿鄉荊山之西皆為秦嶺退之過潮陽度此嶺
也中條在大河北與潼關相對又東則首山也伯夷
居水北山南故謂首山為首陽十九日關東店潼關
關西店西嶽廟行府官謁於祠下至華陰縣出南門
朝謁真宰觀然後還宿潼關或謂是古桃林塞河山
之壯俯視他關獨城內蕪廢華州差使臣番休守關
關門北向入踰半里大河洶湧乃涇渭洛三水會處
號三河口洛水有二一水自藍田由商入西京所謂
伊洛者一水自西夏由韋鹽之間出保安同州至陝
華與涇渭合所謂三水之洛潼關三獨河口下無屏
障道上人馬河北皆見之若稍加營治戍兵其間未
易踰也關以西漸與河遠是日知華州武功大夫龐
迪甲士迎於關西店嶽祠草創門右明皇大碑火後
剝裂有纔數百字不復連文約六丈高甚碑石成之
庭下四石闕裴度出淮西題名刻其西偏副使馬擴

行軍司馬韓愈判官馮宿李宗閔之徒不能悉記雲臺觀屋存無幾獨聖祖并章聖皇帝御容所在曰會眞殿無恙壁間御像如新老道士丟以南極壽星榜其上紿焉故得不毁觀後希夷祠堂堂前石刻太宗皇帝御書并詩詩有朕生往世嗟凋瘵今我如間赤子看大闕無爲三教盛承平方說四夷寬之句又一章有餐霞成鶴骨餌藥駐童顏靜想神仙事忙中道路閑（注謂朕中亦得偷務忙道之閑也）又一章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總把三峯乞與君

章聖皇帝賜道人鄭隱一章有酣醉皮裘思晦迹行高終自有人知又一章賜鄭隱歸山盡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偏遊萬壑成嘉遁偶出千峯翫治不仁宗皇帝賜武元亨一章只向身邊有大道胎神月殿在秋天三雞窗候誰分別尸質清虛本自然詩石皆無毀闕老道士又指一古槐謂是無礙木希夷嘗藏書槐腹中觀依華山而立蓮華峯仙人掌石月玉女盆二十八宿明星館石鼓山皆在最高處獨蓮華峯仙人掌可望而見蓮峯下有瀑布水簾仙掌有闇隱然有跡如人對面出右手上擘假月玉女盆即杜甫所謂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是也雲臺西即劉禹錫所見道士種桃若霞之處所謂玄都觀者今亡矣華山書疏謂華山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蓋謂東北爲冀東南爲豫西南爲梁雍又士人言有康通判者嘗與東坡爲僚踰百歲從弟子四五人往來諸峯間無定處然士人不能其道其名又有道士能言張確之子宣爲豫賊守華嘗題詩曰羣山起伏朝靈嶽恰似千官奉至尊與蜀未平宜假手

願將餘力致乾坤二十一日敷水鎮柳子店將相鄉按石刻乃郭汾陽之里宿華州州治對少華對太華者華陰也二十一日赤水鎮東西陽村宿渭南縣二十二日零口鎮新豐市道北一里有馬周廟宿臨潼縣華清宮之西館宮後即驪山新豐古城故驪戎國故山以驪名山間宮殿基址皆在連理木在長生殿之上蓮花湯發自山足爲石渠引泉入室雕白石爲蓮開十竅以湧泉號白蓮池即妃子浴所次太子泉次百官泉雖棠故號僕隷今游之獨白蓮尚浴士大

夫西館即當時遊幸梨園戲寓之地明皇自臨潼爲
複道往來長安按石刻可盡見今止有玉石像一軀
立荒廟中二十三日灞水漲不進是日知永興軍節
制諸路軍馬張中孚渡輕舟來迎二十四日灞橋鎮
滻水長樂坡宿永興軍軍以漕居爲府治後有涼榭
別爲一區堂下張芸叟輩數人題名刻石東門外興
慶池乃明皇潛邸灞橋漢周勃以下迎文帝之地當
樂坡唐人餞眞卿使希烈之境郛縣夏之扈國府西
北一百五十里即秦天奉天元隸乾州熙寧五年廢

乾故隸府二十五日至七月七日符府並治事永興
軍八日楮林店沙坡偏店宿咸陽縣縣在渭水之東
北未渡渭二里許有故墟謂是舊咸陽自楮林道旁
土堠西入十里即未央宮基又耆頗制書臺樗里子
墓皆渭河南不及至也是日環慶帥趙彬甲士迎于
咸陽橋九日魏店馬跑泉高店宿興平縣馬跑泉高
店之間塚土數尺高拱雜木二三本曰楊妃塚十日
東陽臺馬嵬坡東扶風宿武功縣馬嵬旁短牆周圍
路人指謂妃子死所縣之報本寺唐太宗所生之第

殿後一堂中有神堯像而褙諸帝于壁報本之東又
有大佛閣寺僧亦謂是李氏故居實太宗之所生未
能詳也自滎陽以西皆土山人多穴處謂土理直無
摧壓之患然見路旁高山多摧折存者尚如半掌則
土穴猶有壓者居人當自能擇爾惟武功大佛旁一
洞數里遠報本寺僧云洞置自巢賊時今人又增穿
之中間避亂千餘家入其中虜知而不能取陝西往
往爲洞皆所不及穿洞之法初若掘井深三丈即旁
穿之自此高低橫斜無定勢低處深或四五十丈高

處去平地不遠烟水所不能及凡洞中土皆自初穿
井中出之土盡洞成復築塞其井御別爲入竅去竅
丈許爲仰門陳勁弩攻者遇箭即斃如是者數重時
於半里一里餘斜氣穿道謂之哨眼哨眼或因牆角
與夫懸崖積水之旁人不能知其下繫牛馬置碓磨
積粟鑿井無不可者土久彌堅如石室但五年前一
洞壓死者千餘人僧云此亦天數然今陝西遺民坐
是土洞中生今人居者頗懲覆壓之禍於洞下多立
柱布仰板矣武功今屬醴州是日知州武功大夫趙

立來迎十一日杏林店邏店宿扶風縣十二日東新
店龍尾坡青陽店宿岐山縣后稷封有邰岐山即其
地或謂別有邰城今鰲鄉是也又云郿之氂亭或謂
是武功皆未能詳郿縣在府東南百里有塢即董卓
所築是日涇原帥張中彥知鳳翔府賀景仁來迎十
三日任官村橫水店至鳳翔府府古扶風郡壤地饒
沃四川如掌長安猶所不逮岐山之陽蓋周原也不
川盡處修竹流水彌望無窮農家種床尤盛生民之
詩曰維糜維芑者蓋謂床也俗今書糜爲床奈州有

床稷堅床米類稷可麪可餅可爲碁子西人飽食麪
非床猶飢將家云出戰糗糧乾不可食嚼床半掬則
津液便生餘物皆不咽士卒用小布袋置馬上遇水
取袋漬潤之尤美邊郡刈床則自外而內刈麥則自
內而外蓋床以寒熟麥以暖熟故也府置廳事李希
烈所造無甚雄大而四面出簷制度如殿後圃薜荔
堂東偏中和燕申二堂亦舊屋餘皆近栁東北隅有
凌虛臺東坡嘗記之臺高纔二丈不見凌虛之勢然
水竹幽勝可喜燕申堂後龜趺大刻蓋茂正德政碑

後人磨去刻維摩頌游師雄後刻九成宮圖於其陰
九成宮隋仁壽中所建去州百里許按圖大略與驪
山相似以有圖且不親到故不詳載師雄記謂文帝
遣楊素營之土木之役困一時死傷甚衆宮旁夜鬼
哭文帝聞而怒獨孤后爲言於帝乃解後遂與后每
歲避暑多遊樂不歸東有華清西有九成訪遺跡則
見隋唐之不競也寶雞縣府西南六十五里本秦武
公所都所謂陳倉者自是入大散關河池河池在漢爲故道
爲西蜀之吭虜之犯蜀也吳玠既敗走之遂不能

出糧且盡垂軍待斃趙立爲畫歸路乃得洮壯役立
又爲先驅道之虜再入而玠少卻十四日至八月十
九日行府皆治事鳳翔新鄜延路經略使郭浩熙河
路經略使楊政秦鳳路經略使吳璘四川都轉運使
陳遠猷以下各稟議分職而退二十日行府遵舊路
歸次舍道理如故獨至泗州出平源天長大儀出鎮
江府然後舟行陝西兵歸者禁軍合計三萬四千有
奇雖分隸諸帥然各有將分逐將仍存正副蓋祖宗
之軍政舊法猶在也涇原禁軍僅八千比諸路爲勁

而涇原勁兵盡在山外陝西弓箭手舊一十六萬今存七萬復以土田不均古破無法雖七萬人未必可用夏國主興州謂之衙頭衙頭至麟府路近處可九百里秦鳳六百里環慶三百里會州吩二百五十里諸路今與西吩接壤惟鄜延最闊熙河會川城至涇原甘泉堡止百里以北皆西界也夏國左廂監軍司接麟府沿邊地分管戶二萬餘宥州監軍司接慶州保安軍延安府地分管戶四萬餘鹽州監軍司接涇原環慶地分沿邊管戶一萬餘茲其大略也某自以

踰淮道京入洛至關陝其所經歷得於聞見者靡不具載竊觀今日天下之勢東南爲天子財賦之區制廷臺省監司守令耳目親近之地故治具比他道爲修陝西諸郡雖號新復然自渠魁元惡用意變易三綱五常之外自餘軍民無不內懷天日相與持循檢約未敢有無國家毀法度之心故其風俗綱紀視東南猶整整也獨京西京畿與夫接淮甸之地一時陷沒於劉豫兇威虐焰之中郡邑無民官府無法田野未耕荒穢猶在如久病困瘁之人頭目手足皆有生意而中焦痞澀蓋未易全復也朝廷誠能精選長吏審擇牧守仍於三京量戍士夫使之撫視凋瘵修治關塞於年歲間生養氣血與東西上下脈絡流通則天下平矣

西征道里記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鄭剛中撰剛中有周易窺餘已著錄是書乃剛中爲左宣教郎試祕書少監充樞密行府參謀時記行之作前有自序稱紹興己未陝西初復命簽書樞密樓公諭以朝廷安輯之意某以祕書少監預參謀所過道里集而記之雖搜覽不能周盡而耳目之際亦可以驗遺蹤而知往古與夫兵火凋落之後人事興衰物情向背時有可得而窺者同行者右通直郎尚書員外李若虛等九十五人云

元郭髯手寫日記不分卷

〔元〕郭畀撰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客杭日記一卷》提要

[illegible]

蘭坡老弟中丞與予同遊[illegible]

郭天錫手書日記始於至大元年八月廿七日訖於二年十月三日蓋前後有失去之葉也往見元鎮題天錫畫詩在至正癸卯十二月時距天錫之沒二十餘年則至大之初正其壯歲年十也天錫與湖山於趙文敏是明文敏年五十五居於家是冊所及與文敏及石民瞻諸人遊蹤具焉清勁秀逸與趙法通計四冊將三萬字洵可寶也近日廣興相繼得其四之一題曰客杭日記鮑氏刻於知不足齋叢書乃又其節錄之本耳安邑宋芝山孝廉得此見示為賦三詩

來往西泠下若溪蔡雲日日蘇湖煙雨訪船子人如玉中兩初文至大年

白面仙翁無復書試將驛也較何知繼精三萬鈔合山莊都江來上初[illegible]休海門月湧大江流盡收殘石硃筆影何滅孫齋[illegible]

乾隆五十九年歲在甲寅秋九月廿有四日北平翁方綱[illegible]

咸豐四年八月朔日嘉禾周爾墉識 時客浮垣[illegible]

同元瞀西蔡德甫提留小勺煮蟹蔡芋　次访李仲谦出门解后包
古山長　赴馬習齋之約坐有羅漢臣余及白元瞀白五品添叔作
別　次爲元瞀昆仲登夜航之往蘇有北方宣呼五二更乃睡
廿六日午後抵平江　見龔子敬山長父子留宿具晚飯之已留共夜話
是夜多蚊
二十七日晴　早子敬以八月廿八日提上學芑書院山長作武臨清提舉書
張使輝以孫之趙余入航之便　解後杭人潘伯起呼湯
白之盖在大部時曾相識也共上船行

廿日　晴時上長安買飯
廿一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滿天空氣通人候北關門接待寺僧勤
換舟入城拂明潘伯起送余歇于施水坊橋頭沈待詔之樓遂
金壇士子源同寓　橋東訪趙伯可儲叔儀　打猪巷見李伯
玉留茶話乃出　次到江浙省中郎中廳所見李叔義　省西見張
菊存下竺子房之會張松澗府判　到五房後見武臨清提舉
會王一初聞有選一部目李叔擬及武公之似　有檀　歸寓所會
吳叔茂之房主人具湯小飲余亦侍湯　同茂之到長生老人　楊元應

文彩袖康夫不還而還　回紀家楊湖座門首見吳君遠提舉
三十大元年戊申五月廿二日　還杭　晴　早過井亭橋湖後張雲忠州判
次過湧北村同知張景芳學正　到李同觀見吳君遠、有他事令歸
張羅庵伯相接具早飯鄭東田同集伯施弟夫之子也飯已入寶中林盤
次閱北斗殿看李息齋所畫松二株于壁間　是日郡左丞趙子昂方
會而去不見子昂不果　是李伯玉改所許之文約來日于省中見李子
出北關門湖州市妙行寺中尋伏維那之去昨日登天目山李清王快
寺僧宗元僧常留爲客而還觀正殿佛三尊像甚中設毗盧遮那佛像
前殿止有藏一座　次入法堂有碑石爲本云喻彌陀神華所畫佛像傍
刻本末不臨記也　次禮古觀音像和傅居祠塑者西廊畫壁以居傍
不可細覽門有放生池俗云接待寺者即此院也回謁之門佛甚塵
小舟而已　唐仲文李斯義來值出　趙伯可來　寫樓叔潔
飯于坐臥大桓杭城樓居相連自有一種風韻耳　蘇州孔存立
來爲孔指畫形除　晚見唐仲文分行出示米老拓山圖
訪王成之爲目相與立談久之　又過王壽之
九月廿四日晴　在杭　早到省中照磨所見李叔義改抹元文

朱白卿邑侯以函邀茶
十一日 晴 織素高書 就小坎後五敦竹三節 同陳筠甫出到市間看新添榜
十二日 晴 春冬益煖 回謁盛季言
次回張泰甫禮 次過千秋橋有陳氏子剪紙燈 懸掛于門 有牽箏十
六條 其間作走獸及人物花草 極其精妙 康作交六朝條幾狀 用工五月
方得辦此 蕭景玉來值出 晚李子平來同出看燈 邀王季
高三弟出月而歸
至大二年己酉正月十三日 早詣學拜啟 訪孟天澤 會洪九二哥
陳行之來求作小竹一幅 湯秋崖後至 行之仍會同秋崖出新林門也
陪祠及西岳廟 回謁行之 買酒一尊共飲 仍呼一老省歷二弦子消遣半日
祭先
十四日 晴暖 飯後同仲同弟遊東岳廟 次入靈濟院 拜后 盛季言蘇
現山房 仲明同入僧房 有一吳秀僧 年方廿五 却看江南禪衣 相方回邑
出趙儀南僧也 法姓章子寶 未五句 晚同宋逸卿橋上看月
四顧京城 紅粧如玆而已 蔡宣使來 將入京
十五日 晴 早見表國渠縣尉 不至 訪子三郎具茶 次到江浙都中

趙仲山張仲方來留午飯 飲散同於壽丘見 宗主邀茶
十七日 晴 孫知觀來 陳行之相約同出 以湯秋岩經 次回留仲方回
詣以之具午飯 林天昭來約小酌
十八日 陰 趙景明自毗陵來 沈握拜來
問候林竹埜 趙仲山王仲年來邀刻石畵 夜大風
十九日 風作 送書與王宗之家託轉寄 訪陳茂叔 會史允誠
訪孟子長 訪李子實 言于二石 論玉傳亦叢方
在杭時借戴禮秘二部 今已還 記當回元批本 以紀碑記 晚訪年
良卿解后朱元度講而閒坐半日 吳滅甫六在
廿日 晴 問候潘光章 曾添景南 訪顧子静 竟歲軒
未詣以酒席棟日寺 洪九二哥 孟子長來 回長兄弟劉善卿
寺看谷藏 任玉楷邀邀茶會 新古屋及浙東二僧
廿一日 晴 賈仲傑來留小酌 龍舟過
廿二日 晴 安同舍人自淮州回 與之言 劉二椿官高留小酌
廿三日 晴 李仲簡來 張廷玉來 西山弟亦來 夜雨
廿四日 雨 送郝仲明 以與楊古惶不至 見張仙之 為

大人送玉行述登舟　談石卿相約晚集時吾東老爷及余二人
五大二年己酉四月廿二日已桂時
到吉楊信馬撥　午共飯吾當　同年吾
廿三 晴　房彥百去謝爸德赴詠之意　同年吾西山大士普
照寺看佛前二分長二丈餘平江張撫宣布施若千　廢上堂
興初年侍奈　次同年吾上北固山甘露寺晤吾罢宋一些元
代首座會患首座玉提點留午飯二師先去　吾二本寺接
伏臣偈全詞袈裟門首龍只桃推出回語尊吾逛市樓午麵
晚訪吳少原與年吾密生閑話
廿四 雨　呂二叔自丹陽來
廿五 晴　陳菊田張静齋去訪彩伍張君到揚州　見
廿六　陳菊田送資深來　孟夫澤來訪杭省選事
廿七　是張仲舉說投不值　王思善偕某君來　阮茂
叔來曹年吾相延閒話　同曹年吾至東游萬壽宮　晚是訪仲舉
四月廿八己卯　到萬和店見郭祥卿於自北歸撥　廣陵照應
坐上會戲李華同文、訪余白宗文山長去　又訪俞景仁談

早張菊稱往往送之　趙深、深往返多所借款阻抑鮮由己生
陳李仲陽年送王思善歸　耳香
廿九 晴　兀坐寓中到焦山觀壁上畫松一株張居士與
午麵宗主及諸善友同集　趙資深來
三十 晴 賬穩　曹雲厂和詩　到吉祥觀雲堂　後午集生吉王
雲澗曹年吾余及薛雲山潘上座衣和明集款同年吾辦所到
勝果寺納涼
三十日　陳菊田來張茂叔送玉　徐卷石自太平數論回歸
來訪　俞景仁來訪散除　早余往善會東平孫待訪對望
玄帝像　訪楊名泉　張廷玉來　趙資深來
為鼎臣判作惺堂歷選院詠　為曹上座作化運疏
五月初一日 晴　早到寧和殿　俞景仁言泥明講書
郭元吉焦君明來冬收約五其家事悲小集、秋陪二文到寺
同父家分作乃歸　林天昭來播小多謝玉　徐卷石來
初二　早到長巷顧宣使宅送元二朝年禮出青陽門四路李仁
日盛書吉同入報恩寺夏茶、已上馬

望乃尊歸遂不得成行時晉謁而畏通金山少憩停泊如醉而回
至大二年己酉六月初二日早起騎馬至江上與茂寧渡至於舟
從江瓜洲換船拿劉舍人巨川之子楊子橋午飯午後至揚州郡
行李于茂寧補中 訪裴天錫於邀小樓共飲 出市金及茂
寧蔣善輔聚菊之亦也 是夜就補中宿多蚊不得安寢
初三日早茂寧邀洗浴市樓早飯三品留哥同集飯罷趁舟
午祖台伯 換舟晚至高郵 是日行舟兩邊淺水皆紅白荷花
行數十里不斷亦一奇也 舟中有章武殿果大師者同宿舟中
夜雖熱而與蚊
初四日早趁興化船載兩而行舟中窄多相共促膝而坐 二清哭飯
晚抵興化登岸解后鄉人俞七哥引至詹廣訪宅相見俞劉
巨川陳總把詹公之倩王時中 今子詹迎閣待晚飯留宿 逐晚
蚊極多攫遂不少退比之江南之蚊恍大且嘴利夜眠不敢掲紗
帳也
初五日 寓興化詹宅 早投書與詹公 看沈有吾達所畫山水
沈廣西廉訪司書吏也 黃仲文來番陽人也前興化教諭陞升

甫縣尉劉巨川亦至詹之相留小酌坐頃從司天臺鄭江西作
同巨川時中出遊開元觀道士整南濱相陪遊歿觀亞宋帝人多
兵燹時本觀寺觀多焚蕩不存獨此殿歸然有以焚之者鍋
其柱流血異聞也彩發神光之而止且以柱為剣之柱胃手之痕
至此乃論特神靈耳 余作詩而出 次登縣前譙樓此非通郡
大邑覺規模少隘而私官如詹靈祈劉漢臣王之芳三縣宰役
皆為御史亦一盛事也 次遊城隍廟有畫師王景山作花神二
堵差問 次遊寶嚴寺觀所塑佛像 次訪桂岩俞七哥
初六日 寓興化詹宅 早訪黃仲文出所著理學源流圖太平祖
源後諸儒語耳 就見胡子貞臧子云之子天之妹婿也
初七日 許桂岩來同出至縣學拜
先聖見教諭李景恭 陳總把載酒劉巨川同集
晚同王時中赴許桂岩俞七哥之約 觀詹公所藏之畫
初八日 陳千戶來回謁之 晚同臧子云胡子貞步遊義阡寺 次訪
醫士李恒甫 觀歷代帝王圖
初九日 寓興化詹宅 胡子貞送禮物來

郭天錫名畀以字行号祐之別號北山丹徒人累舉不第歷鄱陽書院山長調吳江儒學教授未赴江浙行省辟充掾史美髯鬚人呼為郭髯董學米南宮兼師事高尚書房山往來錫山與倪高士元鎮交最久倪有題髯所畫曰郭髯余所愛詩畫總名家至正癸卯十二月十日時距天錫之沒已卅餘年矣詩名快雪齋集顧俠君刻入元詩選二集

此髯翁日記凡七十三頁裝為四冊大興翁先生題至大八年起至二年十月三十日合訖於六月二十日則蘇翁先生見時又佚去六月二十日以後數十頁矣古蹟之存於世皆有如信乎松雪翁慨然歎有日少無昨描而不寶諸

丁酉大暑後八日京口柳肇嘉跋于觀海樓

元郭退思雲山日記校記　　柳肇嘉

卷上

二十七日　四毛兄禮　真蹟禮字下有夜雨可喜斗香六字

至大元年戊申九月初一日　真蹟無元年二字

初四日　會聞寬夫　真蹟夫字殘形似甫字

初五日　真蹟冠戊申九月四字

甘露新古匡和尚來為碑事　真蹟碑字上有寺字

十二日　真蹟冠九月二字
十四日　真蹟冠戊申九月四字
十五日　真蹟冠九月二字
十六日　送所寫遺教經還甘露長老　真蹟無長字
十九日　飯已留燈夜話　真蹟語字作話
二十三日　真蹟冠至大元年戊申九月八字
二十四日　真蹟冠九月二字
二十五日　真蹟冠九月字
二十六日　辛巳始晨聚會　真蹟辛巳始日不聚會
二十七日　真蹟冠戊申九月四字
二十九日　訪張竹村書院　真蹟院字作樓
十月初一日　真蹟冠至大元年戊申六字
初三日　子源爲財賦府吏求書　真蹟吏字下有員字
初四日　子源同閒茶　真蹟無閒字
初六日　乃弟陳匠一桐提　真蹟一字殘存作□
初七日　桐招五盃午麪　真蹟桐招午麪五盃
初八日　真蹟冠至大元年十月六字

十四日　真蹟末句曾祖母下有云字
十五日　真蹟冠至大元年戊申十月八字
十六日　真蹟冠十月二字
十七日　坐客余友沈威、沈國寶沈六郎父子　真蹟威字作成
十八日　突兀二十大餘　真蹟二十丈餘
上獵亡金朝銅鐘口　真蹟無朝字
遠見西興渡口　真蹟無口字
十九日　真蹟冠至大戊申十月六字
二十日　李君得後至　真蹟得字作德
二十三日　早冒霧到馬道巷見李君實　真蹟李字作季
鄉人盛壽一宣人相遇爲寫子母在此　真蹟爲字下有同字
二十四日至三十日　真蹟闕
十一月初一日至三十日　真蹟闕
閏十一月初一日至二十五日見來起句止　真蹟闕
十二月初一日　真蹟冠至大戊申四字

初二日 真蹟冠至大元年戊申十二月九字

初三日 陳東村張和甫來 真蹟甫字作父

十四日 真蹟冠至大元年十二月七字

十六日 早長興丁君耀齋吳長卿書來 真蹟齋字作賫 風特甚大 真蹟風字下有寒字

十八日 真蹟冠十二月三字

十九日 次遊敬親道庵 真蹟遊字下作到 看所藏書並官窯磁器古銅小瓶 真蹟磁字作碗 趙伯可自宜興歸未見 真蹟未字作來

二十日 真蹟冠十二月三字

二十二日 後入東湖書院午酌 真蹟無湖字

二十三日 真蹟冠十二月三字 雪樹相連樓 真蹟無相字

二十八日 雪小止 真蹟雪廿止

二十九日 壺隱相留一酌宿 真蹟無酌字

卷下

至大二年歲在己酉正月

十四日 有陳氏子剪紙燈懸于門首 真蹟懸字下有掛字 步月而歸 真蹟歸字作還

十六日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正月八字

十七日 趙仲山張仲方來留午酌同登壽丘 真蹟酌字下有飲散二字

二十四日 晚行末 真蹟又夜雨二字

二十六日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正月八字

二月初一日 孟正夫同親係下金壇 真蹟親字作觀 鄰婦劉氏為女陳舍錄託與陳舍少綴子取索 真蹟其字作見

初六日 年長老延款酌 真蹟延字上有相字

初八日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二月八字

初十日 列山見謝還中維那 還中前過為真隱小集 次拉虎林還中賞月 夜宿還中房 真蹟還字作巽

十一日 坐客金友趙伯可了即休雅濬雲暎暘谷

十六日　伏虎林遊選中　真蹟選字作巽
十七日　真蹟冠二月二字
十八日　真蹟冠至大二年二月六字
陳汝梅字正自水北來曹謙所致意　真蹟
梅字作海曹字上有道字
二十日　楊叔蒙胡青陽四弟來求牒　真蹟張字作
引　送詩與陳汝梅不遇　真蹟梅字作海
二十二日　陳汝梅亦至來日清明　真蹟梅字作海清明
作晴明　侍大人見汝梅於巴山　真蹟梅字作海
二十四日　陳汝梅來辭歸嘉興　真蹟梅字作海
二十六日　舍馬不及入　真蹟舍字上有見字
二十七日　早到路興行　真蹟行字下有香字
辛山日同仲宇遊蕃照寺禮趙處士本第
主　真蹟仲字下有同字本字無
二十九日　年老遠官各惜別之意　真蹟年老遠
官依依有惜別之意
三月初一日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六字

初四日　真蹟冠二月二字　同口哥出見演合不遇
真蹟口殘盡是四字　惠庵主見弟餅
閑話　真蹟庵字作山
初六日　欲入登雲寺寺靜闃無人　真蹟出登雲
門(指)過登雲寺寺靜闃無人
初九日　真蹟冠二月二字　晚見王思善趙心甫陳茂林
趙仲山石岡牛陳副使　真蹟見字作同
蘇知觀來　真蹟觀字作宮
初十日　真蹟冠至大己酉二月六字
十七日　真蹟冠二月二字
十八日　真蹟冠二月二字
二十日　是日東門令嫂接東宅過禮　真蹟東字
作東　晚留星明留燈議乃事　真蹟乃
字作吾
二十一日　諸子晚求字法　真蹟求字下有書字
二十二日　晨明長子都官攜酒看夜酌　真蹟都
字作吉
二十四日　真蹟冠二月二字

二十五日 真蹟冠三月二字
二十六日 真蹟冠至大己酉三月六字
二十八日 真蹟冠三月二字
二十九日 又觀許道寧松樹一幅 真蹟幅字作軸
四月初一日 鄭鵬南廉訪下路學之官輩同行 真蹟
路學之學字無 見李提舉令老李一總
管 真蹟卒字作卒
初四日 留少集 真蹟留小集
初五日 曹南歷具茶 真蹟曹字作惠
初六日 真蹟冠四月二字
初七日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四月八字
八日 真蹟冠四月二字
初十日 曹千一郎為借屋 真蹟郎字下有
東字 不明而會當錢正甫節仁甫
真蹟作錢正卿
二十日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四月八字
王提點 真蹟王提點
與彥高路歷閑話 真蹟歷字作登

二十六日 同曹彥高袁敬叔游崇壽宮 真
蹟叔字作明
二十七日 真蹟冠四月二字 送王思善歸 真
蹟歸字下有斗香二字
二十八日 乞坐無口 真蹟乞坐無味
五月
初三日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五月八字
十八日 同趙邢毅甫 真蹟甫字作夫
十九日 真蹟冠五月二字 訪王山意不遇 真
蹟王字作李
二十日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五月八字
二十三日 真蹟冠五月二字
二十五日 坐客丹陽黃壽卿 真蹟黃字作貢
二十七日 斗香 真蹟無此二字
二十八日 飯正同二公上 真蹟上字下有岳祠二字
二十九日 看神會 真蹟看字下有迎字
六月
初三日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六月八字

初十日　真蹟冠至大己酉六月六字

十一日　脫同王時中李趙二公造墓所寺　真蹟二字作三

十三日　無一點釜鑿痕也　真蹟釜字斧

十四日　味頗純美　真蹟純字作淳

眾芳色把荷葉作盃傾酒　真蹟無色字

十五日　真蹟冠六月二字　同那典史來　真蹟無那字

廿二日　門見荷花　真蹟門見荷池

廿一日以下至十月三十日　真蹟闕

一九五七年六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在舉辦展覽會陳列元郭天錫手寫日記四冊余驚喜欲狂先錄翁周榮三題跋次請於會以陳善餘慶年嘉坤横山草堂刻本雲山日記二卷冒暑往校得百二十九則詳記於上横山跋所記校錄之餘想望原墨引為深憾者今有以慰之矣此冊原在揚州程氏厲樊榭題

有題郭雲山日記真蹟一絶向見其所錄出杭日記後歸汪仔農翁蘇齋方綱跋於乾隆五十九年甲寅趙壽門輯寧鮑淥飲廷博跋於嘉慶五年庚申其時冊藏宋氏周容齋爾墉題於咸豐四年禹舲崇恩題於己巳為同治八年其時冊歸蘭坡中丞瑛棨官河南布政使陞河南巡撫鄭叔問文焯先生之父也金石書畫鑒藏甚富叔問襲之卜居吳門民國七年捐館所藏遂不能守近年會同於佐人之手可證流傳之序獨惜翁鮑跋後一再散佚以刻本計之上卷從十月二十四日至閏十月二十吾見來赴向止原墨闕刻本約十四葉下卷從六月廿日至十月三十日原墨闕刻本約十八葉周跋所記較翁先生見時又佚去六月二十日以後數十頁者是指下卷而言上卷之散佚在周跋以後此所闕之文無可校勘頗為憾事幸刻本無恙尚可窺見八九原墨每紙八行行楷細書如遇松雪翁並米海嶽之趣與

最感興趣在一字之改正，事實昭焉；一字之增補，疑義晰焉。逐日記載，年月有繫，識之殊經進錄之略為整齊，歸諸一律，而不失原意。文改句易，酌濃為淡，岩為巖，父為甫，来為羅，淳為純，廿為二十。題跋所記字體草草，未能識者，今得見廬山面目矣。余客居二十年，曩見宗忠簡公像卷載佛金山，今見郭髯殘墨猶存天壤，均出鄉文獻瑰寶，倘獲景印流傳，幸甚幸甚。

客杭日記一卷 光祿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元郭畀撰畀字天錫號雲山京口人是編乃其所作日記原本共四册真蹟在揚州程氏家雍正乙巳厲鶚遊揚州得見之鶚杭人也因手錄其中客杭一册以歸其書自至大戊申九月初一日至次年二月初九日逐日瑣記交遊聞見中頗多請託史胥之事蓋畀於江浙行省求充學正山長時作也鶚稱其所記白塔以進士題名碑爲基銅鐘有淳熙改元曾覿篆銘爲他書所未載而寺壁一詩與桯史所記康與之題巖宗畫扇詩亦可參考異同云

使西域記一卷

〔明〕陳誠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使西域記一卷》提要

敘略

永樂間中書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等使西域還西域諸國哈烈撒馬兒罕火州土魯番失剌思俺都淮等處各遣使貢文豹西馬方物誠上使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悉備焉

學海類編　　使西域記敘略　　　遊覽

使西域記

明　吏部員外郎　陳　誠編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陝西肅州嘉峪關萬一千一百里其地四面多山中有河西流城近東北山下方十餘里國主居城東北隅壘石爲屋平方若高臺不用棟梁陶瓦中敞虛室數十間窗牖門扉雕刻花紋繪以金碧地鋪氈毯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戴小罩剌帽以白布纏

頭辮髮後髭服制與國人同但尊稱之曰鎖魯擅蓋華言君王也上下相呼皆稱名相見惟稍屈身初相識行大禮則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飲食不設筯釀酒多用葡萄飲則坐於地大宴會則設小几案尊者飲下人皆跪行則陳幣帛次進珍寶又次進金銀錢布之坐上餘者撒坐間左右執事者競拾之諠譁大笑名曰喜錢市中交易用大小三等銀錢下人私造無禁造成輸納稅於國主用印記無印者禁不用市易諸物皆有征稅什取其二以資國不置斗斛惟用權衡不設官府設管事者稱之曰刀完國主與管事者凡有事施用紙直書其事各以花押爲記花押之制以金銀爲戒指上鐫其事名國無法律不施刑罰傷人命亦止於罰錢婚姻以姊妹爲妻妾同居男女相混男子髡首纏以白布　女亦白布蒙首略露雙眸喪則易以青黑居喪止百日葬不用棺以布囊裹瘞之嘗於墳墓設祭家不祀祖宗亦不祀鬼神惟重拜天之禮凡拜天若聚會則擇日行之無月朔甲子擇日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聚拜之所築一大土屋衆列班其中一人大呼則皆拜每歲二月十

月爲把齋月盡不飲食至暮乃食周月始食葷則聚衆射胡蘆其制植長竿高數丈竿木懸胡蘆中藏白鴿一隻躍馬射之以破胡蘆鴿飛者爲得采國人有通回回教經典者衆稱曰滿剌爲國主所尊敬城中置大土室中設一銅器周圍數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遊學子弟皆聚此若中國太學然有善步走者日可行三二百里蓋自幼習步有急務令持箭走報其俗侈靡用度無禮節其土饒沃氣候多暖少雨土產有白鹽銅鐵琉璃金銀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育蠶善爲紈綺木有桑柳榆

槐松檜白楊果有桃杏梨李葡萄石榴穀有麻豆菽麥粟獸有獅豹艮馬牛羊鷄犬獅子生於阿木河蘆林中云初生時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恆於目閉之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大則不可馴馭云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在哈烈東北去陝西肅州衛嘉峪關九千七百餘里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有大谿達城東北流城廣十餘里開六門其有子城國主居室稠密西南諸番百貨多聚此交易用銀錢本國自造

其俗禁酒屠牛羊者瘞其血城東北隅有土屋為拜天之所規制甚精柱皆青石雕鏤花紋中設講經之所以泥金書經裏以羊皮物秀美工巧過於哈烈而風俗土產與哈烈同

俺都淮

俺都淮在哈烈東北去撒馬兒罕千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人民繁庶風土物產同哈烈今為哈烈屬國

八答商

八答商一名八里在俺都淮東北周十餘里居平川地產無險要其南近山食物豐饒西南諸番人亦聚此市貨今哈烈沙哈魯遣子守之

失迭里迷

失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城在阿木河東岸城內外居民數百家孳畜蕃息河東岸西多蘆林獅子所產處也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餘里城在小岡上廣數

里西北臨河名火站水勢衝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居人依崖谷多園林西行過一大川二百餘里無水間有水多鹹地生臭草莖高尺餘枝葉如蓋煮其液成膏即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枝葉生棘刺葉細如藍秋深露凝結枝上如珠食之味甘如錫採煮為糖名達郎古賓

塞藍

塞藍在達失千之東去撒馬兒罕千三十里城周二三里四面平曠居人稠密樹林深蔚五穀蕃殖秋夏間草

上生黑蜘蛛甚小噬人偏體皆痛治之法以薄荷枝掃
痛處又以羊肝擦之誦經一晝夜痛方息而偏體皮膚
皆脫六畜被傷者多死凡止宿必擇近水之地可以避
之

渴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約二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
餘里環城多水田南北近山行數里俱小山多蕊思檀
果樹又西行三百里餘有大山屹立中有石峽高數十
丈如斧截齊峽口有門名　關路通東西養夷在塞

藍之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
大川行百里多荒城蓋其地界乎別失八里蒙古部落
之閒別失八里沙漠之地也今馬哈麻王子主之

馬哈麻

馬哈麻者元之餘裔襲封居此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
牧君則設帳鋪氈毯寒暑坐臥於上其王帶小罩刺帽
簪鶖鴿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婦女以白裹首纏項衣
窄袖衣飲食惟肉酪閒食麪不釀酒惟飲乳汁閒種穄
麥及羽毛布爲衣地有松檜榆柳細葉梧桐六畜牛馬

最廣多雪霜風氣極寒深大谷六月亦飛雪人性獷戾
君臣上下無體統詢其國人云故疆東連哈密西至撒
馬兒罕後爲帖木兒駙馬侵奪今西至脫忽麻北與瓦
刺相接東南抵于闐阿端于闐有河河中產玉又有哈
石之地亦產寶石金銀云

火州

火州在柳城西七十里城北近山其地多熱山青紅若
火故名火州城方十里餘僧寺多而居民少東有荒城
蓋古高昌國地治也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亦居此今

隸別失八里

柳城

柳城古中柳縣在火州東去哈密千餘里經一大州至
其國地皆沙磧無水草道傍多骸骨土人相傳有鬼魅
行旅或早暮失侶多迷死出大州度流沙河有山青紅
如火焰山下城屹然廣二三里即　陳城四面多田園
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穄麥豆麻桃杏小棗瓜葫蘆
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者名鎖葡萄畜有牛羊
馬駝氣候和暖人皆醇朴男子椎髻婦人蒙皁布垂髻

於額俱依胡男子削髮戴小罩刺帽號回回妝婦女白布裹頭號畏兀兒妝方音皆畏兒之語風俗大略與火州同

土魯番

土魯番在火州之西古里卽古交河縣之欒安城城方一二里地平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穈麥有桃李棗杏葡萄畜多牛馬城中有屋舍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故老云其國在漢爲車師唐以伊西節度之地城西二十里有小城名崖兒城中居民下有斷崖其下二水交

廣僅二里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所又云古車師國王居此今其地併入土魯番矣

鹽澤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城三十里餘城居平川廣二里居民百家城北有崖矮山産白鹽鹽白可琢爲器盛肉菜食之不必和鹽故名鹽澤

哈密

哈密居平川城周三四里開二門東有溪西北流地鹹鹵閒有楸杏農耕須糞壤所種惟豌豆二麥其北有山與瓦剌相界其西接火州等城故哈密爲西北諸國往來要路人性獷悍與蒙古回回雜處禮俗各異

達失千

達失千在寨藍之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周二里居平原四外多園林果樹土宜五穀居民稠密負載則任車牛

卜花兒罕

卜花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周十餘里居平川民富庶戶以萬計地卑下氣候溫和冬月亦食鮮菜土產五穀

桑麻絲緜布羊魚天鵝雞兎皆有之

文皇初平內難卽遣給事中胡濙以訪仙爲名潛行
人間又遣內臣鄭和等將兵航澥使東南諸夷最後
則中使李達吏部郎陳誠使西域得其風俗程頓紀
之以還正與鄭和星槎勝覽堪互讀但星槎板行已
久此則睹者甚尠且水陸亦不同程也陳誠以永樂
十一年十月返命偕哈烈等國使臣來朝貢　上厚
禮之次年六月遣歸又命誠及中使魯安齋勅伴送
及誠還　朝僅得轉布政司參議以出後亦不顯
文皇初以遜國伏戎爲慮以故軺車四出幾于上窮

碧落下黃泉矣其後胡濙階此窮極榮寵而陳誠所
得止此是必有說先是洪武末年給事中傅安等使
哈烈撒馬兒罕諸國留十餘年至永樂七年還　朝
幷帶各國貢使至得西馬五百五十四　上仍命安
伴送諸使還國亦無褒賞僅以工科改禮科而已後
安終此官沈德符識

使西域記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誠撰誠吉水人洪武甲戌進士永樂中官吏
部員外郎誠嘗副中使李達使西域諸國所歷哈
烈撒馬兒罕等凡十七國述其山川風俗物產撰
成此記永樂十一年返命上之明史藝文志載有
陳誠西域行程記卽此書也末有秀水沈德符跋
其所載音譯旣多訛舛且所歷之地不過涉嘉峪
關外一二千里而止見聞未廣大都傳述失眞不
足徵信

七人聯句詩記一卷

〔明〕楊循吉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嘉靖間陽山顧氏家塾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説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七人聯句詩記一卷》提要

金硏閲

吳郡　楊循吉撰

余頃得請將還山中丞古直老人一夔存敬公繩粟夫四刑部約以飲食過余作餞且爲別先一日老人先來作訂曰諸君明日就具熟食至不以煩子家烹飪謹謝之次日爲八月二十四日丁酉方午余與子陽殿撰飯於齋中而諸君之肴先至僕夫云須散衙時來子陽問誰余告以故因留子陽請同坐辭曰子勞且少暇以待之遂去一夔遺白酒二瓶來餉余遂命家人掃地布席頃之粟夫工部適至而古直老人來與之見皆鄉人舊交來接數語廷威戶部又適至廷威同州人也又頃於是存敬至一夔公繩粟夫皆相繼同至而徐粟夫起去將出門余與諸君共挽留之遂復入坐余因白留廷威廷威許諾余起入內廷威上馬去余出不見廷威使人追之不肯還乃罷時日暮雨作乃命家僮出肴核蔬菜陳列几上又令別設一小案具紙筆以待諸君敘坐古直老人黃岩王仁甫南向左位第一工部主事海寧徐粟夫南向右位第二刑

部主事松江陳一夔北向左位第三刑部主事黃岩王存敬北向右位第四刑部主事華亭侯公繩西向位第五刑部主事吳江趙粟夫東向位第六禮部主事吳郡楊君謙西向次公繩之下位第七在會者凡七人酒行自古直老人始以二小銀杯迭送古直老人不飲趙粟夫以右目疾不飲凡酬酢揖讓之禮皆一切略去初進陳公白蓮花酒此酒甘滑香醇甚可口飲後能暢人肢體不作煩渴故是吳中佳醸也余久不沾酒亦爲盡一二杯以勉答諸君之意時雨漸

連綿大作不已簷溜淙淙然日落天黑市燭久始至家僮以紙筆進余爲之請於諸君願按京師例作長句爲樂因復請立一人爲詩監以典賞罰留騐就請命題以趙粟夫爲之粟夫曰今對夜雨只此可詠也詩用五言以落字爲韻誡曰詩只詠雨夜事不許汗漫無干如此者罰酒仍不准詩聽詩監評定於是古直老人先唱一句曰高蓮啓秋雨次徐粟夫曰頓爾净餘熇得非洗我塵時粟夫初使向故云趙粟夫曰倡欲添君酌堦前渠溜走陳一夔曰燈下簷花落來

遲蹊遂阻入門而雨王存敬曰坐久衣轉薄暫停得耳静楊君謙曰忽至令心愕蕭蕭佐歸懷侯公繩曰潺潺亂歡讙翻盆入杜詠古直老人曰名亭見蘇作浸深墻可危徐粟夫曰泛滿庭堦漥徙穴蟻何智趙粟夫曰歸林禽亦樂來如啣枚陣陳一夔曰響失巡更柝諸公競解帶王存敬曰群僕皆赤脚積陰已連朝楊君謙曰浮潤先徵昨良賓坐自固侯公繩曰好主投不錯決明色猶鮮古直老人曰梧桐意方索滴成老況愁徐粟夫曰激起鄉思惡吾方利河渠趙粟

夫曰我亦思從着試將聽官舍陳一夔曰何如枕山閣朝街泥想尺王存敬曰漏地水驚勺忙身夜觸暇楊君謙曰病體凉得藥對酒今則同侯公繩曰逐事明又各搜吟思已倦古直老人結之曰願且更來約是爲聯句古直老人爲之終始凡三巡而畢共二十一韻爲句四十二爲言二百十爾我交評咸以爲佳詠無一字可易方聯句時一客秉筆搆思則有六客無事一巡詩至須待二三刻余以爲不樂乃借立一令裂紙如掌闊者七紙請於趙粟夫曰聯句未至時

請各自述一首述不當者君詩監主之趙栗夫曰諾余乃以六小紙散諸君之前而自留其一時徐栗夫先成曰黃金臺下雨聲稠白玉橋邊水亂流○[illegible][illegible]思觀情更切不堪今夜故人留陳一夔次成曰自笑馮郎老更迂故山田舍半荒蕪○[illegible]然[illegible]閣在平地未有丹青畫老夫○王存敬次成曰七賢同志一燈前○次到迂夫獨先然食祿十年官再從不曾留得買書錢○楊君謙次成曰長揖諸公從此辭○病人筋力自家知○如今只把醫方看○做得功名也是癡○古直老人次成曰秋雨繞簷聲滴滴○夜堂燈燭影輝輝○自憐王粲身飄泊○白首人間尚未歸○侯公繩次成曰馬蹄日日走紅塵自怪做官繫此身滄海烟波無限好○未歸眞是不如人○趙栗夫次成曰苦憶東南山水隈已無情緒走塵埃何人先自淸游去我有青鞋亦共來諸君自述旣周是時雨益甚不止而聯句猶未成諸君各作此自述詩與聯句無妨始甚樂余復以一詩未盡諸君之興乃列作七鬮著盤中置几上諸君訝問何爲余笑曰此當尤樂耳乃請於詩監趙栗夫曰諸君七人

聯句詩　四十

當互相贈答以鬮爲定諸君拈之於是古直老人首得贈楊君謙徐栗夫得王存敬陳一夔得趙栗夫王存敬得陳一夔侯公繩得徐栗夫趙栗夫得侯公繩楊君謙得古直老人拈旣定乃請乘聯句之暇各爲之聯句到則復輟而爲聯句句成付肴下客而爲贈答詩誡勿誤公事於是徐栗夫遂贈王存敬云根在丹崖葉在吳百年鄉思豈能無對君欲贈平生意愧乏一雙明月珠存敬答云問字纔休已駕車我來還復挽君裾留連未說鄉情好今夜詩壇正要渠栗夫本黃岩人徙海寧亦吳地次陳一夔贈趙栗夫云菜市街西新卜居○荳棚瓜蔓共蕭疎○胸中富有書千卷○誰笑家無儋石儲○栗夫得詩仰面撫掌大笑連稱妙甚衆客傳觀皆賞以爲雅製栗夫答云風流故與時情別懶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懷投紱計知公天性在山林○時一夔雅有長往之志次楊君謙贈古直老人云草聖詩狂兩得名○家家歡喜老先生○翻嫌邵叟身多累○愛把車兒礙散行○古直老人答云文章眞可擬前賢江海知名已十年手裡長篇許贈我老夫今

聯句詩　五十

夜不能眠次趙栗夫贈侯公繩云須洞胸中一事無世情宦況兩蕭踈野人久坐春風裏已覺年來鄙吝除與公渥接誠如在春風中公繩荅云三百人中子實才兩年書牘共秋臺自憐茅塞無除理却謝先生爲我開次王存敬贈陳一夔云君家垣西低草堂常有數千白銀槳五十官卑人不識時時詩裏吐虹光白銀槳即餉予者存敬詩師江西一夔荅云梅黃詩句可爭能素操兼看冷侶氷他日期君何處是龍門寺裡一枝藤次侯公繩贈徐栗夫云建安詩派流傳遠驥足曾馳七子中夜雨燈前成解逅一談一笑得相同二君同年進士栗夫荅云山思天竺連峰碧鑰憶松江出水紅兩地相過殊不遠他年杖屨可能同古直老人贈楊君謙云秩宗聲譽滿京華壯歲詩文老作家病後愈加才力健不教天上草黃麻君謙荅云謗世不過持爵祿綴文亦是弄時光但求身健無災病編緝閑談勝草黃諸君贈荅交錯皆欣欣然有樂色此皆發於余也然是時聯句尚未成雨尤不止天巳近四鼓諸君亦且倦余亦起行趙栗夫陳一夔

背倚壁坐於地群僕亦哄哄思去馬且鬪鳴余雖倦困然能勉強奉談笑願終餘樂未嘗有一念思睡也已而詩亦就諸君遂起而皆戴雨帽若若而立類畫中古人余揖曰謝諸君謝諸君趙栗夫獨曰吾再三四日復來與君別遂皆去古直老人獨留余齋中宿余亦倦遂別老人入內臥去明日余起與古直老人飯畢舉筆作記而雨尤下如故方留古直老人再話會王存敬遣馬來迎老人老人亦遂去余始得酣睡半日至夜始覺甚快雨乃霽又明日記成回思前夜吟話纔隔一日遂成往事矣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八月二十六日病子楊循吉記

侯公繩　楊君謙　王存敬
王古直
徐栗夫　趙栗夫　陳一夔

古直老人王先生仁甫以字行善草書作詩爲長沙學士李公所重自壯時遂不喜世事人以爲有仙風道骨晚歲喪妻遂不娶獨居二十年李公贈詩有云長安信脚自來往醉醒不記東君誰則其風度可知也先生今年五十七歲而神完氣實持論鑿鑿有壯夫氣初客侍講謝鳴治家鳴治去遂客王存敬家鄉里諸君如黃汝修武選戴師文庫部皆迭相延接此固先生之賢而亦黃巖風俗之厚也余嘗問先生亦歸耶先生曰吾歸則惟有里胥立門外相候耳何以歸爲先生平生善飲後以下血疾遂與杯勺絕然神韻高遠固風塵中一清眞也

徐栗夫名寬杭州海寧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家世喬木博學有操存溫溫言動與坐終日不厭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臨淸管磚廠余自登第後奉差至浙遂與君遇君亦見余遂如故人然余亦傾慕君久矣承君留余至衙中出佳酒餞飲余與余談浙中山水之勝云瑆華洞最佳君往必宜遊之留連竟日別去後余至杭牽於公事但得到西湖上諸山及天竺靈隱而已然亦談即歸不復能得其味所謂瑆華洞者竟負君言不得游余可謂俗客矣後余由北還至清河則以水枯取道自穆陵關出德州來都下不及與君會臨清余至工部未久復差至保定取道至臨清迎老母北上則復見君與君宴會者無算保定知府陝西趙儲秀前曾爲御史巡按山東與君交趙公妙於理學嘗與余談及君趙公曰栗夫極有工夫趙公特推重君焉今三年吏滿受代赴考當別除余方以功名期之而栗夫乃云將給假還家座中客問君當明年來耶君笑云來未有日諸君不信余獨然栗夫之言蓋栗夫與余言舊矣栗夫曰若游山若來浙吾爲主吾來吳君爲主然不知余病人此歸可得稍健隨君登陟否人生得游賞山水亦是福緣所招不敢必也君是夜談話甚多雅論不能悉記可惜也

陳一夔名章松江華亭人與蘇去二百里耳固鄉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今爲刑部江西司主事進階承德郎矣君雖在吏軼中實不爲名利所牽其中介然有自立志而爲人平易質實初

視之若不與人親及交接殊無町畦與王存敬
趙粟夫交甚厚若兄弟然無一會不俱也君好
作詩醖藉典則時有真詣語如詠秋懷云人老
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余以爲自然妙
句君語余云作詩須發得自家意思出乃佳余
久有此意口不能道得君言遂添一悟境君今
年才五十文字中常有歸思君亦崛強每遇事
不可意必云吾只不作官乃已耳其心能輕功
名如此嘗過余問病亦微露山林之志聞君家
有別墅在君城外種對養魚又有田可耕亦可

樂矣人生事亦何能已耶故是夜君作詩用閑
意屢見余獨知之趙粟夫王存敬侯公綱亦不
爲訝趙粟夫贈君詩云未老便爲投紱計知公
天性在山林余笑云一夔未去若據君言則是
一夔可令就去也粟夫戲曰吾欲促其去耳從
中爲之一噱

王存敬名瀰與古直老人同鄉成化十一年進
士初除溧水縣知縣以政事聞取回選刑部貴
州司主事君早有詩名在士大夫間余爲衆人
時得君詩讀之謂君 才思豪逸不可當恒慕其

人未得見也後獲會於趙粟夫家遂定爲友余
初得知君詩及既交乃始得君之爲人人惟道
其詩爲可嘆也君忠信醇實神凝目定深沉有
才度觀其中所料人事不失分寸余以爲君一
味從容可負荷大事盖理繁而不亂遇事而不
驚者須此輩人也君亦頗愛余文字余文字何
足當君之愛君則誤矣君近以先將出待所與
同事者未去故連日得暇嘗過余病中談故事
甚悉余不覺移席近君傾聽君又欲讀書余謂
史漢好文章君云吾讀書意不在學作文章也

君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君詩師山谷故多拗
句造思甚苦與余初見時詩骨格稍不同

侯公綱名直華亭人與徐粟夫同年進士凡待
選者將及五年而後授刑部河南司主事與趙
粟夫同司初君爲進士時余訪君於安福寓樓
一見君知爲君子及君既官後余復兩差出不
得恒訪君余在都下日少及差還性又懶皆人
嘗不得數數余自知其過然懶已入骨不能改
也京師酬酢既多又開目則有塵土騎馬往來
稠人中殊無趣向余性又不解記路及人寓處

皆驟在縣易非久在京師者雖問得不能記也
余嘗作手摺踈之然久亦不耐遂亦廢而詣人
家門下問人苦無健僕僕亦作南音對人人答
之殊不肯了了京師人欲得官人自問乃肯樂
言余以爲難故多失禮於人受人刺有所未答
則終日念之而京師以此爲禮最重至係喜怒
余深知之然恒延緩不能盡一一辦也余以爲
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揖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
亦惟恐客入此有何意哉故三年來惟得諸侯
君者二余以爲遇侯君未厚而君自余初授主

齋詩　十二

事時臥病在家即與一夔存敬栗夫來賀留連
入夜乃去心竊以爲君過遇余不敢當及會後
余病加益不出門未嘗遣一介持數字謝君而
近者存敬諸君初欲來時余未嘗敢望君至及
至則君亦在余益德君君眞厚德人也君和易
自然無貴賤長幼直皆知愛之趙栗夫贈君詩
以爲如坐春風中誠然誠然君向與余會趙栗
夫家時亦有一夔存敬同在相與談詠時將及
雞鳴未散君次日當引因例必早入朝候亦而
君未嘗有先去之色及散遂上馬朝去衆皆以

爲難及諸君言君每會必陪人坐雖甚久不去
處處如此推此一事君之存心近厚可以見矣
趙栗夫名寛吾蘇之吳江人長余一歲少以論
于稱於吳中成化十二年與余同中應天府鄉
試君第十六余第十八鹿鳴宴上余與君俱坐
於東序余席正在君下見君風儀秀整可愛時
君年二十一歲余年二十於是日爲會君始次
年會試皆下第入太學亦不甚數數後皆告入
南監而余後君至君時已有名六館中籍甚而
與寶應朱存仁居近而游甚密余未來時存仁

齋詩　十三

已與君恒談及余待余之來及余至則與君存
仁無一時不偕成賢街皆列植楊柳望之如畫
太學前後皆山水可游余是時又得存仁及君
爲之結交常時相與登臨吟嘯以爲甚樂蓋栗
夫之與余交者起此君初在監時祭酒今吏部
侍郎晉陵王公雅重君余後至監未久而中書
舍人今兵部郎中李先生尊丈以書來達王公
以循吉之名薦余殊不敢當王公乃召余與君
及楊方正三人就試皆蒙王公稱賞列在高等
方正豐城人也後王公以余二人年少每致引

試余遂得隨君齒於人君文章自是一機杼豐贍秀潤滾滾數千言不難而悉有思致方正之文鋪叙謹嚴能於雅淡中出奇皆余之所不敢望者後余先送存仁還淮南次送粟夫還吳江而後楊方正送余還吳中是後與君遂爲契交次年爲成化辛丑余與君北上舟相前後及試禮部初場君宿於余舘中以入余是日以獨不繼文卷被奪不得與君終試開榜日君第一先夜余使人特爲君候先得之亟使報君是日小錄載君論汪洋層迭傳之京師人以爲近年

所未有也是試吾鄉翰林吳公實爲君座主吳公初得君卷大驚不意爲吳人也及拆號乃知君而君平日未嘗謁吳公故不爲公所識吳公德望重天下其所品藻則爲佳士而君一日遂見知於公公可謂善知士而君可謂得所遇矣會試合天下之士每科不下四千五百人而吾蘇自近年來甲申科崑山諭德陸公第一壬辰科則爲吳公第一公長洲人也乙未科吳縣翰林王先生復第一至君爲辛丑科君復第一盍進十五年之間會試榜元出於蘇州者有四人科目之盛無以加矣今三公皆爲舘職而君[illegible]否人以是惜之君爲人簡易明白與人接無所留隱每以己意自行於人喜慍不計也至其久自持愈堅人亦自信之君讀書了了見古人著述意自恨下筆不及此乃余所以奇君也君今爲刑部河南司主事

楊君謙名循吉爲人多病病已十年矣其病爲心腹中痰疾發則終日鬱鬱然膨脝日不能一飯夜則不能卧翻覆甚苦少亦好蓄書讀一卷未竟又讀一卷故至今不能記憶人問之茫然

無可答也字甚拙爲詩以求去滯去晦故多俚近爲文章亦然好靜坐亦不得調心法然亦因是於生死禍福事得以少定其心觀古人功名事亦心喜之然自料人物卑下不能爲也又其性多急不耐事事有觸意則思遁逃山林以避之而其人實無他能獨抱奇病在天地間悲夫既叙諸君於是自叙

會中勝事附

兩粟夫

徐粟夫　　趙粟夫

三同鄉

古直老人王存敬同鄉

陳一夔侯公繩同鄉

趙栗夫楊君謙同鄉

四不

受酒不揖　入座不讓

得讙不怒　至酒不狂

五難得

良會難得　合席人難得

蓮花白酒難得　鄉談難得

雨難得

六供事

褚先生　墨氏　筆奴　硯子

杯兒　燈明府

七人各占

王古直老　徐栗天髯

陳一夔性慢　王存敬短

趙栗夫面白　侯公繩口吃

楊君謙病

一大奇

六人皆官而古直老人以隱者野服居首席

七人聯句詩記

七人聯句詩記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有蘇州府纂修識畧已著錄是編乃循吉與王仁甫徐寛陳章王弼侯直趙寛六人會飲聯句因成是記後列六人小傳而以自撰小傳附其後復以會中盛事系之卷末蓋偶然寄興作也所載勝事以六官一隱者爲大奇亦未能免俗矣

歸閒述夢一卷

〔明〕趙璜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末李氏木樨軒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歸閒述夢一卷》提要

歸閒述夢序

璜自登第入官要三紀餘始獲乞休今家居又六年矣明農之暇心稍閒靜思及官中往事頗能歷歷道之雖無奇謀異政可書然自念括平生履歷大端顧亦有關繫焉者如出守齊郡入丞京府巡撫宣府山東總理黃河運河整飭郊畿武備督運宮殿大木以至掌理部務雖責任不同事体亦殊然皆處繁劇之地當廢壞之餘干涉中宮戚里掣肘雖爲者多矣璜也爲之盡吾心竭吾力利害不以繫情險夷不以易節既多年所隨事計勞則亦有須埃之補當是時郡有去思邊無警報東土以寧近郊以靖河患以平大工以濟部務以清此豈璜之之力哉仰惟國家聖聖相承德威廣大典法嚴明雖以璜之迂愚謬承任使所至往往成功有可藉手對揚休命者實仗國家之靈茲欲沒而不書可乎於是撮其大者重者筆之簡牘藏之篋笥非敢自衒將以貽後之人俾知國家之盛德威所及典法所臨夷虜自遁斂迹山川莫不效靈而況於中宮戚里其何敢差池特在臣工奉行何如耳璜於此蓋有望焉豈徒書哉其曰述夢云者事之顛末題奏有章議行有卷傳播有口碑皆實事也行之往日言之今日聽者何所考證不猶說夢者乎故竊取陶靖節句中處世若大夢之意以自況云

嘉靖壬辰孟夏之吉兩峯老人撰

又詩

樂物年來是所須深居簡出一衰軀延賓不惜丈公廪

教子惟知讀父書事業百年應自愧遭逢千載更何如
誰知習靜今成懶萬事茫然却類愚
嘉靖辛卯八月廿一日一雨沛然秋田久旱得此予甚
喜而經一晝夜不休至足矣予枕上口占一律
甘霖一洒潤如酥洒入秋田活槁枯林下散人聊短述
村中農父競高呼民勞稼穡憂無食官急供需喜有租
我向天戰已終惠公私俱足萬方蘇
即報傳來凡薦起用旧人者輙及予人以爲賀予則憂
之及得無點報而憂始釋蓋至明年已七十老病侵尋
萬不可出且平日浪得虛名全無實用再出則舉平日
棄之也
行藏不必問两峰已作人間七十翁不遣一書投政府
漫勞屢薦達宸聰居鄉只擴容人量教子惟求報國忠
一炷心香祈聖壽萬年端拱撫瘡痍
成化中先君除四川富順教諭之任經湖廣石首纜舡
陳夫人母家在焉泊舟筏側携予省之予甫八歲立舟
上三僕隆保自筏抱之舟開墮予水中隆得援未墮予
雖在水面仰四体展布衣俱新製厚密浮而不沉先君
急走筏上救出之此六十年前事也今思之毛髮猶竦
古人云人逢大難不死必貴自予視之驗矣
予自少患齁疾甚苦每發則不能卧但枕書達旦凡五
六日方愈成化末讀書仕同觀道士萬成濟甚敬重予
一日爲檀樾祈禳謁武功山别予適疾作惆悵而去至
山爲予具一疏禳之時予枕上忽夢登樓高大無際厚

重如山其中寂無人焉但見一神星冠霞帔蒼頭美髯
宛然張老天師也左執盂右持簡盂中一物如黃豆大
以簡作法向予曰吞之予如其言物在心口間踴躍而
覺予惑焉比濟歸以疏示予始知夢不虛矣濟也一念
之誠神輙嚮應之如此夫豈偶然未幾予家居疾復作
適醫楊復道以砒霜丸餽予服之自此病愈歷數年不
作雖作不過痰嗽而已其丸如夢中神所賜者殊相類
今人治疾必曰神藥相符信哉
予初至濟南首禁科罰僚寀僉曰不可撫按三院布政
按二司守巡各道但有公費俱取給于府非科罰何所
取供予曰剝削下民奉承上司璫所不敢前此大戶部
糧輙罰紙價供費予盡革之未几大戶以追賠奏行分
路供儈布政司罰紙惟府無干但于各項該支價內除
足數支給之外稍有一二羨餘悉貯公堂充費又于該
支狀內除情重者紙價入官倫賬外情輕者量爲發落
有力人犯收紙一分公費無力者免罰同僚鄉官往来
相待酒席相贈膳儀骨此爲出所膳書帕而已雖予朝
覲考滿餽送亦不過此酒席從減革去過半上司知予
節省一切公費不以累府但於朝覲進表陞轉部糧考
滿等項本府亦辦書帕爲膳所費不過柴薪一名之數
所以科需雖革費用頗充前此府僚設酒俱用鋪戶買
辦器具皆吏價用又用五采布絹搭棚綾緞圍桌氈毯
鋪地予悉革之府僚酒非迎新送舊遠行不設設毯皆
吏農領價買辦不搭棚不圍桌不鋪地惟大公宴本府

量搭一棚處有布絹竹木席箔器具等項備用二司酒席亦許鋪戶赴府領去答應二司閙之亦須從省修靡之風少衰鋪戶布絹綾緞等貨稍免風雨損壞各行商鋪之貨每司府公私之用不照時估止給半價又彩過期不給商鋪率由此累予至凡府中買貨俱兩平估價及期支領得少甦焉山東士夫最有公論予與之交甚淡泊如張黃門夢禎居濟府治歲暮止送炭二十包紙四百張張笑而受之云前府尊所餽十倍予不以為惠今所餽止此予鄉人沾惠多矣予心竊喜焉尹恭簡公時致政家居於撫按二司會閙滴酒向空曰天閔我濟南民降下只個循良太守來以蘇民困何幸如之何幸如之諸當道僉曰然張中丞用和亦曰節財省費如吾太守真循吏也二公俱任府城予亦無所陰厚見稱至此其他士夫同然一詞無他能惟節用愛人一念頗真士夫尚取之況賢於予者乎

山東鎮守太監任劉臨清每歲出巡輒索各府餽銀動以百計予初至濟南李太監堂發銀四十兩買馬進貢予以無馬報原銀封還李笑而止未几朱太監忠代之出巡至省予郊迎立候朱不悅牌拘府吏比較予不發第對濟南指揮李茂言鎮守經予所屬州縣科銀賄送頭目多者百餘兩少者數十兩殃民如此予當奏聞李在鎮守門下聽事以告頭目鎮守懼予又赴撫按處白其事適公會撫按劝朱云知府才行在朝諸名所知可以禮待不可以勢陵也朱遂禮待予且稱好官矣予曰府事不完罪在知府若比較吏杖之也朱欣然曰免比較予令首領繳牌說自此歲省百兩之餽蓋弘治中法度清明臣工得以奉行無敢撓之者至正德閒鎮守歲以進貢恣行科需郡縣騷然嘉靖改元聖明御極各省革進貢罷鎮守天下晏然臣民幸甚濟南府吏舍多以茅覆予一日坐堂見東舍火起急呼水救之責吏從寬而息次日復火予又欲責之吏羣跪告曰非人所致予曰有崇祟予曰有予令辦牲醴自撰文齋沐詣城隍廟祭告火熄凡三日四日復火予第令取水救之隨熄次日又火適濟南衛致仕指揮鄭鏜告予曰此老狐也下必有女色密從之當自熄予訪火起處果有薛吏少妾每如廁輒見此妖莫敢發也予即令首領官督令於吏深時密送其妾歸自此火不起矣予見鄭謝之鄭曰尚有治法置一獵犬待之狐即遠遁不然必死于犬予心識之未閱歲朱中丞欽巡撫山東行台夜被拋磚打瓦至晚輒將巡捕官撻辱一日予以事詣台見杜指揮守勳拶跪門下求救於予予入公即下堂立候云我正要議處一事地方人敢拋磚瓦于我房上予曰誰敢公曰每夜如此豈有鬼乎予曰舊有之請容指揮片時墳為之處公曰諾予出候門外杜入釋放跪滴水前一大磚自空擊下幾中杜頭杜曰此大磚何人能拋入乎公曰知府言之矣汝出聽他處予令人遍園索之果有治容即舁之遠去予厲聲曰不遁去我定捕勦之以復于公自是行台無復磚瓦之虞矣鄭指揮年七十以見上多見多

聞其言用之屢效亦武弁中出色者天下無不可處之事無不可制之物所以貴乎聽言也等而上之商羊萍實得之童謡況其下者乎

鄒平有大戶梁張洪者收邊糧折銀一櫃數千兩縣堂封鎖寄庫適吏馮續暫出洪乘隙啟櫃盜出數百兩續至見其封鎖完固爰收入庫數月支出解邊稱驗數少縣官將續嚴刑追併變產賠償問發擺站屢訴分守參政陳良器轉委推兵馮顒莫能辯理一日赴憲長戈宣訴發予推問不得顒跡姑令監候是夕臨卧默禱城隍祈夢至晚寂然無夢自謂神不信也明旦升堂該縣稅課大使吳江以事詣府予佯怒叱隸脫其冠服加以嚴刑罵云汝侵欺了官數百兩今日定要追出察案俱起數予曰且寬他片時有一事問他說得公可饒說不公不饒江曰敢問何事予呼至案前屏左右問曰馮續事何如江即舉手向空高呼曰此一問是濟南府城隍昭報了連呼者三只銀是張洪自盜了寄在夥計呂姓者夥內生理其人貲本巨萬以此踪跡不露但去提他即齎其銀來償如其言提至供吐實情乃洪與續同在收銀及貯庫之時續之叔同役偶不在洪令續覓渠因見封皮糊濕可揭而鎖有匙可開遂自盜出續至不悟收入庫內以此前官皆以坐續耳照數追銀賠訖馮續贖庄償費釋放之續刻木祀予洪抵罪予所祈者夢而已人報視夢尤明且悉神妙莫測如此謂無神可乎

海豐縣舊有齊府屯田八百餘頃府廢田派居民佃種弘治中青州壽府之國討作牧馬草場戶部題准行巡撫公同三司守巡勘處每勘居民男婦動以千計告擾哭聲振地守巡難其處乃議中半分撥民亦不服如此者經三年王再奏朝廷督責益嚴巡撫徐公源以守巡不堪改委二司正官勘處時劉方伯汝恩陳憲長瑞卿來集衆議亦無定處但言於徐公曰必須知府親詣該縣撫諭居民事或有濟公從之以委予予督原委官武定州知州趙永禎樂陵縣知縣沙鵬海豐知縣許立臨田審踏無異仍依累年守巡中半分撥之議取供王府不滿望居民不樂從訪之士夫察之耆老僉曰此外別無善處矣及回館閱供俱作屯田開報予曰屯田有何册籍可查民曰收有正統年間印信係單驗之果然予躍然召官吏里老師生諭之曰非潢此行貽患地方不小此田仍該聽民佃種不敢撥給王府時大臣有議天下屯田被王府戚里勢家占種者清出召人種納子粒支作官軍月糧者該戶部覆題奉欽依差科道部屬等官領勅分投清查出榜通行曉諭此例既行王府原有屯田亦當退出豈可更將民間見種之田作草場與之予知州知縣三人出身俱名進士今在吾屬又為賢守令此田地方利害所係不小却盡心勘處非我此來誤事殃民寧有紀極言畢三人愧謝不暇海豐之民懽聲動地及回省城劉方伯尚懷疑慮陳憲長喜動顏色轉呈巡撫具題該戶部覆題上可其議於是屯田仍聽居民佃種納糧王府不復言奏討矣

正德初朱公欽巡撫山東議免衍聖公地畝稅糧均派
兖州所屬花户代納蓋據布按二司勘需也公具題聞
予以濟南府事赴臬議公見予入門即先下堂立濟
水上俠云我有一義舉事具題本已封就為我決可否
公具言之予曰似未為當夫子後人食無糧之地鄉人
賦無地之糧損彼益此夫子安乎公曰只為糧有容定額
不可議免予曰不然山東地方黃河有衝決瀕海有鹹
爛王府有奏討若以定額不為除糧當今何人賦之今
恤夫子後即蠲其糧可也何必更累鄉人前此必有免
糧故事當查予退差人齎數字與兖守查出先年舊案
免糧非只一次俱是經免無洒派者守封册案以復公
大喜改議以聞未幾得旨免糧如前例凡地方事須委司府
有才識者查議停當方可舉行若草草鮮不差矣
弘治末太監吳中甯瑾奉勅選后妃歷真保廣順大名
東昌等府每府索餽銀多者五六十兩少者三四十兩所
至騷然山東鎮守太監朱忠先期至濟南會三司議處
營办延予後堂坐議欲照各府例予曰不然濟南今年
災傷重大分毫不可科歛二天之庇惟鎮守老先生是
望朱云得撫按批動官銀亦可予曰撫按就批司府亦
不敢依撫巡崇蔡司府但有過失便去進本奏出他名
頭豈肯批此處士夫亦好說人長短不但巡按前項經
過地方物議洶洶我為二中貴危姑記予言言畢朱曰
亦說得是我扶持你朱去分守毛少參理巡按金侍御
洪台予議相合金甚風采一中貴至部下有肆行者輒
擒之上下肅然然不能堪毛為之調和理正辞辯彼亦
強從故金之威不損中貴事竣竟無索乃之青兖登萊
四府拉予送出境至泰安吳摘小過辱知州胡某蜀人
狀貌雄偉義不受辱毛調和之乃止次日遣一奏帶京
衛千户說予曰各府五千濟南減作一千予曰賢內相
奉朝廷勅選立后妃事體重大豈可騷擾地方彼餽五
千户所科豈止五萬萬一敗露得罪匪輕璜決不敢千
户云我老公公所言人欲老尊長所言天理不敢強去
以復吳責之另遣一官來予却之如前知不敢強而止
是日安德馬驛陸驛丞送邸報至劉執齋為御史巡撫
真保等府刻吳索賄擾民每府五千餘兩節奉武宗皇
帝聖旨吳中着好生鈐束下人不許生事擾民事完作
急回還欽此吳得報請予至堂上出席陪茶云先生所
言句句是好言語多謝多謝明日起馬去金復巡歷尾
其後吳甚憚之山東六府止是東昌一府被索數千兗
青登萊四府並無所得皆濟南之力濟郭洪給予亦議取
之賍罰分給州縣不許科里甲驛遞不許科水馬等夫
雖其廩給下程俱此焉办事完造冊守巡查考人夫鋪
陳本府一一有處比之他府尤為省便齊整大抵金大
巡風力過人毛少參才識出衆俱以為國為民為心只
此一事所濟非輕予之得效尺寸二公之力也金薦予
云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鎮重如山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公平似水時清戒盧御史翊薦予云有為有守一省播
其芳聲無諂無驕衆論推其偉器二侍御交章俱特薦

並在一時予何足以當之中貴吳貪而有才甯廉慎每
予見必延坐後堂陪茶云吳要只錢做甚麼故執齋止
劾吳不及甯也吳初至濟南府運衛堂上三司首領俱
一班作揖四十餘員不論出身不分品級皆混焉經撫
按二司多矣未有能正之者矣吳一見即厲聲叱之止
令運使知府二人一班立於前行禮出席答拜其餘叱
下台前墀內拜揖坐受之莫敢有違者二大巡聞之云
此吾輩事中貴為之可愧也乃令按照所定禮節損益
行之

予守濟南府時姻家李重哲聞予甚清苦寄書勸速為
家計至壬子運當失官四都有老儒楊淵知予平書至
亦以此勸予曰命固然矣節不可改一日益都金尹祿
南昌人以事至省予留飯馬索八字看云此大異事先
生治行一代不數人今看尊造不久當謝政何以處之
坐間有陳通判瀚者向金耳語云先生今尊八的矣豈
以憂阻也金曰非也予曰第得老父無恙寧失官鄉人
嘗以告予矣命也何必處時榮府王長史選於予有瓜
葛每以予命與鄭寅講鄭言與金同王曰旦夕當咪權
女百種經當燒鄭曰敢以經賭未數日轉順天府丞王
遣僕索經鄭曰今親至便勸他棄了此官不然必有大
災我百種經且待未數日有綿衣官校拿聞之命王曰
鄭神仙也鄭即詣王曰到此若失官最好不失官必有
大災且不可免又數日命下為民鄭又詣王曰賀之曰
四五年後今親當來京坐轎王乃携酒殽出崇文門外
追予餞之有贐儀焉因述鄭言慰予而別後予至辛未
起廢至京由府丞轉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山東轉工侍
治河飭武入部佐理轉左侍尚書悉如鄭言士夫利鈍
信有命焉但當順受之耳

予守濟南守法勤事節財愛民夙興夜寐垂七年始有
順天府丞之轉報至即將庫藏關同知耿文明交盤各
項銀共二十七萬兩有餘每三千兩為一櫃每一百兩
為一封每封加羨餘二兩簿卷開載纖悉明白仍造冊
每房科一本存照予與耿各一本執照交畢巡撫中丞
朱公欽以奏地方事忤逆瑾差校至山東收繫之予亦
被累下錦衣問予無干濡滯二鎮撫皆稱予好官瑾令
管家殷忠索銀千兩時鄉官中有欲為予處者予力止
之遂放為民命下鵝湖費公石潭汪公內翰徐公即遏遇
予曰可無一辯予曰老父在堂年八十矣進不得事君
退而得事親此回殆天賜不敢他求諸公曰此大道理
一笑而別明日出城至河西務登舟德平有部粮大戶
千數人跪予泣曰某等感恩多矣一人弭姓自言吾子
太監與馬太監永成對榻昨聞祖父受屈即向馬公泣
曰此我郡人恩主也馬曰快趕回我奏朝廷留他復官
令某自京來請回予曰不可太監好意為我謝之言已
即登舟行口占二絕其一曰空向山東日夜忙也應無
分到京堂椿庭八十人間少正合南歸捧壽觴其二曰
本以迂愚觸禍機聖恩寬大喜容歸休官不怕鄉人笑
為有斑衣當錦衣及抵家先府君喜甚執璜手曰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兒無愧矣旦夕承歡歲餘先君寢疾璜
侍湯藥頃刻不離側閱一月餘而終繼母陳夫人哭之
慟閱七日無疾而終殯殮如禮乃延術士擇吉地得一
坏於四都獅山之陽奉二柩合葬焉既葬適沙侍御鵬
奉勅查盤庫藏至縣過予言曰老先生知否各處司府
事有干及各該官員罰米多者數千石少者數百石濟
南有十數事撫按有罰至千石者老先生以為民得免
自天相之予聞而自慶時各處司府往往以庫藏坐罪
人自山東來言御史二司盤庫見予經手庫銀封識完
整且有羨餘稱不輟口御史張檜歸備賤名于朝士夫
咸惜之庚午歲瑾伏誅臺諫交薦起用仍補順天府丞
之任甫十月餘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又十餘月調撫
山東自此轉工侍治河餙武督運營建大木補部缺轉
左轉尚書矣予嘗檃括平生履歷多借幸于天匪出人
為初轉京丞所以酬吾勞隨盤公帑所以彰吾廉以為
民免罰米所以憐吾貧寧失官不為賄所以顯吾節其
退也公論惜之養生送死得少盡於二親所以全吾孝
其起也公論薦之効勞宣力庶無負於累朝所以成吾
忠此一事也觸縈有此數者予至迂愚豈能了此所以
履險如夷變凶為吉冥冥中不有安排之者乎
正德六年予補順天府丞署印一日借薪司差三人赴
府稟說太監李本拜上尊長說醫官劉相久此柴價一
千兩年久不完尊長與劉天官有交延久不追今可借
府庫銀限五日內來完不完定借尊名參奏矣予即厲
聲斥之曰李太監與劉醫官有交侵分柴價我不參他
他卻要參我我與天官素不識面如何有交你回去與
太監說五日內參來不參再不許來府打攪言畢即喝
令办事官將只三個積年光棍又出大門去不去一個
與他一頓板子趕出去三人跑出時各首領赴堂稟說
只事不好忒發得過了予斥之云爾輩曉得甚麼少頃
治中通判推官皆說自來無此等事須早處予曰君輩
放心即喚當該取卷閱畢令寫一牌差二人齎去喚劉相
來查審處之皆戒去人曰此劉相事不要去天官家豈
意相已設計先在天官處誘說府丞要與哥做對頭天
官暴怒即將齎去信牌與看大怒我弟也是京官誰敢
擅捉只賊貶我手裏取他來他卻與我家做對頭取牌
毀之兩傍有十餘人各執刑具差人見得發惡一人跑
出止將一人捉住拔去兩鬢殆盡用攪杆打說四十傷
重方放地方撓甲扶抬到府具呈予令林京判劉之姻
也往與之言內府供應錢糧侵費千兩以上止喚令弟
查審府中無一字干犯天官乃毀信牌毆公差人黨有
罪官事大彰露請發醫官或以家人代之送府量責數
板令其查算庶好遮飾不然輦轂之下豈敢廢法徇情
京判言之不聽回府告予不得已但參劉相而已一字
不及天官命下錦衣收相下鎮撫司追問天官亦誣予
受州縣官拜見禮及指參本內有誣為重以死作生等
過奏辯荷蒙武廟明察但取府首領并吊原行卷案查
對餘無所問相執詞強辯鎮撫牟斌秉公執法斥之曰

趙要錢科道如何交薦他朝廷如何起用他他叅內輕也
好重也好生也好死也好莫管他你只把錢糧查得明
白罷相語塞對卷查出侵費銀六百兩該賠事連太監
李本別項那過二百兩准銷仍於相名下追四百兩司
禮太監張永亦持正論笑說只怎做得天官地官也做
不過呼李本斥之曰你今日要叅順天府明日要叅順
天府而今卻被他叅了我若尋究你你就是死本但叩
頭乞饒而已鎮撫查卷畢驗得予所叅得實首領送回
供職卷案送府收架劉相送刑部擬罪事屬郎中顧正
天官門生受囑叅府首領以泄天官忿予聞之即詣刑
左侍張恭告之曰府首領已該鎮撫查審無干題奉欽
依送回供職法難再叅顧郎中弄朝廷法報座主恩法
正當叅奏但勸將就而已予回府差官以告刑右侍張
子麟吊卷一閱即拘該吏痛責之呼顧郎中至以言責
之本尚在大理令具檢舉領回改正予惟此雖一事可
作勸戒有數端焉刑部兩並卿皆法司也左張如彼闇
右張如此明郎中鎮撫皆問刑官顧以文如彼私牟以
武如此公掾事直書是非判然豈不可為勸戒哉若劉
相以市井李本以閹官不足論也責備賢者予於天官
不能不太息焉天官名机

鎮守畢太監真奏要於省城造衙門住劉比他省例與
撫按並處予備查先年設建專在臨清住劉緣由并奉
到先朝明旨行令遵依事遂寢未幾又至省城與撫按
會要出巡各府以賊平時曾設賞功晏侍欽差監軍太
監挖制都堂挖兵動戚并紀功科道督餉郎中等官費
過銀數千兩該布政司償不償要令各府償予曰賊方
滌馬民正待哺此何時也鎮守此行恐致激變令三司
約巡按同阻之僉曰委實費多阻之恐難予曰我亦知
其難但阻之不從吾輩之罪可逭不阻則同罪矣僉曰
當阻畢聞之徑過予哭訴其苦予曰為地方苦好事若
要責償各府將來事叵測我今阻不聽我但奏知脫我
罪耳畢撫然起謝曰哥教得是某當聽差人馬提回出
巡牌明日泣別回臨清去時各府州縣官給由止奉巡
按批准即行於巡撫處一辭見而已予至悉駁回任撫
民內四五員以進士出身屢經薦舉駢然詣巡按訴云
俱帶家眷至此今駁回任吏無放期有悞行取乞為言
之巡按云我不與言此公不近人情各官回任予即具
題云地方當災盜之餘撫民須賢能之官某官某某官
某俱賢能屢經薦舉今三年任滿例該給由臣等議令回
任撫民但恐悞行取乞勅吏部權宜但取文冊繳部准
作給由之數如果賢能堪任風憲一例取用等因吏部
查復准擬各官未幾悉得與取感謝自是事體漸復弘
治舊規巡按鎮守三司咸服予處

初魯府鄒平王妃薨無子時庶子當淏長王不欲立為
後奏奉憲廟欽依娶百戶某女為繼室冊封之生子當
凉奏奉孝廟欽依冊封為長子歲食養贍米百石淏受
鎮國將軍歲食祿米千石名分了然正德中王薨淏爭
爵引英廟時例凡郡王妃薨而無後者方許請封繼室

有後者不許謂妃薨時漢以庶長當立涼毋不當封繼
當涼不當封長子襲爵涼則以王存日毋子俱奉先廟
朝成命冊封爵當襲禮部題奉武廟欽依會多官議照
例革涼長子漢襲爵涼不甘奏至十三上欽差司禮監
賴義刑部侍郎黃珂錦衣指揮陸宣詣府會勘追奪涼
毋子冊命奏奉欽依漢襲爵涼革去長子平巾習禮三
年畢日定奪涼既無米養贍貧苦不堪至拾馬糞以炊
未幾歸善王以妄言反叛該魯王奏差司禮監太監溫
祥大理司少卿王純錦衣指揮韓端詣府會勘漢乘机
捏寫揭帖誣涼同反蓋欲陷之以絕後患差人呈送溫
所溫曰我勘歸善事涼不該勘令聽候官連人送至予
處予呼差人厲聲責之曰爵該涼襲王奪之矣又欲害
其命乎涼無能為在撫之耳我將此帖封進以聞恐爵
搖動汝歸以我言告王速改涼今失所我當處之即日
備涼情奏聞武廟憫之命下授涼鎮國將軍房價祿米
人夫照例給涼困苦之餘一日富貴榮顯不知其所自
也自是漢亦以禮待之兄弟和氣如初既數月予轉工
侍兼僉都治河漢對諸宗室言趙薄我只原涼當時有
人郡王讀書之禮非之曰趙公扶弱抑強正是行其所
學汝兄弟今日和氣當感他何可怨也漢曰你說得是
漢善寫竹寫一天霖雨一幅差人送至濟寧行臺謝予
初漢聞予正論騰謗內府內閣臺省廠衛賴公論奠予
害也今乃悔謝實出望外天理之在人心豈終泯哉
予初撫山東夏布政自負久在地方事體熟知苛率三

司稟說各府糧草災色二年矣今次例該全徵請行屬
催完予曰不然二年之免罪非免也流賊殘害小民逃
移無可徵解非但免之仍須賑之今瘡痍未起減免方
是恵養夏等固執曰再免戶部不准恐誤徵收反貽民
害予曰須處之存留減免起運折納何如三司曰折價
不減之減亦恐戶部不依予曰我一面奏一面行不俟
定奪三司面從退以告巡撫葦笑之予會奏事下吏部
孔峰孫公交晉溪王公瓊歎羨不已即議復兌軍仍徵
本色其餘京邊倉口悉准折色報到山東夏等遂請徵
兌米予曰仍催折價通總漕張都憲縉自京議事回過
德州差官來言兌軍決要米上緊徵明年正月我撥船
來不可遲悞予亦差官報之云兌米折價將解京矣船
來決悞張公惱然曰上緊再奏我亦同奏運船當另改
撥比奏再至九峰撫掌云災盜地方得折納足矣如何
又要本色巡撫處最是依議題覆上可之於是民頗省
便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是已巡按三司自是服
予

予巡撫山東一日兵部差指揮吳鐸賚咨至云東平有
屈姓者三人報盜于吏部梁王事殺去軍舍袁質糾集
千戶某某民人某某共十人謀為不軌某日在某廟歃
盃甲五百餘副要殺知州知州陳銘聞知引水護城隄
防變發溺死者數十人等語殺素仇質幸其有此即開
揭帖引白太宰遂庵轉送兵部水村陸公遂以上聞勅
鎮巡官擒捕差指揮賚咨至予且寄聲去揚公報知廠

衛共差校尉十人徑捕巡撫必須先獲之若落彼手受
氣不可言予曰絕無此事即差濟南衛指揮毛緯領精
兵十騎賫憲牌一道作犯人提又於劉總兵暉部下差
一千戶領精兵三十騎尾其後防變處定三司府衛官
至詢謀僉同乃督官兵星夜前去彼地方晏然各犯俱
出官就解予恐報密者逃又差一百戶星馳前去鎖械
一同械至一訊聞報者即涉虛但云梁主誤了我我只
聽得人言如此不曾首他不知梁森等語予取畧節口
詞發按察司監候訖十校方至大言地方不軌鎮撫之
責朝廷差我輩來如何不等候我輙自拿問意頗不平
予一面將罪人捕獲地方無虞緣由題知咨兵部云乞
勿議賞候勘實再報一面令二司禮待諸校云本無密
事報者妄言我已題知諸校怗然回京初吳指揮賫咨
至雄縣一帶大雨如注吳先渡刻期抵省諸校行遲至
則河漲被阻數日比抵省城予已捕獲其人上聞矣比
有錦衣百戶賫勑至云諸校此來懸望立功今不遂者
雄縣一雨之阻耳予曰非予之幸乃數萬生靈之幸也
勑內令予輩多方擒捕務在得獲有功之日不吝陞賞
今人雖獲而事本無何陞賞之敢望百戶曰最是未幾
欽差官至予與鎮守接至齊河則司禮太監溫祥先至
數日大理少卿王純錦衣指揮韓端至開勑為郡王融
酒不服教令妄言反叛事該魯王奏歸善王當沕擅打
長史馬魁并犯前罪奏聞事下兵部議兌與東平人同
謀題奉欽依勑差各官前來併勘解京又差總兵官郤

永等二員領兵六千同至兖州勦捕溫首密問予予曰
絕無此事明日到兖州便見遂與偕至地方晏然差人
拘歸善即來哭曰此馬長史害我也予即言于溫曰不
費寸兵罪人斯得總兵武臣至則擾以為功地方受害
不小安知滾馬之徒聞風有不驚疑者乎今出榜八道
分投曉諭軍民各安生理毋為流言所惑陷于非辜出
按三道止各總兵回還此中不必用兵毋致騷擾溫俱
從之偰及王韓至公同三司勘訪果無反判[叛]情由止是
馬魁受一富軍賄擒其弟入樂籍其弟投歸善爭不勝
醉中辱魁魁訴于王王拘當沕醉中妄言曰父王如此
逼我我就反了魁危言恐王當沕反叛不奏累及一府
王昏眊但奏妄言反叛他無指實沕聞之買鹿作席進
王跪謝父子相抱哭王遣人追回奏本為魁所隔賫奏
者至京匿不敢投為穀所逼不得已投進蓋穀以報密
者涉虛欲借此誣變虛為實耳後欽差官勘官二項俱
係誣情但穀在京誘予隱匿[姦]情當道信之權奸正欲乘
此取封拜又為之助時御史李瀚臣巡按山東心甚不
平參奏梁穀馬魁二人欺誑不忠上差官校收繫之下
錦衣獄欽差官惧止勘當沕事推出袁質事附予予曰
此甚易耳不敢避即將馬魁肘鎖監候王少卿曰王府
輔導官未參恐不敢擅提予曰法當斬耳指實參出與
一千人犯通解在京法司奏內併參穀罪該部[刑]題覆與
當沕事通多官朝審穀亦被提俱與山東原勘無異節
該題奉武廟欽依當沕送鳳陽高墻內馬魁斬罪梁穀

李瀚臣俱降州判屈姓等三人口外為民袁質嗪哨餘
俱釋放巡職寧家二事俱起於徹馬魁梁穀播弄其間
不惟害人亦以災已可不戒哉時總兵官有說予者云
二事俱係不軌重情今皆談笑得之功不為小勅內明
開有功之日不吝陞賞若於奏內字樣辭語大說幾句
公子當有世襲武職之賞予曰不可害及無辜此心何
忍自今思之所見頗是

初闕里議築城衍聖公孔聞韶請予予曰築城以藩屏
先聖廟廷又國家崇德報功之典為臣子者所當敬謹
奉行且得緣此效尺寸於先聖門牆亦千載奇遇當盡
心竭力為之他日聖公又云修城畢聞韶當請外父西
涯先生作記具載公盛德予曰璜所以盡心竭力於城
者非藉此為延譽之地也顧國家德意所當奉行夫子
門墻所當補報遂此二者幸莫大焉何必假豪筆以傳
然後滿望耶聖公再拜謝而止其後歷數月工城完聖
公又求瓶砌予曰俟地方財力稍裕言之公如予言後
歷數年瓶砌工完鵝湖費公有記予但列序而已

山東二司巡守遼東舊例二年一更往往不候交代彼
中鎮巡議要銓除東官免致候代廢事事下吏部轍行
山東二司守巡該道一年滿日務候交代不照舊例二
年一更蓋懲羈之過也山東二司依文奉行莫知其誤
予至山東僉事盛儀該分巡該道以親老就養於任時
置河凍託金憲長舜舉來請欲少寬限候河開送老親
登舟後赴通耳予曰幾年一更金曰一年予曰寬限一
年俱愕然金曰一年交代此遼庵先生行恐不可移予
曰不然遼東數月之程更代大數不惟二司之往來不
便亦恐地方巡送不堪況官不候交代事難責成我當
奏請二年一更務令交代也隨吊吏部來文查得舊例
二年一更其曰一年交代吏部誤耳不必奏請但行二
司抄案令其改正俱遵舊例更代自此以為定規地方
稱便不但盛之使也一交代間守巡之勞逸軍民之休
戚政務之舉廢邊境之安危咸繫焉當道者其可忽乎

正德七年冬予撫山東亭祀芴立大成殿上子思坐南
西向先射宣聖像予曰果河目海口也又見鄒國像衮
服上青碧剝落宛如白晝未旬日禮部咨來以流賊項
嘗驚犯闕里朝廷遣巡撫代祀奉安聖靈時參司徒金
為方伯金司馬猷民為憲長使李司空充嗣為憲副兵
備臨清盛太僕儀為僉憲分巡該道俱從予行祭之先
一日天大風揚石沙陰雲蔽空予憂之至二更風息雲
開三更初星月皎然從容行事禮備樂和神人悅懌蓋
享之也次日登望岱樓二司因議修闕里城予曰錢粮
不難辦起夫難二司未悟予曰災盜之餘民困未蘇驅
之以就土木殊非所堪予當酌處不數日兗州知府童
旭稟說曹州吳兵備學修黃河委管工起兗州夫二萬
名東昌濟南各一萬青登萊三府做夫價三萬兩予曰
此巡撫便宜事體也兵備副使其敢為之狂妄極矣乃
提該吏究治欲參吳巡按及二司救解之吳謝罪再三
予亦念黃河三埽已衝其二止存一埽工程緊急重大

吳非得已姑容之乃議處修濬事宜一面具題一面施行又計派數太多於內留夫一萬名價一萬兩修閘里城餘悉修河一時二工並舉修城州縣執稱城工可緩鼓動小民告撫守巡官懼為請停止予曰不然起夫之難予先言之矣今非取之修河其敢起州縣既以為言予即停修城工仍令督夫修河取到工日期回報批至州縣小民嗟咨咸怨守令修河之苦十倍修城於是各奮築競赴闕里用工不俟官督守令則愧悔莫追待罪謝過之不暇也工凡三四閱月而完其費不過萬兩予每思之山東地方起夫徵價但閘修河而已修城之夫與價就中借取三四而足其機會之遇甚巧事宜之處亦奇此豈予所可及乎闕里城池聖門保障因循於千載具備於一朝寘中不有默相之者乎不可以淺近窺也

弘治中河決大名之黃陵岡經濟東兗三府地方入海壞民地土不可數計後決口塞地俱灘出居民佃種年久正德中逆瑾於朝陽門外蓋造玄明宮中祀神像皆冷金銅鑄工費萬萬為城縣一光棍將灘地投獻于瑾差人賚文行府取用起科徵糧解宮供給道流用成瑾誅未果厥後太監張忠于經俱以近侍奉祀宮內香大奏下戶部行山東司府取用徵糧如前時予巡撫山東謂布政司曰退灘地舊皆徵糧地雖衝決糧仍賠貱今種灘地未償麁糧若再起科何以堪命況奉高皇聖旨山東空閑地土聽民耕種永不起科明旨赫然誰敢違背司府僉曰謹當遵奉予乃代述小民粮差苦灘納緣由題請俯念民艱乞禁奏討奏下戶部如議題覆奉欽依行令巡撫官撫慰小民灘地聽其耕種自此山東小民得安生矣

正德中營建乾清坤寧等宮工部差郎中三員詣四川湖廣貴州三省分採大木侍郎一員總督俱領勅行事數歲木無運至至者又多空朽時永順宣慰彭明輔進大木五百餘根皆堅實美材頭號圍一丈四尺三尺二號圍一丈二尺一尺俱長四丈五丈不等共百餘根餘俱三號四號以下圍長丈尺不等運至天津河涸水僅三四尺餘楠木沉重食水五六尺餘至張家灣十日之程一夫價費一兩近京地方公私空匱不堪起派自灣至神木廠陸路半日之程大車二輛併作一輛名雙腳車止運木一根索價七八十兩甚至人騾被壓即死車戶往往逃避雖有閘河淤塞難運工部差左侍郎劉永脩濬費價千兩迄無成功在部及採木堂司等官俱停俸尚書李公鐩長太息而已予曰國初營建大木俱取於三省豈神運鬼輸乎予敢任其事明日李公對說抗言差趙亞卿事無不濟眾曰諾乃會議請勅差予提督運大木予乃議領天津三衛下班官軍運木以蘇地方派夫之苦疏濬閘河運木以免雇車之費餘皆賞罰事宜議悉奉欽依比至天津河涸木鉅有獻議者云取大剝船實土其中壓之食水四尺餘每船約二大木于兩幫橫施於三楞木於上用纜筱結去土船起木隨以浮雖淺

可行予從之人有獻議者云上遲以遞代之合散特一
呼吸間予亦從之凡百餘船一日而就時順風驟作湧
浪高至數尺船行甚速凡十餘日抵灣風止浪平木不
可動人謀神力實兩濟之乃濬閘河凡修六七閘惟河
口無閘水易傾瀉乃作一木閘俱有起閉木由閘入凡
數日抵神木廠棧入打截運入臺基廠造作於是工乃
就緒所省公私夫車雇價不下數十萬兩濬河造閘多
出主事孔鳳之計事賴以濟予奏薦之
宮殿棟梁俱用楠木時三省近山屢經採伐無大木矣
惟遠山有之險阻不能出水必須採伐在山候霖雨降
洪水漲衝出水次方可運也此木多歷年所諺云千楠
九空有地空止下截空有節空止中截空若天空則上
中下皆空矣一木採運不下千兩到京空朽不堪何辭
以解以此在部及採木堂司等俱被參停俸予乃寓書
三省委官備悉大木事宜自此木皆可用官亦免罰不
數年兩宮殿落成神木廠始有堆積大木前此所未見
也惟司國計者同事納忠惜難得之材罷不急之工蘇
困弊之民宗社幸甚蒼生幸甚
永順宣慰進大木意在希圖陞圖賞中外厚餽予以運
木頗勞一日宣慰差頭目持一帖來內開窖杉板一付
白金百兩黃金十兩以餽予予正色卻之云我平生不
受人餽今為大臣叨享朝廷厚祿不能補報豈可接受
土官餽送以負國家本當以餽入官以事上聞但恐中
外有難為者彰己名顯人過妨爾宣慰報効一場好事

我不忍為也頭目數人頓首愧謝而退但遇士夫輒自
言之未幾宣慰具稟回報前禮物如數領訖
予奉命造武宗陵與內官監掌印太監邵忠提督團營
武定侯郭勛同勅其費領內帑銀免派天下惟工料緊
急事難就緒司香諸內臣坐間歎云本陵當有神宮監
木瓦等料難辦旦夕無可棲止奈何予曰此不難見有
義子府大房析來作監數月可完內臣僉曰如此幸甚
予就與邵郭議題得旨如議改造數月而完司香者喜
出望外所省不可數計惟該監官作不利己私凡營造創
新之例比改舊倍之故也向使題議不早必被沮尼難
成而辦料運料貽害軍民不淺矣
正德中承天門外金水橋內水涸沙淤茂草生焉興闌
予齋時朝參禮廢無濬之者嘉靖改元予以侍郎署部
一日早朝內閣楊石齋蔣敬所毛東萊與予議事及之
謂當濬也予退而具題上命少監崔文同予督工皇城
內大小河溝通行疏濬數月工完金水玉河流通澄澈
還復舊觀具題上命以都城九門城河亦有淤塞之處
命兵工二部會議疏濬予即會兵部侍郎李昆議動團
營官軍數萬疏濬題奉欽依甫下尚書彭澤到任會團
營內外提督太監張忠總兵郭勛議團營軍不該動順
天府行所屬州縣起民夫疏濬予聞之一笑彭曰何笑
予曰公耆舊重望文武全才郭張二公亦皆老成何議
事乃同兒戲耶彭曰各處修城軍三民七係是大例豈
兒戲耶予曰公誤矣偏州小縣民多軍少故有此例今

都城之大百倍州縣順天一府之民除投充各項差役
外所餘無幾若驅之以就水土之亡惟有逃移耳根本
重地由此騷然誰執其咎營軍自景泰以來體休養七八
十年矣借用一兩個月無傷城池軍馬二者相須城非
軍無以守軍非城無可保以軍濬池不易之論於是內
外提督僉事從予議會題上允所議命忠安伯張偉少
監催文侍郎董瑞督工給事中儲昱御史胡汭監工工
興未幾旗手衛一指揮揚言河工官軍一日死者十餘
人軍不堪命宜速停止士夫中亦有勸予止者予曰不
然六萬軍不做工每日亦有死者一日十人不多如何
停止時戶部尚書孫交題稱六月興工苦軍妨農且土
王用事工不可興請暫停止候至秋涼挑濬未晚具題
上命工部會同內外督工官議處六部中多如孫言惟
秦戶侍言兩峯針線密勿易視之孫不然其言及予會
各官于右社門張崔亦欲停止科道惟予視予曰夏月
熱入水挑泥頗便且日長一日有兩日之工秋月涼入
水挑泥甚苦且日短兩日無一日之工況土王用事四
時有之夏秋一耳古者兵農為一凡興工必妨農今也
兵農為二雖興工於農何妨此河自正統以來未濬今
通流處少淤塞處多中間沙興岸接葉如樹高以池為
路者亦非一處再不挑濬何以壯觀瞻嚴保障哉科道
力贊其議張崔亦信其說本部題覆命下准擬數月工
完九門城河淤塞悉除通流無滯中外臣民快覩喧傳
復命之餘彭司馬始信予言不妄孫司徒亦覺己見雖

行益內閣三老知予處事頗有微長而戶兵二老不予
知也
正德中皇城西華門內造有香房酒店間以千計軍民
人等交易成市又有內教場神武營內內官勇士於此
操練銃砲鉦鼓聲徹外庭又有鎮國寺內造金剛十數
各抱婦女作戲等像名為喜佛導慾增歡此係胡俗聖
明之朝禁密之地豈宜有此權奸用事時為之也嘉靖
改元上命首詣工部內官監錦衣衛科道各差官督工
將各房店營寺拆毀料物送官又朝陽門外有玄明宮
德勝門外有十景山等處宮寺亦在數內冥中人懷顧
詔下中外臣工稱快第委官計工浩大且涉禁內冥中
人懷顧忌予以侍郎署印會合委官議于闕左門下予
曰此今日第一新政臣工當急奉行衆曰然但合用夫
匠數多當作何處予曰在我又曰此舉非中貴意出入
禁地搬運物料倘有疏虞不無累及又作何處予曰在
我又曰供給不資當討錢糧充費亦當併處予曰在我
議畢諸委官未甚予信予即議內府拆毀物料就在內
官監各廠寄收候有工作於此取用該監委官收掌免
移出外豈致疏虞在外者本部委官收候乃借修倉夫
匠明日大倉夫匠數百赴工五日後通倉夫匠倍其數
代之十日後又借天津三衛運木軍半名一月一代前
項夫匠於毀拆工素稱慣熟班軍又皆壯健踴躍赴工勢如
破竹不數月房店營寺宮廟蕩然靡遺中外駭傳委官
歎服莫知所自時予領敕督理修蓋京通二倉工畢大

近千餘空閑又領勅領天津三衛下班軍萬名運營建
大木亦以大木未至空閑月久故拆毀工程一時得以
借用且各有月支口粮不煩供給省便如此此豈偶然
前項不經不法污我神都禁地久矣電掃霆除宜有待
於今日雖机會之巧逢亦造化之冥助也璜本菲材得
乘此以致微勞以塞明詔豈非平生一大慶幸也哉
正德中御用監歲派料價倍於弘治以前之數不下五
六千兩今上登極工部題派稿尚書李鐩左侍郎劉永
璜以右侍俱已書題字付科寫本而李劉俱致仕去該
司請予首僉予閱稿所派料太濫於稿面上大書查弘
治年間稿看一日該監差二三人來言稿已看定付本
科寫今止換本頭衆太監上覆乞作急進予曰取稿看
工有查稿字該吏即將弘治稿對差一倍予令吏照舊
稿寫二三人說遞年派定不可減予指數件難之花楸
木何用曰造琵琶予曰上不好音樂南棗木何用曰刻
神道予曰上不好鬼神三人語塞予曰事冗不暇一一
汝三人回申意老太監十餘年來天下軍民困弊皆料
派冗濫之由今由遇聖明御極光復祖宗節儉之風正
在今日惟聖內相共贊其成部中止照弘治以前稿題
派貴監倘不依定將遞年歷費經該人員恭請上裁來
日爾三人再來知會次日三人至適衆太監曰說都依
部裏老先生主張議同各將正德年間增派之數削去
題奉欽依派行天下其他監局年例料價悉照弘治以
前舊則題派所省歲以數萬非遇新政清明豈能丕變

至此宗社之福天下蒼生之福酒醋麪局竈凡若干座
周圍鉄磚成造面與門皆鉄板也初派歲用煤柴等料
就併鉄料派行自是歲以為例該價五六千兩予初轉
尚書時一日放牌罷一人持狀跪門下欲言不言予揣
知其意屏左右問之乃以實告磚係鉄造可經百年每
歲一派財費民疲利歸官作不下萬兩今經若干年矣
言畢予即遣郎中金濂押吉者徑詣繕工司盤出見年
多派料物入官拘獲官作赴部取供併參該局內臣以
聞奉旨依議改革內外官作悉從寬貸自此該局每歲
止派造酒醋等料鉄磚等料各革除之歲省五千餘兩
將來不可勝計矣
惜薪司柴炭以內府煙爨之用該派真定保定大名河
間濟東兗青登萊等府僉夫採辦供應各砍柴夫各府
屬州縣設官管領而總領又各設有府官工部又設侍
郎一員領勅督理其事公署住劄易州地方名曰山廠
歲終具完過數造冊親賫赴京奏繳其事亦重矣比因
解京累民改擬解價每柴一萬斤該價四十七兩其價
亦重矣赴廠交納官為召商每萬斤領價十二兩雇車
一輛領價八兩解運到京攬頭領價二十七兩運入該
司往往不能完報又攬新價以補舊數大率每年完欠
相半完者係那移欠者侵費數十年來不知侵欠幾十
萬兩其弊亦大矣利歸攬頭害及委官老死於廠妻子
流落他鄉予每憐之思為之處訪得後軍都督府給派
有該司柴炭遞年召商完獲實收方給價銀每一萬斤

止給四十兩柴無拖欠價銀無侵費法良價省予遂做
之題准通行該廠革商停車在京革攬名商完獲實收
方給價艮每一萬斤省價七兩自此有完無欠該司所
收一年之數過於往時數年之積後又題准各府州縣
委官止存十之二三餘悉裁革起送改用近閘侍郎亦
准取回止以郎中代之該司又有內官柴炭前此已准
折價甚少不在此數本部又有郎中坐臺基廠管收光
祿寺等衙門柴斤定價不等今亦革攬名商減價所省
不貲有完無欠積弊掃除殆盡各項柴斤奸弊淵藪百
餘年來未有清之者璜於此費精神任怨尤多矣幸遇
聖政清明以此得收成致不然中貴之齟齬奸攬之柜
抗欲以獨力勝之亦難矣

一司禮及近侍等太監病故先帝亦有恤典該工部題
派通州抽分竹木廠支板木瓶廠支瓶馬鞍山等灰廠
支灰行順天府後軍督都府各撥夫價共約三四十兩
給與造墳差千戶壹員督工中有効勞年深勤勞頗著
者添造享堂而止無碑亭之類正德年間權璫用事始
照文臣造墳事体於工部支價多者五百兩少皆三百
兩工部不敢奏派但於別項料價內那借月積月累將
及萬餘嘉靖初予署部印節該太監乞恩不下十餘人
俱奉旨如前予竊謂新政清明釐革宿弊此其時矣然
必處之停當未可輕舉未幾司禮一太監乞墳事予嚴
責該吏書出舊稿乃懷恩例也遂照此題奉欽依悉復弘
治以前事体該各衙門應付數各不多本部無復那借

之累此雖一事朝廷恩典不濫祖宗舊章不亂工部錢
粮不耗其為利益無窮此皆仰仗宸斷於上以此中外
臣工奉行於下不敢二三如此類者多矣
工部班匠每年例該分撥內府各該監局做工數各不
等東廠每季該匠五十名折價九十兩自雇匠作應用
積襲歲久以為舊規嘉靖改元一切弊政俱奉詔例釐
革惟此干涉緝事衙門無敢議者一日營繕司郎中楊
最言曰廠中匠價有碍予曰當革乃令四司送匠彼修
造吏價雇匠與用廠中官校乍見鬧然數以危言恐各
司官吏作等有被逮繫者賴提督東廠芮公景賢覺之
兩次密遣謹厚椽史問予予曰舊行事体豈敢一概刪
革但公守備留都清声美譽中外傳聞今受朝廷重託
匠價雖微終係宿弊不請改正他日訪知視予為何如
人以此查照舊規送匠候有修造部中支價應用如此
庶不累公清德芮聞喜遣人賚刺來謝自此歲省匠價
數百餘兩此一事耳非楊郎中之直不敢白非芮太監
之賢不能從非朝廷新政清明中外臣工又豈得翕然
奉行如此哉
安陸修造某王某公主墳湖廣巡撫中丞袁議該工料
十餘萬除現有外計少九萬兩派本省四萬兩江西三
萬兩廣東二萬兩題請聖裁事下工部議處予聞安陸
藩邸收有庄田租銀不下數十萬兩詢之中官咸里皆
云無人敢討討亦不准予退思所處議得墳價悉照該
撫議擬派徵但今工程緊急各該地方多事徵解恐不

及期為照安陸庄田租銀數多合無一面借用濟急一面派行各省照數徵解刻期補還等因題奉欽依料價准就于租銀內支用免派各省擾民命下中外臣工交慶今上視民如傷從善如流如此類者不可殫述予署部事適當新政之初千載奇逢當自慶也

右西峯老人歸閑述夢一卷抄自天一閣藏書中序作於嘉靖十一年壬辰考西峰生于天順七年癸未至壬辰年七十矣姓趙名璜字廷實江西吉安府安福縣軍籍人宏治庚戌年廿七中錢福榜二甲進士歷工部尚書謚莊敏　乾隆甲午春三月初九日題于敏事齋

純翁類藁云贈太子太保謚莊靖

歸閑述夢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趙璜撰璜字廷實號西峯安福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謚莊敏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追述其平生居官事迹卷首載自序一篇詩數首詞皆朴俚然其所述核以史傳不甚相遠與粉飾失眞者差異

淮封日記一卷

〔明〕陸深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儼山外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淮封日記一卷》提要

正德七年閏五月望戊子，是日晴，巳刻，上御奉天殿，設鹵簿，百官具朝服。傳制遣官行冊封禮，充淮府副使。隔日偶感寒疾，黽勉成禮，隨節冊由奉天門東偏而出，入東朝房，更衣。往禮部領制房別去。學子F繼祖、亢錦藻相啜米飲小憩。王太常時陽來視疾，遂送予踁趺坐，與少語去。又別孫秀才崇先。崇先常從予學，是行也，百凡經理與有力焉。閤戶偃臥，過午，由崇文門南出，同館預設餞于八河非姚寧定之園亭。至者，易欽之、崔子鍾、景伯時同鄉王時陽，少坐，即往臥西齋，病始小間，諸君歡飲薄暮而別。余凡三出都門矣：壬戌春以落第，戊辰冬以先孺人憂，及是更以疾，云是夕宿定之館。定之舊官中書，家有花木之勝，多交名流，自云善養生，數具問余病，不能盡答，蓋非深喻也。吐納而已。廿六日己丑，晴，晨啜米飲別定之。辰時入通州城，察院暫息。午出東門，由水路而南，予尚未耐鞍馬也。申初抵張家灣，過座船。正使武平伯陳熹來訪，茶話而別。作京中報書與欽之，畧云：坐驛舟下潞河，行二十餘里，鳴金伐鼓，與棹歌互答，兩岸蒹葭楊柳，渺然極江湖之興，此後

舟行日念欲斷棄文藝舊業甚有眞趣復恐成懶惰耳其間更有用力處當尋求之聊以報足下病不多及薄暮方郎中學日升顧郎中可學與成過余舟二君皆同年復同有事與成携酒殽過舟中病斷葷喫蔬相對成主事周汝從自京至汝從予鄉榜同年以假還約同行六月下澣與成舟四人露坐散余遂解維十七日庚寅晴辰發灣下申抵和合驛水澁及吳員外朝英鍾潤舟鍾潤時克荆府副使往來坐談遂泊宿是夕余始喫鵝蝔十八日辛丑晴早凉發舟附臨陵劉子晝午後大風作舟欹遂宿葉淸店十九日壬寅晴早發午抵河西務鈔關謝主事廷瑞來訪遂答拜舊館人趙鉞來云自賊退後此中人心尚搖䚡也微風暮宿南蔡村二十日癸巳微雨巳過楊村驛暮宿天津是夕復小恙二十一日甲午風雨臥疾午後過楊靑驛暮齋宿靜海縣二十二日乙未晴教諭王良佐字良弼吾松之能古文者晚作餞宜又催兵荒殊可念也入舟力疾與坐聞前路有警乃以探馬先行午後過流河驛暮宿淸縣二十三日丙申晴早發巳過興濟乾寧驛申抵滄州聞賊在南皮遂宿二十四日丁酉晴熱早發院吏陳璨送至此遣還附徐子容諸君

晝申過新橋驛暮宿夏口二十五日戊戌晴熱辰過東光縣午過單橋縣驛遮河中結浮橋云寧都堂兵過午後風雨小作旋收抵安陵宿晚雨二十六日己亥雨辰過良店驛余去歲北上時五月二十五日適過此家人慶病殁驛丞姚夔甚恭謹託渠寄骨今取去而夔復來迎余因問馬公中錫撫賊事答之甚詳云初馬公挾德州寧知州河關指揮麻往劉六劉七等四十餘人皆跪於驛前迎之稱曰劉晨劉寵等接老爺入驛堂悉拜於庭復扣頭曰老爺活我馬公諭之曰爾等改過爲好人我與爾奏知　朝廷皆應聲曰我等二千餘人願布附近衛所與　朝廷殺賊公令一二人爲首者與寧知州關指揮定議二人聊溫辭慰之賊議欲充兗州護衛寧答曰既然地方俱是朝廷地方軍亦是朝廷軍東西南北想有處置乃命飯於庭樹下適有兩驛馬至劉七者以目瞬之衆閧然而出相視莫測須臾劉七復來曰適見探馬疑有伏兵各出視無之故來馬公亦慰之云我豈失信於爾輩劉七等曰老爺允了朝廷允了只是某人要殺我等馬公云此不由我奈何奈何於是衆賊變色喧譁無復聽撫之意寧知州關指揮等始悔之各退回

首而烟談亘天矣馬公卒坐此得罪變云衆賊唯劉
七狡䭾後再至驛擄三婦人一宿而去晚晴抵德州
河下始及威檢討希道船胡郎中源宗周來謁與希
道同坐宗周去予附以病不能答禮希道小酌舟中
齋知州河守伯東予同年也謝病在州聞予至亟出
遂留同坐與談兵興以來事指城而曰此中曾供餉
百萬宦軍所言馬公事略同及暮而散是夕予作腹
痢二十七日庚子晴熱希道過船爲予處方服之午
後過故城暮宿鄭家口二十八日辛丑晴熱巳過甲
馬營驛遞申抵武城河中結二浮橋度許游擊泰軍

而西泰來訪留坐問勦賊事泰唯引罪自歸歷敘度
于崖邳州長垣大小戰陣出示膝上箭痕威陳不敢
逗留觀望泰被總制所恭故也泰將家子嘗舉武舉
第一都人以狀元呼之事親孝於諸將中最有名觀
其人材稍涉文義辭氣慷慨云暮宿渡口驛二十九
日壬寅晴腹疾稍間辰過夏津過爾縣丞滋部運而
上得家書午後抵臨清閘管閘裴主事繼芳紀功柴
給事奇德美與御史堂子升來訪暮宿觀音嘴六月
一日癸卯晴鈔關曾主事與來訪陸兵侍完全卿來
訪兵備副使趙繼爵世忠至遂往答拜留飲兵侍公

館與論諸將以馮禎爲首次郤永次劉暉至泰許以
大將之才而責其見賊畏懦及談寧夏前事午後發
舟風雨作遂泊南馬頭二日甲辰陰巳過魏家灣雨
暮宿東昌三日乙巳陰吳太守大有入舟金陵人也微雨
過劉都憲愷永華提軍護運過舟坐談而別暮宿安
平鎮四日丙午陰微雨午後過安山驛雨甚小留守
備都司王祥入舟與坐祥保定人喜談兵識劉暉頗
能道暉爲偏裨時事祥云暉女眞人也暮宿靳家口
初五日丁未微陰午後過分水閘暮宿安居初六日
戊申晴熱早抵濟寧管閘東主事郊希米兵備王食

事棟陳吉來訪棟戊辰進士知開州以軍功陞有才
名知州張寧入舟寧大同人善射學乾象留與語道
賊攻圍時以死自誓指衛官而罵之曰爾看吾面皆
忠皮故矢石難及其言可壯云都司宗敏志學入舟
梁參將毗延信來訪俱不及答是日聞賊掠瓜州解
維暮宿魯橋入遞運所作浴初七日己酉微陰午晴
熱申過沙河驛與希道入驛小坐暮宿廟道口初八
日庚戌微陰辰過沛縣阻風同希道避暑于東嶽祠
王守約秀才來陪共飯祠下申解維遇同年張御史
承仁元德巡按浙江還各泊舟相敘遂登教場閱武

與元德較射元德帥弓遂留酌訪以浙中人材問章楓山先生起居夜發泊宿江漲中初九日辛亥晴熱辰過夾溝驛午後抵徐州管洪戴主事德儒子良偕管糧張主事孟中來訪總兵官鎮遠侯顧仕隆來訪晚子良再至舟中孟中同年也小酌而別登宿漕廳前初十日壬子晴熱入城答拜留酌段吳德光寓所選赴子良與謝都諫訥尚敏希道三人共酌洪上廳余登廳後層樓觀江山信所謂如玦而闕其西十二徐故都會也子良構樓本以防寇因問名於予予未有以答廻題其廳曰濟川遂發徐州洪午後過呂梁洪

坳之禍無過此地煨燼極目令人憮然管洪李主事樽來訪遂發夜過新安過沈仁甫憲副赴陝欲取道酒灘廻告以大水不可去之故遂同返棹將泝淮而上矣五更抵邳州十一日癸丑晴熱知州周尚化入舟與語尚化有聲治州者舟至池頭灣阻風與希道仁甫共飲淺鋪暮解維抵沙方淺風復作泊宿十二日甲寅陰晦微雨大風臥將起而予舟蕩風而南舟人爲之失措是日泊南岸爲希道作玉蕤十六詠出都以來始作詩云遂宿十三日乙卯陰晦遡風抵直河驛候希道仁甫兩舟至入驛候風飲驛中暮解維

夜過宿遷驛遞十四日丙辰陰風少息早過古城驛辰過桃源驛遞申渡淮泊清江浦與仁甫酌別宿十五日丁巳霧晴抽分主事耶濟時來訪故僚濟川汝舟弟也別仁甫途中遇同年胥主事文相士衡時管鈔關留酌公館希道至同坐午後抵淮安理刑顧主事宗良愛來訪同年也入城訪葉亞卿贊良愛留酌而別巡鹽御史朱冠來訪馬推官圖入舟同年馬太守卿韋翁也留坐談劉祥太守爲賊所虜事入驛作浴月下解維十六日戊午晴早過寶應鄉同年范韶時美入舟過湖而別午過界首驛遞晚過高郵十七

日己未晴辰抵揚州入城訪同年高汸穎之給事王偉世英主事留酌穎之遂訪徐進士縉俞吉士教還訪張都憲俊朝用問江上賊事云已越金陵而上數語而別晚解維宿瓜洲十八日己未晴早車壩辰渡江抵京口驛武昌太守張愷並舟來訪答禮午後入城訪原御史公敬楊御史鳳文明入楊承家宅小坐出南門原楊二御史來訪晚候驛關不至月下發舟十九日庚申早抵雲陽驛再候京口關文不至遂倒紮參官別起關文而行晚過呂城驛二十日辛酉晴早抵常州毗陵驛過山東參政張淮廣漢來訪李太

守喬唯嶽借推官粟登來訪往答禮酌廣漢舟中遂赴唯嶽招飲驛中而別夜過無錫縣二十一日壬戌晴辰刻過滸墅鈔關主事鄭善夫繼之同年中之最少者好學績文置酌鈔關巡同年丁儀文範持服南歸與希道倡和數詩贈繼之而別繼之復登官舟送余未中驟雨至楓橋同訪毛少參珵貞夫別繼之貞夫坐余舟送至閶門別去遂宿閶門二十二日己巳早晴貞夫再至舟中與希道論金丹之事楚儀賓王璹來訪移舟至驛前已入城謁王公守谿少傅公留酌園中貞夫陪談出俞都憲諫良佐來訪與坐驛中

論太乙數主客大將當以先動者為主洞金歌云遂入城答訪劉太守悅以貞訪沈良德官論是夕宿竹堂寺晁令方豪思道坐事病臥寺中因訪之不及出城二十三日晴往訪朱侍讀懋忠至吳學士南夫家訪楊君謙於南濠小渡入舟杜子開啓君謙來訪遂解維宿婁門

淮封日記　儼山外集卷八

淮封日記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編乃其正德七年以編修充册封淮府副使途中所記其紀程至蘇州而止不言所封者為何人據深子楫所為年譜乃封淮王於饒州而明史諸王世表淮定王祐棨宏治十八年已襲封至嘉靖三年卒不應正德中始行册禮與深年譜不同莫能詳也記中錄馬中錫撫賊事較史所載尤備可旁資參攷云

南遷日記一卷

〔明〕陸深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

刻儼山外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遷日記

一卷》提要

南遷日記　　儼山外集卷九

嘉靖己丑三月廿九日甲子予曉自曹氏南園行送者長弟頎世安唐甥鎣黃甥標予即門與之別午抵潞河是日晴熯不甚疲倦入長船中小憩少頃兒女輩皆集從行者姚文學時望沭生澤別買一船同行未刻張編修衮字補之以三扇至予爲寫舊作答以小柬云坐蓬窗命兒子誦舊作寫三扇頭又一境界也遂作書與新祭酒魏莊渠先生字子才予同年也蓋論監中錢穀事併領俸禄應得之物以佐路費又書與林司業介立先生字懋易促渠報公事文悉也

又書與馮博士冠曰查盤諸君近俱遷惟正伯在耳可速作報鄧典簿老儒恐未易辦此蓋危疑去國之人不得不過爲之慮　聖明在上必有能知之者附回先師傅文毅公文集二冊還其子中舍棨陳太僕雲章所著書五冊還之是夜宿大通橋東三十日乙丑晨起爲許刑侍寫二軸是早朝詩亦舊作也許名讚字廷美號松皐學士廷綸先生之弟託諸子與主事還之與嚴宗伯介谿先生書致謝憫恤保全之意答詹事顧未齋先生書曰此行愚戇不意　君臣朋友之間一旦瓦解若此此罪何止誅殛未齋蓋有所

報也又曰昨揲得遯意象可知今嘗過家告墓處置家事而後行就祿一兩年爲買田武夷九曲閒作終老計緣故鄉滹惡戈戟森然一子幼弱斷不可居縱復　聖明賜環有日料理氣血衰憊不堪鞭策徒自苦耳故作還首丘亦復剬還矣此意非老兄不可告亦不敢告也亮之亮之午飯後答劉南坦書名麟字元瑞有賀書吳記之惠吳記者新刻康齋日記也曰命之矣晚微雨滴滴蓬窗有聲再宿舊泊孟夏朔日丙寅命童檢博古圖閱之以其字大便病目也時望云昨從書肆見山西新刻極佳爲之欣莞此書是蔡京王黼制作但文字頗尚義理以見宋之極盛而宣政君臣留意文玩若此則南渡之禍重可歎也第一卷商持刀父巳鼎所論子職極有精義父癸兕戈鼎乃或未然蓋古之祭祀內事用柔外事用剛師田外祭謂之外事將兕田而戈師耶第二卷文王尊彝云云想見紹述諸人雖於一器之微必欲取快況天下事快心所極爲之掩卷周雒公緘鼎銘十有四月者古器多有是文疑三者卽古二字模刻時或重加筆後或從省古籀文增損不一多可考見至秦李斯漸歸一定霸疑古魄字或聲相近或通用月既死霸紀

日月也十有四紀年也未知是否緣鼎緣女疑是一字變蓋人名云午後世安自城中至得太宰方公惠書南京少宰李先生蒲汀時在以三詩爲贈是行得詩自先生始先生字夢弼乙丑禮闈座主也頃之標甥移家至與世安時望標小酌舟中再宿舊泊二日丁卯聽大風送世安復入城辰刻遂解維標以馬端肅公三記來一讀之三記者其一征討石城其一撫安東夷其一興復哈密公諱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予初舉進士公以少師兼太子太師位冢宰時年八十眉宇清朗聲吐如鐘明年致仕而時事一變矣寔本　朝名臣云博古圖十卷樂司徒卣樂非必姓氏蓋司徒掌樂猶云宗伯爲禮爾十六卷周姜敦敘稱岐陽十鼓雖存而文字剝闕石不足恃而君子有貴於銅焉取其不爲燥濕寒暑所變也意亦悉矣殊不知金石同歸於盡而淪落潛秘不少槩見於時往往因文字以追考千古金石之珍麗如是書者銅又安足恃耶然秦銘魏刻非無工也而過者惡焉蓋世果有足恃者而不在於文字形器之末也於是重爲之悲歎十九卷鬲鍑說謂鼎有義而鬲無義恐未然夫鬲之言隔也易曰水火不相射惟有物以隔之

乃相爲用令以金隔火而制水則飪事濟而氣味和
故謂之鬲夜宿李釋見寺北里許以水溢故也三日
戊辰晴移舟甚艱廿三卷周輔乳鐘李照謂鐘之有
乳以節餘聲夫乳取於養也鼎乳以養口鐘乳以養
耳皆養也廿六卷𢿥饑而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
恐只是泗濵浮磬非試玉也孟子金聲而玉振之蓋
亦以石爲玉云按是書三十卷號稱博雅禮樂文物
之器賴是以觀三代之盛王而王荆文公字說頗亦
緒見於此紹述之際王學盛行至與周孔並大抵有
見於義理之故而無究於神化之方其失也流而爲

穿鑿爲附會用以禍天下而有餘如是書所載自相
矛盾者亦多矣聊記於此以備參考濬暮風沙遂息
是夜宿和合驛四日己巳晴曉發世安自家中致十
七史舊本至偶發一篋得晉書讀宣紀仲達能知孟
德於始事而竟爲之用孟德能知仲達之終圖而卒
遺之資英雄之可笑者如此文紀庚寅奏書傳所無
自古興亡何限而是非之心不待有所愛惡而自在
報復之理亦何必因親疎而始有哉此帝王之所慎
也申刻抵巢清店世安自城中遣出報程齋感希道
先生復自講筵改秩遂附辟助教僑書曰學庸原望

遂之方太宰夜大風怒號波浪喧湃遂泊店北吹燈
趺坐恐恐至三更餘乃假寐五日庚午早解維舊隷
陳資自城中致介谿未齋莊渠介立并馮正伯報書
見報始知程齋爲科中所劾程齋名端明壬戌庶吉
士後予授檢討博學有識量與予出處進退極相類
念之慨然監中所報公文亦到而俸隷亦已領南歸
有濟矣頃間風復作泊元紀宋典以策鞭帝馬而笑
與隷也不力事甚相類典登祖此遂宿店之南六日
辛未小滿晴曉發辰刻抵河西務令人納鈔而後行
主事張君名承祚廉知予舟即爲放關且投以刺乃

遣謝辭遣二吏一隷還報介立書泊關南遂宿七日
壬申晴泊昬暮二僕自京至少師邃翁先生題畫爲
贈有曰卒然之別黯然之情少傅張羅峯先生寄會
録鹽以文幣遂宿八日癸酉晴早發答邃翁書致謝
遣送隷還與莊渠小柬未過楊村夜宿桃花市新月
遂水始推遂一望九日甲戌晴早發辰泊丁字沽備
舟楫之具風復作李密傳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
簡大雅詁與凡人言宜碎君子之應世如此令伯固
通才也晚宿天津月有暈十日乙亥微雲頗暴畢揚
帆而南晉書隱逸傳可無作孫登忍死隱潛憤生何

逸之有是日讀東漢書范曄論光武歷稱符命不及其他此亦可見當時所崇尚如此雷雨旋霽風便舟行夜深抵靜海宿十一日丙子早發乘風行未時過青縣山西諸水皆自此合流其上接滹沱河一名青口云郭皇后紀戚稱其宗黨恩澤蓋有深意夜宿興濟縣十二日丁丑晴早發更始傳論周漢之始事亦是符命之說劉盆子傳記呂母者可謂女俠立盆子事最可笑探札得之將午過滄州隗囂傳方望亦是西州豪傑惜不知其所終范史宜爲立傳晚得風舟行甚駛予起露坐月到天心風來水面又是一境界

也夜宿磚家堰十三日戊寅晴早發辰刻抵新橋驛俗名泊頭舟停乃有僕馬喧擾云是本處巡檢詰予舟勢甚張令人告實巡檢乃上馬去若使昏夜遭之家衆譟爲之一恐巡檢廉得山西人郭俊儻不爲需索乃能如此亦幹吏也竇融有文武才而知畧亦自拔出傳稱其卑恭已甚意必矜慎之士及覽其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教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又何其長者也予今年五十三而兒楫適十五讀之惕然因指以示楫已發數里同年馮憲副子際名時雍時致仕居基所以便服攜酒禮

至謝之再四不獲遂延入舟中茶話是日予始以野服送客登岸去京蓋五百餘里矣馬援傳論援謂覲物之知有餘而及身之明不足意太刻矣向晚散步柳陰中里餘過標船露坐小酌衍舟與時望輩論十七史世代抵東光縣宿十四日己卯阻風泊王丹孤介質直而理西漢末乃有此人王良就徵過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惜史失其姓名恐亦是子陵等輩人杜林雖有功業宜傳儒林桓譚典雅可愛但其持論或不經如勸傳晏策尤疎謬夫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

不能勝正人此固未易以一言盡也至謂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則邪罪大矣鄧惲所上王莽書大是危言莽固無道竟不能殺當時符讖罔人寵寄若此以光武之聖猶不能脫然蔽人借一說以誤人主如天書之類可畏哉午發宿吳橋縣地名連窩月明十五日庚辰早發辰刻阻風野泊鄧融不識廉范事亦奇范節槩高史識其倚營慮士之孤貞爲難舟中頗暄起坐柳陰納涼風少息未發夜泊安陵既月高五丈許忽見白氣自金星傍直射及月如匹練少頃方散是日月宿於心金爍在星此氣自去歲立春

之夕變見不常司天者以爲長庚吐氣令或似之按天文書自有長庚星如匹帛著天十六日辛巳早發有風滯行張純傳筆力分曉可讀劉般傳來脩至行來脩二字亦訓謹來脩潔申末泊良店驛地名桑園遂宿觀月出自陰雲中煜煜吾鄉每以此夜月卜歲凡陰翳則雨澤匀而有年爲之欣然顧陰晴氣候千里自別不知吾鄉所見何如少焉朗霽風止第五倫氏出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稱然他數未之前聞何也是夜警危坐舟中備嚴五更初聞雨乃就寢十七日壬午早發雨甚泊舟中霑灑殆遍枯篷縣雨

無復措手家人輩爲之遷次予亦移臥僅免圖書而已旋霽風順行舟袁安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爲故未嘗以贓罪鞫人史稱其爲陰德罪及後昆或恐未然夫贓吏不除雖堯舜無以致治故爲之地則善人常少而不善人常多將安底極哉陳寵傳有十二月文猶云三陽之月非數也不稱正亦無稱於十三云爾寵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安得此義復明於天下也巡河楊郎中壓子舊識也告以道棘故即命守備都司張某護送

張辭甚倨時推官李壽短署州事知之即遣四騎來予甚德之夫盜賊縱横在城郭之外而守備者忽焉爲之坐歎申刻即泊宿德州城南十八日癸未早發晴漢安帝詔樂成王萇曰有靦其面放逸其心此言見王澤若後世便以爲小罪也梁節王暢上疏質而切甚有筆力當時王國亦自有人兩漢人文章匪但顯顯者永寧元年諫議大夫陳禪諫安帝觀西南夷樂當時離席大言非養素者不能尚書陳忠劾奏以爲廷訕朝政帝雖勿收猶左轉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卓立之難自古如此禪既行而朝廷多

訟之國是猶在也忠豈探上意而爲佞與國事可知也夫國是無救於國事東漢之末是已夜宿第十屯未至下方遷數里四騎者環舟而守夜分予猶起船面與時望輩小坐十九日甲申早發卯大風泊蔡邕傳第五事所論豈亦時文之弊哉邕欲效法司馬遷而竟因遷故以殺身文藝果足恃耶夜宿鄭家口四鼓乃寢廿日乙酉早發有風滯行荀文若死不可曉孟德以子房待文若意已可知至文若爲孟德策無一而非高祖之事何愛於九錫哉當時史官盡失其傳遣還四騎至甲馬營宿仍夜深乃寢二十一日丙

戊芒種晴早發劉景升傳韓嵩舉措不似荊楚人景
升妻蔡能知嵩之賢可謂難矣而愛琮毀琦卒成禍
階哲婦傾城信哉連日考閱黨錮諸賢具見東漢宦
官之禍其起始於立幼耳夫立幼勢不得不重母后
重母后勢不得不任宦官宦官之始亦必有一二人
忠勤者以基其勢勢成而利害判矣由中以制外倚
親以謀疏雖有忠賢亦難措手當是時竇武何進爲
第一策袁紹董卓爲第二策曹操爲第三策三策用
而漢祚移矣范史每寓意於興廢之有數而陰歎夫
轉移者之無工蓋其勢然也故宦官之惡足以禍漢

而志不在於傾漢群雄之力足以扶漢而意已忘於
興漢亦其勢然也故天下之受禍則同而二豪之操
術各異大抵救之在始昏黑猶進舟夜宿油坊閘隔
紛聲史而夜聲稍解矣廿二日丁亥晴早發已抵臨
清得家信見世安家南來人閱諸帝紀惟光武屢見
英風偉氣千載如新文苑傳都無意義如邊韶只寫
知師生相嘲一段酈炎直謬士也主事譚君名潛以
刺來遣人挽予舟頂北鄉泊譚君與二主事阮君朝
東李君羲壯同見訪予辭以疾修刺答之獨行傳張
武吳郡由拳人也按由拳縣廢基今在華亭泖中則

武當是松產宿鄉下病齒痛甚不寐廿三日戊子微
陰待鄉泊因憶去歲北上亦以四月是日抵清源人
生去住眞有數也李充傳有言大丈夫居世貴行其
意何能遠爲子孫計哉予他日身後儻得附之獨行
足矣戴就傳敘考掠慘酷見漢法之嚴若此鍥斧字
疑有誤或是鐵斧當時止因太守贓罪勢已若此想
見黨錮之禍尤烈譚主政再至楊正郎至皆辭以疾
手柬謝楊護騎天黃雨沙晚霽宿舊泊夜齒痛廿四
日己丑晴泊東夷傳沃沮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
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此長臂國之始槃

瓠氏始末與鹽神女夜郎竹九隆皆怪誕豈因玄鳥
巨人之事以神其先將天地之初氣化有不測者耶
每欲著論以闢之夜仍舊宿齒病少甦廿五日庚寅
晴泊遣人納鈔免之西羌傳虞詡教任尚追尾掩截
釋者尾猶尋也恐只是截其尾今邊將悉用此以敵
虜亦古法也西羌論反復委曲三致意焉近日甘肅
兵議恐亦不能出此王嫱出嫁范史描寫殆盡何緣
得有毛延壽圖畫事東漢四夷東夷巧詐西北勁悍
固水土之所囿夫水屬知多明其弊諂湯土屬信多
决其弊狠忍天地所不能遂者乎未時王戶侍載卿

先生舟至遣人投刺予報之各辭以疾載卿名軏揚
州人以致仕南還與聯宿㠌下廿六日辛卯晴辰刻
過㠌後二舟不能及遂泊是日讀史記修次周紀宿
㠌裏廿七日壬辰晴泊得汪天啓書天啓名玄錫予
鄉試同年也官太僕卿致仕得友鄭廉宜簡書錦衣
百戶黃鏈字良器爲予刻戊航雜紀寄至良器能詩
辭皆徽産也未過中閘遂宿待後舟廿八日癸巳晴
泊是日始題一絕句於扇寄譚主政答閻給事東名
閎字尚友晚後舟始及聯宿廿九日甲午早發晴始
過臨清馬頭水澁滯行修吳世家野宿三里灣南五

月朔日乙未早微雨陰緩行夜宿魏家灣二日丙申
雲陰緩行水澁遂泊野宿聲夜三日丁酉晴仍泊待
水牽挽過一㠌午後家人自南來得家信野宿夜大
風四日戊戌晴泊水漸涸風野宿是夜甚聲無寐蓋
饑民屢來窺伺將來甚可慮也奈何奈何五日己亥
晴泊小酌于舟中感節序也午後家人知予南遷弟
菲令兩人迎至得四月十五日家信大風晦冥頃之
雷雨仍野宿夜嚴五更雨六日庚子晴辰得水遂發
舟數里過一㠌仍泊方僕自京追及得菲渠書遂翁
寄至新武舉錄知世安試字不諧夜宿㠌南見月七

日辛丑夏至晴待水仍泊午後大理卿陳宗獻先生
得告南還至投刺予報以刺各辭以疾宗獻名琦予
同年也夜宿舊泊而聲稍解矣八日壬寅泊大風宿
九日癸卯晴發舟觀漲盖阻滯之情爲之一慰道遇
富主事子敬廻復北上兩舟快馳不及通問爲致吳
子儀同年書酒以酒還贈之而去午過東昌王太守
汝陳修訪予以疾辭王名臬金壇人舊識也予入別
舟前行道中見一長船泊西岸數人坐舟面北望云
是祭酒船皆有垂涎奮袂之意予見之始知果有尾
予舟者命家人輩儆備月下打七級㠌宿㠌南三更

後後船有聲予親執弧矢以待至五更乃靜登予行
北河垂三十年所見盜賊不等未有篙舟聚衆不顧
形跡如此者自德州來兩岸人家藉藉頗知之時亦
有爲之虛張其勢者竟無詰問追捕之人何也其人
每夜皆來拋磚或爬行作狗至水濱伺便舟中呵護
發聲即急走去蓋一時饑民之忘命第不可長也奈
何奈何十日甲辰晴發舟月下抵安平鎮宿是夜復
見白氣射月十一日乙巳晴早過浮橋船戶入報而
後行佟正郎應龍遣人護行需舟欲相見予辭遂解
維而南須臾聞三賊舟皆就擒其指示蓋出於佟云

與兒女輩舉酒相慶世路竟何如耶夜宿安山驛見
白氣環月如暈實非暈也十二日丙午晴早發是日
始安行午後逢葛行人子芳各投刺乘月行抵南旺
北驛宿十三日丁未晴舟多次行運船積水泊驛南
以俟後舟午後鄭通府伯棟國子助教之任吾松以
舊屬來候入舟敘談晚樊僉憲準改任雲南見訪爲
予談宜府滴水崖之獄予以罪譴不敢問時事唯唯
樊甚慷慨有意氣予舊知也白氣環月與前夜同是
夜家累始同舟月下行至分水祠宿十四日戊申晴
移舟是日始順流矣自發潞河凡四十有三日南行
濡遲惟此爲甚晚抵濟寧馬頭宿予女一舟尚越在
分水閘外望之甚懸情十五日己酉晴泊驛前李主
政邦直來訪潘亞卿竹澗先生名希曾字仲魯來訪
留坐舟中時以禱雨致齋攜蔬具對飯清言盡日而
後去晚後舟始至宿雨作十六日庚戌大雨午後雨
稍收移舟宿趙村閘十七日辛亥晴發李主政遣人
護行晚閘月出高柳碧天如洗東岸遙山隱隱列翠
西望平疇麥黃初刈若淡金在鎔極目浮躍微風新
漲聯舟而下閘以鼓吹亦平生賞月最佳處也宿魯
橋驛十八日壬子晴早發午過谷亭轉八里灣青山

如畫張帆下水快事快事至沙河驛遣還護騎待月
船頭行二十里抵沛縣甫泊而大風陡作驚喜俱極
宿十九日癸丑晴發外河順流東下江風滯行同年
吳憲副德翼遣人迎至金溝德翼名昂時兵備徐州
午後風雨雷電交作修柁野宿夜大雨廿日甲寅移
舟過夾溝驛風雲冥冥已開發午後抵徐州千主政
思睿來訪舟中談敘吳憲副來訪晚再至攜具舟中
夜燕爲予易一鎮江舟南去命子增謝之廿一日乙
卯雲陰微雨放洪德翼復攜酒送四十里外古所謂
知己之交予再四引辭遂悵望而別巳刻放呂梁洪
盧主政紳來訪茶話久之遂發覩翔蝗蔽天下抵邳
州待月行晚過宿遷廿二日丙辰行清河甚駛薄暮
乘微雨渡淮甚安宿新莊閘廿三日丁巳小暑陰雨
發午抵淮陰總帥楊希仁名宏舊識也入舟談敘頃
之鄉人李主事尚絅名日章至葛太守木字仁甫至
茶話而別遂發宿山陽平河橋廿四日戊午早發曉
過寶應微陰太僕方寺丞宜來訪遣邗范員外時美
部鄉同年也聞人知縣詮過舟移舟時美率子姪求
銘其父墓予諾焉夜宿界首驛廿五日己未早大雨
頃止發舟午過高郵黃正郎兆見名行可來訪黃知

州士和過舟遂解維晚晴北望夕陽遠水頗有奇趣瞑泊烈女祠前與時望標步入祠下相傳此地多蚊有女子夜行不肯傍人爲蚊所噬露筋以死土人祀之廿六日庚申陰微雨早發午至維揚待關陶太守時莊來訪名儼嘉興人舊知也劉知縣良卿入舟倪主政緝來訪遂解維御史朱君廷立令人留舟相見于峻辭之夜行抵瓜洲宿廿七日辛酉早大雨頃止泊宿壩下廿八日壬戌陰雨未定待渡申刻濟江雲物山水皆佳舟行金焦之間眞畫圖也晚入京口閘與姜幼章正郎聯宿姜名綱金華人南歸廿九日癸

亥晴泊京口驛前眂桅劉太守名可來訪與之借舟楊尚寶承家名紹芳遼翁子也入舟中少敘徐二守萬璧至于國子門生也過幼章舟遂解維夜抵丹陽宿六月朔甲子晴早發有風甚涼不類伏暑二家人來迎至午後過常州太守張君大輪來訪坐談江上之冦甚有區畫別去遂解維夜宿橫林二日乙丑晴早發辰過無錫知縣鄧士曾名繼曾來訪士曾前吏科都給事中謫官於此舊知也酉過滸墅鈔關康主事河來訪河康修撰德涵從弟爲問起居夜抵閶門宿三日丙寅陰傅主事夢弼來訪以監兌至王郎中

玄成大化來訪以監兌至巡按御史魏君伯深有本來訪小坐遂解維韓希仁攜三子盡臣鼎臣俞臣來迎敘見移舟過婁門以待後舟文學王槐攜畫至舟中閱數軸別遂宿瞿塘舟至四日丁卯晴發午過崑山典史出候夜抵太倉宿西門五日戊辰晴昧過南門舟行南岸州官陳璜放舟來候時周君延以給事中言事謫判於此入舟談敘別去發舟午後過嘉定陳知縣亶入舟談敘同年陳大理宗獻弟也隨路有親故迎逆者續續不勝出矣夜過南翔石橋礙舟甚費推挽夜宿江橋六日己巳晴由吳淞江行弟輩并

數親知從外江逆余不可追者午後抵家連日親友相慰藉滿堂越三日辛未始得東渡過家祠并謁諸墓矣是行也自發舟凡六十有二日

南遷日記終　　儼山外集卷九

南遷日記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陸深撰嘉靖中深以祭酒侍經筵因爭閣臣改竄講章謫延平府同知是編紀其南行道路所經以舟中日讀漢書故評史之語亦雜載其間

使西日記二卷

〔明〕都穆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使西日記二卷》提要

使西日記序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毗陵邵寶撰

使西日記記使事也正德癸酉今致政大僕少卿姑蘇都君玄敬以禮部郎中奉　冊封之命西使　慶藩自京師至寧夏而復歷三時行數千里日記於是乎書比致政歸都水郎中謝君邦應方視水東吳見而梓之夫使之重於君子尚矣孔子論使嘗有取於專對不辱當是時列國交聘抗禮執言各愛其情故使之難如此今天下一國四方無虞其在海外亦惟　一人是尊敬承惟謹茍無忒儀越度於使稱矣凡昔之所謂難者今於何有而君子猶是之重重　命也抑致　命之外有交際焉有臨觀焉有賦詠焉有聽采焉有考閱焉有感且平焉交際可以觀義臨觀可以觀趣賦詠可以觀才聽采可以觀識考閱可以觀學感且平可以觀情數者具而章則於天下何往非宜而獨使哉即使焉而當其

難亦何不可之有是故君子重使不惟其事惟其人不惟古人今之人皆然吾於君斯記也重嘉之君好古博物蔚然文儒使乎未足以盡君君平生所著亦不止是別有傳者玆不著

使西日記卷上

姑蘇都　穆

正德八年四月丁巳穆以禮部郎中與崇信伯費公被　命冊封慶府壽陽王妃費公爲正使穆爲副使二十七日　陛辭晚出正陽門寓崇眞道院時河南大參臧君瑞周以督餉至懷慶推官潘君希召以行取至偶爾同集臧君開宴歡飲盡醉

二十八日正陽門西南行四十里至盧溝河其氷即古之桑乾上有橋長六十丈相傳金明昌初建橋之北有元太保劉秉忠墓三十里至良鄉縣其東門有岡隆然而起名遼石岡上有浮圖土人云金舊物也

二十九日發良鄉三十八里甜瑠璃寺瑠璃本名劉李遼乾統中石幢猶存其文可考後之人譌爲瑠璃云二里渡瑠璃河即古之聖水上有橋新建二十里至鋪旁公宇倦甚假寐十里至涿州

五月一日發涿州南行十五里至樓桑村相傳村中舊有桑高五丈許如車蓋然人異之因名其村曰樓桑今已不存八十歲老人言小時猶及見其根也村即漢昭烈故居其廟祀則始於隋後之人併祀關羽張飛名三義廟著於祀典正德辛未重建　詔賜其額曰三義宮製極宏麗中有唐乾寧四年碑午宮之主人宋高士出酒相款言後殿昭烈像元劉總管所塑每歲三月廿三日爲昭烈生辰鄉人拜謁致奠者甚衆出宮西南三十里至定興縣

二日發定興十里至白溝河乃宋與遼分界之處六十里至安肅縣

三日發安肅十五里渡曹河三十五里至保定府訪張鳳舉太守鳳舉維揚人予鄉舉同年也時以疾不蒞事留小飲予與鳳舉契闊數年不覺霑醉午後微雨雨止過大宗伯傅公家

四日發保定四十五里甜涇陽廢驛四十五里至慶都縣入察院聞東北有堯母祠亟謁之祠隘甚中爲塑像無守之者後有丘逼於城高與之齊相傳即堯母葬處俗謂之堯母臺祠舊在臺上景泰七年知縣事唐復始遷臺下歐陽公集古録據後漢堯母碑以爲與堯同葬濟陰城陽城陽即山東之莒州隸青州府今府治西北有堯山山上有祠而堯陵乃在東平州東北三十里元學士郝伯常堯帝廟碑云伊祁山堯母所居葬於慶都曰慶都陵又曰慶都堯母之名也今中山永平之西水出伊祁口越蒲陰爲祁水而州曰祁永平之南有故城曰堯城故有廟有碑言堯生於此永平之東有縣曰慶都而無山永平之西有縣曰唐有碑言初封唐縣其故國也有水出於常山之西北曰唐水東合於祁水以是徵之蓋堯生於此始受封焉其母殂落葬之此及其爲帝則都平陽也伯常大儒其考

訂必精則此地眞堯母所葬無疑矣一統志亦云堯母墓在慶都

五日發慶都六十里至定州入州學謁韓魏公祠蓋公嘗帥定故祀之祠之碑有王巎叟記及公遺事并尚書省劄學有東坡先生雪浪石黑質白章盛以石盆盆爲芙蓉之形其唇有東坡銘今半已剥落盆北碑刻雪浪齋三大字學又有東坡書杜牧之詩松醪賦及元李雪菴大字石刻午憩察院作詩一絶書壁上五十里至新樂縣金知縣公綬以鄉曲故携蒲酒酌予夜深始別

六日發新樂九十里至眞定府李太守蘊玉予進士同年聞予至出迓時都憲林公粹夫以巡撫寓其地往謁之既而林公來顧遂入府謁李同年具酒請遊龍興寺寺在府治東二里舊名龍藏有隋開皇六年碑其佛殿規制與今絶異僧云此唐物也寺又有閣九楹五層崇一百三十尺宋開寶四年建中有銅

觀音像崇七十有三尺予與李君登閣其二層西壁有宋人畫太祖出師之像僧言宋祖仕後周時嘗駐兵寺中也寺又有古井泉甚甘潔在五季時嘗出光怪淘之獲銅甚多觀音像井中銅所鑄也

七日發眞定五里渡滹沱河其水自鴈門來經靈壽縣至直沽入於海時大旱水才沒脛舟人云水大時濤浪頗惡未易渡也六十里至欒城縣其地本春秋時晋欒武子封邑縣西三里有欒武臺遺址猶在不及登

八日發欒城四十里至趙州州衙南門壘石爲之即古之望漢臺蓋取純絜此以望光武之至有望漢臺三字石刻猶在門上州南五里度石橋橋跨洨河人言唐僊人張果嘗乘驢過此驢失足今足尾之跡宛然石上前石有窪然若帽形者果仆地時帽落處也唐書方伎傳載果事甚異此固不足怪也四十五里道左卧碑剔土視之乃元至治二年重修

漢光武廟記廟今廢但存柱礎礎旁有石人
二皆中斷十五里至栢鄉縣
九日發栢鄉三十三里渡尹村河二十八里
至內丘縣縣學訓導池鱗來謁言嘗修縣志
予問縣中古跡池言郭巨故居在縣東金隄
村有石塔二名郭巨塔馮唐故居在縣西南
十五里名馮唐村又言鵲山在縣西六十里
上有扁鵲祠每歲三月一日鄉民祈禱來集
者數千萬人三日乃已縣官收其施金爲修

祠之費又言元史臣王鶚有重修鵲山廟碑
謂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扁鵲告以秦繆公
事簡子病愈即中丘之蓬山賜地四萬畝時
往來其間漢唐以來像而祀之五季碑刻已
有王稱未知封自何代宋嘉祐初神宗不豫
遣使詣廟求醫使未至而瘳降璽書賜號神
應離內丘十五里西望林木欝然輿夫言其
中居民數十家即所謂馮唐村也四十里有
泉湧出橋下聲如轟雷名達河泉于行旬日

困於塵土得此不覺灑然五里至順德府太
守韓君[illegible]出迓
十日早訪韓君府東有三賢祠謁之三賢者
春秋義士豫讓唐丞相魏徵宋璟此地相傳
即趙襄子之故宮三十五里至沙河縣
十一日發沙河三十二里渡洺河二十七里
道旁有呂翁祠相傳唐開元中盧生遇道士
呂翁所謂黃粱夢者即其地祠久廢正統五
年重建中塑呂洞賓像其前殿之像爲鍾離

先生後室有盧生睡像蓋後之人誤以呂翁
爲洞賓洞賓唐海州刺史讓之子開元時尚
未生此之呂翁當別是一人予嘗見唐沈既
濟有枕中記叙其事甚詳惜不刻於此二十
里至邯鄲縣城外東行半里登趙武靈王叢
臺其址舊崇幾二十尋辛未冬劇賊經此亂
矢射城中縣官去其崇之半今猶屹然如山
十二日發邯鄲西南十五里至趙簡子墓其
四周皆土堤崇可丈餘周二十里土人呼趙

王城城舊有四門從東門入里許登平岡號曰陵臺即簡子葬處出東門十五里始得大道則已越河南磁州界十里盖邯鄲至是三十里矣十里過臺城闕至車騎關小憇巡司三十里至磁州知州事董君懌出迓董君予同鄉人過之留飲

十三日發磁州其南門有曹操疑冢七十二處大小碁布凡二十里至講武城而止講武城者亦操所築練兵之處遺址宛然其下爲

漳河渡河六十里將至彰德府太守趙君一清偕其同僚及縣官出迓城之外有橋跨安陽河近爲山水所衝渡河至府城分巡僉憲何君[illegible]來會迫暮訪何君於分司入尉遲迥祠迥仕後周爲相州總管與楊堅將韋孝寛戰死故州人祀之祠之碑唐顔魯公譔蔡有鄰八分書二絶也

十四日發彰德西南三十五里西望有丘隆然即古之羑里紂囚文王處也迂路登之其上有文王祠中爲塑像東西壁有宋人題名及元學士王盤詩石刻羑里土人謂之羑里城舊嘗讀郝陵川集見有羑里廟碑謂地復之餘猶峻絶屹然以其隘小而逼土實其中幾與堞平即今之土丘是也十里至湯陰縣過司空李公第訪其子不值盖予司空舊屬也

十五日謁岳武穆祠盖武穆爲湯陰人正統間吾鄉武功伯徐公嘗以御史巡視其地請

於　朝祀之徐公有碑立祠中縣西半里謁嵇侍中祠侍中晉永興中從惠帝北征遇成都王穎兵敗以身捍帝遇害遂葬於此祠有韓魏公碑剥裂不可讀祠之後高丘即侍中墓也西南行野田中三里出大道五十五里入衛輝府淇縣界西望太行山甚邇山綿亘數千里峯巒巖谷雖異其名然總呼曰太行其在衛輝者凡二百里爲中州巨鎮十里道側有碑乃成化中建衛武公祠記祠在縣西

二十五里所謂淇園者即其地一里有碑仆地刻衛武公淇澳竹六大字有石梁眷與土平人行其上云即淇水所流之處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是也十五里至淇縣

十六日發淇縣西南三里渡斮脛河水不甚深廣昔紂斮朝涉之脛於此故名二十七里道旁古祠俗呼爲張相公廟入門讀元人碑謂漢博望侯張騫葬地道士出元郡人王文定公集上有廟記則以爲魏典農高府君所

葬因其地有博望山故後之人誤以爲騫也西南五里又折而西五里至殷太師比干祠祠有方石刻殷比干墓四字字徑八寸其墓字已剥似篆非篆元吾丘子行精於篆籀嘗定爲漢人之筆見其所著學古編然人鮮有知者祠又有武王封比干銅盤銘元延祐中重刻又有唐碑二宋碑一祠之後即比干墓高可三丈廣五畝道士言昔有古木不存者數十年矣南行十里至衛輝兵備劉僉憲濟

民予同年進士携酒酌予驛中已而劉太守[illegible]亦來會五十里至新鄉縣

十七日發新鄉西南五十里至獲嘉縣午憇察院其旁爲按察分司司之後有梳粧臺故址人言昔紂嘗巡幸築行宮於此臺即妲己梳粧之所予弗信取縣志閱之果載其說五十里至修武縣

十八日發修武西南五十里至武陟縣二十里經二仙祠祠有宋人及金元人碑言二仙

爲壷關岳相之女師紫團隱者得仙唐宋皆有封號其地武陟之中李村也十里至清化鎮鎮屬河内縣居民千餘家有文宣王廟謁之廟碑元學士閻文康公譔　國朝正統中增四配十哲塑像蓋義塾也三十里渡丹河近河多田園民皆引水灌漑爲利甚博懷慶太守趙同年鳴教出迓五里渡沁河橋河之上有川月亭府官新建以息使客五里至覃懷驛鳴教携酒來酌一更別去

十九日鳴教復携酒來晚陪予至沁河北岸謁漢孝子郭巨墓墓上有祠中爲塑像一尺僧守之考之巨林縣人内丘有其故宅不知何緣葬此

二十日發懷慶西南五十里至孟縣參政劉君用彰以分守寓玆地聞予至來顧兼惠書扇頃之御史陸君鎮鄉以巡按至陸君予鄉人且舊同僚亦來顧晚訪劉大參既而訪巡按君留飲察院

二十一日孟縣南門謁潘安仁祠盖安仁嘗爲河陽令今之孟縣古河陽也西行十里登紫金山黄河横亘其前殊爲勝絶相傳唐太宗嘗獵於此山有寺創於唐垂拱中見石幢上字刻五里謁韓文公墓舊有皇甫持正碑今巳不存墓高一丈周可十丈前有室三楹爲有司享祀之所二十里渡黄河河廣可二里值無風水平如掌抵岸則孟津縣也縣東一里有觀兵臺昔武王伐紂觀兵於此其遺址半淪於河四里經叩馬村夷齊諫武王伐紂即其地後人嘗爲立祠久廢今重建

二十二日雨留孟津王巨臣縣令以新搨漢光武廟碑來觀盖光武墓在縣西三十里碑爲宋開寶六年行右補闕蘇德祥譔行太僕寺丞孫崇望書歷五百有餘歲完好如初刻者

二十三日發孟津西行三十里登北邙山山跨偃師鞏孟津三縣綿亘餘四百里其顚甚

夷爲土人耕種東漢諸帝及唐宋名臣多葬於此晋張協賦云墳壠㠑疊棊布星羅可謂能道其實然碑刻無一存者後之人不能考也二十里下山十五里過瀍橋瀍水經其下河南之水舊有名者曰伊洛瀍澗書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即此五里至河南府貳守黎君廷表予南都舊僚也携酒酌予驛中入昏乃去

二十四日出河南西關三里謁二程先生祠

中爲牌位兩廡列程氏門人廷表偕太守何君道亨置酒於此飲散觀五鳳樓舊址二里經洛陽故城昔周公所營東漢西晉後魏咸都於此其址猶在三里道左有碑巍然曰大元齊王墓二里度石梁澗水經其下十五里至孝水土人稱王祥水謂卽其剖冰求鯉處然已涸第存水之名耳土岡上有石刻大字曰晉太保孝王祥之碑其陰刻元人詩文不暇讀十五里慈磁澗二十五里土山之下有

碑其刻曰秦相甘羅廟故址土人指碑後山上卽其地且云羅之墓亦在於是棘鉤衣不可登三里澗水之南疊石屹然臨水者人曰此太公釣臺也太公聞其釣渭恐未嘗至此渡澗水經函谷關故址蓋函谷本在靈寶縣南十里漢武帝時嘗移於此已而至新安縣

二十五日發新安西行二十里遊王喬洞其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不特一石爲然衆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一木復産枝葉予見之始而驚終乃大駭以爲穹壤間之所未有使人爲予言予安能信今試以語人若舍予亦未必不以爲妄碑言昔神仙大丹之成土木皆化爲石此說似爲得之但不可與俗人道耳八里經青龍山山有佛廬澗水環流其下極可觀二十里微雨憇義昌驛其地昔三老董公遮說漢高帝之所雨霽四十里至澠池縣雨復作

二十六日發澠池西行一里登會盟臺昔秦昭王與趙惠王會盟於此臺半已傾圮其前隔水一里有碑刻會盟臺三大字五十里上金銀山人云舊嘗産金銀故名山多亂石肩輿頗費推挽二十里下山至硤石驛作詩一律書驛中

二十七日硤石山行五里謁老子祠西行五十二里道側有碑大書曰魏野草堂蓋野嘗隱居於此三里至硤州殷僉憲文濟時寓其

地聞予至來顧同午食晩與文濟同出觀熊樓下二鐵人頗知州如環陪行言州志載鐵人銘其序云鐵金屬土其母水其子也後之人慮河之奔決潰溢也乃欽其母鑄爲人形俾水得金而不横土得金而益壯水火成質子母相顧無奔決潰溢之患也既而謁召公祠陝爲公分治之地州人祀之宜矣出西門三里登雞足山山據黄河之上中有河上公祠覧眺清絶頗知州送酒鄉貢士楊昭亦携酒至與文濟同酌河濱

二十八日文濟送予出陝州西門觀蝦蟆泉文公有詩見集中其上有龍王祠頗知州言每旱歳於此禱雨有大蝦蟆浮水面則雨隨至別文濟六十里至靈寶縣謁關龍逢祠遂訪許廷綸同年出靈寶西門二里渡弘農澗十里有碑曰夏直臣關龍逢之墓墓去碑可一里四十三里道旁碑上刻黄帝鑄鼎原五大字土人指土山上云即黄帝鑄鼎處五里至閿鄉縣

二十九日發閿鄉西行三十里潼關兵備憲副張同年汝誠遣人并鼓樂來三十里至潼關關據險隘一夫可守也張君出迓同入玉皇觀訪聶憲副廷龍午張君張燕城西門樓陪燕者聶君既而移酌黄河之上打魚鱠射盡歡而散

使西日記卷上

使西日記卷下

姑蘇都　穆

六月一日聶張二君携酒送予出潼關西五里飲蓮池上遂别二里土阜周匝若城遺址人云此關羽養瘡城也三里謁漢太尉楊震墓其左右竝列凡六墓歐陽公集古録謂楊氏世葬閿鄉墓側皆有碑今其存者四乃太尉沛相高陽繁陽令也予按太尉即震沛相不知其名高陽令震之孫名著繁陽令震長

子富波相牧之子其名不傳則沛相高陽繁陽固皆葬此令四碑已亡墓前唯一新碑刻太尉傳其三墓則無可攷嘗記舊閱蔡中郎集見其中有司空楊秉臨晋侯楊賜二碑然皆不書葬地此三墓者豈即牧與秉賜輩邪二十五里入西嶽廟廟極壯麗其前土臺之上有樓凡一百七十楹其中樓特高大正與嶽對廟中古木森列唐栢五株恠甚其一大者四人圍之碑有唐明皇御製文其崇五丈字徑八寸經黄巢之火今存惟十數字廟又有漢郭香隷字碑及六朝唐宋人碑甚多昔之人聚其小者壘之若雙闕然道士呼爲石闕五里至華陰縣

二日發華陰西行十一里迂路至班家莊謁漢定遠侯班超墓墓已爲民居在短垣之内此亦可見陜人質直無拘忌也離班莊出大道二十四里折而南登鳳居山山一名鳳骨其麓有永慶禪院老僧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

龍至此龍墮地化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至今院中猶飲龍泉赤泉唯灌地而已僧又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於山巔壘磚爲塔覆之山因以名景泰癸酉鄉之人因築城逼於州官盡取塔磚以去而石函始露其僧小年猶及見之石上刻字云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十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龍之畏

風昔所未聞斯亦異矣二十四里至華州東
關謁汾陽王祠一里至州治出州西門謁鄭
桓公墓桓公名友聞周宣王庶弟也既而謁
寇萊公祠蓋汾陽萊公皆華人今皆著祀典
四十餘里道旁一碑穹然乃唐兵部尚書王
忠嗣墓十八里至渭南縣
三日發渭南西行七十里至臨潼縣驪山在
目出縣南半里即抵其麓浴於溫泉泉人呼
爲官池上有室三楹扃鑰甚嚴蓋非貴人不

得浴此其四周甃石如玉環狀中一小石上
鑿七竅泉由是出室之內有古今石刻近知
縣事者聚之壘於門外儼若屛障溫泉之左
有泉曰混池以浴小民東行即華清宮故址
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視其款乃華清物
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惜多剥落左刻
金尚元龍草字南上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即
溫泉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
熟柿投其中經宿食之不溢其左爲玉女洗

頭池沐髮者多去瘡[illegible]山之半平坡朝元閣
舊建於此山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
當時林木花卉之盛類錦繡然故名又上爲
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於朝元
閣南玄宗於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
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殆當時
人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爲老
母殿老母即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巔
舊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

來諸侯之處下山東行八里折而南二里至
秦始皇陵自其南登之二丘並峙人曰此南
門也右門石樞猶露土中陵高可四丈昔項
羽黃巢皆嘗發之其地老人云始皇葬山之
中此特其虛塚老人之言當必有所授也
四日發臨潼西行二十里謁唐段太尉秀實
祠二里有斷碑覆草間人云碑後五里即太
尉墓也十里至灞橋橋爲昔人送別之所又
呼爲銷魂橋以迎新送舊至此黯然也二十

里甜罔極寺寺有宋千枝栢二其枝自根叢
生婆娑可愛又有一古栢三人圍之亦宋物
逼暝至西安府同年沈憲副仁父朱憲副升
之舊僚田主事有年皆來䜩有年獨留小酌
五日早朝　秦王賜宴都憲趙公克正三司
諸君及太守陸績來䜩午與有年出城南門
遊慈恩寺寺唐高宗爲文德皇后建中有鴈
塔七成倣西域窣堵波制其崇凡三百尺唐
進士登科者槩題名於塔予早年猶及見題

名石本今塔中石已不存所存唯褚河南書
三藏聖教序及高宗述聖記二碑予題名塔
下出慈恩南行芙曲江池則已爲民田詢之
地人僅彷彿其處耳
六日都憲公治具延予遊唐興慶廢宮出城
東門一里即其地蓋唐之南内也宮故址隆
然而高四周皆古栢壽藤其右稍上爲沈香
亭又上爲貴妃梳粧樓與興慶柱礎宛然俱
存又有景龍池其水已涸犂而爲田陪飲者

沈憲副也入城憲副邀都憲公及予復飲西
安府學徧觀歷代碑刻
七日別都憲公及三司諸君午後行值雨甜
城隍廟長安咸寧兩縣令來兼饋酒果田有
年聞予坐雨携酒至遂同夜酌
八日發西安西行五里登漢未央宮故址五
里經楊家城即漢之長安城也隋遷都龍首
川此城遂廢又俗呼曰楊廣城蓋煬帝弑父
亡國民斥其名宜也四十里至咸陽縣正使

崇信公聞予至出迓就酌于察院午後縣丞
弁學之訓導隨予出城南門十五里至畢原
謁周成王陵北行三里謁文王陵武王陵在
其後折而東北三里謁周公墓又南四里謁
康王陵其東半里謁漢昭帝陵按三禮圖云
文王之葬居中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
右康王恭王以下子孫夾處而葬以今觀之
殊爲不然三代之禮至周大備而其葬若此
三禮圖之說又不知何據不可曉也

九日發咸陽東北十二里謁漢元帝陵西行半里經漢王氏五侯墓十七里謁蕭相國祠祠半傾圮其中塑像亦已剥落四十里至醴泉縣縣官送六駿圖石本（石今在縣中）六駿者唐太宗平宋金剛劉闥竇建德薛仁果時所乘馬也每馬太宗自爲之賛歐陽詢書唐史稱劉黑闥薛仁杲與此不同當以石本爲是四十里至乾州訪正使崇信公於祭院夜酌

十日發乾州西北十里至梁山（孟子云太王去邠踰梁山即此）謁唐高宗陵陵前石人馬各二一石人已沒土中過此二丘隆然人曰此南門舊址入門石表二飛龍馬二方石上刻爲畢方之形者二石馬十石人二十石碑二其左無字後人多刻名於上其右墮地碎爲數段不可讀又入門乃陶甓所甃其半已傾左右石人爲回紇狀者六十有四然多無首其上即高宗陵武氏與之合葬陵右下其土中斷深入陵中人曰此黃巢掘墓溝也唐逸史載武氏墓

爲巢所發賊見其顔貌如生競汗之觀此其信然邪七十里至永壽縣

十一日發永壽西北七十里至邠州出城南門山上有太王城遺址俗呼太王山北行半里與州士四人謁姜嫄祠其旁有唐高郢碑後左偏原上有履迹坪即姜嫄履巨人迹所在坪下石洞出泉清甚名錦谷泉諸士酌予予題名石上

十二日知邠州事齊君請爲石龍渦之遊早食與鄉貢士兩劉君出州西門齊君已候道左四里渡涇河河廣可十丈深三尺從者皆攝衣涉之昔漢武帝祀甘泉至涇橋有女子浴於水乳長七尺侍中張寛曰天星主祭祀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即此水也五里由小谷入山盤旋以上石壁千尺殊形詭狀而懸溜點滴霑人衣袂緣崖行路僅容足數百步至五龍神祠中有元延祐三年禱雨有感碑所謂石龍渦者在山之巔以其斗峻人鮮能

至間有至者言渦乃一大坎中刻石爲龍形
然不知埋自何時予嘗讀孟東野集見其中
有石龍渦詩則所從來遠矣延祐碑謂禱雨
以器取渦水置城隍祠中雷即殷殷起於座
隅已而大雨雱沛齋君之禱唯焚香瞻禮忽
坎中出雲瀰漫山谷而雨隨至可謂靈矣共
飲祠下予命除瓦礫得一石刻乃金崇慶二
年靜難軍節度判官張瑋詩二絶其石龍渦
云深谷團欒渾似塚飛泉滴瀝不干雲此間

正是神龍宅莫惜甘膏爲我分州志蓋未嘗
載四人者皆大喜以爲斯遊之不徒然也齋
君名寧兩劉君一曰澄一曰儒道

十三日侵晨謁范文正公祠公予之鄉先生
在宋嘗知邠有善政故州人祀之離州西北
行復渡涇河七十三里至寧州政平驛

十四日政平西北七十里至寧州晚出南門
登南山閱金沙泉味甚甘潔縣官隨予行供
小酒爲飲數杯

十五日發寧州西行二里謁狄梁公祠祠建
於唐垂拱中中有公德政碑蓋公嘗刺寧撫
和戎落得其歡心故州人立碑頌之後遷豫
州道寧流民相與哭碑下三日乃去祠又有
宋范文正公碑西北七十八里至合水縣華
池驛

十六日華池西北五十里將至慶陽府張太
守祐之率其同僚及慶陽衛官出迓祐之予
進士同年也已而兵備憲副張君亦出迓遂

偕之入慶陽城祐之留午食午後游擊將軍
張君公武來請觀鵝池池在府治之東然不
知鑿於何時宋慶曆七年經畧安撫使兼知
慶州吳興施昌言重浚昌言有題名刻於石
池之上舊有臨川閣宋蔣之奇有詩今廢遂
與公武出城西門山行七里謁傅介子墓其
前石羊虎并石人猶在第其塚已夷近公武
始得其處予爲大書碑石云漢義陽侯傅介
子之墓公武云將刻之樹於大道蓋介子本

慶陽人使後人復知有介于墓者公武之功
也公武仍携酒飲于墓上陪飲爲貢士魏閑
之楊守約晚過王衍之家拜其母夫人
十七日別張同年遂過韓亞卿宅張憲副置
酒城北門樓上張同年與府僚復酌于於北
寺六十里至靈祐驛
十八日靈祐西北二十里經馬嶺城此即古
之馬嶺縣宋廢而城獨存四十里經曲子城
城永樂初征西將軍何福所築四十五里經
木鉢遞運所四十里將至環縣守備紀都閫
出迓五里至縣晚訪正使崇信公留飲夜大
雨
十九日早訪紀都閫已而崇信公來早食雨
復作午晴謁宋种世衡祠蓋世衡以環慶經
畧安撫使徙知環州有惠愛及卒環人祀之
宣和中詔賜祠額曰威靖
二十日發環縣與崇信偕行時雨過山水大
發値險者屢三十里紀都閫携酒追餞三十

里至清平驛自此驛遞官皆千百戶或總小
旗充之蓋離環縣即無居民舉目一望唯荒
煙沙草而已
二十一日五更清平西北行六十里經山城
驛九十里至萌城驛自此入寧夏地
二十二日萌城西北行三十里經王皇廟五
十里觀小鹽池池周二十里其中惟土而頗
濕潤類江南之稻畦每雨過日出則土面皆
鹽池之旁多鹽井水儲其中或天旱取井水
沃土乆之亦皆成鹽其爲利最博慶陽通判
一員董之胡人多出没於此
二十三日鹽池西北行六十里至石溝驛七
十里至大沙井驛
二十四日沙井西北行四十里至靈州自離
環縣地無水樹至此始見廖都閫出城遠迓
州舊有知州弘治中革設守禦千戶代之
二十五日早渡黃河登岸百里將至寧夏城
鎮守太監張公巡撫都憲馮公及總兵官魏

公皆來接　節冊置龍亭鼓樂前導入接官亭　慶府諸王將軍儀賓皆至行一拜三叩頭禮仍以鼓樂迎　節冊入城崇信留皇華館予留察院鎮巡諸公皆來顧夜同年吳長史仁卿以　王命携酒來酌謂之消夜自後每夜皆然

二十六日早朝　慶王及　壽陽王皆賜宴宴畢謁鎮巡諸公及來顧者

二十七日都憲馮公來顧衛學官暨諸生皆來見

二十八日早　壽陽王府行　冊封禮　王設燕午太監張公招飲

二十九日出城東門賀蘭山在目蒼翠異常可愛蓋山去寧夏二舍巍然盤踞凡數百里爲昔趙元昊所居寧夏倚以爲固殆天設以限華夷今爲胡人巢穴非復中國之有矣一里遊　慶府麗景園其中亭館十數大池可以汎舟張樂飲酒暮始入城

三十日都憲馮公總兵官魏公招飲午後與崇信出城南門二里遊　慶府樂遊園及南園仍飲

七月一日早辭　慶王設燕已而辭　壽陽王復燕午副總兵趙君文監鎗少監董君忠皆招飲趙君平涼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舊嘗與張同知者遊山見山中二鶴玄色高七八尺首大如瓜視常鶴不止加倍飛鳴下上趙武臣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止遂飛

入洞中歸以語其祖祖驚曰此千歲禽也汝何幸見之又言山中有王道人者河南人年一百四十歲鬓白返黑齒落復生趙飲以酒至二百巨杯不醉從容問曰汝後亦死乎荅曰我安得死第恐被人殺耳近果爲盜所害斫其首去

二日偏辭鎮巡諸公及來顧者晚吳長史同年携酒來酌

三日與崇信持　節起程　二王皆送出郊

使西日記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録已著録穆於正德八年奉使册封慶藩壽陽王妃自京師至寧夏因記其道路所經江南通志稱其奉使秦中訪其靈勝形勢故宫遺壤作西使記即此書也於碑碣古蹟載之頗詳然大抵多據見聞罕所考證時雜齊東之語如趙州石橋稱張果騎驢處獲嘉故地稱妲己梳粧臺皆可笑噱惟辨黄粱夢事爲誤傳吕洞賓頗爲典核所記石龍渦金崇慶二年静難軍節度判官張瑋詩亦爲志金石者所未及云

東觀錄一卷

〔明〕舒芬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刻梓溪文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觀錄一卷》提要

梓溪文鈔內集之四

明舒　芬國裳甫著　孫　琛伯獻甫　瑮季琰甫　輯

曾孫在章無文甫錄

後學　臨川吳撝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較

東觀錄

東觀錄序

闕里者聖賢之聚也吾東來求聖人之遺化而覩風焉則周徑相距一舍無釋氏老子之宮也其民則老老幼幼而孝弟忠信之相率境內猶一家也其士則循循然于禮度不少忘敬恭也至於發言論事則侃侃然是非明白無所回護亦若依先民薄古昔睥睨世態習雍容謹厚者不足與有爲蓋幾於嘐嘐然矣則不可謂無聖人親炙以栽之也其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

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此哉之之其實未亡也若曰君子胡不慥慥爾而嘐嘐為邪苟由是而戒慎恐懼以修之則雖聖人之而命也謂七十子之歎有所遭豈其然邪吾於是可謂得所觀之大者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形勝圖所貌夫子宮牆圖所行釋菜禮儀所行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為一帙名之曰東觀錄序而藏之以志得大觀之幸也

嘉靖癸未閏月晦日巳巳進賢舒芬書

謁闕里記

嘉靖二年閏月芬舟抵濟寧問道謁闕里得九川呂君為主伍宋泉適以部事至偕行甲子發濟寧東趍昌平驛六十里又東趍四十里乃至是夕薄公館沐浴明日早具菜果攜麻姑泉入廟修釋菜禮九川曰此禮廢久矣禮畢入寢殿拜鄆國夫人入右殿拜啓聖王出觀杏壇壇在正殿前有新杏有亭出大成門觀手植檜孤幹古色若虬旋起未巳出奎文閣至大中門又至儀門見兩墀柏陰鹿數十皆黃色乳而馴郄登奎文望之北南東皆山環抱若人冠冕御玉執圭秉笏端拱正揖逡巡於三十里外正南為綱山其外為凫山山之麓為伏羲畫卦所東南為防山其外為尼山尼山之南為黃山又其外為顏母山為嶧山為三峰山〔赤名市郁山〕蓋二百里而遙正東為東山其外為九龍山又其外為鳳皇山為陪尾為蒙山山之南為夾谷蓋三百里而近

東北爲馬鞍山山之夕陽爲夫子刪述所其
外爲臨樂山爲昌平山又其外爲龜山蓋二
百里而近正北爲九峰山其外爲皃山爲杏
山又其外爲梁父爲云云爲亭亭爲介丘爲
徂徠至所樂嶬爲泰山望之煙雲縹緲蓋百
里而遙其西則廓然惟淺壠平阜依稀環抱
若宮牆若城郭周遭數十界水曲曲可辨其
内爲沂爲洙爲泗其外爲漕爲洸又其外爲
汶爲濟大抵皆西南流會于今之濟河乃折

而東徑徐以入于淮也然沂水出于尼山徑
闕里之南西流滙于逵泉溢于雩水行七十
里入于泗非東出于岱麓之沂山至于下邳
行六百里之沂也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
孔林入于泗非出于兗城北之洙也泗水出
陪尾山西流徑闕里之北百里强折而南會
于沂入于濟非東出乘氏南東流至睢陵行
千餘里入淮之泗也汶水有仙臺原山寨村
三源皆西流合于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

合徂徠源之小汶河乃注于洸而南入于濟
惟良泉則仰出于黄山北流徑東峙楂峰之
外以入于泗前矣九川曰凡山皆發于崑崙
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環
北南東三面而沂汶洙泗又皆西逝蓋逆矣
芬曰地勢東南傾而水流焉氣漸盡也中原
地氣此其障與夫黄河排積石入中國衝潰
突決其患不啻獫狁金元非岱嶽諸山東奠
之則青徐之境與碣石俱淪矣兹土山水俱

逆實啓中國元氣之運故岱於五嶽得稱宗
焉而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以
絡斯文皆于兹土亦萬古人心之障也九川
曰闕里當奎分漢書云奎婁之分楚與步天歌言角亢氐爲兗州之分
楚與今从漢書云衛文徙曹楚丘仍占東壁東壁衛分楚曹
楚丘曑地也然則斯文在兹真天地之交元氣之
會與聖公曰予今日始有聞矣遂下東岙詩
禮堂堂舊名延賓又入覲孔氏家廟廟前爲
舊金絲堂基即麋共王欲壞處九川曰事亦

神哉芬曰不然昔夫子厄於陳蔡大夫而弦歌不衰大夫乃感而去共王壞宅時孔氏子孫無如之何亦惟金石絲竹是修耳共王果亦感而止故君子貴自艾聖公寒泉皆躍然曰予於處憂患之道幾矣已乃訪聖公宅與修士相見禮公固謙廢之日午公留餉設酒樂具絲竹有琵琶瑟籧而琴簫鉄焉酒七行罷往拜顏廟于街之東北有樂亭于游儀門外有古井其陋巷在廟之街東南是行也聖

公不與旣而出城北四里所拜孔林至則聖公及博士聞禮先生亦集矣導自漸門入二百步餘爲夫子墓土封高丈餘芬升之林木深秀無禽鳥聲洙水漾於前綠凈可染其西南有子貢舊場時有爲除草築室者東南隧道左有駐蹕亭末入出饗殿前觀二石人四石獸甚奇古予二人摩挲久之聖公曰人則翁仲獸則或以前二爲角端然與芬曰獸則外二爲神羊獬豸內二爲駮馬人則魏明帝

鑄銅列於司馬門外者號翁仲恐墓前石人別有稱或者方相之類與上前門坐少頃九川復引至觀述所距孔林東北亦四里因元有書院九川增大之且易書院名爲洙泗講堂堂實據二水之勝而馬鞍山又列妥三峰如筆架于前果神秀哉堂後爲聖公別墅亦造焉因與之別而往拜周公廟于城之東北其地隆脊益足俯瞰比南東三面之奇也公之後有東野氏殊零落九川藏新其垣廟擇

一人典修除事爲月給米焉寒泉曰夫子集羣聖周公兼三王一也何後之殊哉芬曰周公在當時位稱其道自伯禽受封南面而食報又三十有四世其賢不愧乃位則僖公穆公四五人已而不肖以厲民者亦多也夫天豈其以聖賢之處授之昏庸暴虐淫邪之夫以深人禍哉故皋陶言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夫子六經裁成輔相之事也人孰能爲報哉惟天也旣曰天報之則隆名顯號雖假手工

人然絡不授之民若爲其後之慮也遠矣寒泉曰然則報亦嚴乎明日返于昌平九川曰大遊大觀不記不可時九川方欲圖闕里而未竟也芬因與區別其山水向背而成之并書此行所觀見者于左寒泉名徐禧爲吳人九川爲關中人名經芬姓舒氏世家江西梓溪之上聖公爲先聖六十二代孫聞韶云

禮儀

釋菜

往時大夫士謁闕里者行四拜平身禮而已此在各處文廟所行之禮也恐謁闕里亦然似簡矣芬幸得一覲宮牆與九川寒泉二君議行釋菜禮二君深以爲然然常時禮生殊若未習予因錄此篇以告諸生云

省牲

詣壇一日午後宰牲爲瘞毛血用盤盛貯待次日早埋瘞

牲謂兎也此雖舊品恐來者不能必致鮮兎則未免煩擾曲阜之有司於吾誠敬何在盖禮有從宜故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莫若隨其地物獻此一豆則束脩以上固吾夫子之所享也其菜果酒亦必自備以致吾誠敬

祭物

兎三隻　酒三瓶　棗四斤

栗四斤　菁菹一斤　香燭

陳設共用九卓

此舊數也芬謂旣名釋菜當以菜爲主用菁菹二豆棗一豆栗一豆無脩

釋菜陳設圖

爵　棗　燭

菁

先師位　爵三爵併行　香

兎醢今用菁菹

爵　燭

栗

四配每位同

東哲共一壇西哲共一壇一壇即一卓也

爵　棗　燭

十哲兩廡　爵　菁菹　香

爵　栗　燭

東廡共一壇西廡共一壇

儀註

祭之日先於殿廡陳設如儀酒尊盥洗之所陳設於陛之東丹墀執事者先就位各引贊分東西立訖通贊唱排班俟獻官分獻官各官俱齊立於拜位訖通贊唱班齊次唱闢戶未行禮之先禮生二人在殿內兩旁立待通贊唱闢戶即闢之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畢執爵者各執虛爵以俟引贊唱詣盥

洗所導獻官至盥洗所贊搢笏獻官盥手進巾訖贊出笏贊詣酒尊所導獻官至酒尊所贊司尊者揭冪酌酒執事者各以次執虛爵受酒在獻官前分兩行由中門入序于香案之側朝上立引贊導獻官從左門入贊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引贊導獻官至神位前贊跪獻官跪贊搢笏執爵者轉身西向跪進爵于獻官右獻官接爵贊獻爵獻

官獻爵執爵者跪獻爵于神位前贊出笏
獻官出笏贊俯伏興平身引贊贊詣兗國
復聖公神位前導獻官至神位前贊跪獻
官跪贊搢笏執爵者跪進爵于獻官右獻
官接訖贊獻爵獻官獻爵執爵者跪獻爵
于神位前贊出笏獻官出笏贊俯伏興平
身贊詣郕國宗聖公神位前儀同復聖公
訖贊詣沂國述聖公神位前此時通贊隨唱行分獻禮
註見下儀同前訖贊詣鄒國亞聖公神位前

儀同前此時分獻官於十哲兩廡一同行
禮訖贊復位各引贊導獻官分獻官依次
至原拜位訖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訖通贊唱闔户
其內二禮生卽闔之通贊唱禮畢
十哲兩廡分獻禮○此四處每處分獻官
一員各詣神位前總獻一爵其二爵俱先
斟待殿上引贊贊詣沂國述聖公神位前
通贊便唱行分獻禮引贊各請分獻官前

同贊詣盥手進巾訖贊出笏贊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冪酌酒執爵者在分獻官前行
各引至殿內廡內待正壇引贊贊詣鄒國
亞聖公神位前各引贊同贊詣東哲西哲
東廡西廡神位前贊跪分獻官跪贊搢笏
執爵者跪進爵于分獻官右分獻官接爵
贊獻爵分獻官獻爵執爵者跪獻爵于神
位前贊出笏分獻官出笏贊俯伏興平身
復位導分獻官至原拜位

芬按儀註有搢笏出笏則是用祭服乃
具笏也今此禮未見人行但初及第時
如
制於三月二十三日率諸進士詣
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彼時却是進士巾袍
得具笏亦未前期省牲也若謁闕里士
大夫多是便服乃紗帽圓領無用笏之
理矣竊意進士之選自隋唐始而吾夫
子贈

先師自隋始謚文宣王自唐始今進士巾袍
槐笏亦唐制也故我
朝因之以行此禮與但大夫士過闕里而謁
者或不及具此服而寒畯之士自遠方
秉誠而來謁者又本無此服安得具笏
也哉今惟當以紗帽圓領爲定式而未
仕者則用深衣幅巾贊唱去搢笏出笏
一節云
芬又按贊唱東哲神位前西哲神位前

哲字恐非所宜宜曰東楹西楹或曰東
序西序若所謂東廡西廡然可也但今
釋奠唱亦曰東哲西哲恐沿習日久必
議下
朝始克正之

士相見禮儀
故事謁闕里者拜
先師孔子畢乃拜
啓聖王已則遍觀宗廟之美始造衍聖公宅
唯升堂再拜而已芬茲與九川寒泉言當
行士相見禮蓋聖公聖明之胄所居所養
必異於人而此禮又實爲孔壁淹中所出
之聖作也若夫摯則可依時俗用帕二方
亦古人將幣遺意不敢拘拘於羔鴈雉腒

之餙矣因取儀禮錄出二三策將以告夫
凡來謁闕里者須相成以禮云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死雉夏用腒乾雉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某也賔自稱某子謂介也以命謂介言主人亦有意乎見之也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注云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字其意也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注云走猶往也賔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言不敢就家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

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注云走猶出也）聞吾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主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注云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摯於庭既拜送受則出矣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疏云凡門出則以西爲右東爲左入則以東爲右西爲左依賓西主東之位也）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

右相見

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於將命者（還賓之摯也）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疏云上言主人者據前爲主人而言此言主人者據賓在于家而言也）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

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復見

士相見受摯圖

堂上
庭
賓授摯
主人受摯
賓奉摯入
主人入
門
賓答再拜
主人再拜

右按受摯于庭不受之于堂注謂下人君此義難曉按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諸公之臣則受于堂又云賓私面于卿受幣于楹間及衆介面則受幣于中庭以此言之則受于堂爲重受于庭爲輕其義可知也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也注云終辭其摯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賢

右士見大夫

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禮辭一辭也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不親授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家私臣謂禮賓容之禮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注云受其摯而去之疏云以其嘗爲臣爲輕既不受其摯又相見無饗燕之禮故鄭云去之

右嘗爲臣者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注云上大夫卿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也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如之或曰麛孤之摯也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芬按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又按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修棗栗皆無有言孤執麛者或者之言恐不可據○芬又按鄭注云上大夫卿也若周禮六官則無上大夫有中下大夫而皆序於卿之下則上大夫爲卿是也

右大夫相見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注云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恭慤貌其爲恭士大夫一也○芬云下謂堂下也○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注云容謂趨翔○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注云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答之庶人之摯鶩○疏

云君於士不答拜此以新升爲士故答拜聘禮問勞云答士拜者亦以新使反故拜之

右士大夫見君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注云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

右先生異爵者見

附錄

曲禮曰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此與士見大夫章禮不同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此與嘗爲臣者見章禮不同蓋雖答一拜而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太簡矣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此與先生異爵者見章意相表裏君於士不答拜也此與士大夫庶人見君章禮不同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此與上文大夫拜其辱意同男女相答拜也

問答

入孔子家廟問聖公曰金絲堂安在公對曰堂舊在家廟前聖祖所居正在此今移於西啟聖殿前矣予曰人方欲訪古蹟之湮沒者而表之此峯何也當時修闕里爲用俗吏董其事邪九川曰圖先上俗吏不得專也

至詩禮堂聖公曰舊名延賓爲真宗也西涯李先生至改今名予顧二人曰可乎二人曰以天子爲賓正見吾道之重况真宗又破歷代俗格展拜于下則於吾夫子實若賓主非徒號之而已此名烏可易邪聖公曰舊扁在予曰須復之

至洙泗講壇九川曰當以五經白文刻于此予曰李漢言韓退之於書禮刜其僞可見古人讀書之功也今若刻白文須當刜僞然不特書禮而已

至周公廟謂九川寒泉曰周公但當依舊

謚稱文公今曰文憲王則非所以尊周公
也三君曰然予曰二君熟周禮乎九川曰
嘗試讀之而今不列於學官或者謂非周
公之作然與予曰予謂夫子之夢寐常若
見周公者何也詩書之刪蓋取諸外史之
所掌大師籥章之所守也周易之贊蓋取
諸大卜之三易而就彖象係之以辭加之
以說卦文言也春秋之修蓋取諸二史所
記以定天下之邪正而發揮周禮於百世

耳其義惟三傳窺見萬分之一若正叔康
侯輩皆所謂習其傳而不知其讀者也九
川曰信哉周禮五經之府也寒泉曰
國朝廢之何也予曰觀六典建官則我
高廟實用之也何謂廢之
文皇表章五經貞萬世一時也當時儒臣大
抵以周禮儀禮無宋儒統一之註遂以禮
記獨充之此見道之顯晦斷不偶也
宿公舘忠光侍予曰汝知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之旨乎對曰即孟子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之意予曰此見聖賢
立言之別也寒泉愕然曰程朱之論皆如
此予曰程朱未至樂處言之豈得親切如
其言則夫子爲人之意多而孟子所謂好
爲人師之意也蓋學始有得則說未敢自
是也又得同道者相與講明方釋然無疑
而安之矣所謂樂也樂豈在外哉此義惟
周子得之蓋實有諸已也寒泉曰周子何

如予曰聖人也當躋於四配之列思光寒泉次子

聯句

方車過宮村 舒 樹杪日出岫系望半煙開
伍 任城但雲濕涼氣薄絺衣 舒 韶光落珠
斗麥秋雙雉飛 伍 沙暖昆蟲老田家足雞
豚 舒 鄉社豫芻狗乾封雨不來 伍 旻覆人
常受野馬澇網緼 舒 山龍將抖擻民遺不
如周 伍 天對寧似椰東海或有徵 舒 桑林
亦非偶伊誰濬百泉 伍 頊刻灌萬畝攜筐
餉婦回 舒 執戀僕夫吼行行平疇賒 伍 望

望孔林茂過兗山圍墟 舒 入魯天開宙數
仞欲窺墻 伍 六籍自瓶發玄黃判吾躬 舒
丹青倩誰手穹碑龜作趺 伍 若檜蝌蟠紐
文閣照西奎 舒 中門揭東阜廟貌十二旒
伍 禮樂三千圜駿奔薦溪毛 舒 象注浮黍
酒精誠可格思 伍 盻蠁其知否敢謂夙心
酬 舒 安得羣疑剖啟聖更瞻前 伍 延賓獸
開右令我轉高岡 舒 煩君振行袖今古此
堂封 伍 夷夏共城守駐驛草猶香 舒 築場

室何有文木鳥不棲 伍 古隧獸如圍綢山
紫盎春 舒 洙水碧澄畫作經遺故居 伍 登
壇見新構旁周入廟荒 舒 希顏尋巷陋大
遊難爲言 伍 小憩易相就傾瞻玉樹繁 舒
承襲金符久傾蓋便忘形 伍 問諱却稱某
仰看紫薇仙 舒 旁及白雲叟一旦禮聖賢
伍 再拜謝朋友願言長追隨 舒 逸儁超羣
鶩 伍

跋

斯錄爲君

梓溪先生所製也夫闕里爲先師孔子之居固天下人人所傾仰而欲觀焉者然仕于其土者爲觀易非仕于其土者爲觀難觀而藥故者易觀而準禮者難觀而太略者易觀而致詳者難觀而不得其所以觀觀亦大奚曰哉斯錄有圖有記有禮有語錄蓋不惟準禮且致詳又當北上停舟之際愚于是知先生眞可謂得所觀也已昔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今觀先生自叙而深有望于闕里之士蓋亦善體孔子觀魯之心哉文憲不敏以侍講席得閱斯錄于所謂闕里者眞卓然立乎目矣謹書諸末且付梓人傳之將公之同所傾仰者

嘉靖癸未夏六月十二日門生語溪張文憲跋

東觀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箋已著錄此其所著梓溪內集之一也芬於嘉靖二年被召復官道出濟寧謁闕里孔林修釋菜禮因錄所撰謁廟記及闕里形勝圖夫子宮牆圖又釋菜禮儀士相見禮儀并附問答五章與伍餘福聯句三十韻彙爲一帙

滇程記一卷附錄一卷

〔明〕楊慎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楊氏家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滇程記一卷》提要

滇程記

成都楊慎著　孫宗吾校

中州達滇有三路。自邛雅建昌會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曰古路。秦常頞略通五尺道。漢武侯南征乃大關焉。今蜀硐門有大相公嶺桐槽驛有小相公嶺皆因武侯得名姚安有諸葛營白崖舊名呆爾武侯軍次白崖川斬雍闓遂渡瀘滄入求昌城外七里有村曰舊漢其人言語衣服似蜀人　蓋征南者也唐曰姚嶲路。唐書高宗上元中南詔犯邊救李郎古姚嶲路絕姚州嶲賊嶲也起瀘州泝永寧走赤水達曲靖曰西路。唐天寶中。出師伐南詔亦由此進。蒙國德化碑云云

唐使章仇兼瓊遣越嶲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路安南鮮于仲通取南谿路下李暉以會同路進王知進自步頭路入又曰仲通大軍至曲靖切江口按此則西路唐已通矣　至元世始開鄯僰。今因之焉。出湖藩轉辰沅經貴州曰東路。肇自莊蹻。立傳則自國朝始也。又由重慶三驛至綦江綦江七驛至播州播州六驛至貴州乃武侯遣李恢關索分道南征逐北盤江馬忠擊定牂柯實由此路進其地有馬忠廟關索嶺今為間道馬東路由大江捨舟首程曰公安。六亭而達孫黃。故稱三遞三六稱孱陵鏵子道經故孱陵縣遺甕存焉。孱陵鏵子。皆十里而遞。樹多女貞多貴竹。孫黃驛七亭而達順林。黃塔岡羅塢擣庁鐘沙嶺關山陂於塔岡

坦於順林。望皆烟篁。饒水田。羅塢。樟庄。皆十里而
逕。山多荒茅。亭卒吹錫吗竹。以代銅鉦。順林驛六
亭而達澧州。涔河河同廟堰新店鎖石絶涔水。水清徹。産鱻蚌。
巨者象盤。岸有諸葛遺釜二。有澧陽橋。遇仙橋。有
車衚故里。有屈原祠。蘭江驛實枕澧水。
自蘭江驛濟澧水。再濟道溪。六亭而達清化。上觀新渡
東山五泉新添陂首東山。樹多松。
清化驛七亭而逕石堤沙溪虎踏鼇山獅子馬鞍達大龍。山多赭。
七帶石。

大龍驛六亭新橋韓村梁山清泉而至常德府。有珠履坊。春
申君墓。馬伏波祠。
常德府八亭佛子南湖高梧鄧溪呂鎮塩泉古石而達桃源。路沿沅
水經三渡。鄧溪呂鎮亭堂山水清曠。有物外致。有徑路霜
降後始通騎。
桃源縣六亭綠蘿白馬桃川烏桃西林辰溪而達鄭家驛。綠蘿山
枕沅水。山形峭嶮。二岐分背。下瞰溪潯。白馬渡流
極清駛。環数里平曠芊緜。爲古桃源。有桃川宮。秦
人祠。洞門面宮。有瞿童樹。其杉楞腹中。容考工車

二軌。瞿童之所鍊形羽化也。幹燬本存焉。再渡爲
水溪。三渡爲辰溪。
鄭驛七亭竹尾灰窰蒸庄長坎竹老唐底而達新店。林箐邃密。爰
多虎蟲。饒暴客。不可以瞑行。溪澗九帶。山塗褐涉
者七。梁絶者二。
新店驛七亭太平蘇黄寧鄉楊家木偶官生而達界亭。涉蘇黄三
渡。楊家二渡。陟牛闌嶺。路始峻。
界亭驛七亭觀桃洪鄉馬鞍獅子柵木楊步而達馬底。經冷水坡。
馬鞍山。自新店至是。歷四十八渡。諺云四十八渡脚不乾前頭又

上馬鞍山皆溪澗湊流。無舟楫。夏雨漲時。東西旅絶。地
後多蠻。實槃瓠之遺。洞居血食。麗衣信言。名爲洞
人。時出肆掠。
馬底驛七亭而遥白霧萬溪澗飯獅子新安長田至辰州府。經新
開。松溪七盤。相見。望城。五大坡。
辰州府八亭若藤清水仰溪麻溪楊溪野柘狗尾而達船溪。植石若
林。拔地数仞。巧逾刻畫。山多洞穴。入洞有槃瓠祠。
有叢垣壇位而無像設。洞人飲食必祝。過者亦肅
然。

船溪驛四亭（山水乾溪十里）而達辰溪渡沅江岸對穆天子大酉山有石鼓及鍾考之中音有虎坐岩截壁千仞無草木猿猱弗捷也下有石肖虎有乾溪洞深不測爰產岩筍晶色而節幹脩咫有倍采以春夏其柔可環出洞得風始堅服之已膈疾

辰溪縣三亭（石碑寒岡）而達山塘途經馬援壺頭山

山塘驛七亭（寺前小龍門中河大山近泉白牛堡）而遥達懷化有梗花崖芥子洞蠻冠常出入所也有楠坪（坪朴多楠其樹類榆蜀人名曰榆楠左傳楚子卒于楠木之下是楚地多楠也今太嶽太和山有楠梅蓋異產焉）有

温泉坡下有水冬温夏寒路經中河其水深湛綿以舸艚枋覆藤絡人僅免濡足騎解韉以濟焉

懷化驛四亭而達盈口（小田石門乾溪包家）山形平曠類梗源仇池多良疇鮮凶歲露積野牧人弗相竊坡樹多茗

盈口驛四亭（向溪石凹石橋）而達羅舊有石口溪交樾垂藤中多漁舟匯于沅江

羅舊驛四亭（八州十八坡大橋）而達沅州州臨江江繞明山

沅州達便水號四亭（竹坪岩田令水栗子）實八亭自沅而西亭徼荒湧記里多倍而遥亭遞徂胥兩俆相續

跋炧乃至路經栗子關地產玉泥可陶阪陡石滑捨騎乃躋

便水五亭而遥（對火波洲令水新村）達晃州州廢名存土人相傳此地為古夜郎無據焉爾（後漢書曰夜郎東接交阯其地在湖南君長本出於竹以竹為姓唐志夜郎隸夷州宋志隸珎州迨今廢故夜郎城在貴州石阡府葛彰長官司西六十里與晃州違絕不知土人因何傳訛也李白流夜郎實未至夜郎而返其詩云夜郎萬里道西土令人老又曰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回又曰昔云三湘遠今還萬死餘意者太白上夜泝三湘至晃州聞命而返遂以晃州為夜郎歟）再亂沅江途亘蜈蚣關山東道迤形如其名樹多樺土人爇樺膚以代燭

晃州驛六亭而遥（團離米糯點魚寬西溪陳二平溪）達平溪途經鮎魚南寧二堡山產石墨道皆黝泥

平溪衛四亭而遥（丙溪楊坪）達清浪中渡沅江有峩眉太平二堡

清浪衛達鎮遠號四亭（梅溪焦溪死溪）實十亭途經鷄鳴關草䅂坡

鎮遠府達偏橋六亭而遥（白羊九曲望雲劉家庄青岡）有油榨關九曲關望雲關望城坡相見坡渡河入城（沅水泝流舟道通鎮遠而止近議決石梁達偏橋功尚未就計成之艱爾）

自公安至偏橋二十五驛一百四十九亭一千四
百九十里爲湖潘域。
偏橋衛五亭（王五東坡猴坦）而達興隆途經東坡（近易名東陵）
有巖洞類梵壁普陀境乖乳結溜象雲朶芝英懸
泉淙然逥雲泉閉月潭寺。
興隆衛達清平七亭而遥（黄猴周洞重安羅冲落燈）渡重安江
江色如渥靛（重安長官司隸四川播州）岸樹二桓緪纜絶之舟
循纜以渡渡西有雲溪洞可隱千室望香爐山爲
邑三成其高蔽霄下肆無景上有瀵流一溪沃疇

千畘聚落千部時出禦貨戕人官兵來討輙游水
下注酉陽土兵環之弗克攻有隕自崖者獲之詢
之江估也舍之苗俗以長至爲歳朝考鼓擊抃群
飲醉卧土兵尾江估以登闞其關殺其關馬者二
人急縱倉辟鉀悉盡殲之遂城香爐爲官戍居
其降苗於黄猴落燈之間。
清平衛達平越號六亭（鷄場胡資楊老羊場三郎）實九亭而遥
陟梅嶺關渡麻合江津人乃木猺夷江淡苗人以
石壁就水澤髮猺家夷女留鰍鰕以供臘祭地有

羊場鷄場。實諸夷互市以十二辰相遞歷十二日
一市。每場歳三十市歳暮即場醵飲持牛角爲觴
吹蘆笙爲樂男女踏歌盤旋相循至元夕乃已邉
人有乘其弛備竊其子女鬻諸叢者。
平越衛達新添號六亭（谷子酉陽吳絲堡冷溪崖頭）實十亭而
遥途經倒馬酉陽羅繩江西望城五坡有龍場蛇
場谷蠻關路皆石磴馬升龎昆蹄踏石鏗然火星
隨迸箐有苗寂行者側足焉（昆蹄範以金飾馬蹄以禦石磴爾雅所謂昆蹄躧升漢書所謂踏石汗血也或曰昆蹄乃周公通道九夷時所制）

新添衛六亭（乾溪甕城新安龍㟁麻子）而達龍里路夾長澗有
長谷坪空洞坡野猪洞龍從坡野猪洞野猪穴之。
石崖截立千仞盤田復逅人騎弗戒恒有隊者。新
安對亭有石埭峭立而上平下有洞深靚九龍觀
標其顛苗寨星恥道次以樕畱故假鵰頭縛交竿
端置茅龍中。謂之退鬼男女踏歌宵夜相誘謂之
跳月（東苗種人皆吹蘆笙旋繞而歌男女相和有當意者即偶之曰跳月成雙皆露髻翹簪剡衣貝飾男呼女曰阿媜女呼男曰馬郎）
龍里五亭（高寨獨㭍畢堡龍洞）而達貴州治城城近巒之秀

者曰鳳皇帯城有襃陽橎林多貴竹有貴竹長官司曰竹以名州野產紫芝土ノ呼菌王鮮菌毒城市僅以猴兎二辰爲易遠城不十里苗冠哉人有捉之者輙而懸其股於樹猶不止也城中華夷雜居曰舊人者男女服食皆同中原蓋先代宦與商流落者曰羅羅即古烏蠻有文字類蒙古書悅髻短褐徒跣曰戴笠荷氈佩長刀箭箙皮盾常帯猶黠喜鬬很然甚重信人不敢詐也曰宋家者亦中州裔衣冠尚同華人男女有別曰蔡家者俗亦同宋家二代爲世婚曰仲家好樓居衣純青男子華服婦人衣細襞裙病不服藥惟祭鬼而已卜用茅或鷄骨通中國文字以十一月爲歲首曰龍家衣純白亦用中國文字以七月七日祭先曰曾竹龍家俗與龍家同婦人冠布冠如馬鐙曰紅犵狫婦人以紅布爲桶

滇程記　八

裙曰花犵狫以裙色五色別之曰東苗男髽髻短衣色尚淺藍婦着花裳而無袖裙亦淺藍僅蔽其膝曰西苗曰紫江苗者性獷悍嗜殺云

貴州五亭阿江小箐倒樹六寨而達威清山稍夷類峭澠夾路多野橙以春冬之交華城中有崇寧寺中有滿空遺像滿空僧名自號白雲菴馬場白雲菴是也其詩有百官此日知何處只有羣烏早晚朝又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又新蒲嫩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以此識者知其非恒僧也

威清衛四亭而嘶的澄狗場頭夷阿冬達平埧有的澄橋其水黝湛夾堤多蔡葉

平埧衛六亭沙作飯籠龍窩阿箸樂得而達普定茲寔荒徼名都永寧安順鎮寧三州同城惟安順坐署二州假城壘而已地稍平衍山如髻鬟城南闉有塔山浮圖標其顛

普定衛五亭楊家橋馬場龍泉而達安庄

安庄衛二亭阿橋白水而達白水諺云渣城白水半人半鬼

白水驛六亭鷄背關嶺白口堡安龍箐而達渣城茲滇路險絕首程也有懸崖疊水飛流瀑布自山端下注二崿相承下爲深潭有神蛇宅之見者必嬰重疢夏漲

滇程記　九

時噴沫如雲霧籠冒數里有鷄公背與關索嶺相對兩山之趾界以溪澗關嶺四十三盤而上有香樹坡有小箐口坡有白口東坡有安龍箐坡有胡椒凹有象鼻嶺左右皆崖箐萬仞中僅有道如梁行者慄且汗草多芝鳥多山呼獸多熊

渣城驛達安南號六亭黃土坡盤江甸水洞尾灑實十亭而遥有西關坡黃土坡瀨石坡至盤江江出烏蠻滙于廣西者香江卽左江饒瘴癘草青之月有綠烟騰波散爲宛虹駮霞觸之如炊秔蒸藹行人畏之江

岸乃靖遠伯南征。壺大師之所。每水溢時。多化爲
異物。居人言水漲江渾鬼物咸化爲無頭尾魚及傘衣之類舟人有逐之者必遭溺死過
江有盤江坡。倒馬坎。哈馬章。山幽箐邃。吐霧彌天。
不分只尺。行者前後相呼。南閩有尾灑井。清甘可
茗。夷言尾灑。華言水下也。
安南衛達新興。號六亭。實八亭。烏鳴臘茄牛塲泥納芭蕉下老
鴉關。沙子嶺。登江西坡。分水嶺。芭蕉關。新興坡。石
行者十四。沙行者十六。堡站實扰新盤山。
新興驛達普安。號六亭。板橋革剌撒麻水塘高麗實八亭而畔。

有板橋坡。地皆黃壤。樹多青松。土人燧松梯以代
燭。下軟橋坡。渡軟橋。茲水亦盤江之委。舊以藤絡
楮橋。今易之以石。撒麻亭有八部山。地名舊普安
唐盤州遺址在焉。近城有狗場坡。驛曰湘滿。民無
編戶。土酋號十二營長。其部落有羅羅、仲家、犵獠。
僰人。言語各不相諳。以僰人譯之。夷俗有火炬二
節。丑未月之廿四日。是其辰也。是節擊鮮祭。小兒
各持火喧戲于市。若中州上元然。
普安州達亦資孔。號六亭。實八亭。髙子海子大髙娥郎驛枕

石象山。有番納牟山。土人稱雲南坡陂陁相續。行石齒中。
土人曰我道掌平。問亭哨隔閡。兼山猶曰咫尺爾。
自興隆至亦資孔。凡十五驛。一自二十亭。一千二
百里爲貴州域
亦資孔六亭而達平夷。火燒東堡平夷中路有綽楔曰滇
南勝境。西望山平天豁。還覩則箐霧瘴雲。此天限
二方也。入滇境。多海風。蜚大屋。人騎碎易。貴之雨
雲之風。天地之偏氣也。
平夷衛六亭。多羅響水石留而達白水。有茶花箐。多盜。俟行

者不戒而掠之曰張冷路有清溪洞。面溪流中。窅深邃。火入
之。有浮圖龍象芝朶雲英之像。皆石乳溜結者。有
桂花洞。有桂一本。百尺根蟠洞底。枝出洞外。秋華
時香徹他山。
白水驛達南寧。號三亭。分水交水阿幢橋實八亭。交水川
平可走輪。阿幢橋有大道。走曲靖府。號三义路。有
鐵溝哨。守以盧鹿夷。火攝盧鹿夷即今儸儸傳之訛也儸儸有夷婦酋曰海六者統之有失則戍夷共貨之自某受海六賂諸夷肆掠不忌行者怨苦號曰官儸儸云
南寧驛四亭。響水而達馬龍。馬至是脫昆蹄。

馬龍州達易龍號三亭滄浪白塔趙河實八亭途經魯伽
巡司下板橋古城堡小關索嶺夾路多鬬瑒花冊
索二柔。
易龍所地又名木密關達楊林號三亭納地羅傍實七亭羅傍
山枕楊林海子方如支郡三城有漁舟百十艘岸
皆沃壤白古記云波羅傍佐棠家氏細奴羅出於澂江之側衣錦袍執儒書教之以文蕨羅剎之暴伏龍鬼之嗔山名蓋由此立爾
楊林達板橋號三亭赭茶赤水鵰實六亭貨始用海肥古者寶龜而貨貝貝即肥方土音異爾立一爲庄西庄爲手二十手爲索九索當白金一戥

板橋驛三亭金馬關而至雲南治城近郊有金馬關
其鎮太華山其浸滇海近城菜市有銀卝五花寺
有金卝秋時恒多瘴大氏地孕寶者氣必沴。
雲南城七亭黑林高橋始甸而達安寧近郊有碧鷄關多
平林沃壤有螳螂川通舟楫有温泉浴之已痾民
食馬蹄鹽鹽產象池井。
安寧州六亭炒坡而達祿脿脿音剽志作品古地食金鹽鹽
產黑井筥盛首戴任戴者皆黑爨華陽國志云爨昌寧大姓也西爨烏蠻東爨白蠻史稱盧鹿又稱羅落譌爲玀玀烏蠻黑爨即黑玀玀白蠻白爨即白羅玀古今異名爾其別種善捕魚者名普時老者一人任華人壯者二人之事
壯者任一牛之力。
祿脿驛八亭而畸白寒場棟椽關棟對達祿豐有老鴉關巡
司獅子口路迤臨壑諺云獅子口十騎九下走棟椽坡棠梨哨
有草名金剛鑽碧幹而蝟芒形肖刺桐孔雀是食
其焱殺人。
祿豐縣七亭而畸南平關水岩壁響達捨資地產蘭葉大
而香遠蘭產響水關坡實離騷所稱可佩之真蘭莖葉皆香不待花也有窩石砲
南平坡六里箐響水橋響水坡胡孫坡警哨相望。

寔爲寇巢越有小瘴。
捨資驛四亭蒙路七而達廣通驛名路甸有十八彎坡清
川橋。
廣通縣七亭而畸石澗馬石而達楚雄府驛名峨祿途經田
磴關封民棠家氏閤羅鳳逆唐師迓鑾所也民食園
鹽鹽產白井。
楚雄府四亭而畸大石達呂合合作閤元史元段平章敗
紅巾明王弥地也有錢郎橋結構壯麗寔冠一方。
見素林公毀鶴慶佛寺金像以成茲役貲盖千萬

呂合驛三亭而達鎮南州城南有石吠之山是占豐歟此山遇凶年將至輒有吠聲聞于谷有奇鼌號仙人骨瘍醫採之

鎮南州三亭而畸水盤達沙橋有鴛鴦白塔二坡自兹徂西山确道修遠日而舍

沙橋驛八亭而遥首里天神堂達普淜途經小孤山鷃鵰關七里坡普昌關麥地哨道歷巨箐危石土人稱陂堰爲淜姚安有七淜安寧州有石珠淜皆豬水灌田處也

普淜驛六亭水泉林湧而達雲南土人曰小雲南以別

滇程記 十四

於治城也途經桃樹坡金鷄廟孟獲箐武侯擒獲所也下安南坡地復坦夷古雲南郡治此去驛有古城村焉

雲南驛八亭葉鏡波犬矣江加買青龍而達定西嶺即古白崖武侯南征立郡地也蜀漢建興三年武侯南征斬雍闓於白崖川即白崖立雲南郡白崖東名昆彌蒙氏時改立文案洞城葉鏡波犬矣江多段思平遺跡一段思平逃難日隱姓名爲傭者以犬自隨至品甸投宿逆旅主人舍舍中有戟一枝生牛華四㘽思平夜臥見風倒其戟洞貫牛犇驚曰是何銛利豈神戟邪天明問其主人曰爾置戟何爲主人曰防盜耳思平曰行路防盜莫如戟居家防盜莫如犬我行倒居願以我犬易爾戟主人許之因留犬取戟以去地名波犬由此也思平又前至葉鏡池得神馬自池躍出曰得脫關以東後起兵取大理問渡莫知有一婦報之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沙矣即矣江也

中途望洱海衛城洱本作珥其形似之曰名後去玉從水栝地志西珥河形如月尚書疏水經俱作珥又西有岐通蒙化岐左有青華洞中極寬衍天竅漏日每歲季夏月廿四日土人士女雜至以苴火爇之云不爾必有蜘蛛之孽

定西嶺六亭定西嶺湯顛而達趙州途經定西嶺關踰嶺乃夷

趙州三亭舊鋪而達下關故名河尾蒙氏龍尾關也

滇程記 十五

踰飛來寺望點蒼山山形聳拔蒼顏侵漢積雪貫四序雲氣恒帶其翠微山端列峯滙溪皆十有九一峯帶一溪五臺峯怪石是產巧出靈陶文有雲樹人騎是斲屏障走中原踰萬里山麓浸以滄海平吞百里鎮以兩關兩關蒙氏皮羅閣所築名龍首龍尾今名上關下關

下關八亭棟塘果江把溪而達樣備樣備江實神莊水出鶴慶入洱海關西爲天橋口石梁中橫下臨無極當蒼山之衝多暴風貫四序不息偃樹走石人騎辟易至碗水哨籟乃平又西爲四十里橋又西爲

響水澗橋。循澗行。巨石峭崿。嗚若轟雷。類嘉陵散
關。過關有花橋。橋皆架木飛梯。橫樁懸度。人上之
慄。
梯備驛九亭白木橫巔許東而達打牛坪。途經橫嶺。其高
侵雲。縹箐以升。樹多松。花多杜鵑。土人名映山紅鳥多鸚
鵡。群飛蔽林。若朔方鴉然。又西爲雲龍橋。又西爲
大陡坡。相傳武侯南征。駐師茲坪。辰值立春。鞭土
牛以訓夷。遂以名驛也。
打牛坪十亭而畸畢勝白頭天井梅花達永平縣。有畢勝橋。

觀音吽狗山。土人呼爲娘娘吽狗山諺云娘娘吽狗山九轉十八彎白古記及佛祖記皆載其事云昔珥河之地有羅剎一部出焉喫人睛人肉回王其地號羅剎國觀音愍其部受害乃化爲梵僧自西天來歷古宗神川義昝寧比蒙茨和入靈應山德源城主喜驗張敬家敬羅剎貴巨也見梵僧儀容深禮敬之介以見羅剎王王甚喜乃具人睛人肉供之僧辭曰不須肉食王誠眷禮願受隙地爲一菴居羅剎許之且曰廣狹自栽僧云止欲我袈裟一展我犬二躍之地足矣羅剎笑其少僧云王勿後悔請立契券傾國觀者百萬人既成契約僧解袈裟一展蓋其國都叫犬令躍一躍盡其東西兩躍盡其南北羅剎張皇失聲曰如今我無居地矣僧曰不然別有樂國勝汝國乃幻上陽溪石室爲金樓玉殿以螺爲人睛飲食供張百具羅剎喜遂移居之一入而石室遂閉僧化爲蜂由隙出自此羅剎之害乃息今此山乃海衆有大羅之跡存焉此土人事佛甚謹而靈跡亦殊於他方

蓋此地即西天佛書稱妙香城毗羅國也
永平縣七亭而畸花橋玎璫達沙木和。土語謂坡爲和古志有紫茨和今縣有太和皆訓和爲坡也途經鐵場坡。花橋哨。蒲蠻哨。玎璫
山。其高倍觀音吽狗山。蒲蠻實孟獲之遺種也。
沙木和十亭而畸平坡山塔天井板橋至永昌府。途經瀾滄
江橋。江即瀾滄之委後漢永平中通道下博南瀾滄行者怨苦之謠曰渡博南踰蘭津渡瀾滄爲他人是也土人謂呼爲浪滄江建坊書曰霽虹蓋失古始矣仍漢之舊爲蘭津橋可也越有
大瘴。零雨始旭。草玄葉脫。時行旅忌之。江流介二
山之趾。兩崖壁峙。截若墉起。巨爲橋基。橋纜鐵梯

木懸跨千尺。束馬以度。又西爲江波。有徑路新闢。
爰捷一亭。
自亦資孔驛至永昌。凡二十四驛。一百五十六亭。
一千五百六十里。爲雲南域。
博南山人曰。余竄永昌。去都門陸走萬餘三千里。
買舟下江陵。乃登陸。聚流亏析。幾萬里而倍矣。江
陵以西。山川益窮。以遐目。益以曠心。益以悲壯。趾
蝎來夢想。未到。豈詩人之登高。史氏之足跡耶。然
休旅之暇。猶不忘性習。乃作滇程記。肇筆江陵。滇

首路也繭足痛僕數亭徼以前故於亭舍詳焉山川書其歷不書其望迂怪謠俗或書圖經有存者則畧矣昔人志于役紀行程後世有倚焉玆簡其無淪矣夫

滇程記附録

楚雄有醫士張姓者爲余言曾隨雲南知府趙渾撫夷入大孟艮能言其風土之詳今録以廣異聞金齒西上一程曰蒲縹地猶稍平遠蒲縹驛經打板箐下潞江若降深穽四序皆燠赤地生烟瘴氛騰空觸人鼻如花氣渡江至八灣登高黎共山其高四十里下山爲橄欖坡驛在渡龍川江其炎瘴同潞江過江至騰衝衛地復稍凉中國之西南界盡於此矣潞江龍川地多異木奇草有蔞子即扶留藤土人以爲檳榔佐餌者有果名林猛色類櫻桃形如橄欖有波羅蜜狀若薑味皆甘而微酸蓋積熱所鍾瘴起以春尾止以冬首江路兩堤草頭相交結不可解名交頭瘴時則行旅皆斷江岸居人多黄面鮮及中年婦女獨不染也出騰衝鎮夷關爲南甸又西爲千崖貳宣撫司其地無寒月衣葛汗猶如雨又西爲布嶺稍凉如騰衝焉又西爲雷弄又西爲朽陽又西爲孟乃又西爲火岡炎毒又倍南甸諸地自火岡渡金沙江過江畔多百夷

家畜一撥斷鬼其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而死死則百夷取其尸爲醢是鬼畏犬聞犬聲逼百里入小孟貢渡小孟貢江入大孟艮孟艮諸夷稱其官帥曰司祿酋長曰刀猛卒伍曰皆步出入以象名曰象馬兵華犀利復多幻術爲家不設倚鑰漢人舍之有竊其貨者夷主諷呪盜者即病心腹必詣其家歸貨謝過其人復爲解之有巨石或利刃出其懐若鷙鳥搏其畜雞去諷呪頃之鳥墜自空有石在鳥膝野象或踐其禾亦如之不知何

滇程記附錄　二十

術也中國使至其地其夷帥自言曰是我兄天子使來也假然儐受朝拜不爾不令生還夷帥居層樓以辟炎氣有妻數百人晡候乘象出浴于江浴畢易服雞拜其主主解約臂金鐲授者當夕小孟貢江產䰾魚食之日御百女故夷性極淫無論貴賤人有數妻然不相妬忌山又產營藥餌其刀生終世絶人道土人以飼牡馬不宦也蚺蛇亦產其地土人欲取之先以雞卜問諸神得吉兆則入莣求之蛇見人輒伏不動夷人語之曰中國天子求

爾膽爾可伏死否則吾亦不汝貫是不昭汝靈也蛇反背就戮今相傳云去膽復活者盖謬說耳一蛇有三膽居頷下者以傳毒矢居腹間者入藥有病疽者以童便研一合服之又以傳患所須刻而愈居尾者棄弗用蘇合香膽礬腦子阿魏騏驎竭諸奇藥皆產焉獨無麝麝價與金相衡地多虎土人狎象而畏虎農人守禾皆宵宿樹杪結草樓以捍風雨衣皆套項統裙鵝毛爲裀褥溫毳逾于木綿其境東及金沙江西爲土蕃南緬北過方數千

滇程記附錄　二十一

里自趙守撫夷後盖無至者逸史氏曰漢開不賓至哀牢博南行者怨歌今永昌是也元又拓永昌以西數千里地卒不能臣至今日羈縻之令勿爲邊患而已其地名孟密者寶井在焉環孟密諸夷若木邦碧松孟貢孟養所必爭也昔靖遠伯王驥征麓川與孟貢盟曰石若爛方許渡金沙江岸孟艮守之不敢失弘治中有守臣銳意立奇功乃誘孟艮過金沙江萬五千人令攻孟密騷亂者數年邊人至今憾之玆亦可爲鑒矣

滇程記跋

嗚呼此

先太史公謫戍永昌述征叙行

而題之為滇程記云爾

世廟初立

天威震疊斧鉞鼎鑊咸肅威

側睇不畏偏以固祿位乃獨豎

倡伏

闕爭禮披忠吐膽攖逆鱗觸忌諱

幾斃

廷杖投荒萬里至滇者四十餘

年竟淪於奇謫天下無論

識與不識咸哀之而先公固無

怨尤也觀其所紀大言之山川

小之花鳥錄之及風物曾

不及羈逐侘傺之狀豈合古純

臣忠愛溫厚之體纂吾不肖

無能宣揚祖德是懼因錄而

梓之家塾紹示後人傳之誦之

焉

萬曆乙巳首夏念七日孫宗吾謹跋

滇程記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此編乃其謫戍永昌時紀程之作其中惟記祟寧寺僧滿空遺像記段思平遺蹟記叫狗山故事諸條可備異聞辨晃州非夜郎一條可資考證其餘不過誌山川表里俗採風謠而已末有附錄一篇則又慎得於醫士張姓以補此書所未及者云

王氏父子郤金傳一卷

〔明〕王世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王奉常雜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却金傳一卷》提要

王氏父子郤金傳

王參政懋德瓊之文昌人也舉隆慶戊辰進士繇南京比部郎出爲金華守金華守前後無善去者而獨君以廉察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巳晉福建布政使司右參政瓊管在海外而君父封公良弼與君母偕年八十餘君爲吏十六年於外矣君無子多餌燥藥攝建南篆歸而得消渴疾先是延平人有病此者以溺甘爲死候君試之甘度不可起乃請歸余華以君不可涉遠固留之君慨然曰懋德之違定省十有六年顧徼

福諸君萬一生見父母死且瞑不然即死道路吾志猶南首也於是寮友爭致賻而君固推不受余謂君不有父若弟在乎君曰吾瓊故魚米鄉家粗自足而吾以十六年所餘月奉佐仲產爲二親養安所事諸君賻且吾不留而亟行懼以歸櫬爲閩人累也余聞而心竊敬之君至延平不能前竟卒卒之日神爽不亂爲書謝寮友誓不受裝費余時以君死不患無財患不遂志

古人主有聽臣下薄奬以全其志者即爲請於兩臺使者巳之何如藩長不敢斷聞於使者使者以爲不可遂循故事括六百金遣使傳護之渡海至則授金於封公封公不受曰吾子業有成言吾即耄柰何没六百金以傷吾子之義吏固請而封公固益郤竟令持歸僅收其奠金曰爲我謝諸大夫老夫老且死海外無能報也初君之辭贐及遺命不受賻有言君無子不爲老父弱弟謀爲非中也者余獨以爲不然及是益

泫然而泣且歎曰嗟乎有以也夫海外之區黎獠之與居而父子爲廉若是豈偶然哉夫君父子即號有中人産非有陶朱猗頓之富能土直六百金者身死而義故賻贈送致數千里外非所謂嗟來之食比也而君之父義不以汙其子此非獨君廉也乃其父廉有先之矣向使君疑其父有濡忍之志將爲少子殖者亦安肯以堅辭郤哉余時欲爲君父子立郤金亭且紀之碑會有入

賀之役而人亦無爲從臾者遂巳顧緇衣之好有懷未吐私爲立傳以示同志者述焉

論曰今世學者務明性命至薄辭受爲小節世懋竊廩廩焉昔在西晉太康之末豈清談是乏而錢神獻嘲遂以亡國廉頑之於義大矣夫叅政君學優服官死而竪義猶曰難之矧其父志不由學而年在戒得顧不尤難歟我

國家惇尚廉耻薄海內外罔不奮興世懋是以知周曆之長也

王君既物故父老家海外恐其父子事湮没無聞不揣爲立傳傳之而文陋不足以垂遠賢公卿大夫儻有嘉其行誼者幸不悋琬琰或詩或文當併付剞氏以傳吳郡王

世懋謹識

郤金咏

征東樹高節青州揚令聲胡家父及子千載有餘清我友王叅政官久貲益貧一麾既蕭然孤雲澹七閩謝疴蹈南海祖帳千金陳揮手固却

之高誼薄秋旻若翁更賢逆秉廉名益震舉世所擾擾拂若金上塵睞死了弗眩愛子期全名食貧儒家事傷哉喪禍丁七星麗天南照耀珊瑚津瑯琊琬琰章蒼蒼表璘珣古人慎所取四絹等千金揮金安足言嗟此千載心

吳郡韓世能 南京禮部侍郎

讀王叅政父子郤金傳

世人皆徇利烈士廼徇名名歸利亦隨奚辨濁與清惟當死生際名利非所營凜然勵清操於

茲覯生平嗟君古廉吏胡然絕雲仍弱弟侍髙堂豈不懷且矜家足旨甘奉安事遺滿籯卓哉君父賢義不負幽冥千里遥致饋誓言不敢承父子同一心清霜映寒冰嶺海多炎瘴一掃天爲青楊公郤四知千載猶芳馨不聞有賢父庭訓胡由徵令毋如長沙還鮓洵足稱致令慈親疑未爲善承迎何如君父子一德交相成死者志不磨生者義愈明丹衷貫金石行道爲涕零首陽遐難追薇蕨不可羨君獨堅苦節永爲世

儀刑奉常秉直筆許可諒匪輕余懷亦耿耿常恐善不旌作詩示同志無使名利縈

吳郡王執禮 南京光祿寺少卿

余讀詩至羔羊知古昔盛時士大夫皆以節儉正直爲尚詩人美其衣服有度氣象從容誦詩者抑揚詠嘆雖數千載而下油然其可興也夫正直節儉必自嚴於辭受始未有踰界苟且於辭受之間而猶可望夫風淳俗善者也廣東大叅王公父子郤金吾蘇王奉常公本詩人之旨

爲之傳始末備矣余三復感嘆竊謂其父子之爲是也其難有四其美亦有四夫人情孰不欲貴官至大叅即峻級可待廼念雙白翻然指南不以人爵忘其親矣行者必以贐郤之豈不恭哉以所餘之天祿足爲甘旨具也不以歸覯累閩人仁矣而卒之日神爽氣清慮有裝贈頗嚴以辭彌留而明決也如是非養之定者能然乎封公年已踰耄視六百金若有浼焉者固郤以全厥子之義於孔子之所謂喻者析之精哉即

其耋年而不爲利誘如此與衛武公令國人無以老耄而棄已者何殊可不謂四難乎夫人非天縱教學是資大參公之廉誰其訓之家有義方得諸封公者多矣其學而仕也父訓之子習之子之心乎於其父沒而歸也子行之父成之父之心乎於其子天壤間父子一心存沒不二有若斯其義者哉范文正麥舟之事世傳以爲美談以此相較意義符合可不謂四美乎嗟乎秉彝之好天下同然顧人同好之而人不能盡行之無亦表揚未至爲礪世磨鈍計者踈乎奉常公悚然而爲之傳也有以也夫覺今時詔後世以期俗善風淳意旨淵矣緊獨褒及其子父而已耶余愧不文而衷實好義奉常命之言言及之矣迺撰次蕪語而爲詩歌之歌曰我思古之人高踪不可即何期嶺海遥賢豪振清節遊子念高堂倏焉駕旋比禄賜足娛視既辭由悃愊盡矣純素心壽筭胡爾嗇亦曰有賢父耄耋抱遠識黄金渡海來霜風凛難測輕塵似拂塵

完子讓廉德令人即古人流芳永垂則立傳注遐思維風運爲翼

錫山華復元應天府儒學

王參政父子郤金傳跋

世之位高金多者往往簠簋不飾參政不以身之死而易介其父不以子之死而徇財夫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胡氏有世德哉乃公父子何計知與不知賢胡氏遠矣其交信之又為之傳如敬美奉常誼至高不佞兩有愧焉當並永為王家故事

沔陽陳文燭江西左布政使

卻金傳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字敬美太倉人世貞弟也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明史文苑傳附見其兄世貞傳中是編乃其官福建提學副使時值參政王懋德病革同僚醵金贈之懋德堅不受及懋德卒同官又醵六百金遣使渡海致於家其父艮弼亦堅不受世懋高其清節爲敍始末作此傳又以同時士大夫歌詠附之蓋意以風示貪吏也懋德瓊州文昌人隆慶戊辰由南京刑部郎中出守金華擢江西按察司副使遷福建布政使參政所至皆以廉著云

奇遊漫紀八卷附錄一卷

〔明〕董傳策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雲間董氏刻董幼海先生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奇遊漫記四卷》提要

奇遊五述序

昔人謂通天地人曰儒余讀廓然子五述心誠好之以為今世之儒廓然子端其人哉夫天地譚深明造化之機陰陽之義良發前人所未發傳道統辨益憂道之失傳而反言以翼正闢邪顯真黜偽彼有鶩空談博虛名者覩之且茫然自失矣孔樂發尤於今世講學家玩弄景光一種為對症之藥文思奇偉得之莊騷馬遷而下弗論也聞韶發洞識宣尼本志且於世道升降之幾皇帝王霸幽

微難聞之旨真有心領而神會之
者使得大受斯世豈直偏才小補
云哉曹溪禪叢不襲佛語而善
會佛意蘇子瞻謂范景仁平生不
奉佛却真是學佛作家如廓然子
之叢禪歸儒尤非景仁所及識者余

序　二

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廓然子清修直
節志存經世五述乃戍遊時所著今
為南光祿卿未竟其用余因漫書此
以俟知者云
隆慶庚午夏六月之吉南京吏部尚
書汶上吳嶽撰　甬句楊當時重書

奇遊漫紀序
環宇內稱山川之奇者不為少也然奇
不在山川而所恃以為奇者豈不以人哉
今夫好遊者遇有名勝輒援詞摛藻
非不人人能然以余所覩記卒多留連光
景凌虛駕空而修文無當此其遊即

序　一

日在叢林中與泉石為侶而萬無所裨
益人國病其達且放矣余竊傷之幼海董
先生少負奇偉日記萬有餘言為古今
文並造玄乘已卓然稱名家矣先烈烈以
風節自將初官比部見時事無可人意
頗獨為國慮輒犯怨凌危直抗節抒

中武有危之者多所震撼嶽嶽若南山當
前一心為動當邑時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無何指蒙貶謫遠戍粵中雖身在萬里
外翛然自適自燕齊吳楚以至百粵足跡幾
半天下而所涉名山大川往往發胸中之藏以
洩天地之秘余嘗舉其奇遊湯紀讀之

序　二

乃知先生之遊無論經緯庶品錯綜萬變
雅篇辨製絲發前人所未言以謫仙之抗
而知其意不在酒以魯公之烈而知其正不
溺耶以子陵之高而知其適不沉隱以伏波
之勇而知其任非狥時甚則悖于於柳州
柖隱於焦崧寓夢於朱張而宵旦動有
貞人之思要之悵賢弔古信非浪遊而一
言一義脉脉闡幽標準章往勸來當
與名山大川並垂千古其視留連光景修
言無當者奚啻千里昔人謂德業氣節
文章三者有一於斯皆足以名宇宙垂
不朽余則以為德業氣節其主也而文

序　三

章特其輔焉耳主立而輔具多相成
也若徒以其文而湯無所主雖有雅詞
藻句猶之載土冊以餙華標人其謂何
今先生有且盡豈先生之遊所以為奇
是先生若無假于山川之奇而山川則固賴
先生以為之奇矣是故驅蜒有文而衡

山奇再遊有賦而亦辭奇非文能自為
奇也有文公坡翁其人人固奇之矣愷序
知於先生偶出所紀不敢以不文辭湯為
之序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前湖廣布政使司
參政致仕郡人沈愷撰

萬曆辛丑小春三日後學楊汝麟書

奇游湯紀自引

余本胃膝恚奇又素性多癖少
年誤落塵網簡結世緣每俗務
紛靡便自慨然厭倦以故居常
閑閱郤帚顰額鄉人自好者焉

屬者業坐蔣讒薄宦遐荒迺幸
與友人眺游山水半收吳楚百
粵之奇燕齊而下勿論也鄒時
負氣褊衷漸亦恬歸真境頗益
從此自信外膠固渝雖迫殊險

抱積疴方更照〻行後無悔恙
云嘗愛昔人於游奇絶之語謂
今 清時寬馭俯軫孤危諸覯
值薦紳誼人頗多意氣相憐重
計所得游奇山水咸足稱奇繼

引 二

余文不奇宜不可以奇游竟決
〻也抑嶺海故自多奇余軍無
奇人當之以應踐以為奇笥遂
寘心物表凝志寰中即諸滄嶼
峙流罔罣雲明本界其又何奇

之有焉鄉之奇游湯紀應以表
余忽湯之私悰云爾或曰記者
記其事子間出議論謂體何曰
古者記事記言體由人作雖然
余所謂湯云湯云又豈敢規〻

引 三

乎文人家哉
嘉靖甲子孟夏上壬日廓然子
題於征颿泊次

姪玉鉉重書

奇游漫紀目錄

選輯挍刻名氏

同事寓客悟齋子吳時來

朗寧復陽道人陳大綸

從祖紫岡居士宜暘　仝選

嶺表門人賈仕廖必進鄧之梅杭廷佐梁國賢黃鶴齡鄧中曜張文謨李潤鄧之松何天德李湛喬鎮陳起漁梁國相周豫燧等各抄錄

乙丑年陽至日內弟李承志女弟壻何一鵬弟傳史仝挍

辛丑年中秋日叔思白其旦重選

弟　學文重梓

壻經　自約錢龍錫

姪　王樹玉珂玉京玉驄玉鑑

玉振玉恩玉階

男　玉杜玉衡同挍

奇游漫紀卷之一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記文　出戍道經

發天津記

余儕小臣當壯歲遭逢　明聖廼遽繆矢赤衷欲肩唐虞咈象恭難壬人之義過計私憂自負熙皥方春徂夏逮讜譴獲休　君父恩波浩溢莫罄名狀屬已槖橐登道舍陸而舟猶苦疲憊未醒臥瘵罔輟乃四月十五日渡出天津之南澍雨初霽溫風徐披蓬底蕭

然水光透入余稍稍起伏榻上與家人語因指天津之流與嗟喟焉或嘻余曰子胡不玄同嘿嘿自匹水德彼且滔滔東逝知白守黑子胡乃思結幽憂迹涉悻直動與衆俱言隨愚出余憑檣長嘯而不答既而自詫曰噫嘻乎巧拙懸機淵雲殊趣夫人臣者進思效忠退思補過吾方戴　皇慈之曠覃履夷游而式渡又奚暇臨津羨流校方員于攻錯哉於時有天津丈人者棹而過前曰子行矣子不覩津岸漁人乎夫魚以貪餌入釣然小者易與耳若巨鼇餌大患遲雖

東海任公猶不得易而醢云且此冀方水也在昔鯀治水九載弗成堯始殛之于今蘋陳唐虞之治何迫遽乎余適北向闕伏仰而祝曰願　皇祗德罔渝願諸河伯協恭罔攸私庸以鞏金湯于永世述發天津記

太白樓遊談記

濟寧蓋有太白樓云相傳唐賀知章作令時李白嘗客遊醉歌其處沈光記所云酒樓者也樓故當高阜一望泰嶧諸山宛若屏嶂俯而瞰南旺諸湖水煙雲

蕩射風檣去來掠其面蓋遊之觀畢具焉白嘗書壯觀二字蕭灑遒勁今存樓中余往復游京師即過是未嘗不登然登亦未之奇也今年戊午夏業以罪廢而南属濟創初復因更與兩戊友肩負而登樓不加壯山湖不加高深望不加遠而余三人者顧相與慨嘆白之才豪不一遇即余胷中游與勃勃然奇矣世無知李白者徒以為詩家最放達者云爾乃余究觀其卓偉奇崛之氣當其時天子愛幸其才唾手致津要無難白且出入禁掖渥被寵顧然未嘗一動其衷臆稍自振揺之筆端也使後之詞人處此方將志滿意暢揚揚詡榮過不絕喙矣至其奴視高力士又絕不與當時執政如林甫國忠輩俛首抑心而奪之氣視世之穴倖門覬速化者良萬萬也及余讀其清平調中飛燕昭陽之語欲令人主垂鑒女禍殆猶有風人諷諫之體焉以彼其才徒且傲浪篇章中無能少自表見故即其憂憤悲歌之志一變而為縱横放逸之辭往往又詭與于遊仙弔古征夫閨婦以微露其侘傺鬱伊而不可得紓之愁思至金陵廼以白兆于

酒婦人而薄其為人世遂謂白詩徒豪舉不關規諷劣于杜少陵之忠君愛國非惟不知人抑不知詩矣彼所為沈酣麴蘖寂莫賢聖云亦甚乎其時與何誕之深也及巳棄官而歸遭時不造猶自以宗臣欲有所樹立而適會永王璘之起慨然應招而出意將少贊其弘濟之謀乃不幸一跌以敗雖託身非所其志有足悲焉當白起江南應璘之招於時明皇正西幸賊據關中又未聞靈武之立也白所嚮意規恢恐亦未為過計心事不白竟流夜郎然其識郭令公于窮

時終成再造勲謂白爲不知人不可也凡此豈皆醉
人事乃今所傳于世猶以酒樓者稱嗟白有靈當不
一頷此矣余所談白事于樓中至反覆擊其生平私
自負得此語爲奇游而余兩友人頷各持巨觥向余
曰子醉人語也請更盡醉焉余不辭而飲之果盡醉
而余三人者下樓而登舟則月盈盈白矣時五月十
有一日也明旦起坐舟中有從余者語余昨所語而
余回視游處已渺隔一程不可覩已因筆之以無忘
酒樓之醉云

渡寶應湖記

寶應湖故稱險俗有銅高郵鐵寶應之號然余比歳
數從北游渡湖湖卽儉余未嘗遭也於時中夏水溢
風又撼其洪流湖勢險且甚舟之人相顧徬徨恐不
可卒渡卽需水退又卒未可期余嘻而咤曰湖之靈
寧過苦諸逐臣乃揚颿湖面矯然掀柁而飛水光接
天一望無際風獵獵拍檣傍驚濤怒號浪噴如壓衆
方覩覩然虞其觸乎石也而前行者一巨賈舶遽觸
石碎矣接而濟者又覆焉於是衆駭愕罔攸措余第
譬曉之曰寧爾神定爾氣務必濟無恐時余小子第
侍家大人自淮南而來家大人亦戒舟人謹握柁勿
失而張吳兩友人適攜觴過舟中酌家大人余舟人
氣益壯云張子持觴酹湖神因誦唐子方平生仗忠
信今日任風波之句余與吳子鳴榔而歌之家大人
歡然適也已而湖風亦少戢舟將濟俄見湖之南有
操舟而過余者至則寶應學訓雷君載酒來訪云余
三人睨視良久迎謂之曰風波猛惡若此君奈何犯
險噫逐臣雷君應曰嘻三君不畏風波余習此湖寧

畏諸逐乃忻然相與飲啜而賦詩焉時風定舟已克
濟迺更有澄霞照耀酒樽中余詩落語云自是波濤
驚壯觀坐來春色總依然紀實也雷既別去復有老
媼持麥飯來餉而前賈舶覆者其人裸而乞食余三
人稍推食食之夜登湖傍廟上北望淮口因憶渡淮
甜平江園倉部錢君水部沈君既各載酒來而今渡
湖湖水險乃又有雷君載酒來益奇至老媼飯又益
奇於以見風波雖險而穹慈曠放之感以論士流好
義不爲巨險所撓遏卽村嫗一飯固亦

明主惠也抑視往代窘擿窮逐惴惴避親知者大豫
其可無記然余又憶渡濟時水部陳氏少與吳子同
研席聞其來即惘然避不事事而治河中丞王公者
南岷人也余輩素不識其面顧獨戒津吏候河滸已
而過舟相勞問且僕僕亟拜至云某敢忘社稷與敝
君父之仁明前渡淮而治漕中丞傅公亦良然嗟
乎若公輩仰承洪造不畏風伯水師者蓋無幾矣即
誠多有之余輩風波人固盍可恃以無恐哉

遊金焦兩山記

余渡淮而南爰以六月五日渡江於時江流浩浩大
風俄起江中浪高于山蓋余又得奇詭觀焉既而風
收浪恬日照江面舟子語余當渡余小子策從家大
人偕兩友人渡而甚夷也無何望見金山家大人暨
兩友人欣然欲登余蓋已兩度登云既結纜甫登江
岸遙有黿上而仰食入寺縱觀復循廊瞰江外鍾山
諸勝宛如在目余畢六朝之偏安頌　高皇之大烈
慨然有覩河洛而培豐芑之思焉已而越毘盧閣入
憩觀音殿遂由舊逕出寺摩閱古今人詩刻尋中泠

泉吸之復汲以烹茗甚清其日晡放舟泊北固山下
家大人先還家明旦巡院尚仰山君過訪語奮然有
奇氣且云明時浩蕩遷客多得奇游余三人遊興方
銳又監押官未戒行仰視日方中迺遂復放舟焦山
余蓋未嘗遊云山視金山殊大其上僧寺幽閑旁有
田疇更平曠憑闌而瞰江洲令人飄飄然有物外之
適山以焦光名於是張生爲作招隱辭而余與吳生
和而題之壁俄有騶從來乃鎮江郡守都君蘇郡節
推王君知余三人者當遊因以巡院意攜酒殽相隨

云既見歡笑口誦壁間詩復徧遊歷碧梔灣青玉塢
諸僻絕處薄暮還渡江兩君從陸去余三人乘月泝
流江澄于練鼓枻鳴榔豪興輒發而余與兩友人評
兩山之勝則謂金小而麗其望遠焦曠而幽其棲息
妙惟人所愛好焉然潤當大江下流水勢入海甚近
而兩山相對束臨口寔有砥柱洪流撐峙江海之勢
屬者島夷竊發沃土爲墟江南民力竭矣　聖明軫
念元元數督過諸守吏誰能假兩山之靈爲我殲醜
拯淪溺也兩友人曰余輩忽漫游耳君愼無多語乃

記而藏之笥中

釣臺遊談記

余至武林憇西湖之上稍稍尋訪舊遊若淨慈飛來峯靈隱天竺諸勝然不能縱覽觀又所闕游殊多以故其所及游畧而不記而余辭家大人渡錢塘江於時懷家鄉之漸遠慣覇圖之屢更益貪遊惜勝之思益不能置焉及泝桐廬過嚴陵灘登其所謂釣臺者而歌名賢之詩歌以弔嚴先生招其守祠宗人而來相與話嚴先生時事蓋余貪游惜勝之思始淡然自

失矣然又獨有譚議云今人但謂嚴先生高逸士廼余嘗味其懷仁輔義阿諛順旨之語似非無意于世者應聘而起謂帝差強于往已又不屈而歸誠未知其措趣所在世人遂疑帝非先生知已又諫議官殊輔相先生年高德邵固難栖栖為小官屈余以為既為人臣亾論尊顯苟得行其道即諫議輔相奚殊焉使先生較量官資高下而後仕抑去世人不遠矣夫巢由下隨務光伯夷之倫先生或有意其為人乎乃其所表勵抑又急云當秦坑儒焚詩書蔑棄先王禮樂仕者以刀筆吏為師上雷下叛反戈相屠胥然爽其廉耻而不一顧也漢承馬上之風因陋就簡未臻典教實效陵夷至乎新室之篡諸儒獻頌功德惟恐不暇蓋秦漢中衰風節淵絶先生殆傷之焉思以其身而易天下俾區區闒茸角力階尺寸之士赧然羞自負也東漢之季節義[illegible]出黨錮諸賢甘心靡斧鑕而不悔姦人睥睨漢鼎至積數十年莫敢動斯其風謂非先生寔感倡之不可矣或廼高先生而過黨錮諸賢豈誠盲於教哉嗟乎先生所為維天常立人紀

弭亂消姦萌其大若此余故高先生之風而貪游惜勝之思眞淡然自失焉即所譚議不中先生然先生固知余非世人矣於是其宗人聞余語而起拜曰誠不意遊先生釣臺者廼遂曠世而相遭請為子釣而沽酒焉以附釣臺遊談記時七月十有一日

遊青原山記

閏七月一日過洪都余三人欣然滕王閣之勝廼以相公里第余輩忤相公人不欲泊遽棹而南數里學憲王君追訪貽之閣中王韓序記刻讀其文如登閣

中坐也已而藩臬陸君臬副趙君臬僉馮孫二君載
酒追餞而馮於予同年友也則貽余青原山中黄磬
直詩刻謂余輩前而渡當出是山於是遊滕閣之典
轉而思遊青原山矣余諸生時督學宗王胡先生時
以都憲憂居閒余來頒儀舟江滸既至相勞問因勉
余堅志守道而别語中亦語游青原山事先生蓋講
學家云是月九日舟次吉安郡守黄君過而談青原
山之勝欲輟郡事同遊余三人堅辭焉已而私覓肩
輿渡河行數里抵山　山甚高峻前有劃壁一片跨

深澗而立若翠屏然諸峯環拱老樹揷其左右泉瀑
潺灌林中景象殊爽塏余輩渡石橋入寺有七祖堂
堂傍一龕供七祖眞相其左爲宋長者祠余輩坐而
談思公開山禪教大闡及乎陽明子王子講學是山
提唱致良知三字今其門人高第弟子踵而會講者
不輟也然禪宗儒派漸混爲途聚議遊談或鮮實効
子王子意指不無少出入焉既而尋訪羅太史鄒祭
酒兩公適兩公數日前下山去矣無緣一晤語殊爲
悵然日晡還舟從山掖而下時月澹林梢僧歸鳥外

青原幽致爰收一囊明旦起訪忠節祠復登城樓眺
白露洲衆木滙縈一渚仰抱東南諸山峯亦眞奇秀
境余輩倚柱鼓歌喉有學子過而疑其爲仙云是日
午發吉安由黄岡潭下永新十八灘而潭中適遭大
風電舟斜欹至霆底乃余坦然歌游青原山詩舟亦
逐定既渡永新永新令馮君過訪居民至罷市聚觀
而道中遇劉上舍設飯相待則貽余三人夏游記各
一焉讀之知爲羅太史語迺益嘆青原講學之風能
令其士若民咸知嚮方無亦忠節祠流風餘韻子王

子寔鼓動之與若羅太史者可無作語已

奇游漫紀卷之二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記文　楚南結纜

病游衡嶽記

余嘗有游五嶽之興茲歲以戍事出獲與友人張吳二子偕嘗共去國懷鄉神與意積已而相過勞問道中所苦生平壯志棄捐明時凝眄徘徊爽然自佚遂廼嶮亨屯齊夷險覩堪輿之浩渺等萬物于鴻毛於時游嶽之興彌劇馬屬當道衡湘以南計去衡嶽不

百里而近因預與二子謀必往無何張子奉其母從便道歸而余與吳子顧猶迂棹從雷埠鎮入衡山邑界然余以別張子時夜談良久病涔涔發矣時閏七月二十五日也明旦庚午舟泊衡江吳子以乃內病不欲往余私自念萬里遐涉崎嶇間道本為游嶽而來復恠疴作不果人生安危有數寧緣兒女子態作障耶爰偕周山人挈二山僕雇肩輿裹巾扶行吳子猶哂其癖興也業既行風色甚勁松陰蔽日病頗不支余對周山人言此殆山靈砥礪我耶強獲真氣行

松間三十里申抵嶽下入憇毅道士房引覩房後流泉從山巖滚滚下巳令人游心灑然晚沐宿潔所於時病倦山幽松風馳驟如甲馬頓覺夜凉永倍壓榻二十七日辛未晨起焚香謁嶽神因徧閱中外諸勝殿中氣象峩然旁有額扁書天下南嶽四大字道士云此即宋徽宗御書扁嶽帀者也中庭碑亭蒼鮮文剝落不可辨殿後為寢殿就峯石刻塑嶽神與夫人像甚奇偉又過一室為南極注生宫湛甘泉書道士云民間所嗣者請此輒應魚氷畜亦隊游至此散子

云余笑曰嶽神日不暇給矣時余病稍瘥周山人猶阻余上登余不應輒更乗竹兜子行嶺上毅道士乎其徒從馬頭之漸覺天氣清朗日融風和余病亦瘥大半遂攀峻道而登危峯峭立絶壁倒掛滿眼皆山色也行三四里許望見衆峯中一峯巍然道士指曰此赤帝峯也其毋若園蓋斜對赤帝而高者則名紫蓋峯又懸崖而上五里許望見右峯撑立宛如羽葆道士云此香爐峯也左有二峯尖出視諸峯尤高雲隱隱騰腰間道士云此天柱峯也天柱之掖有峯名

金簡峯禹治水時獲金簡玉書處又仰而望一峯縹渺特尊獨余見之意卽祝融峯云時峯巒突沓不可狀道士亦不能盡名蓋巳在赤霄間矣周山人素誇健踵亦倦坐喘息顧余云茅山絕頂不過此耳從人皆苦路峻而余風中歷嶮級了無病容周山人以爲神奇云又懸崖而上有瀑布泉飛出數十丈山石愈峻流愈駛瀏絡空明瑩成幅練響淙淙徹林壑下視山中空泊處村落巳點如蟻蛭而其上復有耕夫樵豎乘風唱歌茅舍竹籬宛傍石壁眞仙家也又三四

里忽見老僧携茶出肅飄飄然從峻嶺下揖其居曰半山亭去此三里頗少憩焉余不省何來第從之行捫蘿側足而上甫至亭下遽起立四顧寰中但見烟雲繚繞層巒間世界溟濛漫漫若海霧狀萬山疊出小若螺盃江湖渺引一線眞不異浮漚也老僧肅余曰請有間遂入室坐定僧爲余語云夜半夢朱張二公持數函經與韓公同下肅容俄有瞿然一夫來自東北三公引之仰觀星象巳而憑闌瞰大海中萬鳥嚶鳴蛟龍翻翻驚起三公謂其人曰子異時有分到此山絕頂可且歸矣朱張二公遂以數函經授之韓公亦於袖中出授文字一卷倏然驚寤私卜度今日誰當來印其占廼覩大德貌宛然夢中人也因戒余毋遂登絕頂留爲後日重來遂贈以萬年松數枝而去余顧所從游道士曰彼僧爲誰道士曰山中不識此人意近日游方來耳余甚異之因憶韓退之彌明道士傳殆紀實也念不可拗僧指語遂於亭中具齋飯畢惝然從山左而下行三里抵會仙橋萬竹森然響泉湧出巖石夾道而立深壑長松又一景界有道

人揖至祝仙巖啜茶復行松逕間石上有松間掩月四大字又從澗邊入有垗石峯三大字遂小憩垗平菴菴面皆山菴背皆泉竹引而汲了無喧世態也山有鐘磬簫管聲山僧持手冊索書漫賦四律貽之又賦二絕貽巖道人云復下二里許嶺嶮巇如天階望見一大寺赴之則南臺寺也寺中頗有大觀亭刻諸公題詠了無空壁因賦二律書片紙貽山僧云憩久之下山歷石級數十百級抵岳麓訪胡文定公祠三像儼然肅拜而出復訪白沙甘泉書院時日尚未晡

乃更令輿人肩七里至朱陵洞水泉飛瀑若珠簾垂
垂狀前有醉石即仙人沖退石也道家以此中為洞
天亦真奇境然其境奇而狹回視危峯壯觀海天空
闊較此清冷朗秀又別矣步回道房懷景朗吟從得
四律三絶夜深始就寢有夢二十八日壬申晨起謁
辭嶽神而歸出至雲開堂堂以韓公開雲得名因徧
觀詩刻道士為設小酌已遂復乘肩輿沿山行四十
餘里至一村間削壁茂林俯瞰幽澗若虎丘劍石狀
要亦嶽麓餘景耳時吳子已挈余舟人由霞陵入衡

州郡界廻遂從西南路行五十餘里抵郡燈明時方
登舟云是役雖扶病登嶽尚稽絶頂之游然有兩大
奇事病以游瘥一奇也僧夢又一大奇也若夫群峯
錯出遠近殊態令人應接不暇水泠泠瀑不舍迂折
山腰湛無滓累眶惟凡襟洗滌象得象外至文焉及
乎凌高望遠憑虛御空身世一塵我真安在於時又
無假泛遂瀛搜溟渤而醒然脫縛解膠矣吳子周山
人以為不可無記爰記之以須後游且錄一篇貽張
子云嘉靖戊午秋雲閒董傳策記

游回鴈峯記

閏七月二十九日晚舟次衡陽之蒸江郡少府與其
倅羅郭兩君訪貽衡嶽志且謝緣薄不能從衡嶽之
游兩君因相顧語余曰在昔胡邦衡過衡山不登以
避人故而韓退之朱張二先生顧不憚凌雲雪游焉
公今病而游游而不使邑宰知殆兼之矣余笑曰游
適興耳奚必古今人兩君去余翻嶽志即所游景猶
宛然在目顧獨以闕登祝融峯為障僧夢也復私自
念當游峻嶺時俯瞰塵寰漫若煙霧適今浮生又涉

此耶隨與吳子周山人李生登岸訪石鼓書院院為
唐隱士李寬讀書處宋淳熙間始建先師燕居堂蓋
即七十二峯中岣嶁峯也既入謁先師像復從左而
入有祠三楹中供晦菴南軒二先生左右供黄勉齋
李寬及宋隱士李士真諸像就其中拜而出復從左
而入有合江亭當蒸湘兩水合流處亭祠韓昌黎其
上為仰高閣面刻韓題合江亭詩南軒書余遞令摹
得一本藏之舟中因對韓公及朱張兩先生像恍然
悟僧夢之非凡抑三先生神靈固龔琢我也援筆題

壁而韜其名已乃移舟廻鴈峯下登峯入寺次張子壁間韻蓋巳先渡五六日云寺僧安正邀憩竹房殊清致因持冊索詩詩之而劉縣令復來訪致兵憲程君書亦獨以三先生期我也雖一時致語猶不旁引及異哉異哉夜與吳子醉卧僧房中周山人李生各爲歌詩一章時秋色皎然風颯颯響竹際聽之忽有鳴鴈聲余起坐顧諸君曰回鴈峯前聞鴈亦奇事抑今鴈回而征人猶萬里也宇宙無窮古今若旦莫迢渺天涯所玉成何事吳子爲之憮然因披衣歷山級

而下於時一望衡境咸收入顧盻中吳子遽以爲勝觀而余顧渺然臨小之豈岳峯景界猶未忘胷臆耶抑仙凡遠近即真眸子亦自不同視也余以爲可喻道乘漫弃記之游記庶幾三先生其稽我焉

游浯溪記

浯溪古奇境也孤標一峯迥然臨瀟湘而枕祁陽之上唐元次山卜築其中屬靈武中興光復兩京功最大元因撰頌顏魯公爲書鐫石乃後人高魯公風節且古漫郎文而浯溪之奇益表著余輩以八月七日泊祁陽劉令祉偕閤李陳三博士過訪遂折簡邀游浯溪余得與惟修縱覽觀焉既登崖閲頌文摩其字畫巨石嵯峨與文字俱絶世稱三絶者也旁有片石嵌壁間玄瑩可鑑了了辨山川色詢之厥名鏡石相傳徃代傳詣行在光晦發還山乃復瑩如舊云左逾渡香橋步出漫郎宅遺跡前臨一臺聳然層起劉令設樽醪置席焉上有宊尊古製因就而酌酒既酌相與坐談唐事追思魯公守平原時已甚偉特後竟不屈賊而死真奇男子也假令唐無國難如魯公輩終

不老死翰墨間耳然曾南豐爲作祠記顧猶徒取其堅貞撼頓之節百折不回而旌其學問文章龎雜于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于理余以爲南豐之語凝矣夫仙佛家所稱引白日飛昇歷萬劫而不壞者豈盡莊語哉直寓指云爾彼所謂傳道必得世間忠孝之士者有以也如魯公舍生取義要於此中得力即其幻形雖死而英聲義烈至於今猶耿耿不磨蓋真勘破其死非離之也於時令及三博士聆余斯語猶未醒然會意獨惟修起曰魯公之神憑兄而語也以是

知暑公不死矣語畢而賦詩貽主人以別夜將就寢月射船窓後與惟修起登溪上李生爲具酌余三人團而坐因各談其鄉之人物醜好用寓思齊內省指云亦仰止曾公餘典也是爲游浯溪記

游永朝陽巖因泛瀟湘記

余讀唐柳子永州諸山水記未嘗不嘆其文之奇詭卓絕也既以罪竄斥道由玆境益愀然願訪其故所游處而游焉乃記所法華愚溪南澗者即蕪沒不可得游獨朝陽巖故在也而余與吳子以監押官之

暇蓋連日夜往游云當其尋古興懷尋幽命酌流羽觴而發詠招衲子以談禪已復乘月班荆凉風乍爽漣漪水色秋氣逼人咸屬吳子記之矣余不能更疊作記游語顧獨於柳子事有概乎中而余從巖前訪十賢祠則往昔名人官永者咸得祠惟柳子者不逮焉余指謂吳曰柳子可惜祠不逮者可恨夫柳子奇才乎奇才乎徒以少年逆傅之氣狎游兩王生謂可藉手興堯舜烈忠在不知人以彼其才令稍知問學悟理道豈至其身名委頓擯抑迄今千百年猶不獲伸也乃余獨悲其一斥之後遽歸恬夷羈永數年蕭然不擾有古寓賢之遺風焉其所爲游覽山川諸撰次奇詭卓絕之文猶足命于世而不朽也彼其祠不逮云者直規規時俗見耳夫司馬遷韓愈人之豪者也遷救李陵愈友柳宗元爲文古之人憐才不詭時好今視之有餘愧矣夫士有幸有不幸余游朝陽巖覩記賢祠不逮柳子殆傷之焉吳子曰毋病足下方而介廼其持論寬若此誠不意游岩得新語矣於時放舟瀟湘水清徹底而余懷屈平之艱貞憶湘靈之

哀怨廼顧益誦柳子去國竄巳游懷人淚空垂之句舟之人咸喟然興嗟不置也夜夢韓退之氏偕柳子詣余謝曰得子可稱千載知巳矣余寤而笑曰柳子宜快也乃韓子憐才之意顧今猶未泯泯耶又安知其不憑余而吾云余輩幸不墮柳從怨而今明時浩蕩又無假憐才者而釋縛焉即余所指記者繆耳繆耳命之游永朝陽巖因泛瀟湘記蓋余有二指云

夜游沉香巖記

楚中自茶陵以南長沙衡永三郡綿亘諸山奇峯怪

洞層見絡出水清澈尤稱其山之奇余耳目所厭殆幾不能狀記自永而出謂必無奇廼十四日丁亥晨發石級渡諸灘午從船窓隙望見一峯壁殊詭絕舟子云諸葛兵書山恨削立不能登焉夜泊陸埠游興甚癖強拉岸邊人而問奇處有父老笑曰此境爲沉香塘迤邐數里入深山中有沉香巖青岩嶺此仙靈所棲道多猿猱虎兕非數十人秉炬操戈戟不易可游今莫矣郎君且休矣余與吳子相顧呀然時月皎如畫清風徐來余踴躍曰天假我游諸君游無恐余

二人乃與周山人李生飫酒糜命諸僕人飽飯執巨杖提竹燈籠而前余二人各持一劍周山人李生各持一刀矢信步往游不覺逾數里至一高岡岡上層峯挺秀旁有老木垂藤下瞰清江一灣水月四面曠野蕭然殆非塵境也進而登巖巖甚敞余輩方坐命酌吳子遽倦而假寐余觀巖前有一小庵左設漁磯右插青竹數竿景象幽朋乃獨往而憩焉菴內一石函有書遽取視之冊書也意者游客所遺顧此人跡罕到安知非有詭秘人藏之名山以遺好事者余得

之而珍惜之因爲賦詩一首已而周山人李生從岡遊來云彼中猿猱虎兕交印跡于道知父老之言非我欺也促余還舟過而撼吳子猶未醒余復與二人循踏中外大都其境幽其石峻其篁木邃茂其壑澄而深其村落大曠非余輩劇與不能游游且不能適余故以斯游爲甚壯而吳子既醒起而偕三人者歸則讓余筆記之余不得辭

奇游漫紀卷之三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記文　粤徼征次

游桂林諸巖洞記

余閱宋范穆公成大桂海虞衡志見其評桂山之奇以爲千峯崛然特立旁無延緣而玉笋瑶篸其森列惟且多若此當爲天下第一私竊意其爲過言乃今來游桂林覩諸峯巒巉巖從平地削出數百千丈不假纖培而骨相嶄然玉立劒峙衆態畢呈或半空開

竅窅冥搜詎測或挺拔天表巔無階其奇怪奪目驚心殆不可具狀昔人所論列猶爲不及云余得稍游覽其最著者采合傳志因爲撰次于左畧諸瑣瑣不記八月二十有四日余與吳子泊舟桂江西皐復會張子千儀是日學憲殷石汀君邀余三人游風洞巖巖在疊綵山後石門硌砑峭壁劃裂下瞰平野千峯競奇雲樹滃勃洞中陰風襲人毛灑灑起立張子謂卽當盛夏無暑而殷君遽持觴起飲復爲指點桂山三峯龍從宛轉悉入矚界盡竟日酣眺焉賦得古體

一首明日張子去余二人結纜伏波巖巖突起殊高石懸如柱去地纔髣一線俗云馬伏波試劒石入而有洞豁然約可容數十榻戶牖穿透俯瞰灘水洞中踞石有巨人跡宛如刻紋又紫白二蛟蜿蜒相向有浮暈絡其頂大似老龍戲珠洞因得名還珠或云馬伏波傾所載薏苡于此因賦近體詩折而游眺水月洞洞門踞江圓如滿月一統志稱濱江洞惟水月最佳然不能過還珠洞也已又登崖望獨秀峯孤標直聳頂平如蒼玉正面嶷然秀整側視果如卓筆校諸

峯獨雄唐張固詩所稱南州擎天柱者也其北虞山臨江有韶音洞宋張南軒先生有記刻崖間又明日游隱山六洞余憶寰宇記唐李渤出鎮桂管見石門大開有水泓澈廼疏鑿巖穴石林磴道若天造靈府不可窮詰因名隱山蓋卽其地也山上六洞爲朝陽夕陽南華北牖嘉蓮白雀洞各一天朗敞如廈屋雲門透迤亘薄野外俯跨田疇紆幽雅眞衆中勝槩也唐吳武陵韋宗卿俱有記由隱山轉出去七星巖甚近余二人復挈周山人李生往游焉巖有七峯列如

北斗旁垂小峯如輔星緣磴而上山半有亭曰聳帶亭其下爲曾公巖山根石戸中有澗水伏流宋曾布帥桂跨澗爲石橋因以名巖橋下水聲泠泠寒氣侵肌橋側有石乳雙縣如垂蓮頹雲危欲下壓度橋有石池徃昔鱗游其中今水稍涸復過野田數十步路偪窄不甚可通頫視有石罅尺許匍匐而進忽更高廣其側逕可詣棲霞洞洞旁水清淺不流岸塹如削余二人從石門而入頓覺坦夷爽塏約可列坐數十人其上石乳凝結下復有洞名玄風初視洞口甚低

游者秉炬捫壁以進天門三層層各三耳前阻大谿不可渡有路北行頫僂而前數步復寬衍兩旁十餘丈石柱下垂如玉簪珠旒曲折躋攀所覽靚彌奇高牙斷霓從空歘落斗室陰崖森幽徹髓從者慄慄持酒榼爲各酌一巨觥復行食頃珍窩佐石交撐層峙殊形詭狀盤巇窅頓其中詩者難工畫者難巧卽游人猶錯迕相望稍認識漁網燈檠無量佛逍遙牀獅象駱駝神工斧出宛肖人間世所有又踞老君像甚古唐人因號爲仙李洞張成子詩刀圭影觸金丸彈謂洞中景也洞倚層巖極玄遠扣其響石如鐘鼓鳴余輩數人語笑聲如大甕中聞雷脊隔塵世而崖棧間澄水一泓滙成深淵路滑蒸崎嶇側行絕險凡三里許始從頂上出世傳穴通九疑山以故其秘奇特甚余意天壤間仙靈所棲或未必勝此卽桂山多奇然如風洞之陡然擘出六洞之朗朗相屬跨已益奇至如七星巖轉折獻勝重以玄風洞幽邃不易究竟又其最益奇者也劉牧詩陰崖走別洞陽嶺帶廻溪信然信然歸舟各賦近體詩夜深方就寢明旦起眺

江涯將復游他所適巡院潘臬諸司出貢院來訪於是諸舉子亦來而秦生者道其父發解時遽棄去游仙不復返今其母尚在也余笑曰粵山好奇乃其人豈亦好奇若此午後往東北游屏風巖斷山高聳中有平地亦甚敞鍾乳倒垂透石穴而出山川城郭恍然如在壺中范成大建壺天觀空明巖刻銘于石又東游觀龍隱巖灕水分繞其旁下有洞深奧莫測龍跡夭矯然印其上於時桂林諸巖洞之奇大畧巳得游惟華景洞在城中逼近王公府遂不復入而堯山

有尭田特以桂山多石惟此獨積土蓋無他奇焉日晡放舟象鼻山山在訾家洲之西突起水濱厥形類象余輩方箕踞眺嘯適藩參洪方洲君臬僉向懐葛君載酒來尋遂歡飲至夜分而别明旦發舟下西南境入戍所道中山水猶奇廼更瘴霧迤靡四望荒落徭吹猨嘯聽之凄凄然余顧盆猛有躊躇悦戍靡非其柄也因憶姑蘇袁永之氏游桂山記謂其山石險峭宜生蠻獠猺獞之類爲民蠹又意淑詭奇偉之氣不鍾之人而鍾之物余以爲不然夫人裒風氣寔開

拓荆蠻於越最裹亦榛彊八桂雖遥良非殊域且石巖巖等耳失之邪或歸險峭得其正堪秉孤貞彼其人靈心故在也抑　天王統壹區寓覃牧黔黎詎應鄙夷絶徼中謂必難振禮教古今俗移須政植政維人特患分疆宰割者未暇經籌云爾夫山川草木夷裔之主非其人誰當焉又安知八桂諸巖洞之間異時不有賢豪士出而剪除荒穢與起斯文與天壤相終始也漫幷附麗之記中庸諗後人之好游者因復得兮西山水歌一篇云

渡灘江記

湘水經與安海陽山斷爲灘水流而泝靈川其渠甚偪乃本秦史祿所鑿令寘斗愼啓封云斗畔悉蒼莽區曠無居人時時有蠻獠數輩持挺倚巖谷間幸其蠢蚩無大害然客游者自此非夷境矣獨桂林當最高處控制數千里披山帶江泉然西南要會世謂桂嶺摩天灘波經地水環湘桂山類蓬瀛廼猶離郭伊邇遠嘯諸獠屬邑古田永福間大爲占據朝除宰貳至不敢入界孑孑從省司候差遣余蓋覩而憤焉自

桂以南迤而接虖陽朔昭平旁及左右兩江藤峽八寨大都諸獠深阻令惟府江爲尤甚府江卽灘江也以迫平樂府名府江又以灘水流至此益疏迅名灘江余素聞其險爰與吳子留連桂林數晷須諸藩守出棘院挚之行至是九月五日發桂林越七日渡陽朔道中巖石尤奇崛就其羊皮元寶諸峯突兀空透飛挂疊數節下㘭牛欒匙鑰天河瀝瀝諸灘大非常目所經覩陽朔人蘇御史术追訪舟次語中更及灘江苦險阻余兼两舟人有戒心云是日逾燕子巖白

面雷公諸山徭人村八日渡龍頭磯出灘江兵憲林
君載酒餞江滸已而兩舟人與滸尕吳君梧邑守何
郭二君並放舟流日晡泊長灘九日晨發吳君舟艤
石幾破舟中帶有人匠粘罅至旁午復發於時瘴霧
彌野山川咸不可辨旁午猶無日光吳君設粲寄生
酒邀余與吳子酌之云敵瘴氣復出鴈蕩山茶烹以
解酲吳君鴈蕩人也語中誇鴈蕩之奇余笑曰若不
覩此灘江景乎夫灘江水波層絡下舂石齒兩岸皆
高山峻谷然吾儕身渡之不得游抑不可一瞬目焉

即若所談中土奇游不且重有感悟方覆澤哉不且
重有感悟方覆澤哉吳子遽障余喙曰子又酒發矣
俄而窓縫稍豁因捲簾矚兩岸山迴有獰惡猺人數
百群挾戈戟伺險灘上余輩幸舟順流其迴而上者
籐杉緩輒被逗逼鹽米吳君蓋坐而目擊之與余輩
咨嗟良久因憶田少糸汝成藤峽府江議謂則藤峽
宛宜速剿府江宜緩又有疑剿撫二議誰適從者余
覽觀其槩大都江峽勢相連縛未應異治諸猺志索
鹽米非有遠圖彼守峒丁招主往往舉狀相通今昭

平建設土巡司亦畧扼其咽吭謂宜聽諸土官報効
兵自齎糗餉勦逐苟得尺寸地即以立其支子為巡
司官仍於要害處隨在設巡司令峒丁鹽米禁其
侵暴久而化誘諸猺為良民因可潛消土官諸子弟
相讐殺事或亦一籌策耳日晡泊大龍灘十日晨發
午抵昭平復逾馬難唐鈞上曲下曲石龍諸灘至上
洋堡泊十一日發上洋堡逾上洋下洋蜆殼龍口月
口爛板諸灘自出灘江諸灘俱險而馬難尤甚水當
灘處湍洶若飛矢石尖尖錯兀其底迴流者嘗竟日

難上順流尤虞觸石灘旁復多匯深潭其上嵐氣重
遮鼻中聞之至不可忍四野菁莖蓊蔽鳥棲絕少時
或二三水鳥墮而前昔人所稱仰視飛鳥沾沾墮水
[illegible]也柳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又添嵐
瀧[illegible]三苦云十二日舟抵蒼梧漸覺岸有人跡間見
一二小舟蕩槳而過然猶數十百里無村烟江灘亦
尙多險回憶江左風流不啻懸霄壤云爾日晡何郎
兩郡守置酒憑大夫園中邀余兩人話別二君余同
年友方有事入覲夜泊蒼梧明晨南發作行路難辭

三十首

渡左江諸瀧記

九月十三日出蒼梧登閱白鶴觀暮泊羅洲灘十四
日渡藤縣萓洲縣產枏蛇釀蛇酒隔江數里為洲洲
有孤村其氓採熬黃藤膏點火眼暮泊大灣自此入
大藤峽韓襄毅公征蠻時斷藤處也十五日渡白馬
十二磯暮泊白馬堡十六日渡黃婆五龍諸灘午抵
平南復渡大小黃岡諸灘暮泊牛石堡十七日渡銅
鼓灘自出蒼梧通海潮其瀧水多濁不類湘桂清流

至是水分兩大支一入左江一入右江云午抵潯州
王參戎夏尹諸官人訪談銅鼓之險暮泊前村十八
日風泊十九日渡浪灘吳日選日到橫槎遞犴力先
剌船去暮泊石門自蒼梧來鬱蒸不異盛暑至不可
衣單衣而搖櫓人裸裎袒裼猶汗流浹背至是忽雷
聲震烈雨大作如注頓覺瘴氣疎爽人至穿夾襖子
云二十日雨泊二十一日渡大壬灘時風雨猶颯颯
不止秋氣蕭然江中峭無行船岸多叢篁其路通諸
蠻洞雖逆流不可挽纜惟以篙櫓施中流焉暮泊石

龍岡猿聲淒孤舟雨夜不能不攪離人臆也二十
二日渡貫縣馬騮諸灘暮泊六村埠二十三日渡大
急水小急水四層諸灘舟子云其境多剽寇暮泊鄉
江二十四日渡大銅鼓馬槽烏蠻龍門泥壁諸灘而
烏蠻尤險激流駛處噴如匹練中突巉巖亂石作澎
湃旋舞狀迤邐幾三十里是日風順舟子猶努力撑
鐵頭篙雖陰霧中至汗透其衣自辰至申始克達云
灘上有漢伏波將軍廟舟過者必謹謁祀余作詩弔
之其云志託風雲堪躍馬身依日月尚還珠蓋雜其

遭也於時鷓鴣倒挂諸異鳥啼聲徹耳老榕蟠腫祠
畔令人益增悲歌感慨之思焉二十五日渡黃泥若
竹諸灘因憶鄉人贈行詩云落日玄猿啼苦竹秋風
黃葉下烏蠻實境語也午抵橫州晤吳子相與話橫
槎風景因入訪其旅舍署州陳節推君攜酒過飲暮
泊橫江二十六日天始霽辰發橫江渡上下三十里
灘暮泊蕭季埠二十七日渡磨麪諸灘野泊二十八
日發數里抵火焰有雷埠磯風勁甚不可渡遂泊二
十九日風泊三十日晦晨發渡老鼠洞諸灘泊十月

一日朔渡永淳其令朱君挾鄭博士追送自此而上水稍平二日風泊三日渡伶俐水入宣化界起視其境殊荒落多出異竹木數十種至桄榔木本類竹尤奇野有胡蔓悶陀羅草能毒人村墟市果菜及擔負行者皆婦人蓋其俗如此四日泊長沙五日渡黃范午抵南寧余便登其青秀山丘憲程君郡邑長師廖吳諸君咸勞余于郊越九日始入戍舍廼於是輟蘺游而棲遲逆旅焉

奇游漫紀卷之四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記文　行役載途

烏蠻瀧夜談記

世稱蜀中峽粵中瀧余未游蜀未獲睹峽狀廼今游粵渡諸瀧真誠江道巨險即以論府江險最甚其在左江諸瀧若烏蠻灘其著者也歲戊午冬余時以入戍遡流而渡越庚申秋余從戍所出迓家嚴君至蒼梧出而順流入而遡流合往還爲一渡焉又越甲子春轅門檄余探海徼倭寇事廼又從戍所出渡蓋七歲中三渡險瀧幸無他患若良嘆奇遭哉良嘆奇遭哉於時余挾槎仙子陸生者登謁伏波祠夜泊烏蠻灘上談漢事笑指岸祠謂曰若覩此公作何狀夫逸夫之與豪傑士未易同日語矣彼所爲窮堅老壯斷斷赤心報國真漢奇男子若屬玄修逸適無意人世事廼亦過式斯祠乎陸君曰噫蝮伏鴻翔誠當其時可矣風沛逸客何遽惱人如是余又笑謂曰若胡乃殊時論耶夫嚴子陵馬文淵斯二人蓋同光武時

然子陵委志高尚就徵不屈思以其身挽世靡競之
風而文淵垂老功名屢請出塞至不憚衝炎涉瘴以
身殉國夫斯二人雖殊趣迺其致非緜一轍者與子
陵當仕而處以矯貪文淵當休而出以矯猾世之徵
寵避難者視二人宜媿死焉夫談理性者類擯其人
為未學然彼豪傑士顧又莫能放頫拾瀋依樣葫
蘆云陸君者王陽明子之徒也聆至此而蹙額改容
余復曰王先生自比伏波既建社稷功猶不辭思田
之役雖委曲招就諸黠酋尚稽正法獨其憂國奉公

効節不顧私艮無異伏波武溪事云爾者安南不廷
　皇赫斯怒三將軍臨關按兵承望相指無能當
上任使者然無事後謗忌迺於是益信王先生所為
非顧毀譽計利害者即其學非空譚比矣陸君曰是
下不聞灘聲乎夫今淙淙奔湍聽之若激而覽觀之
若飛舞者彼其中有不能平也然而巨險迫人焉自
古功名之際蓋難處矣故為嚴陵則易為伏波王先
生則難走故烏蠻人敢忘烏蠻巨險哉于休矣談無
所用之矣迺相與假寐舟中明晨北發與之舍而談

逸游事

游南山記

余夙聞貴邑南山之奇初入戍渡貫雨不克游庚申
送家君出渡行遽不克游還而再渡王少府預設酒
招游有主人矣迺余心緒愴然又不克游及是始獲
與陸山人同往游云既渡江登岸輿行可六七里望
見野疇上有青崎數撮至則其撮高者有窟如大甕
窟中有竅如門入而景象軒敞約可列坐數十人亦
奇巖洞也巖上鏤佛象俗子更覆屋椽焉其左復有

一竅空透石傍鐫流雲洞三大字洞之絕頂又復有
洞甚奇天窓晶晶然石乳初零棧壁如劃較視横槎
空洞巖差小其層邃複折畧相似因口占一詩而還
復與陸山人箕坐江邊老木上木中空穴宛肖巖狀
遂名之為木巖余顧陸山人曰假令蜂蟻攢游其中
寧不類吾輩游南山誇奇乎相顧一噱登舟北發

渡羅滂記

蒼梧以東為粵東境余所未嘗涉覯至是行役始渡
云三月二十三日發梧川避暑吳尚書園亭尚書郎

東湖公廷舉粵西先正中最廉直者桂梧靈秀殆鍾
馬二十四日辰發殆時嵐煙蔽江上游暑逼人舟子
裸衣擢櫓余輩偃息蓬底如甑中坐也蟲飛緡緡撲
鼻面尤可憎莫泊封川竟夜不能寢二十五日出羅
滂江羅滂故寇境兩岸重山廻谷綠陰繁茂望之有
和尚峯甚奇江道苦不甚闊諸蠻子時時乘輕舠出
没其間鈎行舟剽人衣貨近更猖獗舟子云深山產
漆樹諸蠻子採以漆楮皮為船及作楮甲殊輕捷每
剽得人衣貨卽連舟背負去地多胡蔓毒藥草菁堇

雜刺跬步鬪其穴逕窮邃至通大羅山藤峽八寨盤
接雲貫諸洞口以故未易剿絶官設打手邏警往往
計通互市此殆守者責也是日余渡中流忽遥見蓬
既數十群披甲露刃已而果扛小輕舠下江若向余
舟余遽令舟子輩放銃鳴鑼鼓急射矢著山上樹傳
呼江面官打手防護諸蓬既者艤舟莫敢動無何抵
德慶其嶺有陸太中祠蓋漢陸賈使南粵時過此又
宋李綱玉乳巖三大字見存莫泊江灘不寐二十六
日辰發日晡抵肇慶其江為古端溪郭外隔江已據

寇窟瘴氣亦不減經途宋之新恩春卽其屬州邑眞
險惡區也仕紳或以為佳郡意稍外法紀闊疎嘗得
便所適耳因憶包孝肅知端之政且感胡澹菴流寓
鮮遺跡焉肇慶守鄒崔山余西曹時舊寮也過訪舟
次寺載酒款余至夜分去明晨北發鄒君追送江滸
因與余步游堤菴更約往探七星巖會雨不果往已
而鄒忽挾其貳倅諸君各餽余金余悉堅辭之鄒君
復贈余端溪石兩片且云聞君旅居清苦今又辭故
人金石當充壓船耳余斂容曰苟志得金奚殊隔江

人鄒君輩竦然起曰足下一言媿墨吏敢怠加勉遂
相與大笑留其二石而別

游峽山飛來寺記

自出肇慶江稍平氣稍朗頓令人游興飛動既轉清
遠江忽憶張子儀及方郡守曾為余語峽山飛來寺
之勝亟趣舟往探焉俄見兩岸青峯插出南北壁峙
滙其江流東隘如帶世稱玆境為福地余登其寺果
雅絶有二禺祠讀書坑相傳黃帝二庶子大禺仲陽
隱居處從祠左渡橋而上有泉名定心泉因坐掬泉

亭汲而嘗之甚淸甘泉上爲觀音閣詣僧云昔有高
僧掘泉不得忽觀音現語曰汝禪心未定僧益定心
超修已遂掘得淸甘泉焉余笑曰汝輩各各有泉亦
患未定心耳又轉歷石級而上淸陰礙日凉飈爽然
有半雲亭眺覩曠處水石覺已高僧云此半山也於
時扳磴捫蘿直凌絕頂果有古寺名飛來云寺從飛
棧上挂出穹懸欲墮危雲幻界縹渺一覽垢消神竦
倏如淸都廼與同游客酌酒前亭謂諸僧曰寺旣飛
來會應飛去何者爲客何者爲主諸僧愕不能答余

與客同作游飛來寺詩趣頃之拂衣下山諸僧烹泉
水茶來供坐峽寺方丈吸之已乃從寺右躋探葛壇
石有葛仙亭相傳葛洪煉丹處嶺外葛洪遺跡不一
而足其所歆勾漏丹砂今在粤西鬱林境已爲徭寇
占棲亦無丹砂可採古人寓指點化人率此類也近
江有龍磨角石甚堅潔磨痕宛然其左上爲達磨石
謂達磨西來時禪坐處又下爲釣鯉臺石趙胡釣鯉
貢秦皇處江畔有犀牛潭晉咸康中崑崙國貢犀至
此亡入水余一一就視各勝復從寺右上山繞出絕

頂後探所謂孫恪遇猿妖有歸猿洞安昌期題詩樓
隱有和光洞五色榴花及跋多羅三藏法師所見僧
化猴猊石咸窮沒不可得乃悟此亦寓指耳即前所
覽觀諸勝蹟要不可膠柱猜云下峽寺出門立望其
前峯聳然對如屛障僧云即縹幡嶺唐將討哥舒晃
嵒峽神縹幡助勝遂名焉又江灣一嘴廻環處名凝
碧灣蘇坡老詩云天開淸遠峽地轉凝碧灣余因和
其全首韻仍於諸勝蹟各題一絕句夜泊峽江明旦
發旣發而聞大羅山寇是夜出峽山近畔剽掠余尤

喜奇游中脫一厄云

游英德觀音巖記

英州故多奇秀境余從瀧水北渡舟子云此名彈子
磯遽起視之奇瀧石也又類小瀑布已渡而泊觀音
巖石峯壁立下有小洞甚低入而梯滑磴以上復有
透窓可瞰江水結搆觀音閣頗整余與同游客小酌
錄其閣上詩一首云靑峯挂半壁石洞懸方壺玲瓏
嵌寒壁滉瀁生虛無凌風躡雲梯靈光灼肌膚靑苔
繡人衣白雲凝香爐老笠立而語翩翩丹[illegible]擺久坐

聞風泉灑然沃醍醐入世若縶累使我顏衍汐所得眠石牀其樂如清都我明吳廷翰作也不知何許時人已而下磴過一道人指示洞逕窈暗處云此觀音鎖妖猿處余笑曰世間妖猿何限恨不遇真觀音悉鎖之耳因作游巖詩以真彼觀音命筆不復寫是蓋已有前人付題也更聞邑郭數里外碧落洞奇甚時日已下春不及游聞其洞名到難真到難哉英石玲瓏飲空有數十種大都産巖洞百粤瘴烟至此亦幾淨云廓然予曰余渡湞江覩記英州巖石之奇蓋懷

忠子方之流風未有遺焉及轉曲江披閱曲江集韶石諸山詩追稽張丞相余經畧兩公廼益嘆山川萃秀産彼良士將相雙超衆然名獻信嶽降生申之語非虛也照以慧佛出世大闡壇經宿劫積迷破洗殆盡彼所謂真觀音者非耶然海內迂儒狡士拾其涎緒彼我貞修猶自高談闊視託附理學可慨已余獨恠地靈人傑氣機化遷自兩公迄今數百年彼其人安在余蓋徘徊其間竟日不能去

游曹溪南華寺記

佛氏之離障近正者莫如曹溪方其說法度衆曾依寶林厥後更號南華自唐迄今幾千餘載爰開山澤鍾靈諸梵刹猶然淨爽不類嶺外境余夙欲結游而未有會廼歲甲子初夏余行役過韶於時有陸山人偕陸山人者善參禪宗者也因與欣約為曹溪之游是月七日己卯渡濛瀼始覩曹溪流殊清駛將循厥道而登苦闕肩兜子越九日庚辰抵韶少憩隔江之通天塔行有刻矣韶守呂湘泉君渡江來訪邀游芙蓉巖還復設宴塔寺竟日且止明旦辛巳余與陸山

人戒途凌策諸峯而南逾五十餘里至曹溪始覩卓錫泉及潾溪經流大清迅既入寺見六祖真相遂至方丈占佛笑篇且語陸君曰曹溪真訣不離自性一切法相悉名幻妄今茲肖形建剎其謂之何陸山人曰相亦非相法未着法余笑曰予六祖後身矣衆僧聞而愕然因乞解惑嚴經隨出步諸境登大鑒靈照塔憑其頂眺諸峯南華形勝悉具隻眼便翻寺志獲識象嶺爐峯邐蹲前後廻擐嵩嶂襟帶曹潾兩溪似茲占奇宜挺異衲方相與話曹溪本指須透生死關

方成徹悟俄而風烟四合雷殷殷起雨且飄塔中矣余亟欲下陸山人未有行色姑挾之下第二層復話易震驚不喪七鬯沉吟作詩無何雷適自塔中起陡開猛震一聲從高霞搏大似金峯酷裂狀頃見火迸閃塔中恍類撒星拋毬諸從者已慕然僵仆如風折枯株噤無奄以余神色自若徐呼陸山人避廊外於時赫赫真如淨根頓徹令人罔可容纖私誠本來面目也已而火過石頂不散塔傾可虞余復高聲呼諸從者其一人稍甦猶瞑眩不成步余迺拉陸君從火

烟中先尋徑而下遇二僧僵始甦其瞑眩不成步如從者又下一層則二僧僵不起或方舁之去矣余兩人端坐相顧曰今番證明真果洞徹生殺圓機去來自由如如不動良若斯乎良若斯乎寄令寺僧登瞰從人余所從四人者其一人亦甦手持寺志及余佛笑稿片紙雖經火中無恙然與前甦者皆不省何故又燎眉足衣袖衣幾危其二竟僵不起如偕數云塔項角及其下剝石皆霹裂而僵者一人霹角傍更甦僧一人霹剝石諸寺僧遥見火烟罩塔雷聲震撼辟

易聽者輒股栗走度塔中人必難脫而余二人獲無毫髮損咸以為有神護云余顧心憐諸僵者愀然發惻隱之容既乃與僧徒妝而封之臆原余為喃噓起曰嗟乎蠢爾暴折倏驚竟離夫造物者誠堅淬余儕詎意斧迫此蠢哉乎余蓋傍胞與懷云又曰凡夫魄神哲者辟險鴻毛泰山理齊用別余儕宜戒游矣陸山人曰易象天雷無妄書載納麓弗迷故時有儻來機無必測在昔富鄭公經霹靂而悟入劉元城養浩氣以沒寧王真子洩易蘊而召擊其諸雄夫偶值類

異凡流載籍所傳良非幻界且今一震而魄神以往與其復還者幾相等為吾二人顧同發謚之如畏境也奇孰有逾此者乎夫神者為主而不為客者也造物小兒神樞化轍匪關損益疇變玄黃芻狗膚愚足下無過但矣余斂容曰果哉適且神乎哉吾將鄙而徹之乎形骸之外而愈固焉奈之乎形骸之內吾目中已失南華其孰謂斯非真我與是夜假寐南華寺於時精神猶發夢竟更清余夜半起撫同游者曰此真子時大活明旦壬午詣禪堂參曹溪衣鉢觀之向所

留傳已焚今其湊泊成者僧復出唐宫中所拾繡羅漢及正統時拾繪觀音像絶佳遂與陸君前步曹溪仍策諸峯而還韶守隨訪舟次因相與話玆異韶守竦然起語曰貞夫秉衷逸流證果妙賦超突幹此殊槩卭畏兩夫君神定哉便自及洞庭遭風不亂事余私矢心曰余儕好奇以眺閩宦人復恒而濩澤猶經不測事若斯史家所稱引豈獨頑癖傾人誠有味乎其語之也士當爾自鍊修必成偉丈夫志寧復趦趄顧忌沾沾作兒女子態耶且今亾服佛喻即學聖學要惟貴我養吾常我以有常應無常方將役物而不爲物役又奚問其測不測矣易曰先天天不違後天奉天時敬念哉記之游南華記永以自觀省云

奇游漫紀卷之五

明時還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記文　編管寄適

游鉢山記

鉢山據横槎上游以其山形似鉢名或曰仙家以傳衣鉢余既適戍朗寧而吳子戍横槎因約余爲鉢山之游已未夏五月余乘休暇挾一山人兩秀才駕扁舟往訪遂以是月十五日並吳子游焉嶺表氣候靡常雨暘倏換諺云四時都是夏一雨便成秋又云一日備四時之氣是已是日曙色依微浮雲旋合僕夫方索雨具忽捲雲露日光炎風飄颺瘴煙乍爽余單騎者舁者笠而負持者冉冉出林塘上大爲荒蕭添景槩云越數里抵山麓躡塹而登小憩半山亭畔徘徊下瞰大都村墅蒼凉而嵐霧中條蕩交覆村民伭似野鹿同游客復召而與談楠蛇吞象箭猪射人及影蜮欒樹諸恠狀余輩爲之呀然已廼各啜荔子茶一盃復扳峻級躋其顛四顧群峯背立層峙或撐出其左右扱宛若屏障焉山腰霧氣騰騰漫成團蓋

環以鬱江流注不舍余望秦少游海棠祠因指謂吳子曰嗟乎斯非有宋才人士耶當其編管瘴鄉傲倪人世海棠醉吟隨緣寄適其詩云醉鄉廣大人間小殆幾乎任心放誕焉今其風流猶繫人祠也而彼箸積督過人者彼其人銷沉久矣吾與若寫形大廓其又誰為逆旅乎吳子曰噫嘻乎夫彝枝之習世鮮避席焉闊希有遭抑或不朽昔晁無咎自宜陽來訪秦少游恥忽事耳至今猶鐫像海棠祠以為奇玩吾與若今者所游又安知其遂泯泯云余笑曰泯不泯於

人無與也顧吾自有真不泯者焉夫今村民所談諸怪狀方且鄙夷其荒裔然彼有宋才人士者其中土不能容而此荒裔人顧獨知愛好之也吾與若苟遂率厥真游即荒裔人自若矣廼為擊石而歌歌曰白雲飛兮水泱泱海天一瞬兮余胡為大荒吳子愀然改容已而和之曰俯高岡兮樹蒼茫嗟我懷人兮天一方於時客同游者歌曰天地為廬兮濯滄浪伊人大夢兮莫適我狂歌未竟俄望麓林中有客飛騎攜榼而來衆歡甚舉酒邀客共歌之客曰酌樽罍兮奚

所望河海宴兮陶唐余起徧觴客曰善哉歌乎夫居者歌以適遷者歌以懷茲含生者自靈之竅感乎物而動者與奚暇工拙論矣夫山物也而游者觸乎其竅焉竅觸而為響響萌其衷而徹乎外其相感而通也有幾焉幾所不應謂之風彼客者非聞其風而與者與夫山物也人亦物也物之幾感乎物蓋皆假象以動而不知其有真焉以宰之茲所謂人心物境一真流徹而造化在游人者與夫吾所為不朽與今荒裔人所愛好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吳子曰旨哉渢渢

乎夫仙家所傳衣鉢殆無逾此矣余方弔古尋幽籌岐路之升沉別異代之清濁微子其能忘言乎諸君且休矣於時衆攝衣下山尋由舊徑而歸道上蛙閣閣鳴水浦聽之若狗吠土人云有巨蛙如鷄而池蔭邊荔子方丹因徙坐樹下摘啖之衆各恣其飽飫去而余與吳子更登江樓洗酒杯幷邀流寓人一中翰一御醫偕列榼而飲歌停杯問月之章追秉燭夜游之興傾壺吸之俄聞雞聲喔喔僕夫謂漏下二鼓矣盖粵中雞叫無常期類若此衆散歸坐則月華方湛

崩㵞漪竹參橫萬籟俱寂望之銀河朗朗相絡照映
憶蘇子瞻云嶺外風氣月明時是中秋良謂瘴煙瘴
迷殊未易可得月耳而今余二人者得之爲勝游述
游記以附宋遷客風流事

羅秀山游談記

邕巨麗蓋稱青羅二山青山在郡東南濱江而介通
衢羅山獨岧然峙其西北其名秀蓋以近人維秀曾
居山中煉攝故余得數數出青山游顧獨羅山闕游
焉乃歲辛酉夏五月維閏赤符屆時羲和弭節客有

峩然冠廓然衿者群造謂曰若胡乃蕭蕭杜門作旅
人盍往寄勝情諸衆請爾徒戒觴從若羅秀之墟余
笑而應曰時哉記稱居高明遠眺望升山陵謂茲時
哉迺約次辰辛丑維期及期余晨秉竹兜子出城西
門借客閱演武亭和壁間詩遂踰橫塘而北時修景
方陰歊暑暫滌霞明江岸霧起山嶠飛涼行數里越
心虛村熏風徐來忽日晃晃赤林際遙聽馬蕭蕭鳴
望之人簇簇立至則客峩然冠廓然衿者榼觴待久
矣遂相攜策而進無何抵山麓麓有方塘名天池循

麓而登古慶寺基在焉有鏞場卧草間又循而登爰
覩一寺輪奐新飭形象宛然佛儼顏坐上坐其面臨
陽殊爽塏前抱一亭青松森夾馳道白雲飛揚鳥𪄮
𪄮鳴不止殊有幽致焉乃推奕秋之枰飫廉頗之飯
啜茗而登俄見翠微中突一青塢旁植仙茶掀攬諸
果木長林豐草爰清載幽復有鏞場薜荔冊竈微
茲羅生安在時則今古交懷而槃娛爾劇與矣於是
客善奕者方更角奕而余獨與客善登者登其巔覽
陸離之光蒐滄嶼之槩樹暇霏微物色靡辨客且左

右顧且爲指點大都青山當其面奎岡挾其掖衆山
環立其旁而郡城郎雄據中界厥勢面青而背羅襟
帶鬱江爲池隱然成雄管云余廼南瞻銅柱則高伏
波之勳西眺崑崙則大武襄之畧脩然拊髀起曰嗟
乎自非曠士懷登茲翻自憂然哉然衆噱而下少
憩綠陰中更啜清茗一盃席地布几筵摘林顛檳
餐之人懷一枚已而客角奕者從崎徑上遂設酒殽
傳盃交歡酒三行起復入前寺縱觀郊坰時大風飄
發松颯颯響谷外客顧余笑曰朝來客雲不雨今風

勁哉於是爲黄鵠之歌而余與客故善歌者復倚歌而和之其辭曰黄鵠一舉兮絶層林又曰山高兮水深松風吹雨兮龍吟俄雨滂注田疇霑足村甿走羅拜曰久苦旱不雨今幸奇人士帶雨來村甿有造矣已而雲收雨歇顧望烟翠騰林炎蒸淨洗風前互詠光霽悠然衆相顧謂余曰游樂乎余應曰陶性靈宣幽滯聚而不恍遁而不偏樂乎哉乃若䙡雲物而興思撫義娥而稽志將其懷矣奚暇樂夫樂不望山懷不依山山乎山乎若又安所得樂乎客問青羅疇勝

曰青曠而雅厥眺維江羅岑而幽厥眺維陸夫羅山者松森森青梵宇耳青山有巖若泉面江而帶郎勝青山者人情乎雖然勝不在山水在游山水人故山非能勝也人好游山者勝之故峻標行者勝其高碩量者勝其寛虛者勝谷清而静者勝泉幽者勝林木仰勝霽濟勝景故樂者感樂懷者感懷夫山非能樂且懷也人感而天動焉故物生而有神神寤斯覺覺斯有嗜好有嗜好而靡察將復迷厥神矣且夫窮搜覽之乘探奇絶之板游之恒跡也含毫飛管高眺而退思騷流文詞匠所爲寄適也辨方攷壤采形勢之要握樞而運籌勞人志士之規也無我無物無遠邇幽深超玄機而見天則達者觸應之悟也夫奚啻流連光景校青羅於形骨間哉又曰山有色有象青標色羅標象山之較致也故山不擇壤受就其高水不擇流受造其深夫人有包羅萬象之懷以覽觀山之青青者又奚小乎青羅同游客爲韶郡守陳公善談玄羅浮山人劉君善詩鄉進士朱子陳子俱善歌奕衛將軍王侯善飯記之者遷客董生也蓋無一善狀

焉

雷埠石壁記

雷埠磯在永淳之南去火焰可里許厥石聳突成山廣袤數十丈戢而森森者龜背者駝而負者鳳舞而豹蹲者環旋其左右兩崖相對夾之湍流厥壁峻立如巨障復突一尖者於江心互其崖石宛成二門粤自横槎而上諸瀧惟此爲險諸瀧之石惟此壁爲勝余初入戍漫此方搜奇將未暇搜及也至是挾友朋出游既得之喜甚爰告歐陽巡道鐫石顛而歐陽君

欲鐫余名余笑謂名石不名余爾相與假重王陽明子鐫之云董子云余記雷埠石壁艮惟物有遇不遇焉夫斯石壁者余即不出游雖經一再渡之猶略而過矧諸未得渡者與然則奇巖石之泯泯荒僻者又可知已雖然石無奇不奇人奇之即奇苟不奇之亦不奇夫石亦無然無問奇不奇其又奚假余輩名哉

衆妙巖記

永淳縣之北幾三十里有村曰滕村去江幾三里村突衆山環而拱其一有二尖石揷左耳各聳丫髻宛

若仙人厥山面乾而背坤中開大竅朗然一室室亭二丈許縱之深於横寬可坐百數十人是爲廣莫室室中有石仰而若吸厥狀類蟾蜍名之曰玉蟾其蹲而坐者曰獅子坐背石削如屏曰石屏石尖而懸厥文若裳曰石裳室之左有隘竅游者燃炬而入行數步竅廣有門旬然夾以石柱名之曰一天門中有石臺平而邃若龕是曰石龕其上有石鸚鵡循龕而行復有一門門之奇踰初門名之曰二天門入而厥道瀰寬有石踞且昂其首其上有月形俗呼爲犀牛眺

月背有二石室一室有竅通天名之曰天窓循室而左復有門門之奇尤踰二門名之曰三天門其右有窟徑而長游踪率置不入爰入三天門門列三石室厥道彌寬且平轉履石級緣之方臺不斷而坦厥石立者斜倚者卧者垂耳者俯而摩若負持者曲肱者背而坐者蒙衣者妍者舞者肖衆形者鏤文者空而鳴者錯而森其中也是爲衆妙洞天於時踰一小橋橋濛煙苔側足而渡下有清淵泠然注不舍石頂有大佛神工斧出宛成貌象厥乳滴而成柱名之曰佛

柱有閣曰佛閣循淵而入其左有窟甚長右一窟有響石厥聲鏗然俗呼爲銅鼓隔淵有石合而中開俯成龍象俗呼爲卧龍石其傍有窟不可渡沿厥故道出二天門左有徑窟可達廣莫室歲壬戌春廓然子從三偃客游茲巖也偃客者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於時括而名之曰衆妙巖

靑秀山記

粤西奇山水大都在桂柳諸境而邕潯罕著稱焉意其湮没瘴徼諸民人茂樸不好游無從搜剔荒穢郎

有奇安所得覽觀若邑之青羅二秀雖巳耶耶人耳
目然羅山崎僻村無甚奇青山即陸鬱江可常游其
中石泉清廿絕頂洞朗朗如天窟悉皆驕棘莽礙歆
還石又亂出障其竅即邑老人不一步而知矧詰寓
紳忽漫游余得淹卹兹山數出探諸勝絕處稍稍為
棲息計廼亦居久之始得石泉于叢草中遂剪其蔽
為石龍口盛之以便汲吸又久之因挈友人避暑山
顛箕嘯連日夕始從絕頂上望見巖際有數隙相視
罅中塞土意其為古洞遂掘而得天窟焉以余得之

艱於是邦侯鄉大夫各各為余結搆其上亭榭臺池
究成勝境余既屢從諸人士游賞不能徧憶記爰記
其山中景各為命名以須後來人記曰青秀山故當
郡右去郡可十里高不下數十百丈有上中下三層
廣袤幾數里厥背負陰厥面迎陽厥隈介陸厥陽臨
江客游舟而瞩若[illegible]覆云山勢自東南來連亘西北
邈若蜿蟺蟠若鳳翔一名鳳頭山其左有蛟潭今聚
大魚啖潭水[illegible]聲聞潭里許為山麓游者從中而上
有石級歷級數仞一門累石而成是曰石門門之上

有大巖里父老緣而屋焉屋凡三楹四面背石楹可
容數十人巖氣從屋中騰騰上命之曰煙崖石屋屋
右道狹而峻有石壁濛煙蘿俯眺鬱江殊清曠是為
滄嶼蓬瀛壁傍循級而登有巖層而窟者連絡如兩
斗命之曰雙斗巖其頂平疇一幅盡鋪出二里許云
屋左道甚坦厥石側如屏若消徙峻道上行可三十
步有泉從石中出清若冰旨甘若露凝冷泠然晝夜
注不舍村人汲以烹炊視汲鬱江水便數倍游客尤
藉之解酲濟暍渴云即余所尋得盛石龍口者也歲

辛酉夏郡守郎君守貳張君以余故為亭其上余以
原泉混混可喻學有本命之曰混混亭未幾分巡兵
憲徐君行部至境謂余雅好斯泉鐫泉畔石曰董泉
遂更名亭為董泉亭刻詩其上余益得專泉亭之幽
勝云亭下有臺臺外有池種蓮是曰青蓮池出亭緣
土級而登厥道亦坦又可頫視諸空闊處余因自築
臺一區命之曰白雲臺而徐君復檄郡守方君輩於
臺上構室三楹命之為白雲精舍鐫其左高石曰青
山白雲右曰海天一覽余復於精舍中題榜子云天

空海闊中原界雲白山青萬里心寄思也廵君因爲白雲精舍記碑之舍中而守君青山記復以玆山蹤重余余殆莫能當焉舍左有片石如判爲余試劍石其孤聳可眺鬱江者名釣石從兩石中道上爰達平疇平疇者謂山平衍若田疇然蓋積石中獨包腴土亦一奇也疇上塊石壘出中夾青松數百株旁挿蒼梧花覆之旁池爰有村民數家巢其腹宛若仙家左卧仙人冲退石仰控厥跡俗呼爲仙人履其旁而躋者介菴嘗間題曰松風水月循疇而登有古佛寺寺

鐫元人碑記厥名青山寺文薜剥不可讀寺右有巖甚奇命之曰遲仙巖巖上石乳滴成池是曰天池蓋泉脉也巖頂有洞曰天窟洞有門曰玄玄門即余鑿塞土命名緑門側足而上有石壁一片厥形平厥色赤命之曰天南赤壁壁鋪平臺寺出其下爰臨而眺其面五峯峯朝焉天巘如蓋江環如帶余每坐而必賞其中郡因爲作小亭通四面余復命之曰浩浩亭蓋援浩浩其天之義歟　明時浩蕩恩云而廵君更題其洞爲洞虛刻詩扁亭上亭之下有小巖峙其左是曰卷石巖巖左復有坦途行人繞出其背即所謂負陰介陸者也其東沿途而上大塊聳然遥挾岡脊有古石佛在焉是爲山額蓋赤壁爲鼻寺爲頂平疇爲大腹而原泉斗巖夾其雙股鬱江罥其四面厥脉連如貫珠然以故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較視西北之險峭爲善云舊名青秀山今仍其本象廓然子曰余記青秀山之奇蓋不敢以余謾辱山靈焉雖然余得澹澹然游玆山假之逍遥成鞅即玆山不應舍我作主人矣謂余記之爲宜嘉靖甲子春正月上

元日記

奇游漫紀卷之六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記文　羇旅棲遲

飛廬記

余家水國習水行舟卽雇小舟從巨浪中行其疾如駕馬更穩卧無他虞史稱吳人使船如使馬蓋記實也旣戍粵中恠其江道多瀧灘粵人又不慣操舟客舟至殊少卽與發思出江游輒若無雇舟便歲巳未秋余始買一小舟爲稍廣其腹令可坐七八人中設

小榻僅盈席其上作軒篷旁開小窓垂以短簾兩頷分置雙槳命家僮自操之毎當日融風恬雲輝雨淨若層霞並山光綴采或皓月與江練澄空於時觸景關心輿言鼓枻廻更懸不繫之艇㩦不速之客飄飄然與波上下登峯以遨臨磯而酌間自吟其意與所到從者和而歌之無論協欵咸適也醉則骿卧篷底放之中流任其所泊而徜徉焉與窮輒返故所以爲常夫物苟適與靡校洪纖余玆一葦航甚於千艋廣廈哉庚申夏余乗之出横槎下烏蠻灘遲家君南來

是歲秋余送家君北歸復乗之出蒼梧留連卅次逾月往還歡晤離愁并牽衷臆於時隱然生佗傺焉當晝皇皇獨與風舲篷窓爲互或抱膝而吟或挾書以卧中宵夢醒起坐撫髀鳴櫛顧瞻明河亘漢牛斗私又依依不能置也詩家所留傳大江流日夜孤舟無四隣毎一朗誦輒令羇士憂心如醒人代靡恒曠懐非繆而余匏繫炎荒水鄉在望雖假玆舟作吾廬猶思挿翅故國直瀉數千里爲快云詩不云乎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静言思之不能奮飛爰因詮文名之曰

飛廬夫人生寄遇天壤良無異芥舟之漂巨海而鍵者且攖怵華屋務競奢麗相雄長乃令飄蓬蹇邅兀自栖栖雲水間無問險夷一棹累日若常穩卧者然鷦枝鷃蒿固分宜爾然余明發不寐之懐毎厭結維而慕遐舉殆猶以飛廬爲滞行踪也而世旣艶然名閣役志疲神夙夜畢力規恢日爲嗣昆計千億尚苦歲晏莫支營營罔息一朝身運推遷滄桑數變視余假棲息之安充俄頃之用將又誰久而誰暫哉抑昔人有從省官住舟中者余戍也而得飛廬所畏庇明

時匪鮮淺矣會有羅浮山人者貽余詩曰出往船如屋歸來屋作船豈得飛廬趣者歟述飛廬記時辛酉暮春之日

雲飛疊亭記

余自家君北還心悒然不樂幽情滯思靡假宣洩精爽發宵寤數稍矣乃將將挾賓朋出游水於舟山於馬花竹於林塢諸流覽從吾所好與以敖盪舒鬱陶焉然力不能數出又出輒疲即暫遣衷臆歸而輿倦彌膠結也因念旅舍之東偏有小池可亭亭且便適

與余私心懷之而未就季夏四日余以家慈誕辰晨興爲二親祝万更踟躕立池畔顧瞻雲飛脈然會意乃遂伐青竹數十竿於明旦插池中心爲搆方亭一區其上層更結圓塢若小樓狀四面爽塏闌以篷檽編荆爲鋪揭茅爲蓋越五日亭成岙然臨水而不蕩脩然迎風而不搖欣度周旋不舍爲余廼下設竹几上置蒲榻倚淪鏡以涵輝披林薫而舞蒸乔高北望緬藹停雲心遠神醒几如假卧了不記天壤之寥廓也屬池面紅蓮盛發芳馥襲人仙子凌波頳華如洗蓮外漪竹挺青巴且扇緑都爲幽景添奇於時吳郡使君鄉大夫學博士諸生若諸洪客好事人咸攜鐏醪過賞徘徊亭渚手摘蓮子生剥之嗅菡萏之涛芬擘露房之氷繭雖無金縷猶勸碧筒余時若有戲彩思云然而亭未命名客或謂余曰池蓮有戲彩之思亭雲有飛蓬之感子所寄適良苦矣抑子亭感雲飛而成又疊亭奇甚盍易唐狄氏名雲飛諸余惟瑣瓅雲殊太行薄夫志謝名獻乃其羇旅遼索之懷愁然懸清溫而抱饑渴固將倍徙昔人焉客善忖心敢不

名客所命或又曰浮雲游子未若太虛無成心雖然余於赤衷殆不能自已云爾亭成于辛酉六月之十日至七月朔日作記

素寓譚記

余羇廒邕笮僦民間舍屢易矣及是僦陶舍舍焉愛其屋不雕繢路不築墻不黝堊名之曰素寓客未喻余指也或過而詰曰子寓數遷矣抑斯非子有也子僦寓耳奚其素奚其素余笑而不應他日揭素位竟于堂客曰子詞斯素哉素自子行曷庸名寓名寓不

巳迹乎曰素義云何曰其諸子孟子所稱若固有之者與曰然則奚爲其不可名寓曰吾以寓爲遽廬以身所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爲實境素於實境斯自得素於遽廬斯徇象曰旨哉有味乎其言之也抑詎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爲遽廬而吾之素行乎其間斯爲實境乎若然雖身所處不齊自吾素視之皆寓也夫人役役外物而欣戚于得喪不少休彼殆徇而有之爾誠即以寓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斯處之靡不齊云子又安知吾寓之屢易者將自有不易者

存哉且吾舍人之舍即吾舍也吾與人咸無得而有焉雖不雕繢不築不斲堊非素即更雕繢焉築焉斲堊焉非華華素在人不在我吾知自得吾素耳奚問其爲僦不僦夫吾暫僦之爲寓人縱恒居之亦爲寓又豈謂吾之素名辱人之華屋哉然則斯名雖長存焉可也於是素主人榜之爲素寓而列其譚爲記

居易齋記

素寓之西偏爲書齋齋几三楹僅可容几席余坐而游息其中覩浮雲之四馳攬庭草之交翠居嘗閑閑却掃湣湣然憑几側席間蒐故實詠歌焉頓忘其齋之隘也而顧以爲適於是命之爲居易齋或曰子履憂患投艱矣名易左哉曰而不聞易乎乾之健君子蓋法之自强不息焉乃聖人顧繫之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故非易莫知險非居易莫濟險坎之有孚心亨蹇之反修明夷之利艱貞蒙之正志屯之盤桓居貞否之儉德睽之同而異困之遂志復之幽人貞艮之思不出其位旅之貞吉節之議德行震之恐懼修省需之有孚光亨損益之與時偕之數者咸順變以

成乾者也其斯爲居易乎夫乾雖以易知實以克艱成故君子嘗易其心焉及乎臨事應變則又其難其慎而罔敢自暇逸者凡以成其易也語稱動心忍性凡以成其不動心也故聖人垂素行之訓猶諄復誠之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易即吾素也居斯行不息矣命即吾外也固安命斯行險矣夫人窮通異時也順逆殊勢也常變各務也苟惟順理而應斯隨所處得其道易非易焉將徒徇物而求斯隨所處失其道易非險焉故居易者人雖能險其迹而不必能險其心

行險者彼已自險其心而又未必不險其迹然則君子宜何居焉余之名吾齋也特有志於君子之自強不息而未之逮云爾豈謂適厭易而怠戒懼哉齋之左偏小室設榻焉命曰反身室夫反身者必于室焉斯幽顯一矣蓋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反求諸其身其惟居易乎其惟居易乎余將思其艱以圖其易方日惕而厲焉庸記之以附銘盤書紳之義

自得亭記

素寓之東偏有池云陶曩轉徙何氏矣乃何氏子舉

人天德故從予游游且雅愛空其池屬予寓而陶嘗搆小竹亭臨池邊予因得長夕眺游焉每登亭凝睇時見禽魚下上竹樹参横池外瓦舍荆籬宛若澤國雖城市中不減幽致云間留客彈碁賦詩或挾朋徒佰俠論臨流釣魚未嘗不黯然有吳淞江之思也因誦老杜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之句愈又躍然思焉一日何生過余坐亭上請余名斯亭余曰亭非吾亭也吾徒得而眺游云其名自得乎何生曰先生登且黯然思已又躍然不置思也其懼水雲流愁矣奚自得之有余時俛仰顧而長嘯有寄寄子者語生曰若泥象乎吾語若自得夫亭人亭也池人池也吾寓不期池而池隨池不期亭而亭隨吾且寄吾適焉世之物曷非亭池類哉蘇子之江風山月狹矣狹矣抑水雲於我有觸焉若記憶河東語乎洞然而靜者與心謀悠然而虚者與神謀夫夫君之黯然思躍然不置思者意在斯與意在斯與然則歡愁無異指思適有同懷即今游心吳淞江要非位外之願奚而非自得哉夫君之志自得也志其大俛仰顧而長嘯其又

曷泥亭矣何生醒然起曰吾聞諸孟子輿氏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先生匪惟命亭其兼命池哉抑匪惟先生志自得其命亦共深造哉於時寄寄子大笑去而余竟俛仰顧而長嘯

奇游漫紀卷之七

明時還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雜文　滄嶼寓指

游山說

鄺然子之游粤中青山以奇况也廼於是獨游與衆游或適而游舍而游或靡所嗜好而漫游蓋時時不厭游抑不礙游或曰游大哉鄺然子曰汝即大厭游試為子語大矣夫人有形游有神游形游者其游小神游者其游大何以故形游者我形也山形其形又

形也如是則山之洵且都泉之清石之峙日月星辰風雨露雷烟雲之變現江河之流草木之零茂禽魚之下上飛躍樵牧之倏往來與其游儕之笑語起坐並於我靡關涉我形甚小山甚大山且游我我其奚游山夫惟神游則我神可為山山之神又莫非我我有真山山我影也我有真游游吾託也如是則山之洵且都泉之清石之峙日月星辰風雨露雷烟雲之變現江河之流草木之零茂禽魚之下上飛躍樵牧之倏往來與其游儕之笑語起坐皆我化機之隨在靡窮息者也我神甚大山甚小游非游不游亦游故謂之我然山山其曷能游我嗟嗟乎山我也人亦我也世之人好山不好人何者人有勝心山無心人有欲惡之情山無情故世人之於人其分爾我隔形骸邈若燕與越其諸未識神游乎哉夫惟至人能游人故其神常流通今即未能游人試問人游山適乎否於山則訢訢然適之於人則不知適顧兀兀然務思扃巳瘠人而後快其心此之人人障嗟嗟乎善游山者去山障善游人者去人障即余神游之指可與語

也夫

伶俐水說

鬱江之濵蓋有水名伶俐云余嘗詣而覽觀之俛而思曰嗟乎世恒言智者為伶俐謂其愚者為憨今兹水殆非智者與夫水以濟筏楫潤稼澤物為勞勛若其智者宜居通邑鉅都諸冠紳賈舶接踵之區或注沃壤敏灌溲籍以滋利品彙滔滔乎矜衒其所長而今乃甘茹孤寂偃然自處乎僻陬遐壤方且夷猶於荒裔採雜之鄉淹頓乎瘴烟屯沓之所殆幾乎罔能

自表著其意物之大愚者宜莫如茲水也夫儇僄之跡者毋富昭昭之名苟務冥冥之實者必鮮赫赫之效今以伶俐名茲水其毋乃非匹倫矣乎雖然余嘗謂智愚無定在惟物所歸大都物之嗜恬泊者恒喜靜而其眩暴紛華者恒喜動故彼喜動者即以眩暴紛華爲智而其喜靜者顧又即以嗜恬泊爲智智此愚彼要物所見則然耳彼其通邑鉅都注沃壤之水人兢而趨之或有奔潰没溺之患怨讟譊譊然而諸冠紳賈舶接踵之區則又藏垢納汙役役乎日馳

逐于人而㧾其爲我也今茲水獨嗜恬泊茹孤寂養其潔清之源而自脫于濁穢之外雖謂之智亦宜且夫黟鬱二江之水通于大江放乎四海蓋世之濟筏楫與其潤稼澤物者必利賴焉而茲水居鬱江之濱其流注之滙爲洪波其翕聚之有源而其灌而瀉之有經混混乎逝宵晝而莫能舍斯其本靜而其發用抑未嘗不動也其處僻陋退壤而其精神流徹乎通邑鉅都與沃壤之區也夫外自託于恬泊孤寂而內養其潔清之源以流徹洪波鼓行而不息讓盛美而不居其名廉其實偉然則茲水將無稱智乎哉古之智人蓋知遠之由近風之有自微之必顯故其道闇然而日章今之以智名者其下獵綺靡貫狡黠覬覦一時之利即或慕彼通方矯矜自負然且睢盱乎規局之美好飾其外而㧾其中也汲汲然狗人贊毀而趣捨之嗟乎若而人者亦異乎茲水矣故伶俐人以茲水爲愍廼茲水又以伶俐人爲愍彼伶俐則此愍彼愍則此伶俐其伶俐同其所以伶俐異余謂伶俐水可以喻學因游而爲之說

混混兩亭問答

青山爲亭者二其名以泉者曰混混名以天者曰浩浩廓然子時時從客游焉顧曰混混哉泉乎又曰浩浩哉天乎客曰何謂也廓然子曰嘻歆混混是歆浩浩是子覩其象曷悟其所以象客曰有是哉子謂之何曰我不能名其所以象雖天與泉亦不能自名其所以象客曰子不能名曷能知曰子不能知曷能問於是客茫然視巳怵然立巳復悠然坐也廓然子撫客曰子名乎客曰子不能名子我又曷能名我廓然

子起曰嘻有是哉雖然愚夫婦可與知焉抑可與能焉斯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歟客又曰天同泉乎曰泉物也吾與君所見昭昭之天亦物也然匪物物則物安能物哉且子安知天之非泉泉之非天又安知泉之非我我之非泉安知天之非我我之非天然則善觀泉者在我不在泉善觀天者在我不在天客嘻而笑爰聽蒼天厥象惟懸爰酌清泉厥味惟甘乃歌曰莫高匪天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又歌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遂往觀于

魚潭則歌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已乃泛舟歸焉則歌曰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于岸厥既登陸則又歌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於是邑人士聞者咸造廊然子問説焉廊然子曰我不能名混混浩浩説請視我與客之行歌互答

石瀧説

粤西之水多瀧焉厥石巉巉然睨其旁或錯而阨其底徬人過而覘覘然或泝而登或循而遊咸虞其觸乎石也於是人謂水險或曰石險廊然子過而詫曰嗟乎水之激於石也其險固若斯哉夫水之滔滔然流也石之栗栗然峙也二者不相遇焉即流者流峙者峙奚於險之有惟夫水激於石而其險斯成彼世之激而險者奚啻水石哉以故君子之慎乎激也雖然余蓋嘗究觀其初焉今夫化機之運而靡息也融斯爲水結斯爲石其眞體固未必相離耳矣乃其流形即不能不殊云蓋水以動爲用石以靜爲用動靜之相形流峙之相搏茲其勢有固然者與人自觸厥

榜焉而後謂之險彼水與石何有哉嗟乎水石之無情也人即以有情觸之猶成其險矧諸有情者與久矣凡物之紛然出乎情也又安知有情者之與無情者非由一體哉夫如是則水石可以一視而夷險將無異指奚其瀧奚其瀧

山中問易譚

董子好山居於是諸生從董子游者咸往探奇勝云董子顧諸生曰山曷游而息乎諸君其揣予託寄之衷或對曰往聞諸曾語知人樂水仁人樂山斯所謂

動靜之真機假象以宣者與董子曰美哉乎余愧無能當焉或曰壓超者必離囂滑悟者恒耽寂夫山其有逸適乎董子曰斯貞士之高蹈匪羇旅所敢與聞也或曰適名山者達大觀蓋有以匡廬白鹿名者匪徒流連光景云爾寔主斯道柄焉董子曰生休矣道貴履實安務徵名余業達人昜庸訖物或曰陟岵屺者瞻雲與懷處江湖者望闕增喟先生其有思乎董子曰唯唯否否亐今　明主握符英工服采余禪才也即有狗馬志其復奚爲詩曰陟彼北山憂我父母

生善付予心哉生善付予心哉雖然古之養志者務成身若其與物者貴聚義居請語學於時諸生有持周易者董子喜曰易備哉其隨所覩記质焉乃攜諸生徙眺于泉式請曰其閒山下出泉之蒙蓋象之以果行育德夫將率其清而靜者成聖功乎又奚果自育之有董子曰生不聞乎人生而靜天性也乃其欲因感物而動矣性常也欲靡常也故默而存之存乎德行匪果焉則靡匪育焉則果者懈矣僉至山之雙池則請曰麗澤之說謂以友朋講習夫爲仁由己我

欲仁斯仁至奚其習又奚其人董子曰超解哉不曰時時習之斯說乎不曰友輔仁乎夫澤遇澤則說均澤也心會心則說均心也其又何人非我何我非人至山之巖若洞爰有天竅焉或請曰山天之畜蓋以多識前言往行然則子貢之多識非與曰多識何病非畜德則病矣山之上有天池或請曰澤山爲咸其象以虛受人夫天地一感焉而物咸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將其謂虛中有物乎亡其物自感而應乎董子曰非物也物物者也夫咸從心焉爲感聖

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爰遂策而歸焉至山之麓又請曰地中有山謙其繇云裒益多寡稱物平施將復奚稱而奚施焉曰稱在我施亦在我我以我之真宰汝以汝之真宰於時董子脩然長嘯而謂諸生曰人以易視易不以我視易夫我有真易焉即諸君所稱述古今人語與所目覩而耳聞者皆易也抑皆我也我將爲我乎其山達其泉而相與坦然游乎真易之天則我　君與我親之生成我者皆我隨遇而遍者也其又奚必拘拘焉夫知者見斯爲知仁者見斯

爲仁吾將混混乎忘其見而浩浩乎歌帝力之何有而湛明發于中心若曹能從彼悟人者游乎諸生起謝曰先生所爲思而適者果非恒游人也走葦侍先生游山且幸悟眞易焉請筆之以圖不忘董子曰談偶備其與諸名日惕若哉箋余則思反身矣

奇游漫記卷之八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雜文　部江五述

五述小引

天者羣物之命也地者承天之載者也人或以爲物焉物外求神神離物矣倚神于物物礙神矣神爲氣宰氣爲物樞夫知神之所爲者其知天地之道乎述天地譚

天地之道備于人夫人於道貴自成焉乃儒者憂道

之岐而裂也於是爲傳道統之說以救之趨顧今則又以傳道統爲談柄矣夫舍其有而附麗乎人之有以爲名高道於何有夠又羣而競者道不道交相詆也嗟乎道煽人矣不揣蒙世之譏斷自乃衷以爲道無統而人有統不統云夫曰有統在傳憂道也曰無統不在傳亦憂道也其爲說異其憂同後之覽觀者毋徒勒其說而衷考其時焉其幸察其衷可也述傳道統辨

人能弘道道宰物者也非宰于物也故知眞宰斯知

妙應孔樂孟憂其極一也世儒獨指樂爲本體雖庸矯世之管管罔適抑偏之乎訓矣乃顧于今之偷者立幟焉誠懼其靡靡罔攸覺也述孔樂發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蓋未嘗不傷之焉夫風會嬗靡厥變彌巧厥化彌難能獨擧聖王之治跡籍爲僞階即古高人哲士之所繇以起敝維風者廼適其便夫盜者也嗟嗟乎抑又奚底極矣余獨有慨乎尼父之幽憂焉述聞韶釋

道之於教異道繇於自然而教特制其敝道運而不

息而教則以時遷故善教者猶良醫然彼徒膠方以爲砭灼者彌滋瘉矣若云委運乎大化而適其適焉則禪囚否時之安樂窩與要不可膠之而爲教俾夫愚者惑以信智者狂於迷云述曹溪禪發

天地譚

廓然子喩乎天地也客或過而譚焉且擧邵子語曰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廓然子曰然則天有氣而無形地有形而無氣乎客曰吾聞天地之氣有升降天非無形也語從其氣地非無氣也語從其形其諸陽淸陰濁之義與廓然子曰子以天之形爲高高赫赫者乎抑以地之形爲塊然一物者乎客囚然曰然則天大而地小乎客曰吾聞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且蓋天之說天如圓蓋地如卵黃故天包乎地之外地囿于天之中誠然天大而地小哉廓然子曰謂天包乎地則地不承天矣謂地囿于天則天不匹地矣語云天地之大也曷爲以天地並稱大哉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者兩儀之謂也非並大曷謂之兩若曰大從其

氣厥形勿論也惡用是形體者爲哉且天地曰尊卑曰高下矣未嘗曰天大而地小也苟天之大信包乎地焉則上下皆天也而地在其中殆成子母之義矣曰妻道曰臣道厥義何居客曰異乎吾所聞天地謂之何廓然子曰夫天地無形而有氣天地者陰陽之氣之謂也氣有象而無形凡可象皆氣也皆天地也若夫物之有形者蓋天地之氣爲之也故乾坤以德言天地以氣言非謂形體也夫太極分而爲陰陽陰陽分而五行凡成形者皆五行也然而陰陽之氣即

寓焉故二氣運于五行之中而克塞乎五行之外氣包乎形形囿于氣故曰天地之大也語其氣也曰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語氣之有眞宰也今徒曰天地自相依附幾于離眞宰矣豈謂太極在陰陽中與然謂天爲氣謂地爲形夫形又安能配乎氣哉客曰然則其高高赫赫與塊然一物者何哉廓然子曰人謂其高高赫赫者卽氣也人見其高非高也夫氣無高不徹無深不入者也其遠之不禦其近之不遺故燭之萬表而絡之目前也人見其赫赫者氣之光也氣有

精則有光故日月者天地之光也然其所不見者皆氣也氣之絪緼盤薄乎兩間而無容隙焉人見其高高赫赫者爲天而不知牖室屋漏皆天也亦皆地也詩稱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是也夫天地之氣不相離折而言之則二合之則一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者陰陽之別名也又見其氣不相離也故曰天尊地卑曰天高地下曰天淸地濁曰天覆地載皆從陰陽之義言之也而陽則爲大陰則爲小焉何也陽主而陰承陽施而陰受陽

生而陰成其義則然也曰妻道者夫婦之唱隨也曰臣道者君臣之喜起也其大與小非若母子之抱而嗣也斯皆謂其義也乃其氣實未嘗相離也故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易天下交而地上承則爲泰反之則爲否蓋陰陽之氣合而生物苟離之焉物或幾乎息矣若曰天高高赫赫而地塊然一物也則上下有定位者其常也何否之有客曰善哉請名其塊然一物者廓然子曰夫塊然一物者土也非地也蓋天家所稱如卵黃者彼特見其土之形耳

夫地爲兩儀土爲五行今旣曰塊然一物也謂之五行之土又謂之兩儀之地可乎余蓋聞諸祀禮矣冬至一陽生也故祀天于圜丘夏至一陰生也故祀地于方澤其祀后土也未嘗混于地也然則天地非陰陽之氣乎彼塊然一物者非后土乎故天地包乎土之外非天包乎地也土囿于天地之中非地囿于天之中也人見其形如卵黃者土也囿而蓋焉包焉且貫之者天與地也客曰天地之外若何曰二氣摩盪而太極運其幾又安有內外哉客曰天地之大也人

猶有所憾則何稱焉廓然子曰天地之大也道察乎其間矣故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人本與天地同大然惟聖人萬物一體爲能参天地而無憾學聖人者未能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猶有所憾也而况庸衆人之局于一物者乎夫萬物不離乎五行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人者物之靈者也然則天地在人身中矣故曰人身一天地也彼小人閒居爲不善者雖欲自掩其天庸將能乎聖人之教人也曰畏天曰順天曰知天事天曰樂天蓋言天而不言地者

陽明陰濁之義也故兼言天地則陰陽二氣交爲專言天則其氣之靈而明者即太極也太極者天之所以爲天者也即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故吾身之天與其無高不徹無深不入遠不禦而近不遺者蓋一氣貫通而無少間焉無內外無物我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斯之謂與

傳道統辯

或問道有統乎曰無統夫道者天地人之眞宰而天地由之爲天地人由之爲人豈惟人雖萬物由之爲萬物故察乎天地人焉與萬物焉而莫非道也故無之無首隨之無尾廓之無際斂之無朕執之無物無古今無聖愚無物我故統之則不可得而統也然則人無統于道哉曰道者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人之肖形于天地也蓋得其神而明者爲眞體焉故人心之神而明者即所謂宰天地宰人宰萬物者也人誠率厥眞體而時措之爲妙用焉無昏蔽無積枉無昏蕩而流斯人成其所以爲人而與道爲一矣人物也固于道者也人成其所以爲人而與道爲一焉斯不固

于道矣蓋人與道渾合而無間焉雖謂之得統于道可也謂人以道相傳爲統不可也夫世儒傳統之說率稱于孟子孟子曰由堯舜至于湯至于文王至于孔子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夫曰見而知之者知此道也曰聞而知之者知此道也未嘗曰某傳之某受之也自今觀之堯成其爲堯舜成其爲舜禹湯文王成其爲禹湯文王孔子成其爲孔子即欲傳之其孰從而傳之惟韓愈氏乃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

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甚矣愈之小其道也夫道察乎天地人焉與萬物乎而莫非道也人即與道爲一也將自成其爲人而於道無少加也人即與道岐而二之也將自不成其爲人而於道無少損也道無加損則無斷續無斷續則安有所謂傳不傳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道自我知我覺聖人特教之知且覺耳譬之寐者人呼之使醒呼之者人也其醒我自醒也醒而不復寐者亦我自爲之也人無所庸其力也故雖

知且覺焉有先後其知其覺皆我也今曰以其知且覺者相傳受如宗統國統然則是道爲聖人之私物也嗟乎愈之説興而後儒之欲傳聖人之統者始日譊譊然徇其口耳而趨焉甚者植門戶援羽翼陽入而陰出似也或張而耀之違也或掩而覆之蓋其稱述之也愈辯其飾之也愈工而其去聖人之道也愈遠嗟乎道之不明且不行也其諸傳統之説誤之與夫道之不可傳也父不得以傳諸其子堯舜之朱均是也兄不得以傳諸其弟武之管蔡是也師不得以

傳諸其徒孔門顏曾之外之諸子是也然其無所待而興也堯舜禹之後五百餘歲而湯興焉湯之後五百餘歲而文王興焉文王之後五百餘歲而孔子興焉孔子之後又百餘歲而子孟子與焉夫謂大聖人者未嘗曰我傳聖人之統也而世之人咸以大聖人歸之蓋謂其眞有得于道也子孟子學孔子者自學其道也非學孔子應世之跡也然猶在大聖人之後矣乃若後儒之有意傳厥統者有宋子周子程伯子而下雖伊川考亭袁然宗工表著人猶不能無擬議

也而況其他乎嗟乎傳統之名立則人之欲接其傳者務角其名以求合乎聖人之跡而世之議其後者又從而毁其成焉以靳乎聖人之名之與人也猶夫國統宗統然彼既以爲大物而歆然欲之則侵陵攘秩之風或顯而爭焉或詭而操焉蓋天下之患雜然出矣雖其世官之家而亂宗奪嫡者間亦起而乘之何者誠利之也夫國統宗統者器也聖人制禮以爲民防固其勢不得不然道非器也神而明者其眞體也萬物一體者也神而明之者其妙用也物各付物

者也我自具有之而我自道之乃亦曰人以是相傳受也而大爲之坊以小之焉其無乃非道原也乎人之疑道則莫若決其物我之藩墻欲決其物我之藩墻則莫若破其傳統之說蓋道察乎兩間而無物我無內外無古今聖愚無始而無終焉故人雖欲離道道不可得而離也何也道即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人縱不欲爲道其將不欲爲人乎哉嗟乎道之不明且不行也傳統之說誤之也誠破傳統之說而使天下之人之學道者惟其實而不惟其名則夫道之在我庶其有覺而成者與

孔樂發

廓然子之與學人者語相樂也或請問焉曰昔周茂叔嘗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迄于今靡有洞洞然若子盍指稱之廓然子曰於汝云何對曰某聞之簞瓢陋巷非可樂也蓋自有其樂耳然則樂不在物也又曰若謂有道可樂便不似顏子然則樂不在道也某蓋惑焉夫非道非物樂其奚寄非寄曷形又曷知廓然子曰異哉學人之語樂也必將寄而形乎夫安知汝之寓形宇宙之非寄哉且道非有道其奚可樂汝知乎汝知非樂汝不知乎汝不知非樂學人曰盛彌滋甚矣顏子更端曰汝毋以孔顏視孔顏汝設身處之哉無已汝神會之哉對曰身處之則憂即不憂固且不樂神會之則空空如焉將無道積厥躬而自樂與抑樂超乎道與曰汝苟樂其道積厥躬是欲以其道高乎不道者也直勝心也汝謂樂超乎道是認無妙于有也夫儒者口詆禪而卒墮于禪彼固認無爲妙爾而不知無與有皆非妙也妙蓋不倚無焉故無亦妙抑不倚有焉故有亦妙學人曰妙未易解也

願請其樂安在曰余未暇語姑舉傳記二端焉昔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夫莊子知魚之樂而不自知其樂也抑魚亦不自知其樂也斯善喻樂者也北宮子以其貧語西門子也自謂彼之德過已也乃西門子且矜達羞窮焉斯茫然自失及東郭先生爲道德薄厚之固然以醒之於是北宮子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莪菽有稻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

軒之飾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夫均貧也迷則自失悟則安迷者逐物悟者不我物則能物物樂其在斯乎樂其在斯乎夫斯皆莊列語也彼直狂者耳乃其襟度固不逐物矣斯聖門所爲思狂也哉雖然校厚薄辯德命將猶滯貧矣夫貧之非可樂也猶其非可憂也奚憂諸又奚樂諸曰孔顏非貧而樂與廓然子曰貧而樂者對夫人之憂貧者言之也夫衆人憂貧故矯之曰貧而樂猶之衆人樂富貴而淫焉故矯之曰富而好禮曰富貴不能淫斯皆聖人牖

迷之指也余以爲無間貧富咸有憂樂云夫道非有憂有樂者也亦非無憂無樂者也其真體不憂不樂者也其妙用有時而樂與有時而憂者也其不憂不樂者寔生憂樂焉其有時而樂與有時而憂者寔無憂樂焉憂樂相形而互發其幾不容息也猶之陰陽迭相爲用然故聖人之陽舒陰慘一心極之運其幾也故樂可也憂亦可也悟道者其於物直寄耳彼其身猶寄而况他物乎故高牙大纛非以爲榮也軒車文蓋繡章玉瑞非以爲飾也廣廈細旃非以爲安也

漿酒藿肉非以爲養也輕裘縟繒非以爲衣被也裋褐糟糲蓽輅藍縷非以爲窶也尊屋狹廬非以爲窘也爵賞非恩也刑辟非威也詬詈非恥辱也鼎鑊非僇也火非灼也水非濡也譽不加勸也毀不加沮也其所自信者不繫譽毀也故衽席非邇也胡越非遠也古非久今非暫也匹夫非寡也三軍非衆也暗室屋漏非幽也大庭廣肆非顯也我非此也人非彼也方寸非內也諸可象非外也居常應務非細也天地萬物非大也跖非壽顏非夭也故可以窮可以達可

以生可以死其於貧富貴賤夷狄患難固一視也不必曰此物若彼物也故善冠人倫非以爲高也道濟羣族非以爲美也澤被八荒聲施億兆非以爲伐也一介不取與非僻也槩天下猶傲屣非迂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以爲名也遺俗非矯也同衆非比也天自我清地自我寧辯生自我育非越厥志也何也彼不有其身惟其天也夫不有其身斯忘我矣忘我斯忘物矣忘物忘我惟其天奚憂諸又奚樂諸方其樂也人視之若樂而實非樂也方其憂也人視之若

憂而實非憂也有憂則似無樂而樂則似無憂而實
非有非無也故有無非妙也寧有無若斯妙也憂樂
非道也時憂時樂者道之妙用也故悟則有亦妙無
亦妙故樂不倚物斯眞樂矣憂不倚物斯眞憂矣如
是則樂亦道憂亦道彼有寧之者也迷之者反是故
樂亦非道憂亦非道彼其憂樂在物也所謂有所好
樂憂患是也夫子謂子貢曰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
憂而不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楊子曰顏苦孔之
卓斯孔顏之樂也聖學罕明人私厥我卽知嚮往者

猶任意見爲高明顧復玩心窈渺團弄景光而執其
樂者以爲殊珍秘詭猶執酌中爲中者迄不解子莫
執中之非中也執調濟爲和者猶未悟和與同之異
指也故執愢適爲樂執憂思爲憂皆非也夫覩昭昭
之天者指之曰天謂之非天固不可抑豈足彌天象
哉彼有飄風驟雨倏然晦冥與夫一氣鴻濛彌漫大
海者又孰非象也今不祈肖孔之一顏之復禮而曰
悠悠然尋其樂以爲樂奚於孔顏之有日周程之指
樂爲戚戚者設法也所惡夫戚戚者謂其一膜之外

爲胡越也今之尋厥樂庶漸平物我焉此却病方也
猶談主靜者矯躁動也非謂靜可無動也苟執靜焉
則樂又動矣執樂焉則憂又不樂矣然則學人槩惟
尋樂樂難尋哉無已則樂倚物矣倚物彌遠道矣夫
仁人通天地萬物爲一身故無入而不自得焉斯其
憂與樂誰非仁哉曰夫子奚而與點之樂曰夫子蓋
志大道之行焉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其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此聖人之與時偕行者也春秋時亂甚矣聖人當其

時每欲撥亂反之正而皇皇難一遇焉彼由求赤之
談又直小補耳故不得已而與點亦居夷浮海意也
觀其喟然歎具可喻已雖然聖人卽不遇不害其爲
大道行也此志無窮達也乃若點之樂其與顏淵固
殊矣學人愕而問曰儒者謂天理流行隨處充滿故
卽其居位樂天常焉若達便是堯舜氣象子奚殊點
諸抑謂其非實見得與曰不然點所稱者彼能爲者
也夫天理流行隨處充滿乃其憂樂斯順時焉必將
洗浴沂風雩偕童冠之景光乎則堯舜不咨禹不吁

孔不發憤顏不喟矣故點之樂雖與倚物者異其於顏自別云斯莊列者流也故曰點狂者也與點亦思狂也自聖人與點之旨幾晦遂混顏樂爲途莊列不易尋焉儒者猶珍厥景光而謂鳶飛魚躍爲神奇也殊未知假象之不如悟眞也斯孔門之旨也曰有稱先憂後樂何如曰憂非先樂非後也謂先憂則萌計功念矣謂後樂則復玩成功矣斯其人蓋有意乎天下業也其與點之悠悠直相對與夫離樂天憂世爲窮達抑支矣矧稱先後哉於是廓然予括厥談而名

之曰孔樂發或曰亞顏乎曰孔立極者也顏不違極孔斯舉顏矣

聞韶發

或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夫孔子於古帝王之禮樂靡不精研熟討恍若目覩而耳承之矣故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實語也矧韶樂盡善盡美尤所犖犖究心而周之禮樂在魯吳季札觀樂迄韶而止誰謂魯無韶而必齊聞之也既已習聞其妙而非驟聽奚至好之不知肉味

樂之感人也速而聖人聲入心通奚必三月而後得其妙傳載孔子學琴于師襄有間而遂知其人矧於韶而忘之哉且聖人無終食之違而食而不知其味者大學傳固以爲心不在焉之病乎雖心好韶樂殆非發之乎不正然好之而發憤忘食猶可也既食而且不知味焉則尤好之癖矣夫聖人之聽樂非聽以耳而聽以心抑非聽以心而聽以神也必聞其聲而始酷好之斯與好鍛好擊筑者何異且謂不圖爲樂之至于斯若似漠然未識者然然則孔子曩時所好

之樂舍韶其誰也嗟乎夫子之聞韶非樂也其有憂乎其在齊而聞非好之也其有所惡乎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有如唐虞之世然斯聖人所深願也故序書斷自唐虞而大哉君哉之稱每每不舍置焉其謂韶盡美盡善誠欲躬逢其盛也不得已而志三代之英而欲從周而思爲東周其情殆亟矣然猶皇皇冀一遇焉其所深注意者莫如魯宗國其次莫如齊何也魯與齊者公旦公望之後周之代商也由公望其成治功也由公旦聖人傷周之衰而憫其日趨于亂

也蓋思折衷公旦之法而庶幾乎古之盛治焉故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其適齊也欲有所遇以行其道也適而在焉其所遲留不去之意非鮮淺也齊之君臣日失其序方將撥其亂以反之正而諸田之勢又成矣其終不可以濟矣一旦聞韶而憮然有感焉曰是樂也胡爲乎來哉夫韶者帝之隆者也周之興也以文武成康之四王而周召畢公之徒猶日綱紀其民而以德義訓廸之乃始定而不亂蓋視帝德爲衰焉今又非其時矣郎欲修文武之政而維

持之以公旦之成法猶且難乎其爲遇也其誰謂韶之樂可興于斯時哉夫舜不可作而徒韶是聽奚乎韶之有且齊之時何時也自桓公管仲假仁稱義實歸之富彊其國而先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心幾湮沒而不可復蓋王者之眞仁義熄矣矧帝治乎今夫田氏者齊之大蠹也方竊桓公管仲之餘智思欲厚施于民以奪其國而齊乃猶韶是作焉嗚呼王者不幸有仁義之名而使覇者之君臣得竊其跡以爲富彊其國之資帝者不幸有盛德之名而使叛臣得

竊其跡以爲簒奪禪代之本若後世操懿溫莽之流固田氏輩爲之作俑也夫田氏非他也陳敬仲之遺孽蓋帝舜之裔傳所謂神明之後也晏嬰固已稱胡公大姬在齊而其君猶不悟柰之何其作韶樂也韶不韶韶哉韶哉吾不圖韶之盛德而使其後得竊其跡以爲亂之資者一至此也蓋熟觀其變而徐爲之圖方將恐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且懼其不得食也奚暇知肉味哉聖人之留齊至于三月之久固已灼知其道之難行其畏天命悲人窮

之心雖不食肉可也食而不知味亦可也非果不知也記之者借肉焉以發聖人之絕意于世味猶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也故聞韶之不知肉味其與泣麟慟回居夷浮海之心同一揆也況齊景公之時而韶作焉聖人之所深惡也猶麟鳳之出不當其時雖祥亦異也其不知肉味者非樂之也魯不可王齊不可魯雖濩武猶爲僭焉而且猶韶是作世愈衰而僭愈滋其所崇尚愈高而其所趨愈下斯聖人憂之大者也今之人飲食以爲歡彼有食不甘味者

必其心有憂也而況于不知味乎謂聖人之不知肉味為樂者非人情也樂則食而甘矣然則聖人之不知味與夫心有所憂患而不在食者何異曰有所憂患若不當憂患而憂患者也當憂患而憂患焉則正矣不知其味者我自忘味斯失也徒曰不知肉味則我之正味固在矣其與肉異爾斯其不知其指也或又曰齊德雖衰假令其嗣能守桓公管仲之法以整齊其民彼田氏者且將吞之不能下咽也聖人當其時即不遇時不能王彼霸政尚猶可為奚所病而小

之也聖人寧終其身不一遇不苟為霸政以濟時艱毋乃闊于理乎曰不然霸政者教人以偷者也彼竊天子禮樂征伐之權以力挾諸侯而大其國苟有姦雄者為之臣焉固且效尤之不暇其誰與我彼假仁義則效尤者假彌巧矣彼用其力則效尤者用計矣嗚呼王者之不作而天下後世之亂離然出也霸實倡之也聖人之所為尊王而貶霸者其亦大不得已也而王者之政衰而[illegible]不可止矣且又託于王以文之矣於是乎尚而思帝者固其心也而帝之德又窮

焉無怪乎其閒部之憮然忘味而愀然出不意語也彼老莊者憤世之不治於是乎思其治而不得則又尚而彷皇焉殊未知皇之無為益非其時也今夫仙佛之徒出則老莊之說又窮而皇之道幾忘矣彼老莊者固不意後之竊其說而為利者紛然出也其說愈高其竊而反之者愈熾故其禍愈不可救蓋世有憂貧者之啼饑而教以富人之嬉愉乎粱肉彼雖心知其迂而猶歆羨其美固已赧然思效其嬉愉而諸狡戾不逞者顧又籍以攘臂而刼其富人之藏不悟

刼之為盜且有禍而以為粱肉可立致也是教之者罪之也若夫善為救者則不然但令無食野葛鈎吻以傷其生而徐導之以勤樹藝廣蓄洩無恃其不饑恃吾有以待其饑則雖不肯用吾言者猶不至于為盜而其用之者遂可長恃而無恐是以聖人慎言皇而猶鄙霸不少置其述王者之治則諄諄焉至乎帝特贊之而已蓋皇帝王者心同而時異霸則戾其心矣霸而又姦焉則幾戾盡矣嗚呼斯夫子閒部之慨殆幾乎欲言而不能言也孰知夫姦而又泯其跡焉

如老莊之教之流弊云者吾不知聖人當其時作何
慨也

曹溪禪發

余素抱癯痾偶閱梵書至壇經便欣然會意幽憂若
釋歧扁妙劑良難比擬已復叅證諸書歸之吾儒大
道因悟佛氏本指蛔以出離生死誘人超切然大都
欲其惺無染著隨緣妙應匪遽淪空遺物如世儒生
所嘲顧其作用既別流傳寖訛種種幻名悉滯實相
似茲布教宜戾儒宗至乎曹溪說法爰著壇經始於

佛教廓如無礙一切破諸邪法妄相令人罔棄倫物
惟依眞性自修證以吾儒性善爲已之談鮮有差別
雖金剛經應無所住與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已
標眞詮然見未離見成猶獨成無住不殊有住非得
壇經[illegible]然之幾成謎語余嘗謂曹溪者自屛佛而不
障佛魔匪直淵流眞祖其無乃以身殉佛委曲挽諸
迷衆而歸之乎吾道者與彼見佛敎波流殊未易闢
其捷世之王公好佛業障諸法相以釀亂階儒生弁
力詆佛猶未中佛肯綮儒佛相排人我隔絕道且幾
乎攜矣故身爲佛而不私護佛其所破諸邪法妄相
宛然羽翼吾道而佛之徒固不覺也爰止黃梅之衣
缽不復肯傳而自曹溪以還王公好佛之禍頓息儒
者不知佛之潛換其敎雖尚循跡詆佛然其所指稱
妙道精義顧不得不假佛書爲用以強掩覆之猶夏
然詫彼之高明焉嗟乎若曹溪者亦不可謂希世絕
倫之儔爲善換易代人者哉今攷唐文士逃禪者未
暇論自宋理學諸儒其語心性靈澈處已自不離禪
宗而其間名卿奇節士之繇叅禪而有得者又踵相

接也校之曩時以佛迷者抑迥別已我明近代儒者
尤復好揮禪談其高者固猶務踏實境其下或假之
自私利云奚啻曹溪之波渣恐徒爲老衲役耳夫善
叅禪者叅之以致志勵人常不善叅禪者叅之以優
游[illegible]然今遊曹溪殆不能不聆此妙香而慨彼外護
人也曰佛氏惑人曰其高明豈謂是與曰不然高明
未易惑惑者妄庸人耳目以高明揣佛非深于佛者
也豈獨佛能惑人哉曰諸儒之襲若語柰何曰余固
談佛至曹溪歸儒矣佛法轉還儒教故名爲禪猶稱

禰代云爾其語殊其指無殊儒者即襲若語奚戾乎
教所恨襲而未徹蹊徑存焉襲而諱之妄彌滋甚禪
幾失笑矣曰或襲之又或排之柰何曰襲而排之者
知猶未徹也非徹而排之謬也徹而故排之者懼其
誤彼迷人假之以護儒教可也雖然排彼佛障曹溪
何與焉如曹溪乃不排之排故排佛障莫如曹溪夫
事有當逆而揮之以勵世風者韓退之之排佛是也
有順而喻之以使其易爲信從不久而自變者曹溪
之說法是也然爲韓退之則易爲曹溪則難今徒病

曹溪之佛轉爲儒方哂儒之援佛而不知曹溪之苦
心而密跡者若此其難也余故謂曹溪儒者也其祝
髮離塵緣者非得已也身入之斯不疑也其對仕流
疑問直敎以孝義修行不須修禪持戒者乃眞其志
也世猶肖而祀之梵刹殆非曹溪本心與且夫蠢蠢
大無眩厥迹亡怪爾曹溪變佛爲儒而今儒者猶欲
率儒爲佛顛方懸心於無物離幻而索眞畧節行而
珍景光或乃曰曹溪作偭也噫乎曹溪坐不帖席矣
曰儒有印出曹溪宗旨者果於吾道無幾微別與曰

不然曹溪者吾道之窮者也味其宗旨雖圓融無穴
乃其所自爲與所敎其徒者固高閒士卷懷含藏之
摹與儒者或當世柄猶假厥指談學即以風敎後生
令之蕩而迷要其諸邪者又復恣倡靡檢人或旁覩
不舍病禪故禪有逸禪有當塗禪彼不善用而規規
襲成轍者良亦非識時之俊傑矣曰諸達人宜皆俊
傑胡然識未及此曰彼中厥病謂人皆然夷攷厥遺
迥然靡類夫禪家所稱說破除煩惱不關憎愛是非
心者彼知其非時而委順云爾諸達人業皆俊傑雅

隱時艱或履憂危未遂展未殆憤然齎厥志也而彼
本來無物一喝消塵內外徹空身名俱幻世孰有驟
而避人若斯快者旣領厥指遂遽視爲殊珍亡論達
窮俱作談柄換形印敎自謂神奇識者視之不啻糟
粕夫時有萬殊應非一道善參禪法法不縛時使曹
溪生當諸達人之柄彼所栽植敎憫豈掃一切名法
爲幻哉其云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誠露之矣誠
露之矣余假壇經療疴良德曹溪然非匹余疴者不
忍以壇經療云懼益之也因遊曹溪爲發其概曹溪

即視余遊奚若哉夫佛賴曹溪撤諸障世或有他道
迷人惜無如曹溪者一撤而盡悲夫

附録

南寧青山記

户部郎中知南寧府事徽人方瑜撰

青山去城南十里羣峯崒律截然于邕水之上崖叠
林塘遠近映帶前岡横起恠石錯列如蹲如伏莫可
名狀石竅間泉瀧瀧流出峽勢旋轉以扼江口百川
狂瀾為之底定毋説荒遠足稱奇勝歲在戊午紉海
董公以正論忤時被謫來邕日與好事者杖屨同游
每至青山輙徘徊終日不欲遽去由是憲臬徐公與
郡之長吏知董公之意不擇地而安也乃協謀相役
因山之幻築亭一區循石洞而上海天曠闊一覽無
際名曰洞虚亭著所見也横岫之下搆室四楹白雲
卷舒時堪望遠名曰白雲精舍著所懷也鑿石引泉
注之于池𬭤然有聲可鑒可飲池上之亭名曰董泉
著所得而專也游宴憩息之具漸次告成至是邦人
之來游者目新所未見耳新所未聞莫不咨嗟歎羨
駭然于瞻望之餘而董公則又陶然以樂自信為青
山之主矣噫當困抑之時而抗思於烟霞之外居荒

遠之境而寓跡于山水之間自非超然卓識浩然正氣涉閱之深學力之至未足以及此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于此有馬若董公者可謂之賢也已余孤蹤累行斥守遠郡旣幸遇董公之賢而又得與于山川登臨之美有餘樂矣作古詞三章鑱之石壁以寄吾不盡之懷詞曰山之椒兮石洞不扃有亭翼如兮臨星辰覽八荒兮何嶒峻天之高兮海之深（其一）山之麓兮朝氣英英茅堂隱約兮窈而冥欲雨何時兮欲

歸何心吾亦同情兮白雲之村（其二）山之泉兮汩汩其流清氣灑然兮冷如秋濯塵埃兮解煩愁廻俗駕兮莫之與謀（其三）

混混亭記畧

橫槎遷客前給事中仙居吳時來撰

吳子三過青秀之山飮水於山之泉歌曰混混何處來砅砅造山脚蓋美之也亦嘆之也蓋嘆泉之清冷未有愛而賞之者於此有愛而賞之者曰幼海董子爲亭其上乘以石盆而歌之歌曰山泉清矣爰洗我襟旣而取孟子原泉混混之意而命之混混亭邀吳子飮酒其上有何生李生侍吳子曰若知夫混混之爲至妙者乎二生曰吾聞之矣有本者如是吳子曰董子之門人知本哉雖然將混混爲本耶將有爲混混者本耶二生應曰視江海則若混混爲之本視混混則有以爲之本吳子曰然則本無定在矣然則掘地皆混混乎董子曰掘地皆混混矣有不混混者非其水脈也刺膚見血矣有不血者非其血脈也二生以問吳子吳子與之酌水僉皆闚面於水之上面方

而方面圓而圓面長而長面短而短吳子曰夫水也有中之道焉吾與子未窺面於水之上也冷然空而已未有方圓長短之形也以爲水無而水未嘗無也及而窺面其上也而方圓長短之情見焉以爲水有而水未嘗有也旣窺而退而又冷然空焉以爲水留而水未嘗留也一動一靜不離其水而水無意是則立本而已矣董子曰善哉是吾名亭之意也述爲混混亭記以諗游泉者

洞虛亭記畧

福部兩郡守前戸部郎中邑人陳大綸撰

昔人粵西山考甲於天下朗州則有青羅二秀而青秀爲最奇差與瀛洲浮山相賓主嘉靖戊午雲間如海先生董君來篤嘉樂之居閒杖屨行歌引勝於其間以故聲價增重則又甲於西粵矣君嘗偕其門人論道於泰青峯人皆以君之爲好山也而不知君有得之大道之秘借山以喻其意耳於是乃於峯之絕象空駕一亭題曰洞虛之亭則盡爲烟霞所棲風雨不蔽當必鬼神守之令人超乎風塵之表俯仰之間

而面質千古矣山人法劒子聞之歎曰此蓋天作之吾道之會也夫君子之道以天爲監以聖爲宗以萬物爲形役其爲理也至靈而應用至妙其幾浸微浸著浸隱浸顯君子所欲藏之不敢以有已也夫莫非道也而以天爲監則降履不卑曠遠之節也以聖爲宗則明德維行正直之[illegible]也以萬物爲形役則能齊造化於終始協一之矩也是以沖和融液隔閡潛通其登斯亭洋洋乎若有階而升之也若有域而入之也若有介而左右之也是故所游而神也天之愛道猶人之愛其情也故必剝之而始復困之而始亨仲尼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董先生之謂也於時方攄胸摩盪縱觀閎耶劇飲高深蜚爽遼廓廻盻不暇有頃聲艶咸寂太初流行於道乎幾矣顧謂山人之言似也因副諸山石

白雲精舍記

分廵左江按察僉事前給事中閩徐浦撰

青秀山在邑郡東十里山律然高石磷然瑰而奇也山之腰有甘泉清冽可食山之麓則江水滙流瀰漫

浩渺爲巨浸山舊有寺歲久頹圮獨合抱老松數十株挺秀與此山並青竊意青秀山之所以得名或此是山雖未擅美載籍然其雕亘延袤形勢甲於諸山亦邑南一名勝也上海如海董先生以忠諫謫居於邑時常杖屨此山吟咏嘯眺以發舒忠君愛國之情邑之守既於泉之畔構亭以爲先生憩息所矣而亭之上山勢峙𡾟俯瞰群山皆環列拜伏其下先生思親望鄉之心勃鬱于中無以自寄乃自築土一區若臺然少暇輒登望白雲以寓思况精神嚮往恍若遥

對尊嚴慈於數千里之外焉噫先生之懷苦矣癸亥秋仲徐子偕先生游青山登斯臺因憶吾邑有西陽嶺昔人別友於其地賦青山白雲之咏至今傳誦鐫石不朽夫古人思友如此而况先生忠君愛親之心寄興是山又與昔人之題咏者若合符節乃捐貲命工築室三間題曰白雲精舍蓋取狄公望雲之義以寓先生臣子之衷也舍成先生登青山望白雲其忠孝之心固有以自寄而後之人登斯山拜斯舍者其忠孝之心不亦觀感而有興哉維時同游豹谷陳子

附録

在坐以精舍之築不惟可以寄先生之懷其有裨吾邑風教多矣爰命書爲記而繫之以詞曰惟山有松勁節凌空惟山有泉今名屬公惟山有雲瞻彼吳穹有山有巖仰止攸同嗚呼先生之風忠孝之衷與山並崇永世無窮

奇遊漫記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董傳策撰傳策有奏疏輯畧已著錄此書之作則其疏劾嚴嵩爲所搆陷謫戍南寧時也一卷曰出戍道經二卷曰楚南結攬乃自京赴粵經行之地三卷曰粵徼征次四卷曰行役載途則在粵時所遊歷其稱奇遊者蓋取蘇軾謫儋耳渡海詩老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語也末附方瑜南寧青山記吳時來混混亭記陳大綸洞虛亭記三首亦其在粵所居也

歷仕錄一卷

〔明〕王之垣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一年王氏家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仕錄一卷》提要

歷仕錄
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王之垣述
曾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士禎敍
予初授湖廣荆州府推官到任後太守徐太室公
送折禁役四名銀四十八兩爲心紅紙劄油燭
之費予辭之云減禁役名數萬一獄中有事責
有所歸徐公曰昨條議開載已申本道何必辭
予遂具文本道吳仰峯公以爲然徐亦從之
予初選出京時即聞荆州士夫多有請託者予意
一人依一事則事事來囑一人囑允則人人來
囑末如一切不從爲是時如江陵相公乃翁曹
郡憲年伯紀山公亦不狥從後遂絕無來者太
守鄉宦薛雲澤公自京回傳江陵語云理刑王
公祖甚有執持我甚服之
予在荆州五年前後太守四人徐太室公孫台山
公江心源公趙汝泉公皆相契汝泉趙公同事
久尤以道義相厚常託趙公以公在施州予
署府印吏書有犯輒盡法繩處有詣堂上人役
置稍寬者予不以爲然趙公回深感謝焉道公
[illegible]以至歸鄉前後垂三十年[illegible]

公予幼蘭爲山東憲副公祖仍承會二丈等撫
坐至三鼓如一家骨肉然趙公諱賢官南吏部
尚書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
湖廣巡撫某公陞官離任取荆州杉板三十副該
當費數百金太守趙公難之以問予予曰公政
蹟甚著且屢有薦剡若送杉板是買薦本也且
權詞應之必不可送後薦居首杉板竟不送
予以陳幼溪巡按委查盤岳州府太守姜省吾公
同鄉名繼曾餽送禮物甚厚予辭之姜意不悅
一月後隨按院出巡按院發下巴陵縣支銷底
簿查算內開姜太爺朝覲回收賀禮折緞銀八
兩席禮折緞銀八兩予頗疑訝因面質姜公公
大怒誓無此事予云知公必無所以面問今不
必怒只拘該吏一問自明矣後審該吏乃署印
通判某取送姜姜未收某私收不發姜遂釋然
日前公辭我禮疑公難爲人却是這樣好人時
隨按院推官四人事完按院留姜莕問四推官
行事如何姜荅云王推官老成他人不及
荆州府庫有王府故祿銀遼王差校尉取討未發
時孫知府入覲王通判四川人署印王提庫吏

雷大夏刑責立斃其兄、又詔具告撫按衙門糾
道府道府俱行理刑予提之三月不發犯人予
欲參長史不得已發下犯人陳廷璋等十四名
送監聽問王怒出府往本道本道閉門遂至府
前登鼓樓時太守趙公即差人來說有事同擔
勿驚恐與予同至樓上見王王大怒云推官挫
予威重予何以管束諸宗儀趙公委曲譬解王
回府次日予往省查盤回至荆門州見巡撫同
鄉谷近滄公公再三勸云王府事不可激予應
以不可狗谷曰昔有七歲神童見一老僧僧云

歷仕錄　三

汝進一步則死退一步則亡神童曰傍行一步
亦有何妨今予正宜傍行時也予曰傍行如何
谷曰且往查盤家眷且回家候王氣平仍具文
來我再添一官會問二人便好擔當予曰諾連
夜回署三鼓送家往杞縣姪象坤處次日即往
永州府查盤越兩月始回府同岳州辛推官會
問具招問軍一徒五餘俱不應罪名署道王憲
副以交代日近不收招詳蓋畏之也後本道施
恒齋公批允遼王甚怒施亦善應答王怒無所
洩素不道殘害宗儀荼毒百姓後竟廢爲[illegible]

予行取時十二月二十二日自荆州往省城起文
赴京初意二十五六可到途中大雪行遲至二
十七日申時抵江邊遇大風江中絕無行者予
恐封印強舟人渡之至江心風浪猛巨漂蕩止
下舟幾覆人盡恐抵岸若復生吏書楊應貞等
二三人被驚臥病予亦悔之記乙未年同兄羅
峰赴京乞恩行至平原縣境大風塵中遇一人
帶兵器馳馬前行百步外立馬以待羅峰兄令
家人張強先之羅峰在十步後予又在羅峰後

歷仕錄　四

家人張進步行又在二十步後此人見強遂馳
馬遠去予與兄甚懼至一村遂留宿不敢行記
此二事爲行路之戒
予授刑科給事中時穆宗皇帝登極頒行赦條內
開載未明晰四方奏本紛集內稱同一罪有赦
有不赦者有既赦復收既收又赦者予具疏云
大赦久頒疑獄未定乞賜申明條例以一法守
奉旨部覆申明刊行
予以給事中充正使與禮部員外郎同年蹇理庵
公冊封鄭府崇德王事完即日行所贐甚厚一

無所受理菴兄與予意同遂理菴言至刻[illegible]
督兵部侍郎士瞻謹按菴公諱[illegible]字[illegible]時先祖方伯贈司徒公[illegible]其門
予任禮科都給事中科中檢出故南京禮部尚書
霍韜所進聖功圖冊繕寫完進并條陳審善事
宜奉旨留覽
穆宗陳皇后出中宮中外人心不安予具疏請皇
后正位中宮奉溫旨待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
宮禮部知道
郊祀慶成宴爲一代盛典久不行予具疏請奉旨
明年行次年舉行曠典遂復

兵科給事中張順泉以鹽商事劾華亭相公坐贓
謫戍後新鄭相公入相具疏援之旨下刑科都
給事中舒繼峯會同六科皆不直張絲竅辯新鄭
意舒棄官回籍予時給假家居起補刑科新鄭
授意同科梁淨齋問予順泉將具疏予何以待
之予云照舒掌科會議六科看公論如何新鄭
聞言曰不濟不濟張疏遂寢
同科笪給事中有心疾著紅袍入掖門內大哭復
笑傳言內臣入奏予具疏檢舉笪某以心疾失
儀乞恩寬宥奉御批笪東光著[illegible]

初不知爲新鄭門人也後新鄭意甚不悦
予在刑科集聖祖基命錄進呈奉旨留覽
予陞太僕少卿未及三月即轉鴻臚正卿深以陞
轉太速爲懼見諸老致不安意初不知爲劣轉
也一年後會選郎同年呂日洲云此新鄭相公
意也予意年兄資望不宜居此席相公云且曬
他曬時正五六月每日一朝鴻臚在御座前身
手不敢動移也時新鄭相公兼管吏部事似爲
張順泉事也
萬曆初年親政甚銳一日一朝每日午時即有近

侍內臣來寺取次日臨朝揭帖起數予與同僚
賈公名儒劉公儒張公朝聘薛公諫盡日在衙
門三鼓即趨朝一年之內闕點朝官三次後改
三日一朝
鴻臚寺起數揭帖各衙門無定規有開承旨者有
開不承旨者錯亂非體予具疏會同禮部議定
條件如承旨者奏事官致詞請旨下旨傳旨不
請旨者致詞官奏知不傳旨仍要高聲達御座
遂爲定例迄今行之
鴻臚寺大門內北有習儀亭舊例每遇朝覲十三

省方面以下會齊俱赴習儀先向本寺堂官一揖然後率以行禮自異途掌印以來此禮久廢予遇朝覲年同僚賈虛菴輩言上次甲科某在衙門欲復此禮因兩司不肯入揖亦未舉行予曰非也習儀典禮何可以小嫌廢方伯二品臚卿四品欲其庭參似難我今定儀注本寺來上堂先引入主簿廳坐本寺上堂主簿引入一揖由角門出在習儀亭門外東西分班立候此禮或可行也至期出一條例揭於後堂人皆樂從習儀之禮遂復

鴻臚堂官多異途序班又多援例監生以此屬官與堂官贄儀饋送爲常例甚不雅體統亦褻予待之甚嚴不許私宅謁見一時頗清肅考察[illegible]敗官者亦少

欽天監冬至日候氣原有密室久廢乃於一倉房行之甚褻予遷順天府尹具題動本府無礙銀修之前廳後室二廂房頗整潔請[illegible][illegible]公作記文勒石于正廳之東

予尹順天同僚府丞朱公越崢名南雍[illegible]時府丞[illegible]上堂予到任每日請[illegible]上堂[illegible]

[illegible]吏部撥送吏承每人一名分用相得極[illegible]

順天府屬係畿輔重地一切差賦日增月派較外省各郡更數倍焉加以勢豪之侵占姦詭之影射小民困苦田土日就荒蕪人丁日漸消耗予具疏部覆審編量爲調停裁省冗濫頗於地方有益

黃梅縣舉人瞿九思坐員周穀等因土地錢糧事毆傷知縣奉旨問發雲南充軍瞿九思口外爲民後九思上疏備緣爲解脫計行撫按勘會予遷巡撫通省士夫兵書方金湖公以下皆爲

予爲之勘處且云莫悞渠會試予唯唯後江陵相公亦有書來予荅云前奉明旨嚴切今如何得解復其衣冠且會試假如一人落井出水安能即照常衣冠見客似難題復也盖江陵公子方以九思爲伴讀耳後此事竟寢不行

德安景王府宮殿被火予初聞即訪知係廢宮內打柴人遺火後有南京一士夫遣言在江陵相公處云是署印王同知張通判請客遺火連及侍郎何吉陽公公子監生宇度及他[illegible]官一日予與本道傅君說事要從實方無後悔[illegible]

官及士夫異日事有變難無說聞之南京及相公有書來云云也傳唯唯後總司有一人迎合云訪知果是請客遺火予曰有何的據方可具疏乃委李副使澄川帶四知縣入府查一無請客踪跡止有積柴并救火水筩而已該道仍隨總司執二府官巡按亦惑之致二官猖狂無狀予行武漢德安三府知府會問二總司覆問請客遺火無據惟每年年終府縣多人打柴但不知爲誰遺火止坐巡風官及看守人役具題奉旨歸結訖予後入京見相公相公亦不以拂意見

怒又見總憲陳皆所年伯云火災疏甚穩妥得大體

武昌府張同知偶責宗室一時諸宗儀紛集入府張同知迴避又來撫院門外把門人不容進予意宗儀難以直遞應之出白牌云各宗儀請回張同知擅責宗室聽參處乃各散去事竟寢不行

湖廣撫院承差魏繼武予差用頗勤遂生事在岳州府經歷囑託不如意辱經歷經歷禀江防道張僉事喚至自稱都察院承差張怒責二十[illegible]

怒予加責二十其殺後二司王撫[illegible]深喜其革弊不知其當怪也仍致謝焉

嘉魚縣城中有一空衙門兵書方年伯公予狀[illegible]銀百兩易之修住宅縣申予駁之公予來[illegible]又再三言此事決不可行縣官業已收銀入[illegible]後金湖公書來云願以此銀入官贖公予妄[illegible]之罪予謂銀何可入官[illegible]其事足矣

內閣相公殿堂翁編監懲[illegible]有司[illegible]廉靖懲貪酷予發漢陽府宋推官刊刻通行十五府

湖廣有大奸何心隱即何夫山即何兩川即梁無

忌即梁綱一即梁光益的名梁汝元原籍江西永豐縣人以侵欺皇木銀兩犯罪拒捕殺傷吳善五等六命初擬絞罪後末減充貴州衛軍著伍脫逃各省及孝感縣倏往倏來假以聚徒講學爲名擾害地方中間不法情罪甚多各省歷年訪拏不獲俱有卷案萬曆七年新店把總朱心學於祁門縣捉獲予發按察司侯廉使查卷提干連人問理本犯在監患病身故該司將犯省惡跡刊總冊仍出示以安餘黨俾改過自新事後數年言官尚有爲[illegible]具疏[illegible]以[illegible]

學之名遂爲所惑不知其有各省訪擧卷案為
予具疏請行勘奉聖旨這有名光起原應正法
不必行勘迄今公論始明云
予由巡撫轉戶部侍郎萬曆九年正月初二日與
陳幼溪公交代先已行文三司各府不許差人
遠送各王府長史司啓王不必送贐初三日過
江行至應城縣時大雪冒雪行知縣李學詩留
宿不聽中途不能前予宿鋪舍轎內坐一夜家
眷轎馬隨到各村止宿至次日方抵德安府各
雪寒甚夫役皆不堪其苦予本意不欲遲留境

內恐冒嫌疑迄今悔之此亦小心之過何必乃
爾
長沙府方伯董春江年伯予推官時曾謁之相待
甚厚及撫楚公已作古人其長子婦亦士夫女
也放債令家人比債打死一人投之河中事發
罪坐家人抵命婦人雖未到官然家業蕩廢幾
盡其夫廩生恐懼自縊予批詳後始知之甚憫
念焉婦人無外事豈不信哉可以爲戒
予在戶部管太倉入倉查驗斛斗內一大斗異常
[illegible]倉斗級每[illegible]

歷來舊規亦運糧人之所願也予曰豈有此理難
照常與之亦是私狥況另置一大斗可乎即諭
各管倉主事出示禁革是年修總督倉塲衙門
估計約用百金有零管糧廳右郎中云此銀例
該各倉斗級出辦予曰豈有此理宜其大斗要
糧也隨與尚書張心老言部中發銀修之
萬曆初年驛遞勘合禁革甚嚴順天所屬歲省不
下三千金王繼津公自兵部侍郎陞南部尚書
回家例無勘合予問之云午門外餞席畢坐大
車回予服其遵明例省便後予家眷回自覓夫

役家眷坐騾轎小車此自是好事非矯也
予平日不囑託私事故入仕亦不狥人請託即相
公皆不敢從如前所記瞿事火災事張順泉事
可見萬曆十一年回鄉又書一帖于廳事云誓
不說事迄今十四五年鄉人亦無求託者萬曆
十八年鄉人平日不往來者約三百人具軸禮
爲太夫人慶壽予與作首羅君軫云某平日不
管人家閑事何敢勞諸君羅云正以公不說事
不害人大家陰受其賜所以來也今思既爲士
夫若自己身家及鄉親公道中有理事推之利

[illegible]甲科時每年有旨[illegible]一番後增一叠[illegible]
年間以本縣派繳送回不用迄今不惟予不[illegible]
各房弟姪及本縣士夫俱革不用又錢糧遞年
章父母遵例優免捐從輕派錢仰庵父母一例
派趙不致謝錢不求免聽之而已每年儘田地
所出先備錢糧亦以事體當然平生既無禮益
鄉人敢求益己而累鄉人乎
先公平蠻督木忠勤死事初聞訃音即痛孤魂無

里何所憑依後得督撫川貴崑山李羅村公行
文立祠越十餘年不知果否具書貴州撫院四
川何來山公問之何行文發總司銀兩若干永
寧衛指揮雷動等各捐金助工不數月工完仍
差千戶丁喬等回報予因差承差丁朝舜致祭
又以俸銀買祭田原門子李成看守承差回備
言該衛致祭誠敬及鐫刻碑文詩詞予深感焉
又念永寧尚建祠本縣鄉土豈宜無祠乃買地
於東莊建立祠成又以木植單薄改建今祠祭
南鄉劉太史以海到祠深以為懿予又自[illegible]

像侍立於左云
為舉人時同羅峰兄到京為先府君忠勤[illegible]
乞恩時嚴世蕃用事賄賂公行說者謂求葬祭
一非五百金不可得予云今盡賣產業亦不足五
百之數倘不得則空費縱得之蕩家亦非先人
所欲不如回家擇一好地修墳牆為穩兄以為
然回家買畢易庵翁地修今塋兄司家棟予同
諸弟晝夜閉戶讀書後各能成立諭葬今竟得
之幸不辱先人也

附錄

予初入刑科時即請教掌科平定朱公后庵繪公
云言官雖許風聞言事須自已有真見切記不
可聽人主使壞自已名節為他人報私讐予心
識之後果有具稿暗送欲予署名者然與予所
見迥別急辭之月餘乃有同鄉一道長持此稿
密問予予應以不可渠唯唯越數日竟上之識
者駭異後果以此敗官
前輩先進涉歷事久多有高見有疑難[illegible]失
不可不一咨問予曾有二事一請[illegible]
吳公自湖一請教兵部尚書長[illegible]

之甚透切予深服之即從所言

一紀友

予生平得朋友之益居多同窓于公華峰等同登

南吏部尚書趙公汝泉等同年兵部侍郎劉公

節齋繼文等劉公在科甚相得予給假回起行前

十日每夜必携酒相過別後得女約結親官兩

廣總督寄書禮儀二次聞予得壽山寄詩冊爲

賀予病則書來若疾痛在其身寄參寄生丸二

次每自思未能酬報然耿耿于懷倘子孫有相

遇者勿忘報德兵部尚書邯鄲張公弘軒國彥象

乾中進士時約同年同科三十餘人舉賀及總

督薊遼書來林下二次記之報之

師

魏雲汀先生諱智知縣

同學

于華峰名三善教授

畢吉齋名祺廪生

畢健齋名昌廪生

張洪泉名績舉人

趙公汝泉名賢汝陽人吏部尚書

徐公少室名學謨嘉定人禮部尚書

孫公台山名用福建人知府

江公心源名一麟婺源人副都御史

科給事中

何公來山名起鳴四川人工部尚書

梁公靜齋名問孟河南人副都御史

張公湖東名鹵儀封人副都御史

丁公觀峰名懋儒東昌人知府

朱公後山名繪平定州人少卿

温公一齋名純涇陽人吏部尚書

鴻臚寺

賈公虛庵名名儒雞澤人左少卿

南太僕寺

劉公仁軒名穩衡陽人少卿

許公敬庵名孚遠浙江人兵部侍郎

順天府

朱公越崢名南雍山陰人太僕寺卿

歷仕錄跋

歷仕錄一卷　先曾大父司徒公自記生平歷歷中外居官之概平實坦易無鋪張揚厲矜名衒才之語而于平生師友間尤三致意焉其忠厚剴切之意藹然形於楮墨之外此子若孫世世當法守者也其中大奸何心隱一事蓋顏山農何心隱皆假道學之名恣爲姦利而士大夫多爲其所惑萬曆中御史趙崇善者疏言其寃且言心隱以譏江陵相奪情江陵憾之授意於公爲之報復云云錄中所載數年後尚有爲之稱寃具疏者蓋指崇善也

又跋

何心隱在萬曆間屢變姓名詭迹江湖間所齎金帛不可訾算嘗遊吳興誘其豪爲不軌又與一富室子善偕之數百里外忽曰天下惟汝能殺我我且先殺汝紲之湖中取其家數百金然後縱之其黨呂光者力敵百夫相與爲死友又入蠻峒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長尋聞于朝先曾祖時爲湖廣巡撫捕之獲於嶺北異狀昭然迨江陵敗殺[illegible]史趙崇善[illegible]心隱以媚江陵時先曾祖大父以戶部侍郎[illegible]家居矣雖事之本末自有公議而崇善捷設[illegible]幡良可畏也此事之詳具載大宗伯周寅所先生應賓識小編王弇州先生別集其所載顏山農挾詐趙文肅千金與姦良家婦爲心隱所毆辱尤汚齒頰山農即心隱講學師也道學猥籍至此可爲浩嘆崇善此疏刻入萬曆疏鈔士大夫或未詳何顏顛末者恐輒信之聊復述及以質公論云士禎再記

歷仕錄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王之垣撰之垣號見峯山東新城人嘉靖壬戌進士是編自記其歷官行事自荆州府推官歷御史給事中太僕寺少卿鴻臚卿順天府尹湖廣巡撫至戸部左侍郎止後附錄二條又紀友紀夢紀異各一條之垣即劾誅何心隱者是編詳紀其事萬歷中御史趙崇善論其殺心隱爲媚張居正故其曾孫士禎雜著中屢辨之是編之成亦惟爭此事云